

那些爱着的人们

——美国总统亚当斯夫妇

[美] 欧文·斯通著 王之光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爱着的人们 :美国总约亚当斯夫妇/[美]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著;王之光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2-0547-1

I. 那... II. ①斯通...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②传记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344

欧文·斯通文集

那些爱着的人们

——美国总统亚当斯夫妇

NA XIE AI ZHE DE REN MEN

[美]欧文·斯通 著 王之光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字

199 年 月第 1 版 199 年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ISBN7 - 5302 - 0547 - 1

I · 552 定价： 元

目 录

第一部 天性慈悲的妇人.....	(1)
第一章 清教徒恋爱了.....	(3)
第二章 这些刺儿头.....	(96)
第三章 隐者与显者.....	(168)
第四章 天堂延展.....	(240)
第五章 住帐幕的妇人.....	(332)
第二部 延展天堂.....	(428)
第六章 地狱风景.....	(429)
第七章 敌国.....	(491)
第八章 孕育黎明.....	(578)
第九章 上帝之吻.....	(665)
作者跋.....	(747)

回顾和追忆我与妻子、儿女们的冒险经历，确有一种浪漫意味，稍稍点缀些想象或诗意，即不亚于当年的骑士游侠传奇。

约翰·亚当斯致阿碧盖尔的信

1795 年 2 月 10 日

致爱妻琼·斯通 不管部部长
上帝只将自由赐予热爱自由的人……

丹尼尔·韦伯斯特

1830 年 1 月 26 日

第一部

天性慈悲的妇人

第一章

清教徒恋爱了

1

阿碧盖尔盘着纤细的长腿，坐在她和姐姐玛丽同睡的大床中间，尽情享受十月初的阳光，手在信纸上摩挲着。房间的墙角里本来有一张法式写字台，旁边是书橱，塞满了从英国带来的书籍，不过她却宁愿把吸水垫和墨水池放在深色的植绒床单上。她让脸庞和肩膀沐浴在暖洋洋的秋日里，以欢快的心情写信。有一扇窗户正对着群山，透过窗子可以看见弟弟比利正在给兔子和鹅喂食，他一边灵巧地挪动着，一边小声地和动物们说着话。

她的目光又回到了信纸上，信是表姐汉娜·昆西刚刚寄来的。表姐嫁给了贝拉·林肯医生，住在辛汉。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在你的情郎当中挑一个，让他陪你来看看我们吧。”

她暗自好笑，喉咙里低低地发出两声银铃般悦耳的声音。

她写道：“你让我挑一个情郎……让他陪我来看看你们，哎呀，你肯定以为我有成群结队的情郎吧！老天爷，情郎可是像正直、诚实、俭朴等等美德一样千载难逢的。”

人见人爱的汉娜自然会以为，表妹阿碧盖尔都快十七岁了，追求她的人肯定是前呼后拥。汉娜自己确实有过大批的追求者，比如理查德·克兰奇，他现在跟玛丽订了婚，可当初在马萨诸塞湾，在乔赛亚·昆西上校舒适的家里，他可是个极有兴致的常客；还有那个布瑞特里的年轻律师约翰·亚当斯，更是常来常往，后来他不再上门时，乡亲们都传言，两个人中间准有一个把另一个给耍了。

“汉娜比我漂亮得多吗？”阿碧盖尔自问。

她挪动膝盖，爬出四角有帷柱的床铺，突然意识到，牧师的女儿是不应该沉湎于镜中的虚荣的……哪怕五斗橱上就有一面镜子在诱惑她。想起自己经过镜子前时曾多次瞟到的倩影，她不由得又会心地笑了两声。

她合上双眼，想象着自己的容貌。

“我美吗？是啊，并不特别美。可一定会很吸引人吧？”

她骨骼匀称，高高的前额曲线优雅，正好与凸出的颧骨相配，下巴的轮廓呈狭小而坚毅的椭圆，颌骨结实。她嘴巴小巧，但双唇丰满，皓齿细小而整齐。她的眼睛是最好看的，暖褐色的眼珠又大又水灵，在弯弯的细眉下，显得非常友善。而鼻子

……

她倏地睁开眼睛。

“天哪！”她叫了起来，“瓜子脸上长了个罗马式的鼻子！”

这鼻子简直是从父亲脸上微缩下来的。要是鼻子能再小一些，眼眶下没有那个小弯曲该多好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韦茅斯村，牧师的女儿就算拥有古典之美，又能怎么样呢？她的肌肤很可爱，柔软，呈奶油色，颧骨下的酒窝红润润的。她也喜欢自己的栗色头发，又浓又密，从额前两鬓梳向脑后，光可鉴人。这会儿她的头发梳得很紧，用蓝丝带扎住垂在背上。

她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信上。汉娜说：“我们是不是还能做

笔友？”

阿碧盖尔想起了头天晚上刚刚读过的杨博士的诗句：

为了朋友，值得冲破一切阻力。

没有友爱，世界的主宰同样一贫如洗，

用世界来交换朋友也在所不惜。

她与杨博士有同感，甚至感受更加深刻，因为她从来没有一个朋友。亲戚嘛，那倒是多得很！她母亲一家姓昆西，昆西家族于 1635 年迁来伍拉斯顿山定居，如今人丁兴旺，男孩女孩有十来个。父亲一家姓史密斯，原籍查尔斯顿，与波士顿隔河相望，家族人气虽没有那么旺，但还有艾萨克叔叔、伊丽莎白婶婶和两个儿子很可亲。阿碧盖尔与两家来往都很密切，夏天在外公家过，每年至少有一个月住在波士顿艾萨克叔叔家。

为什么朋友这么可遇不可求？

几年来，她始终渴望接近周围的年轻人，可自己住在牧师公馆，做全镇领头公民的女儿，要交密友谈何容易。她认识韦茅斯镇上的每一个人，谁家出了不测或者喜事，她总要跟着父亲去登门拜访。然而亲密友情却总与她无缘，既给不出，也得不到。她可是牧师大人的女公子，不可将心事随便吐露的。

父亲曾经想帮帮她。享用草莓和槲棒蛋糕的茶点时间、礼拜天的午宴或是“总督就职日”^①仪式，这些都是韦茅斯村以及附近镇上的小伙子们通常聚会的场合，其中还有新英格兰

^① 即每年 6 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总督在这一天举行露天仪式，宣誓就任，交接职位，场面盛大而有趣，经常有成千上万的人围观。大家通常把这一天当做难得的聚会日子，借机叙叙旧情，结识新友。——译注

的许多正在择偶的年轻牧师。

而母亲把她限制住了。阿碧盖尔是家里最弱小的一个，生来纤巧，个子刚刚五英尺出头。家里人各个都像参天大树，她却是一株幼苗。骨骼魁梧的父亲不穿鞋就有六尺二，母亲和姐姐玛丽都是大个子女人，肩膀厚实，四肢粗壮，一伸手几乎可以摸到牧师公馆低矮的天花板。连十五岁的弟弟比利都比她高出一头。惟一比她矮的是妹妹贝茜，可她才十岁呀。

“你是家里的小矮人儿。”父亲亲切地对她说，还亲了亲她的两颊。她知道父亲最疼爱自己，也就没有生气。

“你太娇弱了。”母亲中气十足地宣告，“昆西家得痼病的人很多，而你老是感冒。”

她小时候确实经常感冒，偶尔还犯风湿症。至于娇弱嘛……她朝窗外望去，看见比利的一匹小马正在牧场上连蹦带跳。

“我大概与那匹马一样娇弱吧。”她思忖着，“我可以一口气爬上坟山，然后再跑回来，不会喘气的。”

从幼年时代起，母亲就一直给她灌输个子小、力气差的观念。大家认定阿碧盖尔身体过弱，不能去上临近的家庭小学，而玛丽在那里已经上了好多年了。八岁生日的那天下午，阿碧盖尔摆出一个坚决的姿势，两脚分开，对全家人宣布，明天一早她要去上学。客厅里一片死寂。整整九年过去了，阿碧盖尔觉得耳边仿佛仍旧萦绕着那片寂静，仿佛仍能看见母亲的表情。母亲命令道，阿碧盖尔最需要的是健康，而不是什么书本知识。

那晚，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用指甲掐着掌心。父亲来到卧室，把她从羽绒被中抱了出来，抱到楼下书房，那里很暖和，炉中的木柴噼啪作响。父亲点燃了悬在天花板上的黄铜吊灯，挑起灯芯，这下满屋亮堂堂的。史密斯牧师披着他

那件暖和的羊毛长袍，坐在皮制扶手椅上，那是他多年来的专座，他的双臂拢住八岁的女儿。

“不要不高兴，小丫头。我已经教会你读书写字了。”

“那你打算劝妈妈放我去上学了？”

“一家人内讧可没有好处。”

“可我想念书，那不是有好处的吗？”

“一针见血！的确，知识是人生永恒的好处之一。”

“你不觉得我瘦弱，对吗？”

威廉·史密斯的眼睛跟女儿的一样，大大的、呈暖棕色，但总是有所隐藏，眼珠里棕色遮盖着黑色，仿佛藏在后面的才是他自己真正的想法。这会儿，他两眼闪闪放光。

“你的内心很坚强，内心的坚强才伟大呢。力量不仅仅表现为砍树砍得快。”

他的声音中带有苦涩的味道，宽阔的肩膀弓了起来。她见过，父亲在房子外面的田野里犁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父亲拼命驱赶马匹，就像被魔鬼追赶着一样。

“那我该怎么办呢？”

父亲的身体放松了下来。

“我们会让你接受最好的教育，绝不亚于哈佛学院，但这事不能让你妈妈知道。她会担心你负担太重的。”

“学习能有什么负担呢，爸？”

“我知道，娜碧。”他和蔼地回答，“只有看书有困难的人，才把学习当成苦差事。”

“就像比利一样？”

“就像比利一样。对那些把读书当做春游爬山一样轻松自如的人，书本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咱们家族有三个好书房，这是一个，波士顿史密斯家有一个，伍拉斯顿山那里也有一大批好书。有艾萨克叔叔、昆西外公和我，慢慢地，慢

慢地，我们会把你教育成人的。”

为了朋友，值得冲破一切阻力。

此处没有人可以帮上她，必须靠自己去赢得。

“好吧。”她想，为自己的严肃暗中失笑，“我们不能想什么就有什么。”

姐姐玛丽从楼梯下面喊她。

“娜碧，理查德来了，还带来了一个茶友。”

“是谁？”

“那个布瑞特里的律师，妈妈不喜欢的那个。他们正在大门口拴马呢。”

阿碧盖尔轻盈地从床上跳了下来，向后拢了拢高高的发髻，不紧不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了照脸盘。她的双眼调皮地闪着光。她从墙角的帘子后面取出绒线刺绣镶边的蓝色连衣裙穿上，将胸衣的扣子扣好，并把褶裥花边拉平。这是她最艳丽的衣服，让她觉得自己很有风韵。

2

当初三姐妹只能在同一间房子里睡觉穿衣，后经抗议，史密斯牧师就将房间隔开了，给阿碧盖尔和玛丽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给了贝茜。整个大房间里只有一个壁炉取暖，所以这道隔墙不能一直砌到头，抵着壁炉。

阿碧盖尔经过壁炉，绕过那半截隔墙，然后穿过贝茜的狭小单间。她下楼梯也有特别的节奏：一二三，快快快；第四格，停一停；五六七，还要快。数到八时，她轻轻一跳，踮着脚尖稳稳地落在了门厅的组合地板上。她喜欢落地时那轻巧的感觉。父亲说，由于牧师之女不得跳舞，阿碧盖尔平常就用跳代替走，以此表示与众不同。

玛丽正在帮理查德·克兰奇脱下外套，放进楼梯下的衣橱里。衣橱是为那些坐在牧师大人书房外的硬板凳上排队等候接见的教民建造的，专存外衣套靴之类。

克兰奇生在英国，十六年前跟着他的姐姐、姐夫约瑟夫·帕默夫妇来到马萨诸塞。克兰奇资本雄厚，且对采矿学、水力学颇有造诣。他出手大方，追求玛丽时总是没完没了地大讲特讲技术知识。他的举止一本正经，有点儿自负，不过还算讨人喜欢，只可惜鼻子有些缺憾，仿佛是在发育阶段被两根巨指捏扁了。他的个子跟玛丽一样高，肩膀也差不多一样宽。他在德国镇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玻璃、陶器、巧克力、袜子和鲸油制品，那里离海湾边的韦茅斯只有几里路。着了几场大火之后，他便把工厂卖了，然后和其他几个制造商联合起来，打算垄断鲸油蜡烛市场。他从前对阿碧盖尔很慷慨，把格雷、德莱顿、弥尔顿和蒲伯的诗集当做节日礼物送给她。

玛丽很爱理查德。

“这个人很可靠，娜碧。”她接受克兰奇求婚的当天，就向妹妹坦白道，“他始终如一，你不必担心下次见面时他会变成另外一个理查德。”

“真妙。”

“噢，是的，娜碧。我讨厌嫁给一个男人，然后发现他还有九十九张其他面孔，而我却永远也搞不明白从大门进来的是哪一个他。”

“我看，不知道回家的是哪一个，那才叫带劲呢。”阿碧盖尔嚷着，眼睛一闪一闪的，“要是那样，结婚可比蒙上眼睛猜人有趣得多了。可惜新英格兰的法律禁止一妻多夫。”

在爱上理查德·克兰奇之前，玛丽和妹妹一样爱说俏皮话。现在她已经放弃了幽默这一生活方式，因为她的未婚夫总爱抠字眼儿，对大多数笑话都理解不了。

玛丽和克兰奇手挽手进了客厅。阿碧盖尔想跟过去，忽然瞥见约翰·亚当斯正站在书房里，站在父亲的书桌和满墙的书之间。他一手拿着一本翻开的书，轮流嗅着，肩膀快耸到耳朵了，好像是把自己围起来，不受外界干扰。看到他这么……应该说是这么全神贯注地……站在这个她最热爱的房间里，阿碧盖尔的感觉真是有点异样。正是在这个房间里，父亲履行了他的诺言，不但向她讲授《圣经》和浩瀚的布道书，而且还教给她语法、算术、地理，讲解像《弗吉尼亚的演讲与观点》这样的历史著作，间或穿插有莎士比亚与本·琼斯的剧作。在父亲、艾萨克·史密斯叔叔和昆西外公的严格教督下，再加上她天性渴求知识，只有博览群书才能感到满足，所以她的基础教育完成得很好，更难得的是，她还懂得逻辑思维和客观思考。

看到亚当斯把那两本书放回书架，又挑出另外两本，阿碧盖尔很纳闷：“他究竟在干什么？”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好好端详这个小伙子。通常亚当斯发觉有人在观察自己时，总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从侧面看，他下颌丰润，身材粗壮刻板，与阿碧盖尔最最爱戴的两个人，也就是她的父亲和姨父兼表兄科顿·塔夫茨恰好相反。那两个人都是高个子，身材清瘦，筋骨毕现，强健有力。

阿碧盖尔脚步咚咚地走进书房。亚当斯吃了一惊，转过身来，丰满的双颊上泛起了红晕。他向她张开双臂，手上各托着一本翻开的书，说：“你知道吗，史密斯小姐？只要闻闻纸张，就可以分辨出一本书是在哪里出版的。这本克顿·马瑟的传记是在波士顿印刷的，有一股浓烈的纤维编织味。这本《编年史》是在伦敦印刷的，散发着压紧的湿布的香味。”

“那可让人有点诧异了，亚当斯先生。”

“为什么？”

“我还以为是书的内容造成了味道的差异呢。你的法律书可能散发着一股牢房的阴湿味，而我父亲书桌上的布道书能使你的鼻孔里充满……”

“硫磺味！”亚当斯叫了起来。

“太对了。”

亚当斯不禁将她打量了一番。

他俩跨过门厅，来到对面的起居室。伊丽莎白·昆西·史密斯太太把这里布置得漂亮别致。两扇窗户面向屋前，另外两扇开在旁边，都遮着柠檬色缎子窗帘。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布鲁塞尔地毯，白底上织着绿叶黄花。壁炉上方的大理石炉架正对着前窗，上面放着彩绘玻璃烛台和青铜油灯，两边是韦奇伍德的小摆设。壁炉旁边的墙角里放着一张黄色缎面沙发，两侧窗户之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已备好了茶点。六把舒适的红木椅子，蒙着椅套，在屋子里摆了一圈。起居室里到处装点着利摩斯的细瓷小雕像，那都是昆西家的亲友送给史密斯太太的礼物。

亚当斯在史密斯牧师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马上展开了话题。他们谈论的是“韦茅斯案”。这件事自阿碧盖尔记事起就一直困扰着牧师。那是在1639年，韦茅斯建村十七周年之后，村里成立了第一公理会教区，镇上的政务会拨给教区牧师一幢房子、几块地产。九十年以后，又成立了第二公理会教区，即南方教区，其牧师要求把以前拨给第一教区的房产分一部分给他，声称那是他的合法权利。

阿碧盖尔在旁边的一把红木椅子上坐下，注视着亚当斯有条不紊地向父亲阐述法律依据。亚当斯成为家里的常客已经有两年多了，要么礼拜天来喝茶，要么来参加民兵节。可他俩一直没有成为朋友。事实上亚当斯似乎在回避她。为此，她觉得约翰也并不喜欢她父亲，“尊敬倒是有的，却不是喜

欢”。不过，他照来不误。

只听他提高了声音，加重了语气，仿佛到了概括总结的关键时刻。阿碧盖尔向前倾了倾身子，以便能听得更清楚。她惊讶地发现，一个人在寒暄的时候，声音并不特别悦耳有趣。可是当他不再顾忌外表姿态而充分展现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有关案子的条例中时，他的声音会变得如此气势磅礴，个性鲜明。

“史密斯牧师，原来那份划拨是很明确的，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及该房产应该、或者可以被分割。”

“第二教区的贝利牧师对此的看法可不一样。”

“可是，贝利牧师愿意把教会的财产平分给镇上所有现存的宗派吗？分给再洗礼派、辉格派，或是分离派？划拨地产是公开的，所以，假如贝利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任何一位新牧师就都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分一部分地产。也许连天主教徒也有份的。这样做的结果是，贝利先生恐怕最后连养马的地方都没有了。”

威廉·史密斯牧师一拳砸在自己瘦削的右膝上。

“天啊，亚当斯先生，看来你已经解决了这个无休止的争端。贝利先生如果起诉我的话，别人也会反过来起诉他的。他看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开这个先例了。”

亚当斯倒在沙发里，一下子松懈了下来：“啊，偶尔打赢个把官司，换换口味也好。”他笑了笑，带着期待的神情补充说，“阿碧盖尔小姐，你看我能吃点草莓酱蛋糕，当做我的报酬吗？”

阿碧盖尔递过盘子，并将亚当斯先生的茶杯重新续满。这时她看出父亲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钦佩的神情。母亲却不是这样。她从亚当斯手里夺过盘子，递给了理查德·克兰奇。阿碧盖尔心想：“牧师夫人必须对各种讨厌的人表现得彬

彬有礼，这真是好规矩。”

母亲曾经说过：“亚当斯不过是一名律师而已！”母亲一听到表姐汉娜·昆西的名字跟亚当斯相提并论，就一脸鄙夷，“律师是新英格兰最卑鄙的群体。大家都这么认为。简直应该把他们赶出法律社会。”

“真是一语双关，妈。”阿碧盖尔高兴地说。

“双关？什么双关？你知道我不开玩笑的，娜碧。马萨诸塞曾是一座圣城，直到后来他们允许律师在这里搞起了可恶的巫术。”

父亲温和地插话说：“马萨诸塞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社会，亚当斯先生也不是巫师。有时候，我觉得他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理解？假如他不是在哈佛学院把四年时光都荒废掉的话，他原本可以成为牧师的。哈佛不就是培养牧师的吗？”

阿碧盖尔并不知道哈佛是干什么的。今年春天，父亲曾带她去旁听了1761年应届毕业生的演讲，然后在查尔斯沙滩上与年轻小伙子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野餐。显然哈佛不是培养女孩子的地方。

十月的暮色，就像蒙蒙细雨般地弥漫下来，屋子里越来越暗。史密斯太太点亮桌上的青铜台灯，拉上窗帘。这表明晚餐时间到了，亚当斯起身告辞。

“你一定要留下吃饭，亚当斯先生。”史密斯太太说。

阿碧盖尔钦佩地望着母亲。尽管伊丽莎白·史密斯并不喜欢亚当斯先生，但在吃饭时间邀请还没有走的所有客人一起入席是家里的规矩，她不想改变。

阿碧盖尔还发现，亚当斯先生虽然对母亲的邀请感到意外，但看上去并没有急于离开的意思。

他们跟在父母后面，从墙边那扇门出了客厅。前面是一座很久以前就矗立在这里的老房子，建在山顶第一教堂的下面，名叫“上帝的谷仓”。小屋有一层半，人字斜屋顶，开着四扇小天窗，高度正好在旁边那座主楼的大客厅与楼上卧室之间一半的位置上。那主楼名叫“大厦”，是一座白色木结构的大建筑物，由韦茅斯前任牧师托里先生建造，是他把大厦和小屋联在了一起。小屋里有供全家使用的厨房、餐厅、两间阁楼卧室，还有一个放置着纺织机的房间，是史密斯太太的工作室，墙壁上都贴有木纹护墙板。

史密斯太太坐在长餐桌的下方，背后便是厨房。史密斯牧师坐在桌子的上首，两边有两扇窗户。窗户已经整修过了，以便与“大厦”的窗户相配。比利挑了一个离父亲尽可能远的座位，爬了上去，贝茜坐在父亲身边，玛丽与克兰奇坐在砖砌的壁炉前，阿碧盖尔和亚当斯则坐在他们对面，背后立着满是抽屉和碗橱的餐具柜。教会尚未批准购置教堂风琴，不过史密斯牧师从查尔斯顿运来了家用旧钢琴，钢琴上方的壁架上有一个法式挂钟。进了餐厅，大家都要友好，吃饭时不许吵嘴。

厨房里，史密斯家的女奴菲比正在往盘子里装冷羊羔肉。七年前，黑人佩格死了以后，她便来到牧师公馆。汤姆，原是佩格的丈夫，端来了一碗碗的布丁、饼干、牛奶。汤姆饱经风霜，脸色如磨损的红木，白发直立着，就像田野里收割过后的干草茬。他在种植和收割季节帮牧师干活，有客人来时，也在餐桌上伺候。姑娘们小的时候，佩格做过她们的保姆，现在则由矮矮胖胖、声音低沉的菲比接替了这份工作。

菲比也嫁给了汤姆。

吊灯的光影把大家聚拢在一起，话题很快转到了乡间最热门的内容：新近加冕的国王乔治三世在议会第一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房间里洋溢着一股暖流，因为大家都是英国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都为大英帝国而骄傲。他们的语言是英语，他们的思想感情、衣着、大多数建筑、家具、餐具、银器，他们的诗集、话剧、政治、布道，都是英国式的；还有音乐、法律、宪法、文化传统，也都是英国的。马萨诸塞只是第二故乡。尽管只有克兰奇知道英国是什么样子，但英国却是大家生命中一切美好与永恒事物的根源。

大家庭内部有时候也会出现争端。例如，二十八年前，即173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糖浆条例”，对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到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食糖和糖浆，均要征收高额关税。在马萨诸塞，人们将糖浆加工成郎姆酒，这是当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而新关税将使这些工厂倒闭，进而连累大多数商家。为此，马萨诸塞拒绝交纳任何税款，走私便发展成为一种高明而可敬的艺术。英国方面对此有所放纵，也许当时有点顾虑吧，反正英国看上去就像个溺爱的家长一样，并不尝试将该条例强制执行。

双方一度相安无事，直到去年，英国方面向其海关官员下达了“协查令”，亦即全面搜查令，授权海关人员可以闯入任何船舶、仓库、商店或住宅，搜查违禁品。马萨诸塞被激怒了，吼道：“住宅就是我们城堡，船只、码头、商店同样不可侵犯。风可来，雨可去，但永远也不许国王踏进一步！”

詹姆斯·奥蒂斯在马萨诸塞的学者型律师中是最为聪明的。他登上最高法院，慷慨陈词，谴责这场灾难性的不公正事件。大家都认为英国方面肯定会撤回搜查令。马萨诸塞人议论说，一旦祖国方面看清自己的错误，是会通情达理的。

这种偶然的口角，通常都是按照新英格兰方面的意愿获得解决。不列颠帝国和她那满怀热爱却并不恭顺的殖民地之间的君臣关系，也因此得到了加强。英国方面有时觉得，那些殖民地，特别是能言善辩的马萨诸塞，就像惯坏了的顽童。而实际上，他们确实是早熟的孩子，生产力旺盛，财源滚滚，通过英国铁腕控制的外贸交易，源源不断地流入国王的腰包。新英格兰人只有在认为宗主国政府试图侵犯其“作为自由英国人的政治权力”时，才调皮捣蛋。

菲比和汤姆递过来朴果馅饼和水果。阿碧盖尔怀着崇敬的心情，背诵起乔治三世的圣谕。在圣谕中，国王许诺将庇护宗教，庇护英国宪法，庇护全体子民的权利和自由。马萨诸塞人表示，这种情怀无愧于一位以社稷为重的君主。

晚饭被打发过去了，史密斯太太总算尽到了女主人的义务。

“某些人不是正宗的英国人。”她说，“例如那位塞缪·亚当斯，总想煽起麻烦。”

史密斯牧师平静地问亚当斯：“他是你的堂兄弟吗？”

阿碧盖尔就坐在约翰身边，发现他并没有因此而难堪，但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已做出了应战的准备。

“没有堂兄弟那么近，我们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不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热爱、尊敬塞缪，尽管我们观点不同……几乎总是不同。”

“那他还有什么可尊敬的？”史密斯太太追问，“他几次三番砸了生意，办酒厂赔掉了父母的全部遗产。现在他做了税务员，似乎账上短了不少。大家都这么说。”

“噢，得承认，塞缪做起生意来糟糕透顶。”亚当斯的腔调与其说是恼火，不如说是开心。显然，约翰·亚当斯很能处理尴尬场面，“他想做律师，而且满可以成为最伟大的律师

之一。可是你看，史密斯太太，塞缪的母亲却看不起法律。你知道，总有那么一些人瞧不起法律，听上去真是荒唐。”

史密斯太太的脸涨红了。

“塞缪是卓越的政治理论家和作家。”

史密斯牧师困惑了。他倾着身子，隔着桌子把脸凑近亚当斯。

“你难道没觉得，他的理论是在煽风点火吗？”

“未必吧，史密斯牧师。塞缪只是想在政治上完成你在宗教上已经完成的事业：不受威胁的、绝对的独立自主。”

“可是，我们公理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传道人，塞缪·亚当斯有几个人呢？”

“感谢上帝，只有他一个！”

这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阿碧盖尔问道：“那么，你同意我父亲的观点了？”

“恰恰相反。如果塞缪·亚当斯周围还有别人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太惨重了。”

史密斯牧师的脸上变得红一块白一块的。

“我觉得有必要驳斥你，你不该把宗教与政治相提并论。”

“为什么？你能允许基督教的主教们来控制你的教民吗？你能允许一个英国长老会向你们指派牧师，指定你们的信条吗？绝对不能！我父亲在布瑞特里公理会教区做了二十五年执事，没见过比教民更不服管教的了。如果一个波士顿来的牧师胆敢规定，唱赞美诗时只能吹木哨的哪个音调，人们就会把这家伙浑身涂上沥青、粘满羽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的。”

史密斯牧师的脸色恢复了正常，眼睛开始放光。

“太夸张了，不过没说错。”

“这和塞缪·亚当斯在政治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大家都站起来，朝起居室走去。阿碧盖尔凝视着亚当斯

的眼睛，想：“你真有种。”

4

星期六一早，阿碧盖尔就醒了。她摇了摇玛丽，玛丽睡得正香。阿碧盖尔快步下楼到了厨房。几口大锅悬在钩子上，菲比已在锅里烧好了开水。

“你赶上了一个野餐的好日子，娜碧小姐。”

“真的，菲比，可不是吗？”

菲比在浴缸里倒好热水，阿碧盖尔又加进些冷水。

“不过，这可不是巧合哟，是我祈祷来的。”

菲比退到贮存室去准备野餐午饭。阿碧盖尔脱掉晨衣，把脚趾伸进浴缸试了试，然后慢慢坐进去，下巴放在膝盖上面。她一边用杨梅香皂和法兰绒白布搓洗，一边猜想：每逢星期六晚上洗澡，家里的大人是如何挤进这个陈旧的祖传浴缸的。橡木浴缸上安着铜环，打磨得锃亮，阿碧盖尔一向拿这浴缸当自己的量尺。看看自己那长着小窝的双膝高出水面多少，就知道一双纤腿长了多少。不可思议的是，现在离十七足岁只差几个星期，可不管她怎么拼命努力，却始终无法将发育丰满的胸脯浸到水里。

菲比把一条浴巾放在了烤炉里加温。阿碧盖尔迈出浴缸，踏上椭圆形的羊毛编结地毯，然后把亚麻布大浴巾包在身上，上下拍打，而不是揉搓，以免把皮肤擦红。

“菲比，给玛丽续好热水，好吗？她马上就下来。”

她穿过餐厅，来到起居室，听到书房里有人在大声说话。沐浴之后留在她脸上的那抹惬意的红晕一下子消失了。

她听见母亲用很有教养、却很严厉的声音说：“你怎么突然间对亚当斯先生友好起来了？我以前没听说你对他这么热

情。”

“没错，我承认。但我始终在观察他。”

阿碧盖尔用一只脚站在过道里。这是她头一次听到父母对喜欢造访的小伙子品头论足。

“你怎么能助长……他出身自耕农，而且是律师。”

“我想让娜碧交些朋友，是时候了，玛丽已经订婚了嘛。”

“在这种季节划船去雷恩斯福岛，跟交朋友又有什么关系？秋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你知道娜碧很容易伤风的。”

阿碧盖尔逃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怎么啦？”玛丽问，她正打算下楼洗澡，“你的脸色这么苍白，眼睛却火辣辣的。”

玛丽性情平和，不易激动。曾经有一次，阿碧盖尔要去滑雪橇，但母亲觉得她的身体受不了这种颠簸，就不准她去。阿碧盖尔懊恼地大呼小叫：“好像六个人都向着她，却没有一个人帮我！”自那以后，玛丽就一直在妹妹和母亲之间起着调和作用。

这会儿，阿碧盖尔告诉她：“妈妈不让我跟你和理查德一起出去，我也不知道她是反对亚当斯先生呢，还是反对坐船。”

“我去跟她说。”玛丽用安慰的口吻说，“穿上你的羊毛长袜和套鞋。”

阿碧盖尔在法兰绒床单边上坐下，这床单是史密斯太太教三个女儿编织的。她渐渐又恢复那乐观的天性。母亲疼爱她，不想给她带来不幸。她早就下定了决心，不能让母亲将自己禁锢起来，与世隔绝、毫无生气地过一辈子。既然如此，现在还生什么气呢？

阿碧盖尔和玛丽并肩坐在船头，两个小伙子将平底船一直划到了雷恩斯福岛。海面很平静，阿碧盖尔从船舷一旁伸

手去撩水，发觉水里凉冰冰的。小伙子们划得很起劲。亚当斯一句话不说，显然很喜欢这种运动。克兰奇一边划，一边滔滔不绝地聊起了泰晤士河上的水厂，讲述这些水厂是如何利用齿轮和水泵把水送到伦敦的街头巷尾的。

两人不时垂下鱼钩，见一直没有鱼咬钩，他们便把船划到岛屿周围，靠了岸。姑娘们找到一块平坦的岩石，周围全是小黄花与迷迭香草。她们在石头上摊开了菲比准备的午餐：有鸡肉、苹果酒和煎饼。吃完饭，玛丽和克兰奇起身去找贝壳标本。约翰把外套铺在岸边，近旁有一丛生长了三年的盐草。当年，亚当斯家族老一辈的人曾用五先令一车的价钱收购过这种草。

阿碧盖尔坐在外套上，欣赏着风景。小岛上鲜花丛生，岩石夹杂，银鸥在头顶盘旋着，鸣叫着。

亚当斯说起了正在办理的一个案子。她扭过头来注视着他，问：“人们为什么说法律是一种肮脏的营生呢？”

“因为这一行确实肮脏！”亚当斯的愤慨令她吃惊，“就拿布瑞特里来说吧，那里的非法假冒律师到处横行，都是你所未见的。可笑的诉讼案成倍地增长，连石头都会喊冤了。我们当地有一句俗话，‘官司多得如在布瑞特里。’”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有一大群卑劣的讼棍在冒充注册律师。请原谅我感情用事。去年，有个叫霍利斯上尉的讼棍，根本就没有立过律师誓约，被我当众指证出来。于是他就想毁掉我的名声。”

他气得浑身发抖。阿碧盖尔把手指轻轻放在他的手背上，说：“他没有伤着你吧？”

指端的抚慰，特别是那温存的口吻，使亚当斯平静了下来。

“他没能伤害我。我决定留在布瑞特里，结束由那些下

流的法律骗子挑起的混乱局面。他们挑唆镇上的人相互打官司。这是他们的罪恶。他们当中有些人尤其狡猾，把我们邻居的产业都吞吃掉了。你听说过戴尔法官的指控吗？‘律师惟以百姓的罪过而谋生。’”

“怪不得新英格兰早先曾取缔律师。”

“这些家伙可不是真正的律师呀，阿碧盖尔小姐。他们没读过书，大多是传票送达员，他们把酒馆里的玩笑都变成了讼案。就好比科顿·塔夫茨医生跑遍韦茅斯，怂恿人们吃下有毒的东西，然后再把他们治好，这样他就可以收取费用了。”

“既然法律界有你说说的‘下流的骗子和可笑的诉讼案’，你为什么还当律师呢？”

亚当斯的身体忽然不再发抖了，脸上泛起奕奕神采。她发现他的眼睛就像海面，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阴天是珠灰色，艳阳下是蔚蓝色，下雨时是绿色，而风暴一起又变成了紫色。这是一个善变的人，就像大海可以映出天空一样，他的情绪变幻也反映在脸上。他长吸一口气，似乎完全恢复了常态。

“我以前的爱好是传道。我曾刻苦用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钻研神学。但后来我确信自己早晚会成为一个离经叛道者。无论是牧师还是教皇，都无权指定我的信念，如果他们的话毫无道理，毫无启示，我一个字也不相信。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考和做事，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如此。”

“我父亲是不会反对这种思想的。”

“我生来喜欢寻根问底。有一段时间，我赞同反律法主义。我在学校教书时，同寝室的一位布道者因信奉反律法主义异端，便被逐出了教会。从那以后……”

“总而言之，你没有去做牧师？”

他转过身来，凝视着她。

“我崇拜法律，阿碧盖尔小姐。法律是人类理性的凝聚。法律就是正义。法律保证了我们的权益。没有法典，我们就会像野人一样生活。真正的律师是致力于解除人们的烦恼。当我决定献身法律，去做帕特南先生的徒弟时，你知道我是怎么要求自己的吗？”

阿碧盖尔笑了。现在她根本没法子让亚当斯闭嘴了。亚当斯那短小的手臂在胸前环抱成一个大圈，粗壮的指尖差不多接在一起，仿佛是在拥抱法官与陪审团。

“我问自己：要想出人头地，做有用之才，受人尊敬，必须恪守什么原则？我痛下决心，行使法律时绝不作卑鄙和不公正的事。我给自己订了一份七年的读书计划，每天至少用功六个小时，孜孜不倦地研读法律书籍，弄清什么叫是与非，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平。我在罗马文、法文和英文写成的自然法、民法、不成文法、成文法等专著中寻找答案，在史书中挖掘政府的实质与宗旨，因为所有的文明政府都是建立在衡平法基础上的。我还比较了各个时代的政府对公共福利与个人利益的影响，研究了塞内加、西塞罗、维尼乌斯……”

他的声音雄浑而清晰，阿碧盖尔能感觉出他内心无比自豪。忽然，一抹阴云笼罩了他的目光，他那沉重的脑袋缩进了粗短的脖子。

“我说得太多了，是不是？”他低声问。

“我深受感动。”

“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在哈佛时我参加了学生俱乐部，大家常让我在聚会上朗诵，特别是悲剧。他们说，我有演讲的才能，做律师比做牧师更好。”他换上了一副嘲讽的神态，“我刚刚迈进生命的第二十七个年头，读了六年法律。过去的

二十六年我过的是动物一样的生活，漫无目标，这是多大的浪费。我的拉丁文和希腊古文也没有学好……”

“你把自己鞭笞得体无完肤了。”阿碧盖尔道。

“我每晚都发誓要黎明即起，捧读利特尔顿或柯克的书，可到时候我却老是睡懒觉。我的愿望是钻研数学和哲学，学习洛克、孟德斯鸠，我渴望更多地了解伦理学、道德哲学，还有英国文学：弥尔顿、乔叟、斯宾塞、斯威夫特。”

“那么你是怎么打发时光的？”

“追姑娘。”

阿碧盖尔吃惊地瞪着他，褐色的眼睛圆睁，嘴巴张开，表示难以置信。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大笑起来。

“你知道，那件事不是真的。”亚当斯咕哝道。

“什么事？”

“就是她蹬了我的事。其实，我从未认真追过你表姐汉娜。噢，有那么一次还真差点儿成了。那天晚上，我俩正聊得起劲，可乔纳森·休厄尔和埃丝特·昆西闯了进来，打断了我们。”

他跳了起来，开始沿着铺在沙地上的外套周围踱起了半圆圈。

“要是那桩婚事成了，我会一辈子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的。你表姐汉娜最善于左右摇摆，她用甜言蜜语哄骗着理查德·克兰奇、威伯德牧师和我，同时却在给贝拉·林肯写着热情洋溢的承诺信。”

他戛然而止，“不错，我去昆西家太勤了，她家里便认为我在求爱。是我父亲制止了我。他说，‘有关你和汉娜的传言已经四处传播，你若不娶她，人家会说她耍了你，或者你耍了她。’可汉娜不断向我保证，她五年内不想嫁人，就算嫁人也不打算铺张奢侈。”

“所以你不怕继续上门了？”

亚当斯的眼神能笼罩你的整个面孔，把一切都尽收眼底，让你心慌意乱，无法避开他的目光。

“我别无选择。这一带有地位、有身份的人都想把女儿嫁给陌生人，你知道吗？”

“我错怪你了，亚当斯先生。”她答道，“我原以为你受了汉娜的伤害。”

“有件事我也错怪你了，史密斯小姐。两年前我还这样以为，‘汉娜含情脉脉，可史密斯牧师家的姑娘们却没有这么温柔多情。’”

“可那是初次见面……”

“我问自己，‘史密斯家三姐妹很风趣，可她们直爽吗？多情吗？坦诚吗？’我的回答是：‘不。’”

“你真让我吃惊！”

“我是故意的。你看到了吧，一个小伙子可以变成怎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他一下子在她身旁坐下，肩膀笨拙地碰到了她。像他这样敦实的人，肩膀非常坚实。阿碧盖尔望向大海，看见一团灰色的云雾滚滚而来，她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亚当斯问：“我有过这样想法，你不生气吗？”

阿碧盖尔的脑海里闪现出自己15岁时的模样，又瘦又小，胸脯扁平。

“你把我当回事，已经令我惊讶了。”

“萨福克县人烟稀少。”他挖苦地一笑，“咱们的清教徒祖宗说过，我们必须结婚生子，这样才能把圣人带到世间。这是我惟一不打算背叛的领域，所以我只是在一边考察。”

阿碧盖尔模仿着他的尖嗓子：“这个亚当斯小伙很风趣，可是他直爽吗？多情吗？坦诚吗？”

“我太坦诚了，因而受害不浅，阿碧盖尔小姐，我的坦诚为我招来了太多的敌人。我想我肯定也能做到情深意重的，只是没有机会而已。”

这时玛丽和理查德已经走近了他们背后，阿碧盖尔没有听到。玛丽一说话，吓了她一跳。玛丽说：“咱们最好在天气变冷前回家吧。”

阿碧盖尔慌忙爬起来，气氛被打破了。

5

他们迎面遇上了从南边刮起的大风，海湾里波浪滔天。克兰奇晕船晕得厉害，亚当斯只好把大家划到汉门岛，离岸近了两里路。克兰奇瘫倒在盐草丛里，很快睡着了。亚当斯找到一个背风的地方，脱下外套，披在阿碧盖尔身上。黑色的衣服把她整个裹了起来，只露出耳朵。亚当斯羞涩地拢住阿碧盖尔的肩头，为的是不让风把外套吹下来，可是又不能让人家以为他在拥抱她。阿碧盖尔现在感觉暖和多了，这时太阳也渐渐沉向了陆地。

过了一会儿，玛丽说：“我知道理查德很不舒服，但是我母亲要担心死的，她也许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豪克海峡淹死了。”

亚当斯扶起克兰奇，把他平放在舱底，头枕在玛丽的腿上。阿碧盖尔身上仍披着亚当斯的衣服，坐在船的另一头。她从后面看着亚当斯那抖动的肩膀和后背肌肉，看着他驾船冲向滔天白浪。以前她并不觉得亚当斯是个特别强壮的男人。事实上，她意识到，在上星期之前她根本不在乎他。如今，看着他驾着沉甸甸的小船顶风破浪，阿碧盖尔深为他的力量而惊叹。

回家以后，钻进了舒适暖和的被窝，肚子里喝饱了父亲的热茶，耳朵里灌满了母亲热哄哄的告诫，不许她以后再为这样的傻事而拿健康冒险，但阿碧盖尔脑海中却满是亚当斯划船的景象。

她回答说：“你说得对，妈妈，这时候出海的确有点晚了。”

第二天晚上，克兰奇来了，他挺好，倒是亚当斯感冒病倒了。阿碧盖尔懊悔不已，仿佛又感受到亚当斯将外套披在自己身上时那暖暖的体温。

“希望他病得不重吧。”

“只不过有点流鼻涕。不过，他抱怨说还有积食、腹痛。他有点疑神疑鬼，你知道。”

“我没想到。”

“就因为他看书太多，还有写作。他似乎觉得有义务每看一页书就要写两页笔记。学习太多会影响消化的。”

阿碧盖尔被逗乐了，说：“我要请塔夫茨姨夫泡一罐感冒药，你回家时顺路捎到布瑞特里，好吗？”

她叫上比利做伴。两个人出了前门，穿过父亲的菜地，打开了大门。菜地圈在尖桩篱笆里，现在已经休耕了。在没有油漆的木板谷仓后面，有两头家养的奶牛从粗糙的木栅栏上探出头来。姐弟俩走过夹在坟山与大橡树山之间的北街硬土路，经过惠特曼家、教堂，来到了教堂街和北街的岔路口。阿碧盖尔的姨夫兼表兄科顿·塔夫茨医生在这里开了一家诊所和十字路口药店。

她站了片刻，把斗篷的帽子推向脑后，仰望晴朗的天空。日落前下过一场阵雨，空气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天空清澈明亮，星光闪烁。几缕残留的雨丝，还有头顶山上那高大的橡树，都散发着甜丝丝的清香，近旁农舍新堆起的干草垛也发出一股浓烈的香气。阿碧盖尔呼吸着这些香气，顿觉神清气

爽。附近有很多农舍：伯勒尔家在去磨坊巷的小路上，田对面是伊莱沙·琼斯家的老屋，有着人字形屋顶。沿德克斯伯里路下去一点就是詹姆斯·汉弗莱的家。在伯勒尔家的后面，磨坊巷的拐角处，是亚德利·洛弗尔中尉的铁匠铺。阿碧盖尔闻到了木炭和锻铁的焦味。

她热爱韦茅斯村。她的家是这整个村子，而不仅仅是那座牧师公馆。她跟着牧师，家家户户都去过上百遍，要么为了生孩子，要么为了丧事，有时塔夫茨出诊也要她伴随。

她站在那里，两眼紧闭。

“你干吗要闭眼呢？”比利问。

“这是看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比利。我在默忆韦茅斯地图。我们的正南方是山谷，再过去是惠特曼池塘和黑果池塘。在普利茅斯路上，靠近莫那提各河，是约翰·怀特家，隔壁是托马斯·怀特家，然后是阿诺德旅店。而路对面……”

“你干吗要认识所有这些人家呢？”

阿碧盖尔睁开眼睛：“他们和我们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冲动地说，“家里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我都想离开韦茅斯了。”

“等你上哈佛的时候，就会离开这里了。不上大学怎么做牧师呢？”

“我还不如死了好！”

她看到比利眼中涌出了泪水，想去拥抱他。可比利挣脱开了，小脸上满是仇恨地瞪着她。

“我还以为你是站在我一边，帮我反对爸爸呢。”

“可是，比利，爸爸只是想帮你成才罢了。”

“不，他不是。他想让我做一个他那样的人。可我不想象他那样。我绝不向大家布道。我不喜欢人家对我指手画脚，自己也不想对别人指手画脚。”

“即使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你也不愿意？”

“对！”

“可是当动物们向你求助时，你却愿意帮助它们的。”

“我和动物们是朋友，从不惹对方不高兴的。”

“那么爸爸惹你不高兴吗？要是他不逼你做牧师呢？要是我说服他，让你上完哈佛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

比利挤出一丝浅笑。

“谢谢你，娜碧，可我压根儿就不想上大学。试试看，你能不能让爸同意你说的那些，怎么样？不然的话，我就准备离家出走……跑到俄亥俄河谷去。”

“别逼他，比利。你是独生子，这又不是他的错。”

“可你们都是姑娘，也不是我的错呀。告诉他别管我。”

比利转过身，沿着北街跑了回去。阿碧盖尔独自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往塔夫茨医生家走去。这件事对母亲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昆西家族所有的男子从来都要上哈佛的。对父亲来说，这个打击还要厉害，他一心指望独生子有朝一日接管他的韦茅斯教区，继承他那些精心挑选的藏书，那都是英国或美国的布道书，上自约翰·邓恩，下至杰里米·泰勒。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科顿·塔夫茨医生正在两根长蜡烛之间忙碌着，模样就像一个14世纪的炼金术士。他长着一副高身架，瘦骨嶙峋，没有几丝肉。他趴在工作台上，从药罐里取出各种配料，放进石臼里捣着。他与阿碧盖尔是亲上加亲：从母亲那边论起来是姨夫，从父亲那边论起来又是表兄。科顿的哥哥曾跟着当医生的爸爸学会了手艺，然后又把这手艺传给了科顿。十年前，为了在马萨诸塞找一个好地方开诊所，科顿来到韦茅斯看望舅舅史密斯牧师，还有大姨子伊丽莎白·史密斯太太。当时这里正在流行一种恶性瘟疫，害病

的人咽喉溃烂疼痛，已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余口人被夺去了生命。那时村中没有医生。科顿有个药方，能治他称之为“细白喉”的病。阿碧盖尔那时只有七岁，长着一对大眼睛。她曾看见他在牧师公馆的厨房里、佩格的桌子上，将各种不同的药剂混合在一起：总状升麻根加上两勺西印度郎姆酒，再加两勺糖浆和色拉油。尽管那时科顿只有二十岁，且从没有医疗经验，但他却给全村的人配药，照料病人。最后，瘟疫被赶走了，村里再没死掉一人。所有的人，北起大山两边的前后河，南到密森林和大湖，方圆九里地的村民异口同声地说，这下韦茅斯有了长驻医生。

阿碧盖尔打开了前门，悬铃叮叮作响。

“这么晚了你还在工作呀，科顿表兄。”

科顿抬起了头，细长的手指还在继续捣杵。他戴着眼镜，几乎没有胡子，两颊凹陷，颧骨凸出。

“你一说话，娜碧，我就知道你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跟我过不去，就叫我‘塔夫茨姨夫’；如果跟我好，就叫我‘科顿表兄’。”

他长着一对深褐色的眼睛，嘴唇很大，下唇中间布满了裂纹。这会儿他眼角嘴边都是开心的笑纹。

“只有那些时髦的波士顿医生才舍得花钱雇药剂师捣药，他们还觉得开刀、拔牙有失身分，说那是剃头匠干的活儿。所以我在这儿就没日没夜地干。”

阿碧盖尔飞快地扫视了一遍这间十字路口药店。开业整整十年了，科顿还是无法靠治疗费养活妻儿老小。朝德克斯伯里路那一面是他的药房：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面摆着彩色陶罐，装着很苦的蛔虫滴剂、治耳聋的香料、香丹、生发油。沿着后墙摆着一排排的手术器械、小孩出牙时戴的止痛项圈、尿壶、柳叶刀、奶嘴。朝教堂街那一面是他的杂货店，

出售一些不易变质的食品，如茶叶、调味品、姜、糖、硝石、鼻烟、食油、糖果。尽管有时日子难过，但科顿拒绝接受那些易腐食品作为报酬，不让自己变成肉贩菜贩。

“今晚我有点累，娜碧。菲利浦湾那边闹起了痢疾，害得我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我给他们放血，把印第安药和毛茛根一起煮在牛奶里给他们喝。他们的肠胃刚刚开始恢复分泌黏液。”

“你能配个感冒药吗？”

“家里谁病了？”

阿碧盖尔脸红了，幸亏蜡烛只能照亮科顿研磨的草药和药粉。

“不是家里人，是朋友。”

科顿把臂肘放在粗木工作台上。

“请问，我是在为哪位朋友开药方呢？”

“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他张开了嘴巴，“噢，那位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他一有机会就为我开药方呢。上次我发现他咳嗽痰多，就推荐了本·富兰克林的忠告：‘清风治病、浊气致病。’果不出所料，他就此做了一通学识渊博的演讲，说感冒是由冷空气引起的，特别是当人身体过热时，更容易引发感冒。”

阿碧盖尔低声笑了两下。

“姨夫表兄，你是北韦茅斯最伟大的医生，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在这件事上，亚当斯先生可能是对的。他把晕船的理查德划到汉门岛，搞得全身过热，起风时他又把外套脱下来给我披上了。”

“好，好，自从汉娜表妹蹬了他之后，我这是第一次听说亚当斯又摆出浪漫姿态。”

阿碧盖尔刚想说“他没有被蹬”，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科

顿转身去翻手术器械下面的抽屉，取出几本书写潦草的笔记，寻找感冒配方。阿碧盖尔知道，他是个顽强的斗士。认识他以后这十年中，他和病魔搏斗的战果都凝聚成了蝇头小楷，写在这些普普通通的本子上。

“没有哪两个医生愿意相互交流。”他悲哀地说，“大家都生怕泄露秘密，让别人抢走自己的病人。每个开业者都把自己的一点点知识当做私人财产，就像在森林里插上标记，表明自己要用来做桅杆，不许任何人路过。业务越多，对处方和药品就越加讳莫如深。我们没有学校可以学习，没有医生俱乐部供大家切磋共同的问题。有些处方曾帮助医生治好了某种疾病或是制止了一场流行病，但我们在任何书籍或小册子上都找不到这些处方。”

“而你有专治喉疾的正确配方呀。”阿碧盖尔提醒道。

“那纯属巧合，娜碧。我十七岁时，听说有个医生把总状升麻根与郎姆酒混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个配方记在日记里了。没有它，韦茅斯还得再死一百孩子和大人。”

阿碧盖尔皱起眉头：“你是说，姨夫，如果病人是住在辛汉，他就会一直病下去，甚至死掉，因为那里的医生不知道布瑞特里的配方，是吗？”

“正是，娜碧。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在黑暗中摸索，也许手里有一两点蜡烛的微光，但死神随后又把它们吹灭了。假如全马萨诸塞的医生都把知识集中起来，就可以把医道变成科学，而不是猜谜游戏。”

“有人试过吗？”

他窘迫地笑笑。

“呃，没有知名人士的参与，只有我自己。我扯住遇到的每个医生不放，还到处写信。他们都认为我太傻，想把传统送掉。我对他们说：你给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最近一个

听我说过这话的医生说，‘孩子，你错过上帝的感召了，你应该做牧师的。’”他翻着笔记，扫兴地笑道，“告诉你的亚当斯先生，卧床一天，读一卷希罗多德史记，喝点牛肉浓汤和巴巴多斯郎姆酒。有了这三样，大自然会让他痊愈的。”

“他不是我的亚当斯先生，我怀疑他不爱喝酒。昨天他告诉我，他为《波士顿报》写了一篇反对酒店和酗酒的文章。”

科顿开怀大笑，好不容易才闭拢了大嘴。

“我喜欢亚当斯，他比新英格兰的天气还要多变，一会儿刮热风，一会儿刮冷风。他是位斗士，而我喜欢有勇气的人。只希望他见到我时不要总担心快要死了才好。”

6

阿碧盖尔坐在教堂里的家庭隔间里，从左边数她是第三个。她的手笼在皮手筒里，捧着热气腾腾的烤土豆，双脚和姐妹们一样，被煤火正旺的脚炉烤得暖洋洋的。这座“上帝谷仓”已经是1623年成立教会以来的第三座了。第一座建在山上牧师公馆上方，已经毁于火灾。第二座被炸飞了，起因是镇上的火药库不知怎的被引爆了。现在这座木板房子里实在是太冷了，阿碧盖尔觉得她好像在呼吸着冰霜。母亲穿着漂亮的梭纹丝绒长裙，在高高的隔间里正襟危坐，不愿与女儿们分享烤土豆或脚炉，努力显示牧师夫人在教堂里是绝不会冷的。

男人们坐在过道对面。比利和科顿坐在一起。教堂有四十英尺长，塔夫茨家的隔间在教堂的最后面，因为他们一家是韦茅斯最新的住户。

史密斯一家盛装出门时，组成了一个严整的方阵，从北街走过。比利走在阿碧盖尔旁边，嘟哝着：“要是还有比学校

更讨厌的东西，那就是教堂了。”

当时，北街与教堂街挤满了参加神圣游行的教民，女人们都穿着最好的黑毛料长裙，男人们身穿黑外套、齐膝裤、黑长袜，头戴阔边圆帽。新英格兰规定，人们必须参加礼拜。自从阿碧盖尔两岁时能自己参加神圣游行时起，每一场星期日礼拜和假日礼拜她都要参加。只有垂死者才不去上帝谷仓呢，因为好的布道是包治百病的。

“好了，比利，爸是新英格兰最体谅人的布道者。其他牧师一场布道要占去整个上午，而爸爸却用不了一个小时。大多数牧师总让我们没完没了地祈祷，而他十分钟就结束了。”

“‘主不聋，’”比利模仿着父亲严厉的、不加修饰的嗓音，“‘我们一开口祈祷，主就能听见的。’”

阿碧盖尔劝诫道：“等你从这里搬走了，你就会遇到一个宣讲‘地狱烈火和毁灭’的牧师，在两场礼拜日布道中向你嚷嚷六个小时。”

比利做了个悔悟的鬼脸。

“我想爸在礼拜时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起码我们的联保长们从来不必手持皮头大棒把教民们打醒。”

史密斯牧师是位少有的清教徒，说话言简意赅。新英格兰社会仍然遵循节约法令，生活简朴，量入为出，崇尚无为而治。但一般的清教徒却喜欢夸夸其谈，能够一句话说清楚的事，往往能唠叨半天。言过其辞可看做是第八大死罪，和它相比，另外那七大罪就没什么了不起了。有一次，威廉·史密斯和女儿一起在书房里学习，他告诉女儿，他把自己当做公理会过激行为的克星。为此，他拒绝在镇政务会上投票。在马萨诸塞，教堂统治一切，只有那些经上帝拯救的人，也就是教会成员，才有投票权。他认为塞勒姆事件，即把妇女当做巫婆而痛打、绞死的事件，是教会干预过多的流毒。

“爱与慈善是宁静的事物，所以我不必像波士顿的草药贩子和鱼贩子那样，运足了气力大喊大叫，没完没了。那些伟大的波士顿布道者，如英克里斯和科顿·马瑟，他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在讲坛上的布道能够像雷霆一般震撼人心。我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噪音。而且，像韦茅斯这样的宁静乡村，并不像波士顿那样，对享乐有着无法扼制的渴望。”

“你是说，听布道也会像打牌、喝酒一样变成恶行吗？”阿碧盖尔问道。

“在马萨诸塞历史上的前一百年中，确实是如此。牧师们的布道又长又卖力，教民们听得都像着了魔一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情感去干活、养家糊口。牧师为了让信徒们参加礼拜，常常宣布休市休学。在我看来，我们的人和那些受到惩罚、时时呼吸着地狱火焰的人同样贪婪。”

“我想这是您的美德，爸爸。”

牧师大笑，慈爱地用宽大的手臂搂住了女儿纤细的肩膀。

“我还有另一个美德呢，娜碧。我种田比布道更在行。”

阿碧盖尔见过他种田，从早春播种直干到晚秋收获。父亲体魄宽阔，肌肉发达，身穿家织衣服，足蹬高统靴，在耕牛后面扶犁、耙地，在果园里修剪苹果树和梨树，收割庄稼。他筑石墙、扩马厩、将从未砍伐过的白桦树和松树砍倒，开辟新的果园。从他干活时的豪迈劲头，阿碧盖尔可以看出，他很喜欢这种起早贪黑的劳作。

威廉·史密斯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船长兼商人家庭，原住在波士顿河对面的查尔斯顿，家里收藏有大量精美的银器。在那里，他拥有一块肥沃的农场，很早就开始自立，他的靴子和服装一向从波士顿的能工巧匠那儿定做。二十七岁时，他接受了韦茅斯教会执事的召唤，登上了布道坛。教会同意每年支付他108英镑外加5英亩的柴禾。1738年，也就是他与

伊丽莎白·昆西结婚前两年，他用现钱购置了舒适的牧师公馆及周围的土地。他不想免费租用教会的房产，情愿自己买。

阿碧盖尔的眼光停留在父亲身上。父亲身穿黑色长袍，白色的衣领和镶边都是刚刚浆洗过的。他站在简朴的木板讲坛后面，脚下的平台只比教堂的地板高出几英尺。这座教堂重建的时候，牧师曾提出，隔间四周的木板壁太高了，坐在里面的人只能看见别人的头顶，建议最好能放低一些，再油漆一下，但执事们不肯。这些板凳又硬又窄，就像储藏室里的货架。不过，做礼拜时是不应该讲究舒适的，这一点是阿碧盖尔的那些清教徒祖先们十分肯定的东西之一。

她倾听着父亲的男低音。他正在宣讲《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十节：“因为上帝是公正的，他不会忘记你们为他所付出的劳动，你们向他献上的爱心。”

她想，这三个截然不同的男人，父亲、科顿表兄和约翰·亚当斯，是多么相象啊。三个人均在反抗：父亲不满牧师们的作风，科顿为医生们的狭隘而震惊，而亚当斯极力抨击他称之为“骗子成灾”的现象。在“大觉醒”时期，也就是阿碧盖尔出生前几年，那些自诩为“巡回大传教士”的人发起了复兴主义运动，震动了新英格兰。各地的教会都被抛入骚动之中，成千上万的人参加露天礼拜，大家像发癫痫病一样在地上打滚。以乔纳森·爱德华兹为首的许多高层牧师都支持复兴派，但威廉·史密斯牧师却冒着丢掉工作和职位的风险，站出来表示反对。史密斯参加了一个支持查尔斯·昌西的牧师协会，并订购了他的《及时思考录》。他在韦茅斯奋力作战，团结会众，维护信仰的尊严和德行。

父亲宣布了终场赞美诗的篇目。全体起立，弹簧座椅嘭地一声弹了起来。书中的许多赞美诗都要足足唱上一个小时，可史密斯牧师表示，他永远只选最短的，因为他的教民们唱

起歌来总是跑调。大家对这句贬低的话倒是感激不尽。

阿碧盖尔转身走出隔间，一眼看见了亚当斯。亚当斯的圆脸红扑扑的，站在科顿·塔夫茨旁边。科顿刚才唱起歌来真是中气充沛。看到亚当斯来参加韦茅斯的礼拜，阿碧盖尔感到很惊奇。自从两个星期以前她把科顿的处方捎去之后，再没看见过他，也没收到过他的信。今天早上他赶了三英里路来到韦茅斯，显然不是为了看病，因为他的气色实在太好了。

等阿碧盖尔从礼拜日的寒暄中解脱出来时，亚当斯已经跟着塔夫茨一家走了。她承认，她感到很失望。

傍晚茶点是韦茅斯的社交时间。人们聚在一起探亲访友，吃着一篮篮新烤的点心，品着一碟碟的果脯和坚果，再喝几杯香喷喷的熙春茶或工夫茶。喝茶有助于互通消息，大家可以就当天的最新消息展开争论，如从萨福克郡要分出来一个新县，年轻的詹姆斯·奥蒂斯如何机智地使殖民地免受那臭名昭著的“协查令”的危害。在史密斯牧师公馆，礼拜天的晚茶特别丰盛，晚饭都可以免了。

这是史密斯太太最风光的时刻。大约有四十来位教民分散在各个房间，其中有汉弗莱一家、洛弗尔一家、托里一家，有的住在后巷，有的住在北街。甚至还有乔赛亚·沃特曼执事，从惠特曼池塘到辛汉一线之间那条大路两边的土地都归他所有。另外还有比克内尔一家，他们住在沃特曼家后面，绵羊街尽头。只要有品种多样的蛋糕，就不愁没有客人来。

伊丽莎白·昆西·史密斯太太喜欢人来人往。她威严端庄地坐在桌子的上首，头发雍容华贵地盘在头顶。看着那些荷兰餐巾，漂亮的英国银餐具，代尔夫特蓝花茶具，还有宽大而不奢华的餐桌，史密斯太太感到十分自豪。这些东西大多是她从昆西家带来的丰厚嫁妆中的一部分。阿碧盖尔对

母亲的应对自如敬佩不已。母亲给一大排茶杯倒满水，总是不多不少，她的眼睛却在看着宾客，恰到好处地问着他们的婴儿、病痛、收成，以及当前教会的需求，话题会从当日的茶桌，逐渐过渡到教会的章程。

阿碧盖尔知道韦茅斯的人对这位庄重、富裕的牧师夫人有点敬畏，但她也知道他们对母亲的评价很高。母亲没有来往密切的朋友，既不纵容亲信，也不四面树敌。从幼年时代起，伊丽莎白就训练自己严格扮演牧师夫人的角色，她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到了无情的地步。她自感是当地第一夫人，坐着乡间惟一的豪华马车出游，人们都原谅了她，因为她单枪匹马地为穷人开了一家制衣厂。她自掏腰包买来羊毛，让最穷困的人前来梳理、纺纱、织布、裁剪、缝制。所有这些工作都在餐厅壁炉的隔壁进行。然后，史密斯太太把制服拿到波士顿去出售。她活泼、能干、忠实、无私地奉献着时间和精力，正如她丈夫免费辅导村里的穷孩子一样。

阿碧盖尔跨进“大厦”，看到科顿走了进来，还有科顿太太，也就是她的姨妈露西·昆西·塔夫茨。阿碧盖尔先看见了亚当斯，亚当斯随后也看见了她。老屋和“大厦”这两所房子被奇怪地拼接在了一起，阿碧盖尔在联接的门厅里停顿了片刻，凝视着亚当斯。亚当斯的假发扑了粉，刷得一尘不染，整齐地梳理在耳后，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坐在上院议长席上的英国法官。他身穿上好的白色亚麻硬领、羊毛外套和钮扣孔开得很长的背心，钮扣上深深地刻着X。阿碧盖尔以前从没看到过他穿戴得那么好。

这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男人，迈着快速、急切的步伐走到她身边，握住了她的手。

“谢谢你，阿碧盖尔小姐。”他说话的声音很大，以便让科顿也能听见，“谢谢你从你那庸医兄弟那里找到的感冒药。”

“扶病助弱是我家的传统嘛，亚当斯先生。”

他咧开嘴朝她笑了笑，把头朝后一仰。他的这个姿势有点特别，脸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使他的脸看上去虽然不像父亲那样瘦削，但也很孔武有力。他的脸庞确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浓黑的眉毛，短而端正的鼻子，严谨的嘴巴，配上一对距离很宽、十分明亮的眼睛。

“今天病倒的却是科顿。”亚当斯反驳道，“他的处方书是从烤鹅的肚子当中弄出来的。我不得不告诉他，他的某些配方听起来就像巫婆汤。”

科顿与露西走到了他们身边。

“他看上去难道不像个骗子律师吗？”科顿问，“他认为，他的法典里那些天灵灵地灵灵的混合物，可以医好人类的一切罪恶。可是，一旦他面对我的医学法则……娜碧，他把我搞得口渴了。我能喝杯茶吗？”

史密斯太太彬彬有礼地问候亚当斯的感冒，同时给他斟了第一杯茶。史密斯牧师马上把他拉过来讨论波士顿报纸的印刷质量。亚当斯哀叹，自从1456年的古登堡《圣经》以来，印刷术几乎没有多大进步。

马萨诸塞的黑夜缓缓降临。宾客们道了别，各自回家，纷纷把沉重的斗篷扎紧，遮挡毛毛细雨。科顿和露茜夫妇喝过三杯茶以后也走了。可是，阿碧盖尔发现，亚当斯没有走。母亲给他倒第五杯茶时，他已经是最后一个客人了。史密斯太太挺直高贵的身躯，比那个恋恋不舍的客人还高出几寸。她伸出了手。

“感谢光临，亚当斯先生。我想你不久还会来韦茅斯的，届时千万赏光来看看我们呀。”

阿碧盖尔很失望，这已经是那天她第二次失望了。她原想与亚当斯再聊聊的。她不能违抗母亲的意思，但父亲却可

以。亚当斯匆匆把茶杯放在史密斯太太那洁白的台布上，这时威廉·史密斯亲切地说：“我想和亚当斯先生讨论一下有关‘韦茅斯案’的一些分歧。亲爱的，我知道你忙了一整天，都快八点了，你先上楼好吗？我这就上来。”

事情发生了变化。当着大家的面，史密斯太太又不能顶撞牧师。她遭到了迂回打击，这可是她很不喜欢的。她鞠了一个合乎礼仪的躬，便上了楼。

史密斯牧师闲聊了一阵，估计太太已经睡着了，便起身告别。阿碧盖尔向父亲开心地一笑，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想和这个小伙子单独在一起？”

她将几块柠檬色坐垫扔到壁炉前，盘腿坐下，她那亮闪闪的连衣裙在身边铺成了一圈。

“你能到木柴箱里拿些木柴来吗？木柴箱在餐厅后面的走廊里。”

亚当斯抱来一大抱桦木，表明他打算多待一会儿，或者至少想待得舒服些。桦木很干燥，引火很快。阿碧盖尔指指身边的坐垫，他有点不自在地坐了下来，好像不大习惯席地而坐。铜围栏后面的火苗很快窜起很高，噼啪作响，把他俩笼罩在光亮和温暖之中。

“很高兴你父亲并不讨厌我。”

“母亲也不是讨厌你，只是不赞成你。”

“有什么根据？”

“因为你不是牧师。”

“假如每个人都做了牧师，那就没有人做教众了。她这样要求你吗？”

“很显然，我母亲认为牧师夫人的高雅生活最适合我。”

“在我看来，你是个精力旺盛的姑娘。”他脱口而出。

听到这句直截了当的恭维，她的脸涨红了。亚当斯的目

光已从她的脸庞滑向了她的胸。

“亚当斯先生，法律上允许以问代答吗？”

“司空见惯。”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许多失意，都源于对人和事物产生了错误的看法吗？”

“因为对现实充满幻想？”

“或者说是因为我们让自己的想象占了上风。我们凭臆想制造出一个美满的仙境。等到不如意时，我们不责怪自己，却责怪那些被我们动过念头的无辜者。”

“阿碧盖尔小姐，你是说，因为人生很难万事如意，所以你不愿意拿幸福去冒险？”

“恰恰相反，亚当斯先生。一个人如果不能承受失意，就不该生活在如此多变的世界中。”

“我同意！”他猛地将沉重的身体一挪，用力过大，身下的几个坐垫一下子飞了出去，“你的这种见识是从哪里来的？书本里？你年纪轻轻，不可能从亲身经历中学到这些。”

“你是说，我在鹦鹉学舌？”她欠身把散开的坐垫收拢回来。火光照亮了她的栗色的发卷和褐色的眼睛，“如果我吃透了好几百本书，那就很难说了，是不是？”

“既聪明又诚实。”他喃喃自语。阿碧盖尔看见他的眼睛里现出一种俏皮、恶作剧的神态，“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长文，教导几位虚构的侄女如何成为完美的淑女。你愿意听听我那些博学的评论吗？”

“给你心中的理想女性？好啊，我愿意听。”

“我对她们在聚会中的行为做了几条规则，其中一条是，不要表现得好像一个拉丁文、希腊文或是科学方面的学究，也不要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我建议她们有问必答，但只回答别人碰巧不清楚的地方，尤其不要闲扯到什么狗啊，猫啊，仆

人啊，或是她们自己的什么讨厌话题。”

阿碧盖尔把头一扬，哈哈大笑起来。他也笑了，但略带倦容。

“我义愤填膺地写道：任何一个有自由、有思想的男人，都不应该盲目地投入这样的女人的怀抱，这些女人自以为可以成为光明的天使，但实际上却更有可能变成地狱的巫婆！”

他本以为阿碧盖尔会讥笑一番。没想到，阿碧盖尔忽然感到十分悲哀，眼中涌起了伤感的泪水。她很想用手捧住他那圆圆的孩子气的脸，就像对待弟弟比利一样。当比利受到了伤害或感到困惑时，她总是这么做。

“小伙子们的成长也这么艰难吗？”她轻声问，“以前可不知道呀，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女孩子是在黑暗中摸索，祈求着遇见如意伴侣呢。”

7

这以后，阿碧盖尔再次得到来自亚当斯的只言片语，是通过理查德·克兰奇写给玛丽的信。这封信寄自波士顿，经德国镇中转。亚当斯在信的后面附上了几句对玛丽的问候，他用潦草的字迹写道：请代我向娜碧小姐转达我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玛丽把这句话读给阿碧盖尔听，阿碧盖尔抱怨着：“没有人比他更坦白了。他想向我转达他的某种感情，可是，既然他不知道他对我的感觉，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转达呢？”

“你自己对他的感觉吗？”

阿碧盖尔正在梳妆台前梳理齐肩长发，听到这句话一下子抬起头来。也许她从姐姐的话里听出了不满的口吻？

“你说得对，玛丽。如果写信的是我，我也不知道如何表

达我的感情。亚当斯性格复杂，这才引起了我的兴趣。”

“你是说喜怒无常？他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他还没长大呢。做了孩子气的事情，他就得付出代价。”

“你刚满十七岁，就想假充无所不能的大人。”

阿碧盖尔伸手拿过信纸，读完了亚当斯的附言。他衷心“祝愿你和你的全家、以及邻居们合家幸福”。近两年来，亚当斯偶尔来喝茶，一直设法掩饰着对史密斯一家的真实热情，阿碧盖尔因而断定，这句祝愿是一种比较新的感情。祝愿之后，亚当斯假装对阿碧盖尔钟情于年轻的乔治国王表示忌妒：“尽管我一贯忠诚不二，但我将竭尽全力煽动反叛。”

阿碧盖尔想：这几句话写得完全像个布瑞特里的律师，用晦涩的法律用语掩饰感情。她既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又觉得很好笑。显然，亚当斯对年轻小姐的防范既单薄又脆弱，所以他宁可不暴露自己的感情，以免受伤。不过，到目前为止，她自己也仅仅是向对方表示了某种兴趣而已，就像所有谨慎的年轻人一样。

“玛丽，你怎么看中理查德的？爸爸和科顿带了很多小伙子要么来喝茶，要么来参加礼拜天午宴。你是什么时候发觉其他人都行，非理查德莫属的？”

“亲爱的，你这是庸人自扰。爱情透明如水。理查德和我都想找一个人恋爱、成婚，现在我们都找到了。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了结了？”

“当然，其中也有挫折。理查德曾经想垄断鲸油蜡烛市场，没有成功，他现在准备开修表店。以后我们要买一块地，盖一座像昆西外公家一样大的房子。理查德会做教会的执事，做镇上的政务会委员……”

“玛丽，听你的口气，好像一切都已经实现了，已经是事实了。”

“我们会生活得很舒适，会生儿育女，会回到理查德的老家英国看看，会积攒许多漂亮的家当，就像妈妈的瓷器，史密斯家的银器一样。娜碧，你也会步我后尘的。”

阿碧盖尔凝神思索，噘着嘴，眉毛皱了起来。

“不——不。我要为意想不到的事情留点儿余地。我的一生可能在出世前已经由上天注定了，但我不想提前知道全部细节。”

“你不会遭受什么意外打击的。”

“可我也不会尝到任何意外喜悦的！”

玛丽套上一件暖和的法兰绒睡衣，上了床，然后把床头架上的油灯扑灭。

“我不是说下流话。”她一边往冰冷的被窝里钻，一边嘟哝着，“在这种冬天的晚上，和丈夫睡在一起总要比和妹妹睡在一起暖和多了。”

阿碧盖尔对此无话可说。后来，玛丽婚后搬了出去，阿碧盖尔又继续和妹妹贝茜同睡。找一个丈夫，在冬天的夜晚，或者无论任何夜晚，睡在他温暖而深情的怀抱里，这样的事看来还遥遥无期。

阿碧盖尔高兴地发现，在外公约翰·昆西上校举行的传统新年家宴的名单上，第一次有了约翰·亚当斯的名字。外公是乡间的老前辈，在马萨诸塞湾地区做了近四十年的政治领袖。现在，他已经退休，隐居在自己的大农场和庄园里，但他显然还保持着对马萨诸塞的一切事情未卜先知的作风。昆西上校的表兄乔赛亚的家就住在附近。尽管亚当斯是乔赛亚家的常客，而且和汉娜，还有两位年轻律师塞缪、小乔赛亚

都是朋友，但亚当斯从未被昆西外公家邀请过。

外公会不会也知道，亚当斯已在上校家门口安排好了马车，打算接阿碧盖尔、玛丽、克兰奇到他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里去喝茶？

新年除夕下了一整夜的大雪。黎明虽姗姗来迟，但苍白的太阳还是努力升上了天空。阿碧盖尔身穿崭新的蓝绸连衣裙，里面是蓝色夹衬裙，圆圆的领口将她的可爱的肩膀几乎完全裸露了出来。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天鹅绒帽。从韦茅斯到布瑞特里途中要赶三里路，史密斯一家驾着雪橇，路过并排矗立在寂静雪野中的两幢亚当斯宅第，途经普利茅斯 - 波士顿大路，一直来到伍拉斯顿山，然后沿着山路上山，道路两侧耸立着椴树和木栅栏。外公家的庄园俯瞰着下面的大片田地，这些土地是1633年由波士顿市政府授予第一代昆西的。1716年，阿碧盖尔的外公在二十七岁时盖了现在这所宅第，并不断地添建优雅的厢房，把他所推崇的全部英国乡居建筑风格都融合为一体。

外公和外婆分别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接见来客。上校已经七十二岁了，满头白发，精神矍铄，他接待客人的地方是他那豪华的书房，足足占据了整套房子的后半部分。从这里可以看见波士顿湾，还有湾中的岛屿、灯塔。上校凭着一架老式望远镜，在窗口处记录每一艘来自世界各港口的双桅混合帆船、多桅纵帆船、单桅帆船、全装帆船的进进出出。外公便是在这儿教阿碧盖尔读书的。在人文学科和各种专业学科中，他尤其喜欢政治，向阿碧盖尔讲授过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伊丽莎白外婆坐在布置得色彩多姿的起居室里。她热烈地拥抱阿碧盖尔。两人无话不谈，在枝繁叶茂的昆西家族中，她们是气质最相近的两个人。外婆天性风趣，阿碧盖尔在这

可亲的家庭中连续度过了十个暑期，也把这种幽默感学了去。

“娜碧宝贝儿，外面传说有位新来的青年律师要来赴宴，你听说了吗？”

“没有，外婆，你知道爸爸不允许在韦茅斯传小道消息。我想外公听说了。”

“没错。他只是希望这些传言不要跑到你母亲的耳朵里。”

她俩笑在一处，外公总是有点顾忌女儿伊丽莎白的。

阿碧盖尔告辞出来，以便与外公一起等候亚当斯的到来。亚当斯来到书房时，身穿猩红色丝毛混织的背心，内衬白色衬衣，领子和袖口打了很多皱褶，刚好齐膝的浅色紧身短裤，精细的白色丝袜，和靴子上的银扣一样闪闪发光。他的腿出奇地长，腿形极好。他显然是为这次新年拜访而特地买了这套行头。他眼睛发亮，充满了节日的兴奋。

外公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约翰·亚当斯！欢迎光临。一看到你的面孔，就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那时，我的民兵指挥权被别人剥夺了。多亏你的好父亲亚当斯中尉，他拒绝听命于那位赶走我的约瑟夫·古奇，帮助我重新当选为民兵司令。”

阿碧盖尔坐在外公膝边的凳子上，周围有二十多个人，在昆西家中被称为“忠诚的刺猬”。这些人讨论起了英国新近试图控制海湾殖民地的贸易一事。阿碧盖尔觉得政治氛围很令人愉快，从小家里就鼓励她多听政治。

“娜碧，我始终认为男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女人会不会也是？”

“外公，‘人’可是通称，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我一贯这么认为，尽管妈妈唱反调。她说，‘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谁也不能侵入对方的活动范围。’”

“你母亲喜欢一概而论。不过，人生其实并非一系列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比如好与坏，对与错。世界上也没有一成不

变的男人世界，或是一成不变的女人世界。事物应该是交叉重叠的。我总是告诉你外婆我正在做什么，有哪些问题。她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为此她就缺少了女人味了？”

一点钟，长长的几桌子火鸡、火腿、野鹿、牛肉、蜜饯、加白兰地的葡萄干布丁、苹果酒、乳酒冻都吃光了。理查德和玛丽，阿碧盖尔和亚当斯悄悄溜了出去，来到谷仓，亚当斯雇来的马匹、雪橇就等在这里。玛丽和理查德坐在前边，亚当斯将阿碧盖尔连人带脚裹在了长袍里。

“我答应过你父亲，不能让你伤风。”

“你一贯如此忠于职守吗？”

“一贯如此，只要是愉快的任务。清教徒认为，人在最悲惨的时候才最快乐，对此我表示悲哀。”

“可是有一次你曾经表白，你能够把自己弄得很可怜。”

“阿碧盖尔小姐，今天我是个寻求世俗快乐的异教徒。自从在波士顿高级法院宣誓就职并在父亲留下的祖屋里首次开业以来，我一直在向往这个时刻。”

她感觉到他的声音很激动，还有一丝自豪的口吻。

从昆西家到布瑞特里并不远，只有几英里路。他们在亚当斯家的两幢房子前停了下来。这两幢房子中的一幢是约翰的父亲传给约翰的，另一幢里现在居住着约翰的母亲和两个弟弟。阿碧盖尔以前多次见过这两座“盐罐子”^①楼房，相距数码，互成斜角，笼罩在榆树和枫树的浓荫下，就建在彭氏山脚下。这里是韦茅斯北上波士顿的必经之地。

约翰打开大门，这门是新近安装上的，刚刚油漆过，面朝大路。理查德把马匹牵到后面谷仓，姐妹俩走进屋去。

① 一种楼房结构，前面是一座两层楼，后面是一层楼，覆盖着长长的向后倾斜的屋顶。——译者注

“啊，真美。”阿碧盖尔大声道。

“希望你真的这么认为。”约翰平静地说，“我新装了那道门，这样客户进进出出就不会打扰家里的其他人了。”

玛丽没有在办公室停留，她穿过小门厅，走进起居室，理查德也随后跟了进去。阿碧盖尔单独与约翰留在办公室里。约翰在玛丽和理查德身后关上门，然后一直靠在门上，目光如饥似渴地看着阿碧盖尔。这会儿，阿碧盖尔的注意力全在这座房子上，被房间的协调紧凑感深深吸引住了。房子看上去敦实、牢固，有上百年历史了。那刚刚粉刷过的雪白的四壁，那古老的房梁，那厚重的房门，那铺着长度不一的木板并抹了沙灰的地面，还有那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深深的砖壁炉，都真实地反映出装修者的顽强与纯洁。无疑，这是个工作室，书桌和办公桌上堆满了小册子、杂志、文稿，上面有约翰一丝不苟的笔迹。

阿碧盖尔走到壁炉前。约翰解释说：“这里原来是老房子的厨房，后来在上面加盖了披屋。”

他打开柴箱，把两根四英尺长的木柴放在晨间烤过火的灰烬上。干柴点着了，这间房梁低垂的屋子里一下子充满了暖意和亮光。壁炉前有一张长桌，上面放着锡制的烛台和笔架，两边都是供客户坐的曲背椅。对面墙边是约翰的书桌，背靠一排同等高度的书架。书桌的顶部倾斜，围着半圈护栏，可以放文件和笔记本。头顶有一盏玻璃油灯，悬在做工粗糙的横梁中间。墙上严严实实地排满了书架，质地是跟家具一样的深色樱桃木。这是惟一装修完毕的房间，约翰现在仍住在另一座房子里，跟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他是在那座房子里出生的。

阿碧盖尔走到书桌边，一本接一本拿起书来，念着书名：《论法的精神》《罗马法典》《查士丁尼法评论》。

“这是我的吃饭工具。”约翰说。

她放下这一排法律书，又来到那满墙的文学书籍前。她知道其中的很多书名，有一些还看过，像维吉尔、塞内加、西塞罗、贺拉斯、荷马的作品。不过亚当斯读的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原著，阿碧盖尔不是。

“对一个像你这么年轻的人来说，这里的藏书实在是太丰富了。”

“这是我最基本的需要。不过，你看，我在各个学科中都有很大的缺陷，不仅仅是法律、政治，还有历史、哲学、神学。”

“真有趣，我是说你和我父亲的区别。你有一整堵墙的书架……”

“我自己做的。”约翰插话进来，“我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儿。有一天我还要做个好庄稼汉呢，我父亲留下了十亩地。”

阿碧盖尔继续自己的话题，不在乎他的插话：“……但我父亲从来不在书房里添新书架，除非他先有了足够的书要放进书架。”

“因为他买得起一屋子的书架，而我不行。很高兴你喜欢我的办公室。”

阿碧盖尔第一次好好端详自己的伙伴。在内心深处，她过去一直把约翰当做一个小个子男人。而少女们心目中看得到、摸得着的朦朦胧胧的恋人形象，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现在，约翰·亚当斯站在这间律师事务所里，站在成堆的书籍、文件之中，却显得如此高大，主宰一切。做大人物有很多种方式，做小人物也一样。亚当斯在这里帮助她完成了艰难的思想转变，她为此很是感激。

“我不止是喜欢你的办公室，我简直被打动了。真奇怪，它简直比你……还像你自己。”她的视线越过壁炉，亚当

斯正坐在椅子的边缘上。她看着他，柔声问，“你没有生气吧？”

“我只是奇怪，有人能一眼看透了我。”

“我可不敢说看透了你。”

“阿碧盖尔小姐，一离开这个房间，我就满嘴空话和假话，或者表现得野心勃勃。有时我看不起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是在用自己的法律意见为别人的餐桌调味。”他长叹一口气，往前倾了倾身子，“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办公室里，我是独自一人，独自工作，迷恋于各种思想与文章中，迷恋于时空世界的对比结构中。你知道柏拉图是怎么说的？‘学以清尔心。’我不仅要学习关于法律与文明史的全部现有知识，而且要掌握法律的正确未来。在这里我心平气和，可手中不拿笔就不踏实。”

阿碧盖尔靠在椅子上，眼睛乌黑而严肃，亚当斯的激情在她青春的脸庞上和苗条的身体里都产生了反响。她想：有他这种炽热信念的人，是不会长久窝在布瑞特里的。

亚当斯似乎和她的思路一致，说：“在这里做乡村律师，没什么事情可做。所有的重大案件、重大问题，都发生在波士顿。”

“你说过布瑞特里需要你。”

“是的，这里需要训练有素的律师，使这一行成为诚实的职业。可这里的案子都那么微不足道。我这边在读科克、博林布鲁克、洛克，那边却要去为酒店吵架的人辩护，为帽子的价格和奶牛牧场的边界提起诉讼。我难得有机会就通用准则写一份辩护状。就拿去年八月份小普拉特的那个案子来说吧。那孩子没有父亲，母亲无力抚养。十岁时母亲为他签了卖身契，去做十一年的织工学徒。主人许诺要教他念书识字和算术，却根本没有兑现。你想听一段最后陈述吗？这是我写得最得意的。”

他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个线装的普通笔记本，口袋大小，封面有大理石花纹。他开始以热切的声音读道。

“先生们，法律对于此类诉讼是非常温和与宽容的。这代表了英国宪法的仁慈和人道，宪法意在使所有弱小、无助、无友的人，都能受到其特别的照料和保护。……”

“但是，给予小普拉特以特别照顾还有另一条原因：那就是英国法律极力鼓励教育。在英国的每个地区，人们都必须接受某种教育，学会识字，以便立身处世。……我们知道我们有义务去读书，依靠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审视、判断什么是对的。……”

“自由的基石是自由选举。人人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有权独立思考、独立发言、独立行动。不管什么人，国王或是臣民，牧师或是普通信徒，都无权指定我应该选谁做我的立法者和统治者。我必须独立判断。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因为读书而开拓了思维，我们又如何能做到独立判断呢？”

阿碧盖尔靠在硬椅背上，听着他的话音在室内回荡。或者，这声音也在她心头回荡？她开始明白了，明白这位永无疲倦、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有时自视过高、自命不凡的小伙子在追求什么了，明白他为什么总是痛责自己读书不够多，学习不够努力，文笔不够清晰和犀利。

亚当斯在追求智慧，这就是他的秘密。不是寻求信息，这是很容易满足的，而是在追求能理解世界、理解人类本质的智慧，追求超越个体而取得共性的智慧。她体会到，正是这种献身精神将一个过客与一个打算做主人的人区分开了。尽管亚当斯有弱点，但他是个男子汉。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能摧毁他身上的这种品质。

亚当斯观察着她的表情。

“透过你紧闭的嘴唇和发光的眼睛，我能看出你正在心里

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见解。这个房间里充满了你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的。”她柔声说。

“那么，阿碧盖尔小姐，今天我们只分享了语言。也许等我们的友情加深了，就可以分享思想了，是吗？”

他站了起来，两臂不自在地放在身边，手指在掌心收紧又张开，眼睛闪闪发亮。莫非他也像普通男人一样，正在拼命扼制住想上前拥抱姑娘、亲吻她的冲动？

她既没有鼓励他，也没有阻止他。现在这里是不是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这得由他自己确定。至于阿碧盖尔自己嘛，是啊，哪个姑娘不对自己的初吻心驰神往呢？她已经十七岁了，还从未有人向她求过爱。亚当斯是在追求她吗？两人显然都准备着发生点什么，可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友情？肯定是。爱情？她就不能确定了。接近爱情时要分外小心，一旦出了岔子，就是一辈子的痛苦。

亚当斯后退了几步，背过身去。阿碧盖尔的眼睛蒙上了阴云。

“祝贺你，亚当斯先生。”

“呃，这个亚当斯怯阵了，临阵脱逃，准备着下次再发起进攻。”

“进攻，亚当斯先生？”阿碧盖尔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我想应该叫做‘交战’吧？”

亚当斯的眼睛直发光：“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说法的？”

“所有马萨诸塞人都知道。‘交战’的结果就是匆匆忙忙的婚礼，总要我父亲去主持。”

亚当斯笑了。“记得上星期天晚上，鲍勃·佩因和温德尔大夫把凯特·昆西和波利·杰克逊带到了休息室。他们又笑又闹，接吻‘交战’，出来时脸上像着了火一样。”

“一个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追姑娘的人，肯定会不时地脸上着火吧？”

亚当斯脸红了。他的脸颊丰满，红起来一大片。

“有罪，法官大人，但只是小过失而已。我的座右铭是，‘姑娘、枪杆、纸牌、小提琴、打扮、香烟、懒惰，均不得干扰读书。’”

阿碧盖尔思忖：“这个人若找不到赞同‘学以清尔心’的人，真是苦不可言。”

背后披屋里传来关门的声音。

“想必是我母亲身边的珠达端茶来了。我们到客厅去找玛丽和理查德，好吗？”他挽起阿碧盖尔的手臂，走向通向门厅和内室的门，“史密斯小姐，你知道，我一心一意地喜欢你。我还记得，那个帮我在波士顿初级法院宣誓就职的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先生三年前曾给我两条紧急忠告：‘第一，钻研法律，不图名利。第二，不要早婚。早婚会妨碍进步，使开支猛增。’”

阿碧盖尔突然站住了，将手臂挣脱出来。亚当斯把头耷拉了下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阿碧盖尔明白了，亚当斯开了个拙劣的玩笑，把自己也弄得很难堪。她故做绝望地摇摇头。

“亚当斯先生，你真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家伙。”

“不要生我的气，阿碧盖尔小姐，我只不过是在给自己出难题罢了。”

阿碧盖尔站在客厅的门槛上，惊讶地看到里面一片温馨的气氛。壁炉前的矮桌上，放着斯塔福德郡瓷茶具，玛丽坐在沙发上，欠身倒了四杯茶。阿碧盖尔转向亚当斯。两个人四只眼睛互相探究着，无言、缄默、搜索。她想：“这有可能真的是爱情，亚当斯先生。不过我要探究清楚。”

8

阿碧盖尔正在看塞缪·理查森的《年轻淑女克拉丽莎传》，这时比利敲了敲门，然后闯进了卧室。他脸色发青，就像一只没长熟的柠檬。

“你们又吵架了吧？”

“他不让我吵。他只是说，‘假如我这一次放弃责任，就等于一辈子玩忽职守。’”

“他说得对呀，比利。”

“但他干嘛要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我呢？他说他必须辅导我学拉丁文、希腊文，帮我通过明年的哈佛入学考试。娜碧，我说过的，如果他逼我报考，我就离家出走。你们再也见不到我啦。”

他的脸上刻满了绝望。阿碧盖尔担心他说得出便做得出。她站了起来，双手搭在他肩上。

“我会帮你的，因为你一旦出走，爸爸就会遭到公众的唾弃。不过你有什么计划能替代爸爸的方案呢？”

“有朝一日我有钱了，就自己买个农场。”

“你应该知道，除非你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代替他的计划，否则爸爸是不会作罢的。”

“我只希望你们不要来管我，那不是替代方案吗？”

“你是家里的独养儿子，所以不行。我们得策划一个方案来宽慰他。”

“你真的有法子吗？”他热泪盈眶。

“等爸爸下次去查尔斯顿时，我要让他把我带到波士顿艾萨克叔叔家去。”

下个周末，史密斯牧师宣布，他打算去查尔斯顿看看祖

传的农场以及他在果园中辟出的田地。因为阿碧盖尔每年都有一个半月住在艾萨克叔叔、伊丽莎白婶婶家，所以母亲马上就答应她和爸爸一起去。亚当斯从克兰奇那里得知此行，就过来喝茶了。

“真巧！”他对她说，“我差不多同时要去波士顿参加一个听证会。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散步。”

“我很愿意。波士顿是个五光十色的地方，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色比比皆是。”

“的确是这样，在波士顿我无法看书，满眼都是扛木头的挑夫、商人、推车、马匹、马车、集市、水手，耳朵里灌满了叮叮咣咣、噼噼啪啪的声音，让我没法长时间思考一件事情，追踪一种思路。那么，我就只好追你了。”

在皇后街，阿碧盖尔跳下马车，向父亲道了再见，然后跑上了一条古树掩映的红砂岩小路，来到一幢漂亮的房子前，房子有三层楼高，砖墙漆成了白色。婶婶家的一个仆人把她接了进去。阿碧盖尔深深地吸了口气：这幢房子就像叔叔的商店和仓库一样，里面充满了异国产品的芳香，这些东西都是叔叔手下的船长们带回来的。

她踏进客厅。地上铺着华丽的土耳其地毯，墙上贴着柚木护墙板，屋里陈设着厚重的漆器：黑色的箱子、黑色的桌子和椅子，都是从中国带来的。透过高大的窗户，可以看见外面有围墙的庭院。一根包了柚木的大梁横跨屋顶，大梁正中挂着一只多面玻璃球，叔叔说它出自波斯。屋里的几面放大镜后面，映出叔叔和婶婶的肖像，都是出自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的手笔。屋后有很大的花园，再后面是叔叔养宠物的牲畜栏。

伊丽莎白婶婶走下楼来，热情拥抱侄女。这是个胸脯高

耸，个子矮小的女人，脸颊红润，和蔼可亲。当年，她父亲埃比尼泽·斯托勒就因为这副和蔼可亲的好脾气而在马萨诸塞获得了广泛爱戴。

她把阿碧盖尔领到自己的卧室。侄女一来，她总是要把自己的卧室腾出来。阿碧盖尔坚持说她不要婶婶让出床来，可伊丽莎白觉得能让侄女快乐就是她自己最大的快乐。卧室布置得很简朴，放着一张四角有帷柱、顶上有帐子的床。最吸引阿碧盖尔的是卧室里的读书间，里面定做了舒适的书桌、书架，还有一扇窗户可以眺望花园和叔叔的动物园。叔叔允许她从楼下书房中挑出自己喜欢的书籍并带到楼上来。叔叔的藏书多为游记、探险之类，能让叔叔在书中漫游那些他进口树脂、松脂、软木、香料、象牙、可可的国度。阿碧盖尔在叔叔这里看了斯摩莱特的《法国、意大利游记》、彭托皮丹的《挪威博物学》、波科克的《东方述异》，得以初次领略异国他乡以及过去时代的生活。

叔叔和父亲很相像，只不过小了一号，仿佛他们的父母在生到第九胎时，已经耗尽了原料。

“艾萨克叔叔，我是来跟你密谈的。”

“如果你打算开店或是造船，那你算找对了人。”

“别的事情也一样，叔叔。是关于比利。爸爸希望比利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可比利不是读书的材料。爸爸说比利必须有哈佛学历，可比利嚷嚷着要出走。您没上大学也过来了，而且成为了马萨诸塞公认的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艾萨克听了大为受用。尽管他热爱自己的哥哥，但他对没有威廉的优势却照样成功感到无比的自豪。

“娜碧，你在向毫无准备的叔叔大献殷勤，这说明你有特别的事有求于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吧。”

“我想买的是比利的幸福，艾萨克叔叔。他在家中很惨。”

他聪明老实，如果你招他来做学徒学生意，他会很高兴的。”

“你父亲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

“这会伤害他的感情的。”

“对，可是如果比利逃到了俄亥俄河谷，爸爸的感觉就更差了。”

“说实话，我倒是喜欢训练侄子的。”很显然，想到哥哥的独生子情愿跟他过，学他的样子，他感到惬意，“我家的威廉和小艾萨克只有六岁和十二岁，可他们的妈妈已经在准备让两人上哈佛了。不上大学的比利和我有许多共同点。下次家里再吵架时，你就劝你爸爸带比利来吧。”

刚吃过午饭，约翰·亚当斯就敲响了史密斯家的门铃。外面的空气明朗清新，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脚下的路面正在风干。两个人的脚步快而不急，反正也没有什么现成的打算。亚当斯挽住了阿碧盖尔的手臂。有点占有的味道，阿碧盖尔想，不过很高兴有他做自己的向导。波士顿曾经有将近十次被大火焚毁，每次重建都提高了品味，使用的材料更加耐用。如今，波士顿是殖民地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费城和纽约，拥有两千个建筑物，居民一万五千多人。波士顿的外形就像一只奇形怪状的风筝，风筝头的两边为磨坊池塘和港口，整个城市沿风筝骨架向两边展开，北起巴顿海峡，南到罗氏码头，然后迅速变窄形成了一条长尾巴，那块狭长的土地称为波士顿地峡，向南可达洛克斯伯里。

两个人走在公地上，这里有一条惩罚骂人犯的浸刑凳^①，还有一个小水塘。一根标志杆高高地矗立在他们头顶。他们

① 一种刑具，将犯人绑在凳子上，浸在水中，作为刑罚。——译者注

转身下山。来到学校街和国王教堂，这是在波士顿建立的第一座英国国教教堂。

“波士顿人真有派性。”约翰说，“他们不接纳联谊会，曾将他们绞死在公地上，也不接纳天主教。他们几乎无法容忍这绝无仅有的做英国国教会众。他们宁愿自己和自己斗，无疑他们认为这样更有趣，伤亡更小。”

沿玉米山街往北，走过一个街区，他们来到了沃顿和鲍斯书店。亚当斯坦露：“我那些微薄的积蓄都挥霍在这个地方了。”

波士顿三分之二的房屋是木结构，多层，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砖屋，坚固结实，很有建筑风格。主要的街道很宽阔，铺了鹅卵石，但也有不少狭窄的泥泞小路，在大街之间弯弯曲曲，这座城市很久以来一直是新英格兰的财富中心。人们在这里造了船，驶往世界各地，然后运回西印度群岛和东方的货物，只将其中的少量做合法申报，其余大部分都巧妙地躲过英国海关，走私入境，因而获利无数，在绿树成荫的鲍多因广场和斯考莱广场盖起了大楼，里面充斥着挂毯、艺术品以及最昂贵的家具。

“你能习惯这么大的吵闹声吗？”阿碧盖尔问。

亚当斯不得不提高嗓门回答，因为周围全是马蹄踏在石板路上的嗒嗒声，还有比这更吵的大车轱辘滚过的隆隆声。在这一片嘈杂声之上，又汇合了一曲悦耳而极富旋律的不和谐音：小贩们在兜售祖传膏药；鱼贩子们推着水淋淋的小车高声叫卖；农夫们的两轮车上装着成桶的牛奶，卖得正欢；黑乎乎的扫烟囱工一边干活一边尖声高叫；镇上的公告员发布着钟点与消息；钟声召唤着人们去礼拜、去集会、去上学、去救火；背上背着货物的小贩们在街道两旁摇着手铃。

他们继续沿着玉米山街往前走，过了政务会，来到了法

诺伊堂。法诺伊堂去年被彻底烧掉了，目前只剩下了红砖外墙。这里过去一直是波士顿的市中心，一层全是商店，什么都卖，吃的、穿的、用的应有尽有。镇上的政务会在楼上的大厅里召开，每个“有不动产二十镑可征税”的男人都有权发表言论并投票。现在大楼的瓦砾已经清理干净了，但还没有重建，市里已向商人保证，重建商店的人将豁免租金，于是商人们便挖空了地下室，搭起街面摊档。

亚当斯的兴头来了，想挤过狭小的罪孽巷到国王街去。他们走了几步，来到葡萄串酒店门前，旁边是麦克里尔巷。该地段的商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大多可以认出产地，有英国货、荷兰货、法国货、意大利货、西班牙货。

“看那豪华马车，六匹精壮大马，穿号衣的仆人。”约翰看见马车冲过去就大声说，“看那边，人们歪戴帽子，身穿黄色、绿色背心，伦敦想必也大同小异吧。”

“这毫不奇怪呀，我们什么都仿效他们的。”

“这座城市即使我兴奋，又使我厌恶，我想我是不愿住在这里的。”

“我住在艾萨克叔叔家时，也常常琢磨这件事。我觉得住在乡村里更自在一些，我认识每一户人家，因而感到安全。而在这里，在波士顿，我可能会认识十来个人，但其余的所有人都是陌生的。”

他热烈地拥紧她的手臂。

“不过你要知道，和你一起置身在这个巨大的、毫无人情味的城市里，比起与你同在其他什么地方，感觉是不一样的。不知怎的，我感到和你更贴近，好像我们是单独在一起似的，如你所说，单独处于陌生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也有同感。”阿碧盖尔坦言，“仿佛你站在完全不同的光线里。”

“呃，很高兴波士顿的光线不太好。”他嘟囔着，“特别是在这条弯弯曲曲的街道里。我想我在清晰的光线里看上去不大英俊。”

“我们又不是谈论你的容貌，亚当斯先生，而是在谈论你的人格。请别误会，我想说的是，我很欣赏这位陪我在波士顿逛街的新伙伴。”

“对，好像我们取得了在韦茅斯或布瑞特里所无法企及的某种亲昵。在韦茅斯，我觉得阿碧盖尔小姐与约翰先生是两个分开的人，有空时聚一聚，做一、两个钟头的好朋友。”

“在波士顿呢？”她的眼神在挑逗他。

“我是认真的。这是一种启示，令我心花怒放。我觉得我们已经相互拥有了对方的一部分。”

“也许这是对友情的极好定义。”

“对，我的好朋友。”

“我们有可能做朋友吗？我猜这是世上最美妙的关系了。”

“比爱情还美丽吗，阿碧盖尔小姐？”

“不知道。我从没恋爱过。也许友情是爱情的核心。可能吗？”

“可能。不过我跟你一样不懂爱情。”

阿碧盖尔站住了，眉头在呢子软帽的花边下皱在了一起。她没有必要地把额头上的一绺头发向后拢了拢，两颊绯红。

“我的意思是，如果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彼此相爱，那友情不是给爱情增加了新的层次吗？”

“你是说，这样能使爱情度过难关吗？”

“对，我想我是这个意思。这样能为男人和女人提供更为广泛的基础，使他们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能给对方以快乐。”

他们继续往前走，出了长码头，前面有许多波士顿的志愿消防员正在向高空喷射水龙，几乎可以“扑灭月亮”。

“显然比扑灭波士顿更容易些。”阿碧盖尔说。他们沿原路往回走，顺岔路去了印度码头，艾萨克叔叔的那些从东方回来的货船就停泊在这里。空气中充满了沥青与咸水的味道。

“你冷吗，阿碧盖尔小姐？”

“我想喝杯茶就好了。”

太阳开始西沉。她扣上了斗篷顶上的纽扣。

“那倒属于可行的范畴。”

他们沿基尔比街向南，到了堡垒街。路边有六个制绳工场，一队队的制绳工一前一后地挪动着，编织着沉重的粗绳子，这些绳子是用来做船帆上的索具的。阿碧盖尔以前没来过这个地段。他们顺着珍珠街慢慢向前走，来到了奶牛巷，发觉这里离错落有致的私家码头只有一街之隔了，马萨诸塞的富商们总是把他们赚来的财物运到这里来。两个人到了买卖街，这里有一座殷实的大宅子，里面有花园和果园，院墙一直延伸到水边。

“这是我堂兄塞缪的家。”亚当斯说。

“是吗？”阿碧盖尔真的吃了一惊，因为她听说塞缪·亚当斯已经家道中落了，“庄园真美，就是有点荒废。”

“所有的一切都荒废了。花园里的那座大楼以前是亚当斯家的麦芽作坊，去年倒闭了。最早来马萨诸塞的第一位亚当斯是个麦芽工匠，他是我和塞缪的共同祖先。恐怕塞缪是最后一位麦芽匠了。他为了他所谓的公共事务荒废了私家产业。我告诉过他我们可能会从这里路过，他建议我们进去喝茶。”

“我很想会会这位我母亲最爱念叨的魔鬼。”

9

给他们开门的是一个黑人姑娘，两个亚当斯家的孩子在

她身边探头探脑，一条巨大的纽芬兰狗挡在了路当中。塞缪的妻子已经去世快五年了。大狗认出了约翰，便带路直奔塞缪的书房。书桌紧靠着街窗，以便获得最充足的光线。塞缪·亚当斯已成为波士顿的一道熟悉的风景，他总是又读又写，将油灯点到半夜，路上的行人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侧影。

阿碧盖尔来到书房门口。书房里面到处都是书，一度豪华的家具现在已经很破旧了。塞缪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上前来迎接，伸出双手握住了阿碧盖尔那还垂在身边的手。阿碧盖尔立刻注意到，塞缪的手和头在一阵一阵地颤抖，尽管他还不到四十岁，但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了。

“很高兴见到约翰堂弟的朋友，史密斯小姐。”

“这对我也是一场惊喜，亚当斯先生。你兄弟直到敲门的时候才告诉我。”

塞缪示意她在舒适的椅子上坐下。

“有一阵我还以为约翰准备做个顽固的老光棍了呢，很高兴看到他又在追姑娘了。”

“你才需要妻子呢，塞缪。”约翰反驳道。

阿碧盖尔打量着塞缪。他和约翰看上去的确像一家人，但塞缪的鼻子略长，嘴唇略厚，脸和头颈略显细小些。他看上去跟约翰一样高，体形也差不多，是个体力充沛的人。阿碧盖尔曾听别人把他形容为“狂热”、“暴躁”，但现在看来他却是一副可亲、愉快的样子。

“你看，约翰兄弟，像我这种处境，哪个女人会傻乎乎地嫁给我呢？”他转向阿碧盖尔，“史密斯小姐，跟你讲话的是波士顿最不会做生意的人。我父亲死后留给我这座房屋、一座很红火的啤酒厂以及他大片地产的三分之一。现在，刚刚过去十四年，我就成了穷光蛋，朋友们都说我缺乏正确估价财富的智力。”

“究竟什么是财富的正确价值呢，亚当斯先生？”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困惑着哲学家们。约翰，你是律师，你来回答史密斯小姐。”

“财富的价值，塞缪，就是能让一个年轻人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版周刊《公共广告人》，就像你一样，并在报纸的所有版面上都登满政治檄文。我敢说这样做的花费很大吧？”

“非常大。”

“是啊，要想获得快乐就得花钱。财富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让你忘掉麦芽作坊，把时间都花在这间可爱的书房里，为出版界撰写各种文章，抨击英国的暴政……不过，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你是在反对哪条暴政了。”

“等那些问题再次出现时，你就会记起来的。”塞缪和气地说，“不过我很高兴你对我的清贫表示赞许。”

“恰恰相反，我并不赞许。是你让我把你的情况告诉史密斯小姐的。尽管我是个无所畏惧、聪明绝顶的律师，但我实在无法为你的税收方式开脱。”

茶点端来了。塞缪苦笑着，把一堆手稿推开，把茶杯放在了书桌上。茶点粗劣。约翰说得对，塞缪的确需要续弦了。约翰啜了一口滚烫的茶，转向阿碧盖尔。

“作为波士顿的收税员，塞缪最善于向富人收租。但他心肠太软，不愿向穷人收……”

“……他们不应该交税的。”塞缪插嘴道。

“是啊，你就是这么安排的！他把从富人那里收来的税款用来帮穷人交税。你究竟欠了多少税款？”

“如果我会记账，就不会丢掉啤酒厂了。”

“那就放弃收税员的差事吧，省得让整个波士顿破产。”

“那怎么可以呢？这点微薄的薪水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来源

呀。”

他第一个为自己的荒唐处境笑出了声。可是，尽管他一无所有，阿碧盖尔听说，他却是波士顿最受爱戴，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组建了马萨诸塞最早的政治俱乐部之一，监视英王任命的总督和法官们的一举一动，俱乐部认定为不公平的事他一律反对。他是本市青年无可争议的领袖，特别是在工匠们和手艺人中间更是如此。他只要有钱，就会借给大家用，还为他们寻找上进的机会。他合法地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的父亲曾在波士顿省议会任职，是当年反对英国篡夺殖民地权利的最强硬的大笔杆子之一，并创建了波士顿核心委员会，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将自己的人安排到马萨诸塞的各个政治部门。塞缪尔从小在一片论战政治的气氛中长大，因而很善于辩论，这一项家传的天赋没有被他浪费掉，而是发扬光大了。

阿碧盖尔倾听着亚当斯两兄弟的谈话。他们在讨论星期一俱乐部的政治内容，攻击弗朗西斯·伯纳德总督和托马斯·哈钦森副总督。她发现，塞缪尔基本上扮演着教师的角色。他在俱乐部内开导青年，通过报纸教育大众，还在朋友们夜间聚会的酒店上课，尽管他自己从不喝酒，是个严格的清教徒，一心想把沉湎享乐的波士顿改造成为另一个斯巴达。敌手称他为“塞缪尔魔鬼”，后来变成“塞缪尔死魔鬼”。但是，他人品端正，极受推崇，就连马萨诸塞议会指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也到买卖街他的寓所里向他请教，常常留下来请他执笔。尽管塞缪尔惟一曾完满完成的工作是波士顿学校督察，而且还背着税款短缺的丑闻，但他在城里引导舆论的地位仅次于詹姆斯·奥蒂斯。波士顿人素来知道无法贿赂他，无论是金钱，还是名誉、地位或权力，都无法买通他。约翰在路上就说起过：

“塞缪尔拥有全殖民地最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凭他的智力和

精力，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律师，可他却把所有力气都用来研究政治。”

“为了什么目的？”阿碧盖尔迷惑地问道。

“帮助他进入立法机关，成为议长，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马萨诸塞省的总督呢。”

“想想看，约翰，国王或议会为什么要任命他们最凶险的对手做总督呢？”

“因为这个人最有资格，他知道马萨诸塞人需要什么，能使人民忠于英国，在殖民地安居乐业。”

“他的敌人声称，如果塞缪·亚当斯不挑起一场革命，他是不会安生的。”

约翰的脸变得红了。

“塞缪从未出版过任何有关上述话题的只言片语。我是个忠心耿耿的英国人，热爱英国法律、英国宪法、英国文化。我为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而感到骄傲。”

“我们不是在谈论你，约翰·亚当斯。”

“阿碧盖尔小姐，塞缪要是宣传叛国，我会知道的。他是在宣传自由。伦敦跟别的地方一样，也会犯错误。他们派来糟糕的总督们，就因为这些人有势力。没有人了解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所以他们颁布的法律行不通。塞缪敲敲警钟，扑灭小火，免得波士顿毁于火灾。”

阿碧盖尔注视着大亚当斯。他坐在书桌后面，膝边各靠着一个小孩。他说：“请原谅，孩子们每天喝茶的时候都要听故事。”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对孩子的慈爱之情，用他那清晰有力的嗓音将《格列佛游记》里的人物讲得活灵活现。阿碧盖尔意识到，敌人是不可能对一个人做到客观描述的。塞缪本性温和，由此可以推测出：他是个恭顺的人。这是阿碧盖尔以前不可想象的事。

塞缪的目光转向她。

“史密斯小姐，你一直在打量、审判我。法庭有什么裁决吗？”

她不好意思起来，支支吾吾的。“不，我……呃……对，我们私下的想法也会发出声音来，是吧？我对你的所有方面都感觉好极了。”

塞缪转向堂弟，微微一笑说：“我喜欢你的史密斯小姐。她直截了当，但很温柔。你在追她吗？”

“依我的定义，是的。”

“我这位堂弟下定义的本事怎么样，史密斯小姐？”

“小心翼翼……有些含糊其词。”

塞缪笑了，“约翰，她是不是在说，你连自己的心思都不知道？”

“不，塞缪，我想她是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谨言慎行。”

“我真想不通是为什么！”塞缪打断他，并转向阿碧盖尔，“我们亚当斯家族都很忠诚。如果他胆敢求婚，而你愚蠢地答应了，就请搬到城里来住吧，我们做邻居。兄弟俩可以做个好搭档。”

“干什么呢？”约翰挖苦地问，“做媒？”

阿碧盖尔被他们的拌嘴逗乐了，笑着说：“你堂弟和我都认准自己是乡下人，所以不管和谁结婚，我将待在韦茅斯，约翰则留在布瑞特里。”

“想到不能在城里再为你们举行茶点聚会，真让我伤心。”

阿碧盖尔和约翰回到史密斯家大门口时，已经六点多了，天都黑了。这是晚饭开始的时刻，街上行人稀少。他们在门廊台阶上转身道别，相互凝视着，不再有戒备。这时约翰伸手抱住了她，两个人紧紧搂在了一起。她感觉到他的双唇落在了自己的唇上，温暖、甘美、撩人心魄。过了好久，两人

才分开。阿碧盖尔的心在怦怦狂跳，她看见他的脸笼罩在云雾中。这是两人间少有的沉默。他们双目对视，为彼此拥有如此大的支配力而目瞪口呆。然后，阿碧盖尔后退了几步。亚当斯转过身，慢慢沿着夹在大树中间的红石小径走了下去，他的肩膀耸了起来，似乎在保护脑袋。他弯来绕去、迟迟疑疑地走出了大门，到了街上。

阿碧盖尔站在叔叔家的门口，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约翰从视线中消失了，阿碧盖尔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凝视着过去的黑暗长廊，同时又在盯着刺目的骄阳。她迈过门槛，进了客厅，自嘲地嘟囔道：“不知道膝盖还能不能支撑我上楼？”

10

阿碧盖尔回到家里，一切依然如故，而世界却变了样。韦茅斯的空气中增添了喜气洋洋的劲头，在任何地方她都能捕捉到美的瞬间：冬日照耀在光秃秃的白桦树上，海鸥排成一个弯刀形的阵容掠过头顶，胡乱挤在教堂街上的房屋看上去彼此之间也友好了许多，土地在脚下一蹦一跳的。阿碧盖尔觉得很好笑：其实是她自己在兴高采烈，在蹦蹦跳跳，因为她自己感到高兴和美好，连走路也显得生机勃勃。

“一次接吻就这样啦？”她责怪自己。

不过，亢奋的情绪一直没有减退。这会儿，她向后梳理着头发，用力又快又猛，心中激情澎湃，就像站在艾萨克叔叔家门前一样，觉得全部生命都似乎在胸膛中翻了个儿。这个狂热的吻是否对亚当斯也同样重要呢？这是她的初吻呀。可是，亚当斯曾经非常痛快地承认，他和别的女人搞过。他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式吻过表姐汉娜？或者是邻近别的姑娘？毕竟，乡间的风俗就是这样，只不过因为她是牧师的女儿，所

以才没有越轨行为。

她把梳子放回桌子上，站起来看着菲比燃起的火焰。

她十分想知道亚当斯对波士顿所发生的事的感受。她对他可是情深难忘。她不想回到那次热烈拥抱之前的日子，可她也不能就这样把真情袒露给任何一个大献殷勤的人。按照她自己的想象，爱情应该同时降临在两个人身上，认知和激情同时抓住两个人的心，占据两个灵魂。但是，她读过很多单相思的诗篇，她深知，两情相悦不是常有的事情。

亚当斯很快就为她消除了疑虑。几天之后，他骑着马在结了冰的路上跑了三英里，从布瑞特里赶来了。这时候菲比刚刚收拾完晚饭的碗碟。看见阿碧盖尔穿着一件她亲手织的深红色呢子衣裙，亚当斯的眉毛向上一扬，不过这个动作太快，阿碧盖尔有点吃不准。亚当斯随即同父亲一起投入了政治话题。

一个小时过去了，雨一直在下，不停地打在窗户上发出声响。母亲站起来说：“晚安，亚当斯先生。你有雨披吧？”

约翰也站了起来，由于被下了逐客令，他脸颊上的红晕一直蔓延到了太阳穴。

“哎，亲爱的。”史密斯牧师干预了，“这种天气不适合在泥路上跋涉三里路，而且天还早着呢，年轻人肯定没有我们那么累。”他转身对约翰说，“你不妨等一等，天气可能会好的。我想娜碧会陪着你的。”

“史密斯先生！”太太喊道。

“知道柴堆在哪儿吧？加几块新柴，烤热了才好在这么冷的天上路。”

他挽起太太的手臂，尽管她很不情愿，但牧师还是带着她穿过拱门和门厅，上了楼。阿碧盖尔一声不响地坐着，一边的嘴角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意。她头也不抬地说：“你觉得雨会下多久，就拿多少木柴来吧。”

他飞快地瞟了她一眼。

“还有其它标准吧。”他低声说。

他抱回了三段粗大的松树干。

“今年的冬天会又漫长又寒冷的。”阿碧盖尔模仿着韦茅斯老农观察蓝灰色的 11 月天空时的口吻说。

亚当斯在火中加了两段木头，使劲捅了一阵。然后，他转过身来。

又一次发生了。阿碧盖尔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半，亚当斯离开壁炉，向她走近了一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仿佛害怕这新发现的快乐会逃走似的。他们的双唇合在一起，紧得生疼。在他的怀抱里，阿碧盖尔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的一团。亚当斯激情似火，似乎想把她的一切都融化在自己身体里。阿碧盖尔的胸脯抵在亚当斯那绷紧的胸膛上，透过厚厚的衬裙，她仍能感觉到他结实的大腿。

在波士顿发生的那登峰造极的一吻并不是偶然的，无论是对她，还是对约翰，都不是毫无意义的小事一桩。两个人的双唇锁在一起，搅动、缠绕、深深吸吮着，满足渴望。这是一段多么清晰的语言。尽管她双目紧闭，但她仍能看到、仍能感觉到，这是爱情在自我倾诉，上自头顶，下至脚尖。两个人的脚都钉在了布鲁塞尔地毯上，好像生了根，永远凝固在激情的宣泄中。

在阿碧盖尔母亲的那个黄缎子沙发上，两个人并排坐了下来，毕恭毕敬地拉着手，把腿伸向了壁炉。

“你什么时候发觉你有这种冲动？”她低声问。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一直在喜欢你，爱慕你，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你。不过我一直没有意识到。”

“那么后来呢？”

“当时我站在你叔叔家的台阶上，回想着我跟你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天，这是我生命中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时候，有个人或者是有样东西，从后面猛地推了我一下……”

“就是菲比所说的魔鬼？”

“更有可能是上帝。上帝已事先安排好了我们的命运。在吻你之前，我是那么无知，那么孤独。在这之后，我豁然开朗。我俩是心心相印。”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也许你只是弄了我个措手不及，也许我是在借机调情呢。”

“我可爱的阿碧盖尔，认知是可以超越这种表象的。不过，你恐怕也知道得很清楚，你能够说服你父亲把你母亲的反对意见扫地出门。”

“就像你读布莱克斯通法律论著一样，我父亲可以明白地读懂我的口气和举止。”

“那位好太太假如知道我们的关系中有一点儿乱伦之嫌，就更不赞成我了。”

“约翰·亚当斯，你在胡说什么呀？”

“在说我们自己。我母亲查过她那一支的博伊尔斯顿宗谱。你父亲的奶奶或外婆就是那个博伊尔斯顿家族的。也就是说，你的曾祖母与我的曾祖父是兄妹。”

“哦，就这些？你吓了我一跳。我父亲说全体马萨诸塞人都是亲戚，所以才那么喜欢无事生非。”

“娜碧，我错怪你父亲了，我还以为他不喜欢我呢。”

听到他叫自己的小名，阿碧盖尔笑笑说：“有什么理由吗？”

“有。我感到内疚。事情发生在两年半之前，就在这里喝茶的时候。那时我想：‘史密斯牧师很有职业技巧，不露富，

免得教众们知道了不愿再送礼物来。他跟教众们谈家常，套交情，很有心计。’当晚回家后，我就把这些记在日记里了。”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背对壁炉，手背在身后。

“这是一件要请你原谅的傻事。我发现你父亲几次认真打量我的脸。由于我在思考可笑的事情，想必他对所见到的不太满意吧。”

“我不能替父亲作出回答，不管是你对他的看法，还是他对你的看法。现在，我对你们两个都很熟悉了，请恕我大胆，我认为你们俩打了个平手。至于你的脸嘛，我喜欢。”

亚当斯回到沙发上。“只要你喜欢，我就是新英格兰最英俊的男人了，而你是多么可爱呀！”他喜不自胜，“你的肌肤细腻柔嫩，你的双唇红得像饱尝了人生的美酒，牙齿这样纯净洁白，简直比科普利画的还完美，不过我最喜欢你的眼睛。”

“为什么？我的眼睛不如某些新英格兰姑娘那样又大又水灵。”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答你，娜碧。姑且说我爱那里面所反映的一切吧。那里面没有小气和狡诈，不作苛刻的评判，从不蒙上面纱。你的眼睛让我感到温暖，那褐色的善良与理解证明了人生有多么美好，多么完善，充满意义。”

“人生是这样的吗？”

“我们会把它变成这样的，亲爱的。”

亚当斯滑了下去，坐在她前面的地毯上，后背紧紧地偎倚在她的膝头。她从他的身上感到了踏实，对他们的未来有了安全感。就在几个星期前，在他的事务所，她还觉得一切都没有把握。不过，正因为有过疑虑，正因为已经了解了对方的脾性和缺点，这时候降临的爱情不是更深沉、更强烈吗？这样的爱情才不是盲目的：这是有指南针的爱情。诗歌把爱情描述成有魔法的绿洲，不管是乌云还是入侵者，都不能打

搅人的销魂忘形。而阿碧盖尔找到的是一种先见之明，可以保护那层关系免遭拦路者的洗劫。确实，她那冷静的头脑直接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传统，她父亲称这种传统为“以成熟的态度接受人性的不完美。”同情是爱情的关键；爱情要有深刻的归属感，要爱得有理。

在阿碧盖尔的情感中，敬畏的因素很重要，她对这个叫做约翰·亚当斯的男人甚至满怀崇敬，是他将她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能够领会激情深度的女人。时间采取了交响乐一样汹涌的结构布局，那揪心的和声与旋律，几乎让她停止心跳。“爱情”和“上帝”是如此神秘地相近，如出一辙。不然，两个陌路人怎么会走到一起，共同去解决那似乎无法理清的个性难题？

阿碧盖尔全身涌起狂喜的感觉，思忖道：“我终于找到了朋友。”

11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阿碧盖尔一直处在极大的快乐中。两个人厮守在一起的快乐与时俱增，他们尝到了相互坦诚相待的奇迹。他们尚未谈婚论嫁，现在仍是爱情的萌芽期。对于阿碧盖尔来说，那个春天是一曲爱与被爱的颂歌：抒情诗一般的白天，狂喜的夜晚，都为她打开了情感的新前景。亚当斯曾对她说过：“我一生将与法律为伍，而不是诗歌。”但这些日子确是热情奔放的，没有疑虑，没有恐惧，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到处都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同样奇妙的是，她大惊失色地看到了自己袒露出自我。她进入了全新的世界，身体兴奋无比，只要亚当斯用手抓住她的手，把手臂放在她的肩上，她就要浑身颤抖。她也知道一

些有关男女交欢的事。要想不知道是很困难的，因为她的家就住在新英格兰的牧师公馆里，那里常常要举行“私订终身的婚礼”。她只是在天性中没有料到自己也会受到这样大的震颤：亚当斯拥抱着她，两个人亲吻得嘴唇受伤，相互间的乐趣依然不减。她身体的每一个遥远部位都有强烈的感应，从脑海深处直到有刺痛感的脚趾尖。约翰坐在斜对面，坐在黄色沙发上，把她拥在怀里，粗壮的手指分开，托着她的后脑；两个人的唇缠绵不已，他们知道，相互间激起感情的基本力量是如此真实，如此呼应，因而永远不会减少，当然也决不会终结。一种幸福的感觉淹没了阿碧盖尔的全身心。不管岁月将带来什么，她自知有勇气、有毅力去应付一切。

他们的新关系带来了许多变化。韦茅斯开始忙忙碌碌地谣传她的对象，大家公开表示看法，觉得牧师大人的女儿实在是屈尊了。约翰·亚当斯每星期有两个晚上从布瑞特里赶过来，星期六晚上则逗留在科顿·塔夫茨家。塔夫茨一家是他唯一的支持者。

阿碧盖尔的家是她的庇护所。姐姐玛丽知道她在与约翰相爱，但一言不发。史密斯太太相信“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她很令人心服地上演着这一信条。可父亲知道约翰是不会自败的。单独和父亲在一起时，阿碧盖尔和约翰感到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可以拉着手谈情说爱。父亲的庇护，使他们恢复了信心。

“娜碧，你母亲九点钟睡觉，此后家里就是你的了。你们可以在这个客厅里，如果愿意，还可以到我的书房里。所有的恋人都该单独拥有这段宝贵的恋爱期。我只要求你们不要直到半夜还不睡觉。你必须保证睡眠，养好身体，不然你母亲就有理由向我发难了。”

阿碧盖尔深情地把手搭在爸爸手臂上。

“谢谢你，爸爸。”她靠上去亲了亲父亲的两颊，“你可知道你的许可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们不必偷偷摸摸了。但是我得说明，亲爱的史密斯牧师，你很使我吃惊。难道你不会因为这种异端行为被逐出教会？”

父亲的眼神变得不安起来，有时候阿碧盖尔意外地在田里碰见父亲时，他就是这副样子。他把阿碧盖尔领到大桌子对面的教民座椅上，然后自己在牧师审判席上坐下。

“亲爱的阿碧盖尔·史密斯小姐，作为牧师，我有话对你说。在做礼拜的教堂里，我不能畅所欲言，但在这里，在书房的亲密环境里，我却能说出很多心里话。事实上，我爱你，所以我必须说。”

父亲的情绪很强烈。阿碧盖尔一动不动地坐在他面前，发现父亲额头的皱纹加深了。

“清教徒不赞成男女性爱和激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有人在讲道坛上大喊大叫，说除了生儿育女之外，一切性爱都是罪恶的，这也是毫无道理的。还有人说什么性爱是邪恶的、丑陋的，是魔鬼的作为，参与者将受到良心和社区的可怕惩罚。我的宝贝女儿，热恋男女之间的肉体相知，是上帝最高尚的杰作之一。如果女人是为了钱而出卖身体，男人是因为昏头昏脑或是宗教狂热而被挑起性欲，就像大觉醒时代的人们那样，魔鬼完全可以鄙视爱情，如果确有魔鬼存在的话。我们清教徒是充满激情的人，但某些人想要破坏人生的快乐满足。当然，满足必须合乎时宜，这我就不必多说了。结婚之后你们千万不要让相互的热情熄灭掉。”

阿碧盖尔低下头，无法正视父亲脸上的伤感。

“我希望你在各方面都幸福美满，娜碧。性爱可以生儿育女，也可以继续为孩子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读了一辈子的《圣经》，渐渐意识到这就是上帝的意愿。”

阿碧盖尔的眼里淌出了泪滴。

“谢谢你，爸爸。”

她并没有把这些告诉亚当斯，亚当斯只消知道，她父亲给了他们一个避难所就足够了，在这个避难所里，他们可以说悄悄话，可以探究对方的心灵，可以像小雨落入秋天的怀抱一样拥抱着在一起，仿佛嘴唇的接触可以印证自己在对方眼中那闪亮的价值和美丽。

一次，她问道：“你估计我们接吻过多少次了？”

“你吻我一次，我至少奉还二三百万次。这笔账对我很有利。”

子夜时分，她送他出门，走进春天清冷的星光中，看着这个强壮的小个子敏捷、精干地上马后，她才慢慢地走上楼梯，回到卧室，心中充满着爱与被爱的狂喜。

姐姐玛丽订于 11 月份同理查德·克兰奇结婚，在此之前不可能考虑她的婚事，为此约翰也没有把她带到布瑞特里去引见给他的母亲和两个兄弟。偶尔他会用严谨的法律文体给她写封玩笑信：“我已经就你的信笺一事听取了最好的忠告，我发觉除非我拒绝结婚，否则你无法强制我支付。而拒婚一事，我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与此相反，我随时准备迎娶。”

当然，他还没有准备好，这一点阿碧盖尔比亚当斯知道得还要清楚。尽管他在恋爱中的举止冲动又急躁，但他对许多事情都保守得很，例如金钱、完备的宅第、兴旺的农场、可靠的法律业务，有了这之后他才能心安理得地举行婚礼。

夏天快到时，他说：“诸神一定是在嫉妒我了。自从爱上了你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法庭。哦，我只接过几个无关紧要的诉状。眼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缺钱，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挣得少，但我却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听上去是不

是一句极好的胡话？”

阿碧盖尔并不着急。半年之后玛丽才结婚，很有可能是在玛丽结婚后再过一年，等到她十九岁，约翰二十八岁的时候，他们的婚事也就差不多了。既然她打算嫁给约翰·亚当斯漫长的一生，她倒珍爱起现在这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来了。

“你是说，世界因为爱而迷失了方向？”

“不尽然，亲爱的。我是说，爱使人成为白痴。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个新英格兰人挣不到钱反而挺快乐的？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不喘气就活不下去一样。我现在甚至是在寅吃卯粮了，就凭这一条就证明了我的世界已经彻底颠倒了。”

“哦，这就严重了。”阿碧盖尔说，模仿着他的声音，眼神却努力想保持严肃，“我们要去科顿表哥那里看看他有没有处方治愈你的病。”

“不，我宁可就这样发烧下去。”亚当斯俏皮地瞥了她一眼，“最近我常常在想着改行务农。礼拜日布道之后，我们去布瑞特里好吗？我要跟你讲讲我的打算。”

他们骑马赶往布瑞特里。沿路有许多低洼的地方，太阳火辣辣的，但是海风一吹，他们又觉得爽快了许多。约翰把马匹拴在废弃的谷仓里，然后领着阿碧盖尔下了山，朝小河走去。一路上，阿碧盖尔发现田野更是一片荒凉。老约翰·亚当斯在遗嘱中传给长子的住宅，一直由伊莱沙·萨维尔医生租着，最近才让出来。萨维尔太太是约翰的双重表姐。他们一家不愿经营整块土地。潺潺的小河两岸长满了姜丛、柳树、桤木、山茱萸和荆棘什么的。

“我雇了一位邻居，已经把这些杂木都砍掉烧了。等我清理完下面的沼泽之后，我准备砌个石围墙，里面种植苜蓿。你看这苹果园，管得多差劲，我要请人把树枝修剪一下，挖掉死的树桩。但首先我要买些木桩和栏杆，隔开马路和小河，

隔开旁边接壤的我叔父的农场，还要隔开我弟弟彼得，他继承了家里的大农场。”

“用篱笆把你弟弟也隔开？但你很爱他呀。”

“篱笆就像法律一样。”亚当斯庄严地回答，“篱笆搭得好，就可以培养诚实和公正。大家都知道自己和自家的田地在哪里，就没有机会让迷失的马匹、零星的口角惹起诉讼。故而我喜欢篱笆。”

他们开始攀登彭氏山，半山腰有一处泉水，从一大块平坦的岩石的缝隙中冒了出来。阿碧盖尔双手捧起泉水喝着，真是甘甜得很。

“据说喝这泉水有利健康。”亚当斯告诉她，“因为它是从一座大山那里发源的，一直流向北边。”

德国镇和辛汉湾展现在他俩眼前，可以看见海面上小船的点点白帆。风有点儿大，约翰把她搂紧，用另一只手圈圈点点，滔滔不绝地解说着自己的打算：哪儿种玉米、土豆、卷心菜，哪儿种野樱桃树，樱桃可以拿到集市上卖钱，木料可以卖给细工木匠。从彭氏山山顶，可以看到波士顿港内岛屿点缀的辉煌全景，以及多切斯特高地没有挡住的部分城市景色。

“听起来真是雄心勃勃。这不是要花很长时间吗？你会当好农民吗？”

“是要花点时间。至于当农民嘛，我十二岁时就有这个想法了。我热爱我的父亲，如果做农民能使他心满意足……不过亚当斯执事是个明智的人，他让我完成了培训，还让我上了哈佛。多亏了他的安排，现在我既可以当律师，又可以当农民，两者都行。两个行当能互相促进。如果我看了太多的书，审了太多的案子，感到疲倦和难受时，我就到田里耕地，换换脑筋。”

“那很好，我就来做农家妇吧。比利教过我给奶牛挤奶，

菲比教过我做黄油和奶酪，我还会腌制猪肉和牛肉。”

山顶上越来越冷。他俩步调一致地迈着大步，沿蜿蜒的山路下了山，跨过小河上那破烂的便桥，从披屋的后门进了亚当斯的事务所。他母亲身边的珠达已经备好了茶壶、开水，都裹在棉褥套子里，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白脱松糕及黑梅酱。阿碧盖尔倒上茶，约翰则取下一捧最近买来的新书。她注意到，他捧着书时是那么得意洋洋，自耕农摇身一变就成了学者。

6月，亚当斯要下乡去做巡回审判，从汤顿开始。想到此行的前景，他按捺住满心的激动，又现出一点忧郁。

“因为我不大可能拿到案子。”他发现阿碧盖尔的黑眼睛在打量自己的脸色，就解释着，“我还太年轻，知名度不高。老律师把当事人都拉去了。可我通过观察审判过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给你寄信的机会不大，但我会带回一份详尽的报告。”

伊丽莎白·史密斯一直不承认约翰在追求女儿，也不承认女儿在谈恋爱。约翰走了以后，史密斯太太举止中的紧张情绪便少了一大半。这是阿碧盖尔第一次在母亲身上发现确切的迹象，说明母亲很清楚事态的发展。阿碧盖尔为此感到内疚，给家里带来不快是她最不愿意的事。她真想把这事摆出来议论一番，可史密斯太太寸步不让。在她看来，这场战斗离失败还早着呢。

“妈妈，我应该开始准备衣被嫁妆了，玛丽的东西都已经备齐了，她说可以帮帮我。”

“当然啦，娜碧，大家伙儿都会帮忙的……一旦时机成熟。”

“大多数姑娘们从十四岁时就开始准备了。”

“你还小呢。”

“快十八岁了，还小？”

“我真正担心的是你的身体呀，亲爱的，你要趴在纺机上干数百个小时呢。”

“我已经一年没感冒了。”

“那是因为有我们在保护你呀。”

阿碧盖尔掩饰住自己的一丝微笑。她想起她和约翰是怎样地钻树林，爬山崖，长时间打猎，这是约翰热爱的。

“几个月之后，玛丽就要出嫁，下面该轮到我要考虑婆家了。”她看到母亲那一贯镇定的脸上掠过一阵痛楚，就把头靠在她的肩上，“我也要有个家，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生活。”她想起约翰说过的一段极其无礼的描述，便问：“你不想让我染上老姑娘的脾气和习惯吧？”

史密斯太太的身体抖了一下，抚摸着女儿圆圆的后脑勺上的头发。

“不，我亲爱的娜碧，我不会把你变成老处女的。我只要你考虑两个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出嫁，这是为了你好；嫁给合适的人，这也是为了你好。”

“但你信得过我的判断力吗？”

伊丽莎白·史密斯直视着女儿，阿碧盖尔挺直身体，褐色的眼睛在闪闪发光。要是有了镜子，她就可以发现，自己跟母亲当年一样高，一样华贵。史密斯太太让步了……暂时的。

“好吧，我们先准备你的台布和餐巾。你能织多少就织多少，剩下的到波士顿去买。”

“不，妈妈。只要是能织能缝的东西，我都要自己来。我先织床单和枕套吧，还有毯子。要是我不做老处女，总有一天需要婚床的。”

史密斯太太转过身去。

“阿碧盖尔，我知道你现在自以为很讲究逻辑，但你说起话来越来越像个讼棍律师了。”

12

现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让内心平静一下。阿碧盖尔的思绪一直没有远离约翰，不过，单独过一会也不错。经过几个月的火爆追求之后，需要清理一下感情；需要有时间陪比利去波士顿，把他安顿在艾萨克叔叔家，看着他去叔叔家的仓库第一天报到做学徒；需要帮姐姐玛丽选购铜锅和餐具；还要陪小妹妹贝茜玩耍。

她步态轻盈地在家中和农场上走来走去，练习将来为自己理家时必备的手艺。在厨房里，她在椅子之间架起两根长木杆，支起烛台，每个烛台拖了八条灯芯。等锅里的油脂溶化以后，就把灯芯浸在里面，再放回木杆上冷结。就这样不住地慢慢浸渍，保证做成的蜡烛不会发脆。最后，她做成了尺寸满意的蜡烛。又一天，她用积存的油脂和木灰做肥皂，加上适量的碱液，让水和碱液渗出到桶里，终于以六蒲式耳木灰和二十四磅油脂做成一桶肥皂。

母亲帮她改进纺亚麻布和羊毛料子的技术。玛丽很喜欢绣花，就教她刺绣。菲比教她做泡菜汁，用来泡制紫卷心菜、青胡桃、小辟木果、鱼，教给她怎样把泡菜汁做得很浓，这样，纸盖子揭去后，泡菜就不会发酵或发酸了。汤姆还教她用袜子套住鹅头，这样在拔鹅毛做鹅毛笔时就不会被咬到。父亲训练她腌鳕鱼、熏火腿和野鹿。她尝试亲手去煮浓浓的牛肉大麦粥，并在壁炉旁边那砌在砖侧墙里的炉灶中烘烤馅饼。

大约三个星期后，约翰·亚当斯回来了，他似乎也很喜欢这种别离；至少，这几个星期的旅行以及年轻律师朋友们的相伴，使他回家时精神焕发。他们坐在后门树荫下的石板秋千上，面对着韦茅斯群山。他的嘴唇梳理着她耳朵上方的

秀发。

“我已经忘记了你是多么可爱，忘记了我们在一起时是多么快乐。毫无疑问，你并没有想我想到人憔悴，你现在丰满得像一只鹧鸪。”

“那是因为生活很平静，律师大人。我父亲不停地让我吃，我母亲则逼着我休息，他们肯定担心我要面对一个可怕的冬天了。”

“是这样的，亲爱的，是的。恋爱对我们两个人都不轻松，但爱会天长地久。这是跟魔鬼做的蚀本买卖吧？”

“我得咨询一下律师了。说起法律，你工作得怎样？”

他翘起一个嘴角，茫然一笑，另一个嘴角却垂了下来。

“我一星半点也没挣到。”

“你看上去并不悲伤，想必学到了几星几点的知识吧？”

“是的，我学到了很多。”他的声音在静静的夜空中回响着，“只不过这些知识是有关法官的，而不是有关法律的。了解法官与懂得法规一样重要。这些法官们很少受过法律培训，特别是在乡村里面。你信不信，娜碧，没有一位法官觉得有必要为案件的裁决说明他的理由？我说的是‘案件’吗？应该叫做‘闹剧’才对。”

“你必须带我去听一天的诉讼，比如说，去汤顿。”

约翰看看她，想弄明白她是否当真。他描述起来有声有色的，多年来他坚持记录亲眼目睹的事件，这使他学会了如何再现集市上人头簇拥的嘈杂景象：律师、当事人、公诉人、被告人，都挤进了空气憋闷、盒子一样的法庭；村民们提着大篮子，里面装满从早市上买来的东西，熙来攘往，挤入法庭看邻居打官司的热闹。他跟她讲了一个法官的事：在一件指控有人阴谋对英王政府发动叛乱的案件中，这个法官反复制止亚当斯的朋友罗伯特·特里特·佩因，不让他揭露国王

一方的证人的问题。

“你信不信吧，那位法官不愿意休庭一个小时，让陪审团来做出裁决，他却宁愿让陪审员们在一起待一个晚上，等待第二天早上开庭。”

整个夏季亚当斯似乎没什么法律活要干，但他却有一名当事人“布瑞特里”。

“这是年轻律师所能有的最佳当事人。”他告诉阿碧盖尔，“哪怕我的服务和别人一样，是分文不取的。”

他很喜欢跟阿碧盖尔讲自己的工作。南边公地多年来一直出租给了各家农户，但得到的收益却远远赶不上申请不到租地的农户的怨气。布瑞特里还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用来修路、建学校、救济穷人。亚当斯等三人接受布瑞特里地产拥有者的指派，寻求这两个问题的合法解决办法。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把南边公地分成适宜的区块，当众拍卖。所得的资金归镇里专款专用。”

委员会的报告经同意之后，就指定约翰·亚当斯负责：“授予其就南方公地有关事项主持转让与担保的权力”。他对自己十分满意，就向阿碧盖尔吐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政务会首次承认，我是布瑞特里惟一训练有素的律师；第二，我向接替父亲的政务委员一职迈出了一步。喔，最近一、二年我不会行动的，我可不想让年长的委员们认为我野心勃勃……其实你知道我的确是这样的。”

秋天来了，为了准备玛丽的婚礼，阿碧盖尔陷入了好几个星期的忙乱，从在公告柱上张贴第一份结婚预告，直到帮史密斯牧师选好婚礼上的布道辞。他们选的是《路加福音》中的第十章第四十二节：“玛丽亚已经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这是谁也不能从她身边夺走的。”

来参加婚礼的是韦茅斯令人敬畏的一群人：执事、长老、政务委员、老教友，还有从马萨诸塞各地赶来的百十位沾亲带故的姓昆西、诺顿、史密斯的人。菲比和汤姆指挥着十来名女仆，不停地端来一盘一盘的熏肉和野味。在牧师家里不允许跳舞，但郎姆酒跟腌鳕鱼一样，是新英格兰生活中不可分割而且相当体面的一部分。新抬来的酒桶开了塞，先生们开始讲起了萨福克郡的一些黄色故事，这是婚礼上的主要笑料。

约翰·亚当斯和科顿·塔夫茨一家一起来到牧师公馆。整个下午他基本上躲着史密斯太太，但最后史密斯太太却来向他道谢，感谢他救了玛丽，没让玛丽被当地的年轻人们拐走。“偷新娘”是马萨诸塞喜闻乐见的游戏，如果小伙子们成功地把玛丽弄到附近的酒店，一旦酒菜摆上了桌，乐师们也为通宵的狂跳做好了准备，那么理查德·克兰奇就只好为这场狂欢付账，同时玛丽也就失去了新婚之夜。多亏约翰及时警告克兰奇，新人预先安全地离开，去了德国镇的新家。

“你是怎么得知那个阴谋的？”阿碧盖尔问他。

“我不能暴露我的间谍系统，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当时所有的先生们都聚集在房间里，要‘抖擞抖擞精神’。这个一下子冒出来的故事是我父亲当年曾经讲过的。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个律师叫老霍恩，一向以开玩笑、恶作剧为业。有一次他搂住了集市上一个姑娘的脖子，要和她搞一搞。那姑娘问：‘那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呢？’老霍恩答道：‘可以使你胖起来。’‘那就请劳驾搞搞我的母马吧，她瘦得很呢。’”

客人走光之后，阿碧盖尔披上沉甸甸的大衣，送约翰到拴马处。他们恋恋不舍地吻别。她想：“明年我就要跟他走了吧？”

13

父亲拆掉了女儿卧室内的隔板，并把贝茜的简易窄床挪了出去。贝茜给阿碧盖尔增添了新的快乐，她甜美可亲，不像玛丽那样感觉迟钝，也不像自己那样按捺不住。贝茜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成天在比利后面跟来跟去，没有机会亲近两位大姐姐。现在，终于搬到四柱大卧床上，要跟姐姐一起睡了，她大叫着：“总算有了姐姐了，真不错，以前好像我有三个母亲似的。”

玛丽出嫁之后，阿碧盖尔发现，时光无限的悠闲感一去不复返了。她以工整的笔迹，逐条登记核对着嫁妆清单，那是很可观的一大包床单，容纳了未来小家庭所需要的一切居家物品，足足可以用上十年。

亚当斯也勤快起来了，追求一个随后就该出嫁的姑娘，总要这样的。他承接了一项追索侵占物诉讼，一项收回不动产诉讼，一项遗嘱查验。转过年来，到了1763年，他往波士顿的一次次奔走也有了结果。他和马萨诸塞最能干的律师们，杰里迈亚·克里德利、本杰明·克里德利、奥克森布里奇·塞切尔、本杰明·肯特、小罗伯特·奥奇姆提、塞缪·菲奇，一起起草了四条规则呈给法官们，要求禁止没有宣誓、没有执照的人员出庭。这段日子他成天喜洋洋的。

“这就使我们的律师群专业化了。我们可以确立职业道德规范，制定审判程序了。”

他的兴奋很短暂。2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从波士顿返回，脸色阴暗，满是挫折和愤怒。

“上当了！奥蒂斯喷了一口臭气，我们的整个系统就吹了。”

“你说的是你的朋友詹姆士·奥蒂斯，就是那个帮你宣誓就职的人？你一向把他当做法律界和政界的领袖。”

“今后再也不是了。克里德利先生把我们起草的规则读给法庭听，称之为‘无懈可击的条例，经法律界全体认可’。这时奥蒂斯站了起来，说他从来没有赞成过任何类似的规则，说这些规则违背了地方法律和人权。法官就把这些条例驳回了。塞切尔喊出了大家的心声：‘谁要是选举奥蒂斯做比治安官还大的职位，就把他逐出教门！’”

阿碧盖尔说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因为这变化实在太微妙了。这年春天，亚当斯工作得极其努力。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阿碧盖尔知道，这是因为亚当斯总要去波士顿。他来访的时候热情依旧，但未婚男女约会时通常感兴趣的事，已经不在他的话题之中了。

夏季转瞬就到，闷热得令人瞌睡。约翰常常感到郁闷，但他的一篇有关农业的论文在7月18日的波士顿《公报》上发表了，这使他感到很高兴。按照当时的普遍惯例，这篇文章他用了化名汉弗莱·耕夫。阿碧盖尔知道他比以前学得更加认真了，周末来韦茅斯拜访时，他的鞍囊里也装着书。

阿碧盖尔既不是多疑，也不是多虑。自从她说出“我爱你”并听到对方回答“我也爱你”的那一刻起，她的身体棒极了，所以有足够的力量和平静的心情，可以不理睬亚当斯对两人关系投入减少这事实。他已经从心醉神迷的高原上走下来了，而她不动声色。

她知道，亚当斯一直在为钱发愁。法印战争一结束，马萨诸塞的金融就遭殃了，不少银行倒闭，银根很紧，人们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把案子起诉到法庭。

“问题不仅仅是看来靠吃法律饭赚不到足够的钱。”亚当

斯回答着她迟疑地问出的问题，“而是我每进账一英镑，就有十来个地方急需。房子需要里里外外重新粉刷，披间的南端需要再添一间，并装上壁炉。客厅里只有一个沙发。楼上还没有家具。如果农场不开辟新田，多挖灌溉沟渠，就不能自给自足。不断有新书从英国运来，这些书很贵，但我如果想比别人在法律方面懂得更多，我就非买不可。有时候觉得这条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需求总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

阿碧盖尔知道，对他来说安慰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这痛苦的历程还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因为他需要购买、需要改进、需要投资、需要收集，同时还需要知道得比别人更多，这两种需求同样强烈，而且都要靠那同一项收入来维持。约翰·亚当斯陷入了荆棘丛，这不仅仅意味着没有饭吃，没有屋住，而且还意味着没有钱实现对未来的希望……没有钱立刻动手。

尽管阿碧盖尔很能容忍，但亚当斯还是让她不高兴了。8月的一天，他约定来拜访，却没有露面，也没有捎信来解释。她担心他病了，他早就抱怨说胃口不好，吃什么吐什么，有好几个星期就靠牛奶面包度日。但她仍觉得，就算亚当斯真的病了，也会带话来的。

到傍晚时，她不高兴了，吃不准亚当斯是否说过“我星期六来韦茅斯”这样的话，可能是因为他总在星期六来看她，所以自己想当然地认为他星斯六一定来。她在卧室的书桌旁坐下，给他写了信：

“韦茅斯，1763年8月13日——我的朋友：如果我能确信，你今天没有来是偶然的，是因为应酬朋友或者致力工作等等这些常有的事，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会比现在放心得多。但这种不安并不是因为担心被你怠慢或忽略，而是害怕你身体不适，因为你说过，那是惟一能拖住你的……”

她没有等多久，回信就来了，是科顿从波士顿回来时带来的。她发觉亚当斯的口气很正式，便心里一沉。信上连寒暄也没有，第一次没用亲昵的词语。他没有来，是因为一位老友突然到访，周六周日住在他家。最后，他说，下星期他一定遵命从波士顿来韦茅斯。

她憎恨他使用“遵命”一词。他来看她，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而是因为她下了命令！她一边做家务，一边在心里快言快语、怒火冲天地同亚当斯大吵了一架。但到了下个周末，她又恢复了自信心。

她不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这时又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亚当斯从德国镇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第二个星期六早上亚当斯坐在玛丽家的客房里写的。他不能从德国镇继续赶往韦茅斯，因为“前面路上的舟车奔波让一个精疲力竭的旅行者十分气馁。”

阿碧盖尔对这种努力装扮出来的热情很是厌恶。结尾处有一句感伤的话：“你的垂头丧气的约·亚当斯”，要不是看到这句话，她早就愤怒地备马去德国镇，打他一顿了。她又足足等了两个星期才写信：

“你以前喜欢说，收到……来信总是让你高兴。这是特意准备的恭维话（我承认你很少兜售这种货色），还是真实的心里话，你自己最清楚。然而，如果我能审视一个人的心灵，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会检视我自己的内心一样，我当然要怀疑你的话不是真实的。有何不可呢？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认为我们的两颗心是用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只有一个差别，那就是你的心是用更坚硬的金属做成的。……阿·史密斯。”

下一个星期，约翰驾了马车，把她接到伍斯特法庭。马路上尽是尖石和深坑，阿碧盖尔觉得脑袋都给摇散了。她思忖：“希望这旅程与婚姻没有相似之处。”

亚当斯悔过地欠身亲亲她。

“你责备得对，但却像个天使一样，责备得太温柔了。你完全可以打我一顿的。”

“我想我已经打过了……以淑女的方式。”

“那就请再温柔一次吧。”

“什么事？”

“我俩的婚事。”

“马上吗？”

“就是太快了些。”他可怜巴巴地乞求道，“我是说，11月份就结婚太快了些。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啊。”

阿碧盖尔脸色刷白地转身对着他。

“约翰·亚当斯，你不是被告。如果你想到结婚就不寒而栗，那就请你不要再对我提起这件事。我认为婚姻是神圣的，不打算在这种马路上胡乱凑合了事。”

“不会的。我对今冬明春的判案前景看好。”

“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先找回爱情吧。”

“我的确很爱你，娜碧，始终不渝，尽管你有时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的。”她坚定地说，“我从不认为你是完美无缺的。不过，你今后几个月能否少垂头丧气一些？”

14

他俩商定在2月份举行婚礼，但一场恶性爆发的天花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科顿·塔夫茨大夫说，各种迹象表明，这次爆发同1721年的那场流行病一样致命，当年波士顿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了感染。那场流行病也带来了一些相当大的好处：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大夫在波士顿进行了第一次疫苗接种。这个博伊尔斯顿是阿碧盖尔的表兄，又是约翰的舅

公，他的举动当时得到了牧师领袖英克里斯和科顿·马瑟的鼓励，但城里所有的大夫都表示反对，政务会遂下令禁止，理由是这种接种会传播该疾病。博伊尔斯顿大夫怀着坚定的信念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接了种，一个六岁，一个十三岁。接着，又有二百四十多人因为实在害怕那种恶病，也就相信了大夫的保证。有将近一千拒绝接种的人在几个月内相继死去，而经博伊尔斯顿大夫接种过的病人中只死亡了五六个。三十年以后，也就是 1752 年，当疾病再次流行时，城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感染，但至此已有两千人接种了疫苗，波士顿损失极少，大家都承认博伊尔斯顿和马瑟兄弟的做法是对的。

1 月份一个寒风呼啸的晚上，阿碧盖尔和约翰在科顿表兄和露西姨妈家中吃饭，科顿宣布：“波士顿的流行病如果骑上马，只需几个小时就可到达韦茅斯或布瑞特里。约翰，你和我隔三岔五地总要去波士顿，可能会把天花带回来，传给周围的人。波士顿有两家专业人士开办的私人医院，我打算去那里接受整个疗程：接种、化脓、忌食、用药、结痂、恢复。我想你也应该来。一旦天花奈何不了我，我就可以长命百岁啦。”

“前提是你不要从马背上滚下来。”

“我为什么要从马背上滚下来呢，约翰？我骑在马上时两只脚都能碰到地。开这么蹩脚的玩笑，想必是心里害怕了吧。娜碧，我准备向你爸爸建议，把比利也带去。”

“我呢，科顿表兄？”

塔夫茨大夫看看她，喃喃低语：“哦，不，女人不接种。”

“可女人也会得天花死掉的。”

“那倒不错。”

“既然这件事对你、对约翰、对比利、对塞缪、对乔塞亚都这么重要，为什么对露西姨妈和我就不重要呢？”

大夫舔了舔下唇。

“女人能去哪里治病呢？医院是只为男人开的。”

“我得说你令我失望，你身上有一半跟你反对的那些大夫一样保守。”

“没错，我只是半个英雄。但那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

阿碧盖尔站了起来，跑到桌子对面，伸手抱住科顿表兄那鹅一般的长脖子。

“原谅我，亲爱的表兄。”

亚当斯一直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

“你说得对。像我这样参加了这么多巡回审判，的确需要双倍的保护。但我现在没法做，有几个案子非得审结不可。到2月中旬……我会把弟弟也带去的。整个疗程要多长？”

“那要取决于你发得妙不妙。在医院里住上三到四个星期，再在家中恢复两、三个星期，不能见人。”他迅速地瞟了阿碧盖尔一眼，“我是说什么人也不见！那要命的天花即使是在晚期也会传染的。”

阿碧盖尔把手藏在膝间，暗暗扳起了指头。从表情上看，亚当斯也在盘算。六至八个星期之后，就是4月中旬了。

波士顿的医院里挤满了人，医生少得可怜。天花一度似乎减退了，但随后又卷土重来。有二十来位医生从马萨诸塞的小城镇应召而来，在波士顿帮忙接种。

塔夫茨第一个去接种。他拼命忌食，约翰说他瘦得一阵风就可以把他从马背上刮下来。直到4月13日，约翰才终于去了波士顿。

“很抱歉，我一拖再拖。”他解释着，“我一直在等待着起草那些诉状，我要弄钱来应付众多的花销。”

“说不定他们根本不来出庭呢。”

“我不能再学习和工作了，给你写信将是我的主要消遣。”

阿碧盖尔坐下来给科顿表兄写信，汇报塔夫茨家中的情况。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紧张。姨妈牙齿痛，而且一向不大喜欢写信，所以就请阿碧盖尔代笔了：

“你走了之后，我一直很乖，几乎天天去看尊夫人。她本来授权我以她的名义写信的，但我说目前我不想……以妻子的名分跟任何男子通信。而且，我还从未有过丈夫，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

她从桌子上挺起身，想道：“我这样写不太好吧。外人看了以为我在发牢骚呢，其实我就是发发牢骚。”

她沉浸在幻想中，想象着约翰并没有推迟婚期。等候是一种浪费吗？不会吧，否则又怎么会有“忍耐”这个美妙的词汇呢？

分别的日子很艰难，约翰离开布瑞特里之前给她写了几封忧心忡忡的信，这使得这些日子更加难熬。亚当斯的事务所突然间变成了“贼窝和钱商交易场”。显然，邻居们都相信他快要死了，所以把账单都拿来了。只有最后一封信让阿碧盖尔打起了精神。亚当斯在信的结尾向她致以“尊敬、爱慕和崇拜。”这些语汇足以支撑着一个姑娘度过独守闺房的日日夜夜。

母亲的态度很温和。她走进阿碧盖尔的卧房时，发现她正在写信。阿碧盖尔迟疑了一下，停了笔。母亲也犹豫了一下，说：“告诉亚当斯先生，我祝他安全归来。”

阿碧盖尔一阵冲动，用手臂抱住了妈妈。

“你真好，想得真周到。我爱你。”

“我也爱你，亲爱的，尽管你有时稍微暧昧一些。我只想求你一件事，亚当斯先生的来信一定要先让汤姆好好熏一

熏，才能打开。”

“亚当斯先生那边也要把信熏过的。”

阿碧盖尔开始在家里进行接种，因为亚当斯如约写来了全部细节。珀金斯大夫用刺血针把她左臂的皮肤割开大约四分之一寸长，等血冒出来了，就把感染了天花的线埋在伤口里，再敷上棉球，包上布，扎上绷带。约翰的弟弟做了同样的手术，给他执刀的医生年轻一些，名叫约瑟夫·沃伦，约翰说他是“一个英俊、高大、很有教养、肤色白皙的……绅士。”医生留下了一些红色、黑色的药片，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屋子里自由活动了。家里住着十个被接种的人。

阿碧盖尔不断给亚当斯寄去烟叶、鲜奶、苹果。而他呢，成功地经历了“一阵短暂的颤抖，一阵持续的发热，胃口大开”，随后他可夸耀的天花都出来了，“十个八个……只有两个发在脸上，其余的散布于四肢躯干，精美而有规则。”

亚当斯回来以后，便把自己锁在母亲家里。见不到他真是难熬，就连隔窗看一眼也不行。等两个人再次见面时，已经是夏天了。

亚当斯精神焕发，把她紧紧地搂在胸前。阿碧盖尔把头舒服地靠在他肩膀下面，两个人再次栖息在牧师家客厅的沙发角里。

“阿碧盖尔小姐，首先让我们把不愉快的事清理掉，然后再谈论愉快的东西。你可记得，我有一些……呃，在布瑞特里有几个对手，在我去波士顿之前，他们曾经逼着我还钱。再加上住院费用……我的有形资产所剩无几了。”

“钱！千金散去还复来，对不对？”

“不对。我打算在马萨诸塞建立最能赚钱的事务所。法庭秋审中我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做。我们立刻着手准备吧。我到波士顿去挑选大件家具，由你拍板。我们到乡下精心寻访一

个女仆，到我们家助你一臂之力。”

“你找了个什么日子呢？”她低声问。

“比如说……10月份？10月下旬吧。到那时我就可以站稳脚跟，万事俱备。”

“听你的。”

夏天一晃而过，史密斯太太信守诺言，帮助阿碧盖尔张罗了锡餐具、玻璃杯、碗盏、银杯、手纺车、柴架、风箱、还有可以支在炭火之上的有脚煮锅等。约翰则积蓄了足够的钱，为他们的北卧房选购了高脚有篷大床、配套的衣柜、床头柜椅，以及能盖在两尺宽的地板块上的小地毯。

那时候购置家具很困难。物品短缺，因为当时英国和殖民地的关系不大好。英国欠了一百多万英镑的债务，其中一部分用于在加拿大打法印战争，所以此时的英国急需用钱。1764年4月，议会通过了“食糖条例”，下调了税率，但设立了海关征收税款。

马萨诸塞对于宗主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严厉态度大为不满，担心自己的权利遭到侵害，便奋起回击，拒绝购买英国出产或者制造的一切商品。

两人把婚礼定在10月25日。阿碧盖尔决定把最后几个星期花在波士顿，购买铜水壶和窗帘料子。出于抵制，她不买英国货，但美利坚产的好料子实在不多。

她收到约翰9月30日写的来信。他因为出差，没能买齐家具，但准备派人驾马车去波士顿，把她新买的东西拉回布瑞特里。他还写道：“明天早上，我要去普利茅斯，我肠胃翻腾，脸色苍白，脑袋剧痛，内心焦急。我将会在那里遇见什么人呢？嘿，一群叽叽喳喳的律师，喝得醉醺醺的治安官，鲁莽而吝啬的当事人。亲爱的，想想这一些吧，既然你同意跟

我闯天下，那么当你自己办事时感到失望和焦急的时候，就会泰然处之了……。”

“……我母亲说，她身边的珠达完全可以服侍你……今年冬天我母亲用不到她，如果你喜欢她的话，就把她接过去，开春再归还……。”

“这样安排最为省钱。勤俭持家是你我必须学习的美德，不过，只要你觉得舒适方便，我花得起的钱还是愿意花的。”

很明显，他再次感到消沉和恐惧。他肠胃翻腾，脑袋剧痛，内心焦急，究竟为什么如此难过呢？尽管他常常忌食，抱怨不停，但他的身体却结实得像棵橡树。情况只能是，他挣到的钱不能称他的心。她感到，他要是胆量，肯定会再次要求推迟婚期的，哪怕是一两个季度！届时他的钱肯定够了。但这次已经安排好的事情太多了，推迟婚期势必要得罪她，亚当斯的字里行间都显现着痛苦，尽管他一再表白着自己多么需要她：“啊，我亲爱的姑娘，谢天谢地再过半个月你就要回到我的身边了，分别是多么漫长啊。你走了以后我的身心就陷入了混乱，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我变成了世界上最讨厌的愤世嫉俗者。近来，我看每个人都不顺眼，我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都是错误、愚蠢、弱点和缺陷。”

他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是，她需要带着他母亲的女佣过冬，他俩以前商量过这个问题。阿碧盖尔曾平静而坚决地指出，这不是个好主意，她无法把亚当斯太太的女佣重新训练成按照她的心思干活，时间太仓促了。她不想为了一个佣人而欠亚当斯太太的情，也不愿女佣在两家之间来回传闲话。珠达会夺走阿碧盖尔的独立性，她宁可干脆不要女佣，自己做家务，直到雇得起好女佣，一个像雷切尔·马什那样的女佣，这个女人很能干，而且正在找寻永久居所。

约翰对这些一清二楚，也赞同她的理由。可现在又提出

来了。当然阿碧盖尔会同意的，这不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

第二天她又收到来信，亚当斯严厉批评她把他的桌子换成了那么贵的东西。阿碧盖尔在婶婶卧室里那个小隔间的书桌旁坐了下来。她是爱约翰的，不过她知道这次一定要对他说得坦率而严厉：

“波士顿，1764年10月4日——非常感谢你对佣人之事的关注，为了减轻你的负担，我情愿麻烦一点。我深知道一年来花费之多，尽管你晓得我不大喜欢珠达的，但通盘考虑之后，既然你妈妈和你似乎认为最好接受她，我暂时就搁下此事吧。”

“你所提起的马车昨天来了，我把它尽可能地装得满满的，其余的东西在星期一准备好，等你从汤顿回来以后。还有——届时，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也带回去。希望到时候你已经康复，并找回以往的平静心境……我所遇到的几件事，确实使我心绪不宁，其中一件是他们给我用了腐蚀剂，本来缓和剂完全可以顶事的……。”

把信件交给了稳妥的人以后，她就上床了，牙齿冻得打颤。婶婶请来了亚当斯十分推崇的约瑟夫·沃伦大夫。比利坐在她身边逗她开心。堂弟小艾萨克已经十五岁了，满头金发，面孔伶俐，长着一对漂亮的绿眼睛。他给阿碧盖尔念法语。阿碧盖尔喜爱法语的音乐感，但脑袋发烫，没法全部听懂。叔叔对儿子得意非常，这孩子学业优异，已经报名当律师了。叔叔等他出去之后，眉飞色舞地说：

“娜碧，我知道溺爱自己的孩子是不礼貌的，不过威廉兄长读了那么多的书，却生了一个讨厌读书的儿子。而我呢，学的文化不够泡一桶酸菜，却给自己找到一个你父亲日思夜想的教士。”

阿碧盖尔顺从地服下了沃伦医生配的药片。医生无法找

到她的病因，有点垂头丧气。阿碧盖尔很为他难过。她感到虚弱，情绪不好，体重掉了不少。

“娜碧宝贝儿，你看我们应该通知你父母吗？”婶婶问，“请他们把婚事推迟？”

“不，婶婶，我会好的。”

“可事情已经很紧迫了，只有几个礼拜了。沃伦医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我知道自己得了什么。我会想办法治好的。我先前得病倒真是愚蠢。”

她被约翰的沮丧、恐慌和害怕压倒了。

她的思绪回到了她对亚当斯发生兴趣的第一天，当时她正在给表姐汉娜写信，抱怨“情郎”太少。她想起了杨博士的诗句，“为了朋友，值得冲破一切阻力”。她悲哀地问自己：“我会遭到什么险阻呢？”

嘿，她已经知道了。

第 二 章

这些刺儿头

1

她舒适地躺在四柱床上，圆球饰边的床帘拉上了一半，以抵挡 12 月大雪飘飞的寒意。透过床对面那道窗帘的缝隙，她能看见雪片在纷纷坠落。低垂的天花板上，那中梁从床中央上方直架到窗子那边去，染色的木料，刚好与壁炉镶板相匹配。此时的窗子恰似通往白夜的舷窗，她一边往温暖的被窝深处钻，心里一边想着，这张床多么酷似航行在浩瀚的海洋上的一艘船啊。

已过了午夜，约翰正在酣睡之中，发出有韵律的呼吸声。她贴着他的背脊，双手温情脉脉地绕着他的肩膀，躺在大床中间。她的枕头垫得很高，看得到刚才他最后往壁炉里添的几根木头正烧得很旺。壁炉上方是漆了纹理的护墙板，经过半个世纪的烟熏和气蒸，板壁已染成与壁炉瓷砖一致的深灰绿色。倚着两堵侧墙放了些配套的柜子，柜子上方悬挂着英国狩猎图。床两边各放了一张很矮的梳妆椅及夜读的书桌，桌上摆着蜡烛和入睡前他们读过的书。

尽管她喜欢屋子的每一寸地方，可卧室对她却弥足珍贵。婚后六周时间里，她从邻居那儿获知，她并不是入住的第一位叫阿碧盖尔的，从1680年这最早盖的两室小屋住过的人算起，她是第三位。

她想道，“在这事上，我也不打算是最后一个。”

她身后的角落原先是产婴室，她将其改为自己的书房兼办公室，里面放了法式写字台、父亲为她打的红木书橱以及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排列的40册书，其中有艾萨克叔叔送给她的游记，昆西外婆的小说《帕米拉》《鲁滨孙漂流记》，昆西外公的大部头政治书籍，如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国王的理念》，父亲收藏的布道词以及自己选定的美利坚历史书籍。书房是仿照伊丽莎白婶婶的小隔间设计的，连惟一的窗帘都相似。隔着窗户，能望到后院、水井、水泵、谷仓和通往约翰出生地——亚当斯家老宅的旋转式栅门。这是间舒适的休息室，她可以把信件、家庭账本和书籍摊在书桌上。

仅仅是因为幸福的缘故，她无法入睡。婚姻化解了积聚已久的压抑与约束，消除了时光荏苒而自己原地踏步的感觉，对此，她惊叹不已。爱情的满足比她所原先梦想的更具意义，它包含了崇高的成分，并得到升华，精神上的愉悦源自肉体的结合，在这里，两者绝妙地交融在一起。恩爱的夫妻，可说相互增强了无穷倍。这份温柔的、刻骨铭心的情欲，真是生命的恩赐。每晚，他们都被飓风吞没，被带到遥远的海面上，等风平浪静了，他们又轻悠悠地漂到岸边，漂到避风的港湾，平静地枕着对方的臂弯酣然入梦。

她的思绪回到婚礼的那天。新英格兰家庭中的二女儿与二儿子一样，苦于同样的难处。大儿子应该去念大学，大女儿应该举办盛大的婚礼。倒不是说父母没有财力为阿碧盖尔

操办气派的婚礼，只是这样做没有必要，事实上这也不是什么好方式。她家满可以邀请同姐姐婚礼一样多的名人，摆下同样盛大的酒席。不过，这种豪华热闹的场面是为了向人们证明她家操办盛大婚宴的能力，这一点他们已经展示过了。

阿碧盖尔对此并不在意。她非常喜欢玛丽的婚礼，而自己的庆贺排场差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可是，教堂里尽管也随处都是亲戚朋友和邻居，可她的婚礼却不像玛丽的婚礼那样充满了欢快的情绪。人人都祝她好运，但大家都在暗示，即这位迷人的、精神饱满的阿碧盖尔·史密斯小姐，没有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竭尽全力。

谁也没料到，她父亲读婚礼布道词时会有悖常规。他读的是路加福音第七章 33 至 35 节，“施洗的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所以你们就说他‘被鬼附在身上了’”。听到这里，大家目瞪口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难道史密斯牧师是在指责他们不接受约翰·亚当斯吗？或者他同意他们的看法？这些没有说出口的想法在没有油漆过的木板墙上碰出了声响。

约翰动了动，稍稍转过身子。阿碧盖尔支起胳膊，端详着他那张睡得十分安详的脸，回想起入睡前他们之间的谈话。

“珠达干得怎么样？”他问道。

珠达干得根本不怎么样。这姑娘拖地板、洗衣服、刷锅碗，倒还在行，就是怨恨被人支使着在两处房子间来回跑。阿碧盖尔知道，当初约翰的父亲掌管镇上的穷人事务时，把这名孤儿领回家，从此父母间便因为珠达而吵嘴。阿碧盖尔不愿把吵嘴的传统延续下去。

“哦，她会干得不错的。”她答道。

“还记得那个挺招你喜欢的女孩子吗，名叫雷切尔·马什的？昨天我见到她的监护人了。好像他没有法子，非得让她跟陌生人做学徒似的。”

“我本希望她能一直留在老地方，等到有一天你乐意……”

“没有必要，是我错了。我不该为了省几个钱，硬把珠达塞给你。我已同母亲和雷切尔的监护人商量过了，明天礼拜结束后，就可以把她带回家。我是知错即改的。亚当斯家的女主人哪，从今往后，我当我的律师去，你来掌管家政。”

她给了他一个热吻。在处理婚后遇到的第一桩节外生枝的事务上，她就像成功穿越波涛汹涌的海峡的舵手。

约翰说：“真怪，要是我把婚前男人所担心的事情一一开列下来的话，那会长得像一份法律诉讼状。”

“也许男人是婚前担心，女人是婚后担心吧。”

“你现在担心吗？”

“我现在太幸福了，都有点忘乎所以了。”

“我花了六年时间，想让布瑞特里的居民搞明白，律师不是在制造乱子，而是在阻止出乱子，至少是在秉公行事，澄清真相。可自从我娶了你，一夜之间人们就信任我了，有了你，我就拥有了在我站立不稳的摸索阶段所没有的力量。有时我会硬逼自己去想，当初的我是个多怪的怪物，可你竟会爱上我。”

“我是透过你带刺的外壳看你的。”

“只有你是这样做的。”

“或许可以这样说吧，结婚很适合你。”

“大家都说我的刺给拔掉了，婚姻锉掉了我身上的金刚砂。”

他确证似地把她紧紧抱住，紧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然后对她轻声耳语道：“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我自己。”

“因为你爱我，所以我爱我自己。”她重复着。

当冬天第一道微弱的曙光，透过东窗窗帘的缝隙射进来时，阿碧盖尔就醒来了。房子四周寂静无声。她喜欢清晨的时光，因为这时候，她的一举一动不会被人注意到，她可以情意绵绵地抚摸那些完全为她所有的无生命物品——墙壁、桌子和银器。等这平凡世界一醒来，她可就不好意思表露对这些东西的喜爱之情了。

这间贴了护墙板的坡顶屋，单面屋顶，砖烟囱，只有她父母在韦茅斯的大厦的一半面积。结婚时，父母私下各送她一大笔礼金，其中母亲的那份尤其丰厚。此外，有众多的姑姨、舅舅、表、堂兄弟，每人给了她 5 镑、10 镑的“甜蜜礼金”，但她从未动用过这笔钱。要是她花钱过于大手大脚，很快完成装修的话，可能会让布瑞特里人不开心的。她渴望能得到新邻居的认可。她原先想搞几个改动，添几件主要家具，可这事还是搁下了。不过，从第一次以亚当斯太太的身份搬进这屋子以来，她就以热烈的自豪感把这不起眼的村舍装在心里。

她穿着暖和的蓝絮袄，头发从前额往后松松地梳成一个髻，上面系了条发带。她又往炉子里添了根柴，等约翰醒来，卧室就会很暖和了。然后她就顺着那道狭窄的、有一个急转弯、形状如馅饼的楼梯往下走。楼梯两侧没有扶手，很危险，可以把人摔到小门厅地板上。即使在这样陡的楼梯上，她每天还要跳跃着跑十来趟呢。

在披屋厨房内，覆盖在薄薄煤灰下的煤块还未熄灭。她扔了引火柴，塞进两根从屋角柴箱取出的木头。水烧热后，她就用艾萨克叔叔送给她的香皂洗手洗脸。叔叔送给她的新家

一大包他称之为“周游世界”的东西。

厨房是前不久新建的，又长又窄，木屋顶很斜，一头搭在高耸的内墙上，另一头搭在面向后院的墙壁上，整个屋顶只有七英尺长。厨房里有八英尺长的烧饭炉，边上藏有两个烤饼炉，火炉垒得有点倾斜，尽量给房间送去热量。

这是惟一能让新娘子从头到脚地添置家当的房间。阿碧盖尔添了煮土豆的铁锅、容量为15加仑重达40磅的蔬菜锅、煎锅系列、烘饼铁板和烧烤叉，都是长柄的；特大号茶壶、烤架，带盖的热菜平底锅，一至两夸脱^①的平底煎锅，黄铜、紫铜火锅；可直接搁在煤块上的粗脚煎锅；一边开口朝火、小门开在后背的荷兰式炉子；“面包铲”放在炉子边，即长柄的锅铲、锅夹，可用来夹炉子里的烘品。炉子的一角还有些三角架，可上下调整锅的高度。

她喜欢摆弄这些簇新的铜锅和支架。她经常烫伤手指，还要练习用赞美诗来计算时间，什么时候鸡蛋已经煎了正好三分钟，什么时候牛肉已经煮了四分钟。昨天早上，她因为唱第四节诗篇的八首诗时慢了点，就把约翰的嫩鸡蛋煎老了。整栋房子只有一只高脚钟，放在客厅里。

约翰睡眼朦胧，头发蓬乱着走进厨房，右手食指夹在昨晚看书结束的地方做记号。阿碧盖尔从冷藏柜里取出熏火腿，切下一段放在煎锅里炸。约翰攥住她的发带，将头发提起，亲吻她的颈背。之后，他就坐在炉边的藤椅上，看她把拌好的牛奶、面粉、鸡蛋糊糊捏成小松糕，又把一锅的松糕塞进砖炉里。她开始哼起催眠曲，曲子哼完，松糕顶上就会变成金灿灿的棕色了。

“在单身汉时代，每晚我都发誓要早起读书，可等我睁开

^① 英美制容量单位，4夸脱等于1加仑，1夸脱近似于1公升。

眼时，太阳已经晒到脸上了。现在我成了体面的成了家的男人，却会在严冬的早上六点秉烛研读《法典》。难道这是因为我找了个雄心勃勃的老婆？”

“一个吵你的老婆。我添卧室木柴时，总是故意发出点声响。”

“宝贝儿，完全没有必要的。你一下床，我就马上醒来，又孤独又凄凉。”

“近来没看到你把我给唤回去嘛。”

“哦，严冬早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可是人生的乐事。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像备受礼遇的宾客了，禁不住要自我庆贺，这么高明，娶了你……”他抬起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真怪，我干吗要等上这么长的时间。”

“让我引用一段你说的那个比克纳新娘的故事好吗？‘早上她很诧异，一辈子都搞不懂，使她害怕出嫁的是什么东西。’”

她把活动翻板桌搬到炉子边。来客人时，桌面撑起，就像丰满少妇的酥胸一样宽阔；只有小夫妻俩静静吃饭时，翻板就翻下，桌面小得就像豆蔻少女一样苗条。吃过早餐，他们回卧室去换出门的装束。卧室因为她一大早添了大量木柴而非常舒适。阿碧盖尔披上崭新的天鹅绒连帽斗篷，戴上白色长手套，套上高统套鞋。约翰在厨房的锡脸盆上刮脸，之后就神气十足地穿上结婚穿的那件山东府绸背心，宽幅布上衣和长裤，暖和的棉袜，以及有闪亮银扣装饰的靴子，最后，戴上后系缎带的假发套。

她打量着他，抱怨道：“这副打扮把你的个性都篡改了，让你看上去挺……官气十足的。”

在布瑞特里，礼拜天上午的神圣游行是一项集体活动。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不早不晚，刚好能让家住很远的教民赶到。

钟声持续不断地响着，直到礼拜开始才会停止。海岸大道有五英里长，贯穿布瑞特里。在路上，亚当斯夫妇遇见了塞思·曼斯夫妇，以及铁匠维齐。积雪在他们的高统靴下被踩得嘎吱嘎吱作响。他们超过了塞缪·柯蒂斯夫妇，再往前走，又认出了菲斯克一家，这家人是北面离他们最近的邻居。此外，还有米勒斯家、克莱弗利家、阿普索普家。他们就像一支不断壮大的军队，在路上行走着。每走几码路，就有新的人马加入，每班人马都是由一群刚刚梳洗完毕的年轻人打头。他们手里捏着雪球，蹦蹦跳跳。当然，安息日是不准扔雪球的。

阿碧盖尔紧紧挽着约翰的胳膊，和新邻居互致问候。现在布瑞特里是她生活的城市，她的家了。哎呀，婚礼上的那句话“抛弃一切别的”，也包括抛弃了亲爱的韦茅斯。两地虽然只有三里路之隔，然而从婚嫁角度说来，仿佛相距三千英里大西洋。

阿碧盖尔还得适应两地间的某些细微差别。韦茅斯是个有天然边界的小镇，缎带般狭长地延伸九英里，一头是“大山”，另一头是“密林”，“磨坊河”注入“大池塘”，“大橡树山”矗立于“德克斯伯里小道”。而布瑞特里是个人造的小镇，人们拿尺子在地图上画四条直线，围成一个四边形，只是南边底边稍短一些。北边的终点落在位于莫纳提各河河边已经废弃的铁工厂，直角拐弯，东北开了口子，是一湾小港。

人们还在布瑞特里正中画了一条线，之北是人口密集的北布瑞特里，亚当斯家的亲戚朋友都住在那儿；之南，则是人烟稀少的南布瑞特里。他们家距这条线的距离不过与到彭氏山山顶相当。与南区大道相连的那条路两边种满了榆树，亚当斯家的两座房子就在道路的尽头。房子边上矗立着一块里程碑，标明此地距波士顿以南 11 英里。再过去就是菲斯克家的房子，路对面是基督教堂和圣公会墓地，再远些，路上有

个大的转弯，那是他们的教友聚会所。路对面就是学校，往下走几百码就到了镇上的码头。汉考克家和巴斯旅馆坐落在海岸大道急剧西拐的地方。大道向东，对着伍拉斯顿山的是昆西宅第。

布瑞特里的面积比韦茅斯大一倍，居民有两千五百左右，造船业、捕鱼业和制革业非常发达。波士顿和普利茅斯两地间最大的杂货商店就坐落在此地。商店橱窗的广告牌上写着：“上至别针，下到郎姆酒，无所不备。”阿碧盖尔觉得这里的人更世故实际一些。布瑞特里的教堂比起韦茅斯她父亲的教堂，面积要大得多，构造也结实多了，内墙还上了涂料。牧师安东尼·威伯德的圣坛一点都不像她父亲的“悬挂式圣坛”，很宽敞，还放了把舒适的椅子。老约翰·亚当斯和他的执事同行们曾多年坐在前排专为“年高德劭者”设的座位上。中间过道两边，是为单个儿来的男女留的座位。根据家庭的地位和承受能力，主要的靠背长椅要么出售，要么出租。长椅的所有权是一个家庭最珍贵的财产之一，亚当斯家的长椅就在圣坛左边。站在圣坛上的威伯德牧师，是约翰的茶友。

从韦茅斯最显赫的家庭下嫁到普通寻常的亚当斯家，本该会有一段很艰难的过渡阶段，可阿碧盖尔天性随便，就顺顺当当地过来了。她的外祖父母约翰和伊丽莎白·昆西一家，曾有40年时间一直是布瑞特里最显赫的家族，但这一点并不抬高她的地位。她嫁到亚当斯家，就是亚当斯家的人了。布瑞特里的人希望她的行为举止谦恭适度，像个亚当斯家的人，所以她迟迟没有动用那笔“甜蜜礼金”，给形同馅饼的楼梯安道扶手，给披屋东端的储藏间装扇窗子，在存放蜜饯、咸鱼肉、苹果酒、马德拉白葡萄酒的地窖那两扇敞开的拱门下铺地板。也因为如此，有些嫁妆她没有全部展示出来，如亚麻桌布和银器。她不让约翰去购置角橱，尽管客厅里急需用它。

做完礼拜之后，他们在寒风冷冽的台阶上逗留了一阵，同其他居民聊天，然后沿着海边大道朝南走回家。这回，是约翰紧紧挽住妻子的胳膊，贴在自己的蓝色毛料大衣上。

“今天到会的谁也用不着汤婆子和手套了，你脸上的容光如同八月阳光弥漫在会场。他们对新来的人总是有猜忌，尤其是嫁进来的女人。可你走进了会场，自豪地就座，稍稍侧过耳朵，倾听牧师的布道，生怕漏掉一字一句似的，虽然布道文是从《传道书》第9章12小节摘出来的，几年都没变动。这一切温暖了他们的心……”

“也温暖了他们的脚板？”

“在十二月份，可不容易！……他们知道了，你为在此安家落户感到自豪。今早你极有可能为我带来三桩官司。”

“约翰呀，礼拜天不该谈论钱的话题。”

会后，他们径直往约翰母亲的住处走去。约翰的家人想得很周到，给她一个月时间安顿，尽管她每天把后门的拉门绳放在门外以示欢迎。不过她感觉得出，今天是她报家门的日子。正如他们家把老厨房改造成约翰事务所，这边的老厨房也成了餐厅，里面精心地摆放着桌椅。披屋厨房里飘出喜庆佳肴的诱人芳香：火鸡、加烤栗子的美味作料、灶膛背部烘的地瓜、樱桃和南瓜馅饼。

“妈，要我帮什么忙吗？”

“活儿都差不多停当了。你做男孩子的女主人吧。”

亚当斯太太说的“男孩子”，就是指她家的三个儿子。阿碧盖尔头一次从婆婆的话里听出爱抚的语气。她静静伫立着，端详着这位老妇人。她把以前听到过的有关苏珊娜·亚当斯的片言只语串在一起。苏珊娜出生在博伊尔斯顿家族，找了农夫、制皮兼鞋匠约翰·亚当斯，大家都认定她是下嫁了。博伊尔斯顿是马萨诸塞的名门望族，在波士顿拥有可观的家产。

苏珊娜五十五岁，中等身材，肥胖，一头铁灰色头发，面容年轻，灰色的双眼大而有神。阿碧盖尔猜得出来，约翰虽然喜欢母亲，却对父亲更为亲近。他接手的第一桩官司乱七八糟的，连他自己都知道不该去接，因为当时的他尚缺乏正确书写诉状的经验。他日后谈起那官司，总说是因为“母亲那些唠唠叨叨、狠心的训斥”逼出来的。在金钱上，看得出苏珊娜是一筹莫展的，尽管丈夫干活兢兢业业，家业也添置了些，但他始终无法奋斗到她娘家的地位。老约翰·亚当斯曾干过执事、布瑞特里民兵队长和镇政务委员，但尽管他颇有成就和贡献，到头来苏珊娜本人也承认自己是下嫁了。

亚当斯一家五口就座进餐，彼得·博伊尔斯顿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做完感恩祷告之后，他开始歪歪扭扭，却很执著地切起火鸡来。他身材粗壮，小约翰三岁，看上去却比他老相，这是因为他举止言谈慢条斯理的缘故。他在布瑞特里公立学校读了三年书，约翰去哈佛深造时，他就当了父亲的帮手。他身强力壮，忠诚可靠，为人却过于老实无能。他那 35 英亩土地已开始稍稍露出衰败的迹象。结婚头两个月里，阿碧盖尔就听到丈夫有两次与彼得谈及试试耕作新方法的问题，但彼得却说：“我一切都照父亲的做法，这样就够可以了。”

约翰对新娘说：“也许是可以的，但他缺少父亲对土地的悟性。我要想办法提供最好的信息，弥补他的先天不足。”

“他那些地能养活一家人吗？”

“他不会有积蓄，也不会购置新地的。我们借鉴英国的长子优先权，真是让人讨厌。我得到了立身处世所适用的全部教育，彼得却几乎没有，这太不公平了，对此我一直有一种负疚感。”

“我们可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我们要

精心计划，这样即使有半打儿子，也有足够的钱送每人上大学。”

他的眼睛兴奋地闪烁着。

“建一个亚当斯王朝喽？”

在家里，约翰对彼得最为情深意长。为此他全力成全帮助彼得当选负责本镇的副治安官。通过帮约翰及他的波士顿同行送传票，彼得也赚到了一点小钱。

亚当斯家最小的男孩叫伊莱休，二十三岁，瘦削、敏捷、好动，容易兴奋。他已从家里搬出自立去了。他住在南布瑞特里父亲留给他的90英亩未开发土地上的一间小屋中。他口若悬河，东拉西扯，令人发笑。这个礼拜天，他说感恩·怀特已答应明年嫁给他，又说自己加入了民兵，还掂量过民兵的长官，计算出自己要升到副长官的位置，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阿碧盖尔的眼睛在饭桌上漫无目的地游弋着，亚当斯家的四口人，各不相同。要是亚当斯执事也在这里，他很有可能又会有另一番模样的。难道韦茅斯的娘家不也是相同的情形？她在想，自己的孩子会像谁呢？是亚当斯家族，博伊尔斯顿家族，史密斯家族，还是昆西家族占优势？或许会是一个全新的品种，融合了世代代生息繁衍在方圆几里之内的亚当斯和史密斯两家人的点点滴滴的特征吧。

3

从新婚第一天早晨起，就有马匹拴在事务所门外的柱子上。来者大半是本镇居民，阿碧盖尔的亲戚也给约翰介绍了几桩官司。她外公曾唤他到伍拉斯顿山去处理一件十分棘手的遗嘱案。表哥乔赛亚·昆西虽然两个儿子都干律师，但他还是让亚当斯去办理一份土地出售契约。他单独和阿碧盖尔

在一起时，对她说过：“既然你嫁了亚当斯，我们就得把亚当斯变成昆西家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建立家族效忠圈子的。”

艾萨克叔叔从波士顿带话来，让约翰与他的英国出口客商订立协议。约翰赴城里参加1月份审判时，他的布瑞特里老同学约翰·汉考克找到了他。汉考克继承了叔叔的财产和贸易帝国，他让约翰帮他处理一桩头绪繁多的造船纠纷。有了艾萨克·史密斯和约翰·汉考克做当事人，另外有几个商人也就上门委托，请约翰·亚当斯书写令状或出庭辩护。

这是个令人满意的开端，尽管报酬不算丰厚，但阿碧盖尔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装修房子了。她仔细考察了房子结构以后，发觉原先的小屋包括了现在用作事务所，有一个六尺壁炉的房间以及后面的一个小间。旧房部分没有地窖。大约在1716年，最早定居者的两个当木匠的孙子将房子前部拓展成了客厅，并在楼上造了第二间卧室和阁楼。

约翰购置了需要的木料。阿碧盖尔雇了木工在贮存食物的那半间地下室铺上地板，完工之后，就给楼梯架了扶手，又在紧挨披屋安置雷切尔的那个小房间开了东窗。她在披屋另一端添了个酒窖和冷藏室。地窖的空气可以通过冷藏室流通，食物就不腐败坏。她又用大玻璃换下了楼上那间卧室的小块用铅条固定玻璃，刨了地板，给壁炉台和墙壁上了鲜亮的油漆。约翰有意雇个人手来看管自家的9亩地，于是 she 就把半间架了椽子的阁楼圈起来作卧室。

房子装修好了，她又给楼上的卧室添了枫木床和衣柜，在客厅添了一套舒适的椅子，又给约翰的旧沙发包上结实的黄布。她还给约翰买了舒适的太师椅，好让他在客厅的壁炉前面阅读。搞到这儿，约翰开始对费用问题忐忑不安起来，于是 she 就此打住。

她发觉，在新婚夫妇之间，金钱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阿碧盖尔以前从未有过自己的钱，因为不需要。与她的生活和地位身份相称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她从来没有理过钱财，但她从母亲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该值个什么价。她总在父亲身边坐着，听他认真地开报一天的账目：建造一个谷仓大致要 300 英镑，包括 3000 枚钉子、数千张瓦片、若干尺地板……还有犒劳工匠的 3 加仑郎姆酒。听父亲计算死于白喉病的少年的数目，到他的辛汉讲演，其中包括他毕生奉行的宗教哲学，“我要昭示于世人，无节制的热情是多么愚昧和痴狂。”她从这中间了解到墨水粉、装订书籍、冲洗和修剪羊毛以及茶叶、玉米、黑麦、小麦、一捆柴（她父亲拿一担干草作交换）的价钱。

她对约翰·亚当斯的收入和家境所知甚少。约翰似乎不愿意把自己的积蓄告诉他人。很显然，以往没人会过问他的私事，他肯定也不会让别人来管他的钱，花他的钱。她看出他的犹豫，也理解他的犹豫：新英格兰的男人都是些守财奴，用带刺的花环紧束自己的钱包。他们家的食柜里满是熏火腿、咸鱼、成桶的苹果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这些都是结婚时收的贺礼，她根本用不着花钱去购买日用品。她很谨慎，只有与约翰商量好了房子装修之后，才去动用自己的钱。

约翰对这一切很为满意。

“大部分女人在钱财方面都不太高明。不过，我还拿不准会不会跟你一块去买马，我可能会买上一匹又瘸又瞎的老马，就像克兰奇兄弟买的绿叶马那样。”

她知道他在开玩笑，就接口说道：“约翰，不是我精明，要知道，我们家族出了很多成功的商人和地主；他们过着很优裕的生活，可我知道，如果他们拿几先令就可以将就，那么他们是不会去花一镑钱的。”

约翰亲昵地拥抱她：“婚姻真是一种难以计算的彩票！我们要好好盘算盘算，看看房子要花多少钱，农场要花多少，需要积存多少。除了每天柴米油盐的开销之外，我们把其余的钱放在办公桌那个上锁的抽屉里，年底再来统算，手头存了多少，修房子和农场、购置必需品一共花了多少。我喜欢把每天吸收到的知识作个记录，至于钱，那可就谈不上了。”

阿碧盖尔很诧异，这不像他。她用像春天的沃土一般颜色的眼睛打量着他。谈恋爱时，她真正了解约翰·亚当斯有几分？她头一回领会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历书》中的话：“惟男子和甜瓜弄不清底细。”

嘿，婚姻也是上好的出发点嘛。

约翰完成了1月份庭审，从波士顿回乡，激动得浑身颤栗不已。

“你当上了马萨诸塞首席法官？”

“还不止于此呢。来，坐在身边暖暖我，我的血都快冻成冰了。我刚到波士顿，菲奇先生就在休庭时找到我，告诉我说格里德利先生有事相告，只是要严加保密。”

阿碧盖尔给他冲了杯热气腾腾的巧克力。

“我在办公室拜见格里德利时，他说他已决定让我参与第一序列业务，菲奇也一样。”

“约翰，格里德利是马萨诸塞最有名望的律师啊。”

“他说，他和菲奇先生设想创立一个法律俱乐部，是一个研究法律和演说的私人协会。他还有意成立由他本人、菲奇、我、以及约瑟夫·达德利组成的联谊会，一起学习。他借给我戈德弗鲁瓦的《民法典》。第二天晚上我们会了面，同意先着手研究封建法律和西塞罗的演说。”

“像一所法律学校嘛，这是你朝思暮想的呀。”

“我们商定了学习计划。我们的书将交换着阅读，每人再去买些大家手头都没有的书籍。我每星期四去波士顿参加聚会。宝贝，告诉你，我期望能从中得到人生最大的乐趣呢。”

她由衷地亲吻他，以补偿内心不自觉涌上的酸楚的嫉妒。

“你近来写作不多，我担心婚姻会让你太注重赚钱。”

“我的良心在刺痛，不过我肯定会从联谊会得到一些上好的法律文件的。”

接下去的几个里，连阿碧盖尔都惊讶于他的兴趣之广。他以前总对接手的每桩案子作背景调查，而现在他开始涉猎西方法律史及其哲学，试图找出法令的内在基本理论，探究在时代和文明的历程中法律的成形、发展和演变问题。

他周四晚与塞缪·亚当斯或老友汉考克、乔纳森·休厄尔待在一起过一宿，周五回到家，便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发生的一切。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的隐士型学者。阿碧盖尔干完家务活，他就唤她到办公室；或者在她读书或干针线活时，把书拿到暖烘烘的厨房里去，展开放在火炉前打开的翻板桌上，偶尔抬起头吟诵几句卢梭的语录。卢梭认为，封建制度是“导致人性无耻堕落的最不公正、最荒谬的统治方式”。

他看书累了，就大声朗诵莎士比亚剧作或弥尔顿的诗作，因为他和格里德利有个默契，希望通过这个联谊会，保证律师界获得一种美利坚前所未有的纯洁、优雅、向上的精神。

“娜碧，我希望这里头有些部分能变成现实，因为我正着手撰写一篇有关宗教准则和封建法的论文，这是国内无人涉足的。”

他们的目光相撞，两人都发出了乐观的光芒。第三个月份已经过去，她已经肯定自己有喜了。

“相信你马上会进入创作阶段。事实上，你已经处于这

个阶段了。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他在看《社会契约论》这本书，马上抬起头腼腆地笑笑问：“为何你觉得那是惊喜？”

“你怎么知道的？”

“你告诉我的。”

“我没有说过。上星期全家人从韦茅斯来探访时，我连妈妈都没有告诉。”

“你一开始，我就知道了，是你的眼神。第一个月是爱慕的眼光，慢慢地，多了新的成分：敬畏，好像我顷刻之间变得上帝一般高大。”

她开怀大笑起来，是心满意足的她所迸发出的心曲。

“你高兴吗？”

他揽她入怀，温情脉脉地亲吻着。

“你做的每样事情……我都非常高兴。”

“你对这消息没什么反应嘛，是不是先为人妻，后为人母是通常的归宿？”

“我对待大事都是平静的，小事才会令我恼羞成怒。好，现在我把所写的东西念点出来，你好好听着，这样我们的头胎孩子一落地，也许就会笔下生花了。”

他的声音高昂，但不是太悦耳。他读出的句子铿锵有力，使她颤栗。

“人民与施行世俗和精神暴政……的同盟之间的斗争，已然势不可挡，暴力迭起，腥风血雨。正是这场伟大的斗争，才使美利坚人丁兴旺。不但有常人所设想的宗教问题，而且对普遍自由的热爱，对地狱一般的同盟的痛恨、畏惧、恐怖，这才设计、实施、完成了移民美利坚的过程。”

“这是有识之士，我指的是清教徒，在几乎陷于绝境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断。他们一般都很聪慧，其中不少人学识渊

博……但他们的遭遇是羞辱、烦恼、鞭笞、压制、绞刑、火刑柱……”

“一到这里，他们就开始安家，按计划着手建立与宗教准则和封建制度对着干的教会法式和市民政府。……”

他抬头看看她。

“我总是满含崇敬和惊奇的心情，把移民美利坚看成是上天为了启迪无知的大众、解放全世界受奴役的地区而安排的一出蔚为壮观的大戏的开场。”

她坐在他身边，双眼盯着他看，心里想道：“他是独一无二的。我的生活将永远不会乏味的。”

4

在阿碧盖尔看来，约翰也像怀孕了似的，承担的工作越来越重。现在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就着烛光写作，对文章的视野进行拓展和修正。布瑞特里政务会指派他去掌管分割、出售北部公地的委员会。他带领邻居奈尔斯和巴斯，雇佣了勘察员和测链员，工作了好几周。

“我们攀过岫岩沟槽，越过沼泽灌木，最后总算分了地，制订了土地方案，下周某个晚上，我们要亲手持槌拍卖，希望全部能卖掉。我给自己挑了两块地，还有石场牧场的一部分。”

阿碧盖尔参加了在礼拜堂举行的拍卖会。人们从方圆几里外赶来出价买地。约翰的槌子敲得很棒，后又传给搭档，自己去写地契、收钱、确认余款的付款保证书是否可以接受。那些她没有机会拜访的远邻们，在她离开礼拜堂之前都跑来祝福她。

“她们祝福我，是因为我有喜，还是因为你卖出了所有

土地？”她问道。

“两者兼而有之。我不会做你的事，你也不会做我的事。”

他们又有了一个小胜利。约翰被政务会推选为公路勘测员，这是好坏参半的荣誉，因为当地各派系为公路吵吵闹闹已经有几十年。约翰说，这个问题就像人类那样既简单又古老，没人愿意缴纳税金，进行改道、维修、养护。

“或者说，人们对该缴纳的税收份额争执不下。彭尼曼家使用公路把庄稼运到市上出卖，沉重的车轮碾碎了路面，塞耶家只用轻型马车，艾伦家只骑马，而比林斯家是走路去参加政务会和探亲访友的。”

她看着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个人的名义，而非布瑞特里的名义，在四处奔走。他收集了周围城镇的公路法规，韦茅斯的法规来自她父亲，还有弥尔顿、辛汉、多切斯特的法律。他在各地询问出了法律哪些部分是适用的，哪些不是，分析了本镇的特殊需要，然后提交了本人的建议。这份法令递呈上去，由于言之成理，得到了本镇上下一片赞同。

她逗他说：“当立法人，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到少有的精神奋发。撰写一则好的合同或遗嘱，是身心愉悦的事情，而撰写一条能适用于全镇的好法令，则是奇妙无比的事。希望撰写法令的机会层出不穷，这些法令一旦能起效用，就会变得像诗文那样妙不可言。”

“要为广大谋福利，不就需要每季度都出台新的法令吗？谁也压不倒你。”

她错了，有人压倒了他。

此人便是塞缪·亚当斯。他从波士顿拖了只旅行箱，携新娘贝齐来此寄宿，带来了这条不幸的消息。

阿碧盖尔对塞缪堂兄的变化感到吃惊。上次看到他时，塞缪尚不到四十岁，却已行动迟缓，晃晃悠悠。这回他穿着整

洁，头戴庄重的假发，骑马跑了 10 英里，衣领还是不落灰尘。尤其是言谈举止，恍若朝气蓬勃的青年，原先的颤抖病几乎荡然无存。

阿碧盖尔安排他们在另外那间卧室住下，雷切尔端上茶来。在这漫长的 4 月黄昏，他们坐下闲聊起来。阿碧盖尔问候了孩子们。

塞缪亲昵地看着贝齐。

“阿碧盖尔，我那手脚不干净的老婆已经偷走了我的孩子。”

“塞缪啊，”妻子用平淡而愉悦的声音小声说，“挥霍与放肆只是有钱人享有的特权哪。”

“谁会比我富有，哈钦森副总督？汉考克？阿碧盖尔的艾萨克叔叔？乱弹琴！”他转身面对阿碧盖尔，满面笑容足以照亮全客厅，“我娶了个女巫。请允许我自夸，婚后几个月，我没挣几个子儿，可贝齐却给我们打扮一新，房子也油漆了，家具披上了新罩套。”

阿碧盖尔扭头打量新嫂子。伊丽莎白·韦尔斯芳龄二十八，父亲是机械工匠，没有一点嫁妆，所以迟迟才嫁人，而且嫁给了拖着两个小孩、穷愁潦倒的鳏夫。贝齐虽说长相平平，倒也有些迷人：洗过的素净皮肤，头发简单地从额头处梳向后面，脸上的五官显然是为了发挥作用而不是在为了装饰。突兀的短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嘴是用来说话的，不齐却有亮泽的白牙齿是用来吃东西的。啊，那双眼睛，阿碧盖尔想道，长在她脸上可不仅仅是看东西用的，它们还能让所有的人洞察她的灵魂，让他们知道她是个多么可爱可贵的女人啊。

塞缪谢过阿碧盖尔给他上的好茶，即转入正题，开始解释骑马到布瑞特里逗留几天的原因：一个包裹自利物浦发出，

经三十四天后于今早抵达波士顿港，里面装有已由议会通过的印花税法的正式文本。

约翰大叫道：“难以置信！议会无权为了增收而向我们征税，这点他们应该比我们更清楚的。”

“约翰，如今不行了。这是伦敦的一份报纸，上面登出了议案的全文。该文件已经过三次宣读并获得通过，业已成为英帝国的法律。进出我们港口的船只的每张结关证上要贴印花，发行的每张报纸要贴印花，每份年历、手册，每张书写纸、凭单、师徒契约、买卖合同、送达的传票、签署的遗嘱、法庭下的判决书，都要贴合适的印花才算合法。印花税票在英国印制，现在正往我们这边运送。”

约翰脸色铁青。他最后打破了这片充满愤怒的沉默，嗓门粗得就仿佛一直在内心呐喊似的。

“那就是说，要么我们给予英国这项权力，让它越来越多地榨取我们的收入，直到我们沦为农奴为止；要么就是拒买印花，停止船运、制造、销售、出版，不去法庭打官司。”

“法庭？”

“是的，娜碧。要是我们拒买法庭程序所需的文件印花，法庭就得关闭。没有法庭来施行法律，就无所谓法律了，不管街头有多少巡警。没有法律就不会存在组织有序的社会。”

“你还有 9 英亩田地。”阿碧盖尔说道，设法缓和情绪，“议会不至于给每棵冒出地面的萝卜都粘贴印花吧。”

贝齐递给她一个感激的微笑。男人们陷得太深，没有笑起来。

阿碧盖尔顺从地说：“那好吧，约翰，格伦维尔首相不是坚决地表示了一年，说他不喜欢印花税法，货物我们可自行估价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统统都错了，”塞缪应答道，“可又一点儿都没错。这不

过是由来已久，永远不会终止的那场斗争的一部分罢了。就是说，只有我们去结束它，它才会结束。”

“听着，塞缪尔，”约翰告诫道，起初的震惊已渐趋消失。“我们来回顾一下《协查令》及詹姆斯·奥蒂斯反对令状的演说吧。那是1761年的2月，我看事情是那时起头的。”

《协查令》是重商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英国据此来治理大英帝国。英国希望所有的殖民地都能安然无恙并繁荣富强，但首要条件是英国自身要富有强大。所有原材料和制造品在世界其他地方销售之前，都得先运至英国，由英国轮船雇英国水手将货物转运过去。马萨诸塞可以生产原材料、船桅、铁制品、皮革，但不能制造呢料子、帽子、钢制品。由此，英国凭借《航海条例》，便控制了美洲殖民地及马萨诸塞的贸易。

作为补偿，英国恩准殖民地生产为其所需的物品：船桅、大麻纤维、沥青、靛青染料，并保护他们免受北面的法国、南面的西班牙的侵袭。

这个制度运行得十分完美。从未有人把贸易控制视作税收。在马萨诸塞，1733年的《糖浆条例》眨眨眼就消失了，最坏的时候也最多让发货人花上一加仑一个半便士去贿赂海关税收员。这里工资很高，就业机会广泛，利润可观。如果马萨诸塞使你感到没劲，还有西部千百万英亩处女地随时任你取用。没有人会吃饱了撑着，去埋怨殷实的景况，或者提些尴尬的问题——当然只有塞缪尔是个例外。他盯住这些问题，一味吹毛求疵。

塞缪尔又谈及这个危机：“这个制度一度勉强维持着，直到1761年法印战争结束。亲爱的弟弟妹妹，就是你们谈恋爱、开始人生新纪元的那年，它标志着马萨诸塞旧纪元的结束。其实，对美利坚也是如此。英国击败法国夺取加拿大之后，就认定我们必须帮其支付那场战争的费用，连同维持这边万名

英军的军费。就在这时，他们决定实施他们的关税。我们波士顿人是文盲，什么是‘关税’呢？说到底还是税嘛。于是我们就拒缴。自清教徒移居马萨诸塞以来，我们第一次提问，‘难道他们有权在我们自由英国人不知情、不赞成的情况下向我们征税吗？’”

“但他们并没有得逞啊，”约翰回答说，“奥蒂斯起来攻击《协查令》时，我也在市政厅内。那是我永远不忘的一天。火炉里炉火正旺，五名法官身披猩红色英国绒呢袍，饰有细纺宽镶边，头戴后系缎带式假发，围壁炉坐着。首席法官哈钦森副总督坐在首座，两边坐着波士顿所有的开业律师。”他不自然地笑了，“当时我 25 岁，是在座律师中最小的，正值踌躇满志。奥蒂斯已经同意为商人陈情，出的费用很高，可他大声说，‘对这种案子，我蔑视一切费用。’”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我去拿那天的笔记，多亏了奥蒂斯，有两年时间英国人没有插足我们的事务。”

约翰回到客厅。

“开始时，奥蒂斯就像一团火焰。‘这个《协查令》违反根本的法律原则。与宪法相抵触的法令是无效的。与自然公道相抵触的法令是无效的。我们可以给予立誓者特别令状，让其搜查特定的场所，可眼下所祈望的这道令状却要不得。它针对国王领属的所有臣民。谁手持此令，谁就可以做暴君。以合法手段出面的暴君，也可以控制、囚禁、杀戮王国内的任何人。’”

.....

约翰放下文件，阿碧盖尔起身到厨房帮雷切尔开始上晚饭，然后又用盘子端来四杯白葡萄酒。她举杯为哥哥嫂嫂祝酒，把话题从国事上引开。

但这不过是暂时的。翌日早上，他们去礼拜，塞缪尔以迷人的嗓音放声歌唱几首酷爱的赞美诗。他恪守宗教上的规定，

饭前做祷告，睡觉时与孩子们一起诵读《圣经》，主日参加聚会。也许是因为他的新婚妻子，也许是因为跟威伯德牧师诵经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仅仅一周前还可能把他看做煽动者的布瑞特里教徒，今天却站在台阶上，向他询问有关印花税的问题：为什么首相改变了主意，对殖民地施行印花税？这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危害？

四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塞缪笑着说：“我有了新角色，议会法案的顾问，好开心哦！”

“塞缪，你还昧着良心，从我们与英国人的纠纷中寻开心。”阿碧盖尔说道。

塞缪不喜欢直截了当地回答，他借间接的方式自娱自乐。

“英克里斯和科顿·马瑟在清教徒的圣坛上尽开玩笑，波士顿人拜倒在他们脚下。如今的公理会牧师能对教友说些什么呢？你们要虔诚不二，不去跳舞，不搞宴会，不要华衣丽饰，打扮得像妓女那样……阿碧盖尔妹妹，对不起！不，作为一个布道者要远离一切消遣。在马萨诸塞，政治将成为我们余生最激动人心的职业。”

“贝齐，照顾好你老公，”约翰责备道，“告诉他，我们不会用他的政治胡椒粉，来给烤鹅调味的。”

贝齐笑笑：“亲爱的，我们好好做客，下回阿碧盖尔妹妹才会再请我们上门的。”

雷切尔已把桌子搬到客厅火炉前，把翻板打开，铺上阿碧盖尔随嫁过来的上等桌布，摆上杯子和银器。四个堂兄妹亲密地坐在一起。吃完滚烫的苹果馅饼，男人们往烟斗里装好了弗吉尼亚烟丝，塞缪重又捡起这次造访目的的话题。

“约翰，我要听听你的意见。我指的是，听听你作为律师的意见。”

“塞缪，看到你把生意留给自家人真高兴。”

“如何才能最好地抵制印花税法呢？拒不执行？走私没贴印花的文件？还是关闭所有必须粘贴印花的商行？”

“塞缪，他们永远无法实施印花税法，它会像《协查令》一样自行消失的。”

“你这就缺乏远见喽。这些法案只不过是结果而已，造成纷争的最基本原因还在。”

“什么纷争？”阿碧盖尔问。“我爸爸总是说，我们是有史以来管理最得当的殖民地呀。”

塞缪站起来，在土耳其地毯上来回踱步。

“正确，确实如此。不外乎两个理由。当初英国企图实施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时，比如《糖浆条例》，我们就走私绕过去。她要我们为国王指派的官员支付年薪，结果遭到断然拒绝。英国忙于贸易和征服战争，且成绩斐然，无暇顾及我们。她纵容我们，如同我们纵容聪明伶俐却被娇宠坏了的孩子那样。可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而英国为把法国逐出加拿大而陷入累累债务之中。她将坚持要我们一起承担债务。最关键的是，这位新国王和议会决定做一些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阿碧盖尔接过话茬：“什么呢？”

“我来告诉你吧。他们终于决定，要显示一下针对我们的合法权利和宪法所赋予的权力。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这可是致命的。对他们来说，而不是我们！”

现在约翰也惴惴不安起来。他站起来在塞缪跟前摇摇晃晃地踱步。

“塞缪，这些言论就是挑战啊。我们一贯让英国人享有合法权利的：国王委派的总督，有权否决马萨诸塞政务会的民选官员，命令我们运货用谁的船，只准我们把鱼、木材、生铁运到他们那里，只准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制成品。而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没有穷人，没有失业，而伦敦有……”

“约翰弟，坐下坐下，我才是那种很容易为政治激动的人，而你是平静客观的律师嘛。正确。英国与我们隔了三千英里海路，取消针对我们的暴虐法令，既便利又体面。可议会决定向我们征税，征的不是国际货运和贸易的税，而是内务税，这下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印花税又是怎么一回事？设想你同意为撰写的每份法律文件向英国纳税，而他们每年都不断抬高税收呢……”

“我们不纳税！英国议会有权控制我们的对外贸易，这在整个帝国都是一样的。但未经同意，议会不能向我们征税，只有殖民地自身才能征税。”

塞缪拿三寸不烂之舌舔舔嘴唇。

“议会说过，这项税收只不过是养兵保护我们的费用的一小部分……”

“我们能够自我保护的。我们有民兵。”

“……只不过是驱逐法国人及开拓整个北美大陆供我们的人定居的费用的一小部分。”

“我们在亚伯拉罕平原也有士兵的。好了，塞缪，不要与我抬杠了。英国以往都是在经过我们代表的同意之后，才向我们征税的。我们不向外人纳税。”

“嘿，约翰弟，你怎么能够把宗主国当做外人呢？”

“你们两人不要抬杠了，”阿碧盖尔阻止道，“这是我们第一次走亲戚，又不是政治辩论赛。”

近邻几对年轻夫妇进来喝茶，阿碧盖尔坐在桌首，一边娴熟地往客人的杯子里斟上适量的茶，一边抬头与他们攀谈。茶毕，塞缪和贝齐谢过盛情招待，并邀请他俩到波士顿小住几天，随后就告辞了。

上楼睡觉时，阿碧盖尔问约翰：“塞缪说得有道理吗？”

“不不，我不认为他有道理，至少不是全对。正如他说的，

我们是孩子，而孩子是要服从家规的。我们独处了这么长的时间，把自己管理得这么好，所以就不乐意接受苛刻的控制了。英国拥有世上最完善的政府，英国政治家不至于鲁莽到挑起风波的地步吧。”

“我想塞缪喜欢闹事，还是我把他看错了？”

约翰的眼睛阴沉下来。“我们说的闹事，塞缪称为自由，他在煽动争取自由。”

“从哪里争取？”

“英国呀。”

5

一周一周的时间过去了，阿碧盖尔的身子也越来越重。她放松了晨衣上的束带，感觉到体内的小生命，她既欣喜若狂又莫名其妙。胎动加剧了，偶尔还能踢痛她，但看到小脚的踢蹬，她感到无比欣慰。只有试图在藤椅上坐直的时候，才感到不舒服。于是，她就盘膝坐在沙发上，就像以前在韦茅斯牧师公馆坐在床上写信那样。

约翰外出巡回了。早晚凉爽时，她就出去散散步，走过小溪，穿过田野，有时还有婆婆或彼得弟弟作陪。大家对她都友好，都在记挂她。她娘家人来看望过，父母、玛丽和理查德·克兰奇，还有妹妹贝茜。

肚子大到不便外出时，她就在膝上放本没有打开的书或杂志，呆坐着展望未来，而非回忆往昔。这是等待的时刻，是女人的时间。一想到孩子生病了，自己会不会照料，她就会有一阵恐慌。要是养下一个怪胎，十一个手指和脚趾，那又该怎么办呢？但她年轻、健康、受人爱戴、举足轻重，这种担心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平静而快乐的日子，她思考着哺

育孩子的问题。她要让孩子独立自主，但又意识到她和丈夫两人都个性很强，肯定会给孩子施加戒律。她相信，孩子无论男女，都会是好学生，经过教育之后，都会在新英格兰学有所成。

约翰外出巡回，或是参加波士顿的联谊会在外过夜时，她并不想念。和他们相爱后约翰第一次巡回的日子里一样，这是一段宁静的时光，是为生活中的下一次冲击积累希望和能量的间歇。

前门铁皮上，铃锤清脆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遐思。打开门，她看到詹姆斯·奥蒂斯和妹妹詹姆斯·沃伦太太正站在门槛下的花岗岩平台上。由于约翰已活灵活现地描述过他们的长相，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们。

默西·沃伦自我介绍后说：“我和哥哥想拜见亚当斯先生。”

“真是料想不到的乐事，我还在考量和谁一块喝茶呢。”

“我们也是的，”奥蒂斯笑笑说，“颠簸了10英里路从波士顿赶来。约翰在家吗？”

“不在家，先生。但请让我尽主人之谊吧。”

她把客人领入客厅。奥蒂斯四十岁，已结婚十年，有三个孩子。有人说，他是在妹妹出嫁后，为了消除寂寞才结的婚。默西要小几岁，嫁给了普利茅斯一个富裕的种植园主，生下四个男孩。

安顿了客人之后，阿碧盖尔吩咐雷切尔端来一大壶茶。她在兄妹俩的对面坐下，发觉自然规律似乎颠倒了顺序。两人中，詹姆斯更有魅力，他有宽阔的瓜子脸，眉毛舒卷，双眼间距大且有神，嘴巴和下巴比例协调，每种表情都透着机敏颖悟。默西高个子，胸部平坦，丰满的哥哥身上富于曲线的地方，在她却见棱见角。她的额头同样很高，但在她细条的

脸上就显得太突兀。鼻子瘦长，眼睛大而明亮。

詹姆斯曾允许默西与他一块跟叔叔学习。在马萨诸塞，他们的叔叔被认作是博学的人，虽然他莫名其妙地上了耶鲁。詹姆斯从哈佛毕业后，就把妹妹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帮她复习雷利著的《世界历史》。在哥哥的坚持下，默西开始写作诗歌、散文和剧本。

詹姆斯很好动。他能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作，发表韵文，作为他严肃的法律和政治工作之外的学术消遣。但谁也不能料到下回他又会做出什么稀奇古怪的自毁的蠢事来。他毁灭约翰建立律师职业道德标准的希望，纯粹是件蠢事，遭到新英格兰律师界的挖苦奚落——不过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对詹姆斯·奥蒂斯看法，得像他的心情那样瞬息变化。在一些圈子中，他被称为“走路者”，因为不仅在马萨诸塞的议会和波士顿市政务会上，而且在巴恩斯塔伯家中自己邀请来的朋友的聚会上，他都会无缘无故地退席。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论者，写传单、报刊文章或作演讲反对英国官员侵犯殖民地自由，依他所言，侵权在他们是如同呼吸那样稀松平常的事。

阿碧盖尔给客人泡上艾萨克叔叔从国外进口的小种红茶，茶水呈褐色，还递过几碟热乎乎黄油小松饼和蛋糕。奥蒂斯接着详细分析了印花税法，他跟塞缪一样对此深感不安。

“我们被迫转移思维中枢，我们一直默认英国有权管理我们的外贸，但无权干涉内政。可现在事实表明，这种界限是假的。如果不给我们一定比例的议会席位，他们就无权以任何形式对我们立法。一旦我们给了他们这种权力，我们将一无所有！完了！让美利坚人成为奴隶，已为时太晚。几乎晚了一个半世纪！自由是麻醉剂，远甚于郎姆酒。我们是真正沉醉于自由事业的马萨诸塞人。”

他站起来，说要去拜访邻近一个当事人，就撇下两个女人走了。阿碧盖尔很乐于结识默西，虽然昆西家的女子都被送到女子学校学习，且继续阅读诗歌和小说，却没有人像阿碧盖尔那样继承了祖辈对政治的痴迷。除了外祖母，默西是她所遇到的第一个认为政治很有意思，并且受过写作训练的女子。

“不是文学创作，”默西解释说，“而是实用写作。如果詹姆斯说，他的传单无法打动人民，我就用诗歌去激励他们。如果他无法生动表现伯纳德总督干的坏事，我就在剧本里安置个角色来丑化他。那样所有看剧本的人就都知道他的恶行了。”

“看到他在舞台上曝光？”

默西沉默了好一会儿。

“唉，不行啊。此地的清教徒是绝不允许真人演戏的。1750年，你还太小，不会注意到，那时我们的地方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上演戏剧的法令。我记得那些令人痛苦万分的法律措辞：‘舞台剧与鼓励挥霍、打击勤劳的其他娱乐活动的毒害一样，使更多的人变得无耻堕落、没有礼仪、蔑视宗教。’亚当斯太太，你听到过这么可怕的胡言乱语吗？”

她不等回答就往下说了：“而我们英国有这么多的不朽剧作：马娄的《浮士德博士》，本·琼生的《炼金术士》，还有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不想说不爱国的话语，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清教徒起航时，把一些良知遗留在了英国？”

“在塞勒姆发生的宗教整人迫害，表明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更为压抑的宗教，比我们要逃避的东西还要过分。”

“阿碧盖尔，你尝过写作的乐趣吗？”

阿碧盖尔脸红了。

“我承认，在用墨水和笔画填格子中，我得到了莫大的

快乐。”

约翰冒着6月的骄阳，在巡回之后返回家园，他的脸看起来消瘦了。

“你的案子没有后续吗？”阿碧盖尔问。

他两眼发亮：“有啊！我打赢了官司，当事人很满意。普利茅斯公司已经聘用我。我答应每年到菲尔茅斯高等法院去处理他们的案件。”

“多好的回家礼物。普利茅斯公司的案件很多。”

他懒洋洋地躺在冰冷的炉前大椅子上。

“要知道，我有多么迷恋于旅行啊，它使我精神焕发。缅因的道路，自形成以来尚无车轮碾过！从菲尔茅斯到波纳尔伯罗是一片荒野，杂树丛生。我的马在树根和树桩间腾挪跳跃，跌跌撞撞，我们所到之处，都找不到旅馆。我们五、六个人只有一间房，一两张床，一人一份都分不到。”

“英雄到家时，总是又饿又瘦的。地窖里有的是营养品，尽管还得照样三个人挤一张床……”

约翰仿佛是第一次打量她，刚才阿碧盖尔已经解开颈后的蝴蝶结，把头发松松地摇落在肩上。西下的太阳透过窗户照射进来，把头发映成多重褐色。约翰把脸埋在她蓬松的头发之中，喃喃地说，和你待在家里是多么美好。他吻着她的嘴角、眼睑，引述着《穷理查历书》里的话：“航船和孕妇是世间最好看的事物！”

雷切尔端进一大罐苹果酒。约翰一边痛饮，一边跟妻子聊起临动身回家前时，在波士顿留在塞缪家里吃饭的事，聊起《波士顿报》报主本杰明·伊兹有可能发表他那篇有关宗教准则和封建法的文章，聊起他遇到了詹姆斯·奥蒂斯，对方恭喜他娶了好妻子。奥蒂斯自己的妻子是与英国官员关系

密切的富商之女，为人专横。她看不起丈夫的活动，认为这庸俗不堪，大逆不道。这些活动并非大逆不道，只是奥蒂斯和塞缪的某些想法很新奇，很激进。“想想看，”约翰惊叹道，“他们已经游说民选的马萨诸塞议会，使之向美利坚其它十二个殖民地发出邀请，召开大会制订计划来阻止《印花税法》。”

阿碧盖尔很受震动。

“大会？以前尝试过吗？”

“有过一次。1754年的奥尔巴尼会议，携手对法作战，与印第安人和解。”约翰告诉她，本杰明·富兰克林制订了奥尔巴尼方案，号召十三个殖民地推选各自的代表，成立志愿总政府，每个殖民地可保留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联邦的政府应有权征税，建立要塞，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组建军队……”

“国王和议会否决了该方案？”她问。

“嗨，我们自己也否决了。各殖民地都害怕自己的独立会遭到别人的威胁。但是，塞缪和奥蒂斯的方案很简单，真是天才之作！其它殖民地同样都被调动起来了。娜碧，你知道，英国以前从来不把我们当做臣民，如果我们齐心协力，议会和内阁会退缩的。倘若我们要使他们不做坏英国人，自己就首先要做好英国人，保持帝国的自由。”

“我懂了，”阿碧盖尔庄重地回答，惊奇地发现眼泪在自己眼眶里打转，“我们的孩子要生下来就做个自由的英国人，那是这个世界所能授予的最光荣的头衔。”

塞缪和奥蒂斯提出了另一个绝妙的计划：成立多个通讯委员会，马萨诸塞人组成团体，写信给其它十二个殖民地素不相识却志趣相投的人，以最最激烈的措辞抨击《印花税法》，而且通过报社寄发各种传单和文章，敦促收信人回信，并自愿写信给听说过名字的其它殖民地的人，如同行牧师、商人、船东、医生、律师和手艺人，建立一个覆盖马萨诸塞、新

罕布什尔、罗得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特拉华、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网络，从几百人，最终发展到几千人，竭力防止那破坏性的法案变成法律。

而且在月底前，又发布了一个计划。

他们在幕后工作，成立了组织，自称“忠诚九人小组”。这是一个为行动而成立的委员会。什么行动？谁也不明确。时间和需要将决定它的形式。奥蒂斯和塞缪是马萨诸塞议会的民选议员，所以没有参加该组织。“忠诚九人小组”中除了那位专门在报上为他们造舆论声势的本杰明·伊兹以外，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是有钱人、富裕的店主或熟练的工匠，以前都没有参加过论战。小组的总部设在汉诺威广场边的蔡斯和斯皮克曼酒厂。会议是秘密的，就像眼下正在殖民地之间往来穿梭的秘密通信一样。

约翰已答应下回去波士顿时参加会议。

6

参加完神圣游行回来，阿碧盖尔就在客厅摆好桌子，铺上最好的桌布和餐巾。乔纳森和埃丝特·休厄尔就要来拜访他们家。在约翰尚未考虑成熟，即将贸然向汉娜·昆西求婚之时，是这对夫妇拆散了他们。埃丝特大阿碧盖尔6岁，是隔了两三代的表姐，她搞不太清楚远近关系。乔纳森比约翰年长7岁，是约翰最要好的朋友，这段友情要追溯到他在伍斯特任教的岁月。

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阿碧盖尔给他们开门时暗暗想道。埃丝特披着一件玉色的丝绸绣花锦缎长外套，脚上是同样面料的鞋子。阿碧盖尔对此赞叹有加。埃丝特和正被约

翰·汉考克追求的妹妹多萝西是昆西家族的美人。她生性活泼，酷好逗笑，很能感染人。虽然她向阿碧盖尔透露过，自从和乔纳森坠入爱河后，就再没有读过一本书，但她仍能敏锐地体察人间的种种幽默滑稽。乔纳森很晚才开始学习法律，但现在已是马萨诸塞最有才华的律师之一，私人开业，利润颇为可观。他也得到了英国人的欢心，即将就任检察总长。他叔叔斯蒂芬·休厄尔是马萨诸塞的首席法官。阿碧盖尔听人传说，乔纳森渴望像叔叔那样出人头地。

晚餐很愉快。乔纳森和埃丝特热情洋溢，滔滔不绝。休厄尔爱搞恶作剧，在哈佛念书时，他从窗外丢石头，不偏不倚，石头落到了一位教授的床上。埃丝特则有一肚子的有关各家各户的奇闻轶事，以及乡下的时事：什么内尔阿姨吃饭时崩了两颗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就吞下肚了；什么鲁本·伯勒尔先生做了一桶软皂，放在披屋里，恰巧下面有一口井，结果发觉地板塌了下去。

乔纳森向他们透露：“我一整天都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工作完毕就爱大笑一场。开心的一笑，是世上最美妙的礼物。我贪婪地想拥有它。对别人说出的笑话和做出的可笑的事，我是不去笑的。我要第一个笑。笑声中包含了玩笑的机智，深刻的洞察力，洗练的讽刺，以及从芜杂的事实中提取荒谬的能力。”

然而，晚餐后乔纳森严肃了起来。

“约翰，我来是劝你不要再反对印花税法了。这是完全合法和有效的议会法令，将于11月1日生效。你制止不了的，只会伤及自身。事实上，你已经伤到了自己。”

“我不这样认为，乔纳森，”约翰温和地应答道，“印花税法仅是个开端，征税的权力便是吞噬的权力，不久，议会就会吸干我们所有的一切。”

乔纳森转身问阿碧盖尔：“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不会妨碍你吧？”他担心这点。他自己的头胎孩子是死婴，因此他不想害她不安。

“不会的，乔纳森，只要你们不涉及个人感情。”

他转身对着约翰。

“看一下英国的史册吧。在美利坚的一百五十年历史中，谁是施与者，谁是获取者？英国给殖民地注入了千百万英镑，帮助我们开发。现在他们要求我们支付的，仅仅是军队维持费用的百分之二十五，难道这不合乎情理吗？为了保卫我们北方边境的安全，英国几近濒临破产。英国人负债累累，要缴纳比我们高得多的税金。这是我们自己人，自己的政府，在危急中向我们求助。可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要求，我们都再三耍弄，走私、伪造船运提货单，公然与法律相抗衡。而国王、内阁、议会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耍脾气时他们就安慰我们，我们叫喊任务艰巨、难以忍受时，他们就取消限制。……在所有的帝国中，哪里还有如此这般纵容的宗主国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大家庭中承担应尽的责任呢？牧师在布道时都宣讲过伦理道德品质，难道我们准备世代代在这方面贫困下去吗？苍天哪！早上刮脸时，我几乎无颜面对自己。作为个人，我准备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付清个人份额，来维护自由的共和帝国。我们标榜自由，却不肯拿出一个子儿去维护世上的自由。我们的帝国正在四面受敌呀：法国、西班牙、荷兰、俄罗斯，都妄想把我们伟大的海军驱逐出海，遏制我们，迫使我们投降，沦为他们的臣民和农奴。而我们会拔刀相助吗？会答应向我们提出的微不足道的救援要求吗？当然不会！你知道那样做，我们会成为什么呢，约翰？”

“什么？”

“禽兽。”

一阵痛苦的沉默。休厄尔的嗓门已经提高了。他看看阿碧盖尔，用更平静的语调说下去。

“我知道我决不可能让马萨诸塞人信服，约翰兄，因为你的朋友奥蒂斯和堂兄塞缪在向人们灌输仇恨，煽动叛乱。”

“乔纳森哪，我们不要骂人嘛。他们两个在做自认为必须做的事，跟你一样。”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你知道我爱你，约翰兄。”

“知道，乔纳森兄。”

“那么，以我的拳拳忠君报国热情，以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我求求你，不要加入不满分子的行列。英国值得你的厚报。如果你是热爱英国的，像我一样爱她，你就应该在她的危难之时臣服、效忠她，使她力量倍增。让我们来证明，波士顿和伦敦犹如同一个城市，居住着亲如兄弟般的英国人。”

约翰也细看阿碧盖尔的表情。她示意他说下去。

“乔纳森，我愿牺牲一切去证明这一点，只要这种努力不是自我毁灭的。让英国来侵犯我们的权利，这并不是在帮助英国。对于一个民族，一个殖民地而言，一旦舍弃了管理内政和征税的合法权利，对帝国就毫无用处了，更不用说对我们自己了。就像 1215 年贵族捍卫大宪章，1640 年到 1660 年长期国会捍卫独立一样，我们要以同样的决心捍卫政治权利，这样做我们才像合格的英国人。只有保持强大，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英国。只有确保不会有人来削弱或吞噬宪法和法规所保证的权力，我们才能保持强大。这个立场我是坚定不移的。”

乔纳森叹了一口气。

“还有一件事我务必告诉你，约翰，但愿你能听得进去。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不遵守英国法律就如同犯叛国罪。”

“乔纳森呀，”阿碧盖尔插嘴道，“约翰只是不想与违宪的

行为合作。那可不能算叛国的。”

“也许开始时不是，但最终必然是这样。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丢了你的法律业务。被控告……”

“天哪，乔纳森，他们不可能把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二十五万人都投入监狱吧。”

“所有人？不可能。领导人呢？会的。奥蒂斯、塞缪、‘忠诚九人小组’，都可以逮捕的嘛。……”

阿碧盖尔递给丈夫一个眼色，暗示她知道了想知道的全部。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约翰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我知道你想保护我，但谁愿意得到有悖于本人意愿的保护呢？如果有法庭要求每份法律文件都贴上出自英国的印花，那我就不在那儿干了。别的人也一样，那我们就关闭法院。诚然，这是犯上不尊，但这不是造反。如果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和宗主国进行公平的争论，那我宁可做孤儿。逮捕、审判、监禁……这一切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令阿碧盖尔意外的是，乔纳森眼睛湿润了。

“亲爱的朋友们哪，”他万分痛苦地大声说，“但愿如此，我热切地希望如此！”

第二天，7月14日，阿碧盖尔的孩子降生了。临盆迹象初露时，约翰搬出了产室里的桌椅，把接生婆喜欢的硬板床搬了进去。在有些情况下，产妇不得不在产室里待上几天，甚至几周。阿碧盖尔拼命拉着接生婆系在床尽头的皮带，孩子也似乎急于想来到人世。短暂的阵痛之后，她生下一个女婴，红色的脸蛋，一团蓬乱的湿发，五官端正。当确知这点后，阿碧盖尔就安静地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醒来时，她问应声而入的约翰。

“没生男孩令你失望吗？”

“我一直盼望生个女孩的。我们往后有的是时间要儿子。”

“怎么称呼这个小东西呢？”

“干嘛不叫阿碧盖尔？这是我钟爱的名字。很显然，你们家每一代都有一个阿碧盖尔的。”

“你喊这个名字时，我们俩哪个跑过来呢？”

“一块过来。一家之主有权这样做。”

阿碧盖尔的兴奋消退了。看着睡在小床上的孩子，她仍觉得无法弥补腹中失去婴儿的怅然若失。随后，孩子开始吃奶。把孩子抱在胸前喂奶，对她来说是美妙的时光。此时，她深切地领悟到，时间就像一条纽带，把所有的过去和未来都汇集在这里，汇集成了怀中的孩子。乳汁曾经养育过无数代的生命。当她奉献出自己的乳汁时，整个身心溢满了愉悦。她纳闷，是否还有其他的经历，可以与用自己的血、骨、肉，创造出一个生命这样的奇迹相媲美？男人能全盘体会这种成就感吗？她凝视着约翰熟睡的脸，为他感到遗憾。

不久，亲戚朋友从韦茅斯、波士顿、查尔斯顿陆续赶来，史密斯、博伊尔斯顿、昆西、亚当斯家族的远房亲属们也来了。二十一年前主持过阿碧盖尔洗礼的韦茅斯执事也来了。小阿碧盖尔穿着细白布洗礼长袍和外套，裹在柔软的毛毯里，由父亲抱着，第一次去做神圣游行，后面跟着几十位亲戚。阿碧盖尔留在了家里。她穿着一件约翰不在家时自己设计缝制的淡绿色长袍。约翰跟她告别时，低声赞美道：“你比以往都漂亮。”

她自己也觉得，比起以往，自己的皮肤更白净、头发更浓、更亮，眼睛和嘴唇也更湿润，一缕笑意总是不由自主地荡漾在嘴角和眸子里。至于她的体形嘛！似乎是世上最苗条、最优雅的……相比之下就是如此。

她吩咐雷切尔在客厅摆好桌子，端来几碟添人口时常见的热乎乎的传统“丰盛糕”，摆上约翰存放在地窖最阴凉处的葡萄酒。

洗礼的队伍回家时，一伙邻居也加入了进来。人们羞答答地递上礼物：用针摆出图案的针插，婴儿床用的小被子，凉快的夏用白床单，织得像开司米的冬用法兰绒床单，上等的亚麻布裙子，银汤匙，内置金币的小布袋。大家倒酒为两位阿碧盖尔干杯。阿碧盖尔低声对约翰说：“我们史密斯家很多人头胎都养女儿。只要你耐心，我会有男有女的。”

“大事都孕育在未来之中。”

“亚当斯！一语双关可是低级智慧。”

“亲爱的，记住约翰·科顿所写的话：‘在政府身上行不通的事，在女人身上却是千真万确：不好的总比没有强。’我的玩笑也是如此吧？”

在办公室，约翰每天花上数小时，全神贯注地撰写关于宗教准则和封建法的文章。阿碧盖尔一能下地，就下去跟他一起喝茶。朝大路的门开着，以便通风。阿碧盖尔慢慢领会了他的意图：通过对法律、宪法、宪章的历史研究，描述出政治自由的生成和进展过程，倒过来说，也就是自由在一定的时代和文明中，如何在皇帝、暴君、军阀、统治阶级及宗教的冲击下丧失了。他的宗旨在于使马萨诸塞所享有的权力具体化，并描述出剥夺这些权力所可能采用的微妙形式。

他们在厨房门外的走廊上，度过酷热的夏夜。约翰从披屋里搬来桌子，点上油灯，给她念白天所写下的东西，他的声音高亢激昂，抑扬顿挫。

他在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位阿碧盖尔所喜爱的作者蒂洛森博士的话：愚昧和轻率是导致人类毁灭的两大根源。之后，是约翰自己写的内容：

世界初成，君主专制似乎是普遍的统治形式。国王伙同少数文臣武将，对人民实行苛政，那时人民在智力等级上仅仅略高于驮他们和兵器去征战的骆驼、大象。

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中世纪人民普遍提高智力，或许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凡是大众握有普遍的知识和见识的地方，政府的专横和形形色色的压迫，随即会相应减轻和消失。……

约翰放下文章，看了她一眼。

她平静地问：“为什么你要匿名发表呢？”

“这办法可排除个人恩怨。”

“既然有必要阐述重要的思想，为什么不署名捍卫自己的见解呢？”

他皱起眉头说：“政治争端之中，人身攻击频频。一个人的所有时间都要用来自卫。”

她安心乐意地去料理做母亲的日常事务。奇怪，当初她为何要为诸如给孩子洗澡、断奶、照看肚子痛之类的繁琐杂事犯愁呢？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娜布是个健康的孩子，上帝保佑，每天要睡足十二小时。这很幸运，因为约翰精力旺盛，无以自制。他俩穿过岩石散布的田地，到达那个已关闭整整一百年的废弃钢铁厂，一路上他向她透露了下一步计划。

“要向议会和内阁反映我们对印花税法的强烈态度，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每个市镇政务会，提出书面指示交给议会代表。我要申请召开布瑞特里特别政务会议。”

她暗自笑了。他的计划清楚地写在了脸上。

“你想入选起草书面指示的委员会？”

约翰仰头大笑。

“我的娜碧，你既聪明又美丽。”他答道，“一旦政务会同意发布指示，我就一声不响地亮出我的材料。材料的论据是如此的不可辩驳，没有一处可以增删的。”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过腐烂的板桥，向下凝视着原始的炼钢高炉炉膛，生锈的动力轮旁边，尽是倾覆下来的碎石。不一会儿，她回头看看丈夫。

“玩弄权术的朋友，如果你继续搞阴谋诡计，长此以往，会当上马萨诸塞首席法官的。”

“亲爱的，这不是阴谋诡计，而是深谋远虑。认识到一种需要，下决心加以解决，比街坊上的任何人都做得更好。你会说我太狂妄自大吗？”

“不，亲爱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只有愿意尽心者才能受命。”

仅花了几天工夫，他就草拟出了指示草案。

“要知道，娜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徒劳无功。通过给布瑞特里公路立简单的法规，写作宗教准则和封建法的系列文章，我学会了写这个指示。”

他请她阅读文稿，自己拿枪打猎去了。

“灾难频频降临我国，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忧心忡忡、警醒和恐惧。我们忠于国王、尊敬上下两议院，热爱所有的英国同胞，惟此，我们才能更敏感、更切实地体会到彼国针对我们的不友善的措施。我们不得不抱怨，近来内阁的许多议案和议会的某些议案，恐怕有剥夺我们最基本的权力和自由的倾向。……”

“由于我们在议会中没有席位，我们认为，要我们接受英国议会向我们征税，是违反基本法及英国宪法最基本的准则

精神的……”

约翰在布瑞特里四处奔走，寻找“有名望的居民”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会议召开时，由于是发起人，他就首先发言。他呼吁成立一个指示委员会，并入选为委员。他在奈尔斯先生的家里宣读后，委员们原原本本地批准了草案。下次会议也“一字未改，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决议。

7

在马萨诸塞，传播消息靠一种奇特的设施，可以穿越空气、土地、大海，那就是诸多城镇间的主干道。波士顿所发生的事，北至塞勒姆和伊普斯威奇，西至康科德和伍斯特，南至德克斯伯里和普利茅斯，几乎在同时就获知了。四方都有行人，然而就连动作最神速的信使也搞不懂，为何波士顿的暴力事件刚刚发生，这消息同时间就会充满马萨诸塞的空气。约翰在邻村听说这条令人吃惊的消息时，在家中的阿碧盖尔已了解到全部细节了。约翰火速飞骑回家。

波士顿被称为新大陆最吵吵闹闹的城市，据说天性喜爱暴力。清教徒从来就不曾平和过，甚至在自己的教区居民中间也是如此。但一群暴民涌向街头，随便伤人（尽管不是杀人），肆意破坏财物，这在波士顿还是第一次。

阿碧盖尔站在开着的门边迎接约翰。他们相互严肃地点点头，径直来到办公室，把这个故事的材料凑拢在一起，它有可能会破坏他们的人生计划。

“我们两个人谁先听到这个消息的？”阿碧盖尔问。

“你先听到的。布瑞特里距离波士顿更近些。”

“我们听到的情况是：纽伯里街靠近埃利奥特执事家的地方，一早就聚集了一群暴民。几千人抬着安德鲁·奥利弗的

人像游街示众，并把人像挂在忠诚九人小组聚会的树下。”

“那树名叫自由之树。奥利弗就任印花发行官的任命，肯定已从伦敦到达了。”

“我想不会的。我猜测这事是未雨绸缪，要阻止他在委任状到达时去接受任命。挂好人像之后，人群涌到了市政厅。伯纳德总督、哈钦森副总督和市政务会正在办公。他们穿过街道，逼近奥利弗港区，拆毁了奥利弗的新大楼。夷为平地，一点都不剩。”

“我听说毁掉的是他的住宅。”

“不，还没有。首先拆毁的是即将发行印花的办公室，然后到他住所，在前门边把他的人像斩首之后，拉到要塞山顶，用港区办公室拆卸下的木料燃起篝火，将其火化。”

阿碧盖尔坚持去厨房拿毛巾，浸上冷藏室大水壶的冷水，给他擦去脸上的汗渍和尘土。

“好了，”她说：“你把剩下的故事告诉我。”

他们压低了声音说话，好像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似的。

烧毁人像之后，暴民回到奥利弗的住处，捣毁家具，剥下纹理好看的护墙板，还朝副总督和司法长官扔石头。波士顿也只有这两个人有足够的胆量驱散他们。奥利弗的房子还在，里头却被洗劫一空了。

约翰说：“等明天吧。据我所知，明天上午有个委员会要约见奥利弗，要求他辞去印花发行官一职。他会同意吗？他会的……除非他能让他的住宅和办公室一样片甲不留，让他的尸首，而不是人像，在要塞山上火化掉。”

“约翰，谅他们不会杀人吧！”

“暴民称这次行动是因果报应。”他站起来，走到面向普利茅斯路的窗边，嘶哑地问道，“还有，他们是谁？”

“暴民。”

“谁组织的？”

“忠诚九人小组？或者忠诚九十人小组？”

他猛然回到她的身边。

“又是谁组织忠诚九十人小组的？”

她抬头凝望着他那张苍白、扭曲的脸，不想回答他。

“塞缪堂兄，奥蒂斯。我也是。……”

“你，约翰？可你只跟他们会过一次面。”

“我给了他们动力。今天发生的是一场起义，一场反对宪法所规定的合法当局的起义。起义不是偶然发生的。思想、争论、呼吁创造了政治气候。重要的是，暴民们必须感到造反有理，有人从情感、逻辑、军备和信仰上说服他们，必须奋起反抗，而正是这些能人，提供了这种信念。不单单是我一个人，但是《宗教准则和封建法》的第一批连载文章以理服人，证明正义在我们一边，如果默许了印花税法，我们将会毁灭。”

“从政治上来说，是这样的。但你肯定没有怂恿他们使用暴力吧。”

“亲爱的，政治可不是一门安静的哲学，可以在修道院回廊上沉思冥想的。因政治而丧生的人，比闹天花和宗教迫害致死的人更多。”

他大汗淋漓。

“亲爱的，假如我用一个奇怪的词语来形容的话，这起事件上你不是居功太多了吧？”

“是的。但我必须使自己明白，这件事上，没有‘他们’之说，只有‘我们’。这不是暴力的结束，而是刚刚发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也卷入了，对此负有责任。”

他们默坐着。乔纳森·休厄尔的严正警告，像第三者一样堵在他们之间。外面的空气里弥漫着暮夏的大合唱：田野上人们在收割庄稼，牲畜在阴凉的牲口棚里踏步，路上的马

车在往市场上运送农产品，铁匠、皮匠和箍桶匠在树荫浓密的店铺前敲打切割。

她突然觉得不舒服，就紧紧抓住约翰粗壮的下臂求助。

“我们错了，是不是？拆毁奥利弗的办公室，破坏他的住宅，朝副总督扔石头……”

他坐着，十指交叉放在两腿间，低着头，下巴抵在胸前。当他抬起头时，眼睛里出现了紫色斑点。

“奥利弗受到了冲击。说他曲解我们的民族性格、宗教原则、政治原则，拿得出证据吗？说他曾建议内阁向我们征税、谋求印花税发行官一职，有没有什么迹象？没有，那么怒火冲天的暴民已对他犯下了不可弥补的冤枉。”

他沉吟了一下。

“反过来，让我问个问题。尽管奥利弗的姐夫哈钦森副总督是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人，难道他没有窃据了省内的四个要职吗？副总督、首席法官、遗嘱检验法官、政务会主席。奥利弗在政府里担任了高官，非但不去解除人民的恐惧和痛苦，反而朋比为奸，阻止我们劝谏伦敦内阁草率、丧心病狂、固执己见地制订印花税法。现在，马萨诸塞和伦敦一样陷于盲目之中，我们开始像蛮子一样拳脚相向。”

他们在屋子里待不住，就沿路走到引人注目的博兰德乡居，那是退休的西印度甘蔗种植园主建造的。他们到威伯德牧师的小屋喝茶。几百本有关神学辩论的传单，乱糟糟地摊在桌椅上、地板上，整个房间都是霉味。教长是约翰的老朋友，身子畸形，头和胸偏向一侧，臀和腿偏向另一侧，看上去极不协调。

酷热的黄昏，他们走回家去，路上看见邻居家已亮起了第一片油灯。空气中洋溢着蜀葵花的芳香。

约翰走进办公室。她看到他站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壁炉

前，眼神中流露出思绪的混乱，一抹辛酸泛起在嘴角。

“根据我的效忠感情，我认为昨天的一切都是正当的。但从做律师的理智来说，又不是这样。法律如果不能保护你的对手，那么等到你自己需要它的时候，它也会消失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一词，有点儿等于‘上帝’一词。法律是惟一能够同等地保护芸芸大众的人类概念，顽固而公正。如果我自己想保有秩序，那么，我就得为敌人保有法律。古往今来，多少人站在灰烬上叫喊：‘看看，我赢了！我是胜利者！’战胜了什么呢？他因胜利而毁灭了自己，却还蒙在鼓里。”

“约翰，起义又是怎么回事？革命呢？从古到今，被压迫的下层人民为了争得自由，都奋起烧杀抢掠的。”

他在办公室内踱步。

“非正义就是非法。造成奴役的法律必须推翻。”

“用武力？”

“在用尽了所有合法手段，无法将其取消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

“到那时受奴役的人民也都精疲力竭了。约翰呀，我们是不是根基不稳啊？”

“困难是有的，但并不是根基不稳。有时需要显示一下力量，以改变压迫人民的法律。”

“显示力量会导致暴力，就像波士顿那样。而暴力就是非法。为此，要克服让我们深恶痛绝的法律，惟一的办法是通过我们同样不喜欢的非法活动？啊，亲爱的，你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非常棘手。”他苦笑道。

虽然波士顿平静下来了，但阿碧盖尔还是觉得，他们的生活起了微妙的变化。约翰不愿从《波士顿报》撤下余下的

三篇文章。第二批文章于暴动后五天见报了。尽管亚当斯没有署名，但组织中许多如今自称为爱国者的成员，都知道作者是谁。

“我这律师很快就要失业了，”他吐露道，“我要过过账册，清理账目，削减开支……”

“开支都停掉了，一个子儿都不会溜出我的手心。”

每隔几天，约翰就骑马到波士顿和塞缪尔·奥蒂斯，以及和他亲密共事过的其他律师们，如格里德利、撒切尔、奥奇木蒂、塞缪尔·昆西、威廉·布朗、塞缪尔·菲奇、本杰明·肯特等交流思想。每次回到家，他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表情。不过阿碧盖尔还是感觉到了紧张的气氛。市里没有追究奥利弗被毁的房子一事，但波士顿还是躁动不安。总督依然反对向伦敦反映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官方抗议。时间越来越紧，离印花税法生效只有两个月了，即使气候帮忙，邮轮到伦敦往返一个来回也要两个月。九个殖民地已同意在纽约碰头，召开印花税法大会。但是，会议要到10月份才开。要让法庭赶上11月份开庭，已为时太晚了。

约翰生怕让阿碧盖尔感到不安，不想和她谈论政治。但阿碧盖尔告诉他，对她来说，政治话题比和邻居聊怎样避免女佣浪费食物更合适些。

“马萨诸塞必须挺住，”他对她说，“1732年英国内阁通过《帽子条例》，不许我们的制帽商出口海狸皮帽，我们就顶住了。结果这个条例没有实施。”

“约翰，如果殖民地和英国议会双方都顶住，那怎么办呢？”

“有补救办法的。奥蒂斯发布了一份很高明的传单，《英国殖民地权力的要求和许可》，他建议在英国议会中设殖民地的席位。我们的人都认为这是个绝妙的办法。我们甚至还谈

及建立美利坚贵族的可能性。”

“你将做亚当斯勋爵，而我则是亚当斯勋爵夫人！你愿意去上议院供职吗？”她表演了一串轻快的哑剧动作，假装把冠冕戴在头上，向国王乔治三世行屈膝礼。

“我惟一愿意供职的地方，是马萨诸塞高等法院。”他嘟哝道，“我得养家糊口。我从未见过谁的胃口有小娜布这么好。”

波士顿急于要顶住。8月26日，消息沿路传来，又发生了暴动。

暴民聚拢到国王街，围着篝火集结。他们在南头皮匠埃比尼泽·麦金托什的指示下，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去了海事法庭注册官威廉·斯托里的家中，捣毁大批公私文件，并分批拆毁他那漂亮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宅第的内部。另一路去约翰的姻兄海关审计员本杰明·哈洛韦尔家，打破门窗，上下推拉窗、百叶窗，捣烂了精致的英、法式家具，并跑到酒窖中解馋，最后把所有的酒都喝个精光。他们还搜走了哈洛韦尔先生的大量藏书和文章，谁也不知道东西的下落。

路上传来马蹄声，骑手跳了下来，把坐骑拴在亚当斯门前的马柱上，走进屋里。来人是阿碧盖尔的表弟小乔赛亚·昆西，他正往伍拉斯顿山的家中赶。他相貌平平，斗鸡眼，热心可爱，人缘很好。一道阳光射进约翰的事务所，照亮了年轻人脸上的紧张表情。

“暴民纠合在一起，”他说，“来到哈钦森家，混乱是未见过的。朝花园街开的十八扇窗户统统被敲碎了。他的藏画、九百英镑现金、所有衣服和银器，全部劫走。他们还砍倒了他的树木！要到哪一步才肯罢休啊？”

阿碧盖尔绝望地摇摇头，波士顿有特别的放血方式，要拆毁敌手的房子。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处置哈钦森的文件的，”乔赛亚大声说，“他们把他的文档拖到大街上，扔在水中，泥浆里，拼命踩。要知道，他一直在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史》的第二卷搜集资料。”

“他是英国人的亲信，但他写的史书倒很严肃，值得一读。”

一阵痛苦的沉默之后，阿碧盖尔说：“我听见雷切尔在厨房里，让她给你烧点饭吧。”

“不了，谢谢表姐。我父亲和你外公也在等候消息呢。”

虽然相当部分的在场市民已成为乔赛亚表弟所谓的“沉醉于愤怒之中的暴民”，但波士顿市政务会仍通过决议，强烈反对暴力行为，并呼吁政务委员弹压今后的同类骚乱。副总督哈钦森面对惨痛的损失，仍不失尊严风度和勇气，把暴民归类为“酒后迷醉”。

约翰从玛莎的葡萄园回来后，与阿碧盖尔谈起波士顿暴力事件，牢骚满腹：“暴民为什么专砸精美高档的房子呢？”

“也许因为最漂亮的住宅里大多住着王室的热心拥戴者。他们是当权派，从而最有钱来建造装修房子。这样说是不是愤世嫉俗？”

“没有。我想这是铁的事实吧。”

雷切尔摇着娜布的摇篮，她听到很多消息，非常紧张。阿碧盖尔向她保证，本镇不会出事，小姑娘这才去干活了。

阿碧盖尔却并不觉得紧张，她几次去花园采摘新鲜草药，还去井边汲凉水。她喜欢这种有条不紊的体力活，因为她思绪翻腾，有许多问题又无法请教丈夫。这暴民真的是约翰从未谋面的无名人群吗？他认识那策划点燃篝火、向市民通知时间地点的人吗？是谁选定攻击的房子的？他要为这些“力量展示”承担更多的责任吗？他们是在走向休厄尔所预言的

叛逆之道的深渊吗？

她只得等待着答案的出现，等待这种活动尤其适合女人。

尽管塞缪·亚当斯给波士顿的指示，比约翰的要早发表两个星期，可马萨诸塞四十个城镇却都追随约翰的思路，仿照他的抗议方式。布瑞特里的指示意见仍是匿名发表，但在马萨诸塞，作者姓甚名谁的秘密根本保不住。塞缪堂兄在去参加乡村会议途中，顺路拜访她家后，她意识到，塞缪与此事可能有瓜葛。

“我比你更高兴和自豪，”当约翰到办公室去完成塞缪要带到会议上去的文件时，塞缪低声对她说，“亚当斯家族队伍很雄壮啊。”

“塞缪，有什么事要发生呢？”

“僵局。印花已到，封在威廉城堡，总督也逃进去了。纽约的印花税法大会通过了一项措辞强硬的决议，向英国议会证明，当我们的权力遭到威胁时，殖民地人民是能够齐心协力的。几天后，我们的议会将向总督报告，马萨诸塞几乎每个城市和村庄都反对这个法律。”

“你真的认为伯纳德或者哈钦森会轻易屈服？”

“如果法律生效，商人就不从英国进口任何商品。我们的任何船只都不会出海，不把原材料运至利物浦。亲爱的妹妹，耐心些。如果齐心协力，这场斗争就赢定了。”

“噢，我有耐心，做母亲的人都有这种品质的。”

塞缪的大脑袋轻晃了一下，露出若有所思的笑容。

“现在人人都是母亲啊，要降生一个崭新的政治婴儿。不会忘记我们以前曾经给孩子取名叫希望，叫博爱，叫信念的吧？如今这个新生儿名叫独立。”

她迟疑着要不要回答，他又说了下去：

“思想的诞生也是《创世记》的一部分，是上帝在头六天

创造太阳月亮、大地海洋、鱼蛇、动物、人类之后，第二周的工作。新思想比婴儿更罕有，更难萌芽，更难让它生机盎然地存活下去。这回我们正好有这种新思想，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独立？这就是全部东西？”

“全部！不仅仅是波士顿人才关注此事。知道总督最近承认了什么？他承认老百姓挂在嘴边的话题就是起来反抗英国，他说，英国军队可能会占领沿海地区和滨海城市，但永远休想征服内地！你对此有何感想？”

“塞缪尔，直说吧，我很害怕，我不能领会你的‘独立’。约翰并没有致力于挑起战争，他只是为了重建我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

“英国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内阁里，议会里，没有一个人访问过美利坚。我们在伦敦的朋友，伟大的皮特和伯克永远不会占上风的。这次危机不是战争，而仅仅是一次战斗，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运动中的第一次战斗。我做酒厂老板可能很差劲，但做政治预言家却很内行。”

“你善于改变政治信仰，塞缪尔，不折不扣。你试图让人们皈依新的政治信仰。如果不小心，你就会作为政治反律法主义者上火刑柱的。”

“好啊，我一贯盼望着做殉道士呢。”塞缪尔亲亲她的面颊，“就是永远做不成，我实在太平凡了。不过你们约翰很适合这个角色。我可以看到他正坐在一堆熊熊的篝火上面，拼命书写传单，证明火刑柱是非法的。”

“你们在说什么呀？”约翰在门口问，“我为什么要坐在一堆篝火上面写传单啊？……”

阿碧盖尔颤栗了一下：“你堂兄的幽默感非常可怕。”

8

11月一到，波士顿人就陷入了狂乱。街头会议、篝火、游行、演讲随处可见。儿童休学，生意停顿，空气的尘埃中充满了失望、咒骂、恐吓。在纽伯里街聚会处，在如今是格伦维尔勋爵、财政大臣的奥利弗被焚烧人像的自由之树下，忠诚九人小组更名为自由之子。在韦茅斯，史密斯牧师捐弃了牧师不问政治的终身哲学，塔夫茨大夫也抽时间参与起草韦茅斯给立法机关的指示。

总督被迫宣布，他们不从威廉城堡的仓库发行印花。奥利弗被迫重申，他不做印花发行者。海事法院的法官被迫声称，他们将不遵照《印花税法》的规定，如果没有陪审团就不判案。政务会不管波士顿人做什么都不加逮捕，因为在逮捕埃比尼泽·麦金托什之后，他们就受到警告，如果他们那漂亮的海关大楼遭到攻击，波士顿民兵是不会前往保护的。

尽管布瑞特里为抵制税法闹得沸沸扬扬，但行动的地点仍然在十里路之外的波士顿。阿碧盖尔对于这种微妙的差别感到心满意足，她所需要的是平静，因为约翰已经彻底卷了进去，大量时间都在城里，以便维持马萨诸塞的法庭。但他和同行们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于十月最后一天回家，睡眠不足，疲惫不堪，神情沮丧。

“没有情况？”

“没有。伦敦已经知道，有九个殖民地决定联手抵制税法。马萨诸塞议会向政务会提出了稳固的反对阵线，但法庭明天照样关闭，直到议会认输为止。多久呢？一个月……一年……十年……”

“明天会有大批的人哭丧着脸的。”

他苦笑着抬起头。

“好啦。总督召集了政务会，调动了民兵。第一个出现在街头的民兵，他的战鼓被砸。民兵完了。早晨所有的教堂都会敲钟，格伦维尔勋爵的人像将再次被吊在自由之树上。下午把他砍下来，游行示众到绞刑台，再次绞死，然后斩成碎片。”

“马萨诸塞不是禁止演戏吗？”

他没有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

“现在什么都禁止了。我们得关闭整个殖民地。农场除外。”他抬起头，身上又出现了生气，“我要去赫姆洛克沼泽地，把所买的那些林地开垦一块出来，还有石牧场的草地。”他倒在椅子上，“反正要等雨季开始的。”

她拿起自己吩咐雷切尔调得浓浓的郎姆混合酒，端给他。

“这杯酒不但可以解渴，而且可以壮胆。你一直需要冬读，现在可以兑现了。”

“不知道，娜碧。书房不能成为最高上诉法院，一逃进去就可以回避无聊的绞刑台了。我们应该像投入新娘的怀抱一样，颤巍巍地投入书堆，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那就学学你的清教徒祖先，在痛苦的修行中求得严峻的快乐吧。”

这引起了适度的大笑。她帮他脱下沉重的马靴。他走到厨房，向雷切尔要来一盆热水洗脸洗手，然后洗脚。恢复精神以后，他就坐下来津津有味地吃他的热饭，可一到晚上，他又变得无精打采了。第二天，教堂的钟声悲悲切切地敲响，更令他垂头丧气了。

阿碧盖尔看着他，思忖：约翰这是在艰难地孕育着塞缪的“独立”婴儿呀。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她现在知道了，等待有时也可成为男人的命运。约翰时而读读书，还开出了部分

土地，但他心不在焉，心智聚焦于近乎瘫痪的波士顿，他到那里去已经没什么用处了。波士顿港已经牢牢封锁，英国货物根本无法进出港。

“你看奇怪不奇怪？”他问妻子，“既没有发下法律文本，也没有派人来。法案生效已经半个月了，这种疏忽使我精神振奋。”

12月降临了，大雪封野，白得刺眼。阿碧盖尔决定摆脱困境，买几样美利坚产的日常用品，把日子过得舒服些。他们乘亚当斯家的雪橇，走过几乎被雪埋没的大路，来到伍拉斯顿山聆听外公称之为“多年来本地区最最有血有肉的喧嚷”。雪橇的铃声在旷野上传出数里。

史密斯牧师把骨节毕露的臂肘支在昆西上校的书房桌子上，聚拢周围的人，就像在圣坛上欠身聚拢教众一样。

“这其实是教士们的冲突，”他解释着，“我们公理会一直试图在新英格兰避免它的发生。”

在辛汉布道的盖伊牧师认为，教会的古老武器是祈祷和眼泪，而非棍棒，他建议服从当局的安排。在他的教堂台阶上差一点发生了起义，他的教众宣称，他做印花发行人很合适。史密斯牧师在韦茅斯的圣坛加以驳斥，引用的文本是“以凯撒之道对付凯撒，以上帝的仁慈回报上帝。”

“我建议对好的统治者采取正直、回报、顺从的态度，”他目光炯炯地告诫他们，“对坏的统治者要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为此，我显然为当前的敏感问题——自由，点缀了大量的慷慨激昂的论据。”

12月份的日子一晃而过。高等法院、初级法院都没有判定印花税法有法律效力。遗嘱检验办公室关闭了，海关关闭了，一切生意都停顿了。约翰要么写作 要么抱怨 每过几天就

扯下几页笔记给她看，或者请她到办公室看刚刚写就的材料，他希望这个系列能在《波士顿报》上发表。阿碧盖尔站在那里，往往怀里抱着娜布，周围全是法律书籍，空气中弥漫着约翰的烟草味，强烈的墨水味，有时还有潮湿的纸张味，这一切都让她感受到了丈夫的气息，就仿佛她偎依在丈夫怀抱中一样。

她捧读了答“威廉·皮姆”书的一部分，那个英国人在《伦敦晚报》上发表文章说，“英国议会的决议可以随时取代君主所恩准的全部宪章。”而约翰写道：“如果有哪个新生国家值得爱护，那就是美利坚；如果任何人民配得上荣誉和幸福，那就是美利坚的居民。……他们对激进的自由观最习以为常，对美德最尊崇。他们是英雄的后代，其前人仅仅凭着对造物主的信念，为了宗教和自由，蔑视海洋和天空，蔑视怪兽和蛮子，蔑视暴君和魔鬼。……可是，皮姆先生，就是这些人，你们却施以横征暴敛，妄图强化永久的压迫。”

阿碧盖尔钦慕丈夫的文笔，哪怕是在口诛笔伐的时候也不例外。但他的抱怨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她在一本关于英国历史的书中曾读到，“英国人始终是迫害狂。”有时她觉得，这句话倒适合一个名叫约翰·亚当斯的英国人。她把双手反扣在脑后，躺在床上。约翰说：“律师界的所作所为，好像一群中弹的鸽子，似乎被吓住了，罗网张在头上，简直没有勇气扑腾了。”

“你有没有劝他们呢？”

“有哇，人家都讨厌我了。但我坚信，如果我们签署集体请愿书，附上法律和宪法理由，就可以积聚足够的力量，强迫总督和检察总长答应我们不贴那致命的印花就能开庭。”

小娜布在小床上不停地折腾着。约翰从柴箱内取出一根木头，猛地丢进火堆，扬起一阵火花，打到隔板上。他靠壁炉架站着，注视着火焰，以干涩平淡的方式说话，她知道这

是绝望的声音。

“这段百无聊赖的漫长时期，将在我的事务中留下很大的空白，甚至使我苦恼，令我失去响应未来的召唤的能力。……我的事业遭到如此突然的中断，太不幸了。我才刚刚上轨道，刚刚扬帆，人家就禁运了。我的准备工作做了三十年，需要与贫困做斗争，要面对敌人的嫉妒和狠毒，没有朋友协助，即使有也很少。直到最近我还在默默无闻地摸索，刚刚为人知晓，有了一点点名声，这讨厌的计划就启动了，准备毁掉我的前程，毁掉整个美利坚的前程，毁掉英国的前程。

她对自怨自艾的态度不是不习惯。当年她曾跟着父亲去串门，倾听老百姓说难诉苦，早就有了这方面的婚前培训。很小的时候她就猜测到，男女清教徒是大相径庭的。她发现女人比较温柔、稳定，能更好地估计过眼的情绪和事件。而男人喜欢抱怨，在攻击邻居和总体条件的同时也攻击自己。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认为，公理会似乎把定期诅咒自己和邻人作为教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不咒他们下地狱，起码要说他个体无完肤。

她望着丈夫曲背痛苦的样子，思忖道：“这是清教徒所特有的放荡形式。我们除了偶尔喝点郎姆混合酒或者葡萄酒之外，是不可以喝酒的，只能适量抽烟，不得看戏。通奸者死，婚前性行为要鞭笞，上枷，割耳做记。我们不可放高利贷，或者哄抬物价。节约法令非常严厉，不能带珠宝，花边要便宜的。我们的宗教规定，不得搞拜物教，不得炫耀财富。除了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家庭、职业之外，清教徒难以找到过眼烟云般的快乐。可怜的男人不得不反省自己，在身上创造一个战场和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混合体，这也就不那么奇怪了。如果他们不是已经有丰富的自怜，我倒满可以可怜他们的。”

亚当斯的求爱过程，也没有揭穿她的任何假设。

“亲爱的，”她大声说，“难道没有鼓舞人心的预兆吗？我们的商人已收到被抵制货物的伦敦制造商的来信，保证全力支持。没有一名英国官员愿意发行印花，愿意不要陪审团就开海事法庭。”

他转身，深深吸一口气。

“对，有好的迹象。几天前，奥利弗的委任状终于到达时，他被迫来到自由之树，公开拒绝上任。我的老朋友检察总长奥奇木蒂，上帝保佑他，勇敢地通知船东和英国官员说，必须允许我们的船只不贴印花就离港。海关可能开……”

“这不意味着法庭也要开吗？如果船只可以不贴印花就离港，令状为什么不可以呢？”

几天之后，海关果然开了，港口也开放了。长久封锚的船只装满货物开往英国。法诺伊堂立刻召开了会议，其惟一目的是开放法庭。翌日，伯纳德总督进入市政厅会见政务委员时，看到门厅挂着一个牌子。

开放你的法庭，让公正入主，
开放你的办公室，别让贸易停住。
如果当权派不行动，
我们就找愿意的人，千真万确。

他们吃完午餐，门口传来清脆的敲门声。阿碧盖尔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位警察，手里拿着公函一样的文件。

“请问是亚当斯太太吗，夫人？”

“我就是。”

“我是波士顿市的警察，替市政书记官威廉·库珀先生送信给你先生的。请把你先生找来，让我把通知亲手交给他。”

约翰接信，并且签了收。他拆开火漆，展开信纸，读了

出来：

先生：市里指示我通知你，他们于本日投票一致通过，延请杰里迈亚·格里德利、詹姆斯·奥蒂斯和约翰·亚当斯诸先生担任法律顾问，在市政厅当着总督阁下的面，呈交他们开放本省法庭的请求书。该请求书等您进城后奉上。您的忠实奴仆，

“书记官 威·库珀敬 上”

他睁大眼睛，转身对着妻子。

“什么原因让波士顿选择了我？我人在外地，路途遥远，而且默默无闻。”

“噢，我想我能找到一些原因。比如杰里迈亚·格里德利，或者塞缪·亚当斯推荐了你。或者是因为你的宗教准则和封建法论文，精彩得连《伦敦日报》都予以转载，称其为美利坚观点的上乘阐述。……”

“哎，别误解我，我不会惊慌失措地拒绝这个荣誉地位的。请让雷切尔烧水，我洗澡后马上要赶进城去。我已经把昨天的一些想法写成了文章。现在想起那些念头，我不由得奇怪，不知道培根的话对不对，他提起过神秘无形的自然法则，以及各地之间的沟通和影响，说这些是无法用理智来发现的。”

“约翰，波士顿政务会需要的是律师，而不是玄学术士。你的想法怎么能够有别于政务会的呢？你们在同一个炖锅里已经炖了好几个月了。我去取出你的最佳行头来。”

9

亚当斯确实有点像自然的力量，他从低谷反弹，获得了

动力，可以横扫面前的一切。如果说在此过程中他使妻子疲惫不堪了，那也只能说这是她所签订的婚姻契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安全地存放在约翰的文档中。她不愿意改变丈夫的任何方面。如果拉出松开的线头，那就会把整个织物拆开的。她把时间奉献给了快半周岁的女儿。孩子聪明而平和，大脸，胖乎乎的，跟父亲一样，眼睛也越来越像约翰了。阿碧盖尔吃不准她是迟钝还是安详。

约翰回家时，显得沉思默想。两人踏着齐膝深的积雪，爬到彭氏山山顶，想找找他们过去走的小道。严寒把他们的呵气变成淡淡的白雾。约翰一边扶她上去，一边说自己表现尚可。他们的听政安排在晚上，市政厅里烛光通明，伯纳德总督身穿紫袍，假发泛出紫红色。总督要求他们按次序说，每人陈述案子的一个方面，这使他们吃惊。格里德利和奥蒂斯自然要请晚辈同伴先开始论证。

“我就发言了，可是我感到很冷，比这 12 月的空气还冷呢。我心想，他们以为我会言辞激烈，而我偏要讲得有条不紊。我们三个人都是如此，但相互补充，把案子说清楚了。”

这是圣诞节所在的星期。又一场大暴风雪给田野盖了雪被。元旦那天，科顿和露西·塔夫茨从昆西上校的传统家宴出来，来到他们家。科顿不断在省内串联，以期积累资料编写医学处方书，并劝说医学界在波士顿组织一个联谊会，他所联系的医生人数在本省是首屈一指的。

“他们大多是爱国者，约翰，这是你发明的名称啊。可是与英国藕断丝连的人数也是惊人的。他们在英国读书，或者其父亲、祖父曾在英国留学。信英国国教的人数也超过比例，跟伍拉斯顿周围的不少乡绅情况一样。他们认为，国王、内阁和议会不会犯错误。既然医治坏疽性咽喉炎不需要贴印花，他们干嘛要对印花税法大惊小怪呢？”

次日，约翰把牛群赶过雪地，去萨维尔大夫的饮水洞，黄昏时才回家。走了一段路，他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彼得弟弟也跟了来。

他们在厨房火炉前吃饭，这是家中最暖和的地方。彼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问不开口。对于阿碧盖尔，他的优点是对约翰的忠诚，他盲目爱戴哥哥，这位自耕农的身体里没有一根嫉妒的骨头。

吃完甜食，约翰宣布，时机已经成熟，他要竞选政务委员，接替父亲在本镇政务会的地位。彼得愿意帮忙吗？他与本镇大多数年轻恶少都是朋友。他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吗？

彼得的眼睛发亮。阿碧盖尔双手放在膝上，听兄弟俩详细分析本镇的选票。要选举五个政务委员，所有五名在任的又要重新竞选。要获胜必须赶走其中一个。约翰的宿敌塞耶，就是那位开酒馆的律师，仍然把持着政务会。他的集团会反对约翰的。英国国教组织的头头克莱弗利不敢公开投票反对约翰起草的指示，但他怀恨在心，也会反对约翰的。不少人拥护约翰起草的指示，拥护他处理公路法律、公地出售的作风，约翰可以倚靠这些人的选票。

“我最好数数人头，”彼得说，“选举在3月上旬。时间够了。只有一个麻烦……塞耶会收买选票的。所有人都要在他酒馆吃喝的。”

“我们早就知道这些人了。”约翰的声音很严厉，“别理他们。在你自己的圈子里做工作吧。如果年轻人支持我们……”

“知道了，两个月足够垦荒种苜蓿了。我明天开始。”

彼得只要踏雪三四十步就可到达他自己的家门口了。约翰封了火。

“你看如何呢？”她问。

“彼得说‘知道了’，就是热情的迸发。你看他这么寡言，是不是因为上帝给我提供了如此众多的词汇？我有没有耗尽整个亚当斯家族的配额呢？”

时间是有纹理的。每个等待时期都编织着本身的花纹。对于阿碧盖尔来说，这个时期是用金线编织而成的，约翰关于他在波士顿的活动的报告是乐观的。不认识的个人和组织也来找他。他去姨表弟尼克·博伊尔斯顿家吃饭，又遇到一个表兄，本杰明·哈洛韦尔，就是家里被砸的那个海关审计员，对方猛烈攻击塞缪·亚当斯和詹姆斯·奥蒂斯，但暗示约翰在爱国者事业中的行为是有理有节的。他在蔡斯和斯皮克曼酒厂与自由之子共度良宵，同伴有酒厂老板小约翰·埃弗里、房屋油漆商托马斯·克拉夫茨、《波士顿报》印刷商本杰明·伊兹、铜匠斯蒂芬·克莱弗利、船长约瑟夫·菲尔德、珠宝商乔治·特罗特，他们发现约翰是又能干又客观的法律顾问，是奥蒂斯的解毒力量。奥蒂斯跑遍波士顿狂热地咆哮，而他的话并非全部符合爱国者的最高利益。

伯纳德总督指定副总督的弟弟福斯特·哈钦森开放初级法院，试图给千百个法律事项和诉讼解冻。如果没有英国上议院派发下来的一大堆印花，福斯特倒是愿意主持法院工作。

法庭开放的当天，约翰就来活了。不但有布瑞特里的，还有波士顿的，陌生人找到他，请求他书写令状，办他们的案子。他把政治文章放在一边，在长桌子和书桌上腾出地方，处理当事人的事务。阿碧盖尔在年幼无知的时候，曾对姐姐玛丽说，“发现自己的丈夫有百种不同面孔，倒是很有趣的。”当然她最喜欢的两三个面孔中，有一个是亚当斯律师，专心地趴在法律文件上面，为自己成为专家而乐不可支。

“天哪，重操旧业真不错！”

“你从来没有中止过。”

“看到这些潦草的状纸，难道不可爱吗？你看，娜碧，人生很少有快乐可以与从事职业相比。这是满怀钟爱的行为，即使是赚钱这种粗俗的行当……人只有在几个月不赚钱之后，才能体会到赚钱的重要。我们不可崇拜财富，但金钱却不是人们所祈祷的非生物。我办案的时候，就把技艺献出，交换娜布的新衣服，或者半块牛肉。我喜欢赚钱，我喜欢进财。蔑视金钱与崇拜金钱一样，是错误的。”

“你在马萨诸塞要证明这点是困难的。”

每个礼拜天神圣游行之后，彼得来家里汇报进展情况。他在帮约翰默默而扎实地工作着。阿碧盖尔的舅舅诺顿·昆西接替了他父亲的政务会职位，他过来喝茶，并谈论了本镇的派系。

“外甥女，3月3日你参加投票吗？一票两票可能十分重要的。”

“有多少别的妇女去投票呢？”

“少数。大多是寡妇，继承了家庭的农场或房屋。不是打听隐私，你总有20英镑的纳税财产吧？或者50英镑动产呢？”

她盘算着自己的嫁妆价值 现金、家具、银器、锡器、织物。

“是的，舅舅，我的动产肯定值50英镑的。”

“那你应该投票的，早点去确立你的权利吧。”

全镇集会 庆祝布瑞特里建镇一百二十六周年。塞缪尔·奈尔斯被选为主持人，伊莱沙·奈尔斯做书记员和司库。六大候选人各自拿出海狸帽子，在教堂内依次排开，在两边长凳的靠背上交叉分布，帽子上贴了候选人名字。每个自由业主都站在圣坛的下面，在名单上勾掉名字，接过五张选票。约翰拥有投票权，其他候选人也是。投票者沿中间过道走去，在选定的五顶毡帽中投下五票。阿碧盖尔关注着约翰的帽子，试着计数。诺顿舅舅说，在他对本镇的记忆中，一次地方选举

变成了具有全省意义的行动，这还是第一次。英国圣公会试图击败彭尼曼执事，因为他在为爱国者服务。而爱国者渴望推翻圣公会的头头米勒少校，因为他曾谴责抗议运动。

约翰回到她身边，坐在亚当斯家座位上。六顶帽子收上去了，端到圣坛上面，排齐了面对会众。主持人把选票从每顶帽子中取出，由书记员做记录。阿碧盖尔东张西望。对于这些无党派、无报酬的职位，喜怒形于色不是好姿态，可她感到一种感情的潜流。到计票快结束时，窃窃私语多了起来。

不出众人所料，诺顿舅舅得到最多的选票：一百六十票，彭尼曼执事紧随其后，一百三十票。科内特·巴斯本来不会差的，可惜他的追随者们出去吃点心，错过了投票。米勒少校中途退出。在场的人当中有一半零一个将选票投给了约翰，这对于一个新手已经很像样了。

约翰得留下来从事这一年的营生：选择联保组长，栅栏看管人，木瓦皮革检验员；找到促使所谓“大肚鲱”洄游到莫那提各河的有效方法。阿碧盖尔耳语“恭喜”后，便回家去摆上点心，把郎姆酒倒进混合甜汁时，手肘举得高高的，这是从外婆那里学的本事，“火速启动庆祝活动”。

从伦敦传来的信件和报纸表明，议会又准备就《印花税法》进行辩论了。总督依然不肯开放高级法庭。

“我不得不钦佩他的始终如一，”约翰大声说，语气里一点也没有赞美的意思，“英国出生的总督游移于迷惑，可土生土长的总督却能预测我们的每一个步骤，无所畏惧，连波士顿暴民也不在话下。就像每一个变节分子一样，他的思想和步伐比皇室成员还要正统，他是英国人的中流砥柱，会做下任总督的。”

“上帝保佑我们。”

“还有上帝保佑他。他这个人自尊心太强，不会妥协的。”

第二天一早，韦茅斯传来消息说，史密斯家的汤姆死了。他很老了，是史密斯牧师从父亲那里接过来的。约翰套上马车，把阿碧盖尔带到教区。当天下午，汤姆被安葬在坟山，他们都默默站着。回到教区，阿碧盖尔和菲比一起坐在厨房内。

“菲比，我爸爸说，他不愿另外买别的佣人，他认为这种做法得停止了。他让我问问，你是否愿意让我们在《波士顿报》上招聘一个自由人。父亲准备在遗嘱上写明，他死后，你就自由了。”

新守寡的女人热泪盈眶，瞪大眼睛。

“自由？如果我自由，我得到谁？如果我自由，我去哪儿？汤姆是自由了。我死了，也会自由的。我们别无法子的。”

作为政务委员，约翰担任了穷人的督察，成了公路技术顾问，负责勘测通向邻镇道路的公路，同时还是边界巡视员和学校的督学。他喜欢公职，因为这给了他钻研借鉴邻镇的法律和历史的机会，供本镇好中取好。

议会正式废除了《印花税法》，消息传来，亚当斯家和史密斯家集合在昆西外公那面临海湾的书房里。外公依然是一切政治行动的家主。

昆西上校大声说：“让我们欢呼吧，我们被证明是对的，但不要幸灾乐祸。我们没有击败任何人。我们只是说服祖国领悟了真理。”

波士顿离开伍拉斯顿山约有十二英里，外公的理智之声是不可能传得那么远的。自由之子和爱国者决定，城里要搞狂欢庆祝。塞缪坚持要约翰夫妇进城参加。

“伊丽莎白婶婶一直请我们去玩呢。”阿碧盖尔说。

“我可以顺便悄悄料理些生意。”

他们根本没能看到庆祝的盛况。娜布得了咳嗽，起初阿

碧盖尔以为是重症粘膜炎，但后来开始连续阵发性咳嗽，这才认出是百日咳。她自己也很快病倒了。

约翰自己也不舒服。他从政务会议回来，会上选举了本镇出席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代表，他一脸气鼓鼓的。她问出了什么事，他答道：“我想可以称为百日坏死吧。邻近的所有城镇都赶走了支持《印花税法》的议员，推举了积极反对税法的人。但我们例外！”

她在摇娜布的摇篮，思忖：“他口口声声不要搞政治。他口口声声想做私人法律顾问，搞研究和写作。那他为什么要如此失意呢？”

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压低声说：“坦率说，我不想干的。不过我确实想，政务会应该给我一张信任票。”

“约翰，那不是梦想吗？政务会很少关心知恩图报的。”

他一声不响。他的短腿岔开，眼睛朝下。过了一会，他抬起头。

“我的自尊心如果这么容易受到损害，那就不是我了。我对你发的牢骚，也记在日记里了。我现在就进去，把它写出来。假如我想认认真真搞政治的话，就得像对待法律一样，孜孜不倦。”

他去了办公室，拿起笔写下六行自尊心损伤的文字。阿碧盖尔十分好笑，取了一块新鲜的湿布给娜布擦脸，并哼唱自己的母亲曾给她唱过的《小萨莉·沃特斯晒太阳》，她把歌词改成了：“乱七八糟，我的男人。凡人的缺点弱点一大堆，迅速认清罪行，加以赎回。”

10

小阿碧盖尔已经一周岁，有点会走路了，一只脚迈出，

活像迷人的鸽子迈步，而胖乎乎的小手则抓住妈妈的手指。她眼睛明亮，很有观察力，依然是小型化的父亲，胖脸、蓝眼睛善于变化，矮壮，还有约翰的呆板而有力的姿势。阿碧盖尔笑了。

“约翰呀，女人嫁人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啊，至少有一个孩子让她每看一次都会想起丈夫。”

约翰不是惟一在政治上受挫的。奥蒂斯当选后被总督踢下议长的座位，作为报复，议会把副总督、彼得和安德鲁·奥利弗革出总督的参事会，选举了爱国者委员会取而代之。总督否决了其中四人，给两院作了“非常带火药味的”演讲，约翰回家后立刻告诉了妻子。

他还说明了律师案子的情况。威廉·道格拉斯被一个荷兰姑娘起诉，说他是“她所生杂种的父亲”。公诉弗朗西斯·基恩，是为了偷窃一桶糖蜜；公诉玛丽·加德纳一案，牵涉到“谩骂、争吵、妨害安宁”。刑罚是把她缚于板凳上，浸到池塘里。

“其实这些案子不全是我的，不过我记录了律师的辩护技巧。”

“没有好消息吗，约翰？”

当然有的。在咖啡屋举行的律师会议上，她的表弟小乔赛亚·昆西加入了初级法院。他们通过了规章，保证在马萨诸塞“遍地开花”的年轻律师要具有足够的经验，加入律师队伍的人要经过四年时间才能做高级律师。他们在行业内建立了杰出贡献的标准，并商定把讼棍送上法庭。

伦敦来的每一张报纸传单，每一封公函和私信，都继续表达着仁慈的精神。所有的国家文件，措辞都极其小心翼翼，连下议院的决议和陛下关于受害人赔偿事宜的批示，语气也相当诱人。

“你同意国王的要求，赔偿一切损失吗？”

“对，通过地方议会拨款。好了，”他下结论道，“我们又可以和平生活了。我想自己不是生来就为了挑起纠纷的。斗争就像一把钝刀子，割裂了我的内脏，把我投入各种各样的两难境地，比如现在，我就对塞缪尔和奥蒂斯煽动暴民很不以为然。”

她对和平也很高兴。她又怀孕了，是科顿表兄建议尽量把怀孕间隔控制在两年。她的清教徒亲戚朋友已经发现了节育方法，除非出意外，要孩子的时间也可控制。姐姐玛丽大她三岁，她比比利大两岁，比利又比贝茜大三岁半。姐姐的头胎在三年前出世，到现在还没有怀孕。默西·沃伦说，尽管她的二儿子比老大只小一年半，但接下去他们就等了三年，老四又过了两年。根据阿碧盖尔的精确推算，她是十月份怀孕的，说明她的孩子出生间隔在两年。

她告诉约翰的时候，他高兴极了。

她的孕期尚安定，清晨有轻微的恶心，下午发困。到她穿上宽体衣服时，腹中出现蝴蝶起伏状的运动。快乐的暖流涌遍她的全身，眼睛也神秘地闪闪发光。随着她的身躯日益庞大，约翰变得越来越和善。她对他说，韦茅斯有一个老太太的说法，肚皮圆，生女孩，肚皮尖，生男孩。

“肚皮要不断尖出来！”他告诫道。

他去巡回出庭，又是审判些无关紧要的案子，新英格兰所特有的仇斗，往往是乡间的惟一可以提神的笑料。不少诉讼出于少年气盛，还有竞争镇里的公职，名誉侵害，乡里的争吵嫉妒由来已久，令双方都劳民伤财。

“我们的乡亲为啥这么刻薄呢？”他抱怨道。

“父亲说，我们的人刚刚渡过海就开始争吵了。要无情审查对方的履历许多年，确信一个人真正‘赦免’了，方才

让他融入教区。当清教徒‘聚会’的时候，他们与上帝订立契约，发誓把自己良心上的最后一点点罪行都暴露出来……还有别人的罪行。父亲说，我们的先祖是不可救药的窥探者、管闲事者、间谍、告密者，上帝保佑也罢，倒霉也罢！第一个教区形成时，人们需要‘七个台柱子’建立教会，这七个人得通过自西班牙宗教裁判以来最严厉的公开审问。他们宣称，天堂会成为他们最亲爱的国家，天知道，他们果真在各个小小社团中创造了独立的共和国，不过，他们‘相互开放精神状况’，也就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公理会地狱，这是别的宗教所无法设想的。我父亲拼命想制止狠毒的闲言碎语，制止侵犯隐私。他说：‘要跟邻里和平相处，否则可以换一个牧师嘛。’为此我们韦茅斯人不太爱打官司的。”

“我想争取的可不是钱呀。但我不去办案，别人就拿去了。看看这个金币钱包吧，为我们的儿子准备的第一批传家宝。”他委婉地加了一句，“我把金币藏到阁楼上去吧。”

披屋上方有一个角度很陡的空间，里面有一个隐蔽的梯子，通到秘密阁楼。砖壁炉通过阁楼，上面有两块活动的砖头，里面是空心的，他们称之为亚当斯钱币银行。约翰除去给阿碧盖尔留下家庭支出的部分，把所有的收入都藏在此处。

他宰了一头奶牛做肉食，整修了栗子树和橡树的枝叶。为了打开房屋的视野，更好地采光通风，他砍掉了排列不齐的弯脖子松树，现在可以一直看到溪边了。晚间，他们坐在客厅火炉前，由他给她朗读休谟的《政治演讲录》。下雨时，他写了一篇论文《好人应该理解谁》，这是回敬乔纳森·休厄尔的，他曾以“慈善家”的名义，在《波士顿邮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伯纳德是马萨诸塞多么伟大的总督。

她又是顺产。她躺在产妇室的硬板床上，感谢上帝赐予她好运，赐予她漂亮的儿子，颀长、清瘦、红润，活像包在

香肠外套中的一捆骨头。约翰欣喜若狂。他不断给她送礼物：鲜花、花边手绢、戒指、做袍子的宝蓝色织锦料子。

孩子出生两天后，她外公约翰·昆西上校在伍拉斯顿山去世。大家不让她参加葬礼。约翰归来时说：“我们认为，你愿意用上校的名字称呼小孩的。”

她抹去眼泪，笑着回答：“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我喜欢这名字。外公是个好人。我们的儿子取了他的名字，他就永远活着了。”

她低头看一眼睡在怀里的婴儿。

“约翰·昆西，欢迎来到亚当斯家。”

在给丈夫产下儿子的兴奋过后，她的第一个感觉是自豪。尽管她渴望生男孩，却始终没有把握，自己能否应付。她感到，对于女儿，她可以从本能上了解全部答案。就好比长大不玩洋娃娃之后，又来了一个机会，有新的洋娃娃可以玩玩，可以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丝带系住头发。女儿是她自己的已知生命的延续，而儿子却纯属冒险。

她坚信，孩子会成为强壮的小伙子。她喜欢家里增添新的力量，尽管让他显示那个力量是需要多年时间的。她不会把他打扮得西装革履，而要让他田野里自由奔跑，跟父亲学习打猎和捕鱼。娜布要待在家里，帮助做家务，看小孩。约翰尼要外出，独立自主，小小年纪就必须承担男子汉的责任。即使在出生后几周，他看起来也具有不可抵挡的男子气，尽管她对约翰尼的爱跟放在娜布身上的爱不相上下，但那却是另外一种爱，更加激动人心。她感到，有了儿子以后，最重要的事情也许是爱丈夫，那样孩子就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的主人，跟父亲一样的独立。

如今，她在照看约翰尼的时候，对自己曾经害怕照看男孩的情节也好笑起来。

约翰当年的日程表已经排好：7月份去普利茅斯，8月份在波士顿的萨福克高级法院参加庭审，9月份参加伍斯特和布里斯托尔开庭，10月份再次北上普利茅斯，然后回到剑桥，11月去岳父的家乡查尔斯顿，12月在巴恩斯塔伯，并第三次上普利茅斯。

她在平时也有干不完的工作，晚饭后去约翰的办公室坐坐，看看波士顿的报纸和外地报纸，因为他要求她跟上形势。不过，她在安息日就十分孤单，晚上躺在床上，脑袋垫得高高的，以便看管小床上的娜布和摇篮中的婴儿，她知道，约翰得积累律师的经验，而他俩都得培养本领，以便养育和教育孩子，但这个代价似乎付得太高了。

孩子出生不到两个月，他们想跳出是非圈子的愿望就破灭了。约翰曾警告过妻子，《废止法案》的措辞留下了进一步纷争的可能，但她认为这是他从律师的角度来阅读议会的程序，才得出的结论。如今，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当了乔治三世陛下英国内阁的代理头头，他操纵议会通过了四个议案。议案规定美利坚殖民地要缴纳税收，并在波士顿成立了专门的海关专员公署，输入美利坚港口的商品要收税，而且这些商品必须从英国进口：纸张、玻璃、颜料、茶叶等等。

从波士顿收到的第一批英国报纸上看，汤森的推理根据是，各殖民地之所以反对《印花条例》，是因为它是内部税，干预了美利坚的日常生活，而《汤森条例》是外部税收，只针对贩运商品，所征收的税金用于支付驻扎在美利坚的英国军官的薪水。到目前为止，这本身就是由殖民地开支的，给了他们一定的控制权。新的海关专员公署将掌握征税的法律手段，有权关闭现有的港口，并新开港口。他们可以租用船只，为了征收海关费用，想新雇多少海关官员，就雇多少。波

士顿将是新公署的总部。条例还设立了四个新的海事法院，安排在哈利法克斯、波士顿、费城、查尔斯顿，有权搜查、扣押、审判美利坚人，不用陪审团，法官由伦敦指定。

此时，由《印花税法》引起的风波刚刚平息十六个月。约翰裹了一大包波士顿和纽约报纸，匆匆从巡回法庭赶回。

“纽约议会已经休会啦！”他大声说，“它犯了什么罪行？盖奇将军要求议会为未经同意就驻扎进来的英军提供军营、经费、给养。纽约拒绝了，于是《汤森条例》解散了议会，除非它服从盖奇将军的命令！英国议会既然能取消纽约议会，为什么不能对马萨诸塞如法炮制呢？还有弗吉尼亚呢？宾夕法尼亚呢？”

他气得发抖。

“《汤森条例》比印花税法还要糟糕。比1761年的《协查令》更加危险，前者是为了增收，而如今的新条例还要教训和控制各殖民地，缩减我们的自治权。如果我们的立法机关不亲手给总督和法官们发薪，他们就根本不会听我们的一句话。”

在波士顿，自由之子在呐喊：“……我们将涉过血海，哪怕炮火呼啸，把我们震撼。”

阿碧盖尔涌出了眼泪。约翰来到她的矮椅子边，坚定的手按住她的肩膀，不让她颤抖。

“我们已经不是学徒了。这次我们会懂得如何快速反应的。”

她抬头看看丈夫，嘴角露出嘲弄的微笑。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脱离政治了呢。”

“这不是政治，亲爱的。政治是竞选官职，竞选议员。这是生存啊。”

“生存意味着纷争，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没错。要么反抗，要么屈服。如果英国议会可以通过未经同意就屯兵纽约的法案，如果他们可以把波士顿变成一个巨大的海关，来控制全部十三个殖民地的进出口，如果他们可以靠向我们征税来筹款支付他们的军官的工资，如果他们可以剥夺我们的陪审团审判制，如果英国议会能做到这些，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不能做呢？我们又不可以选举代表参加那个议会，那我们怎么能继续允许它通过对我们不利的法规呢？伦敦和波士顿之间的边界都摧毁了，他们的法案在大西洋两岸畅通无阻……”

他在办公室里大踏步走动，沉重的靴子在亮泽的地板上留下了脚印。

“……除非我们扎紧篱笆墙。新英格兰是由石头垒成的，我们要在东面一千里抛下石头，垒起防波堤。”

“我相信你们会众志成城的！”她说。“这就是政治呀。你们用不着参加选举，你们是志愿者嘛。你的眼睛在闪闪发亮，你的脸颊在层层泛红。你就像从百无聊赖中解救出来一样，随时准备投入野猪横行的斗兽场。”

他脸红了，脸颊上的血色进一步加重了。

“我坦白，我天生就是政治、法律不分的，既作律师，又搞政治；作律师为个人服务，作政治家为一方人民服务。”

“作为律师，你是私有的，属于你和你的家庭。作为政治家，你是公共财产，就像那公地，人人都可以在你的草地上放牧，每场斗争都牵涉到你。你不再完全属于我们了，不属于娜布，不属于约翰尼，不属于我。”

“你会命令我远离政治吗？”

她正视着他。“不，约翰。我们是你的三个家属，我们的力量太小了，打起来对你没什么用处，但我们会跟着你走到底的。”

第 三 章

隐者与显者

1

1768 年元旦是韦茅斯牧师公馆的举家聚会日。比利已经二十一岁了，瘦长瘦长的，外表看像是十六，他很高兴能够回到家里。加长的餐桌可供三十个人就餐，尽管屋里很拥挤，但大家在晚餐之后还是把椅子向后推了推。谈话内容转到了《汤森条例》。

争论的气氛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英国内阁新挑选了五个极佳的海关专员：查尔斯·帕克斯顿做过波士顿的海关专员，经验丰富；约翰·罗宾逊做过罗得岛纽波特的财政税务官；威廉·伯奇和亨利·赫尔顿刚从英国来，据说已下定决心推行该条例；而约翰·坦普尔是在波士顿出生的。内阁的做法十分坚决，于是，从原来的忠诚九人小组发展到遍及全市的自由之子协会，决定同样坚决地实施抵制行动，不仅涉及准备课以重税的玻璃、纸张、油漆、茶叶，而且还包括英国所出产、所制造的一切。

1767 年下半年，阿碧盖尔大多是单独度过的，约翰在波

士顿待的时间越来越多，参加政治会议，商人也都找他做法律顾问，特别是杰里迈亚·格里德利不久前去世后，他的当事人都来投奔约翰。

艾萨克·史密斯突然从餐桌对面发话了：“约翰，你和阿碧盖尔啥时候搬到波士顿去呢？迟早得搬的呀。在城里，你的业务可以加倍的。”

阿碧盖尔和约翰四目相对，他俩一直在琢磨同样的问题，却不敢去面对。不可控制的力量在逼他们搬出布瑞特里。如果家住波士顿，约翰就不必来回奔走，胡乱投宿了，而且有时逢到星期天，他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没办法长途跋涉回家了。她记得他一天晚上人困马乏地到了家，说道：“骑马跑了这么长时间，这么长的路程，我发现自己的屁股比脑袋更重要了。”

她呢，倒是喜欢乡居的，但搬家之后约翰与家小在一起的时间可以加倍。

“我们不愿意你把阿碧盖尔和孩子们再带出十里路，”史密斯牧师说话了，“但每个国家的热血青年都要往首都跑的，去伦敦、巴黎、罗马……”

“家就是根啊，”约翰申明，然后冲动地脱口而出，“不过，人要是一会儿在坡纳镇，一会儿在马莎的葡萄园，接着去波士顿、汤顿，马上又去巴恩斯塔伯，那么他还能从事什么读书、思考、商业计划呢？真是浪费啊。”

众人纷纷嘟囔称是。

在回家的马车上，阿碧盖尔正色道：“我在乡间感到自在，但是，我们必须搬家，是不是？别无选择嘛。”

“亲爱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可是波士顿的法庭上堆满了卷宗。娜碧，让我摸索着前进吧。”

她把大衣裹紧。

“很好，让我们摸索吧。”

“太太，我前面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学习、旅行、劳动身心、摇唇鼓舌、转动笔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向钱看、钻营权力？”

“非也。”

“我到处颠沛流离，却没有工夫和闲心来理清自己的观点、目标、感情……”

她感到一阵恐惧。

“我们不会卖掉房子、农场吧？”

他把缰绳转到左手，右手紧紧搂住她。

“我们永远不卖房子，这样就可以回家来避暑、度假了。等我们腻烦大城市生活的时候也可以来呀。”

她的心停止了剧烈跳动。

“我一时感到自己像干树枝一样，要被吹过田野了。”

他们决定春雨下完之后再租房子。约翰请朋友替他找几处可以考虑的地方。找好后，快十八岁的贝茜从韦茅斯过来照顾孩子，约翰就把阿碧盖尔带进了城里。伊丽莎白婶婶把自己的卧室让了出来。

几天都在爬楼梯，权衡利弊。终于，她选中了希利尔巷与布拉特尔东南拐角的一所可爱的住宅，在布拉特尔广场教堂对街。这是砖砌的两层楼，刷上了白色的油漆，称之为白宫。它面朝开阔的广场，有一道宽阔的通道把它同旁边的房子分开，中间长满了灌木与大树。法诺伊堂和市政厅就在附近，约翰只要穿过布拉特尔广场和码头广场，走几分钟就可以到那里。布拉特尔广场上铺满了鹅卵石，石头的缝隙间长满了苔藓。

约翰让她来选择，只是加了一句话：“要仔细核对存货清单。我看最好是不必把东西一车车运来，要是能把老屋原封

不动地留下……”

这就促使她下了决心。豪华的住宅多的是，但广场边的这所家具最齐备，门厅宽敞，楼梯还装上了壁板。面临广场的客厅里，靠墙有九把直背椅子，壁炉前面有两把安乐椅，还有座钟和大理石餐桌。奶油色的地毯，奶油色的窗帘，一个房间颇像乡下母亲的居室。小客厅的铜烛台之间的墙壁上，贴着打猎版画，红木大桌子上摆着玻璃油灯，整整一堵墙的书架。约翰从市政厅对面新租来的办公室回来，找到这里。

“当然你猜出来了，这里我要做书房的，我不会把所有藏书都装车运来，只挑需要的。”

她拼命笑着：“你不需要的书还没有印出来呢。”

他们检查了餐室，餐具柜里放着玻璃器皿。餐室中间是一张椭圆形红木餐桌，围着八把包着红色丝绒坐垫的椅子。厨房里不仅仅是杰里迈亚·艾伦原有家产的荟萃，而且还添上了先前租赁此屋的英国海关职员的东西。这位英国人显然认定，把某些东西留下，要比装箱运回英国便宜：锡碟子、滤器、长柄平底锅、矮脚架、滴油盘、煎锅。

他们手挽手出了后门，来到后花园。水泵就在厨房的门外，水池能容纳十大桶水。攀缘花架旁边隐蔽有两个并排的小屋，漆成白色。广告中吹嘘花园“便于种菜”，园丁已经种下了豌豆、菜豆、长萝卜、圆萝卜、南瓜、菠菜。

“我们整个夏天都可以吃自己种的新鲜蔬菜了。”阿碧盖尔说。

约翰在通向马车房的小道上站住，抱住了她。

回到布瑞特里，约翰宣布，自己无法再担任政务委员了。镇里开会，给他投了信任票。

他们于四月份搬进波士顿，阿碧盖尔点出地窖里打算带走的衣物、被褥、食品等，约翰负责装运。她选定二楼角落

里新油漆的房间做卧室，一个窗口可以看到希利尔巷，两扇窗户朝向布拉特尔街。卧室里面有壁炉架，装饰着黄色马海毛的四柱大床，大理石面的柜子，上面放着一对瓷茶具。

她把约翰尼安顿在隔壁房间，让雷切尔照管。小娜布快三岁了，被安排在走廊对面的房间单独住，这使她很不高兴。她很早熟，举止严肃，背了大量儿歌，唱给弟弟听。走廊尽头的第四个卧室可以给来波士顿做客的亲戚朋友住。

他们搬来的次日，就去买卖街拜访。塞缪在书房里，凭着壁炉写作，白衬衫破旧了，却洗得很干净。虽然詹姆斯·奥蒂斯是立法机关的领袖，但寄到英国去的大多数抗议文章都是由塞缪起草的。

“你们真好，听从愚兄的要求搬到城里来了。”他大声说。

“哎，塞缪，那可是六年前的事了。”

“那我不管。时间就是用来花费的嘛。欢迎来到波士顿，来到这个煽动闹事的温床。如果我没有记错，我曾经提出，你们如果来做邻居，就举行茶会。贝齐，有茶吗？”

贝齐身穿简朴的黑连衣裙，皮肤和眼睛油光发亮。

“塞缪，你知道，我们傍晚五点钟从不喝茶的。那是英国的习俗，而你是讨厌英国货的。”

塞缪放下笔。

“好吧，那就把不是茶的茶拿来，还有不是点心的点心。再把我那个不是孩子的孩子也带来。”只有汉纳在家，小塞缪已经上了哈佛。

“我们没有打断你写煽动文章吧？”约翰冷冷地取笑道。

“影响很大。阿碧盖尔小姐，你看过议会致内阁、致谢尔本伯爵、致罗金厄姆侯爵、致卡姆顿勋爵的信了吗？”

贝齐端来了茶，阿碧盖尔接过一杯中国茉莉花茶，一片柠檬，从糖块上切了一小片，然后继续同塞缪斗嘴。

“给我看看你写给英国人看的文章吧。”

塞缪在纸堆里翻找一阵，拿出一份。

“你被迫读了你丈夫这么多干巴巴的论文，读了我的文章会感到耳目一新的。我给你念几行吧：

爵爷，宪法中有一些根本规则，窃以为无论是最高立法机关，还是最高行政机关都无权更改。在所有的自由国家中，宪法都是一成不变的，立法机关由此而获得权威。为此，立法机关若更改宪法则必然自毁根基。倘若英国宪法是全体英国国民的共同权利，那么就恳请大人定夺，帝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是否可以在美利坚的国民身上超越权限，而在英国却不敢呢？

“写得不算太差，”约翰插嘴道，“毕竟你母亲没有让你做律师。城里的亚当斯家族文笔真流畅。”

“看得到的嘛，”塞缪答道，“我想你来的正是时候，波士顿人需要你。”

2

搬到波士顿之后，阿碧盖尔的生活形势发生了突变。每天都有一家人请新来的亚当斯家参加晚会，庆祝他们成为城里人。塞缪和贝齐带头，搞了五十人的冷餐会，人头簇拥，詹姆斯·奥蒂斯、本杰明·伊兹、小约翰·埃弗里等自由之子协会中的商人和手艺人都来了。别人的太太都没带来，男人们围着阿碧盖尔，热烈地交谈，她不就是他们的主要发言人的太太嘛？他们不是身处架在烈火上的滴油盘之中吗？大多

数人认为，他们搬进城来，是为了更好地与英国国会斗争。

客人散去后，阿碧盖尔拥抱贝齐，感谢她的大力张罗，然后面对塞缪。

“塞缪，我知道你会拿这充当政治宴会，但你没法唬弄我的。这里的人迟早都会有法律业务要办的。”

塞缪像被抓住短处一样低下了头。

“家族里有一个不会做生意的人已经够呛了，我要保证约翰表弟的业务蓬勃发展，否则又要失去你们的，你们会回老家，回到布瑞特里那个穷乡僻壤的。”

艾萨克叔叔请他们吃晚饭，找了一些同行船东商人夫妇作陪。他们都穿着讲究，头发做成精美的扇形。约翰的律师同事替他做招待东道：罗伯特·奥奇木蒂、现任英王陛下首席法官的乔纳森·休厄尔、塞缪尔·菲奇、杰里迈亚的侄子本杰明·格里德利、约翰·洛厄尔、弗兰西斯·达纳。阿碧盖尔的表弟小乔赛亚·昆西把他的年轻朋友请来参加周六晚餐。约翰·汉考克仍在追求多萝西·昆西，他举行了正式的餐会，请弦乐四重奏组演奏巴赫。在这次宴会上可以看到波士顿最富裕的上流社会济济一堂，为此，阿碧盖尔找了城里的裁缝，定做了红色织锦缎的晚礼服，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丰满的美人肩。礼服袖口膨起，裙长至膝，边沿打褶裥，襟怀处深深的V形开口，用缎带沿边，直达腰侧。她的鞋子也是红织锦缎的，装了木高跟。

她在系衬裙、穿晚礼服的时候说：“很高兴你搬进了城，以图财源广进，因为我已经花掉了你准备去赚的全部额外收入。”

约翰满脸崇拜地望着妻子的身段，一点儿也不感到害羞。

“到现在我才知道，娶你的时候你是那么骨瘦如柴，要使妻子有曲线美，只有靠丈夫了。”

阿碧盖尔在全身镜子里端详着自己，很高兴富裕的房主事先装了一面，而且自己已不再为镜子里寻求乐趣有罪的老话感到内疚了。约翰说得对，她的胸脯已经发育完全，给两个孩子喂奶使它们更加滚圆，更加成熟。镜子证实，她仍然很苗条，厚实的缎子使她的臀部丰满，大腿显得更加颀长。

“很高兴你喜欢这礼服，它可是价值连城哪。”

“基本投资嘛，阿碧盖尔小姐。城里人会知道，我的太太很雍容，这样他们就会把最好的案子拿过来。”

他们订了星期二晚上的音乐会票子，在王后街的德布罗伊氏音乐厅，声乐器乐都有的。节目单的题目是“最佳音乐大师选曲”，其中韩德尔是首选。该音乐厅号称拥有全美最佳的宗教音乐风琴，每个月都有盛大集会，有上好的跳舞音乐，但葡萄酒和混合饮料很差劲。演话剧是非法的，但演员还是来波士顿朗诵《乞丐歌剧》或者《乡村恋》。尽管歌词读得别扭，但咏叹调唱得出色。他们把娜布带到泊在长码头的帆船“凤凰号”上看狮子，去商店里看演奏复合音符的音乐机器。天暖和的时候，他们与朋友一起驱车去清池或南池塘野炊，男人抓鱼，女人们则闲谈家务事。

阿碧盖尔的最大乐趣是在大街上长时间散步，了解民风。约翰是个终年锲而不舍的学生，在收集城里的宅院及其主人的情况。她喜欢步行到老羽毛店。主人于1680年盖这幢大楼的时候突发奇想，把碎玻璃瓶拌和在糊墙灰泥之中，并在墙壁上贴了装饰人物像。托马斯·霍利斯在这里开着波士顿大药店。市场街尽头附近的城市码头处，有一所三角形的仓库，是由塔楼组成的，中间一个塔楼，尖尖的石板屋顶，每个角上也是塔楼，铁塔尖上都顶着石球。

约翰最喜欢走的路线之一，是在酒馆堆里转一圈。先去羊羔酒馆，那里停靠着去普罗维登斯的邮递马车，接着去隔

壁的白马酒馆、狮子酒馆，那里不仅可以喝酒，而且是开会的俱乐部、政治中心。从市政大楼，可以看到港湾里高高的桅杆。

她完全适应了城里太太的生活方式。亲手做家务、烧饭是不妥当的。贝齐·亚当斯替她找了一个身强力壮的远房妹妹做厨师，一个小厮管门厅和院子。阿碧盖尔一大早就去码头购买刚刚进港的鱼，或者去法诺伊堂的摊贩处买新鲜牛肉、小羊肉。水果、牛奶、黄油、鸡蛋是送到家门口卖的，活家禽由农民关在箩筐里挑着沿街叫卖。小娜布很喜欢清晨到食品店去。雷切尔挽着一柳条篮的菜回家，也非常得意。

城里头狂热得很，爱国者的《波士顿报》愤怒地谴责着《汤森条例》，而托利党的《通讯》《广告周刊》则诅咒爱国者头顶长天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波士顿人，人数多得让阿碧盖尔吃惊，他们都看中立的《编年史》或者独立的《晚报》。街头巷尾总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激烈论战，有时得跑到大街中心才能避开他们的手势打到自己。

他们搬到城里后，她渐渐领悟到，约翰为爱国者做事的同时却并没有离间保皇党，这使她很高兴。埃丝特·乔纳森·休厄尔的家，就在邻近的布拉特尔街，在他们举行的接风宴上，大多数客人都是担任英国公职的人——安德鲁·奥利佛、哈洛韦尔、约瑟夫·哈里森、埃德蒙·特罗布里奇、约翰·坦普尔，还有一些忠于英王和英国议会的富商——对阿碧盖尔和约翰说，搬到波士顿来做伴，令他们十分高兴。阿碧盖尔发现，他们已经饶恕了约翰的布瑞特里指示，以及为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而上诉地方议会一事，因为他抗议时的语气平静，而且所依据的是马萨诸塞宪章。大家也知道，他认为暴乱中遭受损失的人都应该得到赔偿。

乔纳森陪阿碧盖尔在休厄尔家雅致的花园里散步时，对

她说：“哈钦森副总督今天很想来的。”

阿碧盖尔瞪眼看着他。

“难以置信。”

“没错儿，他要我表示遗憾。他仰慕约翰的才能。我得坦白，伯纳德总督没理睬我的邀请。但我知道，一旦我把约翰和伯纳德撮合在一起，两人就会成为朋友的。”

奥蒂斯家族也请了他们。詹姆斯·奥蒂斯一天晚上来拜访，他的个子跟约翰相像，肥胖且有点双下巴，眼睛分得很开，说明他喜怒无常。他具有巨大的磁场，一声不响地坐着，也比大多数人的言谈更能镇住全室。

“我是来求助的。”

“可以。”约翰说。

“我想请你们下个安息日礼拜之后到我家吃饭。”

“非常高兴。”

“只是可能，我太太不愿招待我的朋友，她的朋友来家时，我也是躲开的。”

“那你为什么请我们呢？”阿碧盖尔大惑不解。

奥蒂斯注视着她的眼睛。

“因为我想，她可能会接受你们两位的，尽管你们是爱国者。她自己说过，听说‘城里新来的亚当斯太太’很不错的。”

詹姆斯·奥蒂斯在妹妹默西嫁给詹姆斯·沃伦几个月之后便娶了鲁思·坎宁安。她似乎是全马萨诸塞最不该选择的女子了。

“……她也不该选择他呀，”约翰告诉阿碧盖尔奥蒂斯家门不幸时，她反驳道，“听说她是个美人呢。”

“毫无疑问。傲慢无礼的美人。奥蒂斯说她是铁杆托利党，无情地数落他跟肮脏的暴民来往，试图领导粗鲁的群氓，给她亡故的父亲的名誉丢脸，如果不清醒过来，就会被问叛国

罪，绞死示众的。”

“那她为什么不嫁给亲英派呢？”

“那他为什么不娶个爱国者呢？谁能解释谁跟谁为什么结婚呢？我猜想，正因为有家庭摩擦，这才使他烦躁易怒，使他那聪明的脑袋正在崩溃。”

“我不知道他的脑袋正在崩溃呀。”

“我总是以为，他的家庭日子过得冰冷寂静，才使他连篇累牍地进行愤世嫉俗、古怪反常的演讲，他已经成为世上最饶舌多嘴的人了，别人根本没有插嘴的余地。大家公认他的话体现了才华、学问、幽默，但他像老头一样唠叨，他才四十出头呢。”

“约翰，难道他一贯古怪反常吗？他妹妹默西告诉我，在巴恩斯塔伯家乡的乡村舞会上，詹姆斯曾用他的小提琴为大家拉了好几个舞曲呢，在跺脚的高潮，他还高高举起小提琴，大声呼喊，‘就这样，歌仙俄耳甫斯弹琴，野兽们舞蹈着。’随后从房子里奔出。”

鲁斯·奥蒂斯家里布置得很雅致。阿碧盖尔同他们家的三个孩子伊丽莎白、玛丽、詹姆斯混熟了，尽管奥蒂斯太太不大说话，但看来也几乎平等地接受了她们。席间绅士们提起，英国的五〇火炮军舰“罗姆尼”号已在港口停泊，重炮对准了波士顿。奥蒂斯太太赞许地笑笑，惹得詹姆斯·奥蒂斯愤愤地谴责把军队开进波士顿的希尔斯伯勒勋爵，以及统率皇家北美驻军的盖奇将军，这位盖奇将军准备把几个连的红衫英国兵从哈利法克斯调到波士顿，强制实施《汤森条例》。鲁斯·奥蒂斯愣住了，一声不响。这种沉默太痛苦了，令人无法忍受。阿碧盖尔和约翰一离席就告辞了，实验宣告失败。

他们进入波士顿的引见阶段结束了，那一天，他们是不大会忘记的。乔纳森·休厄尔来了一张字条，问自己能否

“单独来共进午餐，因为有奇妙的急事。”

乔纳森轻快地从人行道蹿上四个台阶，脸兴奋得红扑扑的。吃完饭，他对阿碧盖尔千恩万谢，然后问：“约翰，我们去你的办公室说好吗？”

“不然的话，乔纳森，你会像鞭炮一样在餐室里爆炸的。”

阿碧盖尔到厨房去了一下，给厨师指点晚饭的安排，然后回卧室去了。不出半小时，她就听到前门砰的一声，约翰脚步沉重地上了楼梯。

他一屁股坐在藤椅上，解开背心纽扣，松开咽喉处领带的宽结。然后他解释说，那个乔纳森已经被提拔为马萨诸塞的首席检察官。他是根据伯纳德总督的要求，来请约翰出任海事法庭首席律师这一朝廷官职。他羞怯地露齿而笑，但是其内心让她察觉到一丝紧张。

“根据休厄尔的说法，伯纳德总督和哈钦森副总督同意，论才能、声望以及在律师界的影响力，我最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

她头晕目眩。首席律师！这是个显赫的职位呀。在过去，它是由马萨诸塞历史上最受约翰仰慕的人士担任的。她知道这是个肥缺，首席律师允许继续私人开业，而且可以以此为主业。约翰经常念叨，这些朝廷职位的提名是“皇家恩宠和晋升之阶的第一步”。

他们默默地坐着。两人都不可预料会出现这样的发展，她不敢注视他，也不敢信任自己的说话声。她悟到了这是个意味深长的决定，得由他决定，单独决定。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对乔纳森说，总督的信任使我三生有幸，但请原谅我不能接受委任。”

她总算喘出了气。她感到自己能料到他的答复，但是这个委任能够排除不确定性，保证案子源源不断，荣誉金钱滚

滚而来，如何答复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别人怎样能够知道呢，哪怕是妻子？

“他问我的反对理由是什么。我告诉他，他知道我的政治原则，我采纳的是爱国者制度，反对任何皇家的或者国会的势力侵蚀我们的法律自由。”

她转向他，面部闪耀着自豪的神采。

“乔纳森拒绝拿‘不’作为答复。我解释说，英国政府正在坚持与我的非公正观念完全不一致的制度。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放在与职责和政治信念背道而驰的位置上呢？”

“他一定能够清楚这个逻辑了？”

“恰恰相反，他认为我愚不可及。总督已经发话，他理解我的政治观点，我完全有自由坚持己见，不受职责所在的影响。总督说他信任我的正直。”

他走到床边，站立在那里，阿碧盖尔一直躺在床上。

“你当然知道，那样我不能接受。《汤森条例》悬在我们的头上，作为首席律师，我的工作是对朋友，甚至对亲人起诉。很遗憾，亲爱的，这是我们成为有钱有势的第一个机会。很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她爬起来，使劲搂住他的头颈。

“我们不要遗憾嘛。我们下楼去，打开走私到波士顿的最好的马德拉岛白葡萄酒。”

3

汉考克站在阿碧盖尔的门阶上。她瞥一眼他的脸色和外形，就能够辨别出，他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新闻。约翰·汉考克被公认是波士顿城里穿衣最讲究的人，他宣称衣服除了遮羞蔽体以外，其重要功用是替城市带来快乐和色彩。阿碧盖

尔认为，这不是夸耀或者虚荣。地位显赫的人，为什么不该在财力和趣味许可的范围内穿得出色一点呢？但是在这天傍晚，她听到敲门声去开门时，发现他漂亮的苹果绿外套和花边衣领歪斜了。

汉考克比亚当斯年轻约十五个月，跟他一同上过贝尔彻太太学校和克莱弗利先生学校。汉考克的父亲死后，他就给叔叔托马斯领了去。波士顿汉考克家是新英格兰最富裕的商人和船东之一，却没有孩子。1764年叔叔去世，约翰便继承了庞大遗产的大部分，包括八万英镑现款、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的大片土地、船只、商店、码头、仓库等等。

两个约翰一同在哈佛大学求学三年，是密友。汉考克十七岁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接着在叔叔的账房里做了六年刻苦的学徒，二十七岁就不得不负责全球经营了。他犯过错误，赔过一些钱，但现在已经牢牢掌握了错综复杂的生意经。尽管有丢掉万贯家产的危险，但汉考克还是联合了詹姆斯·奥蒂斯、塞缪·亚当斯、约瑟夫·沃伦大夫和小乔赛亚·昆西，一同反对《印花税法》。不过，他坚决反对聚众闹事，塞缪要说服两个约翰接受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可是颇费周折的。

约翰说：“汉考克的可贵之处，在于继承了大笔遗产，却丝毫没有变。他始终如一地做稳健、准时、勤劳、不屈不挠的生意人，仗义疏财，在波士顿富人当中很难得。”

“在整个新英格兰都难得。”

“1765年11月莆伯节，南北端的人群同意联合，汉考克就在绿龙饭店作东，支付晚会的食品和饮料费用。的确，他第一次做政治演说时，曾规定某些听众务必参加，但是他很雄辩，呼吁人们抵制英国的破坏性税赋。他还借钱给塞缪清理税务账目。”

汉考克不是特别漂亮的男人：鼻子很长，还向上翘起，额头很高，与相对很小的下巴稍微不大相称。他的眼睛很清澈，但很少反映强烈感情，他的黑眉毛很浓，嘴皮却很薄。这是一张好面孔，悟性很强，智力却不发达。阿碧盖尔和约翰认为他有吸引力。他的诽谤者称他的面部“矛盾百出、软弱无力”。确实，要他下决心，有时会耗费异乎寻常的大段时间。

现在汉考克就遇到了麻烦。他那通常平静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他从他的码头一路小跑着来的，呼吸急促，而且心烦意乱。如果可以让通信员跑差使的话，汉考克从不亲自上门办公事的，所以阿碧盖尔知道，一定是外面出事了。

“亚当斯太太，非常对不起。如此唐突地登门，不是我的习惯。”

“汉考克先生，快请进啊。亚当斯先生随时会回来的。你要冷饮吗？”

“好啊，折腾了我好几个小时，现在任何点心都欢迎的。亚当斯太太，我的单桅帆船“自由”号已经抛锚，处在“罗姆尼”号的严密监视之下，成了俘虏！”

阿碧盖尔努力抑制着惊讶。

“你有没有来得及卸掉货物呢？”

汉考克疾速地斜了她一眼，看她是否在愚弄自己，发现她什么也没有听说，便答道：“火烧眉毛就是为了这个呀。海关人员柯克先生登船检查货物，当他正在根据《汤森条例》估算关税的时候，我的事务长把他锁在下面的舱里，直到码头上我的工人把船卸掉。”

“天哪！”

“可以这么说。当然，这一切我毫不知情。”

他们交换了无邪清白的目光。她听到约翰迈着有力的步伐穿过布拉特尔广场的圆石地面，就到门口去迎候。他也是

气喘吁吁，浑身乱蓬蓬的。

“嘿，汉考克兄，你反对闹事，但我得说今天下午你却煽动了一场可爱的骚乱。”

“啊，你去过码头了。”

“波士顿哪个没去呀，从没看到过这样的集会。”

“先生们先坐下，别在我的地毯上追来追去好吗？”

她拉动悬挂在客厅门边的中国丝带，召唤雷切尔：“请给先生们拿点冷苹果酒。”

然后她听两人谈事情的经过，两个人都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抢过话头。罗姆尼号军舰上放下小船，划进了汉考克的码头，割断自由号的缆索，把它拖到了罗姆尼号的背风处的海面上。汉考克的工人投石头还击海关的人。跟着发生的骚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人们听说英国当局对马萨诸塞犯下了侵略行为，都勃然大怒，他们折断了进口稽查员的佩剑，夺取了一只海关稽查船，拖着游街，然后在公地上烧掉。然后他们直奔审计员大楼和稽查员大楼，砸坏了每扇玻璃窗。

汉考克亲切地搭住约翰的肩膀：“你当然会替我出庭了，对吗？”

“没问题。‘自由’号价值多少呢？”

“数千英镑吧。干什么？”

“因为当局显然打算扣留那船，直到收到全部关税为止，外加惩罚性补偿费。”

“你能制止他们吗？”

“我不能，但我们的宪法能。《汤森条例》是非法的，所以扣留‘自由’号也是非法的。我们将指控当局蓄意破坏财产，要求他们提供惩罚性补偿费。”

汉考克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他戴上猩红色绒帽，扣好白缎子刺绣背心。

“我觉得已经得到了昭雪。请礼拜天赏光来吃饭好吗，亚当斯太太？亚当斯兄，磨砺好你的法律书。明天见！”

阿碧盖尔看到，她的丈夫并不像汉考克那样放心。他请她帮助脱掉黑绒面呢背心和皮鞋。她问及事情的严重性，他回答：“比汉考克所认识的要严重。伯纳德和哈钦森很聪明，没有以走私罪扣留‘自由’号。马德拉岛白葡萄酒早已在城里坚壁起来了。他们抓他的借口是没有海关公署许可证就装载柏油和油。在技术上的合法性这点上，他们逮住他了。”

“你是说，他们逮住‘自由’号了。”

“正是，他们准备宣布‘自由’号违法运输，此外，英国官员打算控告我们的朋友，要求赔偿十万英镑旧币。”

“只有古代的陈罗伊苏王才有这么多的钱呀。”

“汉考克有这么多的钱。如果英国能收到的话。罚金太出格了。可能是用来吓唬我们的阴谋诡计。我出庭以后会知道得更多。”

突然他们惊恐地相互凝视。

“愿上帝拯救我们无知的灵魂吧！阿碧盖尔，如果我接受那首席律师的职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知道，”她的声音嘶哑了，“你就不得不对汉考克起诉，没收他的船只和财产。”

约翰的面部大汗淋漓。

“娜碧，我一生中要是鬼迷心窍，去为金钱权力而奋斗，而不是替朋友出头，请务必提醒我，这是九死一生的机关。”

“我会提醒你的。但是为什么说九死一生呢？你会当即予以拒绝的。去洗个澡吧，我们要去尼克·波伊尔斯顿家吃晚餐。”

约翰很难转移注意力。他受过理性的法律训练，现在却撞上了对立的现实，这使他大为震惊。

“据我们所知，这是英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把它的意志强加在马萨诸塞头上。今天使用战役舰队，明天会不会调兵遣将，万炮齐轰呢？”

英国扣留自由号，等于威胁了十三个殖民地上每一个男女老少的自由。象征意义简洁明了，的确很简洁。

要召集会议，地点是“自由礼堂”，位于汉诺威广场“自由树”底下。阿碧盖尔问，如果她参加，别人会不会见怪。

“我是说，有没有女士出席？”

“人群中常常有女人的，由于这些人不扔石头，所以把这些人全都当做女士保险错不了。”

这是六月中旬一个热烈愉快的早晨。波士顿人大多数都出来了。人头簇拥，树下的发言根本听不到。下午在老南方教堂召开了正式政务委员会议，阿碧盖尔、约翰同默西、詹姆斯·沃伦一起走在纽布里无烟大街上，然后沿着万宝路大街到了老南方教堂。教堂有着高高的尖顶，砖砌的建筑漆成了淡颜色。他们在一旁找了座位。

詹姆斯·奥蒂斯被选为主席。通道、边上和两个楼台上挤了数百人，随即安静下来了。奥蒂斯一条一条地理论：《汤森条例》在他们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征赋税；波士顿人把顺从的请愿呈到英明的君主案前，而波士顿得到的却是侵略……。

阿碧盖尔是第一次听到许多爱国者演说。走上讲台的有约瑟夫·沃伦大夫、塞缪·亚当斯、本杰明·丘奇、托马斯·扬大夫、约翰·亚当斯。每个人都讲到具体的一点：国会的不少法律已经过时，伯纳德总督必须把“罗姆尼”号开出海港，躲到军舰上避风的海关专员必须离开，“自由号”必须归还给汉考克先生；国会必须答复他们的请愿。詹姆斯·奥蒂

斯被选为二十一人委员会的头头，负责起草陈情书并递交给伯纳德总督。任命约翰·亚当斯负责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波士顿指示，送到地方议会。

“我准备在我们的房子外边悬挂一个招牌：约翰·亚当斯——波士顿指示的作者。”他悄声说。

“不要假谦虚，我的朋友。你知道自己现在骄傲得像一只孔雀。”

“却没有那么美丽。”

他紧紧挽着她的臂膀，爬上玉米山，跨过码头广场，经过布拉特尔大街的教堂。雷切尔泡茶时，约翰就给娜布讲伊索寓言，娜布则复述给快满周岁的约翰尼听。约翰开始写文章了。他的指示是写给波士顿代表奥蒂斯、塞缪·亚当斯、约翰·汉考克、托马斯·库欣看的。阿碧盖尔在他身后读着文章，湿湿的信纸从平坦的书桌上掉到地板上，她就给拾起来。他写的时候似乎毫不费力：

自从美利坚《印花税法》废止以后，我们十分兴奋，热切地憧憬着我们同胞间恢复邻里安宁、万众一致，宗主国与美利坚之间恢复和睦、亲善，这本来在那可恨的税法实施之前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令人极度悲伤和需要关注的是，我们发现自我陶醉得太早了些，苦根尚未铲除……我们羞愧伤心地看到国会通过了一个又一个法案，目的很明确，就是从我们当中征敛税收，而且不经过我们同意，贪得无厌地向我们收款，而靠其权力借以发生的宪法，我们却没有份额……

……我们要始终如一，决心维护自己弥足珍贵的权益和自由，不惜牺牲生命和资产；我们有充分

且合理的信心，任何侵权性图谋，都没有好下场。

文章很长，要旨就这些。伦敦人传阅了这些指示，而且快件一到马上开包，无论是乔治三世国王，还是大臣、国会议员，都不敢小看美利坚，认为他们软弱无能、优柔寡断、胆小如鼠。如果伦敦人的确是波士顿人的同胞兄弟，就会当即撤销《汤森条例》的。阿碧盖尔旁听老南方教堂会议以后，心中疑窦顿消，约翰·亚当斯是替马萨诸塞说话的。塞缪·亚当斯和詹姆斯·奥蒂斯认为，他还在替其他的十二个殖民地说话。塞缪曾告诉她，英国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种：美利坚人。

她把茶碟叠在盘子上，端回到厨房，然后返回起居室。她推开一幅窗帘，凝视窗外，广场上有一些男孩在圆石地面上推铁环。她问自己：“美利坚人是什么样的呢？”她不知道。肯定远远胜过碰巧出生在新大陆的男人或者女人吧。她自己就是被当做英国女人养大的，要是外国人有鲁莽地问，她是什么人，问她的父亲，或者她的科顿表兄，或者艾萨克叔叔，每个人都会自豪深情地回答：“英国人”。

只是发生了那么多令人不安的事情，他们不知所措了。她得知，那篇乔治三世在国会的首次致辞，曾经激发她热爱新国王的智慧、诚实，却是由比特伯爵代笔的，而且乔治三世没有能力对新大陆移民怀有这样的慈父般的理性的感情。英国来的报道说，他强烈反对与美利坚人和解，他心胸狭窄、独断专行、愚昧无知，却非常强硬地把自己的旨意安在大臣们头上。当世最能干的政治家，一代重臣皮特、伯克、谢尔本，都失宠失势去职了。她感到受了欺骗。新大陆不得不自行其是了。

约翰的文章中，把英国国会当做一切必要情况下的最高立法机关……

他是不是暗示，新大陆有权自己决定哪个情况是必要的，哪个不必要？如果是，那么仅仅在美利坚人断定法律合乎体统的那些例子里，国会才是最高立法机关。在过去四年中，他们已经宣布，《食糖条例》、《印花税法》，如今的《汤森条例》都不是必要的。约翰在书房写作，而她站在客厅里，看着牛奶车在石子路上咔哒咔哒地推过去。不行，这些条例都是多余的、非法的、破坏性的、无效的、理应作废：因此不必服从。

詹姆斯·奥蒂斯在政务会议上说过：“不斗争就等于放弃生命财产的安全，太卑鄙丢脸了，想都不忍想啊。”

约翰和伙伴们都不愿接受耻辱和鄙视，他们宁可战斗，他们必须战斗。他们的性格不允许他们做别的事情。

她离开了窗边，黄昏已经降临。雷切尔已经点燃约翰书桌上的油灯。阿碧盖尔站在门口看儿女在地板上玩耍，丈夫的手在纸上飞快、自信地划着，她问自己：“美利坚人就是这个意思吗？愿意战斗的人？不自由毋宁死？”

她感到喉咙哽咽了。她赖以长成的和平世界一去不复返了。她嫁进去的世界，使她做了妻子和母亲，却充满了冲突。

4

夏天很热。他们不时可以回到布瑞特里老家过两、三天，睡自己的床。约翰雇来承包农场的人种得一熟好苜蓿，会带来一点点利润。

在这里，她才确信，自己再次怀孕了。她对自己并不满意，因为约翰尼出世才一年，她打算再等候整整一年的。往波士顿匆匆搬家时，不知怎么……

约翰一直在钻研法律书。波士顿人觉得，《汤森条例》的

废与留，要看自由号的裁决结果。她自知，她仅仅是为他说话方便而设立的谨慎的耳朵而已。即使她的回答文不对题，惹得他大喊，“不，不，你没有看出个中含义……”，他也随即继续分析不误。

“这确是痛苦的两难问题呀，娜碧。是趁法律刚刚颁布，伦敦的情绪容易起动的时候催促立刻审判呢，还是等待国会感到我们的请愿的分量，英国商人开始因我们的抵制进口协议而遭受损失时再审判呢？我想还是等等为好。”

“反《印花税法》时，时间帮了你的忙。”

“对，在此期间我的当事人会怎么样呢？是汉考克雇佣了我，而不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局扣留了他的船只，为此他损失惨重。传说他们甚至可能卖掉它。律师对于当事人负有雷打不动的责任。可是，如果汉考克要求立即审判，而我允许他的判断压倒自己的判断，并且输掉的话……”

“汉考克信任你的。而且还有其它的因素要考虑。除非我们搞垮《汤森条例》，否则汉考克就基本上歇业了。”

“我得冒一下险。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真实敌人不是地方海关，而是内阁。如果我能让马萨诸塞法院把他们的法律驳回，国会只能加以取消，别无它法。我要告诉汉考克自己的打算及其理由，但是我将不征求他的意见。”

在约翰的紧急要求下，自由号案子的审判被推迟到十一月法院开庭。他踏上了巡回法庭的旅程，从好诉讼的新英格兰赚得生活费用。阿碧盖尔无法摆脱疲劳过度的感觉。简单的理由有许多：夏末的热浪令人无法忍受，波士顿社会生活的正规化要求，连约翰出差的时候也马虎不得。她想念农场的一草一木和潺潺流淌的小河。

伯纳德总督、马萨诸塞立法机关和波士顿政务委员会之间的政治纠纷，使城市的空气异常紧张。由塞缪尔主笔写就的

一份传单，在十三个殖民地传阅，号召人民协同作战，反对英国。英国的殖民地事务大臣希尔斯伯勒伯爵大为光火，下令伯纳德总督让马萨诸塞议会“撤消销毁该传单”。议会断然拒绝。然后伯纳德奉命解散立法机关。爱国者无法再以马萨诸塞官方议会的形式开会了，就进行非正式的会面。向马萨诸塞每个镇都发了信，请他们派代表到波士顿参加 1768 年 9 月 22 日的会议。

约翰对这场会议感到不悦，担心一些鲁莽的人会卷入某些行动，从而破坏他们的请愿行动，乃至让人家指控谋反叛国。他派通信员到买卖街请塞缪来看他。

塞缪来了，迈着轻松的步子。阿碧盖尔从来没有看见过兄弟俩吵架，约翰很严厉地警告塞缪，要把他的会议约束在法律的范围内。约翰作为律师，要参加一个足以成为先例的案子的审判，不仅仅为了汉考克，而且为了马萨诸塞。他不想因为会议上做的事，而进一步惹起英国官员对他们的怒火。

“塞缪，我想说明的是，我喜欢一次打一场战斗。如果你必须开会，那就开吧，但是不要使我的问题更难办。”

塞缪无动于衷：“如果伯纳德能吓住我们，他也能恐吓海事法庭的法官。每展示一次力量都能帮助你的。如果公民们不喜欢一个法律，他们有权抛弃它，就像把船上的垃圾扔到海里一样。”

阿碧盖尔插嘴说：“如果你不迎风扔垃圾的话，倒能帮助一把忙的。”

“哎，娜碧弟妹，我同你的法律至上的丈夫作斗争已经够呛了。”

“她说得对，”约翰回答，“如果你的会议酿成叛变的情绪，我在海事法庭马上会受到直接影响的。我准备把《汤森条例》作为违宪来定案，不需要你们波士顿人砸玻璃窗相助。”

约翰的愤怒没有触怒塞缪。

“现在是你的波士顿人了，约翰兄弟。记得吗？你已经跟我们这些走在粗糙的圆石街道上的游民同命运了，你永远也逃不掉的。”

第一个回合是约翰输了。海关不预先通知，也不补偿船东，就把汉考克的货轮卖掉了。这是汉考克的重重大损失，也损害了爱国者事业的威信。波士顿人感到，这显然是约翰·亚当斯的错，他应该有办法找到法律条文或者程序挽救这条船。汉考克本人请亚当斯一家放心，他对等到11月份才能解决十万英镑罚款的大问题感到安心。

英国当局可并不安心。约翰在斯普林菲尔德参加黑奴和主人之间的诉讼。阿碧盖尔给父母写了信，刚写下10月1日，向约翰书房的窗外一张望，发现一联队英国红衫军向布拉特尔广场开来。她首先惊恐地想到，他们是来逮捕约翰的。然后她发现自己很笨。这是盖奇将军的部队，从哈利法克斯港坐船来波士顿的。舰队两天前已经抵达波士顿港，运来两个联队士兵和大炮，增援到城堡岛的军营。那天一早，开来八艘武装船，配备了交通艇，大炮也装了弹，以防波士顿人抵抗，长码头登陆了一千人，上了刺刀，举着军旗，开到了公地。

士兵齐步行军就位的时候，军鼓和横笛制造着尖厉的震动声；但见他们穿着笔挺的军装，红衫上斜佩着白皮带，新枪新刺刀，牛角火药筒，全副武装，准备迎敌。

“打谁呢？”她问自己，“打波士顿人？我们没有军队呀。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拥有枪，除非为了打猎。他们为什么要在我的家门口安营扎寨？”

塞缪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他傍晚时分送来了贝齐刚刚烤制的甜面包和一小罐芬芳的花茶。他连忙解释道，这些

东西都是在不进口协议做出以前买的。他们一边喝茶，吃面包，一边听塞缪说明情况：“我们听到一个联队在你的窗口露营，还以为你可能喜欢有人做伴呢。”

“哎，他们表现不错呀。那么多的年轻男孩，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开始刮胡子呢。”

塞缪咧嘴笑着说：“他们会刮的，如果他们长期驻扎这里实施关税的话。”

“可能吗，塞缪？”

“他们可以试试嘛。但是如果各殖民地坚定不移呢？不。他们准备怎样得到款项呢？向我们开枪？除非国会再通过死亡税。所以尽情享受军鼓和横笛的音乐吧。人人都喜欢看游行的。”

第二天，约翰回家来了。阿碧盖尔从客厅窗户，看到他穿过广场，不理睬当兵的，假装他们不在一样，他穿过他们的操练队形，走上人行道，进了屋，而士兵们也拒绝看他。他愤怒得满脸通红。

“我看见你有人做伴了嘛。”

“是的，他们还自带音乐表演呢。”

“他们太好心了。他们惹你麻烦了吗？”

“娜布和约翰尼认为你送他们来作表演呢。”

一提起孩子，他脸上的怒容就消失了。

“饶恕我，我气得忘记了问候你们。我的孩子们好吗？”

“乔纳森·休厄尔警告我，总有一天，你会宁愿攻击英国人，也不要吻你的妻子。”

“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他抱住她，广场上的军鼓横笛乐队选择这一刻大鸣《美丽的罗莎蒙德》。亚当斯全家团圆的天伦之乐，被军官的尖声喝令所糟蹋，几百士兵奉命开过圆石路面，到法诺伊堂宿营。

阿碧盖尔说，“约翰，士兵没有一点敌意呀。他们好像喜欢友好相处的，只要给予少许的机会即可。”

“他们不是到这里来喜欢我们的，娜碧。”他的声音很刺耳，“他们是来这里弹压我们的，只要一声令下。”

“但我们是英国人，他们是英国人的军队，曾和我们一起在亚伯拉罕平原并肩作战打法国人的。”

“同意。但是，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是为了对付我们的。我从来没想到，内阁会愚蠢到把波士顿变成占领区。”

“伯纳德总督说，派兵到这里来，仅仅为了维持和平。”

“他怎样给和平下定义的？我们办事必须按照他和国会所说的？”

“来，亲爱的，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消消气。巡回顺利吗？”

“饭菜没办法吃，床铺高低不平，过河浑身湿透，有一次在森林里迷了半夜路。总而言之，我想念妻子和孩子，怀念平日的膳宿。从其他方面看，此行很成功。每个法庭都有大量令状和案子。”他笑出了声，“我赚得了自己的一份，我推测超过了平均数吧，拿回家一大袋钱，足以让我度过自由号审判的这段日子。”

客厅窗户底下歌声骤起，有小提琴和长笛音乐伴奏。她拉开窗帘，约翰紧跟在后。

“天哪，他们究竟是谁？”

“朋友。我猜是自由之子吧。有托马斯·扬大夫和威廉·莫利纳。”

“看谁潜藏在歌手后面，是塞缪兄。”

那群人在唱《我们出生在自由中，我们将生活在自由中》《自由之歌》和《扬基之歌》：

玉米秆卷下你的头发，
车轮绕着你嬉戏，
老火龙背你走，
灰泥杵捣烂你。

在第三首重唱歌曲之后，阿碧盖尔喊道：“请他们进来吧，约翰。把那个新酒桶从楼梯下面搬上来。我去拿杯子出来。”

他们家挤满了自由之子，欢笑着，相互敲打背脊，问道：“亚当斯太太，难道我们制造的音乐不比英国人的悦耳吗？他们每天用雷鸣般的鼓声捶击你们的耳朵，我们就晚上来以甜美的歌声抵消它。目前这是战胜他们的惟一途径。”

5

审判前一夜，阿碧盖尔睡得很少。约翰不停地在床上辗转反侧，在第二天开庭之前预演他的案子。早晨，当铿锵有力的铃声召集诉讼关系人的时候，她看上去有点苍白。约翰忙不迭吞咽下早餐，他迫不及待要出庭，眼睛像燃烧着似的。他穿上了他的最好行头，白假发梳得蓬松张开盖住耳朵，白衬衫的花边衣领顽固地紧扣下颚，相配的黑背心，大衣上的交叉线大钮扣配狭长的钮孔，绒面呢马裤配黑长统袜。他的理发师在早餐以前上门过，帮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假发也扑了白粉，扑粉的时候约翰只能通过一个纸筒呼吸。

“今天早晨你漂亮极了，律师。”她揶揄着。

“我又不是凭外貌去打贏官司的。就为此，在杰里迈亚·格里德利之后，我所读的法律书比任何人都多。今天早上我更加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要用我对宪法的解释来对抗国王的解释、内阁的解释、国会的解释。我可以设想这么几

个简单的对手作为我的第一个公开大案。”

在市政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站着一些人。阿碧盖尔尚有时间猜想，这些人为什么站在外面，而不是挤满楼上的会议大厅。她不久就发现了答案：伯纳德总督的计谋比他们高出一筹，把审判安排在楼下的小房间里，那个房间通常归海事法庭的书记员用的。房间里临时安排了指挥台，设有大法官座位，法律顾问的工作台，椅子还不到一百张……座无虚席。阿碧盖尔看见埃丝特·休厄尔与若干英国官员的妻子坐在一边。由于约翰拒绝了首席律师的职位，也没有任命别人，官方就命乔纳森·休厄尔公诉汉考克和“自由”号的案子。阿碧盖尔走向埃丝特，对方就腾出一些空间给她。约翰跟休厄尔一起坐在法官席下面的桌子前。

法庭卫士喝道：“全体起立！国王陛下海事法院的法官大人，上帝保佑你！”

阿碧盖尔看见，带着白色长假发的法官是罗伯特·奥奇木蒂，约翰的第一个联谊会的前成员。法官将他那有点笨重的大块头堆到大法官席上之前的那一刹那间，阿碧盖尔看到两个极熟悉的后脑勺。那天早晨，威廉·史密斯牧师和科顿·塔夫茨大夫天还没亮就从韦茅斯出发，远道赶来，以便在约翰起来为马萨诸塞说话的时候，可以在场壮声势。

乔纳森·休厄尔替官方作了开场白。他的手势和音调很拘谨，可是他压根儿不肯息事宁人，对约翰·汉考克的责难简直像大黄蜂一般刺人：

英国人的基本权利来自他的基本责任：遵守法律。如果马萨诸塞不赞成《汤森条例》，那么殖民地必须努力使它撤消掉，就像英国人自大宪章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们享受了我们仁慈的国王的保护和公正，所作所为就得像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中自尊自爱的一员的样子，而不要学在莆伯节时南北城叽

叽喳喳的暴民的样子。”大英帝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创立法律和废除法律的最佳方法，必须由国会来决策，而并非由波士顿各个商人来决定，因为他们可能被引诱，用账本替换良心。……向殖民地走私货品的日子必须结束；马萨诸塞成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亮宝石的时代已经来临。“让我们做好英国人，为自己的法律遗产而骄傲，自豪地承担我们作为世上最尊贵的帝国的平等成员的责任心。”

休厄尔已经建立了一种氛围。阿碧盖尔看到人们像遭到鞭挞一样，在座位上躁动着。

接着是一阵寂静，约翰·亚当斯翻动着文件，显然不想马上应对，仓促开始开庭陈述。法官奥奇木蒂尽量等待了一会，然后提请律师站起来陈述案由。即使现在，约翰还尽量拖延着，想等休厄尔的话消逝。他开始说话时，阿碧盖尔简直听不到，尽管他离开她不足三十英尺；不过，几句话之后，他加大了嗓门。首先，他说明了据以起诉的乔治三世的法令，称它为“辛苦法令”。然后，他仰起头，语气强硬而具有权威性，向法庭、向奥奇木蒂法官、向马萨诸塞、向其他十二个殖民地、向相隔三千英里、途中两个月狂涛以外的国王、内阁、国会，进行了法律分析。

“伴随这个法令的大堆辛苦中，首先应该提及，应该念念不忘的是……”他转身面对挤满了职员房间的一百个男男女女，然后再朝向法官。“……这个法令的制定，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我的当事人汉考克从来都不赞成。他自己从来没有投赞成票，也从来没有投票赞成任何人代他创立像这样的法律。因此，在这方面，一个深受法律之苦的英国人的最大安慰被剥夺了。我是指法律是自己创立这个观念。确实，一切法律必须经过主体同意这一点十分清楚，没有一个人鲁莽到要否认它。”

“《汤森条例》的保护人承认主体同意是十分必要的，只不过他们主张的是推断、解释上的同意，一种虚拟的同意。但这仅仅是欺骗人的把戏，是用影子代替物质。在法律上不能认定为叛逆的行为，凭推断却可以定为叛逆……。任意武断的区别……一贯是专断权力的工具，是麻痹、引诱人们接受奴役的手段。我们一旦离开原则和清晰的成文法，而去追随推断，层层推断之后，便离开事实和本质十万八千里，迷失于想像力和可能性的野外，在那里，专断权力坐在黄铜制的宝座上，挥动铁制的权杖进行统治。”

约翰停顿了。听众又在座位上转动，这次大家松了一口气，约翰已经用自己所选择的氛围，替换了休厄尔所建立的氛围。下面的案情介绍属于个案，自由号的充公，船装货物的没收，漏办许可证就课以重罚，构成了“罪与罚之间的极大不平衡。”

他攻击《汤森条例》，是它规定汉考克先生的案子可以在海事法庭审判：“不通过陪审团，不援用陆地的法律，而是由一名法官审判。”对于美利坚人来说，它难道不是直接地废除了大宪章？

休厄尔跳起来，宣布国会已经发布命令，这种案子必须按照普通法进行审判，因此亚当斯律师没有资格盘问官方的证人。法官裁决，休厄尔先生绝对正确。

他砰然一砸小槌，站起来宣布：“陛下的法庭休庭，审判改日继续。”

然后他一溜烟离开了书记员的房间，长长的黑袍拖在后面。

阿碧盖尔和约翰越过百十个人头，相互瞠目对视。

那年冬天，约翰对阿碧盖尔抱怨道，他没有几天不是

“被那暴虐的当当钟声催促出门”。他自己脾气暴躁，还怨天尤人。他指责“英国官员决心把全城的人当做证人审查一番”，这番指责不无道理。他渐渐厌倦他所谓的“这个臭案子”，但是在举反证时，他也必须召唤全城的人作质询。到圣诞节时分，大家似乎很清楚，官方没有人想要做裁决，无论是伯纳德、哈钦森、海关五专员，还是法官奥奇木蒂、首席律师休厄尔都是如此。亚当斯夫妇认为，官方害怕任何方向的判定，正在等待外面的事态把这场审判挤到后台。

“那样的话，就可以认为你胜利了，约翰，”阿碧盖尔安慰着，“他们就不会罚汉考克那十万英镑了。”

“却也没有宣布他无罪。我想通过宣判汉考克无罪，来证明《汤森条例》有罪。他们不让我办到这一点。”

“官方没有再扣押别的船呀。”

“对，可是英国海军把我们愈来愈多的海员抓了壮丁。”

阿碧盖尔走路的时候总是失去平衡。这次怀胎跟前两次不同，腹中生命的感觉比较安静。每逢夜间，腹部、腹股沟、大腿都痛苦不堪，令她难以入睡。她深恶疾病，这是母亲时时挂念她所谓的体弱多病所留下的遗产，不过在10月、11月天气渐冷的时候，她感觉到真实的苦恼了。简直不可能给房子保温，虽然约翰在后院建造了第二煤房。风来自海湾，呼啸着刮过布拉特尔广场，在门底下和窗框间寻隙而入。

她害怕了，就请教姐姐玛丽，姐姐已经从塞勒姆搬到波士顿，而且几乎天天下午来看看她。然后，她派人去请约瑟夫·沃伦大夫，就是四年以前给约翰种牛痘的那位。

“我知道没有接生婆的时候，你也出诊的。”

“那种时候，医生不做什么的，亚当斯太太。只是袖手旁观。”

“那你不能帮助我了？”

“我没有资格啊。如果你的丈夫不反对产科医生给你做检查，城里倒有这样一位的——詹姆斯·劳埃德大夫。他是纽约人，在英国留过学。他听过威廉·斯梅利的助产士学讲座，是美利坚第一个从事产科学专科的医生。”

劳埃德大夫四十岁，长脸，开始谢顶，他把剩下的头发吹松，模仿假发；人聪明，长着伤感的眼睛，鼻子是她自从离开韦茅斯之后所看到的最大的。他问了她好多问题，看来认出了症状，但是没有把握。“我认识几位我信得过的助产士，如果你同意分娩时让我在场就更好。这样我就能尽可能好地照顾母婴了。”

“当然，医生。”

12月底的一个清晨，她开始阵痛，就派人去请他。他做了第一次产道检查，寻找前后凶门。

“婴儿仰面躺着，那不是最有利的位罝。”

羊水很早就破了，但整整一天过去了，她不能聚集起正常娩出的力量，因为阵痛渐渐加剧了。先来的助产士讨了一根羽毛，沾上胡椒在产妇的鼻子下面舞弄。她打了几个喷嚏。

约翰和劳埃德大夫通宵陪伴她，她已经半昏迷。换班助产士天亮以后就来了，把皮带固定在脚跟的床柱上，让她拉着。快中午时，助产士把皮带改成扎紧的床单，两个女人各抓住她一条腿，请求她向下压。她已经筋疲力尽，但内心知道，自己要是屈服，大人小孩都得死，就奋力一拼，靠的是意志力，而不是体力。于是，孩子生出来了。

劳埃德大夫抱走了婴儿。阿碧盖尔模模糊糊地看到，他在费劲地让婴儿呼吸出来。他没有剪脐带，而是把婴儿平放在母亲旁边，不时做着口对口呼吸。这样还不够，他就开始挤压婴儿的胸脯。然后他提起女婴的脚，摩擦她的背脊，急剧地击打脚后跟。婴儿在出生十五至二十分钟之后，才喘出

气。房间里的人欢呼着。等孩子的呼吸有了规则，他切断了脐带。

“一切就绪，亚当斯太太，你和女儿都好。现在可以睡觉了，你赢得了很长的休息时间。”

这是亚当斯家的灰暗时期。

她体力恢复得很慢，身体感到不错，只是很疲劳，所以要等她下地，只能是时间问题了。她的亲戚朋友对她表示着关心和体谅，来信频繁，礼物也多。不过，苏姗娜弱小得很，她不喜欢动，喝一点点奶就够了，需要东西时，不像娜布、约翰尼那样拼命哭，只是呜咽啜泣。劳埃德大夫认为，许多瘦弱的婴儿，长大后会变丰满的。

约翰的日子都在海事法庭阴暗的房间里度过，陪奥奇木蒂法官和休厄尔盘问无穷无尽的证人。现在可再也没有看热闹的人了。他把其它案子都荒废了。

“汉考克先生肯定会付你公道的费用吧？”

“当然。但是我本应该同时处理上百当事人的事务的，明天我将再一次提议把案子驳回。”

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好像这是她紧握外部世界的惟一把柄。

6

在冬末，他们在布拉特尔广场的房子要以他们的名义卖掉，给予他们优先购买权，但是他们不能确定，是否要在波士顿城里拥有房子。

在第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她带着娜布和约翰尼去国王巷散步，然后朝北沿着冷巷去磨坊池。红衫兵在下雨下雪

的几个星期里，只能关在军营里，现在又来布拉特尔广场列队了。她的面庞沐浴在浅黄色日照里，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只见右边就是自由之子用作司令部的绿龙酒馆。离开磨坊池五十码，是一所她羡慕已久的房子，其前面有一扇窗上新近写了“出租”的招牌。这是漂亮的全木结构，两层，带有屋顶采光窗，刚刚涂过一层奶油色油漆，朝南、朝西有二十扇上下推拉窗，采光采暖极佳。她感到一阵激动。

正餐时，她把房子的事告诉了约翰。他早就听说那房子属于费耶韦瑟先生，就答应向经纪人要钥匙。四点钟约翰回来了。

她一迈进前门，就对那房子产生了好感。整栋房子共有八个主要的房间，其中七个有火炉，壁炉比布拉特尔广场的房子大得多。房子新近做了全面油漆，家具也丰富。费耶韦瑟先生天性快活，因为起居室漆成了淡蓝色，家具的贴面用了深一些的蓝丝绸，家庭娱乐室呈浅绿色，挂了奶油色窗帘，餐厅用了雪松木料，书房装上了壁板，与门厅和宽楼梯相配。整个房子给人紧凑，风雨不侵的感觉。

“费耶韦瑟先生不仅趣味高尚，”阿碧盖尔说，“而且一切搞得干干净净。不少大件是新近贴面的。给我拿一份清单，我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检查。”她停了一下，“租金贵吗？”

“对。总得有人为这些新鲜油漆和灰泥出钱吧。”他朝她微笑，“如果你觉得这里舒适，就物有所值了嘛。”

第二天早晨，她更加喜欢它了。卧室很宽敞，装了内百叶窗，窗座上放着明艳的垫子。他们的卧室配有大理石的炉床和炉架。床铺都很舒适，好家具散布各处：一个房间里有小书桌和写字台，另一个房间里有衣橱和桌子。北窗能俯视磨坊池，西窗则对着西教堂。楼下书房有足够的书架。

星期六一大早，约翰带阿碧盖尔和三个孩子到伊丽莎白

婶婶家去。黄昏时，他回来接家小，让他们搬入新房子。

约翰一开始办公，就为波士顿立法机关书写了一套新的指示，反对英国军队长期驻扎在波士顿城里。

5月和6月是令人高兴的月份。约翰买了一条小船，常常带家人去航行。天气热起来的时候，磨坊池那里吹来阵阵爽快的微风。她发觉自己已经学会苦中作乐：用编织篮兜着苏姗娜，黄昏时在街头长时间散步，同朋友一起聚餐，去乡间野炊。

伦敦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代理商和朋友来信说，国会已经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撤消《汤森条例》。传说“一大部分阁僚”似乎支持与殖民地妥协符合会议规程的观点。国务大臣希尔斯伯勒勋爵发出公开信，宣称内阁“没有打算向国会提议，为了提高税收收入而向美利坚追加征税”。许多波士顿商人知道，一旦《汤森条例》被撤销，抵制进口协议就会失效，遂开始订购英国货，补满他们早已空空如也的货架。约翰警告汉考克，赶快开出订货单，寄给伦敦的代理商，并且指示，一定要等条例废除以后，才能发货。

两个月的喘息时间真是苍天所赐。约翰现在的事务所靠近市政厅的台阶，六月份，他下班来家，脸色再一次发灰，而且举止是心事重重的样子，阿碧盖尔询问时，他回答：“每个律师只要开业久了，总要碰到为杀人犯辩护的时候。我一上手就不是救一条命，而是四条。”

“谁杀了谁，为了什么缘故？”

“你已经总结了全案。请雷切尔给我放一浴缸冷水吧，我整个下午都像是被慢慢炖煮着一样。是詹姆斯·奥蒂斯转来的案子，议会开幕了，他在那里忙于委员会事务。对于此事，他真是糊涂。”

“他把案子转给你，说明不算那么糊涂。”

约翰淡淡一笑。“谢谢你，亲爱的，你把我的体温降低了十度。”

雷切尔喂了孩子，阿碧盖尔便让姑娘们晚上放假。她和约翰穿上艾萨克叔叔从中国进口的绸袍。在这样的傍晚，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晚饭就吃农家鲜干酪、新烤的面包、甜黄油、煮熟的水果，摆放在厨房桌子上，就像在布瑞特里时一样。约翰现在已经放松，他告诉她四个遭受牢狱之灾的海员的故事，自从县监狱烧成平地后，拘留所就搬到了灯塔街，靠近公地。他们被指控谋杀皇家海军三帆快速战舰“玫瑰”号上的潘顿上尉，这个案子的政治意义不亚于“自由”号事件。约翰的说明对于阿碧盖尔不啻福音。

四名海员开着美利坚双桅横帆船皮特邮轮号，扬帆出了马布尔黑德。从欧洲返航途中，离本部锚地只有六、七里格的时候，船被玫瑰号截住，潘顿上尉领着一队人荷枪实弹地上了船，并要求全体船员在甲板上排队。科比特海员发现这一行动属于“抓壮丁”，就是强制在英国海军服役，它的纪律残酷得很，有鞭打和变相奴役。他和三个伙伴就躲在船舷内舱里不出来，潘顿上尉搜索全船，找到了他们。

“出来，狗东西！”他喝叫。

科比特回答：“我认识你。你是军舰上的上尉，是来剥夺我的自由的。我和我的伙伴决心自卫。”

一名英国见习少尉拿手枪向船舷内舱射击，打断了一个海员的手臂骨，而对方手里也有滑膛枪。科比特站在入口处，用手中的鱼叉在船装货物盐包上划了一条线，喊道，“如果你们跨过此线，我就把它当做你们要抓我做壮丁的证据，天堂里的上帝作证，你们死定了。”潘顿上尉平静地从盒子里捏出一撮鼻烟，然后越过盐包上的划线，想抓住科比特。科比特拿鱼叉直刺潘顿的颈静脉，对方立刻毙命。玫瑰号上的增援

部队登上商船，逮捕了那四名海员，押解到波士顿郡治安官处，正式指控他们犯了一级谋杀罪。如果科比特犯了谋杀罪，那么他的三个伙伴算同等犯法，四个人都可能被处绞刑。

“如果他们是正当防卫呢？”阿碧盖尔小声说。

“千真万确。强征海员是当今任何政府所能犯下的最恶劣的罪行了。也是最非法的，这个国际惯例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可是英国人我行我素，为了所谓的违反军令而鞭打水兵，为了企图脱逃而射杀他们，这是几十年来殖民地的流脓的疮疤了。也许我们有机会结束它。”

“怎么结束呢？”

“首先，我将要求有陪审团参加审判。我有比自由号更加充足的理由。如果我没有得到陪审团，案子拿到海事法庭，我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不管情况如何，强制征兵是否合法。如果强制征兵总是非法的，而潘顿上尉充当了强制征兵的军官，则迈克尔和他的同伙有权反抗他。如果他们不能以其他方式维护自己的自由，他们取他的性命就算合法的。”

“约翰，有没有任何重要的无聊公案？”

“有啊，例行的商务纠纷，这类案子可以为我在政治案子中的工作和操心支付劳务费。因为谁会为这种政治案子支付我费用呢？四个海员？他们可是一无所所有呀。马布尔黑德的船东胡珀先生？在有浓烈的政治意义的案子中，最好把动机搞得纯洁一点，我从来不想当可疑的爱国者。”

约翰的书房很宽敞，窗外的侧院里尽是灌木和榆树。他告诉她，自己准备把例行的法律事务限制在事务所里处理，而潘顿一案则拿回家办理：“不要混杂了文件，也不要混淆了思路。”由于四个海员被告必须分别辩护，他只得起草了四遍文件，根据亨利八世和威廉三世的法律，各个文件都带有许多页的引征、法令、意见等等。

他抱怨自己得熬几个夜，抄写四遍抗辩状。

“我不能做你的抄写员吗？如果你告诉我个人细节的差异，并指出应该写在哪里……”

“我用你做图书管理员更好。请你取下《英国法令大全》、伍德的《法规汇编》……”

他那若有所思的面孔转向她。

“如果我能使强制征兵结束，那么一旦发表这个案例，用处可能颇大呀。我要把种种有用的学问都调用过来。我认为我写的书会有人买的。”

她发现他对于理想很执着，同时又望眼欲穿地企盼有朝一日能卖自己的书，这种混合的心态令人感到好笑，这大概是清教徒的最好写照了，她暗自轻轻一笑。

“亲爱的，如果博学就能打赢官司，你的四个海员早已在火龙酒馆庆祝获释了。”

“单靠博学是不够的。但是我已经将住他们的帅了。你看这本书，《英国法令大全》，是我们结婚时托人从英国买来的。这在当时是可怕的奢侈，因为我收入很少。我想，在马萨诸塞这是惟一的一本吧。只是那个奢侈现在可以营救四条性命了。”

“就靠它？”

“对。听好了，条文引自安妮女王第6卷第37章第9节：‘任何海员或者其它人员，被在美利坚各地作业的武装民船、商船所雇用或者下了定金要雇用的，任何在美利坚岸上的海员或者其它人员，不得将他们强征或者掳走，皇家军舰的任何军官均不得将其强征或者掳走，不管是海军上将大人，还是任何其它人员所授权。’告诉你，娜碧，即使我不能取得陪审团，也要使哈钦森狼狈不堪。”

她以前很少看到他对自己的前景如此热情洋溢。他看上

去比三十四岁年轻多了。他邀请她出席他的成功场面。他的抗辩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展示了几个星期的冥思苦想的成果；但乔纳森·休厄尔还没来得及答辩，首席法官哈钦森就站起来宣布，法庭要延期到议事厅举行。阿碧盖尔看见约翰目瞪口呆了，法庭居然拒绝考虑他成立陪审团的请求。

亚当斯夫妇回到家，朋友和同情者整个下午都聚在一起，纷纷抗议，愤怒的谣言四起，到黄昏时分，大家都听说，法庭已经同意搞陪审团审判了。

“我不认为乔纳森要将那四个人定罪。”阿碧盖尔说。

“正人君子是不会的。而乔纳森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不过，食君禄，解君忧啊。”

他几乎整夜都在踱步，凝视窗外星罗棋布的夜空，让阿碧盖尔睡不着。到天亮她已经筋疲力尽，所以留在家里。他两、三点钟就回来了。

“约翰，出了什么事？当然没有工夫抗辩的……”

“没有申诉！我打开了书准备向他们引证，刚刚站起来说道，‘阁下们，大人们，我对囚犯的辩护词是这样的，他们被控告的使人悲伤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性杀人，因此根本没有罪，’并把《英国法令大全》推过桌面，推到法官席前，这时那个哈钦森像盒子里的玩偶一样再次跃起，提议法庭延期。”

“他给了什么理由吗？”

“没有。他像罗马教皇的公牛一样传下话，众法官乖乖地从命。”他扯下他又高又宽的领带，“全城的人都很沮丧，期待着清早判下死刑来。我的玻璃气泡爆炸了！全部的可燃气体逃离我的气球，我应声倒下。”

“哎，亲爱的，你把比喻混淆了。”

“我由于虚荣而自我毁灭了。我把《英国法令大全》的脊椎像鱼叉一样对准哈钦森，他肯定知道反对强制征兵的法令

就在那里面。本案了结。”

期望这么高，结局真惨。没有人来访，街道好像空无一人，城市上空像笼罩着棺罩。

将近午夜时，约翰说：“我必须去监狱安慰那四个人，表示即使他们要死，也有人关心他们。我们还能提供什么别的呢？只有……手足情谊而已。可怜的懦夫，趁着黑夜……。”

“你已经投入了近两个月的不懈努力。”

“对，可是我走出拘留所有我的床，有我的妻子，有热乎乎的早餐。而他们走出拘留所则听候宣判，绞刑架垂下悬摆的绳索。谁应该负责，是扔鱼叉的海员，还是辜负他们的律师？”

“狱卒会泡茶吗？”

“我们已经不进口茶叶了。”

“那我来煮一些我们自己的。你可以装在罐子里带去。”

“泡得浓一些，娜碧。它会给我们大家壮胆的。”

第二天早晨，她坚持要去法庭听判决。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庭内的这种完全彻底的忧郁。四个海员被狱卒带上来，面对恐怖森严的感觉，不由得脸色刷白。他们站立在被告席里，前面有十五名法官，包括伯纳德、奥奇木蒂、皇家海军的胡德准将，以及“马萨诸塞的某些法律顾问”。哈钦森总督站起来，令人难以亲近地皱皱眉头后宣告：“潘顿上尉的被杀，属于可辩解的杀人，出于必要的自卫。囚犯宣告无罪释放。”

阿碧盖尔怔怔地坐着，法庭内的其他人也是。此时罗伯特·奥奇木蒂法官从他的椅子上跳起，用哽噎的声音宣告：“本庭的宣判是一致同意的！”

地狱之门洞开了，人们呼喊，笑着，尖叫着，拥抱四个海员，海员们站在这快乐和安慰的辐射爆发当中，简直难

以置信。阿碧盖尔艰难地推开人群，想去向约翰祝贺，却被陌生人扭住了手臂，面颊上被一连串她不能够认出的熟悉女性面孔所吻，就是无法够到约翰。他被朋友包围了，敲打他的脊背，用最华丽的辞藻称赞他。

一整天就是这个样子，成百的人拖家带口来拜访，献花、送糖果、书籍、纪念品。乔纳森和埃丝特·休厄尔也来了，虽然他们只是蜻蜓点水。埃丝特对阿碧盖尔说：“没有人喜欢失败。但是今夜乔纳森为约翰感到自豪。全波士顿的人都自豪。”

客人散去后，约翰用粗壮的手指揉揉疲劳的眼睛问：“自豪什么呢？根本不允许我陈述理由。哈钦森担心，如果我陈述了理由，全美利坚的海员会宁可战斗和杀人，也不愿遭到强征。”

“不过是你强迫他作出这种裁决的。如果英国人胆敢再抓壮丁，在任何殖民地都能得到你的辩护词的。不要懊恼，你是今天的英雄，尽情享受它吧！”

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也令人高兴。对他们的祝酒，多得足以填满波士顿港。她在街上走过，男人们纷纷脱帽致敬，女人则微笑点头。商人挤开旁边的职员，冲过来问候她。甚至在肉摊、鱼摊、蔬菜摊，大家悄悄传播着消息，这就是约翰·亚当斯太太。商贩给她割最好的肉，拿出卖相最好的水果蔬菜，还把抓到的最好的鱼挑给她。

约翰去了福尔茅斯，希望赶回波士顿参加7月开庭，可月底他托朋友捎回两封信，说虽然他已经打赢了三场官司，但还留下六十来个案子在审理中。

“只不过是希望为我亲爱的小家庭获得些小的物质利益，否则我无法熬过这种乏味的远游的。”

这一点她是不得不同意的，每当他们好不容易积蓄起百

十英镑，就会冒出一个政治案子，吸引了约翰的注意力，收入锐减，存款就消耗在养家糊口和城市生活的日常开支上了。他们只是希望，争论纷繁的时代不致搞得他们山穷水尽。

伯纳德总督被召回伦敦“开会”，约翰说这是引退的委婉说法。他的轮船启航的时候，汉考克的码头钟声大作，枪弹齐发，“自由之树”上盖满了旗帜，国王街和要塞山上点起了大篝火。马萨诸塞议会一直在向乔治三世请愿，要求“永远撤销弗兰西斯·伯纳德勋爵在本地政府中的职务”。波士顿人确信自己成功了。

生意很好。尽管抵制进口协议的损伤仍然存在，但他们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可以雇一名办事员了，约翰录用了——一个举止文雅的年轻人，名叫乔纳森·威廉斯·奥斯汀，哈佛的应届毕业生。由于没有其它的法律培训，他感到有责任把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师徒关系。十天以后，一位老朋友，约翰·图德，硬要把自己的儿子也塞过来。

“一下子有两个办事员怎么办？”他向阿碧盖尔抱怨道，“法律界和社会上会怎么说呢？说我自命不凡吗？”

“你能给他们的法律教育，全殖民地都难找。”

“这是关键呀，亲爱的。就算凭自己的荣誉感和良知，我也要给他们进行强化培训，不仅仅是书本知识，而且是法庭程序，可惜对于法律程序詹姆斯·帕特曼一点也不肯教我。他更喜欢辩论宗教。”

“正因为你做学徒时训练不够，所以你能做好老师。”

“我确实喜欢教书。求学时坐在大椅子上，我喜欢把自己当做联邦独裁政权的执政者，这样就能够发现全部的天才、将军、政治家于幼年时代，不仅仅有神童，而且有花花公子、小丑。给新生的灵魂点燃学习的热情！当初我认为，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

“那就在小图德的文件上签字吧。约翰尼长成之前，他可以好好地实习一下。”

“约翰尼！你真的认为那个小鬼会出息成律师吗？”

“只要你慢慢地灌输他爱好法律。”

他脱掉外衣，去掉领饰，眉飞色舞。

“我喜欢家里再出一个律师。想到这个，我的神经就出现新的弹力，我的血液循环加快。也许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亚当斯律师王朝。我将向你保证一件事：待到约翰尼披上法袍，他手头会有十三个殖民地上最好的法律图书馆。”

她对爱好的力量惊叹不已。五分钟之前，他跑回家时还在担心可能要承担两个办事员。她暗示，有朝一日他可能会训练自己的儿子，你看，他就热烈地吻她，迷恋于为两岁小孩新建伟大的法律图书馆的想法。

她只关心苏姗娜，孩子快八个月了，仍然没有获得任何真实的力气。尽管夏天天气暖和，阳光普照，但她还是脸色蜡黄；虽然塔夫茨大夫、沃伦大夫、劳埃德大夫出了不少主意，如何用特殊的食品刺激婴儿的食欲，但她仍吃得很少，很少吸收足够的营养，去充实稀薄的生命火焰。医生们告诉她，孩子会赶上来的，可她已经开始心烦意乱了。她染上了轻微的忧郁症，感到一定是她自己有问题。她没给孩子好的开端，怀她的时候太疲劳，长时间的难产耗尽了婴儿的能量。即使现在她也无能为力，她不具备使女儿生存下去的聪明与技巧。

暑往寒来，眼看婴儿一天天衰弱下去。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苏姗娜死了。没有发生特别的事，她的小生命就像小蜡烛燃到了尽头，闪烁一下就熄灭了。

阿碧盖尔去了卧室，倒在床上，捂枕痛哭。过了一段时间，眼泪哭干，她尽力重新与命运和解。自怜自哀是罪恶，宗教信仰也不允许她自我鞭挞逃避现实，事实上，她怀孩子、

生孩子的时候 还有别的法子可想吗？

她必须接受上帝的意志，尽管很难做到。这是上帝的大手第一次跟她作对。但这种想法也不恰当。当时新英格兰有大批孩子夭亡，要么生下来已死，要么无法抵御第一个冬天的严寒。上帝会慷慨赐予，上帝也会剥夺。她有两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她必须感谢上帝过去的祝福，以及未来的祝福……。

她在床上坐起来。这不是他们所能轻易忘怀的事情，但是还可以补偿，这一点对于女人特别强烈，她可以靠本身的再造来弥补损失。

约翰没说什么。他不愿提起苏姗娜的名字，阿碧盖尔从这上面可以判断出他默默受罪的深度。

她从墓地返回之后，就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

需要发生一个不经意的事故，以便不可挽回地关闭过去的大门，这也是时代特征所暗暗决定的。

悲剧序列的第一步发生在一个贫苦的德国移民家十一岁的儿子被杀。克里斯托福·斯奈德参加了一个男孩组织，他们混在正在恐吓西奥菲勒斯·利利的人群里。利利不顾民愤，继续进口英国物品，他的商店靠近新砖教堂，有人把漫画头像挑在杆子上讽刺他。邻居埃比尼泽·理查森，是街坊里知名的海关密告者，想把杆子拉倒。人群以密集的泥土石头，把他逼入家中。理查森举起放在前门旁边的滑膛枪，向人群射击，击中小斯奈德的胸膛。

阿碧盖尔听到波士顿悲痛的丧钟鸣响，在她的头脑里与自己孩子的葬礼相混合，她把对于苏姗娜的隐痛，转移到了淡黄色头发的、已经成为波士顿烈士的十一岁孩子身上。她参加了哀悼活动，一点也不去区分她的悲伤。只是在约瑟夫·沃伦的严厉警告之后，她才没有参加出丧。

约翰却不然，他从韦茅斯回来，发现了自由树下面形成

的队列。

“首先我在罗先生家暖和了一阵，”他在当天晚上告诉她，“2月份在马萨诸塞走路够受的！然后我就参加了出丧。大批的男孩走在棺材前面，其后是男人、女人、马车。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葬礼，人民的热情无疑是无法压制的。”

他们裹着厚大衣走到书店，约翰·米恩为付得起每年一英镑八先令费用的人，在这里办了个流通图书馆。他们选择了一本小说，然后回到约翰书房的壁炉前吃晚饭。自从苏姗娜死了以后，他们很久没有这样做了。

7

下星期一傍晚，约翰出发去亨德森·英奇斯家参加联谊会会议之后不久，钟声再次响起来了。只有在发生大火灾时，才会把波士顿城里的全部钟铃敲响。她从摇椅上跳起来，叫雷切尔为孩子们作好准备，自己跑上三楼，那屋顶采光窗能把城市景色尽收眼底。任何地方都看不见火焰或者浓烟，她就叫园丁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园丁带回了市政厅发生开枪死人的荒谬故事。

约翰不久后回家了。

“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他大声说，“大家都认为红衫兵没有命令不许开枪的，所以几天前一群暴徒拿着棍棒驱散了他们两个连。一个士兵曾向他们的头顶上开枪。而这次他们向人群开枪，打死三人，据说还有一人受了致命伤。我到达市政厅时，人群已经分散了，抬走了死者和伤员。天亮后我们会知道得更多。”

他们醒来时，一切出奇地安静。城市苏醒，做饭、赶着上班上学的噪声不见了，送货车、小贩的叫卖、市中心和码

头的嘈杂声失踪了。他们好像在死人堆里爬起来，阿碧盖尔给约翰吃了蚕豆粥、火腿、饼干，做早餐，担心以后的几天大家没有时间，也没有胃口吃饭。

他吻吻她的面颊，告诫她：“你最好不要离开家。”

她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寒冷巷返回，然后登上他们家的外阶梯。是奇怪的节拍，她所不熟悉的。“踌躇的脚步向前挪动”，她思忖道。他早早回家是为了让她了解形势，可是他又不愿意开口。他似乎在尽力自制，同时很显然，他自己已经卷了进去。她想到：“嫁给一个男人五年，你就能听到他沉默中的每一句话。”

他终于开口了：“套上一件暖和的衣服，我们去花园兜一圈。”

光秃秃的树当中，有宽阔的小路，马车和煤房的顶上有积雪。他们走出几步后，他开腔了。

“要理清全部的头绪，需要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份。至少有一百种不同的说法。”

他紧紧挽住她的臂膀，谈论着红衫军驻防城里以来所出现的紧张局面，波士顿人和士兵之间的小磨擦，双方不断相互辱骂，波士顿人对小斯奈德之死的强烈感情一直没有减轻。英军感到自己受到了围攻，便更快地拿起了刺刀和枪。

火药味已经足够浓了，只是究竟哪个事件引爆了它，他难以确定。事实是确凿的。傍晚，波士顿形成几堆人群。士兵们正在“运动”，飞快地在街上跑动换岗。第一次爆发发生在布拉特尔街，配备在博伊尔斯顿巷军营对面的哨兵，喝住想要通过的三四个年轻人，他们随之打了起来，一个波士顿人头部受了轻伤。

漫游街道的人群警觉起来，码头广场的三四十人举着棍棒过来了，企图冲击军营，其中有不少惟恐天下不乱的美利

坚海员。被军队击退后，他们又重新聚起来涌向国王街，海关大楼前面有一名英国卫兵执勤。一些小伙子辱骂卫兵，说“这就是把我打倒的英国兵！”其他人呼喊，“杀死他！揍扁他！”他们用冰冷的雪球砸他。卫兵把他的枪上膛。城里的钟开始鸣响，先是老砖教堂的，接着是老南方教堂的。另一个小伙子叫道，“红龙虾兵要开枪了！”卫兵喊叫，“主力卫队！”驻扎在国王街尽头市政厅的主力卫队六名士兵跑步过来。普雷斯顿上尉到达他的分遣队所在地时，人群已经从布丁巷、弯曲巷、诅咒弄、玉米山、皇家交易所汇融到国王街广场。士兵在海关大楼的前面排成半圆队列。棍棒和诅骂飞得更快，人群尖叫：“有种的，开枪啊！”

一名叫蒙哥马利的士兵，手中的枪被棍子击中，人被打倒，人群集中打他。有人大喊，“开枪啊！”蒙哥马利挣扎着站起来，向人群开了枪。七名别的士兵从右向左接连开枪。三个人当场死亡，五个人受伤倒在圆石地上。

人群向后退，士兵们坚守阵地。市民走出来抬尸体和伤员，士兵以为这是又一次攻击，就举起了枪。普雷斯顿上尉飞快地冲过队列，用手打下枪栓，并命令他的士兵撤回市政厅……

约翰一直拽着她快步行进，突然他转身，看见她的表情紧张。

“你看上去浑身冷透。”

“雷切尔会把巧克力端到你书房的。”

他点燃壁炉中圆木下面的引火点。火舌舔着外树皮。他坐下，两腿笔直地伸向火炉，两人默默地喝着鲜奶巧克力。然后他坐直，坚决地说：“我已经答应，为卷入昨夜开枪致死案的普雷斯顿上尉和八个士兵辩护，并代表英国当局。”

一开始她也一动不动。情绪的碎片在她的头、胸和胃里

面碰撞，她简直不能够分辨在哪里。

“你自告奋勇的？”

“不是。詹姆斯·福里斯特先生，人称‘爱尔兰婴儿’的，来到我的事务所。我有点认识他，他是富商，跟英国当局的人很友好，却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流着眼泪说，‘我从狱中的倒霉者普雷斯顿上尉那里，带来了十分庄严的讯息。他希望请律师，却没有人愿意出庭。我去拜访过小乔赛亚·昆西，他说如果你给予协助，他就接受。不然的话，他肯定不干。’”

他站起来，兴奋地悄悄靠近她的椅子后面。

“我接受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律师是自由国家中一名被告所最不应该欠缺的，据我看来，律师界应该随时随地都保持独立，不偏不倚。不过，他必须认识到，这是世界上任何法庭中所能尝试的最最重要的事业，每个律师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要对他的国家负责，而且要对人类至高无上、一贯正确的法庭负责。为此，在这场事业中，他不能指望我搞阴谋诡计，随机应变，巧舌如簧，敷衍塞责，也不能指望我贪赃枉法，歪曲事实证据。福里斯特先生说，普雷斯顿上尉并没有非分之想，说根据方方面面对我的传闻，他可以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愉快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于我。说到这里，福里斯特交给我一个几尼金镑作为聘请手续费。我收下了。这也意味着我要为八个士兵辩护。”

“经过流血事件，还有可能让波士顿人懂得人人有资格得到辩护，律师有义务提供辩护的法律原则吗？”她小心地问。

“就像让波士顿人懂得，塞缪堂兄及其自由之子煽动人群，已经处于过度紧张状态，到了人群成为暴民的地步一样困难啊。就在此刻事态还在发展着，在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店铺、酒馆、每个家庭，塞缪劝人们相信普雷斯顿上尉和士兵犯下了血腥的谋杀。”

“而你不认为他们谋杀？”

“要花很长时间进行调查的。但是首先我将去法院，要求审判延期到明年秋天。如果现在立刻审判那些士兵，马萨诸塞没有一个陪审团不会定他们的罪的。”

前面的门环上传来了坚定的敲门声，是阿碧盖尔二十六岁的表弟小乔赛亚·昆西，他激动的时候左眼就斜向高高的尖鼻梁，好像消失了一般，下巴上的纹路也会变得像石缝一般。但他的青春，他的热情，他的温暖能洒满他进入的任何房间。他先直接走到约翰那儿紧抱他，然后转身向阿碧盖尔施礼。

“亚当斯兄，你做了件高尚的事情，没有你把我们安排得扎实体面，我是不能够接这个案子的。我刚刚去探望了狱中的普雷斯顿上尉，对他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对于我们时代的纷争所抱的观点，我全心全意地忠于我的国家的爱国者事业。”

“你还年轻，马萨诸塞人会由于你少不更事而饶你这次。”

“波士顿人跟我的父亲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乔赛亚喊道，“如果他仍然允许我跟他的姓，就算我无上幸运了。”

“由于你兄长塞缪尔是当局的首席司法官，也许他将作为公诉人，”阿碧盖尔说，“这将替你们的家庭荣誉洗冤。”

“什么我们的家庭荣誉，阿碧盖尔。你也是昆西家的人呀。”

“眼下作为亚当斯家的人，她已经有足够的事情要去作斗争呢。”约翰宣布。

乔赛亚前脚刚走，塞缪·亚当斯就来了。他以明智而圆滑的中国哲人的宽厚和深不可测注视着他们。

“我希望你不应允这个案子，亚当斯兄弟。”

“因为你认为我不应该？”

塞缪以最文雅的声音说，“只是我喜欢有罪的判决。”

“塞缪，你不想让那八个士兵绞死吧！”

“哎哟，不想。暴力违反我的本性。我们只要证明波士顿人是合法行为。对于这件事情，我会跟你斗争到底。”

他走了，并留下贝齐做的强力肥皂的香气。

“他会干什么？”阿碧盖尔问。

“我俩都无法预料到的，塞缪身上惟一可预言的东西是：他的不可预见性。”

国王的高级法院最后一期于一个星期后开庭。约翰耗尽时间找寻法律上的先例，以便获准延期审判。对在事务所、市政厅遇到的任何态度变化，他都闭口不谈，不加评论，也没有激动的迹象。而她自己呢，好像突然移栽到了外国的城市，或者一夜之间已经改头换面。她天天打交道的人没有显露情绪，装作不认识她。店家、肉铺、鱼肆老板不再脱帽致敬，亲切地问候她了。他们也不是不理她，或者展示敌意。几天以后，她抓住了第一条线索。她叙述了邻居在街上相遇，好像她不在那里一样，之后说道：“他们当我是无名无姓的。他们不恨我，不愤激，只是实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这样对待他们。”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劝道，“这次审判结束后，相互间没有恶言恶语就更好了。那样就没有人需要被饶恕了，包括我们在内。”

其后的一些日子里，波士顿就像史密斯牧师讲到过的宗教狂热故事。宗教歇斯底里压倒一切，社区处于瘫痪状态，布道者连篇累牍地咆哮着地狱诅咒和赎罪，每天要讲上四个或六个小时。商店关门，学校放假，人们恍惚地漫游在街道上。现在，波士顿教会事务被一个词所支配：政治。到处都在开会，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愤怒声讨红衫军是残酷成性的怪

物，射杀无辜的、热爱和平的爱国者，而他们含冤受死的惟一罪行是信仰自由。

“自由之子正在发动一场极漂亮的战役，”约翰承认道，“这些日子，除了亲英派闭门不出，商店停业之外，城里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准备绞死一切能够送进牢里去的人。如果最后那个伤员帕特里克·卡尔也死去，我担心星期日的布道会变成骚乱誓师大会的。”

卡尔那天夜间死去了。新一轮剧烈的反应席卷波士顿。约翰宣布周末不出门，但是星期一的报纸比星期日的布道更糟糕。保尔·里维尔创作了五幅棺材形骷髅系列版画，上面分别标出牺牲者的姓名缩写字母，充当《波士顿报》称为“波士顿惨案”的报道的插图。他们诱导波士顿人去相信，一个英军分遣队排成密集的横列，在普雷斯顿上尉举起佩剑下令之后，向一群温文尔雅、衣冠楚楚的市民近距离平射，其中包括来到市政厅广场和平散步的妇女。

“里维尔先生想必知道，这些版画将增加空气中的憎恨和暴力。”阿碧盖尔说。

“他希望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刻上惨案的烙印，激怒波士顿人，让法官感到，如果他们明天早晨准许我的延期申请，就有生命危险。”

法院是下午两、三点钟开庭的。约翰回家时脸色疲惫，但精神还好。

“本案已经推迟到秋季。”

“真好。”

“塞缪尔把来赴宴的全部爱国者都裹挟到了法庭，你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他们威胁恐吓，要求立即开始审判。”

“你怎样击败他们的？”

“他们击败了自己。他们越是大声喧哗，法官就越是确信，

眼下不可能进行公正的审判。自由之子正在热烈演说的当口，审判长喝道，‘案子推迟审判！’爱国者还没有反应过来，法庭就退席了。说实话，我自己也快步如飞地走掉了。”

她笑了。

“哎，亚当斯，别告诉我，你是从那个法庭里跑出来的。”

“那倒不是。那样就丢面子了。我们就说那是波士顿最快的步行吧。”

8

亚当斯一家就像住在护城河后面一样。

阿碧盖尔渐渐意识到，默默无闻是多么快乐，因为她成了“那个”亚当斯太太。商人的态度粗暴起来，她干脆就不踏进大商店的门了，一轮轮的友好聚会和郊游完全中断。

她并不觉得被世人所抛弃，姐姐玛丽几乎天天过来。她的父母来过，接着是妹妹贝茜。可她觉得奇怪的是，尽管约翰的律师联谊会中的一些同伴认为，约翰理当接受那个案子，但这些人却很少来家里玩了。约翰说他在事务所和市政厅能看到他们，而且他们都发出最亲切的问候。可是出于某个不可言传的理由，并非她的女性脑袋所能理解，他们显然不想被人看见进出亚当斯家。

约翰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想召集和询问一百名开枪射击场面的目击者，寻找和盘问占去了无数使人疲倦的时光。他的律师生意下挫，但她是从自己的途径打听到的。

“波士顿人在报复你吗，约翰？”

“不见得。要送7月份法庭的案子不多。律师和办事员普遍地抱怨没生意做。”

他推开桌上的一批证据，把窗开得更大，放进更多空气。

“我有八条人命要关心呢。如果今年除了营救他们什么也不做，我也心满意足了。”

“你相信能营救他们吗？”

“如果我能够选定没有偏见的陪审团的话。那种可能性日趋渺茫了。主要是保尔·里维尔的木刻版画新作《国王街最近发生可怕的惨案》，伊兹和吉尔在《波士顿报》上天天登它的广告，每份版画收费八便士，因此，简直无法想象，城里哪家客厅的墙头没贴着这幅版画。里维尔知道自己画上的内容是假的，但是如果我企图干预的话……”

“我去行吗？我们已经向里维尔先生订购了若干银器。我打算去他的商店购买点小东西，看我是否可以说服他撤回？”

“适当的时候再提起这件事吧。”

“事在人为嘛。”

第二天早上，她去了里维尔开在码头边的商店。店堂的天花板很低，横梁发黑，铅条玻璃窗也小。里维尔出来迎接，他是个矮胖子，黑眼睛，大嘴巴，平展的面部颇为动人。他看上去很平凡，没有受过教育，没戴假发，着皮革裙。他鞠了躬，甚至显得很高兴看见她，这是近来被孤立后难得的礼遇了。她订购了一个急需的摇动盐瓶，趁里维尔用炭棒画草图的时候，她说：

“听说你是个人才，能够把全部的景色画下来的，里维尔先生。街道呀，人物呀，房子呀，甚至狗什么的。”

“太太，我画东西取乐罢了。”

“听说你画过国王街开枪后的素描。”

“正是！你喜欢看看吗？就放在书桌里。”

她端详着木刻，片刻后说：

“据说你的版画十分畅销？”

“接近六百份。这可是漂亮的数目。墙上是草样。”

阿碧盖尔把原稿和木刻对比着。

“做过不少修改的。”

“越改越好。”

“原稿中阿塔克斯和格雷的尸体靠近士兵，而木刻中，人群隔开一段距离。”

“艺术，亚当斯太太，纯艺术。”

“因为它更真实？”

“因为它更有用。”

“里维尔先生，有用是艺术的标准吗？我倒以为标准是真实呢。”

“这是一门特别的艺术，政治的艺术。”

“噢，我知道了，政治已经成为像文学和绘画一样的大艺术。”

“你知道塞缪·亚当斯是怎样给政治下定义的？他说政治是‘需要的艺术’，他说得绝顶正确。”

“如果有人滥用证据，证明我们不喜欢的人有罪，这符合我们自己的最高利益吗？”

里维尔把头缩进宽大的肩膀。

“亚当斯太太，我们对那些臭龙虾壳没什么意见。我们只是认为把军队开进波士顿是非法的。”

“我同意。不过，里维尔先生，如果你给开下罗织罪名冤枉好人的先例，以后别人陷害你怎么办呢？”

里维尔用蜡笔根使劲地抓他的头皮。

“谁会控告我什么呢，太太？而且，要是有人在法院撒谎整我，我也有朋友的，可以撒更大的谎，让我逃脱。”

她不知所措了，给里维尔付了盐瓶定金，肯定了他的设计之后，就离开了店铺。她关上沉重的木门时，门上悬铃叮当乱响。

她到达家里时，发现塞缪·亚当斯、约瑟夫·沃伦大夫、小乔赛亚·昆西、约翰·汉考克和詹姆斯·奥蒂斯，端着约翰的郎姆酒混合甜饮料，在相互祝酒。看到她吃惊的表情，约翰赶快说明，汉考克的黑利号的斯科特船长，刚刚从英国带来了废除《汤森条例》的消息，说英国首相诺思授意国会通过了法案，降低所有物品的进口税，只有茶叶税例外。

“为什么茶叶要例外？”她问。

“可能因为新英格兰每个家伙都在喝茶。英国人知道它必不可少。”塞缪回答。

“比这个还要深一层吧，”约翰说，“国会已经保全了条例的序言。通过保留茶叶税，他们在提醒我们，物品清单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随时扩大或者延长。”

波士顿根本没有庆祝。几天之后，不动产自由保有者在法诺伊堂举行全市大会，投票表决通过“不可改变的决议，支持抵制进口协议”，拒绝英国人的让步。

不出约翰所料，塞缪·亚当斯在发起攻击的时候，总是出其不意的，不过事情发生在阿碧盖尔生下她的第二个儿子以后。二儿子的名字叫查尔斯，强壮得很，一生出来就大声哭叫，很会吃奶。她感谢上帝的仁慈。

6月6日，天气晴朗暖和，空气中略带咸风的气息。她傍晚时分下楼来，发现约翰在起居室沙发上挺尸，手中的冰袋不断地在脸上和额头上冷敷。这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象。她的第一冲动是发笑。

“约翰，这么好的天气，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最坏的事情。我坐在事务所里，把十几个目击者的证词联系起来，这时来了一个通信员，送来了市政务会议的文件。文件上通知我，波士顿不动产自由保有者刚刚选举我参加众议院和地方议会，代表波士顿。”

“那不是很棒嘛！昆西外公就做过多年的众议员，也做过地方议会议员，还做了议长呢。”

约翰眼窝凹陷，注视着她。

“我立即去了法诺伊堂，三言两语告诉他们，我资格不够，恐怕会有负众望的。他们根本不听，认为这是假客气，然后我就接受了，但它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到底为什么这样呢？”

他痛苦地说：“我亲爱的，我接受这个众议院席位的时候，等于由此赞成我自己的毁灭，你的毁灭，我们孩子的毁灭。”

他又把冰袋放回面部。她意识到了他的烦恼，众议员的工作没有薪水，却占用一个人的大部分时间，没有闲功夫做别的事情了。约翰几乎要专职搞政治，从而放弃律师工作了。她知道这对于他们本来就在减少的金币存款意味着什么。潘顿案他们分文未收，为八个士兵辩护不会增加费用的，再接受几种荣誉的话，他们就会跟塞缪堂兄的处境所差无几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但几乎立即止住了。命运在一步步引导他们向上，却怪运气不好，这是愚蠢的。她走到沙发边，拿起约翰的冰袋。

“我自愿跟你从事这项事业，有难同当吧。让我们相信天意不负我。”

突然她发现情况的矛盾之处。

“绝对不可能的。波士顿人憎恨你！他们不可能选举你代表他们的。”

“最后的投票表明，五百余票之中，我得到四百多。”

“这怎么可能呢？”

“塞缪·亚当斯……”

她在就近的椅子上坐下。

“……他碰巧想到我能够写出麻省最好的指示、法律和修

正案。他断定自己需要我在议会中为爱国者而奋斗，管他普雷斯顿上尉、红衫军呢，所以我就当选啦。我开始政治生涯竟以这种方式，奇特不？”

“当你为布瑞特里起草第一个公路法律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你的政治生涯了。走政治道路，就像过沼泽地，一旦上了路，不走到底是没有出路的。而你的路还很长，很长呢。”

她可说错了话，他猛然跌回到沙发上。

“我在接受这个普雷斯顿上尉案子之前，律师事务比麻省任何人都多。我们怎样去披荆斩棘、过河越沟呢？我的身体太虚弱，无法处理这么多的工作，长达几个月的审判，没有报酬，最多是收到若干几尼，接着与副总督、市政会、英国当局无休止的争吵，我可是要养家糊口的哟。我全力以赴，劳累不止，担心不停，除了责任感之外，别无它图。”

阿碧盖尔嘴角牵动着，好不容易忍住了笑。

“对于像你我这样的好清教徒，责任是抵达天堂的捷径。约翰，作为你的妻子，我有个提议，那就是，你去操心普雷斯顿上尉和审判，操心众议院和地方议会。由我来操心你的虚弱的身体，操心我们虚弱家庭的饮食。”

10月底开庭审判普雷斯顿上尉，而士兵的审判安排在随后的11月27日。自由之子冷酷无情，下定决心要给士兵定罪，但是约翰感觉到，他们攻击上尉的力度在减小。

“你愿知道为什么吗，约翰？”

“是的，我愿知道。如果普雷斯顿下令开的枪，那么只有他应该负责。士兵只能服从他的命令，否则就算违令。定了他的罪，就等于把士兵豁免了。”

审判临近时，他发现肉不合他的胃口，然后是鱼，然后是卷心菜，然后是夏秋季的新鲜水果，然后是甜食，都失去

了味道。科顿·塔夫茨大夫从韦茅斯过来时，阿碧盖尔就问缘由。大夫已经两鬓斑白，使这位和蔼可亲、颇有吸引力的人平添几分帅气。他对问题淡然一笑。

“妹妹，你嫁了一个胖男人，即使约翰一年半载不吃不喝，也不会像我一样干瘦的。他抱怨‘我的胃疼’时，等于说‘恐怕我不行了，要输了’。”

在审判普雷斯顿的那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怪事。奉命提起公诉的乔纳森·休厄尔从波士顿消失了。法庭随即指定塞缪尔·昆西代替他的职位，他出庭时要反对他的兄弟小乔赛亚。约翰最老的朋友之一罗伯特·特里特·佩因也被指定做公诉人。

“祝你好运，”约翰离家时，阿碧盖尔低语道。

第二天是乔治三世国王登基纪念日。阿碧盖尔半夜没睡，听约翰对塞缪尔·昆西的开庭陈述做总结，这时港口舰队的重炮开始射击，几乎把她震下床来。礼炮从队长的旗舰开始，各船船长根据年资轮流开炮。威廉城堡和炮台百炮齐射，加以响应。阿碧盖尔认为，这个时候炫耀如此强大的武力真不合时宜。

品质优秀的辩方证人作证，普雷斯顿上尉从来没有说过“开火”一词，事实上他曾经试图阻止开枪，并把部队开回了军营。法官有：本杰明·林德、约翰·库欣、彼得·奥利弗、埃德蒙·特罗布里奇，他们认为普雷斯顿上尉无罪，陪审团很快同意了这个判决。

“这仅仅是序幕的序幕，”约翰那晚归来的时候告诉她。“如果士兵没有命令就开枪，那只有他们单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样重担就落在我们的肩上，要证明他们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杀人。”

“我们好像应该有一段温情脉脉的时间，能同孩子们玩

玩，享受天伦之乐，不受外界骚扰。”

“我们就生活在纷扰的时代嘛，娜碧。但是如果我把案子处理得当，就能一举多得：营救那些生命；使英国确信，它必须撤兵，使波士顿确信，它必须避免暴力。那是我们赢得持久和平的惟一道路。我衷心希望，随着士兵的开释，内阁将取消最后的关税。那样我们就能恢复幸福的日子，做英国的朋友。”

她把手插入他的手中，低声说：

“愿上帝降大任于你。”

9

八名士兵的审判在市政厅二楼的议政室举行，辉煌的房间，很高的天花板，高大堂皇的窗户。这天是波士顿的节日。街道上挤满了马车，前前后后都坐满了人。乡下的两轮运货马车通宵达旦地进城，在卵石马路上隆隆而过。老先生们群集在市政厅的楼梯上，称这天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阿碧盖尔进来的时候，舒适的长凳座位已经坐满了。达尔林普尔上校是最早领兵在波士顿海滨登陆的，他所率领的军官们身穿红军装，淡色马裤，高统黑长靴直达膝盖，真是神采奕奕。军官们腰挂佩剑，肩上戴着适当的肩饰，帽檐饰着金流苏。他们这一团颜色在议政室里很容易被辨认出来。

阿碧盖尔向房间前面的律师夫人专座走去时，发现波士顿的男男女女也决计要争面子，留下最好的印象。打扮得最光鲜的，是约翰的远房兄弟托马斯·博伊尔斯顿夫妇，妻子身穿带有白皱褶、蓝白圆点领子的蓝缎子连衣裙，漂亮的白花边帽系在下巴上，而丈夫穿的是灰色丝毛交织的粗布衣服，外加深绿色细绒面呢背心。

她在东张西望之中，发现一些人穿着有银纽扣的紫红色天鹅绒连衣裙，还有一些人穿着细条纹灯芯绒西装，保守的人穿黑背心，喜欢社交的人穿快乐的颜色。约瑟夫·沃伦大夫穿着一套漂亮的细条灯芯绒西装，衣裤十分相配。阿碧盖尔自己的衣着朴素而不过分严肃，褐色羊毛锦缎外套，纽扣开到腰际。姐姐玛丽穿着蓝色精纺毛料，婶婶伊丽莎白穿的是深红色的斜纹布衫，缀了细巧的花边皱褶。

议政室里还给手艺人 and 技工保留了席位，他们身穿传统的皮马裤，黑色浅黄色都有，灰色纱袜和平布白衬衣。少数人有铜扣多色背心，他们的妻子身穿暗色羊毛连衣裙，戴着传统的及肘手套。

律师们在法官席下面的长桌旁就座，约翰刚刚给假发上了白粉，新的黑法袍完全套住了全身。尽管小乔赛亚·昆西已经进了高等法院，有资格穿法袍，但他拒绝穿，以抗议“长法袍的夸耀和魔力”。他穿着简单的黑衣服白衬衫，领圈加有饰带。

法官们步入法庭，身披英国进口的大红细平布法袍，茂密的假发一直垂到肩头。全法庭起立。

被告士兵被书记员召入。他们鱼贯进了法庭，听了对自己的控告，申诉“无罪”。他们身穿一尘不染的军装，白裤子塞在半高统黑靴之中，红色上衣的前胸从肩到腰横着条条白杠。各人拿着一顶三角黑毡帽，还配发了新假发，用黑带束在后面。只有长期坐牢后的苍白脸色和恐惧感才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书记员喝道：“上帝好好拯救你们！有请陪审团。”

从侧室出来二十五名未来的陪审员，约翰站起来说，“法官大人，在押被告们已经同意，由他们的一个同伴，威廉·维姆斯下士，代表大家剔除陪审员。”

约翰和小乔赛亚已经和士兵们打了几个月的交道，维姆斯按照指点，提出剔除四位住在波士顿的陪审员的理由。他们就被遣散了。另有十二人被强制剔除遣散，他们的命运被约翰掌握在厚厚的政治档案里。又带进八名未来的陪审员，三人作了宣誓。最后终于商定了十二个人，坐下后，阿碧盖尔发现，他们全都来自周围的小镇：罗克斯伯里、多切斯特、布瑞特里、台丹、弥尔顿、斯陶顿和辛汉。

律师的桌子放在红袍法官席的前下方三英尺，再外面是证人席，离开法官有六英尺，这是个考虑得很周到的距离。现在命令律师起立。阿碧盖尔不是常有机会清楚地看见丈夫工作的，眼前的一切令她倍感安慰。亚当斯的举止冷静得很，他一直在告诉她，他既不偏袒一方，也不反对另一方，而是赞成法律和公正，这确实是人间最大的希望。他是个理性的人，决心正确对待审判，把案子办成事实和法律胜过激情和偏见的范例。对于阿碧盖尔来说，他似乎有两千年的西方法律的权威在撑腰，还有自尊自爱，打算老老实实从事一个高尚职业的人的尊严。别人看见他清廉的信念和勇气，都不能设想他当初是如此的苦恼。

她把目光转向律师桌的另一边，看见她的堂兄塞缪尔·昆西，她知道自由之子在波士顿到处传播着什么话，那个行动说话慢条斯理的塞缪尔，已经有三十五岁了，是一个平庸的律师，他妒忌小他九岁的兄弟小乔赛亚的成功，他除了照顾昆西家的事务之外，在波士顿搞不到多少律师业务，而可爱的斗鸡眼乔赛亚脑子灵光，意气风发，为自由之子和爱国者商人所聘用，正在享受光明的成功。由于塞缪尔·昆西在爱国者那里混不下去，由于他的名字和可靠性是当局所需要的（自由之子的说法），总督和海关专员就向他委以首席司法官的重任，还许诺他将得到乔治国王的恩宠，有朝一日会飞

黄腾达。阿碧盖尔对麻木不仁的堂兄十分了解，确信他跟着当局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在世上立足。

乔赛亚站在约翰旁边。约翰和阿碧盖尔均认为，他作为律师远不如波士顿人断定的那么好，同样，他们也不相信塞缪尔像自由之子宣传的那样平庸。

“假以时日，昆西会感觉到法律的，”约翰说，“他的知识永远不会使你刮目相看的，不过，没有人会撕毁他草拟的合同或者遗嘱。”

塞缪尔作了开庭陈述，约翰对他的判断证明是正确的。他大费周折地讨论公诉理由中的基本内容，提请控方证人就打死打伤多人的情况拿出相关证据。

整整一个星期，双方都避免华丽虚饰的语言，以图建立稳固的事实结构。每天傍晚五点休庭以后，直到午夜为止，乔赛亚都到约翰家里商谈。把孩子哄睡之后，阿碧盖尔就坐到书房里缝补编织，听他们剖析当天的陈述，追寻先例，为己方证人设想查问方式。

昆西替当局作了总结发言。兄弟面对兄弟。

首先他费劲地树立控方证人和他们的证据的可靠性。接着他重申囚犯的身份，他们参与了开枪，然后他详细说明：

“先生们，根据法律，一旦杀人的事实得到证明，一切可以赎罪并减轻、原谅或者证明行为正当的情况，必须由人犯来证明，因为除非出现相反的证据，法律假定该事实出于恶意。在此我还想提及另一项法律，那就是多人共犯的，谁打了致命的一击是无关紧要的，在场者均属主犯。这是英国的法官们根据坚实的理由所确立的规则。……先生们，社会的法律旨在抑制人们的感情爆发，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得替自己报仇，法律会给每个冤屈以补救。如果一个人可以随时为自己实施复仇，则法律就终结了。……我准备就此停止给

案子提出证据，我毫不怀疑，根据现有的证据，针对受审人犯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从那个证据的力量来看，你们必须宣布他们有罪。”

然后开始辩方质问。一个星期下来，总共有八十二名目击者到庭作证，讲述他们的故事。双方报告着截然不同的开枪情况。约翰的桌子上，记录和档案越堆越高，塞缪尔和罗伯特·特里特·佩恩也是如此。约翰和乔赛亚对公诉人证词中产生微小的冲突或者矛盾的地方了如指掌：

证人布里奇汉说，他看到被告之一，一个高个子，是沃伦；接着又承认，他看见过属于同一个联队的另一个人跟沃伦长得一模一样，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见了沃伦。一个证人说，是士兵们在推挤。接下去一个证人说，士兵旁边有五十个人在推挤他们，有一群手持棍子的海员在催促人群动用暴力，人们在呼喊，呐喊、打唿哨，“去你的，快开枪！为什么不开枪？”辩方证人戴维斯先生发誓说，他听到被杀的格雷喊叫，“我哪怕牺牲生命，也要过去给他们一巴掌。”其他证人发誓，格雷喝醉了，他跑来跑去拍着人们的肩膀说，“不要逃走，他们不敢开枪的。”

公诉方证人詹姆斯·贝利在受到盘问之后承认，哨兵周围的某些暴徒在扔拳头一样大的冰块，硬梆梆的足以伤害任何人。在约翰的刺激之下，他也承认，他“在开枪之前七、八分钟，看见那个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手里拿着一根大柴棍，带领着玉米山二、三十个海员。”阿塔克斯想做当晚的英雄，带着军队，举着旗帜，在码头广场集合了人马，手持木棍行军到国王街。

约翰喝叫：“如果这不算非法集会，世界上就从来没有非法集会了。”

法庭在星期六下午五点钟休会，留下陪审团住在一起。星

期一早晨，约翰和乔赛亚要开始向陪审团提出最后辩解了，他和乔赛亚商定分头起草辩论总结。周末，阿碧盖尔可以单独和丈夫在一起了。他说，自己不准准备写讲稿，因为他需要自发的威力。他一直工作到星期日凌晨，但在午夜就逼她上了床。他在七点钟唤醒她，一起穿衣去教堂。布道结束后，他回到书桌旁。这是她百看不厌的情景，开足马力工作，眼睛扫视书页，手指有力、上下划动着。

1770年12月3日星期一早晨九点钟，波士顿市为审判日做好了准备。阿碧盖尔发现多了一倍的人挤进了议政室，法官席、律师桌四周的空地，通道和后面没有座位的地方也是人。楼梯上，所有的职员室中，市政厅的小办公室里，人们静静地站着，几乎不能移动。外面国王街上，从市政厅到发生枪击的海关大楼，整整两个街区，人们三五成群，有些人在讲话，大多数人一声不响，等候审判结果。

小乔赛亚·昆西开始了辩方的最后辩解，他的论据逃不出他的才能和气质的窠臼，他直接向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呼吁，要求人们发发同情心，倾尽心力地开恩怜悯。谈论复杂而矛盾百出的证据，则不是他的任务，而是约翰的工作，阿碧盖尔领教了乔赛亚的辩才。大厅里鸦雀无声，因为约翰洪亮的声音魅力无穷。

“先生们，请允许我提醒大家，这次审判对于囚犯们是多么重要。他们可是性命攸关哪！如果我们考虑到受审的人数，结合许多其它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完全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你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呀。至于这个案子，耐心倾听是基本要求，公正和谨慎也不可少。……不但如此，而且这次审判中不能出现任何足以怀疑我们的公正，玷污我们的人性的情况，这对于你们的国家至关重要。

……”

阿碧盖尔看到陪审员们躁动了，不仅仅在硬长凳上，而且在自己的良心上，想移动到更舒适的位置。她想起两位先生事先法律书本中寻找这条最后的底线：

“士兵不是受到他自以为有资格享受的殷勤招待，迎接他的是嘲笑藐视，以及低声的怨言。几乎每一张脸都变得阴沉不满，每一只眼睛都冒出愤慨的闪光。……士兵也有感情、情绪和特有的感情爆发。……法律教他看重自己，教他把自己当做保家卫国的特殊使命承担者。被诬蔑为暴政和压迫的工具，多么令人痛苦！”

一阵低语，这是整个审判中所出现的惟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英国士兵从第一脚踏上码头街，波士顿人就对他们深恶痛绝了。

“有人能把支持在国王街集会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当做自己的责任吗？我看不能，但是惟恐我的意见没有分量，让我提醒你们注意读一读一位作家的东西，但愿你们大家手头都有他的文章。……我是指‘宾夕法尼亚农夫’致国人的第三封信。‘自由的事业……是至尊至上的事业，不容喧嚣和骚乱加以玷污，而应该以适合于她本质的方式审慎从事。参加自由事业的人，应该表现出镇静而炽热的精神，激励他们做到谨慎、公正、适度、勇敢、博爱、宽宏大量！’”

阿碧盖尔知道，这是聪明的策略，借陪审团所喜闻乐见的作家的影响，为我所用。

乔赛亚隔着保护栏，尽量接近陪审员，以动人的声音朗诵道：

怜悯的品质并不勉强，
就像毛毛雨自天而降；
苍天给予双重赐福，
施者有福，受者有福。

约翰午餐以后马上要开始他的呼吁。阿碧盖尔知道，如果说一个人的胃提高到了喉咙口，那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说法，可她的感觉恰恰就是如此。他们返回到议政室时，似乎很少有人移动过，尽管有一些人无疑出去买过吃的喝的。

约翰·亚当斯从律师桌边站起来，绕过去站在法官和陪审员之间的位置上，他所呈献的情景与乔赛亚恰恰相反。他神情严肃，就像小学校长。约翰可不屑诉诸陪审员的同情心，骗取他们的眼泪。他要剖解大堆的证据，其中有大量东西自相矛盾，难以置信；要反驳掉不切题的，有偏见的，留下赤裸裸的结构，由单纯、可信、无可争辩的事实所组成的没有装饰的构造。阿碧盖尔了解约翰的思路：靠怜悯或者同情心营救八个人的生命，只能达到他们的一半目的，而没有为将来解决任何问题。

不，约翰·亚当斯，一个披着长袍的矮胖子，欠卷曲的白假发蓬松地散布在耳朵的四周，饱满的面部嵌着目光锐利的大眼睛，坚定地站在那里，丝毫不准备让步。陪审团和法庭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判决这个案子，严格坚持司法程序。审判结束的时候，不能让波士顿人指责他对他们软弱宽松。他不仅需要陪审团的开释，而且需要波士顿和马萨诸塞人的开释。

他开始说话了，声音既不大，也不洪亮。他的举止既不屈从法庭里的锦衣丽衫者，又不偏袒聚在外面的数千便装素服者。

“法官大人和陪审团的先生们……当人犯站在你们面前企求饶命的时候，大家也许应当回顾一下，法律是要求我们以何种心情投入这场审判的。传讯他们的诉讼程序表明，这种情况下，法律的精神与人性、与常识和感情是一致的，它十分仁慈和公正。审判开始的时候，书记员向法官、帝国和

世界的最高评价者表达了法庭的祈求：‘上帝好好拯救你们。’

“现在，我要考虑一下，证据据以排列的几个法律分度。摆在你们面前的诉讼是杀人，也就是，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法律上称为杀人案，但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不一定全是犯罪。要是人犯们在亚伯拉罕平原，每人杀了一百名法国人，英国法律会把这当做很好的行为，道德高尚，值得表扬。……法律把杀人分成三个分支：第一个是行之有理的，第二个是情有可原的，第三个是罪孽深重的。重罪的杀人又可以被细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是谋杀，有恶意预谋，第二个是过失杀人，突然受到挑衅而杀人。先生们，世上共有四种杀人啊。……事实清楚，那天夜间杀死了五个不幸的人员；你们要考虑，它是行之有理的，情有可原的，还是罪孽深重的；如果有罪，是谋杀，还是过失杀人。肯定是四个里面的一个。”

法官皱眉头。陪审员开始察觉到，他们没有轻松的出路。

“先生们，法律在每一个人周围布下了篱笆墙、栅栏，它是每个人栖身的房子，也是城堡。对上帝和邻居的热爱，包括了人的全部责任，同样，自爱和社交也包括我们对于人类的所有责任，其第一个分支是自爱，它不仅仅是我们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而且是我们最清楚的责任。……它是我们本性中第一的和最强有力的原则；布莱克斯通法官称之为‘自然法则的基本准则’。”

约翰翻看着自己整整齐齐的笔记，开始剖析控辩双方的证据。他毫不留情地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剥去歇斯底里的发作，未必然的和不可能情况，撇下有利害关系的谎言。他的结论是：

“如果你们认为有人，不管什么人，在袭击士兵的时候，企图杀死他们或者使之致残，那么这种袭击足以证明士兵杀人是为了自卫。……你们必须设身处地，替维姆斯和基尔罗

伊想想，设想自己知道世俗偏见对你们不利，周围的人认为你们来此的目的是武力弹压，要强制他们服从他们深恶痛绝的法令、指示、指令、法规，而其中有不少人没有思想，轻率而不顾别人，老老少少，海员和陆上人夹杂……而他们士兵则身边没有朋友……所有的钟都敲响了，召集全市人民来帮助国王街上的人，按证人的说法，人们在呼喊，呐喊、打唢呐……喊叫着，‘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掀翻他们！’扔雪球、贝壳，甩棍棒、三寸半直径的白桦木棍，设身处地想想吧，然后判断，处于士兵位置的人只要会推理，是否会认为，他们想要杀死自己。”

约翰停了一下，让其要旨深入陪审团的头脑。他们都是作为会推理的人才被选中的。法律清楚地说明，如果一个会推理的人认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就有权通过反击保护自己。

“在连续不断的人事变迁中，处于关键时刻才发生的命运冲击和激情漩涡中间，甚至在最温和的政府统治下，人们也会参加暴动和骚乱。自然界里有地震、暴风雨，精神界和政界就有教会地震和国家地震。不过，对于人和人性，必须说这么一句好话，即人们参加哗变、暴动、骚乱、叛乱的倾向，与政府的专制成正比，这是常规，接近于普遍真理。……”

这是约翰最令阿碧盖尔欢心的地方：从特殊走向一般，就像优秀的历史学家，能够把审判的领域从国王街推广到全世界。

“我这就把人犯和案子交给你们公正审判。不管是政府的更迭，激情的波动，还是热情的飞逝，法律都将保持稳定，不偏离航向。……人不论贫富贵贱，法律总是惩恶扬善的。法律是聋子，冷酷无情，僵硬呆板。……”

听众鸦雀无声，阿碧盖尔能够听到法庭里的呼吸。

“一方面它对于人犯的呼声和悲伤冷酷无情；另一方面它

是聋子，对于人们的叫嚷喧闹充耳不闻。”

他转身面对法庭。

“愿上帝好好拯救我们大家！”

陪审团出去了两个半小时。约翰已经回到阿碧盖尔和家人中间坐下，他们谈论克兰奇家和亚当斯家的孩子们，谈论比利与住在林肯镇的凯瑟琳·路易莎·萨蒙订婚的事。

陪审团回到席位上时，约翰走过去和人犯站在一起。陪审员们滴水不漏，但从他们正襟危坐的举止，可以看出各人都严格遵循了清教徒良心的戒律，因为那是她父亲布道的时候教民所持的态度。

她引颈倾听书记员的宣告。室内的几百人跟她一样。书记员宣布：

“六名被告：无罪！……”

阿碧盖尔坐着不动。耳边爆发喧闹声。

“马修·基尔罗伊和休·蒙哥马利：犯了过失杀人罪。”

她看见约翰举起双臂，以引起法庭的注意。有一个习惯法可以营救两人出狱。

“我的两个当事人请求神职豁免。”

治安官被责成带黄铜匠进来，他返回时带着烙铁，放入火红的煤盆。整个法庭的人站起来。先是基尔罗伊伸出大拇指，被打上火印。然后蒙哥马利走向前，伸出手，手臂毫不发抖，也打上火印。书记员高喊：“上帝已经很好地拯救了你们！”

案子了结了。八个士兵自由了。治安官带他们出了旁门。约翰回到阿碧盖尔身边。他们沿着中心通道一同走去。观众的身体没怎么移动，但内心向后退缩，让出地方给亚当斯夫妇通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微笑。阿碧盖尔的鼻孔里嗅到

肌肉烧焦的微弱气味。

亚当斯夫妇也被打了火印。

10

她发现很难理解自己的新地位。开始的匿名阶段已经消失，他们也不再住在堡垒里，隔着城壕。他们现在也许是城里最臭名昭著的人了。亲英派为判决而高兴，但是他们不敢冒昧接近亚当斯夫妇。波士顿人既不谴责，也不赞许，一部分人感到该判决是坏事中的好事，特别是现在红衫军已经锁进了威廉城堡，而八个受审士兵已经回英国去了。阿碧盖尔只是感到他们家不再属于这里，感到整个波士顿在想：

“你是英国人，想必是从伦敦来，给士兵作辩护的吧。你把他们给放了，为什么还不回家？”

约翰已经精疲力竭，全然不关心，甚至不提起审判的后果。

唤醒他的冷漠的，是《波士顿报》的一篇文章，在宣判以后五天发表的，署名“文得克斯”。它宣布判决不好：证据清楚地表明士兵有罪，牺牲者没有做错，波士顿人根本没有毛病可抓。他们许诺出更多的文章，每周发表一篇，要证明“波士顿市被大大冤枉了”。

约翰对报纸感到厌恶，用手擦擦面部，留下一条条新鲜的油墨痕。

“我还以为结案了呢。”他沙哑地低语道。

“约翰，我们已经成为贱民。波士顿不知道如何处置我们。”

“《波士顿报》可知道的，要把我们贬落地狱。谁会写这样的文章，火上浇油呢？”

约翰从《波士顿报》办公室回来时，感到头昏眼花。

“塞缪堂兄？”她冒昧地问。

“是。还会有谁？”

“他怎样能够证明，这样的攻击是正确的？”

“容易。他就在那里。他告诉我说，攻击与我毫无关系。他说我的辩护无懈可击。他为我骄傲！他甚至高兴人犯获得了自由……”

“……不过？”

“……不过，他说若波士顿犯了错误，就不能达到爱国者的目的。等他的系列文章完成之后，马萨诸塞人会清清楚楚地知道，波士顿无罪，而士兵犯了法。塞缪说，那样的话，我俩都达到了原定效果。”

他们默默地坐着。约翰问，他们在波士顿住了多少时候了。

“一晃快三年了。”

“我们在这里有什么成绩呢？”

“婴儿查尔斯。”

“我们去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他的。为了我在这过去的八个月的工作，我得到八几尼的报酬。还剩下多少积蓄呢？”

“很少了。”

“那我必须问一问。我们搬到波士顿有什么收获？我们希望赚得更多的钱，以确保孩子的将来。结果一事无成。作为议会代表，我已经参加了十来个委员会，帮助起草议会决议，与英国和其它殖民地通信，帮助制定奖掖艺术、农业和制造业的计划。可是波士顿人厌恶我……。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这一连串的政治案子，自由号，潘顿中尉，现在是八个英国兵，消耗掉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根本顾不到你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布瑞特里老家呢？”

她长叹一声，好像有人从她的肩头搬走了一百磅一袋的大麦。“我们能的，约翰。”

“前头还有那么多年呢。待在这个外国的城市，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给自己这点评价：我帮助取得了几项重要的结果：我们结束了对我们船只的扣押；把抓壮丁变成了非法的；我们营救了八个士兵的生命。可是我们被遗弃了。我们越是胜利，对我们的攻击越是粗暴。”

“那就这样定了，”她低语道，“我们回家吧。我们可以漫步田埂，摘摘水果，和孩子们在小河里游泳，傍晚时登上彭氏山，居高临下，观察世界。”

她把手伸进他的臂弯，好像它是避风港。

第 四 章

天 堂 延 展

1

要认识布瑞特里可简单多了：榆树的浓荫遮蔽大路，小簇的房舍、学校、教堂、工匠们的工作台。大路后面是农场，像在韦茅斯一样，她跟每家都相识。她更喜欢生活在小镇里，因为她可以把镇上的一切都记在脑海里，她二十三岁时搬到波士顿，虽然已经结婚三年半了，但仍然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又过了三年后，她回来了，觉得那场经历已把她磨砺成成熟的少妇。

她在屋里屋外到处走动，解开卷好的并在两头捆绑住的地毯，移去包裹家具的粗布被单，撕下糊住窗户内侧的厚油纸。此刻，她可以平心静气地自省一下，闪电般的厄运在他们命运中的意义。是自己的过错吗？该归咎于他们性格的弱点？他们大起大落，肯定与此有关。然而结婚六年多来，他们在哪些地方让自己，让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大失所望了呢？自从她蹦跳着从牧师公馆的楼梯下来，发现亚当斯站在父亲的书房里，一晃已经十年差几个月了。然而，这就像铁轮

辗过坎坷的卵石铺面的整个人生旅途。她问丈夫是否也有同感。

“我十分清楚自己的遭遇，”她倾吐衷言。这时他们在厨房里享用简便的晚餐，煮锅、炸锅、支座已擦得晶亮，并放回到壁炉原处，“但我知道所以然吗？很多时候，我都感到自己无法控制我们的命运。”

他推开吃了一半的饭碗，用肘支撑在桌子张开的翻板上，向前靠向她，粗短的手指交错着。

“你的意思是，情势似乎与你作对，而不是你与它为敌？”

她朝他露出一丝感激的笑意。

“在抵抗东北佬时，我简直就是毫无还手之力。难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免受世人的风刀霜剑吗？”

“其实是党同伐异呀。”

他装好烟斗，若有所思地一口一口抽着。

“对自己公正些吧，亲爱的，应该记住，我们始终有决定权的。我们从来不是别人棋盘上任人指拨的小卒。要是我们的禀性让我们加入保王党，我已经当上了海事法庭的首席律师，开始攀附皇室以求恩宠。我们应该接受那职位吗？”

“我看这是反问吧。”

“对了。当詹姆斯·福里斯特请我为普雷斯顿上尉和八个士兵辩护时，我本来可以回答，‘非常遗憾，我忙不过来啊。’”如果我这样做了，你会把我这些年来在法律审判方面的辉煌看成是虚伪。恪守原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它让我们重返这披屋，吃农家的鲜干酪和炖水果，而不是参加波士顿的正式舞会。”

她双眉紧蹙，双唇紧闭。

“原谅我没完没了的。但是如果我发现自己悬在半壁悬崖上，而又束手无策时，我会眩晕的。”

“那就扔给我一条绳吧。”

“你是说，我们有决定权的？要在二十年前，你就可以接受首席律师一职，因为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英国人。十年前，你可以给一群英国士兵辩护，也不会成为贱民，因为那时还没有《汤森条例》。难道那不正意味着，我们是在一个强加于我们的氛围中作出决定的吗？”

当争论开始深入时，他再也坐不住了，在厨房内踱着步，时而停下来茫然地凝视着雷切尔长期居住过的房间。雷切尔现在嫁给了一个工匠，并和他一起在波士顿“私奔”了。他回到壁炉前，背对火站着，关切地守候在她身旁。

“娜碧，你说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部分，千真万确。我们生活于一个骚动不安的年代。我们所能奢求的是间歇的平静。我怀疑将来我们是否会有真正风平浪静的年代。酵母充斥着四周，变换我们呼吸的空气，改变我们吸收的思想，还有价值观和忠诚对象，它们像扁平的生面团，在我们年少时放在烤炉里，现在正被烘烤得越来越大。”

“约翰，你是在告诉我，我们已经镂刻了生活的设计。过去六年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外面强加的，而是源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己本性的契合。”

“是的。在风平浪静的年代，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只是在追溯往事时才显得是平静的年代，对那些不得不艰苦跋涉熬过那个时代的人，或许它又是骚乱不安的。你的父亲在平静的时代被召至韦茅斯，但不久，他就卷入一场宗教战争，力图平息‘大觉醒’复兴运动的歇斯底里。他不得不为政教分开而战斗。你的科顿表兄出生于一个平和的年代，但是自从二十一岁生日起，他就同医务界的保密讳言行为作孤身奋战。人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嘛。”

她从他的顽强中攫取力量。

“我承认，约翰。懂得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在每一个路口，我需要消除震惊的感觉，维持主见。不要老是高喊，‘为什么要对我过不去？’”

他的眼睛从她身上移开。

“我们都希望通过推理求得镇静的感觉。这是第一自然法则。剧目已经开演，我们渴望能深谙自己的角色。谜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和历史。过去的一切不会消逝，它梳妆打扮后会再来，然而它服饰的面料，却由我们梳理、纺织、裁剪、缝制。未来让我们暴露于厄运的风风雨雨，也给我们赤裸的身子披上防护衣。”

他从身后拿了一个苹果，抛给她。她快速地伸手接住，脸上绽放出欣喜的笑容。他们将苹果叉在尖棒上，拿下刀子，不停地旋转着苹果，削下的苹果皮就像飘荡的红丝带。

“哎，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他问。

“当然。”

“我们可以上床休息去吗？有时，这乡居勾起了我痛苦的思乡之情：这温馨的厨房，我的事务所，客厅里的沙发。但主要是我的婚床。我在任何地方都不如睡在这里这样好。”

她笑了。

“在变换如此迅速的世界上，知道有少数事情是永恒的也是好的。”

不久，当约翰把脸埋在枕头里睡着后，她起床了，点燃了桌子上的两盏灯，桌子上方她钉了一枚小镜子。她面对着倩影，灯光把她的容貌照得一清二楚。

栗色的头发，就像当年在韦茅斯牧师公馆，把它梳理在肩上一时一样油光可鉴。眼睛清彻晶亮，充满了期待，肌肤没有像她记忆中热恋时一样亮丽，然而波士顿恶劣的天气并没把它变黑。

她贴近镜子。额头没有皱纹，眼角也没有鱼尾纹的迹象。她翘起嘴唇，察看细密而又漂亮的皓齿。禁茶令太好了，因为喝太多的热茶，会使牙齿失去釉泽。还有她的鼻子！直接从她的父亲继承而来，时间和财富都不能再使它增色几分。有时约翰称她是一只丰满的鸽子，那时她的脸蛋，比平时的细鸭蛋形，更显得匀称。

她从后面系紧了印花白棉布高领睡衣，审视着自己的轮廓。哺养四个孩子并没有扩大她的胸脯，却不再鲜嫩而有弹性。她欣赏着依旧苗条的身材，纤细的腰身，扁平的腹部，修长的大腿，她是在有意孤芳自赏，尽管不合教规。她祈祷着可以永葆体态的魅力，早期的清教徒牧师会咒骂她，但她的爸爸不会。

她悄悄地溜回床上，静静地躺着，两手放在身侧，盯着天花板。六年半前她是作为新娘来到这小屋的，在那些静谧幸福的时光里，她自忖着，先前爱情和婚姻的幼稚的观念对了几分。

她想道，“如果我没有和约翰一起，每一步都去抗争，并且也没有因他的事业而吃大苦，如果我能超然物外：心怀所爱，富有同情，却没有介入，我的爱情会更具田园风味，更浪漫吗？”

或许这只是一种幻觉吧？对哪一位妻子都是如此？要么和丈夫密不可分，一起承受苦难，要么只是貌合神离的一对。考虑到约翰的烈性子，她不想超脱，即使有这种可能。她宁愿心力交瘁，也不愿被排斥。没有介入就意味着爱的丧失。

约翰也没有让她对童年时的梦想失望。他情绪波动，喜怒无常，在各种感情周期里盘旋，一会儿在山峰登攀，一会儿在海底翻滚。但是同她毫无关系。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受自身驱策。当他的自我憎恶不时发作时，新英格兰人决不

会埋怨妻子。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因而不会做鞭笞者，用自责和贬损的桦条抽打自己，不会想办法以戴罪之身溜之大吉。这位清教徒丈夫可能是难以相处的，但他不会是无法接受的。她从而得到安慰。

2

在家里，亚当斯有点大人物的味道。布瑞特里不像波士顿那样，没有煽动屠杀的嫌疑，没有必要受赦免。每星期一个晚上，他都要去布拉克特酒店和人们探讨政治。酒店是他们的聚集地，因为在这儿他们培植了他们自己的枝繁叶茂的“自由之树”。埃比尼泽·塞耶手拿帽子来参加周日茶会，询问约翰，是否愿意接纳他的儿子当法律书记员，就算是他认输了。

“亚当斯先生，如今你可是省里的第一律师啊，”塞耶说。阿碧盖尔倒茶时忍不住微微一笑，就是这个传票送达员，在公开法庭上曾把约翰称作“小律师”，伤害约翰。

约翰收下了塞耶的儿子，一个弱不禁风的小男孩。阿碧盖尔心想这是宽宏大量之举。约翰回答说，波士顿不也是宽宏大量吗？他进城去法律事务所时，发现新的当事人正等着他，迁居显然奏效了。

布瑞特里的英雄崇拜只是昙花一现。塞缪·亚当斯说服约翰帮他竞选萨福克县契约注册官一职。布瑞特里人提名了一位当地候选人，彻底击败了亚当斯兄弟俩。

“他们就像土公鸡一样啼叫，”约翰抱怨道，“我一无所获，有的是对我所做努力的嘲弄和蔑视，还给英国国教的绅士们提供了攻击的把柄。”

她冬天一直在感冒。5月的阳光和煦暖人，益于康复。一

大清早，她常常和约翰一道爬上彭氏山山顶，返回时途经草地。走在自己的地里，就像在大海里游泳，她觉得全身都有海浪的节律，因为大地也有自己的浪潮，不仅通过正在成熟的庄稼，也通过她的脚掌、腿肚、大腿、腹股沟、腹部、胸部及大脑以实物释放的形式向上涌动。大地不属于她，她却归依于大地，这是只能沿鹅卵石街道蹒行的城市居民难以理解的匹配。

她把孩子们打扮好，放上马背去拜访叔叔彼得和两个幼孩。伊莱休叔叔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下午她就坐在院子里，看孩子们玩耍。薄暮时分，她喂他们吃饱，把他们放上床，接着读《贾尔斯·金格布雷德的英名史》的最后一则故事。

约翰也想躺下，封上了火。

“这是古摩西律法，阿碧盖尔，叫做安息年。每隔七年人就得赋闲。”

“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施点沼泽淤泥混合肥了。想想能有多少丰硕的收获啊。”

“我的对手已经在指责，我的主张揉杂着太多的粪肥成分了。”

能相互开玩笑真不错。在波士顿，他们生活得一本正经。在这儿，约翰最迫切的问题，便是清除肇始于树林的毛虫的祸害，还要建一堵石墙阻挡一下贝尔彻执事家的牛马，亚当斯家的英国干草把它们喂得膘肥体壮。他种了豌豆、欧洲萝卜、甜菜、胡萝卜、卷心菜、洋葱、土豆，又添置了牛犊、猪仔、绵羊、小鸡、小鹅，养在谷仓前的院子里。

“正凑巧，”阿碧盖尔说道，“食橱空荡荡的，不像第一次我住进这屋子的时候。水果、浆果成熟的时候，我要做足够吃一年的果冻和果酱。你去把地窖的大桶拿上来，我要把桶洗净晒干。如果渔汛好，我会腌制鳕鱼、鲱鱼和鲭鱼。”

“亚当斯好当家，”他喃喃道，“兼亚当斯自耕农。我已经雇了两个短工，到我们的公地里去砍几英亩木柴。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堆好后，我将把那几堆肥料洒到地里去。”

“那我们就等雨露甘霖，抽出玉树琼枝。”

送来干活的丫头有一大批。有两个她挺喜欢的，一个是帕蒂，亚当斯的远亲；另一个是苏西，是一个无家可归、履历不错的布瑞特里姑娘。要找到丈夫嫁人，两个女孩都需要教养和嫁妆。帕蒂十五岁，身材高大，白肤金发碧眼，什么都爱吃，因此阿碧盖尔教她替家里做饭。苏西的监护人说她有“洁癖”，阿碧盖尔教她整理家务。两个女孩搬进披屋顶头的那个房间，这样阿碧盖尔就可以一心一意地照看孩子了。

三个孩子相差没几岁，由同一父母所生，相貌性格竟然会如此相异！娜布快六岁了，在私塾的表现很好，还是矮矮胖胖的，既不漂亮也不可爱。她个性很强、矜持寡言，讲求实际，这么年幼的女孩，却有着令人吃惊的家庭责任感。尽管不喜欢笑，她还是尽力使全家保持快乐。阿碧盖尔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是小娜布在照顾她。

约翰·昆西差不多四岁了，长得像母亲：鸭蛋脸，分得开开的眼睛时刻充满着好奇，圆圆的下巴和额头，机警灵活。他把书本当做游戏或甜食，恨不得能吞下去。

“他将是一个天才。”他的父亲断言。

查尔斯已经一岁了，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丑。当一只母牛临产时，他坚持每天要去看“博斯”一百次。刚刚能跌跌撞撞地走路，他就领着家人在农场上快活地追逐，给他们带来滑稽的故事和笑料。

约翰说：“看看彼得，伊莱休和我。你能想象得到，一家养着三个如此迥异的人吗？”

“这不正是亚当斯家族举行周日宴会的好时候吗？叫上孩

子和所有人。”她说。

祷告后，彼得带着玛丽和两个孩子来了，伊莱休带来了感恩和他们的三个孩子。约翰的妈妈和她的第二个丈夫约翰·霍尔过院而来。对她的再嫁约翰早已听之任之，虽然他不太乐意。现在已经有十四个亚当斯了。伊莱休仍然是家族的活跃分子，他谈论的惟一话题就是他在民兵里的擢升。他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种的庄稼仅够维持家庭温饱。他坚决不想要更多的屋子，家具或衣物。

“为什么要为明天烘面包呢？”他问，“面包会干瘪的。”

彼得现在经营两个农场，他自己那三十五英亩农场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另一个农场是他妻子的，环绕着以前的克里斯比酒店，酒店现在成了他们的家。他发福了，行动迟滞，说话慢条斯理。他已经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 he 现在是公路的勘测员，接下来他必须成为治安官，然后做一个解决莫纳提各河渔业问题的委员，再是镇政务委员。他兴致很高，就是显得有些疲惫。男人们点燃了烟斗，给女人们剥栗子，这时候原因就清楚了。

“约翰，”彼得说，“两个农场一个人干太累了，我想卖掉爸爸的农场。你愿意买吗？”

“我想买，彼得，两个农场一起经营。”

“好的，就这样说定了。”

“别急。我们先谈个价格，然后我必须得攒钱。现在我还没钱。”

“立个字据也行。”

“为了买毗邻的伊莱贾·贝尔彻家的牧场，我已经立了一系列字据。篱笆破烂不堪，需一大笔钱来维修，但是一、两年之内……”

在宁静平和之中，约翰变得紧张焦躁。她执意要他说明原由。

“好吧。我们的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爱国者不得人心。自从哈钦森任总督以来，我已成为他的出气筒。他把我称作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不满分子之一，‘布瑞特里妖言惑众的笔杆子’。他声称，报纸上持续不断的喧嚷都发轫于我。许多我们以前的朋友都接受了皇室的职位。奥蒂斯已被小恩小惠所收买，并宣布说我们应该遵从哈钦森的意愿。汉考克累坏了。”

“为什么这就得影响到你个人呢？”

“有些人说，我竭力反对英国法案，只是为了和哈钦森有私仇。一个人的动机受到抨击，可不是一件舒坦的事。我去波士顿，还有在巡回时，到处都会听到含沙射影，说我们的麻烦是由我一手造成的。告诉你娜碧，这真令我肝肠寸断。”

“我明白，约翰。听说在康涅狄格有一种神奇的矿泉水。为什么不去试试？它们会使你精神焕发。”

他兴奋地骑马去饮矿泉水，留下她来教孩子如何给博斯挤奶，并依据新版《新英格兰识字课本》教他们认字母，她当年就是读这个课本的。娜布已经老早从字母 A：亚当之罪，我们都有过错，记到 W：鲸在海中，顺从上帝的旨意了。但是阿碧盖尔仍然不愿意教孩子们凄凉的 X 和 Y：薛西斯一世确实死了，我也无法逃脱；年少好嬉戏，毋忘死之将至。

嘈杂忙乱的波士顿淡出她的思虑。一度她很恼怒，因为妇女被描绘成只配干家务的料。现在她照看着孩子和奶牛，倒也觉得心满意足。她静静坐在葡萄树和苹果树下，享受着劳动的果实。虽然她述说“可怜的美利坚受到英国非人道待遇”时仍旧隐隐作痛，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教孩子们，英国是他们的祖国。她启发道，美利坚更适合幸福的生活，因为人民更平等，“既没有豪门贵族欺压百姓，也没有贫困潦倒倍

受压迫。”然而她对英国也很苛刻：“享受了自由却又被剥夺了自由，还不如从不知道自由的恩泽。”

塞缪·亚当斯不相信安息年。约翰一从康涅狄格回来，他就和贝齐拜访来了，一手拎着亚麻布手提包，一手拿一摞字条。贝齐透露，他们前来，是让塞缪来为他署名文得克斯的文章道歉。

“我曾劝过他，”她说，“文得克斯听起来太像惩罚得克斯。”

在厨房的炉子前吃晚饭后，塞缪说：“约翰，你还士兵清白是对的。我替波士顿洗冤也是对的。只有一小撮不负责任的人促成了惨案。”

“‘惨案’只是宣传用语。”

“尽管士兵是受激开枪，但驻扎部队让我们死了五个人，这件事就是惨案。但是，”塞缪笑道，“兄弟，你知道我们从未向你放过箭。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想给波士顿裹上一个软茧。她可能会需要它的，很快会有这一天的。我们再也不会意见相左了。我保证，阿碧盖尔。”

“天哪！”她叫道。

他们在布瑞特里住下不多久，就发生了案件，差一点又要让亚当斯一家返回城里。约翰要与一名英国海关的代理理论，那家伙向马萨诸塞商人攫取比法律规定更高的关税，已经被逮住了。这次他是为殖民地辩护，他又赢了。赞誉随即而来。

“人们说，这是他们听到过的最出众的演说，能和希腊罗马最伟大的演说相媲美。娜碧，整场听众的激情、偏爱和兴趣都向着你，是一个多大的优势啊。他们会将浅显的常识转化成深邃的智慧，将蹩脚的打油诗升华为悲壮的史诗。”

秋季的收成丰硕，仓库里塞满了干草和苜蓿，地窖里也

堆满了苹果酱、腌菜、牡蛎、栗子，还有一桶桶的咸鱼。冬天的木柴已经储备好，窗缝也封好以防风雨。

他们家庭的收获也挺丰富的。孩子们像浆果一样黝黑。约翰尼已由爸爸带去打猎，正学习如何射击。娜布神气地骑着自己的母马在乡村到处跑。在烟囱里隐蔽的松动砖块背后，亚当斯银行里的现金也越积越多。约翰说这是他们喝粥放的盐。晚上，一家人坐在火堆前，约翰研究托马斯·莫尔勋爵的《乌托邦》，她正阅读默西·沃伦从普利茅斯寄给她的莫里哀的戏剧。

12月她怀孕了，此刻她觉得很幸福。这将是一个布瑞特里的孩子。或许再来一个女儿，会使家庭更美满。

冬天过去了。她的父母和活泼的妹妹贝茜经常前来探望。玛丽和理查德驾着雪橇从波士顿赶来。比利把他的妻子带来，介绍给史密斯家族。

凯瑟琳·路易莎·萨蒙并不俏丽，牙齿凹凸不平，皮肤灰黄。她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丈夫，头脑更敏锐。她极度崇尚宗教，而比利憎恨所有教会。尽管有这些分歧，但在阿碧盖尔的记忆中，这是比利第一次显得高兴而开朗。凯瑟琳·路易莎的母亲和继父把一个农场和一幢位于林肯镇的最古老的房子当做结婚礼物转让给她。那房子位于林肯镇的和康科德之间，波士顿西北十五里的里程碑处。比利种了十六亩大麦和玉米，还有三十五亩的谷物和青草。他以宅地和农场为抵押，向他的父亲借了一大笔钱。用这些钱，他买了成群的牛羊、猪、更别说还有鸡鸭兔子了。把它们卖掉后，就可以从中赚上一笔，过上富裕的日子了。凯瑟琳·路易莎也怀孕了。

约翰去巡回了。她目送着他离去，心里知道他多么厌烦小镇的法庭，世仇案件，原始的客栈，骑马穿行连日的雨雪。

他的第一封信发自普利茅斯：

“我多希望身在家里。这种飘荡巡回的生活越来越不对我的路。我每日都想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每日都想见到我的青草，花朵和玉米。我想见到我的雇工，不仅如此，我甚至也想跑去看博斯产的牛犊，和查尔斯去的次数一样多。但是除了妻子和孩子，最重要的是要看我的书。”

她在9月分娩，是男孩。他们给他取名为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一个健壮婴儿的需要，将她脑海中没有再生一个女孩的失望驱除得一干二净。父亲断言，这婴儿是伴随着这种观念降生的：世界欠他吃的、住的、穿的。托马斯·博伊尔斯顿没有头发、蓝眼、胖胖的，他的生气感染了大家。

“我的父亲希望有一大群外孙，”她大声说着，“或许我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会成为牧师，接管他的教区。”

约翰开始坐卧不安。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波士顿。在一个开庭期，有时要办六七十个案子。大堆的令状和辩护状，迫使他在一个或那个亲戚家里过夜：艾萨克叔家、塞缪堂兄家或者姐姐玛丽家。有时要工作到半夜，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到天明。

汤米满月时，她选了一个安静的时候，挨着他在他的工作平桌旁坐下。

“约翰，你正在想什么呢？”

他抬起头，满怀愧疚。接着他把手伸过桌子盖住她的手。

“我并不想打搅你。”

“说吧。你做了什么？”

“买了一幢房子。”

“在波士顿？”

“娜碧，你不会介意的吧？我们得回去。在这儿我无法开展工作。”

她陷入了沉思，“我们在这儿度过了一年半安谧幸福的时光，我知道待在这儿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当初我们多么需要它呀。它给我们的收益是多么巨大啊。”

他嗫嚅道：“你能这么平和地接受真是太好了。”

“我会把四个小家伙打点好。”

“还有你的盘罐床椅。这次我们要生活在自己的家什中。这样我们可能会觉得，波士顿就是一个家。”

“随你。”

她咯咯地笑了，喉咙里发出低低的两声。

“当我们需要树上的毛虫和玉米地里的害虫时，就把我们的农场也搬回家。”

3

房子坐落在皇后大街的拐角处，玉米山上冲刷下来的卵石在市政大楼前铺成一个小广场。这是一座精巧的房子，未着色的砖块，刻意雕琢过的轮廓，比他们以前租的两所房子都要小，而现在有四个孩子要安置在房间里。

阿碧盖尔认为这样就非常温馨，特别是当约翰的平桌、书桌和几百本书搬进前屋，把前屋改装成办公室以后，这种温馨的感觉就更强烈了。六间屋子都可生火。娜布要汤米和她住在一起，让两个大男孩分享第二间卧室。帕蒂和苏西有机会进大城市都很兴奋，住在三楼的阁楼里。房子里有一个双倍大的厨房，附加一间披屋和可以容人进出的壁炉。房后有一个果园，水泵和汲井被两棵葱郁的榆树荫蔽着，两间配对的厕所上过漆，还有几间用来存放冰块、木柴和马车的外屋。

起居室比布瑞特里的大。她完全按照在布瑞特里时的样式，在房间里放置好“胖圆肚”，黄沙发，矮桌和硬背靠椅，

这才感到欣慰了许多。

她从包裹里取出约翰的一些文件，眼睛被一条引言吸引住了。它出自一个名叫梅杰·马丁的人，那天早些时候，他在约翰的办公室待过。

“政治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学问和科学。……是科学界最伟大、最高尚、最实用、最重要的。”

她背过身，低垂着脑袋，急促地喘息着。

星期日早上，他们带着两个大孩子去作神圣游行：登上玉米山，穿过码头广场，走入熟悉的布拉特尔街教堂，进了几年前买下的隔间。邻居向他们打招呼，好像上周日才刚刚在这几阶顶风的台阶上见过他们。他们彬彬有礼，很友善，眼前蒙着一层迷惑不解的面纱：他们和亚当斯一家之间有了过节，但又不能确切地记起是什么。亚当斯一家没有轮番请客。

“为什么要请客呢？”约翰责问道，一半是问自己，“我们又不是波士顿教会的新成员。”

每天大清早，约翰步行穿过街道去事务所，和他的三个年轻办事员一起工作。午饭后，他就留在他的书房里，用他的参考书引证他的程序。他偶尔会输掉一个棘手的案子，但是波士顿和巡回法庭最终承认，要在案例的积累和辩护状的撰写上胜过亚当斯是困难的。他备受钦佩，客户很多。但是她时时意识到，他们生活在波士顿上流社会的边缘。

“我从没有比此刻更加幸福过，”约翰大叫道，“我决心献身于普通百姓的消遣娱乐、百姓的研究和百姓的生意，这是我舒适安逸的源泉。”

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是塞缪和贝齐。塞缪的时间都花在公职上。贝齐还在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她给买卖街的房子换了新屋顶，安装了新玻璃，屋内贴上新墙纸。在她举办的一次宴会上，约翰一家发现了一群显赫的人物：爱国者一派的

约翰·汉考克、埃尔布里奇·格里、小乔赛亚·昆西、威廉·菲利普斯；保王派的乔纳森·休厄尔、哈钦森的几个儿子、小伊莱沙和托马斯；骑墙派的托马斯·库欣。

塞缪尔知道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每一场争端，也知道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势均力敌的冲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支撑着通信委员会，期望能产生一个殖民地的领导机构，以便在和英国抗争时代表整个美利坚。对总督哈钦森来说，这是背叛行为。

“但是它不合法吗？”约翰暗笑，他正乘马车赶回家，“总督怎么能禁止人们相互通信、互换当日的消息呢？”

“约翰，塞缪尔是靠什么过上如今舒坦的日子的？作为马萨诸塞议员，他是没有薪俸的。”

“没有任何报酬，这是一种志愿工作，如同镇政务委员一样。”

“那么靠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斗胆猜测一下：他可能接受约翰·汉考克和其他爱国者商人的酬金。塞缪尔是让他们摆脱《汤森条例》最强有力的代言人。他们正成功地走私茶叶。即使三箱茶叶中损失一箱，利润也极其丰厚。塞缪尔让他们逍遥法外，他们很看重他。”

她茫然不解，问道：“约翰，我们是否把利润和自由等量齐观？”

“这是一种表现而已。”他显得很固执，“人们必须能自由地经营他们的商店和农场，自由地赚钱养家，也可以自由地投票，自由地言论，自由地立法。”

“是的。我就是觉得，谈论保护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力或社会契约规定的权利，比谈论平衡我们的账册，更显得冠冕堂皇。

约翰开怀大笑。

有时候，她的丈夫好像是一套皮囊装着两个人。那年的最后一天，他给英国的历史学家麦考利太太，写了一封早该写的信，抱怨眼前的凄凉前景：无耻残忍的当局日日都在蚕食爱国者。除夕夜，在克兰奇家，他和一位英国绅士争辩起来。皇室企图搜查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逮捕加斯珀号的纵火者。这是一艘皇家缉私巡逻艇，谣传由约翰·汉考克的“自由”号改建而成。

“英国和地狱一样，公道荡然无存！”他吼道，“有时我向往战争，它能把人们引向理智或毁灭。”

她被他激烈的言词震惊了。当他们回到家时，他陷于自责而心烦意乱。

“娜碧，回想这些鲁莽、生硬、尴尬的话语，我不得不指责自己。一个说话不知分寸，不能控制自己脾气的人，只配玩儿戏和孩子们做伴！”

第二天早上，他显得兴高采烈，对那些死了的和濒临死亡的爱国者的担忧一扫而光，对自己尖刻的自责也已无影无踪。他哼着小曲起了床，热烈地亲吻妻子，并在早饭桌上宣布：“今年对我们大家，都将是一个充满欢笑，令人振奋，幸福和繁荣的年度。”

阿碧盖尔被他的转变搞懵了，嘟哝道：“一个良心不安的人，你的睡眠肯定不错吧。”

“良心不安？我？”面对荒唐的质问，他手心向外举起手臂，转向四个孩子，“我亲爱的阿碧盖尔女士，你不仅是我的妻子，也是我的主要忏悔对象。你的倾听解脱了我，然后我就会像雪白的绵羊羔一样酣睡。你知道吗，宽慰你的丈夫也是作妻子的分内事？”

“坦白地说，我并不知道。要是我知道，我可能会害怕的。”

但是那样一来 要是每个女孩都懂得少妇们知道的东西……”

他神情快乐。

“我们的四个孩子正瞪大了眼坐在那儿，逗人的脸颊上涂满了黑浆果酱。你是在向他们表白，你嫁给我很遗憾吗？”

“噢，天哪。不是。一个水手因为有风暴就拒绝出海吗？我只是感激上帝，他伺机赐予我们真知，直等到我们陷得太深，无法用真知作挣脱桎梏的工具时才实施。”

约翰对来年的预测证明是正确的。英国国内出问题了。通过向殖民地的上行货物收税这种办法来向桀骜不驯的殖民地榨取钱财的所有努力都被废止了，只保留了收取茶叶税的权力，这也纯粹是保全面子之举。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茶叶，而不是玻璃或油漆。可能是因为油漆和玻璃新英格兰都能制造。美利坚人是狂热的茶迷。茶是他们的食物、药品和安慰剂。他们总是不得不大批量进口茶叶。由于茶叶极易走私，而且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荷兰购买，再由美利坚船只运输进来，所以殖民地业已有自我保全体面的手段。惟一使政治纷争日益炽烈的争辩，是通信委员会的决议，以《侵犯和警越权力行为述例》为标题在马萨诸塞各地流传。

1773年1月的第一个周末，哈钦森总督会见了经选举产生的议会，并对愤懑抱怨的信件提出抗议。他宣称，美利坚各殖民地是大英疆域的一部分；他们受英国最高议会的管辖，不可能有两个至高无上的当局。

“每个人都举止有礼，”约翰对阿碧盖尔说，“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去听听政务会的答复。”

阿碧盖尔满脸狐疑。

他回来后向她汇报了在市政厅的所见所闻。由马萨诸塞议会选举产生的二十八人政务会，对总督的指控提出了合乎情理的答复，并向哈钦森保证，他们心里并没有诸如独立之

类的敏感念头。然而政务会觉得有责任“替本省人民开脱，他们不是对现状不满的肇事者，英国议会的法案才是。”他们拒不承认英国的至高权力，因为在无约束的权威控制的地方，人民毫无疑问一定是奴隶。

冬天的天气恶劣，但是政治气候一直很温和。约翰只卷入一场争端，是关于法官的任命和薪俸问题。他给《波士顿报》写了一系列信件，论证了英国的普通法禁止任命终身法官；如果殖民地不支付薪水，他们将完全屈从于皇室。阿碧盖尔注意到，丈夫用自己的名字签发了这些信件。这不是可供争论的政治话题，而是与法制和法律传统相关。

因为他工作努力，他被马萨诸塞议会选入了政务会。他并不想接受任命，但是当哈钦森否决他时，他则勃然大怒。她能平息他的怒火的惟一办法，就是坚持孩子们需要在农场上待几天。为孩子起见，他接受了，把满腔的怒火倾注到垒一堵干燥的石头墙上。过了一两天，他就为青草的好收成而欣喜不已。这主要得益于春雨和经过他精心配制的肥料。

当约翰和爱国者得知哈钦森写信给伦敦，敦促内阁派足够的兵力来弹压波士顿时，他们对哈钦森更为光火。这些信件落到本杰明·富兰克林手中，他给约翰·亚当斯、塞缪·亚当斯、托马斯·库欣送去抄件，以便警告马萨诸塞人，但也明白无误地指出它们不应公诸于众。

当然，它们还是被发表了。约翰发誓他没有交给印刷厂，可能是库欣，但更有可能是塞缪，他认识到它们煽动人心的价值。自从以传单形式发表的那一刻起，问题就纠缠在一起：要么是哈钦森总督被赶出马萨诸塞，要么是他赶走爱国者。约翰和颜悦色地安慰他的妻子说：“在我看来，无论哪一边都没有足够的精力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将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晃。只有我们的孩子才会看到我们还一

无所知的革命。”

她打了一个冷颤：“令人心寒的慰藉。”

4

她想，在保全面子的问题上，谁也保全不了太多的面子。那个夏末，约翰正潜心办理安塞尔·尼克森的神秘案子。尼克森被指控谋杀了船上的三、四个人，而他声称那些人是被登上船的海盗杀的。约翰让他逃脱了罪责，但是向阿碧盖尔坦诚地说，他并不知道尼克森是清白还是有罪的。与此同时，英国内阁也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诉讼。这是一个英国的公司，仓库里堆积了一千七百万磅的茶叶。当定期邮船把通过新的《茶叶条例》的消息传到波士顿时，爱国者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为什么要制订《茶叶条例》？”阿碧盖尔问。

“很简单，”约翰解释道。“根据英国重商主义政策，帝国任何地方生产的产品都必须先运至英国收税。譬如茶叶，一箱箱的茶叶随后必须重新装到另一艘英国货船上，重新运到殖民地，在进港时第二次收税。”

“换句话说，我们的茶叶走了双倍的路程，花了双倍的时间才到达，并花了双倍的价钱。”

“大致如此。英国却大赚其利，直至荷兰茶叶与英国茶叶产生竞争之前，英国一直很赚钱。成千上万的英国人把积蓄都投资在东印度公司，他们得知公司已有一百万英镑的赤字，他们的股票已跌至原价值的一半；而东印度公司的破产将引发一场席卷英国的恐慌。股民们向政府施加压力，要允许东印度公司将茶叶直接从中国和印度运到我们这儿。即使我们的商人付了每磅三便士的关税后，也比先从荷兰购买再走私茶叶便宜。英国设想，我们急切地需要廉价的茶叶，会把政

治顾忌抛入波士顿港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喝更多的茶叶，不再走私！”

“这也意味着，接受英国向我们擅自收税的权力。爱国者不能买这种茶。”

“你想我们不会买的？”

“我们是谁？小本杰明·法暖叶、乔舒亚·温斯洛、小伊莱沙和托马斯·哈钦森已被指定为承销人。他们会乐意缴税，期望每一船货都能发一笔横财。”

阿碧盖尔审慎地问：“难道我们其他人非得向他们购买，让他们赚上一笔吗？”

“我们要么接受廉价的茶叶，要么接受昂贵的自由。”

激愤的宾夕法尼亚比四分五裂的波士顿先行动起来了。约翰拿回一份10月20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面发表了它的决议：英国议会向在美利坚上岸的茶叶征税，是凌驾于美利坚人民头上的赋税，是没征得他们的认可就向他们抽税；苛收赋税的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维护国王的疆界内的统治、司法和国防，这将直接导致地方议会的形同虚设；哪怕是为了保住自由的影子，自始至终地反对这项内阁计划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老南方教堂和法诺伊堂举行的抗议与谴责，和1765年的怒潮遥相呼应。当时执行《印花税法》的官员被带到自由之树下，逼迫他们唾弃还没有收到的委任状。但是如今，1773年11月初，准备接收轮船货物的人却无视爱国者的要求。当波士顿人捣毁奥利弗的办公室，并洗劫了哈钦森和哈洛韦尔家时，没有一个士兵来保卫他们的财产。可现在波士顿港停泊着数艘英国军舰，两个联队的英国红衫军驻扎在威廉城堡。

约翰郁闷地宣布，“在明天的市政会议上，我们将采纳《费城决议》，并质问东印度公司指派的代理，这是为了他们

自己的名声，同时也是为了本市的和平秩序……”

他在呼号奔走。

“我知道他们不会辞职。通过八年不间断的努力后，我们比开始时更加不堪一击。”

波士顿像冒烟的干柴。茶叶进口商不愿点燃。法暖叶、温斯洛和理查德·克拉克父子公司扬言说，茶叶将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它的馨香会化解所有敌意。

11月17日，官方宣布，第一批茶叶船——“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海狸”号即将抵达。“达特茅斯”号安排在星期日到达，那时人们正好在做祷告。

星期天早上，阿碧盖尔和约翰听完库珀博士的布道，从老南方教堂出来，发现人群沿着街道向码头蜂拥而去，在那儿他们能看见“达特茅斯”号在强劲的北风中摇荡。霍尔船长把船停泊在格里芬码头，离塞缪·亚当斯家只有一个街区。

“那不会改善塞缪的脾气吧，”阿碧盖尔说着，也加入了千百市民的人流，塞挤在比目鱼胡同和位于贝尔彻胡同与码头之间的拖运区，“约翰，他们肯定不会在礼拜天，在属于上帝的日子里卸货吧？”

他突然转过身。

“好了，让我们赶在我们的鸭子翅膀烧焦前回家吧。”

娜布和约翰尼充满好奇，如饥似渴。六岁的约翰尼对发生的一切有深厚的兴趣，问：

“爸爸，我们要他们怎样处理所有那些茶叶呢？”

阿碧盖尔正用勺子喂查利吃胡桃和面包屑做成的馅，这时转向一家之主。

“这可是最好的问题呵，答复我们五个毛孩吧，爸爸。”

约翰骄傲地喘了一口气。

“没有比在自家的餐桌上，当无所不知的预言家，更令我

喜欢的角色了。我们要茶叶在下一次涨潮时掉头，漂回英国去。”

“好在茶叶不会晕船，”阿碧盖尔说。

孩子们咯咯地笑了，约翰表情严肃。

“我们会很快作出决定，因为一船货物在到港后二十天内不卸货，就可以被海关充公。其他船只到达时，我们会看到下列三种行动方案中的一种：返回海上，那将是《茶叶条例》的终结，货物被没收，那也将是《茶叶条例》的终结，或者……”

“或者什么？”阿碧盖尔问。见他没有说下去，她就补充道，“或者尽力把茶叶弄上岸。”

约翰眼神迷茫。

“他们不会愚蠢到如此罪孽深重。”

塞缪·亚当斯来报告市政务会和通信委员会会议的结果。第二天将在法诺伊堂举行规模盛大的会议。约翰·汉考克宣布，虽然他是候补士官生团的上校，但他将断然拒绝派他手下的年轻人去保护那些鲁莽到要卸下茶叶的人。小乔赛亚·昆西赶来告诉他们，另两艘船星期五到达。达特茅斯号船主已同意掉转船头，将货物原封不动地运回伦敦。

约翰叫阿碧盖尔打开一瓶马德拉白葡萄酒。过了一会儿，约瑟夫·瓦伦博士的一番话注定要使他们酒兴索然。他说，哈钦森总督已宣布，在卸下茶叶交付给经销商之前，他不会给三艘船中的任何一艘签发结关证，离开港口。

阿碧盖尔忍不住一声苦笑。

“我们花了许多年来完善走私进口茶叶的技巧，现在我们得想办法把它走私偷运出去。”

星期一清晨天刚放亮，他们就被塞缪的信使叫醒了，提醒他们参加在法诺伊堂举行的会议。

“要不是这个《茶叶条例》，我想塞缪和自由之子会被人遗忘而消失的。”阿碧盖尔说。

正常的商业活动全都停顿了。阿碧盖尔穿上她的绿毛衣、绿鞋。虽然这天弥漫着凶兆，空气里却有一种节庆的特质。钟声大作，人们经过他们窗前时激动地交谈着。他们来到街上，看到市政厅墙上贴着一张告示。阿碧盖尔大声念道：

朋友们，兄弟们，同胞们！那最恶毒的瘟疫，令人憎恶的茶叶，由东印度公司运送来的茶叶，现已抵达本港。打破或者勇敢地反对专制阴谋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国家的每一位朋友，他自己的和子孙后代的每一位朋友，都要召集起来，于今天九点在法诺伊堂集会（届时钟声会敲响）。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这项最卑劣，最恶毒，最具破坏性的统治措施。

她喃喃道，“像是我们塞缪兄的流畅散文体。”

“这就是为人所熟知的爱国者散文体。我能在波士顿举出一打能写这种文章的人，包括我自己。”

十点钟时，大厅已人山人海。有来自韦茅斯、布瑞特里、辛汉、弥尔顿的脸孔。她不知道大厅里容纳了多少人，但她觉得肯定有两三千人挤在里面。

阿碧盖尔很专注地倾听了塞缪的提议，即茶叶必须运回去。它被一致采纳了。但是由于人群太拥挤，会议被延期到下午三点在老南方教堂举行。

当晚，二十五名全副武装的志愿者在船上站岗，确保不让茶叶偷运进来。第二天早上，阿碧盖尔回到老南方教堂，参加空前慷慨激昂的会议，萨福克县治安官的到来更是火上浇油，他带来了总督的声明：

参加本次会议的所有居民，均违反了本省健全完善的法律。我们告诫、规劝他们，并且要求正在非法集会的人们立即解散。

唏嘘声像蒸汽充斥着宽敞的教堂。达特茅斯号船东弗朗西斯·罗奇和船长詹姆斯·霍尔同意茶叶不着陆就运回。掌声雷动，伊莉诺号和海狸号的代理商也别无选择，不得不站起来作出保证。塞缪·亚当斯被指定为一个委员会的头头，要写信到马萨诸塞各港口镇，同时也向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报告此次胜利。

胜利的弱点之一，就是它固有的短暂性。伊莉诺号和海狸号满载着货物到达了。它们的船东恪守诺言，不让茶叶上岸，不付关税。但是哈钦森总督拒绝让他们出航，并且为了证明这不是虚张声势，他命令威廉城堡填好炮弹，炮手伺候。海军司令蒙塔古在港口对面，紧挨着三艘运茶帆船布置了两艘炮艇。

船东被示之真相。如果他们没有在指定的二十天内卸货，他们将失去货物。如果他们在起风时妄图逃跑，英国炮艇将把它们击沉。

“很快就会解决的。”约翰说。

“那你已经知道解决的办法了？”她戏弄地问。

“在这儿，我们炮制的谣言比熏制的鲑鱼还多。明天我必须前往普利茅斯法庭。”

城里依靠街头武装巡逻队维持秩序；但是狂热情绪越来越高涨，天天都开会。从威廉城堡出来的一队队武装红衫军搜查着邻近各镇。

达特茅斯号价值五千英镑的茶叶即将被没收的最后一天，两千人聚集在老南方教堂。阿碧盖尔坐在后排。七千人

来到教堂，围得水泄不通。船东罗奇受命驰往哈钦森总督在弥尔顿的寓所，索取当晚出海的批准书。他很快就得回来汇报。

尽管讲坛上发表着烈焰高涨的演说，阿碧盖尔却觉得既冷又累。她宁愿沿玉米山走一个街区回家喝一杯茶，可她就是无法从教堂里挤出来。

罗奇回来时，天暗下来已一个小时了。信号一响，大家都让出通道，让他走上讲坛。教堂内烛光摇曳，每张脸都紧绷着。

“什么都没得到！”船东喊道，“总督不给我通行证。天一亮，茶叶将被搬上岸，遭到没收，除非今晚我们纳税！”

塞缪·亚当斯站起来，在烛影中伸出手臂示意安静。他用努力克制的但已响彻大教堂的声音说道：“本会议已无力挽救国家。”

一阵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声，从教堂的会场传出。走廊接着回应，再传到屋外的门阶。阿碧盖尔简直是被裹挟着卷入彻骨奇寒的街道。她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大约有五十人，脸上涂着油漆，披着印第安人的毯子，头发缠绕成印第安人式样，挥舞着斧头。

更多的印第安人呐喊着涌入教堂前的街道。她不能接受这个愚不可及的想法：一个涂满油漆的，全副武装的印第安人部落已入侵了波士顿。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其中的一个头领。他正在让他的勇士们两人一行地排成纵队，同时举起手臂让他们保持安静。他扁平的脸庞上长着宽宽的嘴巴，健壮的身材，腰粗膀圆，其中的某点使她想起了……

“不会是真的，”她低声对贝齐说，“保罗·里维尔？”

“跟着走吧，我们不能出声的。”

印第安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至少有两百人。贝齐和她

手挽着手，她悄无声息地挪动着，后面的人推搡着她向前：穿过牛奶街，直拐弯来到珍珠街，然后沿着珍珠街到了格里芬码头，装着茶叶的船只就停泊在这里。

她站在格里芬码头上端的卵石上。小船把印第安人摆渡到达特茅斯号。在漆黑的晚上，只能听到沉闷的划桨声。透过黑暗，她能看到印第安人沿船两侧的绳梯攀援而上。他们从视野中消失了；接着就传来重物投放在木甲板上发出的砰砰声，密集的斧子撬箱子的声音，茶叶撞击水面发出轻微的泼溅声。

倾倒霍尔船长的货物花了大约一个小时。茶叶倒完后，箱子也被抛进海港。空气冷冽逼人，没有人在挤作一团的人群中来回走动。过了一会儿，就像听到了一声信号，印第安人又转移到埃莉诺号，开始如法炮制。

她疑团百结。谁组织了这次冒险活动？谁又决定了必须让印第安人来袭击？他们又怎能如此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呢？

她懵住了，恰如纸鞋底里冻僵的脚趾。英国兵近几天都在城里巡逻，枪上挑着刺刀，他们又到哪儿去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正发生此次攻击吗？两个小时过去了，印第安人倾倒完了埃莉诺号的茶叶，又登上了海狸号，有多达七千人聚集在一起，是波士顿历史上最盛大的集会，而且只有几个武装爱国者在码头下端站岗，却没有一个英国哨卫或士兵拉响警笛。是谁使他们保持沉默的？

而且三艘船的船员究竟到哪儿去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作最轻微的抗议。上岸去了？睡着了？喝醉了？死了？

英国海军上哪儿去了？威廉城堡的要塞离海岸有三里远，这是事实，但这是一个晴朗冰冷的冬夜，声音可以在水面传播。传多远？至少能到达两艘军舰那里，它们停泊在附近，监视着达特茅斯号，以防止它潜逃出港！

皇家陆军和海军可能无意或无法反击吗？它同如下事实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磅的茶叶在港口漂浮，将近三百五十个砸烂的箱子在水中漂荡，与此同时，印第安人被送上岸，悄悄地但洋洋自得地挥舞着他们的斧子，然后消失了。

贝齐拽着她穿过人群来到买卖街亚当斯家。她把塞缪办公室的火点着，放好水让它烧开，然后脱下阿碧盖尔的鞋子，用她柔软的手指暖和麻木的脚趾。塞缪进来时，她们正啜饮着大杯热巧克力，烫得舌头发焦。他在阿碧盖尔的身边坐下，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

“阿碧盖尔妹妹，我很高兴你在现场。今晚你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将终生难忘。”

“是的，塞缪，我不会忘。”

“可以告诉你几件我特别引以为豪的事情吗？在那些船上，有许多值钱的货物，唾手可得，但是都原封未动。船只没有受损，无论是甲板下还是甲板上。一个挂锁被砸开，我们已换上新的。没有一个人受伤。这是一次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一次和平示威。”

“茶叶怎么办，塞缪？”

“东印度公司省下了成百上千万英镑。因为茶叶没上岸，不用付关税。现在船只可以装上别人付过款的货物出海了。战斗已经结束，我们赢了。”

5

第一缕曙光亮起，屋子里却似乎更暗了。屋内寒气袭人。她起了床，身上裹着毯子，在各屋间来回走动，不时地往余烬上扔一些木头，替熟睡的孩子掖紧肩头的毯子。她坐在约翰办公室的桌子上，想给父母写一封告慰信。墨水池都冻住

了。

上午十点钟左右，约翰回来了。他冻得发紫，但眼睛却熠熠放着神采。她领着他径直去了厨房的炉子。他报告说，有人试图捞取冲回岸边的茶叶，已经被粗暴地处置了；一艘英国战舰已经驶往英国，去报告夜间发生的事件。

“我告诉你，阿碧盖尔，这是所有行动中意义最重大的一次。这次爱国者孤注一掷，其努力饱含着尊严、壮烈和崇高，我极其钦佩。不做一些令人难忘、惊天动地的壮举，干脆就不要轻举妄动。倾倒茶叶是极其大胆、勇敢和坚决的，必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不得不把它看成是历史的新纪元。”

“有一个问题扰得我夙夜难眠。部队和军舰哪儿去了？它们本来可以立即阻止这个茶党的。”

他移开目光：“为什么问我？去问达尔林普尔上校或者蒙塔古海军司令。他们都是杰出的军官，今天早上的火气一个比一个大。海军司令已经给海军部的老爷写信，说他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计划的实施，但是别人并没有向他求助嘛。”

“是不是可能这样：没有哈钦森总督的指示，达尔林普尔上校和蒙塔古海军司令都无权干预，而他却住在弥尔顿的山顶上，鞭长莫及？”

约翰诡秘地一笑。

“或许他是宁愿作贱茶叶，也不愿流血。”

一个身影闪现在厨房门口，裹着黑披肩，一脸阴沉。他是乔纳森·休厄尔，紧绷着脸，就像他们头顶盘旋的一场暴风雨。阿碧盖尔想，“昨晚城里没人能睡好觉。”

“乔纳森，进来吧，”她柔和地说，“你想来一杯这种难以下咽的咖啡吗？我怀疑新英格兰人最终能否喝惯它。”

乔纳森瞪着约翰，用严厉的口吻说道：“再明显不过了，

“你希望像倾倒茶叶一样倾倒流血。”

“我可没这样说，乔纳森。”

“昨晚的突袭是对财产的攻击。再搞一次类似的行动，就可能出人命。你不会否认，你们许多自封的‘爱国者’是嗜血鬼吧？”

乔纳森·休厄尔，这个恶作剧者，他的幽默已荡然无存。他曾宣称，“我要第一个笑；笑声包含了玩笑的机智”；他热衷于洗炼的讽刺，以及从芜杂的事件中提取荒谬的能力。

“我不会否认的。许多人都希望有茶叶箱子一样多的尸首漂浮在港口里。”

“但是，谁的尸首，约翰·亚当斯？”乔纳森喊道，“你的？”

一阵揪人心痛的沉默。约翰坦然地脸红了，接着他答道：“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已经和民兵一起训练站岗。但是，乔纳森，你提出的问题是：破坏茶叶有否必要？这是必要的，绝对必要的，是无可辩驳的。他们不能把茶叶运回去，总督、海军司令、收税员和审计员不能应允。它无法逾越城堡和军舰。让茶叶上岸就是向英国国会制定的税收原则低头，丧失我们十年的劳动成果，永远都把我们自身与子孙后代置于埃及监工的践踏之下：忍辱负重，蒙受耻辱、呵责和蔑视。”

休厄尔的嗓音很生硬：“约翰兄弟，阿碧盖尔妹妹，我的挚友不多，可我爱着你们。让我头一次为你们好好辩论几句吧：英国对维护它的制度是毫不含糊的。她的力量是无可抗拒的。军队将占领波士顿的每一寸土地，军舰将占领港口。快了！很快就会的！约翰，她将摧垮你，消灭每一个与她的政策作对的人。”

约翰看了看阿碧盖尔，以求准许他接下去讲。她清楚这不是轻松的请求，因为他们正在十字路口。接着他把一只手搭在

乔纳森的肩上。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知道英国对维护她的制度是果断的。也正是那个决断，使我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对我们而言，已经破釜沉舟了，与国家共沉浮、共生死、共存亡。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我明白，迟早我们都得分道扬镳。血缘与情感把我们两家联结在一起，信我的话，这次分离是我脚下所踩到的最锐利的荆棘。”

他们相互拥抱，然后分开。这是他们亲友圈子内的第一次分手。她内心充满了苏珊娜死时一样的痛楚。失去了一位从小在一起的堂兄和亲密的朋友，好似经历了一种死亡。当一个人还健在时，他能感受到多少种不同的死啊！

英雄的举动必有后果。波士顿人众叛亲离，十分沮丧。阿碧盖尔感冒了。她没有事情做，就用写信来弥补，称许此次对“茶叶，那毒草……奴役的草”的攻击；她却把莫里哀的剧本寄回给默西·沃伦，声称“据说莫里哀是一个诚实的人……然而不是所有的生活画卷都适宜在舞台演出的。”在她所在的新英格兰，世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观念和道德观念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她觉得不太自在，因为隐隐约约地在某些方面她在自相矛盾。

她跟科顿·塔夫茨驾着马车去韦茅斯，在娘家度过圣诞节与新年之间的那几天。她一进入牧师公馆，外面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整个世界都成了银装素裹的大地，道路也堵塞了。这是她第一次离开丈夫与四个孩子；她心神不宁，犹如与过去的十年一刀两断，并回复到童年时代。她有些想家了，给约翰写道：“我从没有把这一大群小鬼丢下过。”

一个妇女，有她热爱的四个孩子与丈夫，是无法远走高飞的。当家里的一次小危机的消息传来时，她甚至格外高兴：她不经意地把约翰放内衣裤的抽屉钥匙带走了。她让父亲的

一位帮手把它捎回波士顿，希望约翰已经想到移开被锁牢抽屉的上面那个抽屉，这样他就能取到洁净的衣服了。

她兴高采烈地回到波士顿，回到她的孩子们中间。躺在约翰温暖安全的臂弯里，她告诉他，牧师公馆里新来了寄宿者，是年轻的约翰·萧，在韦茅斯教书，睡在比利的旧房间里。她的妹妹贝茜似乎喜欢萧；至少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谈论文学与政治，在一位牧师的家里，这是一段罗曼史的好开端。约翰则告诉她，他带着四个孩子在地峡乘雪橇，而且他们已经把帆船盖好，等候春天的来临。他的大多数消息都是关于波士顿的。

“爱国者和自由之子孙们仍旧在庆祝他们称之为轰动性的胜利。哈钦森与保王集团认为我们将被炸为齑粉。中间派，如我们的商人朋友约翰·罗，说我们总得赔偿茶叶，并作出正式道歉。”

“你怎样认为呢？”

“自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起，我们就陷入了一场阴谋：始作俑者是伯纳德、哈钦森、奥利弗一家。伯纳德已被召回；哈钦森因为没能保护好茶叶，将失宠，并被召回伦敦。副总督安德鲁·奥利弗已病入膏肓。我正在起草举报首席法官彼得·奥利弗的文书，使我们摆脱他的纠缠。”

她沉默了一会儿。

“伦敦会作何反应？事情做了，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

“和过去一样：利用手中的每一件武器战斗。”

他捋了捋她的头发，陷入困境时，他每每这样做。

“英国友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我们是地道的英国人：从语言、思想和情感看，都是她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要策划出能将我们赶出帝国的一系列镇压行

动，需要令人叹为观止的才智加天赋。”

“显然，她有这种天赋。”

“只要英国议会允许我们从各殖民地选举并派遣代表，允许辩论他们通过的对我们不利的法律。”

爱国者因为倾倒茶叶招来大肆辱骂。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年作为殖民地的代理人一直居住在伦敦，代表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佐治亚出使皇室，同时也代理私人业务。他来信写道，在一场公众权利的争论中，事态被推向了极端，以致私人财产受损，他对此深表悲哀。一位国会议员如此叫嚣道：“美利坚人罪恶滔天。除非捣毁那蝗虫巢穴，你甭指望他们能循规蹈矩地遵守本国法律。”乔治三世国王说：“我们必须管教好他们，否则就是放任自由，把他们当外人。”美利坚的保王党报纸评论道，对待波士顿应该像对待古希腊的迦太基一样。

2月底，约翰花440英镑买下了兄弟彼得的农场。阿碧盖尔问能否买得起。

“不，我们买不起，”约翰固执地回答，“我在波士顿买了房子，在教堂买了座位，还有船。我花了一大笔钱用来买书，改良我们的十亩土地。”

“那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

“我们更丢它不起呀。别人可能会买走。自从我们新婚起，我就想得到它。有了那额外的三十五亩地，我们就可以依靠土地生活了。在每一场危机中，田地不会像律师业一样颗粒无收。”

波士顿顶住了。别无他法嘛。他们不管去哪里，都看见人们边喝咖啡，边热烈地谈论茶叶。商业大滑坡。约翰的案子很少，他去伊普斯威奇，却没有进普利茅斯的法庭。政府活动更加少了，因为在议会召开之前，总督已经关闭，即解

散了马萨诸塞议会会议。

6

5月初，“和谐”号带来了《波士顿港条例》的消息。阿碧盖尔已去韦茅斯，陪伴年老体衰的妈妈，并解决一起与贝茜的争吵。贝茜已成了流言蜚语牺牲品，涉及她和牧师公馆寄宿者约翰·萧的行为的谣言四起。阿碧盖尔给贝茜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提醒她保住自己的好名声，并邀请她来波士顿长住一段时间。贝茜的答复使阿碧盖尔大为恼火。

“当我被告知，我让家庭中的某些成员担心了，你无法想象我有多惊讶。……”

这是阿碧盖尔第一次和妹妹争吵。她知道关系必须立即修复。她发出的信假正经，近乎说教。她忘不了在起居室的火堆前，和约翰单独度过的美好时光，在那儿他们交换了如约翰所说的“千万次的吻”，想到这，她都为自己感到害臊。

她在父亲的书房里，和老人一起阅读了《波士顿港条例》。法案骇人听闻，史密斯牧师大声叫道：“就像在一条条地过目对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没有别的语汇可以描绘降临于他们头上的灾难。波士顿港口将被关闭。除了英国军舰，任何船只不能进出。负责指挥驻纽约英军的盖奇将军将任马萨诸塞的军人总督。将调入几个联队的军队。托马斯·哈钦森总督被召回伦敦。

波士顿被英国的报复惊得目瞪口呆。

阿碧盖尔返回城里，感受到了以后几周如冰雹般砸下的坏消息。波士顿将戒严，英军要驻扎在居民当中。全马萨诸塞的镇政务会全部取消。未经总督的准许，镇政务会不得召集选民。只有英王才能任命政务会、高等与初级法院的法官。

地方治安官由军人总督选拔。实际上，国会已废止了 1628 年和 1691 年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宪章》，该宪章规定，从第一艘船离开英国的那一刻起，该殖民地就实行自治。

马布尔黑德，位于波士顿北十五英里，将成为新的海港。波士顿将被夷为平地：如果不能用船只运进货物或食品，那么每一项物品都必须用大车驮着走陆路穿过狭窄的地峡来运送，而地峡极易被英军封锁。波士顿人会慢慢地饿死，它的人口商业、文化会渐渐地枯萎。它终将被荒弃。

“如果那就是英国的意图所在，”阿碧盖尔说道，“我们只得封门闭户。”

“不行，阿碧盖尔。大家都得留下。不要因为这一点，就认为我是精神沮丧。恰恰相反。我可以很真诚地说，自消息传来后，我感觉到了比前些年更多的精神和活力。我把它看成是诺斯勋爵的垂死挣扎。”

“但是波士顿怎么办？”

“波士顿市必须经受牺牲，它一定要做烈士。我们的主要宽慰，是它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壮烈牺牲。这可能会走向一场光荣的变革，带来空前的财富、荣耀和力量。”

科顿·塔夫茨来他们那儿住了几天，把英国货源枯竭前能找到的所有药物都买下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听到从威廉城堡和港口的军舰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大炮轰鸣声。

“那是在欢迎盖奇将军，他在长码头登陆，然后就职。”科顿说，忧郁的眼睛藏在镜片后，活像猫头鹰的双眼。

他们走到街上。约翰·汉考克上校身着华丽的软皮革紫色制服，率领着英俊潇洒盛气凌人的军校生，给盖奇将军作仪仗队。将军身后跟随着一队队装束更加漂亮的红衫军，朝着以前的市政厅进发。如今通过塞缪·亚当斯在议会上的努力，它已更名为国务大厅了。汉考克上校这位被社会各界广

泛接纳的自由之子挤进了政务室，成为欢迎委员会的一员。

约翰领着她回到办公室温暖的火炉旁。在平坦的书桌上，摊着有关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土地纠纷的文件和对首席法官奥利弗的举报书。她老练的双眼没能瞟见新的令状、合同、卷宗。他顺迎着她的视线。

“我整个夏天都别指望有活干。一星期我连一先令都赚不到。”

“那么我们就该回家耕种我们的农场了。”

“我们给布拉克特传话，把马车拉进来。”

他们在阳光绚烂的6月到达布瑞特里。孩子们大清早就出去了。约翰正在玉米地里干活，准备拉几车沼泽混合肥，给草场的干草和青草上肥。过后，他决定前往伊普斯韦奇、约克和法尔茅斯参加开庭。

“不管有什么活，我应该尽力得到应得的那一份。”

他在马萨诸塞北部的法庭四处游荡，争取到的工作仅够他支付食宿，喂养马匹。宣泄寂寞的惟一办法，就是给她写长信，有时一天写两次：

“回家乡一趟，回到我的玉米地、草地、我的花园、草场，将使我精神焕发。我魂牵梦系的……是始终与你在一起，伴你左右；频频与你散步，还有你那咿咿呀呀的小娜碧、约翰尼、查理和汤米。我们一起上彭氏山，跨过桥到平地，顺势而下再到花园。”

她教娜布与约翰尼搅制黄油，制作奶酪。查理的主要任务是喂养鸡和鸭。

天黑后，屋内四周都沉静下来，她走进约翰的办公室，翻阅来自其它殖民地的报纸。这是她的另一种生活。英国已于1774年6月1日关闭了波士顿港。一如法律所昭示的：鞅鞅

号、马格达琳号、活力号和他玛号战舰组成的封锁线是不可逾越的，甚至连一艘划艇也休想从中溜走。

在她或她邻居的生涯中，从没有这样与法律对着干过。镇政务会议已被《管制条例》取缔，于8月1日生效，但是布瑞特里已经把政体名称改为县议会，并且开始召集会议。波士顿市政务会议已被废止，但是约翰在去缅因的途中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波士顿的代表们投票决定，不应赔偿被倾倒的茶叶。查尔斯顿来了报道，说陪审员拒绝向国王指派的法官宣誓，法庭也因而延期了。镇上的居民听从他们的老治安官，对国王指派的人置之不理。马萨诸塞人无法让波士顿港的军舰消失，但除却这一点，《管制条例》近乎每一条约束都被市民否决了。

由于一个奇怪的疏忽，殖民地选举出来的议会未被列入非法。约翰·亚当斯曾被提名，要替它的高级总委员会即内阁效力，而哈钦森总督把他否决出局了。议会已在波士顿召开，并被告知，根据《条例》的规定它必须迁往塞勒姆。塞勒姆会议期间，议会立即号召，要举行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参加的代表大会。

盖奇将军叫嚣道：“无法无天！解散议会！”

已经太迟了。马萨诸塞议会宣称，召集各委员会的会议是合法的。

代表大会显然是以先前的印花税法会议为范本，它是由塞缪尔的通讯委员会发起的，还是在费城聚会。第一次会议有九个殖民地参加。这次会有多少殖民地派出代表呢？本省每个镇，每个村庄都保证支持陷于困顿的波士顿，并提供物质帮助。其它十二个殖民地中，有多少会以马萨诸塞的困境为自己的困难呢？

从伊普斯韦奇来了一封信，添加了一行几乎可以当做附

言的话，神秘而又迷人：“此刻我想回家，须旅行需要的服饰、仆人、马车、马匹等物。”

她手拿约翰的来信坐着，听到心怦怦地跳着。是何种旅行呢？需要服饰、仆人和马车的旅行能往哪儿去呢？

只能是费城！代表大会！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向前虚倚着，先是感到骄傲：约翰·亚当斯已赢得代表马萨诸塞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忧虑：既然盖奇将军已经休止了马萨诸塞议会，那么会议代表会被认为是聚众滋事吗？如果这样，约翰的处境就很危急：此类案件的陪审员制已经废止，所有美利坚指派的法官都已被革职。他可能被遣送至哈利法克斯，在英国的海事法庭受审，或者送往英国，押上“坎塞奥斯”号或者“活力”号，在她甚至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捕之前就起航了。

就像自豪之情偃旗息鼓了一样，忧虑也渐渐地舒缓了。现在她开始考虑更加实际的问题。去费城旅行至少要花两星期。代表大会会期有多长？又两个星期，两个月，谁能说得上来？她惧怕长久的别离。然而她知道，在约翰回来之前，她会战胜恐惧。

她在乡村到处走动，孩子们替换着在马车上与她做伴。她发现热情的大鼎快沸腾了，消息令人振奋。

弗吉尼亚没有参加印花税法会议，这次却在接到波士顿的呼吁之前，就已抢先一步站了出来。移民议会一得知《港口条例》的消息，就由托马斯·杰斐逊提议，议会通过了一项强硬的决议，宣布6月1日为“绝食、蒙耻和祈祷日”，祈请神祇的干预来逆转沉重的灾难，“让我们万众一心，通过所有正当的手段，坚决地反对一切损害美利坚权利的行径。”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解散了移民议会，几天后议员们在一起聚会，自称是一个联合会，并撰写了一篇檄文，痛斥《波士顿

港条例》是“一项旨在摧毁全北美宪法规定的自由与权利的举措，极其危险，”并宣布，攻击一个殖民地，就是进攻所有的殖民地。

普罗维登斯和纽约的报纸到达了乡下，她发现他们也在号召危急关头联合行动。一个不屈不挠的决心贯穿所有文章：坚决取缔《波士顿港条例》和《管制条例》。

约翰巡回归来，口袋里的先令、英镑跟离家时一样多。

马萨诸塞议会已投票同意资助它的五个代表，托马斯·库欣、詹姆斯·鲍登、塞缪尔和约翰·亚当斯、罗伯特·特里特·佩因，每人给一百英镑作花销，用来支付马匹、马车、仆人的费用，还有他们在费城的食宿。大家都没薪水。

“你那些正在裁剪的去费城穿的行头，谁替你出钱？”阿碧盖尔问。

“我们自己，”他脸红了，“马萨诸塞人不能在纽约和弗尼吉亚的翩翩君子面前显得寒酸。”

“我想不会的！幸运的是，春天的雨水很充足，玉米和干草应该有好收成。我会拿到波士顿去卖。”

在这一次难得的离别中，他正为政治经济……以及自身的局限担忧，而无暇顾及家庭的经济状况。默西·沃伦来信写道，约翰受到任命，她为阿碧盖尔感到骄傲。她的丈夫詹姆斯作为议员，曾力排众议推荐他。沃伦从普利茅斯来信，称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不亚于从古到今的任何一次集会，极富尊严，意义重大。……我推测你们大部分人都是大师，精通政治……是充满真正预言能力的预言家，既睿智又正直的政治家。”

代表大会定于1774年9月召开。与此同时，波士顿因为正常的供应被切断而受苦受难。约翰受指派参加一个委员会，为救济波士顿人募捐。水果和蔬菜成熟时，阿碧盖尔装满了

一马车，还添了些鸡蛋和奶酪。英国人仍旧允许食物通过地峡。约翰和一个雇工驾着马车到城里，将食物移交给委员会。他们也在克兰奇家和塞缪家稍事停顿，留下一些食品。

约翰·亚当斯一家正陷于一个更微妙的困境之中。7月初，约翰巡回时给家里写信，告诉阿碧盖尔他亲眼目睹的一幕幕暴力场面。在法尔茅斯，一伙暴徒闯进一个保王党的家里，翻查他的文件，恐吓他的妻子、孩子和奴仆。在其他城镇，亲英派被涂抹上柏油，粘上羽毛示众。与爱国者意见相左者，或声称波士顿是由于茶党的暴徒行径而导致港口关闭的人，他们的财产都被愤怒的人群捣毁了。

他回家时，大声说：“我对如此出格的不义之举愤愤不平。我们无法靠恐吓妻子孩子来铲除邪恶的法律。乔纳森·休厄尔在法尔茅斯引用拉丁俗语斥责我。它翻译过来就是‘幕后指使者，等于赤膊上阵。’他暗示，我和真正参与攻击的人一样罪孽深重。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接受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一职，他彻底恼怒了。他声称，如果去费城参加会议，我就是个叛逆者，踏上不归路，终将有去无回。”

他站了起来，四处走动。

“很久以前，我就踏上了那条道路，可能是从1761年聆听詹姆斯·奥蒂斯发表那篇反对《协查令》的激愤的演说之日起。但是肯定不迟于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担心吗？”

“是好奇，关于我过去的一个想法，想写一部不列颠与美利坚之间的斗争史。从乔治三世登基开始，或者从马萨诸塞批准伯纳德任总督起头。”

她暗自发笑。

“担心吗？”他揶揄道。

“是好奇。你究竟是想创造历史，还是想撰写历史。”

前往参加代表大会的日期已日益临近了，他们穿越自家碧绿的田野，登上彭氏山。落日将西天燃烧成玫瑰色和深蓝色。在他们眼前，帆船与翠绿的岛屿在海湾浮荡。

“娜碧，必须得说一下，我觉得自己难以担当此项重任。我承认，自己对大不列颠朝廷里的人物，对该民族的人民一无所知。此刻对一名美利坚的政治家来说，犹如过去英国或罗马的将军一样，必须要有文理各科，特别是法律与历史，地理、商业、战争与生活的广博的知识。”

“你所接受的教育，在我们殖民地是上乘的。”

“可能吧。但是要孕育如此伟大的人物，我们新英格兰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即使他缺乏完备的教育，而不能以年轻的狄摩西尼或皮特自居，但他肯定不缺乏建议，“最好的建议来自我的老朋友约瑟夫·霍利，是地方议会的。”他告诉她说，“他忠告我要忍耐、稳健并且有勇气。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由于这是十年来大陆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任何可能导致憎恶或疏远，冷淡或冷漠的每一件事情，都应小心避免。”

“他是英明的人。”她评价说。

“他告诫我们马萨诸塞人，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我们不得冒犯其它种族、宗教的代表。他担心，其它殖民地有这样一种感觉，马萨诸塞的爱国者试图发号施令；他担心，我们由于内心的空虚和自负而摆架子。”

“你会吗，约翰？”

太阳已经下山，夜幕正在降临。他的手搂住她的肩膀。沿着熟悉的道路，他们缓缓而下。

“有人说，我们的脾气有多坏，品质就有多好。我没有自负。作为一个种族，我们心胸狭隘，闭关自守；我们认为自

己的宗教是独一无二的，新英格兰文化无比伟大，自己是世上惟一真正的正派民族。”

“在费城，你想都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对。我们要么和兄弟殖民地和平共处而获取自由，尽管他们各具特色，要么对英国人卑躬屈膝，尽管他们并无二致。”

他们经过父母的房子，看到他的妈妈和霍尔先生正在厨房吃晚饭。就在他们自己的披屋门口，她突然扑入他的怀抱。

“约翰！三、四个月都见不到你！所有的孩子都得照料，还有两个农场，我们的债务。你必须干一些出色的事情，来补报这一切。”

他吻了她，几乎满怀愧疚。

“我会尽力的，亲爱的。我将完全照约瑟夫·霍利说的办。我会想念你和小家伙们的，并且我将做上帝的绿色大地上最谦逊的人。”

7

1774年8月9日星期四下午，她去波士顿参加告别仪式。他们沿码头驰去，她第一次看到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军舰密不透风的围困令她心寒。旗舰停泊在长码头和汉考克码头之间，他玛号在宽海峡河口，活力号下锚在总督岛码头，坎塞奥斯号停泊在查尔斯顿与温尼塞梅特渡口之间，哈利法克斯号在查尔斯河对面。

艾萨克叔叔面无表情地说：“请允许我带你们游览‘英国’。”

他们穿过蜿蜒城市，看见了驻扎在要塞山上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手；第四和第五联队绝大多数是伦敦人，已在公地安好帐篷。第三十八和四十三联队的红衫军，显然都是英格

兰北部的人，在感化院附近的平地安营扎寨。去波士顿地峡一看，他们发现了第五十九联队的先头部队，从他们的登陆地塞勒姆开来，正准备挖掘防御工事，将波士顿与外界隔绝。阳光渐渐消逝，大家朝灯塔街的史密斯家走去，一路缄默不语，闷闷不乐。

晚饭后，朋友们又聚拢来，他们也情绪低沉。一群人围着擦干净的晚饭桌，剥栗子吃，饮马德拉葡萄酒，好像不太愿意将想法诉说出来。代表大会在寻求独立吗？他们想推翻乔治三世和国会的统治，只是一部分还是全部？他们计划组建包括十三个殖民地在内的永久的美利坚政府吗？约翰平静地说：“我们在费城开会，正是要寻找答案。”

如果说她的丈夫是欲进又退，那么桌边有一个人却显得全然无动于衷。他就是她的堂弟小艾萨克·史密斯，二十五岁，马上就要毕业做牧师。他有着无可挑剔的举止，是一个博览群书，善于雄辩的年轻人。他的学业成绩很好，还去过英国。他中等个子，既不强壮也不瘦弱。碧绿的眼睛很沉着，金色的头发总是披在额头。他坐着，讥讽地抬着一道眉毛，就像在听陌生人之间的一场讨论。阿碧盖尔偷窥他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艾萨克叔叔和伊丽沙白婶婶是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慷慨地把时间和金钱都奉献给了自由之子所发起的每一场运动。

小乔赛亚·昆西来得稍晚一点。去年他一直生病，科顿·塔夫茨大夫担心是昆西家族致命的肺结核，就送他乘船到了南卡罗莱那的查尔斯顿。在暖融融的阳光中，他康复了，并骑马悠闲自得地做了一次横跨大陆旅行。现在他晒得黑黝黝的，双眼炯炯有神。乔赛亚上楼进入卧室，卧室里有一个读书间，放着阿碧盖尔早年来这儿访学时读书用的桌子。约翰关上门。

“乔赛亚，你准备好出海了吗？”

“个把月以后。”

“好样的。这是一件微妙的差使。尽力劝导王公大臣和国会议员，要使他们信服，我们并不是像伯纳德和哈钦森所描绘的那样，是毫无理性、天生鲁莽的。要使他们信服，我们需要重新加入大家庭。费城代表大会的宗旨不是挑起战争，而是选择持久的和平。”

“我会竭尽全力的，约翰。”

约翰转向妻子。

“阿碧盖尔，你和乔赛亚的妻子是除了委员会之外，惟一知道他为什么要前往英国的人。如果英国人事先得知他代表着代表大会，就会拘捕他，或者一涨潮就将他扭送回来。”

他转身面向乔赛亚：“你的优点足够我们享用的啦。你名声好，替国王的官兵辩护过，是能干的律师。你有魅力，有钱，并且是一位绅士。这些结合在一起，势必让英国人难以抵挡。”

他们一点睡意也没有。晚上既热又闷。眼前的分离沉重地压在心头。破晓时分，他们相互道别，夹杂着欢乐和伤感。

波士顿丝毫没有悲伤的迹象，灯火在早晨清朗的空气里闪烁着。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市民们穿上祷告的服饰，聚集在国务大厅后面的广场上，为他们的代表作激动人心的送别。阿碧盖尔默想，仪式的举行地恰好是四年前士兵开枪的场所。波士顿谴责过约翰；但是如今，他将代表所有马萨诸塞人前往费城参加全民代表大会。命运的下一步又会把他们抛向何方呢？

前有武装骑警开道，后有四个黑人身着号衣尾随，四驾马车的随员马上就要出发了。她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地和罗伯特·特里特·佩因握手，嘟哝着临别祝愿。他们将在公地附

近布罗姆菲尔德巷托马斯·库欣的房前接他。詹姆斯·鲍登夫妻俩都病了，因而他无法动身。塞缪·亚当斯成了欢送场面中的轰动人物，他身着紫红色的绒面呢，带有雪白的褶裥饰边，他的手杖上装有纯金的杖头，头戴一顶亮闪闪的帽子。在他的金质手杖头和闪闪发光的袖口链扣上，刻着自由之子工匠的徽章。是他们捐献了这套光彩夺目的装束。约翰只是抓住她的手，比其他人的时间稍长。接着四个人上了马车，传来噼噼叭叭的鞭响，人群里响起一阵呼喊。

手挽着手，阿碧盖尔、贝齐·亚当斯、玛丽·克兰奇随着马车慢慢地移动，挥手欢呼的人群后退让路。五六十名骑手，装扮得漂亮精当，作为仪仗队等候在皇后大街亚当斯家门前，护送代表们前往沃特顿。三个妇人被人群裹挟着经过国王教堂来到公地。人们沿人行道站成一线，挥动着手帕和帽子，并从窗口和门口高呼着良好的祝愿。

当队伍经过鞭笞柱时，发现驻扎的英国红衫军稀稀落落地沿公地大街两边聚集着。这是令人心跳的一刻。波士顿人止步了。所有的欢呼声平息了。马萨诸塞委员，两个坐在前排，两个坐在后排，从马车里默默地凝视着英国兵。这些士兵远离故土，为了他们并不明了的目的，来到敌国。他们瞪眼直视着委员们，并无怒意。但是他们所有人，委员们和士兵一样，都闪忽不定，忧虑与骄傲麻乱地交织到一起。只有马蹄和车轮在鹅卵石上发出声音，打破了这片沉寂。在8月接近晌午时透亮的炎热空气里，几乎能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悬疑：委员会到底会把这些相互对峙的人们引向何方，他们最终的决议又将如何。

阿碧盖尔和贝齐在塞缪家吃着午餐，食不甘味，就谈论着这个问题。贝齐问：“你的饭有咸味吗？”

“我是在吞咽着泪水吗？是的。我不敢表露出来。”

“不要这样。塞缪和约翰会受人嘲笑的。”

“或许不会，贝齐嫂。在我们敬爱的丈夫出差回来之前，他们可能会有一次或两次洒下一两滴他们自己的眼泪。”

此后，在史密斯家的后花园里吃晚饭时，小艾萨克充耳都是对自由之子的溢美之辞，就再也无法忍受并大唱反调。阿碧盖尔看到叔叔的脸上布满了痛楚的神情。后来，她敲响了艾萨克的门，在他邀请下她进去了。

“艾萨克，我在这儿客居的那些年，我们是好朋友。后来我们互通音信，互换法语课本。”

艾萨克给她拉了一张椅子到桌边，接着冷不防地说：“但是，阿碧盖尔姐姐，你为什么竟然怀疑我们的友情呢？”

“因为晚餐时你说的那番话。”

“关于自由之子的？”

“是的。”

“你必定知道他们胡作非为，他们劫掠，他们给人抹柏油插羽毛，游街示众。”

“他们没有改变我们立场的正确性。”

“很抱歉，姐姐，”艾萨克打断她，用手指梳了梳金黄色的头发，“我看不到正确性。我想你可能会感到惊奇，一旦战争爆发，我们的亲友会有多少人和英国站在一起。我觉得，政治上的正统观念和过去神学上的正统观念一样，完全有必要成为今日牧师的一项资格。如果人们斥责我是政治或宗教的离经逆道者，我也无能为力。我憎恨不管以何种形式显现的盲从与狂热。但我愿意接受谴责。哪怕是祖国的及人类的最伟大的朋友，也会屡屡遭遇同样残酷的命运。我不会对周围的好主意漠不关心，但我不可能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维。”

“没有人想这样，艾萨克。”

“当最低程度的忍耐、最轻微的保持和平秩序的愿望，最微乎其微的对公众福利和安全的关切被视为是一种罪责，阿碧盖尔姐姐，我们已堕落于何种时代？那种惧怕最轻描淡写的探究的事业又是何种事业？”

“我们并不畏惧直面缺点。所有的殖民地都派出了杰出人士去费城。”

“你告诉我，我们的事业是掌握在好人手中的。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难道它不也受坏分子的操纵吗？难道坏人不曾将我们引入最极端、最危急的境遇吗？难道那些人的暴力和鲁莽不会使我们陷入连好人联手也不能阻挡的境地吗？”

他从他们一直坐着的桌边站起来，背对着她站在窗边。

“娜碧，我希望你不要将我想象成对祖国没有丝毫感情。我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大声叫嚣，反对最近议会法案的残酷，非正义与专制的本质，这是事实。我的年纪、我的职业、我和学府的联系禁止我这样做。然而，没有人比我更讨厌看到该法案的确立。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宁愿平静地默认，宁愿英国的立法机关再颁行它一百个法案，也不愿向一小撮同胞的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专制行径屈服，不愿看见生我养我的土地成为相互残杀和满目荒芜的战场。”

她记得约翰和好朋友乔纳森·休厄尔分手时说的话：“这次分离是我脚下所踩到的最锐利的荆棘。”

艾萨克就是她的一枚尖棘。

8

她回到了布瑞特里，回到现在归她管理的农场。约翰留下的两个短工经验老到，却不愿意在一天内干太多的活儿。她接受过教导，“主人的足迹是最好的肥料”，因此天刚微亮，她

就出现在田地里。早晨时把牛群赶出去吃草，薄暮时分将它们引回来，给它们挤奶，搅制黄油和乳酪，指点孩子们帮忙喂养家禽和猪。

约翰本来叫她从草地割两季草，但是一场干旱烤干了池塘和溪流。

他临走前曾提醒过，他不会冒险将信件交给在费城和纽约、波士顿之间传递的不定时邮车，因为英国人可能会截获它们。报纸报道了代表们途经每一个镇子时所受到的隆重接待，附加有酒会、宴会和祝酒的花边新闻，两个星期的行程已经被拖延。除了这些，没有任何消息从费城传到波士顿，所以她尽力忍耐着。但是当塞缪·亚当斯的儿子收到父亲的来信，托马斯·库欣太太收到丈夫的来信时，她就不太高兴了。每天，孩子们都挤缩在她身边的椅子上，或者聚集在她的膝上，询问：“今天晚上爸爸会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把我们的爱意寄给他。”

她几乎天天给他写信，把白天的工作、想法、感想、孩子们的故事，庄稼的长势都一股脑儿诉说出来。能够以笔代言倒很不错的。

娜布在老太太私塾上学，约翰·昆西现在已七岁多了，渴望从书本中学习，但是还需有人照料。约翰曾指点过她，不应忽视儿子的教育。当地学校的老师约瑟夫·克罗斯比辞职后，她就和约翰尼互读罗林的《古代历史》。每晚她都布置书面练习，但没有系统的教程来教他。

她找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可行办法。在波士顿约翰小小的事务所里，虽然连一张令状也没有，但现在却有四个书记员正努力自学。她将小约翰·撒克斯特和内森·赖斯带到布瑞特里。他们在祖屋的一间房子里工作、睡觉，和她一起吃饭。约翰·撒克斯特十九岁，是昆西族的表兄弟，她姑姑的

儿子。他性情温和开朗，欣然同意教约翰·昆西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历史。

她妈妈病了，每隔几天她就去韦茅斯看望。玛丽·克兰奇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理查德还是一事无成，丧失了越来越多的原有家产，好像没有门道将他的技术知识和专长转化为财富。科顿·塔夫茨一有机会便过来攀谈一番。

8月末，她明白已不能收获两季干草了。她闷闷不乐，与其说是为了损失钱，还不如说是担心约翰会这样想：她辜负了他。

夜深了，娜布睡在她的床上，汤米睡在旁边的推车上，两个大男孩睡在过道那边的卧室里，她走向读书间的桌子，倾吐着麻乱似的心情。

“我们之间的遥远距离使时间显得格外悠长。”她写道。

他是在五里之外，还是在五百里之外都无足轻重。然而，当他去巡回法庭时，她能想象得出他在小镇，在法庭上或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情景。虽然期盼他留在家里，她却没有完全断绝联系的感觉。现在约翰置身于她完全陌生的场合之中，被她从不曾谋面的人们包围着，因而无法将她的思虑和他的思想联结起来。

“对我的祖国，对你和对我们家庭深切的焦虑，使得白天百无聊赖，晚上郁闷惆怅。四周都是岩石和流沙。你能走的或将要走的道路，都隐匿于未来的怀抱中。变幻和期待留给心灵极大的空间。难道不曾有过任何王国或国家，当它遭到侵略时没经流血就重获自由吗？我一想起来就战栗不止。”

尽管晚上索然无味，礼拜日难捱磨人，但长时间地待在野外做简单的体力活，使得她体格健壮。在她一生最孤寂的岁月，感觉这么好是多么反常啊！然而她需要力量，因为她被动乱包围着。伍拉斯顿山区的亲英派对约翰参加他们称之

为“叛逆的秘密会议”恨之入骨，并且毫不掩饰他们的憎恨。《管制法案》否定了镇里挑选陪审员的权力。当它实施时，由此引发的暴乱及休庭，只是给了他们进一步的证据：马萨诸塞人怙恶不悛。

同样，在波士顿和布瑞特里也有温和驯良派人士，他们现在确信，波士顿的莽撞分子存心要使他们大难临头。一些以前的爱国者这样说：“我们大把大把地捞钱，受谁的统治又有什么关系？”

两派血气高涨，小艾萨克即刻陷入窘境。由于他在波士顿的头两次布道，是呼吁遵从皇室的，这使他再也无缘重返那些布道坛。在几个他可能找到牧师职位的小镇，讲道预约也被取消了。由儿子带来的恶意也殃及了父母，影响了父亲久已兴隆的商业。

副总督奥利弗被四千名毫不手软的爱国者逼下台。总督的顾问班子过去总是由马萨诸塞议会选举产生，但现在由盖奇总督指派。愤怒的公众迫使他们拒绝到任。盖奇将军在灯塔山安放了大炮，在市区挖掘了矮墙工事。曾中立骑墙的人们惊恐万状，向英国人寻求庇护。最早的一个是富商托马斯·博伊尔斯顿，约翰母亲的一个亲戚。霍尔夫人从阿碧盖尔家厨房的后门进来，脸色苍白，心慌意乱。

“很明显，英国必胜的。”

“霍尔妈，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吗？你儿子不是在费城参加美利坚代表大会吗？”

“万一英国军队被迫撤离，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会怎么样？”霍尔夫人坚持自己的思索内容，问道。

阿碧盖尔一板一眼地答道：“我斗胆从反面说说，你的儿子将遇到同样的遭遇，私人财产被充公，成为马萨诸塞的敌人载于史册。如果他出国，可能就不再允许回国。就像约翰，

如果被押送英国审讯，可能永远不能回到他的家园。”

“这可是胆战心惊的赌博。”老太太叹息道。

“托马斯·博伊尔斯顿可能是在赌博。我们不是。我们正为原则而战。但我不会替他担忧，如果他必须潜逃，他有船只来装载他的财富。”

“阿碧盖尔，痛恨与你无缘的。”

“对不起，霍尔妈。我男人已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杳无音信，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否安乐。我的整个生命连同四个孩子都寄托在我男人的身上。这样，你或许会原谅我成为党徒。”

约翰的妈妈伸出一只手，把阿碧盖尔的头发拢到耳后。两个女人很少表露感情的。

“约翰是幸运的。他找到的女人能热爱自己的家庭，同时也将她自己融合于丈夫的家庭里。”

“如果我暗示，我首先是史密斯或昆西家族中的一员，而后才是属于亚当斯家族的话，我的父亲就会用笞杖把我打出牧师公馆。”

许多表面上显得平静和睦的新英格兰家里，出现了家庭矛盾，这正变得稀松平常。在伍拉斯顿山，老乔赛亚·昆西家的书房里，聚集了六个昆西和他们的家属。站在屋里，海湾、分布着果园的山群、丰收在望的田野的壮观景象尽收眼底。

阿碧盖尔知道，小乔赛亚几天后将乘坐波士顿油轮号前往英国。他正和堂哥诺顿·昆西讨论政治僵局，引述着由圣阿萨夫大主教乔纳森·希普利撰写的一篇演说。此人已经入选英国议会。大家都转过来聆听。

“北美是地球上仅存的伟大的自由人的温床！”

阿碧盖尔评论说：“得知英国的人民也相信我们是正确

的，对患难中的我们是多大的惊喜啊！”

小乔赛亚的哥哥塞缪尔·昆西表示赞同。他的妻子汉纳心直口快，喊道：“如果你欣赏演说，你干嘛不赞同民意？”

塞缪尔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年轻的法律书记员，萨姆纳也是亲戚。

“我赞同。”

“不，你没有。”他的妻子哼了一声，“否则你就不会继续跟保王派往来了。”

“他们有权力接受法律顾问。”

“让其他人去顾问他们吧。我说，我们是该离开圣公会了。如果这场争辩进一步恶化，除了红衫军，我们将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昆西家庭从未出过脱离族人的丧家犬，我不打算让我男人开了先例。”

塞缪尔低下了头。

“这不是主教日的吵架。我们生为英国人，死为英国鬼。我们的孩子也是。”

小乔赛亚心平气和地宣布了去英国的消息。他的父亲暴跳如雷。当初儿子为普雷斯顿上尉和英国兵辩护，他差一点不认儿子了。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爱国者会说你想逃之夭夭。保王党会宣称，你被押解回去接受绞刑。”

阿碧盖尔和小乔赛亚的太太交换了同情的眼神。

9月初，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像贮藏的全部炸药爆炸了一样，猛烈地震颤了当地人民。盖奇将军有意将马萨诸塞民兵司令威廉·布拉特尔准将写来的信件，遗落在波士顿街头。这封信被到处传看，而后在《波士顿报》上公之与众。这样市民们得知，布拉特尔背信弃义地建议盖奇将军，撤销本省

民兵每一位指挥官的职务，使它群龙无首；然后火速动用他的军队，从各镇调用军火，夺取本省的炸药。

同一天，英国议会通过《魁北克法案》的消息传来。为了安抚魁北克的法籍加拿大人，并保证他们信奉天主教的权力，它包含了使新英格兰惊恐万状的一项条款：魁北克得扩充领土，南至俄亥俄河，西至密西西比河，大片土地将划给加拿大。这就意味着，美利坚人向西迁移就会成为加拿大的臣民，受法国民法的管束。现存的殖民地终将会被天主教会包围。他们还将把成千上百万亩富饶的处女地割让给加拿大。

阿碧盖尔投身于农活，照看四个孩子，这样有助于与外界恚恨相隔离。旱魔依旧，她幽默地给约翰写道：“我可怜的奶牛非常希望向你请愿，诉说它们的委屈，并告诉你它们被剥夺了古老的特权。”

从费城透过一些光亮，她第一次得到有关会议的消息。不是从约翰那里，而是从贝齐·亚当斯给她的一张报纸上获悉的。约翰曾和她探讨过代表大会的首要并且或许是无法弥合的问题：宗教。信奉诸多宗教的代表们相互仇恨，相互迫害，并且想尽力灭绝对方的宗教，他们将怎样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合作呢？

塞缪·亚当斯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应该由谁作开场祷告的问题提出来时，塞缪站起来说：“我不是心胸狭窄的人，我可以垂听这样一位绅士所做的祷告：他虔诚高尚，同时也忠诚于祖国。”他还补充说，他在费城人生地不熟，但他听说过杜谢先生有此懿德，因此他提议，可以商请杜谢先生，一位圣公会的牧师，给代表大会做祷告。有人附议，动议遂获通过。

杜谢牧师给所有人，所有的美利坚人做的祷告激情澎湃，代表们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团体，宗教团结的传统随之融

入了代表大会的肌理中。《魁北克法案》公布后，布瑞特里的英国国教会集团试图将他们的圣公会教堂迁移得更接近公理会教区，以抵御从南面和西面逼近的天主教社区。塞缪·亚当斯倏忽间改变了一切。在费城，公理会和圣公会不仅和公谊会、一位论派和再洗礼派并肩工作，而且还和天主教一起共事。贝齐·亚当斯脸上放着自豪的光彩，问阿碧盖尔：“或许这是未来的好兆头？”

阿碧盖尔安慰贝齐说，是的。但是事态变化得太快了，任何人都不能确信。自从盖奇将军解散议会以来，马萨诸塞就一直没有合法的政府。波士顿市政务会议本来没有召集会议的合法权利，却也集会并投票派代表前往德哈姆组建萨福克县政府。通讯委员会已写信给马萨诸塞的其它各县，敦促他们建立县政府，并且同时拒绝解散镇政务会。每个镇都组建了自己的安全委员会。

阿碧盖尔向丈夫汇报说，她观察到所有这些事情都迅捷稳妥地完成了，因为自从第一艘船登陆以来，新英格兰人就一直通过他们的教会、政务会、议会和被选举到地方议会的议员实行自治。他们上头有皇室的总督，他们的宪章限定了总督的权力。有时国王指派的人会制造麻烦，但是马萨诸塞人已经演练了一套自己的惯常做法，开始繁荣起来，并且使英帝国走向繁荣。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事务，都是他们自己管理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阿碧盖尔向贝齐说道，“它对我们来说如同呼吸，既自然又必要。盖奇将军可以关闭波士顿港，英国议会可以驱逐我们的议员、镇政务委员、法官、陪审员。但是我们将继续自治。你怎么能对第七、八代自由民说，他不再拥有自由了呢？”

“不能，”贝齐说，“那就是我们的亚当斯兄弟去费城的原

因。”

“贝齐呀，如果我不能从我的那位亚当斯那里收到一封信，我会套好马车，去费城索取。”

第二天，她听到了队伍行进的脚步声，就跑到窗边看海滨路。这是一个连队的民兵，大约两百人，肩挂来福枪，队形零乱地前进着，神情严肃。他们身着长长的宽松上衣，即使在这种炎热的9月天，有些人也穿着鹿皮装，脚上穿着沉重的越野鞋。他们沿着大路，继续朝布瑞特里的火药储存地走去。不久他们就返回来了。她在打开的窗户前等候着。

“亚当斯太太，你想来点火药吗？”军官走到她跟前时喊道。

“谢谢，不用，上尉。”

“镇上有太多的保王党，所以我们不得不搬走它，坚壁起来。”

这就是约翰·亚当斯太太，他们的代表夫人，消息沿着队伍往下传。每位民兵都敬礼或挥手，手上抱着火药包的，就报以一笑。她不认识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从哪个镇来；但是当她从窗口转过身，她的心在胸口猛烈地跳动着。如果盖奇将军的一连红衫军前来掠夺布瑞特里的火药，与一心保存火药的马萨诸塞民兵连遭遇，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几天后，她在约翰工作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开始阅读刚刚收到的信件。第一件事，她得先看看结束语。如果他传递了爱意，她就万事大吉。如果没有，从费城来的消息就毫无意义。即使耳边有民兵的喧闹声在海滨路渐渐消逝，但在她的生命中，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被人爱。

他传递了那份爱意，“致以最温柔的钟爱与关切之情。”

泪水涌入她的眼眶。自从她与他在波士顿作别，似乎已过了一辈子。但现在她重新知道，自己为人所求，为人所需，

为人所爱。做女人，有多么可怕、多少奇妙啊！

这封信写于8月末，约翰离费城还有大约四十里的时候。她把四个孩子都叫到办公室里，把他们安顿在旁边的客户椅上。

“娜布，第一句话是写给你的。爸爸向你表达了对你的爱，并请你给他写一封信，附在我的下封信里。”

“我会的，妈妈，但是我的大拇指还隐隐作痛，爸爸不会喜欢我写的字的。”

“他会喜欢的。约翰尼，下一句是给你的。爸爸说，他很高兴得知你是个乖孩子，为让妈妈消遣，你读书给妈妈听，他请你远离野孩子。”

约翰尼看上去困惑不解。

“告诉爸爸我会的，只要我能发现他们。”

“接下去是给小不点们的。”她站起来，走到桌子的那一边，“爸爸说，‘替我亲亲我的小查利和小汤米。’”她吻了他们。他们也吻了她，查利喊道：“给爸爸写我们也吻了你。”

“我会的。现在你们四个人仔细听着爸爸的最后一段话，因为我要你们永远记住它。”

教育孩子的事情，始终令我挂怀。教他们学习美德，培养他们勤奋、活泼、向上。让他们觉得，每一项恶习都是卑鄙无耻的。以立志成材的雄心大志激励他们。让他们以缺乏实用的或装饰的学问或成就为辱。将他们的大志定位于伟大而坚实的目标，让他们不屑于细小、琐屑和无用的目标。亲爱的，该是教他们学法语的时候了。各种礼仪、风度和诚实都必须灌输给他们。

她念完后，娜布那圆鼓鼓的红脸蛋上皱起了眉头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等回家之后再告诉我们呢？”

“可能因为他远离家乡，你们对他都更显珍贵。并且他因为你们而倍感孤独。”

她听到窗子上轻微的雨点声，就跑出办公室的门，站在路上任凭雨水洒在她焦躁的脸上。这是一场瓢泼大雨，青草又会繁茂，虽然想再种一季草已经太晚了。

9

约翰的第二封信来得更快些。开头的几行她有些费解。

“这封信将于何时何地送达你手，我心中无数。在何种沮丧和恐慌的情景之中，我无从预测。我们已经收到关于波士顿一场可怕的劫难的杂乱无章的报道。”

接着她也记起，到处谣传盖奇将军已向城中开炮，许多人被炸死。她放下信，因为同情他而忧心忡忡。他被困在三百里外，寸步难行，全然不知他的妻儿是否遭遇到了炮击。她迅速地扫视了一下他的信，希望能找到返回的日期。他所能告诉她的一切，就是在代表大会的议程完成之前，谁都不能离开费城；并说“进展迟缓已是惯例”。他催促她，如果波士顿发生饥荒和危难，要给尽可能多的朋友写信寻求庇护，特别是给贝齐·亚当斯和库欣太太。他叫她不必为他操心。

“就才能、品德和财富来说，代表大会汇聚了这块大陆上最伟大的人物。我在这里目睹的宽容大度和公而忘私的精神，令我为利欲熏心的渣滓们汗颜。……各殖民地充溢着如此伟大的精神，代表大会的成员乃如此出色的人物，所以一旦危险殃及我们，则必将让荒芜席卷整个大陆。在那种情况下，谁会心存活下去的念头呢？”

空气和时间都充满了不祥之兆。情报员从波士顿骑快马而来，朝韦茅斯或汤顿方向迅速地消失了。自由之子的谍报系统无孔不入，当盖奇将军和参谋人员正在决定该袭击哪个镇的火药库时，保罗·里维尔，爱国者中最活跃和最足智多谋的情报员，就已经骑着快马向外镇奔去。

默西·沃伦带着她正在撰写的剧本草稿前来拜访，是讥讽诺思勋爵等英国政治人物的。默西头脑聪颖，措辞华丽，对英国作家大加挞伐。报界正引述这些英国作家的评论道，波士顿人是经商族，“一群聚众叛乱闹事的乌合之众，他们既然不懂政治和统治，就不该……庸人自扰。”

萨福克县会议在约瑟夫·沃伦博士的领导下在斯托顿、德汉姆和弥尔顿召开，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玛丽姐姐的婆家姐夫约瑟夫·帕默被选为布瑞特里的代表，他给她带来了一份决议。阿碧盖尔仔细地阅读着决议：别指望马萨诸塞人遵守《强制法案》的任何部分；任何推行可憎措施的努力都应被制止；建议断绝同英国的贸易关系；在省政府恢复宪法地位之前，拒绝向县司库交纳现金；“为了恢复和确立我们的正当权利……为了重建所有好人所切望的大不列颠和殖民地的和谐与团结”，保证“遵从”代表大会提出的所有措施。

保罗·里维尔带着《萨福克决议》，用难以置信的五天时间就赶到了费城。在里维尔先生从约翰那里带回的信中，她得知，代表大会对决议大加赞赏。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本次会议深切地感受到马萨诸塞湾同胞的苦难……最彻底地赞成大家在反对那些邪恶的行政措施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毅力，真诚地建议他们的同胞，在同样坚决而有节制的行动中坚忍执着……”

《萨福克决议》和代表大会采纳的意见已在费城印发，并且由里维尔急送回波士顿。阿碧盖尔因为在当地第一个知道

代表们的团结而洋洋自得。这是代表大会第一次公开发布政策声明。

约翰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接着又重重地抹掉了后面这些字；但是还不够黑，无法逃脱形单影只的妻子的眼睛：那些字是“美人”，可以确信，这给了她极大的快感，她不得不坐下来品味一番。她知道为什么他决定抹掉它：如果这封信落入心怀叵测的人的手中，那种情感的私人表征可能被用来嘲讽亚当斯夫妇。但是那涂抹掉的字补偿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雇工布拉克特，收工后就在布瑞特里的酒店畅饮朗姆酒，每天晚上她都不得不坐着等他，和他平静地交谈，直到他舌头发硬，跌跌撞撞地上楼睡觉为止。

谣言像玉米地里的害虫一样繁衍。布瑞特里人被指控虐待信奉英国国教的居民。她参加了一个秘密的镇政务会议，以便发布一项声明：没有一个国教教徒曾受过非法对待。据称，在波士顿发生了黑奴的暴动，人们得到保王党的武装，正蔓延到大路上，屠杀爱国者。她写信给丈夫，对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深恶痛绝：“我最真诚地希望本省没有一个奴隶。为了那些我们每天都在盘剥压榨，又和我们一样有权力享受自由的人而自相残杀——对我来说这永远是一个极不公正的计划。”

她接到约翰一封焦虑的信，指点她从波士顿办公室搬回家具、书籍和文件，还有留下来的两个书记员，希尔和威廉斯；只要他们支付食宿，就将他们带回家。她询问了十来位昆西后才确信，把法律事务所和两个书记员留在那里是安全的，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

约翰的书记员希尔，带着投递到事务所的一封信从城里骑马赶来。一行字从短笺里突兀而出：

“万一必须留下，一直到圣诞节或更长的时间，以实现我

们的目标……”

她最初的反应是关切而不是失望：在普利茅斯有红衫军的一支小分队，马萨诸塞每一个镇和村庄都在组建新的民兵连。体格健壮的人在干活、吃饭和睡觉时，人人都枪支不离左右。在新英格兰，翻来覆去传颂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约翰在巡回时学回来的那句，讲的是约克镇的穆迪牧师：

“他和上帝亲密无间，但是他的火枪总是上膛待发。”

这是清教徒和前辈移民在美利坚登陆以来的真实写照：没有枪支和上帝，他们或许已经灭绝了。

她的父亲捎来便条，说他将去林肯镇拜访比利和凯瑟琳·路易莎一天。难道她不愿一同前往吗？第二天早上7点，他会驾马车来接她。

他们在沃特顿跨过查尔斯河，沿着车辙累累的大道西行。然后穿过人烟稀疏的林肯镇中心区，到达海湾路的十字路口。林肯镇谈不上是一个村庄，因为它从没有当做一个镇精心规划过。这里有一个中心教堂和墓地、一个酒店、一家杂货店和围绕公地的店铺。它更像是毗邻三个镇的边远农牧区的交接地。这三个镇是康科德、列克星敦和韦斯顿。中心是一片片捐赠的农地，用来建造一座有高耸的尖塔的、漂亮的白色教堂。那里有一间鞣皮房，但还没有磨坊；一些农舍面对中心，有二十座坟墓沿山坡高高低低地散布在墓地里。在教堂和最高的坟墓之间，延伸着一片被称为古教场的平地，当地的民兵就在那儿训练。

他们沿着大路又驶了两英里，来到一个圆丘，上面矗立着已立契转让给凯瑟琳·路易莎的房子，它被一棵硕大的榆树遮蔽着。据说这是林肯镇最古老的屋子。最初只有一间屋子深，现在已极其宽阔，共有两层。它与众不同之处是有一

个巨大的壁炉，由取自农场的黏土制成的疏松的砖块建成，地窖有十二尺见方，有一个十诫风格的烟囱，因为它状似摩西的两方石匾。凯瑟琳·路易莎用印花棉布窗帘和亮丽的土耳其地毯把房子装扮得多姿多彩。

当比利领父亲参观为牲口挖掘的池塘，为九头奶牛扩建的牲口棚时，凯瑟琳·路易莎将继承而来的沉重的栎木镶板椅子，排放在起居室八腿桌子周围。她有一个仆人照看孩子；比利在波士顿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年轻黑奴干农活，他则照料牲畜。

“比利已经心满意足了，”凯瑟琳·路易莎说道，“他正在攒钱，想开一间杂货铺。噢，不是现在，林肯镇只有一百户人家，而且他们在康科德或列克星敦做买卖。等五年以后吧，这一带的人们都喜欢比利，他已当选为民兵少尉。”

比利为米德尔塞克斯的民兵欢欣鼓舞。只在三个星期前，英国士兵劫夺了查尔斯顿的几桶火药，还有剑桥的两门野战炮。数百名康科德、列克星敦、林肯镇的民兵朝剑桥进发，一部分人有武器，如果遇到红衫军，就准备开战。波士顿的爱国者确信，红衫军的此类突袭还会有。

“那就是我们训练紧急集合的原因，”比利说，眼睛里闪耀着自豪的光芒。“我有权一星期召集一次。”

晚饭后，他送他们去中心，把马车沿教堂边停下，爬上钟楼，开始敲响钟声，恰似整个米德尔塞克斯县城着火了一般。刹那间，中心周围的农场和房屋里冒出许多带着燧发枪的人们，调整着身上的火药筒和背包，向教堂与最高坟墓间的平地奔去。一班瞬间就集结完毕了。下一拨来自中心南部面对燧石池塘的农场。鞣皮工挽着衣袖，颈下挂着皮质围裙，穿着浅口轻便工作鞋奔跑着，他们的双臂和脸上沾满了从缸里溅出来的栎树皮和鞣酸的棕色污渍。接下去来的是海湾路

的农民，就在比利家附近；他们就地扔下正在干活的农具，将马牛拴到最近的树桩，拿起枪、牛角火药筒、弹药袋和背包疯狂地跑来。最后来的是海湾路布鲁克斯或哈特韦尔酒店里的人们，有时两人同骑一匹马。

几分钟内林肯连就集结完毕，大约四十人整装待发，准备战斗。比利举着右手站立着，胸前外套和马甲间横系着一根绿丝带。上尉系着一条粉红色的丝带，正在检阅他的四十人连队，检查燧发枪，个别的刺刀、弹药袋。比利站在一侧翼，擎旗官胸前系一根蓝丝带，站在另一侧。检阅完毕，上尉厉声向史密斯少尉下达了一道命令。比利冲到连队中央。

“枪上肩！齐步走！”

比利快速穿过教场，朝姐姐和父亲方向跑来，火枪紧握在脸前。身后的士兵快速行进着，每个人都端着火枪。当连队到达教堂边的拐角时，比利喊道，“立定！瞄准！射击！”所有的枪都举了起来。有些人蹲下来稳住枪支。目标瞄准了，扣动扳机。但是悄无声息，没有子弹。弹药太稀少珍贵了，演习时不能浪费。

“除此之外，”史密斯牧师喃喃道，“他们不需要训练。我们从长到能佩带枪支起，就一直在打猎。”

从比利家往回走的路上，他们决定在波士顿停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地峡已筑起防御工事，但是没有彻底封锁。那些参加过法印战争的美利坚士兵，嘲笑防御工事は泥土墙。阿碧盖尔问父亲，为什么建造得这么不堪一击。

“因为我们的工匠没有一个人会帮忙。英国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随军带来工兵。”

“他们为什么要动用工兵来压服荒山野岭里的农民呢？”

有数十人聚集在墙内的通道里，有人啜泣，有人愤怒地争辩，他们毕生的财产都抱在怀里，或者放在小推车和鞍囊

里。惶恐不安的保王党想进入波士顿寻求庇护，比较谨慎的爱国者则设法出城。虽然英国官员已开始把所有的公理会牧师看成叛逆者，把他们贬损为“黑教士”，却仍然允许他们自由活动。一个少尉从他们身边穿过。

她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波士顿港封锁的四个月里，英国人已成功地把一个喧闹、骚动不安、富有活力的城市，变成了奄奄一息的乡村。波士顿的地形结构，就如同残缺的风筝，散落在地上。配有成对马匹与号衣仆人的马车，一去不复返了；歪戴着帽子的翩翩绅士，一去不复返了；兜售秘药的药贩子、鱼贩子、黑不溜秋的烟囱清扫工、宣布时间和新闻的公告传报员的高亢悦耳的叫喊声，还有老南方教堂和布拉特尔的钟声，一去不复返了；农场主拿着牛奶桶在屋檐下灌满仆人的罐子，一去不复返了；穿着入时的妇人采购最新刚从伦敦和巴黎进口的物品，一去不复返了；穿街走巷的补锅匠，推行于鹅卵石马路上的成百上千的推车和得得马蹄声，一去不复返了。

户外很少有人。英军行军去换岗，波士顿人在街上静静地移动，紧贴着屋宇，假装目光茫然，实际上是在侦察占领军各连、各师，各个士兵的每一个举动。

当他们穿过布拉特尔广场时，她转向父亲。

“爸爸，我观看波士顿时感觉，与见到亡友的尸首毫无二致。”

“你的朋友失去了知觉，”史密斯牧师冷酷地说，“没有死。”

“看，法诺伊堂也关闭了。我过去经常在街上摊点买水果和蔬菜，在大厅里买肉。那些漂亮的房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显得破败不堪了呢？”

她的父亲抛给她一个严厉的眼神。

“娜碧，你从前不曾见过被占领的城市吧。等着吧，看士兵驻扎进私家宅院。他们不会搞得断墙残垣，但是也仅止于此。”

阿碧盖尔和艾萨克叔叔、伊丽莎白婶婶拥抱后，冲洗去旅行的风尘，并和大家一起坐在起居室，他们就着热咖啡吃清淡的圆糕。每个人都厌恶咖啡，但是它不是武夷茶，这一事实多少令人庆幸。父亲出去拜访玛丽了，阿碧盖尔问：“我们可以出去走走吗？艾萨克叔叔，外面是安全的，对吧？”

“对，在白天，”他答道，“军队不会太多地骚扰市民，除非他们喝醉了。他们内部的纷争比和我们的争斗要多。我琢磨，我们不能剥夺他们基督徒所允许的娱乐。”

虽然他们出去时天色已晚，但9月的傍晚依然很暖和。他们路过皇后大街亚当斯家的房屋。这房子在他们离开后就上锁封闭了。国王最精锐的几个联队此刻正和着扬基歌的乐曲，以完美无缺的步伐在街道上急速行进着，要返回司令部或乘船去威廉城堡。艾萨克叔叔已自学成为军团服饰的专家。她猜想，他这样做有着特殊的目的。

绝大多数士兵都戴着饰有矮皇冠的礼帽，前后的宽帽檐都卷起。近卫士兵佩戴的帽子饰有优质黄铜或黑金属的徽章。步兵戴着皮质无檐便帽，正面也饰有金属徽章。所有外套都是腥红色的。每个连或联队都以翻领或钮孔周围绣花的颜色相区别。国王的嫡系兵团饰有蓝色的镶边，诺森伯兰郡的第五燧发枪联队是幼鹅绿的，第二十四南威尔斯边民联队是柳绿色的，多塞特郡五十四联队稍有不同，叫啄木鸟绿。鼓手和横笛手戴着近卫步兵的熊皮高帽，他们的手臂上有一条V形臂章直至肩膀。这些乐手好比是英军的孔雀；很清楚，没有鼓手和横笛手在前面开道，两个以上的士兵就寸步难行，哪怕仅仅要去换岗。

艾萨克叔叔解释说，这些是历史悠久富有传统的兵团，由上流人士担任军职，管理严明。接着，他们径直拐离国王大街，向一群酒店走去，自由之子曾在那儿集会。他说道：

“现在你会见到普通的英国士兵。没有传统，指挥官既懒散又冷漠。他们鄙视美利坚人，认为如果盖奇将军下达进军的命令，他们能在一天内将当地每一个民兵都消灭。他们很恋家，怀念英国的娱乐和酒馆。虽然联队的军官受保王党的款待，但没有哪一家会接纳这些人。”

他们取道直下码头，英国军舰的封锁线依然如旧。除了几艘小舟在军舰间来回运送水手外，码头上一片荒凉，连一艘美利坚商人的帆船都没有。美利坚人想划一艘平底驳船去多切斯特，或摆渡穿过查尔斯河去查尔斯顿也被禁止了。甚至在港口间运送砖块、木头或牛群也被禁止。

制绳工场也被废弃了。第一次阿碧盖尔是和约翰一起来的，看见人们正在编织用于大航船的缆绳。但是码头和大街上有一大批工人。

“他们正在干什么？”

“他们正在重铺街道，整修码头，从事我们能找到的任何公共事务。他们是丢了饭碗的技师或手艺人。我们有大批食品，从新英格兰各地运进来的。塞勒姆和马布尔黑德的渔民贡献了一部分他们的捕获物。伊斯雷尔·帕特南上校从康涅狄格赶来了一大群羊。但是我们政务会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不劳而获地从公积金中提取食物。”

他们经过一群正重新铺设卵石的劳工。劳工们对他们怒目而视。

“他们仇恨谁？”她问，“是英国人，还是迫使他们为食物而劳作的政务会？”

“我无法剖析仇恨的构造。正如你所看到的，它弥漫在波

士顿的空气中。”

“我能感觉到，能嗅到。”

“它让你垂泪、咳嗽与作呕。天黑前我们最好赶回家。英国兵快下岗了，兜里揣着钱。”

她和史密斯一家参加神圣游行，走向布拉特尔街的教堂。在外面的广场上，英国士兵策马喧闹地竞逐。

当他们离开教堂，走到码头广场时，就听到沉闷的击鼓声，行进时的靴子声。她在法诺伊堂锁牢的门前目瞪口呆地站着，英国最精锐的乐队和兵团从她跟前经过。部队中央有骇人听闻的一幕：一个人被绳子捆绑着直立在四轮大车上，他的整个身子、头和脸部都涂满了还没干的黑柏油，一层白羽毛沾在柏油上。当他被押过时，阿碧盖尔只能看到脸部的两个孔：那是眼睛。

她惊恐地盯着她叔叔，“为什么？”她低声问道。

“明天就清楚了。我们会看到他的证词。”

她觉得不太舒适，艾萨克把手挽住她的手臂，不让她倒下。

“他们向我们学习了这迷人的招数。1月份，我曾看到波士顿暴徒给保王党约翰·马尔科姆抹上柏油、粘上羽毛。他当时把自己关在家里的二层楼上，挥舞着一把剑，手枪装上了子弹。一群人搭梯翻窗户，把他揪了出来，剥光了他腰部以上的衣服，涂上柏油，并在柏油上倒了两枕头的羽毛。然后他们将他绑到车上，拉着他去波士顿到处游街，出了地峡到绞刑架，然后去自由之树，上科普氏山顶。肯定有一千人跟随着队伍，说实话，我们没有阻止他们每停一处便鞭打马尔科姆。当他尽力想扯掉柏油和羽毛时，皮肤就一块块地往下掉。”

他沉默了片刻，而后沉思着喃喃道：“有时我听到我儿子

的声音在说，‘我们之间已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

那一晚，她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心想，“小艾萨克说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还是有的。每个人都得作出抉择。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是正确的，它意味着真理在某人一边。

10

11月1日，庄稼都已收进来了。她坐在育婴室兼办公室里，前面摊着账本。其中的一堆是她的账单：布瑞特里的财产税，教会费，布拉克特的工资，波士顿皇后大街的房子与彼得农场的分期摊还债款。另一堆是到明年夏季之前，他们家需要多少食物的估算：水果、蔬菜、鱼、肉、面粉、大麦、苹果酒。第三份是购物单：糖、调味品、咖啡、马德拉葡萄酒。第四份单子颇费心思：必须卖多少谷物才够偿清债务，购买其余的必需品，并且还能提供几马车的食物给波士顿委员会分发。她可能不得不缩减一些她本来打算贮藏在地窖里，给自己的孩子吃的肉和蔬菜。

艾萨克叔叔替她卖到了公道的价格。

她偿还了账单。已经没有多余的现金存入亚当斯钱币银行，但是他们也不会负债面对1775年了。或许约翰能够接一些案子，赚一点现钱，用来支付孩子们的医疗费用，买针线和给家人做衣服用的别针和麻纱。

她刚结完账，约翰就骑着马出现了。一路驱驰使他和坐骑一样困顿劳累，但他因为回家了而显得格外兴奋。他看上去很健康。他安慰她说，一路上惟一犯愁的，是每个城市和乡村的热情的欢迎委员会，准备为凯旋的代表筹办庆功筵席。

“每个殖民地对代表大会都表现出了可喜的热忱，”他一边解开一大包文件，一边告诉她，“一天有好多次，我推谢了沿路的欢庆会，借口说我可怜的撇在家里的妻儿们没有我会很寂寞的。”

“我们正是如此。”她叫道。

他点着了办公室的壁炉，冰冷的屋子温暖起来。他们并肩坐在火堆前的无背长凳上，手臂搂着对方的腰。重逢真好。

“阿碧盖尔小组，你同鸽子一般丰满。而我始终都想着，你正因我而憔悴。”

“每次觉得孤单时，我就待在厨房里吃东西。不觉得奇怪吗？我本来想自己会瘦成皮包骨头的。”

他搂住她。

“我很高兴你没有这样。”

他们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礼物，倾听爸爸在陌生的令人神往的费城时的轶闻趣事。约翰把汤米的推车搬到过道那边，然后在自己的卧室里生着了火。他一点也不吝惜大木头，房子既暖和又光亮。重浴爱河真妙啊！

“关于具体的事情，我们没有太多可夸耀的。”他后来在告诉她有关代表大会的盛况时透露道，“但是五十六个来自十二个不同的殖民地和各不相同的地域、宗教、文化和经济背景的人在一起默契地工作，包容我们的分歧，当大多数人投票反对我们时，也接受失败。这一事实自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罗马的元老院、中世纪德国的汉莎镇以来，就没发生过。它比我们在具体决议中所达成的任何事项更能昭示未来。”

他跳下床，把脚伸进棉拖鞋，穿着长至踝骨的睡衣，站在壁炉前，用劲地揉搓着腰背部取暖。

“两个大会议厅可供我们使用：国务大楼和新近竣工的木匠堂。我们之中大约有五十人在城市酒店碰头，然后步行去

木匠堂。我们一眼就明白，它是由技艺高超的工匠建造的。楼下有一间大会议室，护墙板很漂亮，另一间供委员会会议使用，两者之间有长长的过道可供磋商之用。楼上是费城图书公司，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所有书籍都经整齐分类后放在铁丝网后的箱子里。大会的口号是‘认可！’我们因而得以完成两件大手笔：把我们自己与国王的政府划清了界线，后者过去总是在国务大楼集会；让美利坚的工匠们知道，我们代表的不仅是富裕的农场主或商人，也代表他们。”

她坐了起来，靠着垫枕，催促他描述一下代表们。就像当她被眼前期盼的事情迷住时经常做的那样，她用双手将头发塞到耳后。

“放下窗帘，闭上门，这样我们的祖先就不知道我们正在演戏了。”她轻声笑道。

“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显得最有朝气和韧性。在背景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比我们更五花八门了，但是在每一个争论的点上我们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理查得·布兰德博学而书生意气。佩顿·伦道夫魁梧英俊。帕特里克·亨利不愧是我们最杰出的演说家。他说自己没有受过任何公共教育，但是十五岁上他就在阅读维吉尔和李维的书了。弗吉尼亚代表团的理查得·亨利·李高大瘦削，身怀绝技。康涅狄格的代表就说不上这么有才华了。罗杰·舍曼脑子清晰，决断准确，可是当他一挥手，天才画家贺加斯也发明不出如此欠优雅的姿势。伊利法莱特·戴尔口若悬河，拐弯抹角，隐晦含糊。和他相反，六十七岁的罗德岛总督霍普金斯在晚上的事务完成后，与我们攀谈到深夜，边喝着兑水牙买加郎姆酒，边向我们传授了古希腊、罗马和英国历史中的智慧、幽默、轶事、科学和学识。”

“纽约人引起我浓厚的兴趣。约翰·杰伊是一个勤奋的学

者和优秀的演说家。詹姆斯·杜安通情达理，学识渊博，但是演说时没有热情。他的眼神狡黠，眼观六路，有点斜视，通情达理却又老谋深算。艾尔索普先生温顺和蔼，但是才气不足，难以称职。纽约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是菲利普·利文斯顿。他个头大，粗鲁，急性子，无法和他交谈，说起话来气势汹汹，滔滔不绝。宾夕法尼亚代表团参差不齐。约翰·迪金森是个影子：高挑，但是纤细似芦苇，苍白如死灰。他谦逊，足智多谋，也很随和。他心胸卓越，装着国家的事业。我对他的同事约翰·加洛韦的评价就没这么高，因为加洛韦的立场，酷似1765年我们竭力废除《印花税法》时，哈钦森集团的做法。宾夕法尼亚的托马斯·米夫林是生机勃勃、精神饱满的演说家，但塞缪尔·蔡斯喜欢走极端。他热烈地演讲，但天性脾气急躁，尤显得言辞激烈、声若铜钟……”

房间挤满了代表，围着她的床站了两三层。她能看得见每个身影和脸庞，听得到声音，她聆听着辩论，他们各执己见，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了所有殖民地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殖民地与个人的安乐。

“约翰，想到这些人就激动不已，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合眼。”

话音一落，她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很迟才醒来。约翰已和孩子们喝了粥。她发现他们五个人正兴奋地调整他的办公室。约翰穿着他最好的黑律师服。孩子们眉飞色舞。

“你们大家打算去哪儿，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吗？”

“我们要上学啦，妈妈！”娜布叫道。

“爸爸是新任校长，”约翰尼补充道，“我们跟他签了合同，就像他成为律师之前，在伍斯特时一样。”

只有查理闷闷不乐。

“这不是学校，它是法律。”

“你的意思是说律师事务所。”他的姐姐纠正道。

“都一样。”

“查理说得对，”阿碧盖尔说，“我要把从亨利·诺克斯处买来的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新地图取下来。约翰，你的桌子有许多图像，把凯撒大帝和克伦威尔护国公的画像挂起来吧。”

“既然法庭关闭了，就不会再有律师事务所了。我谨在此以代表大会授予我的权力宣布，终止此屋作为法律事务所之用，成立亚当斯拉丁文学校！”

她走进厨房去取一杯咖啡，让两个小孩子坐在石板前，手握粉笔，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对面，用纸笔、墨水；他们的父亲站在工作桌的头上，单间学校的第一个学期马上就要开课了。她从约翰脸上的表情知道，这绝不是逗孩子玩的游戏。他是极其认真的，已经列出计划：上午两小时学写字、朗读、算术；下午茶点和晚饭间两小时学历史、哲学、科学。

她干起自己的杂事，回来时发现汤米正在照《幼儿启蒙》记字母，查理正在映描约翰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馆带回来的化学仪器的图片，约翰尼和娜布正在写关于《天路历程》第一章的意义的作文。阿碧盖尔在房间后面坐下，心满意足地编织着一个钱包，这是她几个月中第一次捡起这工作。她的眼睛低垂，倾听查理和汤米朗诵课文，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她沉思默想着：“忍耐，是我们大家都急需的，需要极大的忍耐。”

突然，她听到声音没有了。她抬头看见丈夫和孩子正看着她。就如一声令下，他们蹦出椅子喊道：

“生日快乐！”

他们从书架后面的隐蔽处和约翰高桌子的缝隙里拿出了礼物，一个接一个献上来：一本劳伦斯·斯泰恩的《感伤旅

行》，一方披巾，一个蓝色的编织包，一条精致的花边手帕，约翰献上一个包裹，内有她期盼已久的戴维·休谟的五卷《英格兰史》。所有这些礼物一路都装在他的鞍囊里。

“亲爱的美人，我赶到家里为你祝寿了！想想我推脱掉所有那些庆功筵席，正是要在你喜庆三十成熟之年时与你在一起！”

屋外，有沿路而来的马车声，他们中有几个人显然是事先碰头约定好的，先是她的父母和贝茜，随同从韦茅斯来的是塔夫茨一家，还有从波士顿来的史密斯一家，贝齐和塞缪尔·亚当斯，克兰奇一家，从林肯镇赶来的比利和凯瑟琳·路易莎，最后是昆西一家：他的舅舅诺顿，小乔赛亚的妻子，塞缪尔·昆西夫妇。

帕蒂和苏西现在可以取出她们偷偷准备好的鸭子，把它们放进烤炉。

他们坐下吃饭，约翰坐首席，阿碧盖尔坐桌尾，最接近厨房的一边。约翰说：“数数看，娜布，一个亲戚代表你的一岁。”

几天后，约翰当选为布瑞特里的代表，参加在剑桥召开的省第一届代表大会。阿碧盖尔和他一同驰往波士顿。她问：

“约翰，你看本次省代表大会会选举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吗？”

“是的，但是我不大可能当选，”他安慰她说，“我们已经同意，每一届大会必须由新的一批代表参加。那样一来，每个殖民地都会有一帮子人，他们在别的殖民地有朋友，能得心应手地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成立中央政府来管辖所有十三个殖民地，我们就会有训练有素的官员，并有先例可循。”

过了几天，就得知约翰的预言是多么错误！马萨诸塞省

代表大会赞赏代表们的表现，并再次选举他们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万一乔治国王和英国议会使他们觉得有必要再次集会。约翰·汉考克当选，代替因病退出代表大会的詹姆斯·鲍登。约翰因为不得不再次与阿碧盖尔分离而深感愧疚。

“我不会因为你可能不得不再次离开，而让五月前的那几个月郁闷寡欢，”她坚强地回答，“我已经学会把时间凿成长方块，就如冬天我们在河流里劈冰一样。只要你愿意替我紧挨着我们的藏冰室建一间贮存时间的屋子。”

他们如胶似漆地过了一冬。多亏东北来的雨水与紧接着漫山遍野的白雪的成全，要过四到五个月才能知道英国对代表大会的陈诉书如何反应。

她的生日过后一个月，约翰带回一份 1774 年 12 月 12 日的《波士顿驿使》报。他指着一篇署名为“马萨诸塞人”的文章，脸色发青，两眼忧愁。它没有歇斯底里的叫嚣或指名道姓，但是它却步步为营地从逻辑上瓦解爱国者的阵地。由詹姆斯·奥蒂斯、塞缪尔·亚当斯及他们的同盟者多年来营造的，有关殖民地的权利和宪法特权的论断，都被高超地逐一批驳。

“这只能是乔纳森·休厄尔写的，”约翰说，“别人没有这种明澈，这种智慧，这种令人信服的洞察力，这些一直是乔纳森文体的标志。”

他念道：“当一个民族不论以何种方式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市民视若珍宝的一切都陷于危急关头，对个人来说，都应该将自认为可以阻挡迫在眉睫的危险的一切都奉献给公众。这不仅是可谅解的，而且更值得赞赏。”

“当新闻界对所有政党开放，不受任何人影响时，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它是一件有所裨益的工具……但是当个政

党获取了支配地位，甚至变成新闻许可证的颁发者……新闻界本身就演变成了压迫的工具。不容置疑，自我们和大不列颠的争端肇始，本市的新闻界在相当程度上忠诚于自由派分子。……要对压迫、专制和奴隶制改弦更张的嚣叫声不绝于耳，不论是在睡梦中，还是在行走时。现在正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仅仅为声音所哄骗。”

“亲爱的同胞们，让我们抛弃偏见吧。打量打量眼前的可怜处境，比比以前的幸福境遇，仔细地探究其原由，并努力地设法躲避现在感觉得到的邪恶，并阻止可望接踵而来的邪恶。

……”

“当子孙们被告知，当今的离乱起因于三便士的茶叶税时，难道他们不会咋舌吗？他们难道不会视之为一场不可理喻的狂乱，是给美利坚编年史抹黑，比巫术有过之无不及吗？下一次我将试着溯本逐源，把引导我们到这种境地的步骤都说清楚

……”

“乔纳森打算写一个系列！”她叫道。

“如果我还算了解他的话，他应该早已经将系列文章写好了。每周发一篇，直到英国议会的裁定传到。他打算让我们的人民准备好，把失败当作明智而又合乎宪法的解决办法。我将回击他，以论证对论证。只要他继续发表他的文章，《波士顿报》上也会相应有一篇文章。”

“论战。”阿碧盖尔喃喃道，“我最喜欢这种形式：思想和人生哲学的短兵相接。”

约翰假装绝望地摇了摇头。

“我用词还是不够精练，铺排的词藻扰乱了我的中心思想。但是我比乔纳森更加熟谙历史，对政府的架构知道得也更多。”

他们面对着乔纳森每周一篇文章的挑战，它已成为马萨

诸塞人街谈巷议的题目。整整六期过去了，约翰才完成第一篇他自己满意的文章，并以“非先驱者”的笔名发表在《波士顿报》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乔纳森反对爱国者的症结所在：爱国者主张所有人生而平等；国王不过是人民的大臣；他的权力是人民委任的。

接着他作出了他的回答：

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原则。是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原则，是李维和西塞罗的原则，是西德尼、哈林顿和洛克的原则。是本性和永恒理性的原则。……因此，自称为政府朋友的文人们，竟然在这个年代、这个国度里，如此出尔反尔，如此缺乏明智，如此放肆无礼，以致旁敲侧击，妄加质疑，真是令人啧啧称奇。……

这位文人说，人民最终注定是输家，他同样也错了。如果不成功，他们也成不了输家，因为如果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做奴隶，并且如果他们不反抗，他们已经是奴隶了。因此什么也不会丧失。如果他们死了，也不能说他们是损失，因为死总比奴役要好。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的收获不可估量。他们维护了自由……

他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仿佛美利坚的自由就寄托在他的肩头。他没有改变校长的角色，只是让孩子们起得更早，傍着厨房的烛光，就着他们的热牛奶冲麦片。他到波士顿只是去买或借他所需要的参考书，还有传单文件和报纸。他的眼睑因为熬夜阅读而发红，并开始灼痛。

“约翰，你知道，你正渐渐盖过乔纳森。人们说，你对殖

民地主张的辩护是迄今为止最无懈可击的。”

他从反复涂改的稿纸抬起头来，眼袋发黑。

“英国议会的决定到达的那天，就得那样。”

当乔治国王指斥马萨诸塞和其它殖民地不忠时，他只发表了系列中的三篇文章。阿碧盖尔读了《马萨诸塞观察》上的演讲稿后，就坐下来用颤抖的手给默西·沃伦写道：

“木已成舟。昨天皇室带来给我们的，是一篇使乔治三世遗臭万年的演讲稿。皇室决定实施‘最近议会通过的法案，并且保留对所有疆土的立法权。’上下两院的答复告诉我们，他们将会采取最恶毒、最敌对的措施来对付我们。……毫无疑问，我们宁愿选择作为英国的最后一批自由民而死，也不愿作为第一批英国奴隶而生……现在这好像就是留给美利坚人的全部。”

当晚约翰从波士顿返回时，开始安慰她。

“娜碧，乔治国王还没有看到费城的请愿书。我们必须等待国王和议会答复我们的请愿。我已做好另外四篇文章的草稿。让我们日复一日地干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拥有的塑造未来的惟一办法。”

她对他的宽慰表示感谢，随后走进厨房，把水壶挂在火上。水开后，冲成了浓烈的热朗姆酒。

乔治国王不屑于答复请愿。

第二届大陆会议将于 1775 年 5 月 10 日开幕。

约翰发表了第十二篇文章，并准备返回费城。

11

度过了布瑞特里记忆中最暖和的冬季后，这一天同 4 月中旬的其它日子一样平淡无奇。在学校的早课内，孩子们坐

立不安，把椅子挨近东边的窗户，让温暖的阳光宛如一件金丝斗篷，泄在他们的肩上。这时他们来到池塘边，查理到处泼溅着水，脚已经湿了。娜布正尽力赶拢在旗舰母鸭带领下蹒跚前进的雏鸭舰队。约翰正在栽种土豆，每个坑里种四棵。阿碧盖尔在后门廊里搅制黄油，阳光将她的披肩散发照得暖烘烘的。

这是生机勃勃的日子，田地里闪烁着一畦畦晶莹的碧绿，果树上满是含苞欲放的花蕾，天空是轻脆的深蓝色：在这样一种天气里，人可以若有所思地站在一旁，任凭大地倾吐硕果。

但是好景不长。

她走出到门廊时，起居室的时钟已显示九点，这会儿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小时。这时她听到从海滨路传来雷鸣般的马蹄声，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

“开战了！列克星敦公共绿地开战了！正规军向我们民兵开火了！有人牺牲了，伤员情况危急！开战了，开战了！……”

她在两所亚当斯房屋间的角落里，看见骑手经过，没带帽子，衣服污泥斑斑，脸上堆积着汗水和灰尘，他的马遍体汗水淋漓，口沫从辔头直往下滴。

约翰尽全力奔跑过来，他抓住她的手臂。

她叫帕蒂去池塘边照看孩子。她和约翰跑过院子。路上挤满了跑向教堂的人群。他们沿着大路快速地移动，左右是他们的邻居，柯蒂斯夫妇、菲斯克一家、米勒夫妇。布瑞特里的突击队员刚在前月组建，像马萨诸塞每个镇的类似组织一样，保证要在一分钟内集结完毕。他们正从铁匠铺、商店、酒店里飞奔而来：鞣皮工、面粉碾磨工、箍桶匠、制靴工，还有带着火枪、火药筒、背包的附近农民。情报员从南布瑞特里返回来，后面跟随着一户户人家，两、三个人同骑一匹马。

走近教堂时，他们看见学校里的人在涌出来，穿着沉重靴子的船工和渔夫从镇的上岸码头冒出来；民兵们从拜斯酒店和约翰·汉考克老家旧屋周围的房子里急匆匆地赶来。整个镇都集合起来了，穿着不同场合的服饰，衣衫不整，包括来自伍拉斯顿山的昆西一家。

四个突击连已经在布拉克特酒店前列好队，来自南布瑞特里的塞思·特纳上尉的连队在自由之树下站成横队，本杰明·林肯上校联队中的三个连沿老海滨路一字排开。教堂和布拉克特酒店相距仅几尺，前面的人群都汇聚在路中。

大家向情报员挤过去。空气被割裂，撕碎，扭曲了。但是寂静无声。

情报员开始了他的叙述。人群凝听着每一个字眼，向前倾向骑手，好像大风压伏下的白桦林。

昨晚九点半，在盖奇将军命令下，一队近千人的近卫步兵和轻步兵在波士顿公地一端集队，也就是在酒鬼区和示众台之间，登上大艇渡过查尔斯河，并在费普斯家的农场上岸。从那儿，他们计划取道梅诺托米、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奇袭乡村，夺取二十一里地外康科德的数量可观的武器。

自由之孩子们从没松懈过。约瑟夫·沃伦博士以安全委员会的名义召集威廉·道斯和保罗·里维尔，命令他们警告乡村，同时也告知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他俩参加了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住在列克星敦克拉克牧师家。道斯没等部队开始登船就出发了；里维尔停留了一段时间，点亮两只灯笼挂在了老北方教堂的尖塔上，警告查尔斯镇，英国人正经海路开始突袭。然后里维尔坐船到查尔斯镇，在那儿他骑上一匹快马出发了，叫醒了梅德福霍尔上尉的突击队去发布警报，然后继续上路，咚咚咚地敲响沿途每家每户的门，包括梅诺托米村，把他们叫醒，到达列克星敦时已近半夜，而

英国人还在渡运的半途。

里维尔直奔克拉克牧师家，叫醒了塞缪·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使他们摆脱了被俘虏的危险。教堂的钟声响了，宏亮而又威严，列克星敦的突击队员共有一百三十人，午夜半点钟都全副武装地集结在公共绿地上。他们以训练队形在严寒中坚持了一个小时。由于没有英国人的迹象，他们就解散回到附近的家里，住得远的就到酒店里。帕克上尉派出侦察员，以便保持情报的灵通。直到凌晨四点半，第四个侦察员才逃脱敌人追捕，送回英军只在半里之外的情报。

十六岁的威廉·戴蒙德击鼓厉声召唤。民兵从家里和酒店里涌出来。七十七个人排成两行，火枪引而待发，火药和弹丸装载完毕。其余战斗人员散布在公地周围，同样也准备就绪。

五点钟天刚亮，英国步兵的六个连在约翰·皮特凯恩少校的指挥下到达列克星敦，在公地边缘排成战斗队形。少校命令美利坚人放下武器并且解散。帕克上尉喊道：

“站着别动！敌人不射击，就不要开枪！”

两军相隔一百码对垒着。天刚朦朦亮，但是足够让帕克上尉看到，他寡不敌众。他下令分散。人们开始移动，尽管非常缓慢。接着事情发生了。有人开了一枪。

“是谁？”一个布瑞特里乡民喊道。

“我们不知道。”信使答道，“可能是英国人，但是有人说是在墙后的一名民兵。接着英国人一阵齐射。我们队员毫无准备，一半人已转过身。十八个人倒下了。八个人死了，其余十人被击成重伤。”

妇女们开始啜泣。后面有个人吼道：“难道我们不回击吗？难道我们没有杀死几个臭龙虾壳兵吗？”

“零星的乱射。没有击中。我们的队形乱了。人们开始逃跑，把阵地让给了英国人。他们的主力小分队在弗朗西斯·

史密斯中校的指挥下涌上公地，军队鼓乐齐鸣，红衫军欢庆他们的胜利。镇民们收拾好死者和伤员。英国人穿过列克星敦，沿路向保存着我们弹药的康科德推进。”

信使用毛茸茸的手背擦了擦皲裂的嘴唇，随后离开了。在威伯德牧师带领下，人们为死者作了一次祈祷。

民兵军官们开会商议。所有四个连受命昼夜戒备。在移师列克星敦之前，他们将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派出的侦察员上了海滨路，往波士顿方向，到伍拉斯顿山和韦茅斯，爬上山头观察，以防盖奇将军决定从海路进攻。会议解散了，这样警戒连就能取出火枪、火药筒、弹药、背包。

阿碧盖尔和约翰目瞪口呆地走回家。杂乱的思想犹如拍岸的波涛在脑海里撞击。八个马萨诸塞人已经被英国人的枪撂倒在他们的征程中：这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吗？或者他们将陷于战火？几天后，约翰将前往费城。这次杀戮对代表大会的基调会有什么影响？代表们会更加坚决地抵抗，抑或确信英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阿碧盖尔百感交集：为死伤者怜惜；憎恨和反对训练有素的军队向村民开火；对未来捉摸不定；对她的世界即将燃起大火而忧心忡忡；为突击队员被击垮而抱憾；担心约翰·亚当斯遭到指责，因为在他们既没经训练也没有装备来自卫的情况下，他的署名为“非先驱者”的鼓动文章曾激励人们起来抵抗。最后是悲伤，为所有受害家庭悲伤。

彼得·亚当斯因为羞愧而红着脸走进屋子。伊莱休正怒气冲冲。他们的指挥官已决定让突击队留在布瑞特里。如果盖奇的战略是要在一次决定性攻势中制服马萨诸塞，他的军队不久必会从波士顿开来。布瑞特里必须阻截他们，切断通往普利茅斯的道路。

信使带回报告，说周围十几个镇的民兵正在向康科德和

列克星敦会合。但是布瑞特里人即使急行军，也不能在天黑之前赶到康科德。最好还是在这儿守卫。

“哪里打起来，”伊莱休显得极度失望，他喊道，“总要去那里去。你不能坐等战事向你蔓延。”

彼得没这么急躁。

“约翰，不管英国人在康科德如何行动，他们不可能在那儿安营扎寨。他们不得不返回波士顿。如果帮助康科德太迟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穿近路去梅诺托米或梅德福截击呢？”

“耐心等待。”他建议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地方最需要我们的人。这条路对英国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等待。”

是的，阿碧盖尔想，但是等待什么呢？更多的战斗？等待突击队员挺身而出战斗？那也意味着倒下和死亡。停放在列克星敦八间屋子里的八位死者会继续关注自由的口头禅吗？抗争了，牺牲了，会比从不曾抗争过更好吗？她不是出生入死的士兵，又能怎么说呢？

人们汇聚而来，朋友、邻居、亲戚。阿碧盖尔摆出食物。很少有人碰。伊莱休和彼得从地窖里抬出一坛朗姆酒，人们让锡杯斟满着。酒既没有舒缓紧张的情绪，让他们开口，也没有改变忧戚而愤怒的眼神。

此时，或几小时内，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间会有和英国正规军同等数量的马萨诸塞民兵。他们的一些亲戚和邻居已经阵亡。如果他们遭到射击，难道他们不会反击吗？除非他们奋战，否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所有的文章、演说、决议都将随风而去。乔治三世、他的内阁，议员会鄙视柔弱的对手。十年的抗争告终，马萨诸塞将被碾成尘土。仅在两天前，约翰在《波士顿报》上发表的最新的一篇文章的结尾段里宣称：

马萨诸塞船员远涉重洋，来到美利坚，带来了他们的宪章。从他们抵达这儿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脱离了英王国、英国的管治、英国的统治、大英帝国，怎么称呼悉听尊便，并且挣脱了英国议会的合法管辖。

“非先驱者”的文章已经说服大多数民众，英国议会无权在美利坚殖民地征税，推行《强制法案》，如果这是真的，如同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各地传来的报告所证实的一样，那么这就是一场革命，因为人们已经确信他们有权力抵抗。在列克星敦公地，突击队的帕克上尉不谙职守，不愿由他一手发动战争，命令他的手下不要开火。但是军官们发布这种命令会延续几时？他们的士兵遵守这种命令会到何时？

五小时后，新的消息传到了布瑞特里。

康科德年轻的塞缪尔·普雷斯科特正在列克星敦求婚。就在午夜后听到了进军的消息后，他和保罗·里维尔、道斯一起策马离去，驰回家警告他的乡亲们。里维尔和道斯在路上被俘虏了。只有普雷斯科特赶到康科德。路上他一度甩开大道，叫醒了塞缪尔·哈特韦尔中士。哈特韦尔太太奔过田地去警告邻居比利·史密斯。比利骑上最快的马赶往林肯镇，敲响了警钟，并且将他的连队在一分钟（加上穿衣时间）内集合起来。接着，新近当选的史密斯上尉带着他的队伍行军四里到达康科德。他的林肯连是第一支赶到邻镇的外地民兵。

当普雷斯科特赶到康科德传出消息，阿莫斯·梅尔文敲响了警钟。凌晨两点，三个突击连和一个预备应急连在赖特酒店前集合。大家紧张忙乱了几个小时，把储存的火药、铅

弹和火石从康科德的家里、教堂和酒店里转移到乡下农场。英国的先头部队到达康科德时，一桶桶的火药还在往农舍后藏。火枪弹丸、火石和子弹正被装进桶里，搁在顶楼并盖上羽毛。

英军主力部队于七点到达康科德的中心。没有突击队员在公地迎接他们，但是有两百多名民兵潜伏在山脊上，俯视整个镇子。英国人派出了轻步兵的侧卫。民兵向北撤退到另一道山脊。近卫军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七点三十分，弗朗西斯·史密斯中校下令轻步兵的七个连向北桥挺进，迫使民兵撤过康科德河。

到九点钟，殖民地方面因为从卡莱尔、切姆斯福德、韦斯特福德和利特尔顿赶来的部队而实力大增，现在已超过四百人。当康科德的英国人在镇政务会和鲁本·布朗的马具店纵火时，他们深信，康科德正遭受毁灭，断定进军援救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下山来时，英国人拉起北桥的活动木板，并放了三枪以示警告。

民兵继续前进。一个红衫军向民兵开火，射伤两人。领头的英国连射了一阵排枪。两个民兵倒地而亡。民兵的第二把手巴特里克少校，喊道：

“开枪，士兵们，为了上帝，开枪！”

民兵听命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枪。三名红衫军倒下。英军乱了队形，四处逃散，火速退回到康科德和主力部队那里。

民兵心想着为列克星敦复仇，开始追击。但是弗朗西斯·史密斯中校已带着援军扑过来。英军显得有些慌乱，怯于进攻又不愿撤退。早上十点，他们退回康科德公地，就在那儿驻扎。

她的弟弟比利自告奋勇地带领他的林肯镇突击队穿过北桥去驱散红衫军。这一行动证明了马萨诸塞人人愿意帮助邻居，和他们并肩作战。

两小时后，又一个骑马的通信员到达布瑞特里。从此刻起，每半个小时就有骑手和信使到来。

英军已在康科德停留了两小时，直到中午都在休整彻夜行军的士兵，搜括用来抬伤员回波士顿的褥垫。当他们离开康科德时，山脊上的民兵看见他们往梅里亚姆角前进，便抄近路穿过大草地。其它突击队员和民兵已经守在梅里亚姆角了，他们是从北部的比勒莱克和雷丁、南部的东萨德伯里赶来的。这时，英国人已寡不敌众了。

开火与战斗似乎又是不经意地爆发了。

英国人穿过磨坊溪的一座小桥。最后一名近卫军因为生气或恼怒，开了一枪。美利坚的民兵把这个当作行动的信号，便从大路的两侧和后面蜂涌而来，并开枪射击。两个红衫军被打死，一大批人受伤。半小时后，在布鲁克斯山，萨德布里民兵发起了进攻。在进攻掩护下，殖民地居民抄近路越过硝皮匠溪进入对面的树林，在树木和石墙后挖掘掩体。英军进入树林时，遭到猛烈的射击。八个士兵倒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受伤。这时英军侧卫从背后袭来，三个民兵成了第一批阵亡者。

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从一点半到三点，英国人溃不成军。新的民兵连从弗雷明汉和沃本赶到，急忙加入战斗。英国兵精疲力竭，弹药渐渐枯竭，并受不断增多的伤员的拖累。

英军就在列克星敦边缘的菲斯克山土崩瓦解。为了替死伤的镇民复仇，列克星敦的民兵已在那儿等候了近十个小时。他们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

许多英国人倒毙。伤员被同伙遗弃，他们开始狼奔豕突四处逃窜，通过列克星敦，穿过公地。要不是指挥官命令停下，违者枪毙，就可以成为彻底的溃逃。绝望中他们开始意

识到，要么丧命、要么落入卑贱的当地民兵之手；这是英军悠久的历史中最惨重的失败。

布瑞特里的狂喜难以遏止。小屋里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情不自禁地笑啊喊啊。对马萨诸塞人，这是伟大的日子，这一天证实他们是男子汉，表明了没有人可以让他们趴下。

接着有消息沿路传到，这个辉煌的胜利已经从他们手中夺走。

那天早上九点钟，珀西勋爵受命率领一千名增援部队从波士顿赶来，他们的队伍中有久经沙场的海军陆战队，同时还有两门重炮。但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珀西勋爵不得不率领他的千余兵力穿过剑桥增援被困军队。从剑桥通往外地有六条各不相同的道路，只有一、二条有依稀可辨的标志。爱国者已接到消息，英国人没有地图。剑桥也接到预报。在一次匆忙的集会中，人们商定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寸步不离，直到红衫军离开。路标已被移去，六条道路像六根难以辨认的线条穿过树林。要是剑桥居民被意外发现，或被珀西勋爵的人逮住，并且被盘问通往康科德的道路，他要指相反的方向，通往菲普斯码头。

中午，珀西勋爵率领救援部队到达剑桥。他们寸步难行。就在那时，一位年轻人从哈佛学院出来，走上公地，给珀西勋爵指出了通往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正确道路。

有人知道通风报信者是谁吗？没有人。只是他看起来年纪太大，不像学生。人们正在查找他的身份。

当珀西勋爵到达列克星敦公地以东半里的一个地点时，他的军队围住了绝望逃窜中的红衫军。他将两门火炮对准美利坚人，让军队休息半个小时，接着行军十六里，撤回波士顿。

战斗远未结束。美利坚人从大路两侧伏击英国人，从屋

子、谷仓、树木、墙后射击。英国人纷纷倒下，死的死，伤的伤。他们没有被交叉火力彻底打垮，这是因为美利坚人的火枪在一百码外不能有效地准确瞄准。由于民兵急切地要靠近射击退却的英国人，有时忘记了红衫军的侧卫。他们从背后上来，反而准确地向民兵们射击。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梅诺托米，二十名民兵被围困在贾森·拉塞尔家的房子里面和附近，夹在正规军和侧卫之间。十一个人牺牲。几码之外的大路上，美利坚人的火力向一个暴露的英国连队一阵疯狂的倾泻，击毙二十名红衫军，伤者更众。

当珀西勋爵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退回到查尔斯顿时，太阳已经下山了。在这里，在英军舰炮的掩护下，他们是安全的。但是同样有美利坚人，从北至塞勒姆，西至佩珀莱尔的地方赶来，大约有五千人。在查尔斯顿，威廉·希思将军和沃伦博士决定把民兵组织成一个永久性的军事机构。他们沿路设置哨兵，远至查尔斯顿的地峡。邦克山山脚下的英国人相对安全些，他们和查尔斯顿政务会达成停战协议，这样他们就可以由皇家军舰运回波士顿。

一直到清晨，美利坚人仍然没有离开。他们在公共的营火上做晚餐，用毯子裹住身子，傍着火枪入睡。

波士顿现在已被马萨诸塞民兵包围。

12

消息平静地传到亚当斯家。一个在沃特敦走亲戚的韦茅斯人，带来了玛丽·克兰奇的婆家姐夫约瑟夫·帕尔默执事的密信。帕尔默是布瑞特里派去的安全委员会中的一员。他听到列克星敦公地开战的消息时，正在沃特敦参加委员会会议。他派出了通信员骑手向北穿过马萨诸塞，让民兵行动起来

来，向南穿过康涅狄格直达纽约。

帕尔默执事报告说，给珀西勋爵指引列克星敦道路的通风报信者是小艾萨克·史密斯。这消息此刻该传到波士顿了，年轻的牧师可能刻不容缓地需要辩护。除了他的姻亲约翰·亚当斯，还会有谁来承担呢？

阿碧盖尔倒吸了几口冷气才能说出话来。她看了看约翰的脸，宽慰了许多。她转向她的邻居，问道：“我们通过波士顿地峡会有麻烦吗？”

“嗯，可能会有一点。但是英军的指挥震惊得瘫痪了。要塞的警卫似乎没有得到命令。那里一片混乱，成百上千的人们带着牛群、马车、一车车的家具进进出出。但是现在城墙随时可能关闭。”

皇后大街一片漆黑，古老的大树在红色的沙岩路上投下黑影，但是在白色的三层砖房的底屋里却有灯光。小儿子威廉眼睛哭得红通通的，把他们让了进去。一家人都在起居室，窗帘罩住了高高的窗户。一个玻璃球悬挂在天花板上，以前她在那里可以看见倒映的土耳其地毯、中国的红木椅子、栎木镶嵌的墙壁，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她艾萨克叔叔和伊丽莎白婶婶紧绷的脸庞。

没有相互寒暄。虽然史密斯家没有邀请亚当斯夫妇，但显然他们的到来正是一家人期待的。起居室的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中国焚香的味道，紧张逼人。小艾萨克显得像是房间里惟一四平八稳的人。他那海绿色的眼睛清澈冷峻，灰色的细头发齐整地从苦行僧般的眉梢向后梳过去。显然他希望约翰首先发问。但是约翰默默地坐着，等着被邀加入讨论。阿碧盖尔发话了：“艾萨克弟弟，是你给珀西勋爵指引了去列克星敦的正确方向吗？”

“是的，阿碧盖尔姐姐。”

“我可以问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向我打听。”

“剑桥方面已经商定，不给他指方向，如果不得不指一个方向，也必须是假的，把他引向菲普斯码头，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阿碧盖尔转向他的父母。

“那么艾萨克并没有犯违约罪。”

“那并没有显著的区别，”艾萨克平静地答道，“不管剑桥方面发布了多少指令，我都会如实地回答问题的。”

约翰第一次说话了，但是很和缓。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艾萨克？”

“当我被授以牧师一职时，我发誓不惜任何代价说真话。”

“不惜别人的任何代价吗？”

“我自己的。”

阿碧盖尔插话了：“圣经训导我们，有时候沉默是正确的道德姿态。”

“知道真相却不说，是一种撒谎。”

他的父亲痛楚地喊道：“我怎么养了这样一个假正经的畜生啊？”

他将手臂伸到儿子的头顶，手指绞绕紧握着，好像要把手指当作棍棒砸向这颗漂亮的头颅。约翰提出了一个法律意义上的问题。

“艾萨克，你不是有意出去和珀西勋爵会面并提供情报的吧？”

“不是。”

“假如你从窗户看见了珀西，盯着六条各不相同的道路手足无措，难道你的道德责任感不曾驱使你离开屋子冲向他身

旁吗？”

艾萨克沉默不语。

“我正在尽力说明的是，你在那个特定时刻待在公地纯属偶然。偶然不该控制我们的命运。当被问到那个问题时，你只要掉转身子一走了事。”

他的父亲尖叫道：“五十名美利坚人阵亡，另有四十人受伤或失踪，更不要说一百名死掉的英国人和二百名受伤或失踪的，都是因为你。”

他儿子的声音很平静：“我没有杀死那些人，爸爸。如果民兵不抵抗，就不会有枪战。我会很乐意去护理他们的伤口，帮助他们康复。”

“你对他们作的孽已太多了！还有所有其它那些因为你指了一条通往战争之路而将要被杀和致残的人。”

“不，爸爸，我尽力指离战争。在马萨诸塞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但是我祈求你一件事，不要把我看成是凶手。这些战事已酝酿了十年，自从《印花税法》开始，约翰·亚当斯，你领导了那场抗争。你的手指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扳机上的分量和我的一样重。所有爱国者的手指也一样。我尽力在布道场宣扬和平，却被自己的教会逐出教门。我仍旧在宣扬和平，却不得不为保命而潜逃！”

“每个人都有辩护权，”阿碧盖尔说，“或许你潜心于你的研究，因而不知道英国人一直想夺取每个镇的火药，是吗？”

“我知道他们的军队在乡村运动，但不知道他们的目的。”

约翰从椅子上蹦起来。

“艾萨克，我想，我们正谈及事情的关键所在。请你理解，我们此行是要帮助你。”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显然你是需要的。从我收集到的……”

小艾萨克打断话头，“我一直都在对你们说：暴民除了毫无头脑的暴力之外，不知道任何伦理道德。”

“艾萨克，那不是这里的话题。你赞同英国军队向马萨诸塞的邻近各镇进军，夺取火药吗？”

“是的。”

“为什么？”

“如果没有火药，就不可能有枪战。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人被杀死。”

“昨天因为你给珀西勋爵指路，相当多的人被杀死了。”

小艾萨克的脸，原是苍白的，现在涨得血红。

“我绝对不赞成那种假设。屠杀是由列克星敦民兵和英国士兵引发的，并由康科德桥上的英国士兵和沿路跟随并向他们射击的民兵延续下去。”他变得很恼怒，阿碧盖尔从不曾见过他这样的，纯道义地解决他的问题已不可能。

“美利坚人心头只有一个目标：杀戮。他们从康科德到列克星敦一路不停地杀。说他们原想杀死残留的七百多英国士兵，如同想像他们原本想俘虏他们是一样合理的。如果你想为此打官司，那么我也可以得出一个等量齐观的观点：我给珀西勋爵指路挽救了数百条生命。”

阿碧盖尔走到堂弟身旁。

“这些战役，英国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你的理论吗？”

“没有责任。或者很少责任。议会在伦敦通过法律，我们在马萨诸塞拒绝遵守。我们怀着反抗的念头，数月来一直在训练民兵。英军的袭击只能有一个目的，为了收缴火药，这样就不会有血肉的冲突。我曾公开反对所谓爱国者的暴力行动。现在很明显，我已惹火烧身了。”

他冷冰冰地看着他们。

“很好。你是公诉人，法官，陪审团。你的裁决是什么？我要在波士顿地峡被执行绞刑吗？”

“艾萨克，我们正尽力挽救你。”

“究竟从哪里挽救呢，阿碧盖尔姐姐？从暴民手里，还是从我自己的道义那里呢？”

“如果你告知波士顿人，你赞同英军夺取我们的军火，并且你会再次帮助他们，你将永远无法在这个国度生活。”

“我不打算这样。”

艾萨克的母亲慢慢地站起来，手臂搂住儿子。

“亲爱的，你心里有什么计划？”

“没有计划，妈妈。就是搭乘下班轮船离开马布尔黑德，去英国。”

他的父亲喊道：“艾萨克，难道你不明白那就是畏罪潜逃？你会被称作保王党的！”

艾萨克转向阿碧盖尔，“你曾告诉我，我将给我的父母带来极大的不幸。你是对的。但是你又证明了什么？暴力自有它内在的逻辑，无数真理都不能将它征服。我爱我的父母，我不想伤害他们。但是一个人必须经常作出抉择。我知道，如果我能给你最微不足道的机会，你都会不惜一切来帮助我。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不能。”他转向他的父母亲，“不要因为我而愁苦，因为我不会为自己而愁苦。在英国，我会想办法传教或教书，在那儿自食其力。当所有这些不快结束以后，并且旧伤已经愈合以后，我可能会回来的。”

他恭敬地向约翰鞠躬。

“请在波士顿四周传言，说我的父母竭尽全力让我明白我行为的错误所在。那样波士顿人或许会宽恕他们的。”

他离开了房间。

他们默默地坐在起居室，倾听着小艾萨克在楼上把书和

衣服扔进旅行箱时所发出的脚步声。接着他嘭嘭地下了楼梯，走出后门。几分钟后，他们听到了载着他离去的马蹄声。

阿碧盖尔双眼紧闭地坐着。他们已失去了亲密家庭里的第一位成员。他会是最后一个吗？

答案已经有了。她和约翰站在前门，不忍这么快离开婶婶和叔叔，然而她们知道英国人可能在黎明前合拢地峡的防御工事。艾萨克和伊丽莎白催促他们赶紧动身。这时传来了一个人急匆匆从皇后大街过来，登上台阶的声音。艾萨克打开门，门口站着一名通信员骑手。阿碧盖尔不认识他，艾萨克叔认识。

“你好，杰里米，有何贵干？”

他站在他跟前，忽动忽停一圈圈地扭动着他手里的圆帽。他用哽咽的语调说：“真对不住。你的侄子比利·史密斯……他牺牲了。在康科德。当他带领他的林肯连过桥时。”

第 五 章

住帐幕的妇人

1

4月的太阳升起了，微弱而怯生生的。他们来到了林肯镇，比利的家。附近没有人，从前面的门廊却传来一个伤员的呻吟。阿碧盖尔大声说：“听说比利战死了！”

约翰推开门。屋子里充满了那伤员可怕的惨叫。凯瑟琳·路易莎迎上来，棉布罩袍的前面沾满了血迹。阿碧盖尔跑向单披屋外面的房间，呻吟是从那边传来的，却在打开的门前急忙停住。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英国近卫军，红军装和团队绶带贴边已经撕开了一半。

凯瑟琳的仆人安妮进来了，把他胸口锯齿状的枪伤擦干净，换上新鲜的绷带。近卫军睁开眼睛，牙关咬着说：“……金镑……缝在外衣里。我死后……就拿去吧。”

凯瑟琳在门口说：“你不会死的。我们已经去请医生。我们会护理你的。”

阿碧盖尔注视着弟媳的面部。她脸上没有丧夫的悲伤，只有对这个玉米色头发、碧蓝色眼睛的小伙子的同情。她莫名

其妙地凝视着约翰，他也晕头转向了。阿碧盖尔走到弟媳旁边。

“比利呢？”她低声问。

凯瑟琳相貌平常的面部充满了自豪。

“他是英雄，阿碧盖尔姐姐。”

伤员的喉咙里低声嘟囔着。凯瑟琳把布头在一盆冷水里浸浸，擦净士兵额头的汗。阿碧盖尔感到反胃恶心，比利就是这样死的吗？

“安妮在拂晓时发现这个士兵躺在田里。她和雇工把他抬到了家里。”

“路易莎，比利！比利怎么样啦？请告诉我们。”

“他和他的连队在向波士顿挺进，准备和马萨诸塞民兵并肩作战，直到驱逐红衫军为止。”

“康科德桥呢？带领连队冲过桥的上尉阵亡了。我们昨夜在波士顿听说的。”

“那是阿克顿来的艾萨克·戴维斯上尉，”凯瑟琳悲伤地回答，“命令给了他，而不是比利。第一次排枪就倒下了。”

突发的个人安慰，使阿碧盖尔一阵昏眩。她感到约翰的手挽住她的手臂，领她走到黑暗的客厅。

“比利没出事，娜碧，搞错了。许多人听到比利请战去消灭桥梁之敌。然后射击开始了。显然没有人意识到是戴维斯上尉领头去第一次反击。”

她热泪盈眶，约翰把她的面部贴近他的粗纤维背心。

“还有那个可怜的男孩，半个胸脯打烂了。”她呜咽着。“上帝保佑我们大家。我必须感谢比利还活着，而那个英国小伙子在几步开外的地方正在痛苦地死去，多么可怕啊。”

“亲爱的，昨天死了许多人呀。许多人像这个男孩一样受了致命伤。更多的人会死。战争和死亡是同义词。”

她抬起头。

“为了上帝的爱，让我们不要憎恨这些被送到这里杀我们，又要被我们杀死的人吧。”

凯瑟琳端着热粥进来了，给阿碧盖尔和约翰各一碗，然后好像突然吃惊地问：“你们为什么大老远的到林肯镇来呢？”

约翰快速回答：“为了确认比利没出事。”

“你们想得真周到。比利能够照顾好自己。他是一个好兵，会打仗。阿碧盖尔姐姐，快喝粥啊。你看上去疲惫不堪。”

她无法咽下滋养的浓粥。从单披屋传来近卫军的喊叫，那种呜咽，使她痛苦不堪。直到现在这一刻，看到那个胸脯炸开的男孩，取代了传说已死的比利，她才充分意识到，约翰的长期斗争有着有血有肉的意义，而约翰的斗争，也就是她的斗争。有人会炸开胸膛，许多人要死，许多母亲、姊妹、妻子、孩子要丧失亲人，要悲痛欲绝。最多只能这样祈祷：

“我的亲人不要死，亲爱的主。我恳求您，我的亲人不要死。”

他们在下午回到了布瑞特里。她早早安歇了，时睡时醒，直到第二天黎明。她伸出手想得到丈夫的宽慰时，发现他已经离去。她穿上一件暖和的宽松长袍，把额头的头发向后梳好，下了陡峭的楼梯，向约翰的办公室走去。门开着，他正凭着台灯伏案写作。

“约翰，你一夜没睡觉，为什么早晨不休息一下？”

他吻吻她的面颊。他满面红光。

“我睡过几个小时，够了。”

“有什么事使你激动了。到厨房来，我边做早餐边告诉你。”

他给壁炉添木柴，她从冷藏箱拿出鸡蛋，把长柄煎锅转

向火焰。他转动香草破碎机的轮子，磨一些调味品做煎蛋，然后把面包片装进长柄烘炉在火上烤。

“我要去那个营地，重走从康科德到列克星敦到剑桥的每一步。收集资料，不仅要倾听参加战斗的官兵，而且要走访沿途的住户。没有人会想到这样做，而我们以后会需要这个档案的。要明确责任。要学习怎样才能赢得我们必须参与的战役。大陆会议将需要知道全部详情。你不介意单独过一两天吧？”

“总有人要做历史学家的。而且我已经麻木不仁了。”

他几天后回来了，感冒发烧。她让他躺下，喂上医生表哥的浓牛肉汤加郎姆酒独家偏方，然后打听比利的消息。

“他情绪很高。尽管有伤亡，但康科德到列克星敦沿途人民要求独立的精神空前高涨。在我们的营地，人们为了我们的事业热情洋溢。约瑟夫·沃伦大夫告诉我，有九千民兵挖壕固守，英军成了波士顿的俘虏，他们逃不出来了，除非出海。”

他的眼色阴沉下来。

“只是我们的民兵都睡在地上，没有帐篷和足够的毯子。惟一的食物是附近的乡村派志愿者送来的。没有挖厕所，臭气熏天。牧师多得很，但是除了科顿表兄和少数波士顿医生之外，那里缺医少药，没有护理人员。我们需要一整个医学组织，却并没有开始张罗。”

她把早饭端到床头。他说话吃饭都很自然，能够二艺合一，既不失语句的节奏，又不少吃一口。虽然马萨诸塞省政务会任命了两个指挥官，威廉·希思将军和阿蒂马斯·沃德将军，但民兵们坚持留在家乡的连队里，只愿意接受自己选举的军官的命令。士兵们既不需要得到许可，也不用通知，要来就来，要去就去，没有义务留在部队里。那里没有洗澡设施。好不容易找到房子住的士兵，则由于拥挤而得了传染病，

并在附近草草浅埋了。英军有妇女随军洗衣服，但是在两艘“火攻船”被鸣鼓驱逐出美利坚营地以后，就不允许其它妇女进来了。

火药和子弹匮乏。且军官们没有办法补充弹药，没有钱，也没有职权购买给养。身边还有一点现金的个别民兵对自己和朋友供给食物及必需品。这是一支除了抵抗的意志之外一无所有的军队。除非把地方的民兵连队吸收入马萨诸塞的军队，把马萨诸塞军队吸收入新英格兰的军队，把新英格兰军队吸收入美利坚的军队，组成全部十三个殖民地的联军，由大陆会议任命指挥官；除非大陆会议届时能够筹钱，组织枪支弹药、食品、军装、帐篷、毯子，否则，这支新兴的军队就要解体。

“那样，斗争就会失败的，”约翰悲痛地说，啜着煮牛奶去制止腹泻。“乔治三世国王、他的内阁和国会决心镇压他们所谓的‘叛乱’。他们有所需的财力，有陆军、海军、中央政府、组织，有百万英镑的现款供应粮食、支付军饷。”

他坚持下床，她把毛毯裹住他的肩头，观看他来回踱步。他的圆脸因发烧而出汗，眼圈因焦虑而发黑。塞缪·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已经去了伍斯特，罗伯特·特里特·佩恩和托马斯·库欣已经出发去费城。约翰应该立刻动身的。她思忖着：“也许我可以问我的父亲借单座两轮马车呢？”

她知道，一旦能够在整治军营混乱的问题上有所收获，他就会好受一些的，他的眼睛过亮，远非发烧所能引起。

“阿碧盖尔，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军队，把各殖民地最好的军官和神射手联合起来。全体马萨诸塞人需要它。弗吉尼亚人也一样。我们还必须建立统一的司令部。我们有经历过法印战争的新英格兰的好战士：沃德·托马斯、约翰·惠特科姆、约瑟夫·弗赖伊、伊斯雷尔·帕特南。但是指定新英格

兰人出面指挥，不是不够明智吗？外面来的人能够代表全部的十三个殖民地。那时全体将士都会服从他了。”

“你心目中有这样的人选吗？”

“我打算去说服我们的马萨诸塞代表给他投赞成票。他是弗吉尼亚人，做过十五年的地方议员，年轻时当兵做军官，二十二岁就当上了中校，是布拉多克将军的副官，后升任弗吉尼亚全部武装力量的上校和总司令。他在弗农山拥有一个大种植园，而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谦虚、最和蔼的人。他是战场上的天然领袖，散发着镇静、尊严和内力。如果我们能够有他作为美利坚军队的将军，各殖民地就团结了。”

“已经提议了什么人？”

“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以前，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统帅。现在我们必须请出我们最好的才子，把我们的那些民兵捏合成一支一体化的军队，再组织我们将需要的千千万万其它的士兵。我们没有犯错误的余地。乔治·华盛顿就是胜任的人选。”

他停止了踱步。

“如果我能够说服拜斯的儿子陪着照顾我，我就立即出发去费城。”

“我派约翰尼跨过田野去叫他，然后骑马去韦茅斯。我父亲的马车座垫很舒适，你可以紧闭车门，抵御风寒。”

2

两天以后，1775年4月26日，他隐藏在岳父的轻便马车里出发了，车轮比马背高，箱子用皮绳捆住在车顶上，小拜斯骑马跟随着。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之后，她和约翰达成一致意见，认为从英国分离出来已经不可避免。可这是一

个打击，留下了疼痛的空白。在他们丢掉祖国以后，一切都变样了。阿碧盖尔为不再做英国人而苦恼。

她通过笔向默西·沃伦倾泄了自己的感受：

“我们惟一的安慰在于，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英国啊，英国，您的光荣是怎么消失的，您的编年史上怎么沾有您孩子的血迹啊。”

向后看毫无用处。假如他们丢失了世上最亲爱的国家，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再创造一个亲爱的国家取而代之。单靠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就太小了，太弱了，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站在俄罗斯、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这样的巨人当中。十三个殖民地有着共同的起源和利益，如果能够组成联邦，就能产生一个能够自由站立的国家。他们都要在创造它的过程中帮上一把。

她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困难。约翰给她看过日记，里面详述了五十六个代表之间的差异、纠纷、猜忌、世仇、争执，其中某些人对离开大英帝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勉强情绪。在他们面前，不能提起“独立”一词，以免他们脱离大陆会议。可是在大多数小问题上，他们倒可以自由地辩论，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少数服从多数。在对自己、对自己的殖民地十分重要的某些问题上，各地代表都必须忍受失望：对待国王和国会他们应该如何迁就；向大陆会议要交出多少控制权。同样，各地代表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希望，“要恢复自己的正当权利和自由”，他们在陌生而充满车辙的马路上跑上数百英里赶来，就是抱着这种希望的。

约翰出发去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带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完成十三个殖民地在政治上的联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极大地推进了他的事业。他要致力于建立联邦，但在发起联邦之前，必须得到大多数殖民地的认可。

她听到马车进入她家的前门入口，一开门，发现表姐汉娜·昆西·林肯站在那儿。她在十四年前写的信就是写给汉娜·林肯的。她当时盘腿坐在韦茅斯牧师公馆的床上，而玛丽在楼下喊，“娜碧，理查德来了。有人一起来的，是布瑞特里的那个律师。”

汉娜的丈夫贝拉·林肯大夫已于两年前亡故，汉娜没有孩子，就回到了父亲乔赛亚·昆西家。虽然她就住在附近的辛汉，但阿碧盖尔很少看到她。外面传说林肯大夫与无所不在的昆西家族关系很僵。汉娜甚至没来观看英国士兵的审判，她大哥塞缪尔是公诉人，而小弟小乔赛亚是辩护人。现在则有人谣传，汉娜准备改嫁阿碧盖尔的婶婶伊丽莎白·史密斯的一个兄弟。如果属实，汉娜与阿碧盖尔可是亲上加亲了。

汉娜进了客厅，坐在阿碧盖尔的黄色长椅的边上，双手紧紧地夹在膝头。她已经不再是阿碧盖尔记忆里的漂亮而喜欢卖弄风情的姑娘了。她虽然还不满四十，但眼角却出现了鱼尾纹，不过她风韵犹存，因为昆西家族的容貌造型不错。

“我是为大哥塞缪尔而来的，”汉娜解释道，“列克星敦康科德战役决定了他的命运。一有船，他就要动身去英国了。”

“对不起，汉娜。听说他和妻子为此而争吵。”

“所以我才冒昧请他在这里见我。我要求不伤害我父亲。哥哥在海上失踪，小弟弟又不在……”

“我家就是你家，汉娜。”

她给各人端了一杯巧克力茶。两人默默地喝着又甜又稠的饮料。接着前门传来结实的敲门声。阿碧盖尔把塞缪尔·昆西接进来。他和汉娜相对凝视。阿碧盖尔问：“你俩喜欢私下谈吗？”

“哎，别走，”塞缪尔答道，“你是自家人。”

汉娜根本不浪费时间多礼。

“塞缪尔，我们的一个兄弟死在海上了。”

“我不会死在海上的。我的寿命很长。”

“你可以说自己身体很好，但心里有病的人光有医师是不够的。”

“妹妹，你是说，谁想回家谁就是心里有病？”

“塞缪尔表兄，是你要我留下的，”阿碧盖尔说，“那么我能否说，这就是你的家？我们都出生在这个房间的方圆十英里之内。”

“家是你的忠孝所归之处，妹妹，”塞缪尔文雅地回答。他转向自己的妹妹，“未来几个月，打算离开马萨诸塞回英国的律师触目惊心得多。乔纳森·休厄尔几乎紧跟着我。约翰的恩师杰里迈亚·格里德利的侄子本杰明·格里德利也要走，还有高等法院法官安德鲁·卡斯诺和威廉·布郎。阿碧盖尔妹妹，我听到你的丈夫说，布郎法官从来不是保王党。跟约翰并肩作战的两个律师，罗伯特·奥奇木蒂和桑普森·索尔特·布洛尔斯也不甘落后，还有约翰的老朋友丹尼尔·伦纳德。还有塞缪尔·菲奇，约翰曾推荐他接替乔纳森·休厄尔做首席律师。更不用说蒂莫西·拉格尔斯和威廉·布拉特尔啦。妹妹，能说我们全都心里有毛病吗？我刚才提到的，可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最好的律师中的一半哟。”

阿碧盖尔听到这个名单大惊失色，她不能够相信它。汉娜抓住塞缪尔粗壮的肩膀。

“塞缪尔，不要在美利坚张扬，不要在英国公布，说你们从自己的国家逃脱，抛下了结发的妻子，亲爱的孩子，年迈的父亲。塞缪尔，看在上帝的份上，从昏睡中猛醒，让理智占上风，除了灵魂的伟大之外，轻视一切伟大吧。别以为我的话不恰当，想想真心为你哀伤的妹妹的担心吧。你的国家是一个蜜奶之乡，正义得到伸张，它的宗教也摆脱了偶像崇

拜。你却要离开它，到一个作恶不受惩罚的国家去吗？你能做到抱火不自焚吗？”

塞缪尔抱住妹妹。

“汉娜，事情早就定下了，下次涨潮我就走。我的东西在船上。我来不是为了回心转意，而是为了拥抱你，告别。”

他去了。汉娜跌到椅子上。

“我失败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

阿碧盖尔安抚地把手放在表姐的紧紧攥着、关节发白的拳头上。

“不会有合适的话的，汉娜。只有我们相信的话和论点。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听到两边有任何人被说服，哪怕是动摇一寸一字。他们错了，错得厉害，但是没有事情可以向他们证明，甚至我们独立都不行。他们在这场大火中，是真正失落的灵魂。没有人会要他们，英国和美利坚都不要的。愿上帝怜悯他们。”

3

当约翰离开，去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时候，她是布瑞特里惟一送夫参战的女人。她就是那样评价他的，就像扎营于费城的斗士，进行着他最清楚如何开展的特殊战争。而如今，周围的不少农民已经加入了马萨诸塞的围攻部队，把盖奇将军的人马围困在波士顿。丈夫们虽然只离开几英里，但妻子们的思念和阿碧盖尔想念三百英里外的约翰一样强烈。同志情谊在阿碧盖尔和这些妇女之间涌起。布瑞特里的男人们并不赞赏他们的女人相互串门，除非在礼拜之后。他们在酒馆喝酒，在杂货店玩跳棋，打猎捕鱼，和民兵一起训练，在总督就职日进行跑步比赛。而妻子们则待在家里，起早摸黑，

一生就是连续不断地做家务，不知道有闲功夫的。她们都不识字，因为男人们认为，教育会搅乱妇女的简单脑袋。

现在每天下午女人们轮流在各家聚集，一起喝咖啡，交流马萨诸塞军和英军的新闻，交流治孩子哮喘的处方、疗法。各家女主人在厨房或者客厅里，都有百衲被子绷在长方形的木框上，离地三英尺，几个妇女缝着，而阿碧盖尔为她们读最新的报纸。阿碧盖尔在自己的客厅里也架起了木框，四边围着椅子，妇女们可以拥在一起，把奇形怪状的随意布头缝成五颜六色的被子。

她期待着这一社交时刻，妇女们头带白帽，围着白丝带，埋头缝补的时候，长长的卷发垂挂在肩头，上衣是圆领加膨起的袖口，淡蓝或灰色羊毛长裙，都是自己编织的，亚麻布领口和袖口刚刚洗净熨平。苏姗娜·巴克斯特有七个月的身孕，西奥多拉·比林斯五个月，两人都不太喜欢说话。克拉克家的几个女人，汉娜和玛丽会用滑稽的闲话为大家逗乐。年纪最大的是安·萨维尔，她的丈夫伊莱沙·萨维尔大夫在约翰继承这所房子以前，就是租住它的，约翰接管后加以重新装修，开办了布瑞特里第一家法律事务所。不少亚当斯家的亲戚来了，伊莱休的感恩，彼得的玛丽，梅希塔布尔堂妹，还有年轻聪明的塞耶家妻子们。不久，邻近的其它妇女过来问她们是否可以加入。德博拉·怀尔德的丈夫是围墙勘察员，萨拉·斯皮尔的丈夫是公路的测量员，德博拉·曼的丈夫是消防员。

她们谈到大陆会议时，女人们都请教阿碧盖尔。作为妇女和妻子，既然殖民地有了代表大会，那么她们却没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命运呢？

“我们女士会有所得吗？”阿碧盖尔问，“的确，是时候了。”

妇女们七嘴八舌，但那并不妨碍清晰度，情况人人都知

道。女人被当做奴仆，她们的嫁妆、财产受丈夫的控制，除非拥有巨额财产，否则她们是没有参政权，她们在教会也没有说话权。没有丈夫的同意，她们哪儿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连孩子的事情都不能做主。法律和法院把全权交给丈夫的手中，他们中太多的人专制而残酷。萨拉·阿诺德的丈夫摩西在枪管爆炸的时候炸断了手，她轻声问，边缝两片布头的连接线，边把她的话缝合在闲谈中：“开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不是通过法律呀？”

缝合布头和绷木框的女人们不响了。

“是的，在某些领域中。只是这次代表大会关心的是独立问题。还有供应粮食给我们的军队。”

“没有关于个人生活的东西？”

这个呼声来自一个中年妇女，她丈夫在镇里担任过一系列职务，如船板采办者，木瓦和皮革的检验员，但外人都知道他是家中的暴君。

“如果我们继续做英国人，”阿碧盖尔平静地说，“我们将不得不在英国人的法律下面生活。如果我们独立，我们就能自己制定法律。”

苏姗娜·贝尔彻脸盘瘦削，举止直来直去，跟阿碧盖尔一样是由男性亲属教育出来的，她大声地说：“我们必须想办法告诉费城开会的男人，我们妇女想要什么样的法律。”

“我已经考虑过了，”阿碧盖尔安慰她，“等我丈夫回家，我要为大家说话的。”

妇女们是在下午回家的。黄昏时分，民兵们陆续来了，吃晚饭，寄宿过夜，他们要么单独来，要么三三两两的，分别来自南面的普利茅斯、汤顿、巴恩斯塔博和北面的剑桥，有的要去找自己镇上的连队，有的要回家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从事耕作。

他们来到亚当斯家，身上破破烂烂，肮脏不堪，胡子几天没刮了。他们的下身装束是紧身齐膝裤，马裤在膝盖下面扎紧，粗糙的长统袜，牛皮鞋；上身的外套和背心在这种热天就显得过大了，颜色则是橡树皮和漆叶捣烂后出来的染料所染，什么颜色都有。有的穿着麻毛交织的长裤，有的穿着宽大的印花棉布罩袍。军官的佩剑在当地铁匠铺锻造，士兵的武器真是五花八门：有在乔治国王的战争中，在路易斯堡战役里缴获的老式法国枪；有几十年以前在哈瓦那捞来的西班牙枪；有在征服加拿大期间得到的女王重武器。人人都自备军械弹药，没几个人会打枪，更不用说为伙伴的武器提供弹药了。他们向阿碧盖尔自我介绍：

“太太，我是列兵埃伯·耐彻，桥水镇的民兵。”

“门克军士长，来自达克斯，去归队的。”

天黑时，已经有一二十个人来吃饭了，一个十五加仑的锅在煮着大锅菜，她把能找得到的吃食都倒了进去：玉米、大麦、马铃薯、牛肉块、猪肉块、羊肉块。大家端着锡碗，由帕蒂挨个舀出盛好，然后给每人一片热的甜饼。帕蒂不知疲倦，很喜欢能活动活动，人多了也热闹，亚当斯家食品快吃光的时候，她就帮助阿碧盖尔去乡下找。

士兵们吃完以后，就在院子里的井泵边洗好碗勺，放回背包中，跟阿碧盖尔交流了消息，把信件留在约翰的书桌上，让下一个到他们的镇上去的人捎回去，然后带着毯子和燧发枪到谷仓，睡在干草堆里。后来有人空手而来，阿碧盖尔就四处征集毯子和床垫。谷仓里人多得挤不下的时候，他们就在厨房或者约翰的办公室里挨排躺下，把帽子当枕头。从剑桥营地返回的人，他们有时请求换洗几个星期没有离身的衬衫、内衣、袜子。她从地窖的桶里舀出肥皂，每人给一点。

麻烦的是染病在身的士兵，从罗克斯伯里或者剑桥营地

长途跋涉而来，带着咽喉痛、皮疹、痢疾。阿碧盖尔既不懂医，也没有药物治疗。托马斯·菲普斯大夫每天晚饭以前来出诊，科顿·塔夫茨则在乡下四处搜集药品，并在亚当斯家的单披屋里安装了专门的药箱加以保障。阿碧盖尔能够做到的，就是给予他们安慰和陪伴，给重病者省下好吃的，无非是临睡前给一只煮鸡蛋，一杯牛奶，一块烤鸡，一打兰郎姆甜酒。早晨起来，他们吃一碗麦片粥，或者匆匆制成的布丁，背上背包、子弹带、枪就出发了，一边轻轻说着谢意。

“向你先生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太太。”

“告诉他在费城为我们多做好事。”

七点钟就已经人去屋空，门窗都打开，以排除夜间的恶臭气味，扫地，擦洗厨房，准备好当天下午的人流，十个或者五十个，她从来不能够预先知道。

她把家里的第二所房子提供给了波士顿贫苦的居民，那些爱国者家庭获准离开饥饿的城市，却又无处可去。只要凑得起现金，她还在向彼得付那房子的款项。盖奇将军答应让逃亡者带走个人物品，可是在地峡要塞，卫兵洗劫了他们的马车和手拉车，扔出家具，没收贵重物品，许多人除了身上的衣服简直一无所有。

布瑞特里的每个家庭都尽量接纳难民。一些家庭有三、四个孩子，但是同一组人是不可能借住两个房间的。阿碧盖尔把他们安置在客厅、阁楼、谷仓里。有时为了应急，约翰的母亲和霍尔上校就住到上校的一个儿子家里，再腾出一个房间。阿碧盖尔的妹妹贝茜只要有空就赶来，坐在牧师农场的大车上，车上装载着食品，供应阿碧盖尔的大锅饭。

贝茜此刻并不幸福，自从她和身无分文的二十六岁教师约翰·萧相好以后，谣言四起，家里的关系就很紧张。阿碧盖尔已经遇见他许多次，一个难以捉摸的小伙子，头发和眼

睛呈淡褐色，是一位很好的教师，在哈佛也学得很好，他曾宣布，虽然他并不着急，但总有一天要成为牧师的。韦茅斯并不喜欢他，也许因为他有加尔文宗派倾向。约翰喜欢他的坦率，但史密斯牧师的教民断定，他没有养家糊口的手段，这么快就向贝茜求婚，未免太愚笨和轻率了。贝茜拼命为他辩护说，“我看家里没有一个人会声称，曾听到他说过醋意十足的假正经女人才能够责备的话。”约翰·萧不得不搬出了史密斯家。

“贝茜，我拿这些可怜的难民怎么办呢？他们要求借宿一夜，却待上一个星期。现在我不得不拒绝无处可睡而筋疲力尽的人。我能辨别他们的脸色，他们不相信我已经一点空位也没有了。”

“我们可以挂一个招牌，论夜安排房间。你只容留离开波士顿第一夜的家庭，这时他们特别需要寄宿处和友谊。天亮后他们必须搬到更远的乡村。”

“你有没有注视过他们被通知搬家时的脸色？不少人觉得，搬得越远，回来的机会越少。”

约翰走之前对她说过：

“要保持精神沉着平静。不要让没有根据的报告和轻佻的警报骚扰自己。”他还说，“真有危险的话，肯定会有人事先告知的，你就带着孩子逃到林子里去。”

天天都有警报来。住在海湾的昆西家一星期要离家几次，因为民兵了望哨发现英国人的运输船来了。一个星期日早晨，她六点钟起床时，得知韦茅斯已经放过警报枪，她父亲的教堂钟连续不断地敲着。她派快马去韦茅斯，但父母不久以后就到了布瑞特里，靠近牧师公馆的几户人家也跟来了。英国人的三艘小型护卫舰和一艘小型武装快艇驶出了波士顿，在巨山下面抛了锚。据报告，三百名英军已经登陆，正向此镇

挺进。她的露西·塔夫茨阿姨已经吩咐把铺盖扔上马车，爬上车就让儿子驾驶着去了桥水镇。

布瑞特里民兵跑步前往韦茅斯解救，伊莱休和彼得也在其中。几个小时之内，这里就已经会聚了萨福克县的两千名战士。可是，英国人想要夺取的是葡萄岛上的干草。民兵乘船过去，驱散英军，烧掉了干草。伊莱休非常高兴。

“他们不得不逃跑了。这证明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阻止他们。阿碧盖尔姐姐，帮助我在马萨诸塞军队里得到一个军衔吧。”

“伊莱休，你的母亲可是强烈反对啊。”

“那是因为她根本没有从比利战死的恐怖中缓过气来，不过比利没有阵亡呀。”

阿碧盖尔转过身，茫然地凝视着西窗外面丰收在望的田野。家族中已经有人死亡，但是他没有获得士兵的葬礼。善良、可爱、忠诚的小乔赛亚·昆西在伦敦度过了潮湿的严冬，为殖民地和他们的事业赢得朋友。可是科顿·塔夫茨大夫关于结核病的看法是对的，乔赛亚没能挺过回家的航程，在马萨诸塞海岸遥遥在望的时候倒下了。他完成了任务，他的日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跟他一起埋葬了，因为它是高度机密，绝不能写下来的。

甚至在乔赛亚的葬礼期间，伍拉斯顿山上的祖居也不得安宁，山上的岗哨发出了警告的喊声。英国军队准备在海滩上登陆。妇女们就逃跑了，阿碧盖尔把乔赛亚三十岁的寡妇、三岁的儿子带回了家。阿碧盖尔·昆西的负担很重，因为刚刚几天前她才死了女儿，可是她并没有悲伤。

“我能够把儿子抚养成人，带着关于他父亲的美妙记忆。”她对阿碧盖尔说，“我不会抱怨主的决定。”

阿碧盖尔从沉思中醒来，对着伊莱休·亚当斯。

“约翰来信问，你或者彼得是否打算在军队里担任指挥官。他说要让你按自己的意愿慎重考虑，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应该向帕默上校和沃伦大夫申请。”

伊莱休心花怒放。

“你愿意替我给沃伦大夫写信吗？他最有影响。”

“我按照你的意思办，不过，伊莱休，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在约翰身上。你的母亲永远不会饶恕他的。”

“没有人该为任何别人负责的，阿碧盖尔嫂嫂。大家都有按自己喜好做事的权利。”

她坐在育婴室的书桌旁，给约瑟夫·沃伦大夫写信：

“亚当斯先生的一个兄弟，在本镇做过连队的上尉，只要能获得适当的职位，就愿意参军，他更喜欢少校的职位。”

写完条子后，她思忖：

“我们真的不为别人负责吗？约翰知道乔赛亚胸部有病。尽管他认为，要完成伦敦的微妙任务，他是最佳人选，但他应该制止他吗？伊莱休拼命想参加战斗，因为他的母亲为他发抖，我就应该制止他吗？可是，我因为丈夫可能被捕，判叛国罪，不是也发抖过吗？我就从来没有制止过约翰。应该吗？”

她叹息道：“我们要问的问题真多，却没有可以回答的。”

4

下一次开火打枪的英国人，是一个穿着英国将军服的趾高气扬的作家。“绅士约翰尼”伯戈音，职业是剧作家，被迫当了兵。他近日跟随亨利·克林顿将军和威廉·豪将军坐冥府卫号来到美利坚，是乔治三世派来镇压造反者的。进入波士顿港以前，伯戈音问，“波士顿有多少正规军？”回答是，

“五千来人吧。”伯戈音大喊，“什么！一万农民就让五千王军缩手缩脚啦？好，让我们进去，我们不久就会伸展自如的！”伯戈音坚信，要解散罗克斯伯里和剑桥的民兵，只消一纸文告就行了，不过文告必须写得精妙绝伦，让当地人看出，自己搞起义是愚不可及，得赶快请求饶恕才行。盖奇将军随之就让伯戈音起草文告。

阿碧盖尔是在星期二早晨在布瑞特里得到文告的。文告是在前一天，1775年6月12日，在波士顿印刷的。伯戈音把列克星敦康科德战役称为王军遭到攻击后发出的怒吼，他奚落民兵的“荒谬不经的阅兵阵容，装腔作势地把军队包围起来。”为了不致使太多的民兵被杀，英国人仁慈地提出，除了头号叛逆塞缪·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之外，可以赦免所有人。布瑞特里的爱国者感到刺痛，他们的代表人物约翰·亚当斯不在杀无赦之列。

文告起的作用是激怒了新英格兰人，使围困在波士顿的英国人无论在自己眼里，还是在新英格兰人眼里，看上去都很荒谬可笑，还唤起新人加入了马萨诸塞的行列。而且时机正好。两天之内，消息传到驻沃特敦的省议会，说盖奇将军、克林顿将军、伯戈音将军、豪将军已经商定了行动方案。他们企图控制波士顿的两个制高点，以及惟一的两条攻击通道，多切斯特高地和邦克山，它们耸立于查尔斯顿及其地峡之上。这样英国人就转危为安了。民兵无法入侵，如果殖民地的人发掘出一些大炮，也无法轰击他们了。

省议会是辗转得到作战计划的消息的。英国军官非常多嘴，一个在波士顿走亲戚的新罕布什尔人得知了英国人方案的细节。他不认识波士顿的爱国者，无法传递情报，就把它带回家乡埃克塞特，告诉了自己的政务委员。次日早晨，埃克塞特派信使到了沃特敦，两天以后，6月15日，安全委员

会开会决定，既然英国人的计划要求于 18 日在邦克山加强防卫工事，民兵就要火速前往。

16 日全天都在运动，一片悬念焦虑，情况迫切的气氛。消息传到布瑞特里，说哈佛学院的图书馆在腾空，谁也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即使如此，阿碧盖尔仍然安慰自己，她比英国人知道得更多，因为在英军内部，美利坚人的间谍系统很完善，而且阻止有关造反者活动的情报渗入盖奇将军司令部的机制也很完善。

她星期五夜里睡着的时候，是忧虑而心神不安的。没有士兵分配在她家住宿。民兵回家的向外运动已经中断，去军营的人都是行色匆匆。

凌晨四点钟，鱼肚白的天空为炮声所打破。听到第二炮时，她已经下了床，凭着烛光急速地穿衣。随着第三响炮击，她已经把约翰尼弄下了床，他匆匆套上衣服，和她一同穿过田野，跨过桥梁，向彭氏山的山顶爬去。

“发生了什么事，妈妈？”

“我也不知道，约翰尼。不过刚才肯定是舰炮在开火。”

“打哪里？他们无法打到我们的剑桥或者罗克斯伯里营地。”

“已经发生了另外的事情。我们得等待新的消息。”

他们等得并不长久。大炮又开始轰击了。她能够看见波士顿上空炮弹在爆炸，先是一团火球，然后硝烟迎风吹散。每次爆炸后面，是其他舰炮每隔一定时间发射的声音，打破黎明的天空。波士顿上空在燃烧，像被撕裂切开一般。

然后是一阵间歇。太阳已经升起。天气晴朗，没有云雾，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来，约翰尼，我们回家吧，小家伙们要起来了。”

“妈妈，是永远停止了么？”

“难说。我们不知道起因是什么。不久就该有快信骑手带消息来的。”

在这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冲突了。5月27日，英军在袭击猪脑袋诸岛以后，民兵俘获了一艘英国船，那艘装有四门四磅炮和若干回旋炮的纵帆船月亮女神号搁了浅，随之被放弃；美利坚人就上了船，把它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毁。但是以前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猛烈的炮击。是英军准备大举进攻吗？如果是，这条道路会成为主要战线之一。

她跨过田野回家的时候，看到人们站在道路上，也有人赶向教堂或者布拉克特酒馆。

要完成的任务很多。首先要派一个短工去南布瑞特里伊莱休家，告诉他如果炮击厉害的话，她全家要搬到他家去住。然后她帮娜布、查利、汤米穿戴整齐，为各人准备了一个衣物包袱应付紧急情况。然后把一批食品包装好，装入篮子，存储在农场马车里，套好马，随时准备出发。

一切安排就绪，时间已到八点钟。她让神情严肃的孩子们在厨房门外等着。客厅座钟敲八点时，炮击加剧了，密集不断，好像全部八艘在港的英国军舰，在波士顿周围形成一个紧凑的半月形，数百门九至十二磅舰炮齐发，装填手能够装多快，就发射多快。房屋摇动，窗棂震颤，壁炉中的锅罐从钩子上震落下来。放在碗架之上的一个精陶碟子掉在阔木地板上，摔个粉碎。

孩子们惊恐地从院子里跑进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彼得弟弟扛着燧发枪和背包仓促地挤进厨房。

“我们准备去罗克斯伯里要塞。全连的人。红衫军一跨出地峡，我们就在那里打他们。一有消息，就派侦察兵来报信。”

“我静候佳音。”

“你有足够时间转移小鬼的。布瑞特里全部五个连都要上

路。把车马从谷仓里拉出来吧，拴在大树下面。一旦警钟敲响，你们可以立即动身。我已经把玛丽和孩子送到伊莱休家了。你们统统在那里等候，伊莱休或者我会来接你们的。”

“同意。一路平安！”

他几步跑到约翰的干燥岩石墙边，跳过去就走了。预备应急连、老头和男孩，陆陆续续走在布拉克特酒馆和教堂之间。

阿碧盖尔把孩子带进约翰的办公室，让他们围着当事人的桌子，按惯常的座位坐好。炮声不断，令人烦恼。她艰难地读着《难题帽子》，但孩子们很难听见。

“没关系的，妈，”约翰尼安慰她，“我们就这样静静坐着，直到不得不出发。”

她垂着头坐等，手插在大腿之间。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天也暖和起来了。这时，她听到一声喊叫，就打开家门。第一个快报骑手已经到了教堂。警钟没有鸣响，说明红衫军还没有出地峡，她可以安全地跑出去。

全镇妇女都在那里，她到过她们的家，她们曾一起缝补衣裳，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曾一起给战士们提供食宿。在教堂门廊上，有两个年长的镇政务委员，而信使激动地跟她的舅舅诺顿·昆西交谈着。在抬头倾听的人群的外围，站着预备应急队。

“情况跟我们的想像不一样，”诺顿·昆西喊道，“英国人并没有攻击我们在罗克斯伯里或者剑桥的人。”

“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舅舅的表情既有迷惑，又有敬畏，嗓音很有穿透力。

“是我们。我们将战事引向了他们。我们的人从剑桥营地出发了，三个联队，八百人马。六点钟以后在剑桥公地集合，向查尔斯顿进发，路上，又有两百康涅狄格战士加入。黄昏时来到查尔斯顿地峡，走邦克山的山路，在那里筑了堡垒。英

国人想用炮火摧毁我们的掩体，没有一弹碰到我们。我们占据着高地。你们统统回家吧，民兵留下。我们一接到消息，会立即通知的。”

直到午后一点半，全副武装的英军才扛着刺刀长枪，肩上是百把磅重的背包和铺盖卷，从北炮台下来，在查尔斯顿半岛上登陆了。小船一次只能运送几个人，要到三点钟才能上齐一千五百多人，发动头两次冲击波。

中午传来了令人惊慌失措的消息：马萨诸塞军队大约调拨了三千五百人修筑要塞和防御工事，却在黑夜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并没有在邦克山上挖战壕，筑掩体，却鬼使神差地在它山坡下的布里德山上宿营了。要是他们设防于邦克山，当英国人的攻击难以抵挡的时候，马萨诸塞军队就能够通过查尔斯顿地峡安全转移。可是，布里德山是逃不脱的陷阱，英国人只消在小山周围用兵，围住他们，就可以从四面八方冲上来。民兵被包围后，根本无路可逃。

波士顿的全体居民，不管是保王党，还是爱国者，都爬上了屋顶或者周围的小山包去观战。据说保王党兴奋不已。马萨诸塞军队的战术错误，对于不成熟的农民军队来说是在所难免的。到黄昏时分，波士顿就可以解围了。

“妈，你愿意去波士顿的家里，”约翰尼问，“以便观战吗？”

“我不知道，约翰尼。我们再上彭氏山吧。也许可以从炮火中看出些什么吧。”

到达山顶之后，他们隔着郁郁葱葱的小山丘向北看，那边是乳灰色的海湾。大量的黑烟凌空而上。阿碧盖尔急剧地喘气。

“他们在放火烧查尔斯顿了！”

海岸边的英国军舰还在吊打燃烧弹。阿碧盖尔和大儿子携手紧抱着站在山巅，眼看着一炉巨大的红焰腾空而起。查

尔斯顿将夷为平地，这是她父亲的祖居，世代相传的房屋、财物、谷仓、果园、教堂都化为灰烬了。

阿碧盖尔·史密斯·亚当斯平生第一次诅咒自己运气不佳，没有做了男人。不然的话，她就可以带枪驻守在布里德山上，等红衫军浪潮般涌上山的时候，就可以一试身手了。

她听到枪声快射，尖利而短促的齐发，透过万里无云的夏天，声音实在清脆。她无法知道谁在打枪，谁在挨打，因为布里德山战场那边隔着一座山，把视线切断了。但是从枪声中她能够推测，那是一场大仗。

枪声停止得和开始时一样突然，乡村上空一片寂静。阿碧盖尔可以看见白色的硝烟飘过天空。

她抱住儿子的肩膀。安静只能意味着英国人已经包围了布里德山，并占领了它。如果还在打枪，则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她提起耳朵，全神贯注地倾听。终于来了，也许是在第一次持续齐发以后半个小时，枪声又紧张起来，然后又是寂静。后来是第三阵枪声，稀疏一点，但持续得很长久。随后黄昏降临，完全的寂静。

她蹒跚着走下踩实的小路，约翰尼领着她跨过自己的田地，从树荫底下到了厨房里。她不得不再一次坐在火炉边等待了。

等完整的消息传到布瑞特里时，已经快半夜了。是彼得、伊莱休和一名信使回来了，又肮脏，又饥饿。情况令人难于置信，不过真像奇迹一般：英国人没办法包围美利坚人。

天刚亮，在布里德山上，威廉·普雷斯科特上校看出了民兵的破绽，知道自己容易被包抄。他让部下顺着小山筑掩体，一直到水边。这里有横木围栏和石头墙。英国人冲向这个左翼，希望迂回到防守阵地的后面，可是围栏和临时工事

后面，美利坚人的火力非常致命，两次攻击之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全线一排排的红衫军，白皮带交叉在胸口，背上沉重的包袱，现在向山上开展了正面的攻击。美利坚人守候在泥土和木棍筑成的要塞后面，枪稳稳地搁在圆木或者胸墙上，奉命看到“他们的眼白”后再开枪。等英国人靠得足够近，他们才开火。整排的英国士兵倒下去，或死或重伤，第一次开火就把大多数英军军官打死了。逃过这阵枪弹的，都向山下逃窜。山下有新的连队增援，再次向山上的正面冲击，又被他们扫射打倒。只是第三次进攻已经到了傍晚时分，他们被允许扔下包袱，而且发现美利坚人火药快用完了，他们总算攻破了墙，进入了刺刀白刃战，最后把美利坚人逼出了要塞，离开布里德山。

“那英国人打败我们啦？”她大声说。

“他们占据了要塞和山头，”彼得阴沉地说。

“但付出了什么代价呀！”伊莱休大声说，“上帝，我们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他们说我们不想战斗。而我们把他们打倒在地上，打进了坟墓。他们埋葬死者要花好多天呢。肯定打死打伤了英军精兵千名。事实上，此刻他们的全部军官都在波士顿，医生正在替他们截肢呢。”

“我们死伤的人有多少？”她的声音低沉，惴惴不安。

一阵寂静，信使承接了这个重担子。

“我们没有计数。阵亡的、受伤的、被俘的，大概两三百吧。我们的大多数伤员都完好地抬下了山。但是我们不该有损失的，我们战胜了他们，多次击退了他们。”他愤怒地，不注视任何人，“我们犯了错误，铸成大错。邦克山顶上有我们的部队在观战，他们根本不下来助战。剑桥方向本来应该有新的连队进来换防的，罗克斯伯里的援军也能够及时赶到

的。军令不通啊。没有人知道谁在指挥。我们一些士兵拒绝跨越查尔斯顿地峡，因为炮火猛烈，舰炮凶狠。参加战斗的人员已经通宵劳作，并且等候了一整天，没有食品和水，武器弹药也不充足。如果有几个连队来增援，哪怕再有一轮弹药，我们就能坚守住阵地。”

5

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大炮仍然在不断地怒吼着。阿碧盖尔和孩子们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些觉。据估计，英国人很快要再度攻击了。在罗克斯伯里紧急集合点的民兵，拂晓时分已经行军至展望山，准备参加较大的遭遇战。孩子们惊恐不安，阿碧盖尔就打发他们做家务。娜布用饼干模子做姜饼人，两个小男孩把苹果叉起来削皮，约翰尼则雕刻木制的谷类铲。阿碧盖尔到楼上，伏案给约翰写信。

“亲爱的朋友。美利坚命运攸关的时刻来到了。也许是决定性的一天。我膨胀的心必须借笔端发泄出来。刚才听说我们亲爱的朋友约瑟夫·沃伦大夫去世了，但他是在为国家英勇战斗的时候倒下的，他说，与其在绞架上耻辱地绞死，不如在战场上光荣地牺牲。……跑步不靠腿快，打仗不靠强大，而以色列的上帝把力量和实力赋予了人民。……估计他们今晚会从地峡出动，必有死战。……但愿我们得道多助，能挺过这可怕的战役。我要在此留守，直到我的朋友认为不安全为止，然后去你的兄弟家避难，他好心地把一部分房子提供给了我。”

当夜英国人没有从地峡出动，他们忙于掩埋死者，改编他们十中死一的联队。伊莱休被委任为上尉，去了剑桥军营。彼得留下做了布瑞特里一个连队的军官，如果英国人沿着波

士顿普利茅斯一线攻击，他们就参战。马萨诸塞军队自卫的弹药已经不多，但是英国人的士气被打下去了。美利坚人已经证明，他们不是懦夫，不是农民，也不是傻瓜，而是值得尊重的对手。据说，克林顿将军对英军占领布里德山一战评论说：

“代价昂贵的胜利，再来一次就足以毁灭我们啦。”

由于此次战役，阿碧盖尔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埃丝特表姐，乔纳森·休厄尔的妻子。她金发碧眼，始终是昆西家族最美的姑娘之一。烦恼像花边面纱一样笼罩着她细长的面容。

阿碧盖尔把她让到楼上，将约翰的寝室椅子搬到她的办公室，放在书桌椅子的旁边。埃丝特打量着小室，然后站起来看看卧室，好像它代表着全马萨诸塞。

“阿碧盖尔，乔纳森打算逃跑了。去哈利法克斯或者伦敦。我不要去英国，我要留在这里，和我的亲戚朋友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我知道你不理解这个，因为你在看报纸和杂志。你和丈夫讨论这些东西，所以你能判断是非。”

“你也能。”

埃丝特眼泪夺眶而出，这是阿碧盖尔生平第一次看到表姐失态。

“我最后一次读书看报，是在认识乔纳森之前。他开始追我之后，我就停止考虑所有正经事了，因为我沉浸在幸福的恋爱中。而我们结婚之后，又要理家操持，又要生儿养女……”她打断了自己。阿碧盖尔发现她面带恐怖，“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管有多么可怕，只要你知道来龙去脉，就没有关系了。阿碧盖尔，你懂不懂，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谁负责，一点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这是多么可怕啊？我害怕。”

阿碧盖尔抓住她的手，“大家都害怕的。”她同情地说。

“我一生都过得非常不错，而现在一切要毁掉了。”

“未必如此吧，埃丝特。”

“我无法让他单独走，他和孩子是我的命根子。塞缪尔表兄的妻子很坚强，她认为，塞缪尔离开他的爱国者亲戚朋友是傻瓜。但对于乔纳森，情况就不同了。他成功了，位高权重，有钱有势。我怎么能告诉他，他错了？如果要我放弃这里所拥有的一切，跑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难道说不应该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是错？”

“可能有所裨益的，姐姐，可是如果你在最近痛苦的十年中，没有作出过决定性的判断，什么《印花税条例》啦，《食糖条例》啦，《波士顿港法案》啦，《强制法案》危机啦，我一时三刻也没办法讲清楚，让你恍然大悟的。”

“那我只能乖乖地跟去啦？”

“显然你要去的。姐姐，显然你要去的。”

阿碧盖尔一动不动地坐着，沉浸在回忆之中，乔纳森曾三番五次到他们家警告他们，他们的地位是多么复杂危险。他是真正的预言家：时势已经四分五裂，亲戚分家，朋友分道扬镳。真是危机四伏。不过，逃跑的是乔纳森，而不是约翰，这一点让他承受起来一定苦涩得很。

从波士顿传到布瑞特里的报告充满了绝望，英国人已经接管了爱国者难民所留下的全部空房。柴火已经烧光，面粉也渐渐吃光了，接着是盐、糖、鸡蛋、家禽、牛奶。只有伤员才能吃到新鲜的食品，十九名美利坚伤员关在监狱里等死。连爬到屋顶上观看红衫军雄赳赳地开上布里德山的壮丽场面的保王党，现在也绝望了。

弟弟比利担任了马萨诸塞军队的上尉，驻扎在剑桥营地。父亲来看望过了，他在查尔斯顿的一切已经化为乌有，可是他现在的感觉不是失落，而是义愤填膺。

“我高高兴兴地献出了我的所有，”他大声说，疲惫的大个子靠在她的黄色睡椅上，“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美利坚人面对查尔斯顿的惨状，除了殊死搏斗，更欲何为？我们在镇上有少数民兵保卫着家园的右翼，根本不能证明他们烧掉整个村庄是正当行为。”

第一条好消息来了，费城的大陆会议已经任命了统一的司令部，约翰要任命弗吉尼亚人乔治·华盛顿做司令，便发起了竞选活动，终于如愿以偿了。马萨诸塞代表团想要新英格兰人做司令，是经过老练的压制才服从了的。华盛顿来到剑桥接管马萨诸塞军队的当天，阿碧盖尔就接到了他带来的约翰的信。

7月5日，一大早就烈日炎炎，科顿·塔夫茨去罗克斯伯里军营出诊的一天，路过她家喝咖啡。

“科顿表兄，我能同去吗？”她问，“我从来没有去过。”

“很高兴有人做伴。”

他们发现军营混乱不堪。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联队的士兵都光着膀子，衣服都丢在布里德山上了。已经仓促地加强了防卫工事，鹿砦横跨波士顿路，两边是土木工事；靠近乔治酒馆，多切斯特路坟场边搞起了第二个鹿砦；惟一的固体构造，是教堂边小山包上的堡垒。士兵的武器很差，没有组织造饭、睡觉、医疗的单位；但厕所已经挖好，不少军官在给自已的子弟兵训练步伐和拼杀。

阿碧盖尔站在砍倒的树做成的掩体里面，树枝树干指向马路，以防英军轻骑袭击。这时，她看到一个人，领着一伙军官，横鞭跃马，奔驰而来。她从约翰的叙述中认出了他。约翰已经让她对他产生了好印象，不过，看到新到任的总司令与同僚打招呼时的风采，她暗自称许道，不怒而威，天生将才啊。他穿着蓝军装，浅黄色贴边，刺眼的肩章，浅黄色背心马裤，腰带。

上佩着一把小剑，黑长靴刚好够到膝盖下面。虽然他是威严的男子汉，但脸上的每一条纹路都刻着谦虚与谨慎。

华盛顿将军下马之后，她发现他虎背熊腰，膀大腿粗，比周围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头。对于他雕像一样的身体而言，头颅好像小了一点；可面部却异乎寻常地大相：英雄的额头造型，浓眉横亘，炯炯有神的眼睛分得很开；多骨的鼻子高高突出，比她父亲的鼻子还要具有罗马式特征；宽阔而平坦的面颊，坚毅的下巴是平生所见中最大的。

他在稀稀落落的工事中来来去去，使阿碧盖尔想起了约翰。这两个人是多么的天差地别呀！华盛顿是行动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领着部队，与变幻莫测的敌人奋战。她欣然承认，亚当斯没有华盛顿的风度和自信。他个子矮胖，胸中甲兵，风云变幻，感情奔放。可是，如果说约翰不能够领兵打仗，那么也许华盛顿也不能够演化出那些体现新英格兰思想的政治概念和历史先例。

阿碧盖尔认出了亨利·诺克斯，他们的书商胖朋友，虽然他是非军人志愿者，却很想充分利用自己关于大炮操作的书本知识。他所缺乏的就是大炮。他看到阿碧盖尔，就赶来介绍她。

“华盛顿将军，很高兴介绍亚当斯太太，马萨诸塞代表的夫人。”

华盛顿摘去帽子，鞠了一躬。他根本不需要介绍亚当斯是什么人，亚当斯代表提名他当总司令的时候，他是在场的。他的微笑短促而温暖，有片刻的和颜悦色。

“亚当斯太太，我很高兴，有没有收到我带来的你先生的信件？”

“收到了，将军，谢谢你。亚当斯先生在费城好吗？”

“他是最勤劳的代表，但他情绪很高。”

“这说明他很好。感谢你的安慰。将军，想必你此刻已经知道，每一张口都在欢呼你担任总司令，每一条手臂都伸出来欢迎你。”

“我在剑桥待了三天，已经领教了。只是这些美好愿望必须转化为枪支弹药……”他看到横跨地峡的临时防御工事，皱起了眉头，“……工兵、大炮。可是我不能让你为这些问题操心，亚当斯太太，问题当然属于你在费城的丈夫。你给他写信时，请务必转达我的亲切问候。”

华盛顿将军对罗克斯伯里和剑桥两个军营实行了硬性改编，这立即引起英国人在波士顿实施戒严。这几乎把爱国者都赶跑了，他们涌上扇形展开的城乡道路，身边没剩下几样家当，到处找寻着避难所。艾萨克·亚当斯一家在塞勒姆租了房子，贝茜·亚当斯搬到了德汉姆的茅舍。

布瑞特里连阁楼都挤满了。在阿碧盖尔的邻居当中，维齐家接纳了整整三户人家，每家都是多子女，拜斯家、埃特家、萨维尔家各接纳了两户。阿碧盖尔有两所房子，就收容了六户人家，其中包括克兰奇一家。理查德再一次丢掉了他在波士顿的生意。乔治·特罗特一家是亚当斯家族的远房兄弟，由彼得妻子玛丽接纳了，可她分娩卧床时，就轮到阿碧盖尔收留他们了。她把约翰的直立书桌搬到客厅，把他的桌子移入厨房，把他的书籍和文件搬到楼上自己的卧室，这样特罗特家就住在约翰的办公室里。

克兰奇一家在基督教堂附近找到一所小房子租下了。阿碧盖尔和玛丽在厨房里支起了织机，外形跟母亲在娘家训练她们的机器相像。被子不缝了。军队需要一万三千件呢大衣过冬，除了家庭妇女之外，没有人能够提供的。亚当斯家的二十只羊被剪了毛，羊毛经过梳理、纺纱、编织，呢大衣裁

得又大又暖和。就像邻居的一样，每件大衣里面都缝上了姓名，布瑞特里、阿碧盖尔·亚当斯、玛丽·克兰奇……由于手织呢大衣是作为赠品发给服役八个月的志愿者的，妇女们知道，每做一件大衣意味着多一名士兵。

约翰的将来令她惶惑，一个名叫柯林斯的熟人对她说，别指望在开春以前见到他。

“春天？还要整整八个月呢！”

接下去一个星期，她收到约翰的字条，说他不出一个月就可返回。她的头在天旋地转；最好不要想到约翰，而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养活、喂饱六、七户人家的日理万机中去吧。

8月初，信使传话来，伊莱休·亚当斯拉痢疾，病倒在剑桥营地，已有一个星期。霍尔太太前去护理他，第二天他便死了。他指挥过一连民兵，显然具有好军官的素质，而现在没发一枪一弹就死了。阿碧盖尔正在安排彼得赶上他们的农场货车去接他，却听说约翰到了沃特敦，正在向马萨诸塞立法机关报告大陆会议的情况。他要直接去营地，把伊莱休的遗体运回布瑞特里。

这是一场悲伤的团聚。伊莱休下葬于南布瑞特里他家附近的新墓地。约翰垂头丧气地坐着，双臂交叉在肩头，双手奋力把身体拉紧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痛苦包袱。他开口时头也不抬。

“为什么心情最快乐的人最早走？”她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哑然道，“他像孩子一样单纯温厚，他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就是当民兵的军官。我无法拒绝帮他一把。我怎么能够说，‘我们大家必须战斗，而我的弟弟除外。’”

她看到眼泪在两个面颊上淌下来，在刚刚泛上嘴角的皱纹上徘徊片刻，然后一滴一滴地掉到胸口。她从来没见过他哭过，连小苏姗娜死时也没哭。她转过身，弓着腰、默默地站

着，让他独自发泄个人的悲伤。

6

约翰的母亲把感恩和三个孩子接去同她住，腾出感恩的房子给特罗特一家。约翰又把他的办公室化零为整了。他前一阵配给粮定量不足，睡眠不足。阿碧盖尔尽可能不让四个孩子拥过去吵醒他。

“爸，”查利问，卷舌音拖得长长的，“你是不是长久回家了？”

“哎呀！只是休会罢了。我们9月5号就要返回费城的。”

娜布大声说：“哎哟，爸爸，不！只有三个星期！”

约翰安慰着他们。

“白白多了三个星期，否则你们在春耕之前不可能见到可怜的老爸的。这三个星期不是更幸福吗？”

“允许我替全家说话，”阿碧盖尔静静地回答，“这真是十分幸运啊。”

他们在这几天里，就去检视农场干农活。气候干旱，落穗不多，但艾萨克的干草收割了一大批，约翰称赞她牲口养得不错，果园和蔬菜地有她和孩子们亲手灌溉，长势良好。

“约翰，我们打的粮食多少自家留着，多少要送到部队？”

“一半一半。代表大会准备发行信用钞票支付通常的价格。我们的金钱账目怎么样？”

“我们没有欠债。”

“好当家的。我的花费都有凭单，远远超出了预支的一百英镑。我们的立法机关会给我补偿的。”

“我们到山顶上去吧，那里可能有一些风。”

真的有风，大橡树下还能乘凉。

“你们是在这里观看布里德山战役的？”

“是。至少看到了炮火，还有火烧查尔斯顿。”

“你那天所看到的，决定了代表大会以后所做的每件事。6月17日之前还有强大的和解集团，以宾夕法尼亚的迪金森为首。我们实际上已经草拟签署了另一份橄榄枝陈情书去英国。”

她把脊背靠住他的肩膀，有她的丈夫陪伴，就能感到最大的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友谊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约翰对待她与他在立法机关的同事一视同仁，要用清楚的词语把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争论、失败、成就统统理出条理。这是使他的出游勉强可以忍受的因素之一：有朝一日她会了解所发生的一切。

宾夕法尼亚代表团新增了若干成员，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已经从英国返回，不久便受命组建十三个殖民地的邮政系统。他办到了，并就任邮政部长。佐治亚的一个教区终于派来一名代表，至此全部的十三个殖民地都有了代表。佩顿·伦道夫辞去了主席职务，因为他是弗吉尼亚议会的议长，大会选举约翰·汉考克任主席。

“我们所完成的东西嘛，”约翰激动地高声吐露道，“非常重要，因为十三个殖民地同意并肩合作。我们建立了委员会跟印第安人谈判。我们采取了措施，要组织一支一万五到两万人的军队，在任命华盛顿将军做总司令以后，要从每个地区挑选将军。我们指定一个委员会筹集6000英镑采购火药。通过表决，我们授权发行两百万西班牙花边银元充军费。十二个殖民地已经保证偿还这些信用钞票。我们听到布里德山战役的消息，报告说是邦克山，大多数人便认为，那天晚上是美利坚作为一个国家而诞生的时刻。可是即使在当时，我们还被迪金森之类的保守派所阻挡。……”

“他们不同意独立？”

“那个小聪明给我们的全部活动作了愚蠢的估计。我们应该先把整个大陆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统统掌握在手，把宪法完全定型，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开放我们的港口；逮捕英国政府在大陆上的每个朋友，作为波士顿城里可怜的患者的人质。不过我知道，代表大会决不能分裂。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众国进行战斗，就必须慢慢来。”

他们漫步在乡间，跨过田野和草地，观看孩子们在小河里戏水。他们在彭氏山上野餐，一边从膝头的锡盘子里舀晚饭吃，一边观看燃烧似的落日渐渐变成玫瑰红、辰砂红、紫红色，真是一派田园趣味，农家乐啊。战争看来彻底停止了。手边也没有一点点的法律事务，不过，马萨诸塞立法机关已经请求大陆会议安排一定形式的马萨诸塞自治，至少先要让法庭恢复受理案子。

他们去韦茅斯史密斯家过了一天。她的父亲已经变成了白发的杞人忧天派，绝不答应和解。他和瘦高个科顿·塔夫茨组成风火般的团队，去军营，去邻近的乡村，热情慷慨地分发止痛剂和布道词。她的母亲得了无名病症，时好时坏，但是看到亚当斯夫妇带着四个外孙，克兰奇夫妇带着三个外孙来吃午餐，史密斯太太就穿上了最漂亮的袍子。约翰为他们再现了大陆会议的一些精彩辩论。后来，史密斯太太把阿碧盖尔拉到一边。

“阿碧盖尔，我要让你知道，以免以后没有机会告诉你，你丈夫关于法律和律师的看法是对的，是我错了。约翰说的话让你父亲和我很开心，我们认为，他那个顽固的头脑正在帮助创造一个美丽的新国家。”

阿碧盖尔深情地抱住母亲的肩膀。

“如果男人能在一个风情未醒的姑娘身上创造爱情，就已

经是一个新世界了。此后他的一切成就，她会认为完全合乎逻辑，是自然而然的。”

三周蜜月中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约翰不断努力防备的那种厄运。1775年7月24日，他在费城给阿碧盖尔和詹姆斯·沃伦分别写了信，并交给一个来访的律师，名叫本杰明·希奇本的，请他投递。律师在罗得岛纽波特附近一个渡口被英国人截获，他没有把密信投到海里，而让英国海军军官把信拿走了。此信与阿碧盖尔平日收到的薄薄的、三言两语的“平安”信件不同，里面有过度操劳后烦恼的表白。

《马萨诸塞报》的老板是保王党，就在他的日报上公布了信件。在马萨诸塞的每个厨房里，炉子中很快喷溅着这块肥肉的油汁，家喻户晓，窃窃私语，因为约翰把约翰·迪金森指为“小聪明”（这是他对阿碧盖尔私下说的），指责他是胆小的保守派，令整个代表大会感到灰心丧气。更遭的是，约翰提交大会的革命性檄文和陈情也被公诸于世了：

我心头的事务异常伟大和重要，居然交托一个人完成，其困难和错综复杂可想而知。五六十个人要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构筑一部宪法，同时又有方圆一千五百英里的国土有待设防，千百万人有待武装和训练，强大的海军有待创建，多方面的贸易有待调节，为数众多的印第安部落有待谈判，两万七千人的常备军有待征募、发军饷、备军粮、配军官，我真的替这些人可怜。

由此所产生的效果不亚于触电。约翰的某些同伴对他很恼火，谁叫他暴露大会的重大分歧的，还有一些人为约翰赤裸裸的立国意向在政治上感到窘迫，因为在爱国者方面，还

有一部分人在灵魂深处依然指望与国王和解，而约翰主张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中央政府，以一支国际力量立足于世。

阿碧盖尔的布瑞特里邻居中，并非全体都能消化这样的大肥肉的。英国国教教民见面假装不认识她，几个曾经结伙缝纫的朋友干脆不来了。她们的丈夫胆怯了，与国王陛下政府自认作对的敌人来往，尚不能算完全的审慎。

亚当斯夫妇还听说，原件已经送往伦敦，供研究和发表，这一切只能证实伯纳德总督在英国就“该死的亚当斯”所制造的印象，“他的钢笔每蘸一次墨水，都像有角的蝰蛇一样刺人。”

塞缪·亚当斯为他所谓的“美妙而适逢其时的暴露”高兴不已，他特地带贝齐从德汉姆赶来祝贺，说堂弟以极其强硬的措辞阐明了大陆会议的地位和前进方向。

“大老远的赶来，真是难为你们了，塞缪兄，”阿碧盖尔说，“我还以为你们兄弟俩在费城朝夕相处已经够多的了。”

“简直没有机会相互问候啊，”塞缪回答，“我们分配在不同的委员会里。”

阿碧盖尔思忖，他气色不错，越活越年轻了，因为他毕生梦寐以求的事情正在实现。轻微的中风已经消失，他的面颊泛着红晕，双目炯炯；而这次费城大陆会议，以及约翰不慎在截获的信中描画的这个呼之欲出的国家，分明是塞缪，而不是其他人的作品。阿碧盖尔如此说了。

“倘若总把国王除外的话，当然是喽，”约翰插嘴道，“还有诺思勋爵。”

阿碧盖尔倾听着堂兄弟间相互嘲弄，心想，自从她在买卖街塞缪家第一次看见他们在一起以来，两人都长大了不少。他们第一次一道喝茶，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了。塞缪曾经对她说：“我很高兴接待约翰弟的朋友，史密斯小姐。搬到波士

顿来吧，我们就再开一次茶会。”天知道，他没有食言，给波士顿港准备了一大盆冷茶点。

她看一眼丈夫，他与塞缪在起劲地谈论，内容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请大会酝酿的《邦联和永久联盟条例》。兄弟俩同意这种结构，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斐逊也同意，但他认为此计划会震惊“胆小的议员”。阿碧盖尔听得出，兄弟俩认为《邦联条例》眼下就会成功，即使他们不去创造完美无缺的政府，至少也要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让各殖民地都有充分的余地，在框架之内进行实验。从他们的口气中，她还发现两人下了决心，美利坚不独立，不建立自己的中央政府，就绝不离开下一次会议。

“但是政府是我们所能为之辩护的，塞缪，”约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仅仅是约翰·汉考克和艾萨克·史密斯这样的人所建立起来的邮船加小型护卫舰。如果我们不建造军舰，架起大炮把英国人的火力压住，我们怎么能够独立、自卫呢？”

塞缪转向阿碧盖尔，慢慢地、逢迎地微笑着说：“你的丈夫很富有说服力啊。他当初要求让乔治·华盛顿统率我们的军队，不知同我私下商量了多少小时。但他是正确的。如今，你的丈夫要求建立海军，我在费城就没有听到别人说起过我们建立海军的事。但你是知道的喽？”

“知道，我们会有海军的。我就是这样才甘心让约翰一走四个月，留下我一个人照看农场和家庭的。”

约翰走了，要在沃特敦逗留数天开会，接着去费城，可他一离家，雇工艾萨克就拉痢疾倒下了。他躺在阁楼上，呻吟声令人心碎，阿碧盖尔、苏西、帕蒂就轮流护理他。两天不到，阿碧盖尔自己也猛烈发作躺倒了，娜布看见母亲病得厉害，就问道：“妈妈，我们不应该派人到沃特敦叫爸爸吗？”

你病得这么严重，他想要知道的。”

阿碧盖尔想了片刻。

“娜布，我是需要他，不过我害怕他回到布瑞特里，流行病正在蔓延。给我喝一剂印第安人的药，再帮我煎点牛奶毛耨根吧。”

她的病情好些了。她刚下床不久，苏西也倒下了。阿碧盖尔请了两个邻居，把苏西抬到她监护人家里，可不到几个钟头，小汤米倒下了，接着是帕蒂。汤米几天之内，就从健康壮实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瘦巴巴、苍白的孩子。帕蒂病情恶化，不久就坏疽，化脓成烂疮。她的痢疾极难控制，无法让她的身体、床铺保持清洁。阿碧盖尔每次到房间看过之后，都要呕吐一番。

家里成了医院，每张床上都有痛苦的病人。不过到了这个时刻，家家户户都一样了：兰德尔太太的孩子眼看活不成了，贝尔彻、布拉克特、米勒家都有人病倒，盖伊牧师已经奄奄一息，威伯德牧师也病得不轻。

流行病传到了韦茅斯，没人知道病因。科顿·塔夫茨大夫收治了六七十个病人，然后自己也病倒了。母亲卧病的消息令她赶到韦茅斯，贝茜和菲比的护理很在行，不过没日没夜的守护，使她们快垮掉了。

阿碧盖尔每天都在布瑞特里和韦茅斯之间来回一趟，十二个小时陪着汤米，照看自己的一家，然后驾马车去换下菲比，并让妹妹上床休息一会儿。汤米康复了，他的脸不久便胖成了眯缝眼。韦茅斯的母亲却瘦下去了，虽然科顿大夫设法从弗吉尼亚进口了一些仙人树果，治愈了她的脱皮。

布瑞特里教堂的布道中止了四个安息日。阿碧盖尔的药用光了，她疯狂地反复给约翰写信，“务请寄一盎司土耳其大黄来。……有一盎司印第安草根也好。大量的人病倒，引起

药品匮乏。”

孩子好了以后，她打算在韦茅斯住上几天。她睡在父亲书房楼上的老床上，第一个早晨，她到楼下厨房泡了一杯茶，端到母亲的房间。母亲好像睡着了，阿碧盖尔把双手轻轻伸进她的头下面，抬高它，母亲吞下少量，喘着气，躺回到枕头上，然后睁开眼睛，锐利的目光直刺阿碧盖尔的心房。她拖延了数个小时，史密斯牧师在床边祈祷着。到黄昏她就去了。

她安葬在坟山上，镇上众人都来凭吊。那天晚上，阿碧盖尔躺在黑暗中，幼年时代的大床拉了帐子，早年的幻象围绕着她。她意识到，伊丽莎白·史密斯是多么好的一位母亲啊，把众女儿都训练好，善于谅解，体贴入微，恰如其分地恩威并施。小时候她常常反抗，因为母亲不允许她上学，认为她体弱多病。可是她知道，她的不少强项就来自母亲的谨小慎微，母亲兢兢业业地给孩子灌输宗教道义，对上帝的信念，让他们做好准备以应付成年生活的艰辛。母亲从来没有成为负担，对孩子没有任何个人的要求。

阿碧盖尔已经在想念她了。她希望自己对孩子也能够那样好，希望百年之后他们也会在黑夜里哀悼她，由于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恒定的部分去了，而感到惆怅、若有所失。她感到老了许多，因为她已经没有母亲活在世上了。

史密斯牧师似乎对丧偶抱有基督徒的坚强刚毅，但一两天之后，他老泪横流地来到阿碧盖尔跟前说：“孩子，我不管去哪个房间，都能看见你母亲。”

他的面部已经苍老，皱纹又深又黑。她跟他同坐饭桌边，强迫自己吃下一些东西，以便他也跟着吃，但没什么用处。他的骨头透过宽松的衣服对峙着世界。

她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探寻休息和安慰，但帕蒂死在她的怀里。她把小姑娘安葬在布瑞特里墓地，位于数代亚当

斯墓碑丛中，然后踏着泥泞的道路回到家。小乔赛亚、伊莱休、她母亲，现在是帕蒂，都在短短几个月之中长眠了。

为了使她散心，乔赛亚·昆西邀请她到他家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吃饭。她戴着黑色的哀悼手套。富兰克林深受殖民地人民的爱戴，他是赢得欧洲科学家和各种学会认可的少数美利坚人之一。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的脑袋富有独立思维和创新思想，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他未曾作出过持久的贡献的。

他站在乔赛亚表兄家书房尽头的一角，窗外是汹涌澎湃的10月海洋。由于他忙于和五六个客人交谈，阿碧盖尔有了机会端详他片刻。他长发盖耳，还披在衣领上，散乱而长度不一，但与圆形的秃眉倒很配。他的一切都长得大，大脑袋，圆鼓鼓的斜肩，粗壮的手臂，宽阔的胸膛，如今肚子也凸了出来，身穿打皱边的衬衣，柔软的白领子，外面是皱巴巴的天鹅绒背心和褐色绒面呢外套。大眼睛瞪得大大的，表现出对什么事情都有点兴趣。阿碧盖尔知道他差一年就七十岁了，但松弛的下颚肉和头颈肉是他身上仅有的老年迹象。

乔赛亚表兄做过介绍之后，她发现他善于社交，但不健谈。

“不过，他说话的时候，真是字字珠玑。”阿碧盖尔评论说。

大陆会议之所以希望联盟，其根据是富兰克林的一个独创思想。他的《联盟计划》在二十一年前，即1754年的第一届奥尔巴尼代表大会上被通过。费城生活中的好东西绝大多数出于这个机敏的脑袋：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市立医院、警察、照明设备和街道保洁、哲学学会、教育青年人的高等院校、天气实验、电学实验。他的《穷理查历书》广受引用。

富兰克林向她讲起了约翰对大会的贡献。

“我为亚当斯先生的工作感到自豪，富兰克林先生，”她

回答，“但有时我想死他了。”

“我敢说不如他想念你吧。”

“我的丈夫专心于他的任务，跟众人见面。而我像关在修道院的修女。自从他离开以后，除了我的父亲和姐姐家，我什么地方也没去过。”

“那为什么不到费城来过冬呢？我家住在费城已经四十多年了，你会发现它是一座富有学问和文化的城市。”

“费城！这个想法勾起我的兴趣。亚当斯先生说它很优雅，他特别喜欢全部的街道笔直，还与河平行。唉，我必须在家搞春耕哪。”

富兰克林的微笑很安详。

“政治和农耕，公元前五百年古罗马的辛辛纳图斯就开始这样的结合了。”

7

她已经甘于不和丈夫在一起度假了，而他却在圣诞节前几天雇了一匹黑马，风风火火地回家来了。他的帽子和斗篷上有积雪。阿碧盖尔看见他，很是惊讶。

“哎，约翰，听说你们不准备休会的。”

“是没有休会呀。我只须从座位上站起来，请假就是了。”

他给孩子们带来书籍作为圣诞礼物，给阿碧盖尔则带来了自从波士顿港关闭以来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的全部物件：一包包的别针，价值跟同样重量的西班牙金币不相上下，针、闪色花呢、皮靴固定器、巴塞罗纳手绢。

夜深了，孩子们终于睡着了，炉火愉快地噼啪燃烧着，他俩在婚床上心满意足地相互偎依着。约翰吐露了真相：“别针和手帕是蹩脚的礼物，尽管你极其需要。亲爱的姑娘，我深

信我太需要你。”

“我在信中埋怨了？我不是故意的，你要求写些新闻，而这种日子好新闻并不多。”

他把暖和的被子翻开，在火炉前以最喜欢的姿势站好，双腿分开，右手抓住左腕背在身后。

“阿碧盖尔，全部的负担都压在了你的肩头。不，这是真的，我的负担并不是牺牲。我游遍各殖民地，合作者很优秀，有着催人奋起的头脑，还投入过迷人的冲突和事件的大煮锅。我确实没日没夜地干，但不像你，早晨眼睛一睁开就是千头万绪的。”

她用一只胳膊支撑起来，以便好好看清他。这个宣言同他的性格简直不相称。

“我想明年应该退出代表大会，待在家里经营农场，教育孩子。你这里可不容易呀。”

她打量着他的面部，眯起眼睛加强效果，然后站起来，把藤椅拉到壁炉边。她的头发披散在肩上，眼睛因为突如其来事态而瞪得大大的。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古怪的微笑。

“约翰，你是不是遇到了麻烦？我是说，什么事情削弱了你在费城的作用？”

“当然是迪金森的信件了。迪金森不跟我说话，而他的朋友反对我的每一个步骤。老朋友罗伯特·特里特·佩恩也和我过不去，因为我在他和詹姆斯·沃伦的争端中支持沃伦。我想方设法阻止马萨诸塞政务会任命我当首席法官，怕触怒佩恩。”

炉火照出了他的每一种表情。

“那不是你要引退的理由吧？”

“不是。我就是认为，该轮到我照顾亚当斯家庭了，我的良心不许可我另作它想。一年之后，等我们家里安顿舒适了，

我还可以返回费城嘛。”

她闭上眼睛，以便给自己重复他刚才说的话，并听清他的口气。并没有发觉豪言壮语或者自我怜悯的意思。他的动机好像是真摯的，发自一颗爱心。

“约翰，你是让我选择啦？”

“是的。”

“你现在离开，不是前功尽弃么？那样我的单身独处才是真正的浪费呢。代表大会里有没有人能胜任你的工作吗？”

他不安了，分开反背着的手，抱在胸前。假客气不属于他的本质。

“在代表大会里，在委员会报告中，我可以提出全殖民地的最佳历史法律论据。……我到办公室去取日记。”

他跑出房间，立刻又回来了。他剔高油灯的灯芯，开始朗读他的记事簿，簿子用棕红色皮革装订着。他的嗓音传递着全部的急躁情绪、叮当喧嚣、连续数日或几星期的经济辩论和个人冲突，她由此而乘上了巨鸟的翅膀，直上费城。她能够看见他在国事大楼的院子里，同别的代表来回步行，试图说服他们，他的外贸计划并非“轻率、异想天开、浪漫主义”，而是能够让外轮装载着火药和其它必需品，通过兵力不足的英国海军，来到美利坚港口，同样，美利坚的轮船可以装上原材料，溜过挂一漏万的英国封锁线，替殖民地赚取可贵的现钱购买物资。必须“花费大陆的军费”，建立美利坚的舰队，俘获有价值的战利品和船装货物；必须组织海军陆战队，作为美利坚舰只的战斗队。在各个殖民地必须形成州政府，以便“充分、自由地代表人民”，各州应该“建立他们看来能够最好地创造人民的幸福、最有效地保证和平安定的政府形式”。他们必须建设一支大陆军队，配有常备军官，待遇优厚，以鼓励男人离开农场和铁工厂，代表大会必须在有金

银作后盾的硬通货的基础上养兵，而不是靠已经严重贬值，没人愿意见票发货的纸币。……

他的声音在继续，可她已经停止听取。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留在代表大会的理由。他不会真的相信，她因为面临家庭问题，就会允许他引退吧？世道艰难，大家的生活都有困难，为千头万绪的小事过分费心。

她伸出手挑低灯光，跑过去搂住他的头颈，狠狠地接吻。然后她嘟哝道：“约翰，回你的代表大会去吧，不过劳驾，在费城起草你的法律的时候，请记住，我们需要为女士争取一点东西！”

他们一同度过了繁忙的一个月。约翰带她去了沃特敦的马萨诸塞政务会，说明了代表大会在独立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其耽搁和踌躇的原因，又去了剑桥，在华盛顿将军的坚持下，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纽约和马萨诸塞一样，也在华盛顿的统率之下，可以调新英格兰军队过去保护那个城市，防止那里的众多亲英派取得控制权，防止侵略军加以占领。

但是，他们主要留在家里。约翰在许多委员会工作，作为马萨诸塞政务委员，他为立法机关起草了通告，宣布马萨诸塞法庭重新开庭。在法庭休庭、执法中止的十五个月中，尽管偶有冒犯，尽管有“坏人、无法无天者犯下暴行”的零星故事，但除了酒馆喧嚷之外，很少有混乱的场面出现。各社区都凭协商同意进行自治，由政务委员和教会执事来解决争端。约翰透露说：“这份文件将由一个人写就，不必让委员们传阅，不必推倒重来，真是快事，看你喜欢不：

人性的脆弱，个体的需要，生命过程中围绕人们的
 的为数众多的危险，逼迫历代各国形成社会，建

立政府。

鉴于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惟一目的，故人民的同意是它惟一的基础，合理，合乎道德，合乎万物的情理。……

有句格言说，在每个政府里，总得存在一个最高的、至尊的、绝对的、无法控制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永远属于人民。……

对阿碧盖尔来说，它是动人的散文，也是革命的政治思想。在已知的世界中，不管是欧洲、亚洲、近东，没有一个国家里，这种政权“永远属于人民”。这是美利坚人的想法，是在这个新大陆上演化而成的。

“地方大议会认为有必要发表本通告，”约翰读了出来，“命令本殖民地的好人，过稳重、虔诚、和平的生活，避免一切亵渎神明的言行，不要藐视《圣经》，不要轻视礼拜天，避免全部其它的罪恶和不端行为，避免各种放荡、亵渎、堕落、惟钱是图、引起骚扰的行动，避免一切不道德行为……”

“有鉴于此，严令本殖民地所有的法官、司法官、郡治安官、大陪审团成员、十家甲长，以及其他官员，要通过提出建议、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恪尽职守，为移风易俗而努力，任何人若有违犯上述罪名或有不端行为，都将给予应得的惩罚……他们要尽心竭力地贯彻执行议会的决议，遵守本殖民地的健全的法律。”

他读完后，她给了他视若生命的恭维，然后揶揄他：“约翰哪，如果你实现你所勾勒的理想世界，铲除了一切放荡、堕落、罪恶，你会同时消除法庭存在的必要。”

“只要有人立法，就会有人犯法。为此，我们的州里和中央政府的司法部门必须跟立法机关、行政部门一样强有力。”

不过，尽管想法和文件在连续不断地突飞猛进，军队却不是这样所向披靡的。冬季里很少作战，华盛顿将军在努力组织军队，配备武器。他惟一的成功之处，就是发送武装快船，去俘获英国人的船只，从而给部队装备一些滑膛枪、燧石、子弹，这些东西他们极其需要，而代表大会既不会制造，也买不到。

因为加拿大看上去可望成为殷实的第十四个殖民地，同时可成为北方边界的屏障，所以费城大陆会议计划加以攻打。华盛顿将军派遣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上校带精兵从剑桥出发北上，沿着肯尼北克河向魁北克行军。阿诺德的籍贯是康涅狄格，本领很大，早在 1757 年就在法印战争中得到锻炼，他与格林山兄弟会头领伊桑·艾伦一起，于去年 5 月占领了加拿大边界附近的提空得罗加要塞。第二支队伍驻扎在提空得罗加，由爱尔兰出生，现在已经是美利坚人的理查德·蒙哥马利准将率领，他也是广受欢迎的将领。他的部队奉命从尚普兰进攻蒙特利尔，然后与阿诺德上校合力攻打魁北克。

整个队伍在攻打那个城堡的时候，受到英军、英国水手和法属加拿大民兵的重创，蒙哥马利和六十名其它官兵阵亡，阿诺德上校负伤，四百多人被俘虏。这是美利坚人的第一次大败，六百名残存士卒在那年冬天和 1776 年初狼狈地逃回新英格兰时，殖民地的士气严重受挫。

约翰去费城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费城出的小册子，名叫《常识》，没有署名，但一看引言，她就肯定是他写的：

美利坚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的事业。不少已经出现，或者就要出现的情况，都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全体热爱人类者的原则都受到了

影响。……安全是政府的真正意图和目的，其无可辩驳的结果是，无论什么政府形式，只要最可能以最小的花费换取最大的利益，确保我们的安全，就是最可取的形式。

可是，随着她继续研读对于国王的神圣权利、君主制、世袭继承的罪恶的毁灭性攻击，剖析“古往今来的全部有冕无赖”，进而发展到“对当前美利坚事态的思考”，响亮而雄辩地呼唤分离，大胆要求创建一个新的国家，而该国家早已成为“欧洲各地被迫害的热爱民权者和热爱宗教自由的人们的庇护所”，她渐渐意识到，这片土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字字句句和约翰·亚当斯一样清晰，一样有说服力。

新英格兰人以为这是亚当斯的杰作，而她试图说服他们的亲戚朋友，约翰并不是这篇战斗檄文妙作的作者。

接下去的一个小道消息就没有那么投其所好了，但也需要否认。故事的传播比痢疾还要恶毒：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已经叛变，并逃亡英国。根据阿碧盖尔的推测，这个指控起源于布瑞特里的保王党，并通过他们的英国国教教友来传递。报告中讲得出他们出海的军舰名称，舰长的身份，各人所带行李的种类，出发时间，他俩潜逃时卷走的马萨诸塞立法机关经费数额，偷走的代表大会秘密文件，准备上缴英国国会供发表云云，可靠性不可谓不高。

丑闻像院子里杂草一样萌芽了整整九天。人们又一次羞于跟她说话，她来到杂货店时，他们要么抬头看鸟笼，要么看天花板吊下来的铁桶。少数人通过诡秘高兴的目光，露出他们的欣喜。

在第十天的早上，四个孩子在早餐桌上质问她，他们刚刚在楼上的卧室开完干部会议。头天夜间，在布拉克特酒馆

发生了打斗。艾萨克报告说：

“几个人因为散布这样可耻的谣言，而被揪了出来，人们还扬言要报复。”

“母亲，”娜布年纪最大，就做了发言人。“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需要直接的回答，”约翰·昆西说。

“爸在哪里？”查利脱口而出，面孔通红。

“在费城呀。”

“你怎么能肯定？”又是小律师约翰尼。

“因为他不会在别的地方。”

“这不是答复呀，妈妈，”女儿大声说。

阿碧盖尔张开双臂抱住两个小的，越过他们的头顶对两个大的说话。

“你们所听到的，只不过是谣言罢了。”

“有人相信的。”女儿的面颊在燃烧。

“我知道的，娜布。俗不可耐，他们相信任何人的坏事。他们散布这些事，就是为了伤害你们父亲和汉考克先生，损伤他们的名声和我们的事业。”她转向约翰尼，“我没有法律上的证据，仅仅能告诉你，爸爸热爱自己的家庭，热爱布瑞特里、马萨诸塞、美利坚。记住《穷理查历书》的话：“谎言一条腿，真话两条腿。”

此时，拜斯陪约翰到费城，把他安顿下来之后回家来了。（这制止了直接的诽谤，但是阿碧盖尔那天夜里根本睡不着，想想人心的险恶）不禁一阵发冷，一阵发热。邪恶拥有训练有素的常备大军；社会地位越高，工作越有成绩，攻击就越有效。这是公共生活的内在性质所注定的，而亚当斯对于这种生活却情有独钟。

3月天阴冷阴冷的，地面硬邦邦的。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熊熊的火炉前度过，木柴浪费得很厉害，缝补、看书，尽她所能地坚持上完约翰为每个孩子制定的学习课程。她盼望着春暖花开，农场从冬眠中苏醒过来。如果英国军队不侵犯他们的土地，她就能够栽上大麦，拉来一车车的肥料，在田埂上走动，鼻孔里充满了翻起的沃土的芳香。

默西和詹姆斯·沃伦夫妇常常在普利茅斯的家和沃特敦之间的路上走动。默西有几天跟阿碧盖尔住在一起，写她的政治话剧，并让阿碧盖尔知道立法机关和华盛顿将军的活动，这些可不必因为冬天的严酷而像农妇一样潜伏着。华盛顿已经建议，在开春英国增援部队来到之前，向英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政务会要求耐心一点，火药准备还不足。华盛顿命令亨利·诺克斯赶往提空得罗加，把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和伊桑·艾伦去年5月缴获的大炮拉到南边。要完成这个任务简直难上加难，可诺克斯还不是正式军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仅仅记得华盛顿说过：“实在太需要大炮了，要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得到它们。”

诺克斯从剑桥出发了，除了兄弟威廉之外毫无帮手。在提空得罗加，他从一大堆破旧武器中，选出五十九门可用的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还找到一艘大型平底船，一艘双桅平底船，一叶平底小船，装船后走大湖，运到乔治要塞，大炮、燧石、铅箱，总重量约计十二万磅。抵达要塞之后，诺克斯建造了八十二辆雪橇，买了八十对共轭牛，使用士兵和雇来的老百姓，装载百磅小炮和单重为五千磅的大炮。现在他们必须在“从来没有承载过大炮的道路”上移动三百英里。诺克斯带领他的大

队人马，穿过令人生畏的常绿树森林，爬过没有道路可言，只有毫无尽头的峡谷、悬崖、深沟的伯克郡山脉。他们差点冻死，有两门大炮压破哈得孙河冰面沉到河里，后来又被捞起来。有人开小差，牛也跑不动了，雪不够厚，雪橇破损了，但是亨利·诺克斯毫不气馁。不知疲倦的他，就像两百五十磅重愉快奉献的小山，在最危急的时刻被代表大会任命为上校，把每一门大炮都运回给了他的长官。

华盛顿将军打算有如设防于布里德山一样，在一夜之间加强多切斯特高地的防卫，为了掩盖其意图，他命令诺克斯上校带六百炮兵向靠近波士顿的英军工事吊打炮弹，却不摧毁该城市。

阿碧盖尔有她自己的制高点，从彭氏山可以观察到的。夜间天气晴朗，她能够追踪每一颗炮弹的弹道。在那第一个夜晚，她试图得到准确的计数：美利坚人发射了十一颗重磅迫击炮弹，十三颗十八磅炮弹，这是亨利·诺克斯在他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下令从纽约装船运到剑桥的。

炮击持续了三个晚上。3月5日早上，信使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三千马夫、炮兵和掩护部队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多切斯特高地布防完毕。大约使用了三百辆马车，把“枝形吊灯”，即捆绑的木棍拉上了山，挖了堑壕，斧工砍掉果树做鹿砦，酒桶装满了土石，准备滚下去杀伤敌人。到黎明时分，已经构筑了六个工事群，并调上三千生力军换防，发放了一批食品、水，以及弹药。一切都是悄悄完成的，哪怕是浩浩荡荡的马车阵来来往往，也没有打草惊蛇。日出时，英国人大吃一惊地发现，多切斯特高地上，已经有工事矗立于其舰队的上方，准备把他们轰出海港。

这天，布瑞特里笼罩在死一样的寂静之中，没有人串门，没有人下地劳动。小镇跟多切斯特高地和波士顿一样，陷入

了强烈的兴奋之中，大家都在问自己，“英国人会做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舰炮轰击长达两个小时。炮弹没有打到要塞。他们要么必须猛攻多切斯特堡垒，那厮杀将远远比布里德山惨烈，要么可以在亨利·诺克斯百炮齐鸣以前疏散部队和船只。华盛顿将军的组织、执行真是巧妙而熟练。

英军再一次登上了小船，摆渡到运输船上去，但他们已经迟了。他们没有赶上涨潮，而且起了风暴。他们的攻击被耽误了，乔治·华盛顿又在山顶补充了六门十二磅大炮，加强了他的要塞，并鼓励战士们替在康科德、列克星敦、布里德山死去的兄弟报仇。剑桥有四千人马整装待发，如果英国人妄想聚集到多切斯特要塞，他们就乘机冲进波士顿。彼得·亚当斯随布瑞特里民兵驻扎在多切斯特地峡，准备抵挡英国正规军的攻击。

英国人根本没有出击。他们已经决定撤离波士顿，向华盛顿将军送来了休战旗，带来了书信：豪将军同意不破坏波士顿，只求华盛顿不向舰队开炮。

彼得一向冷淡迟钝，但这次归来时简直得意得语无伦次。他在阿碧盖尔的厨房里，向一位充满钦佩的妻子、母亲和嫂子描述着自己的故事。

“我一下子看到四颗炸弹像彗星一样从头顶飞过去！我们勇敢的上校说，‘谁要是掉转脸去背对敌人，就枪毙谁，我对着一切好样的、神圣的东西起誓。如果你们看见我退缩，同样可以杀我。’炸弹的火焰就再也吓不倒我们了。告诉你，我也是勇敢的英雄之一！”

胜利达到了足以使人晕倒的地步，阿碧盖尔实在难以置信，直到几天之后，她陪父亲站立在伍拉斯顿山，乔赛亚·昆西家上面的山包上，眼看着英国人的船只在海湾尽头驶出视线，以及保王党举家乘邮船逃跑。护送它们出海的是军舰

和运兵船。她并不刻意眨眼，去收回快乐的眼泪，父亲抱住她的肩膀，两人一同站立在小山的峰顶上，清凉的海风吹拂着他们发烧的额头。阿碧盖尔把白皙的脸盘和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仰起，抬头看看父亲。

“我们错了，布里德山一战并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是布里德山的回忆，迫使英国人投降撤离的。”

威廉·史密斯牧师紧紧搂住女儿。

“你的话上半句正确，下半句不对。英国人并没有投降，而是已经决定另选自己的战场。合理的战略呀。这并不是战争的终结。”

科顿·塔夫茨不允许她去波士顿，因为天花正在肆虐。剑桥军营的马萨诸塞民兵，只有麻子才许可进城接管。科顿答应把那里发生的情况带回来。

“科顿表兄，我必须接种牛痘，孩子们也是。你能不能就在我们家里种呢？”

“那样不安全，妹妹。不过我们一旦控制住这场流行病，就要在波士顿开几家医院，我保证不撂下你们。”

“你能否去房子匠家里一趟，那人名叫克兰，请他到我们在皇后街的房子那里看一看，然后送一份报告来好吗？”

“我会把他的报告亲自送来的。”

第二天夜里，他送来了。阿碧盖尔让他坐在厨房火炉前面，火炉里热着一些吃的，他脱掉长靴，在脸盆里洗脸。

“首先，克兰检查了你的房子，那里曾被英国某联队一个军医住过。你们留下的东西，家具呀，窗帘呀，地毯呀，全部没了。房子肮脏不堪，但是结构没有损伤。”

“你是说仍然能住人？我不相信。嘿，这可是新添加的产业呀，这份财产在一个月以前，我不能够估价它值一先令的。”

科顿从眼镜上面凝视着她。

“我警告你，妹妹，要耗费好多力气擦洗的。”

“我决心尽快把它打扫干净。什么时候天花好了，我就去波士顿，把它出租。我们需要那点收入。现在请给我讲讲城里的情况。”

他用褐色马铃薯把盘子里的肉汁擦干净，拿约翰的烟草装满烟斗，把藤椅翘起，不稳定地支在两条后腿上。

“我必须说，个别英国人还有一点廉耻心，占据房子后留下了租金。不幸的是，不是你的房子。还有一些人留下了足够修理破家具的钱。约翰·汉考克的房子保养得很好，只是我们家的堂兄塞缪尔·昆西的房子和家具遭到无情的破坏。我不认为英军有命令要搞破坏的，好像是个人趣味问题。有些人是君子，有些人是猪猡。”

第二天一早，关于波士顿的传说挤满了海滨路，就像黑压压的刺嘴莺，盘旋着赶往南方过冬。英国人已经把他们的大炮塞住了火门，但是完好的大炮还是多得数目惊人，尚可使用。亨利·诺克斯上校很快把它们搞到手，并着手修理匆忙损坏的大炮。爱国者的商店、仓库和私房遭到掠夺，但大量搬不走的英国库存留下来了。千把个逃亡亲英派无法把全部家当都带到拥挤的船只上，留下的东西可以基本上补偿爱国者家里被砸、被烧、被偷的家具。

阿碧盖尔给约翰写信说，她现在对于春耕临近的感觉，与一个月之前红衫军盘踞波士顿城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当初不知道是否能够安全播种，不知道劳作一季之后，是否能够收获自己的果实，是否能够在自己的小屋休息，是否会被赶出沿海地区，在荒野栖身；但现在我们觉得，好像可以坐在自家的葡萄藤下面，靠地吃饭了。”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心愉快。我觉得太阳看上去更

加明亮，小鸟的歌唱更加悠扬动听，大自然披上了更加愉快的面容。我们感到暂时的和平，可怜的亡命者正在返回到他们荒废的住所。”

外敌离开之后，大家都说下一个大战役要在纽约打响，因为那里的英军最强大。阿碧盖尔把注意力转移到内敌身上，也就是男人。她写信给代表大会中自己的立法委员：

想必你们已经在制定法典了吧，我请求你们，在新的法典中别忘记妇女，对她们要比对你们的祖先更加慷慨，更加体恤。不要把这样无限的权力放在丈夫的手中。要记住如果可能的话，所有男人都会成为暴君的。如果不给予妇女特别的照顾关心，我们决心煽动造反。……放弃主人的刺耳头衔吧，换上更加亲切可爱的朋友头衔。为什么不剥夺邪恶的不法分子残酷对待我们的权力，以及不受惩罚地侮辱我们的权力呢？历代有识之士都痛恨那些只把我们当做男性的奴仆的习惯。把我们当做上帝托付你们加以保护的人，你们要仿效上帝的样子，只有为了我们的幸福才去使用那个权力。

约翰立即回信了。他在忙于喂饱士兵，装备士兵，提供夜晚睡觉用棉毯的斗争，他答复说，阿碧盖尔请求为妇女提供特别的法典，这使他发笑：

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斗争已经松懈了各地政府的羁缚，孩子和学徒不听话了，大中小学出现骚动，印第安人怠慢保护人……不过你的信第一次通知我们，另一个为数空前众多和强大的部落已经

出现不满。这是过分粗糙的恭维，但是你十分调皮啊，我不会把它抹去的。

请放心，我们很清醒，不至于废止我们的男性系统。虽然它威力无比，但你知道那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敢充分行使我们的权力。我们被责成做事求公平求温柔，实践中你知道我们是臣民。我们只有主人的名分，要是放弃它，就会使我们彻底臣服于裙钗独裁，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反而希望华盛顿将军和我们全体勇敢的英雄坚决战斗。

阿碧盖尔勉强把最后一句话看完，自从她答应一道缝被的伙伴为她们大声疾呼之后，这样做是十分勉为其难的。

我不能说自己认为你对妇女很慷慨，尽管你对男人表明了和平和好意，要解放全球的国家，却坚持保留对妻子的绝对权力。但是你必须记住，专制的权力就像大多数坚硬的东西一样，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9

她去波士顿给自己和四个孩子接种牛痘的时候，夏季已经来临了。一些房子和商店遭到诺克斯上校和英国炮舰的轰击，已经夷为平地了。许多建筑烧掉后外壳还保留着，城里的数百木楼拆掉了，充当英军士兵烧饭的柴火，所以每条街道都像无齿老太婆的嘴巴。公地上大多数的树都砍掉了，人行道漂亮的遮荫梧桐树也遭了殃。自由之树变成了可以坐坐的树桩，建造于 1677 年的老北方小教堂已经消失，成了燃料。阿碧盖尔的布拉特尔街教堂充当过军营，内部已经掏空。她

发现老南方教堂破败极了，英国人恨透了它，因为波士顿那么多决定性的政务会议是在那里召开的，包括波士顿茶党的预备会。讲道坛和长椅子已经劈掉搬走，教堂改装成了骑术马房，地板上尽是泥土砾石，骑兵队曾在此练习全速跳马过杠。漂亮的座位改成了猪圈，教堂图书馆的书籍和原稿则填了炉膛，供最高楼座的观众取暖。牧师公馆被彻底抹掉了。

阿碧盖尔悲愤地在城里东拐西弯，发现在华盛顿将军率领九千到一万人马由陆路到纽约与豪将军摊牌的时候，并未触动散布各处的英军工事。华盛顿留下了两千五百马萨诸塞部队保卫新英格兰，严防敌人奇袭。他们发现地峡的工事坚固极了，认为没有可怕的人员伤亡是无法攻克的。两个多面堡看上去造得很好，但即使在她外行的眼光看来，灯塔山上的浅沟和考普氏山上充满泥土的木桶组成的薄弱防线，除了吓唬袭击者之外别无用处。

许多好房子仍然无主，或者尚没有人住，几百户保王党的搬迁，明显改变了逛市场和商店的人数。一些商店、仓库在红衫军撤离前遭到了无耻掠夺，还无法重开。在商业区，不少商号的招牌名称她都不认识。她向码头走去，发现所有木制栅栏都拆掉了，熟悉的仓库和码头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

能耳闻目睹熟悉的大城市景象真不错：头顶一篮活鳗鱼的女人，一头担着活鸭箩筐，一头担着活肥鸡箩筐的挑担男人；叫卖日历、扫帚、拖把的小贩；清洁工人、扫烟囱的、磨剪刀的；活像密闭油灯的街道招牌，上面写着“理发及假发制作”；鞋匠的门口上方也有招牌，中间有一只长统靴。

可波士顿沉浸在悲哀之中，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忙景象，失去了健康快乐成长的气氛。人们在街上默默地移动，那些装饰着金枝蔓叶花样、画着栩栩如生的景色、由六匹配对马匹拉着的富丽堂皇的英国马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穿戴着英

国最高级的时髦行头，头戴放荡的翘边礼帽，配以金纽扣、金扣饰的绅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穿法国高级时装，配着绣花绸面鞋和阳伞，光彩夺目的夫人小姐一去不复返了。波士顿爱国者身上简朴的黑色服装格外刺眼。

她经过已经逃亡的旧日亲戚朋友家：塞缪尔·昆西、乔纳森·休厄尔、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丹尼尔·伦纳德、塞缪尔·菲奇和罗伯特·奥奇木蒂，看到陌生的孩子在他们的前花园玩耍。有几所尚未占用或卖出的高级砖楼，也是窗玻璃敲掉，大门捅破。物资损失是能够修理的，但土生土长的家庭卷入内战后的损失，就不那么容易弥补了。

她自己在皇后街的房子，令人最为震惊。有一个房间用来养过家禽，还有一间存煤，一间存盐。屋子潮湿得很，部分天花板灰泥摇摇欲坠。糊墙纸发了霉，一条条挂下来，地板也长霉了。孩子的寝室太可怜了，窗玻璃打破，春雨都进来过。大家站着环顾四周，脸上表现出迷惑、忧伤、愤怒。他们对英国人的评论，足以让乔治国王的耳朵变成胡萝卜颜色。

她雇了两个劳工清除污物，还租了货车运垃圾。然后她大开门窗，放进温暖的阳光，并让孩子们带上笔和墨水，让娜布拿着簿子做记录，一起查看着她那一度很可爱的家。他们站立在各房间的中央，由阿碧盖尔进行修理估算。地板得起出换新的，天花板和墙壁要扒掉重新涂灰泥，约翰办公室的护墙板要用砂纸打过重新油漆。这活儿没有 50 英镑就做不好，而她没有本钱来支付。

他们来到她的艾萨克叔叔家。史密斯一家还住在塞勒姆，但已献出他们的家作医院。在这里，阿碧盖尔找到了克兰奇夫妇，带着三个孩子，还有来自林肯镇的比利弟弟的女儿，妹妹贝茜，由菲比在身边护理着；还有科顿·塔夫茨的儿子小科顿和阿碧盖尔的表弟、约翰的法律书记员约翰·撒克斯特；

艾萨克叔叔的女儿和四个史密斯家佣人为所有的人煮饭。各家都自带床垫、床铺、棉毯、一头奶牛、干草、柴火和食品。他们把这所房子叫做史密斯家庭医院。大家就像军营中的士兵一样，整齐地挨排睡觉。

波士顿挤满了从周边乡镇进城的病人。布尔芬奇大夫来到这里，进行十七剂的注射。连最小的孩子都表现很好。现在，他们就得耐心等待了，看哪个幸运儿出疹。他们当中有人大肆夸口和打赌，看谁最先发疹，发几处。自打他们婚前，约翰来波士顿种牛痘免疫以来，接种的性质已经面目全非。当初他从第一次注射起，就得锁在医院里，而现在医生允许阿碧盖尔和孩子们漫游城市，访问朋友，直到第一次出疹为止。

次日下午，她接到一个费城寄来的包裹，里面除了约翰的两封信，还有许多纸张，上面是他的强有力、情绪不平静、然而很明白的手迹。手稿的题目是：《出席大议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众议员宣言》

她读下去：“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一方人民有必要从迄今为止的隶属地位中前进一步，并获得与全球大国相平等，而且独立的地位，这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的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为了充分尊重人类社会的舆论，就需要他们宣布推动他们变化的原因。”

她大喊：“独立啦！”

她从伊丽莎白婶婶的卧室中奔出，唤起同住的娜布和两个幼子，冲到楼下客厅，约翰尼也跟来了。

她等人到齐之后才详细说明，成年人坐在椅子和沙发上，九个孩子坐在地板上，在她身边围成半圆。

“这就是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已经等了整整两年哪。听听有多美：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生而平等自主；并由此获得若干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权利，例如维护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在众人当中创立政府，依据被统治者的默许，来取得政府的正当权力；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要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加以改变或者废除，并建立新的政府，其所依据的原则和权力组织的形式，必须与在他们看来最可能实现自己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及形式相一致。

大家马上开始问问题。她阻止了他们，又宣读了部分反对英国的控告起诉状。然后她看到了最后一段，是她一直在寻找的那段。她慢慢地、仔细地读给全房间的老老小小听：

有鉴于此，我们全体出席大议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众议员，以全国好人的名义，根据他们所授予的权力，决计拒绝对于大不列颠国王的效忠，拒绝对于此后一切凭据、通过、依附王权提出要求的人的服从；我们毅然决然，切断直到此时可能存在的与大不列颠人民或者国会的一切政治联系；最后我们庄严宣布，美利坚殖民地已经是自由独立的国家，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她从此以后有权发动战争，缔结和平，订立盟约，建立贸易，以及独立国家可以按照法律做的一切其他行为。为了支持这个宣言，我们相互发誓，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神圣的荣誉加以保证。

她的心在胸膛里猛烈跳动，为各殖民地齐心协力所办到

的一切而自豪，为她丈夫的笔杆感到自豪，她认为这是美利坚土壤上写就的最最重要的文件。这个宣言已经充分证明，她独自拼死拼活操持家庭生活，是完全值得的。功成名就之后，约翰就能够心满意足地返回家乡做律师了。

当天傍晚，宣言的印刷件抵达本市。阿碧盖尔得到一本，发现虽然有不少文字风格上的修改，但文件的意思并未改变，不过，约翰关于废除奴隶贸易的那页已经删去了。这个删节令她悲哀，但是她领会到，这一定是为了赢得南方殖民地的同意而做出的妥协。

城里在筹备有史以来最大的庆祝会。阿碧盖尔迎来了潮水般的祝贺和称赞。尽管她的臂膀很疼，头也一阵阵地痛，但身上却没有出现麻点。九个小孩每天早晨醒来都恶心，呕吐以后，白天感觉就很好。

波士顿准备庆祝仪式花了五天。1776年7月18日星期四的早晨，在聆听了一场精彩布道之后，她带领全家来到国王街。州府大楼前面排列着野战炮，那些没有跟华盛顿将军去保卫纽约的部队，排列成整连编队，严阵以待。战士们隆重地沐浴剃须，衣服也洗烫整齐，配合这一重大的场面。

波士顿的爱国者挤满了整个广场。一组人员来到州府大楼的阳台上，有军官、政务委员、州立法委员。克拉夫茨上校命令全体立正，并把手中的文件高高举起，全场顿时安静下来。上校开始宣读，清亮的声音在广场上回荡：

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一方人民有必要切断联系他方人民的政治纽带，并且在全球大国之林中，获得分立而平等的地位，这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的上帝赋予他们的权利；为了充分尊重人类社会的舆论，就需要他们宣布推动他们分立的原因。

字字句句在7月的烈日晴空中鸣响。阿碧盖尔已经对宣言内容滚瓜烂熟，就倾听着自己的声音：扼要重述她在波士顿的岁月，有成功，也有失败，以及在布瑞特里，约翰不在家时的生活模式。

克拉夫茨上校以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读着宣言的结尾。

有鉴于此，我们全体出席大议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众议员，诉请上帝判定我们的意图的正确，并且以全殖民地好人的名义，根据他们所授予的权力，庄严宣告，美利坚合众国各殖民地已经是自由独立的国家，一应法律程序已经办妥。……

阳台上有人高呼：“上帝保佑美利坚各州！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台下纷纷三呼神佑。波士顿的教堂钟声齐鸣，港口归来的美国军舰鸣响礼炮，与要塞的大炮遥相呼应。在广场上列队的一排排士兵，转身向州府大楼齐步走来，居民纷纷闪开道路。鲍登先生在阳台上走向前喊道：

“我提议：美国独立万岁！万万岁！”

国王的纹章被从州府大楼上取下，拿到国王街烧毁。

阿碧盖尔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双臂抱住四个人。

“如果你们父亲同我们在一起，他要说，‘本州的王权就此终结了。’娜布，祝贺你，你现在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人啦。”

“谢谢妈妈。”

“约翰尼，查利，汤米，祝贺你们，你们现在是自由独立的美国人啦。”

“谢谢妈妈。”

“你们要保持自由独立呀。”

“是，妈妈。”

10

贝齐·亚当斯请她去喝茶。英国人已经把买卖街的房子糟蹋得不成样子，塞缪就向马萨诸塞州府租了罗伯特·哈洛韦尔的房子。它是作为保王党财产充公的，没有十一年以前被暴民洗劫过的海关审计官本杰明·哈洛韦尔家那么华丽，但塞缪得到一批保王党家具，是州议会发放给他的，以充抵他两年前担任议会的职员时拖欠的工资，所以他把家里装备得颇为富丽。

“到塞缪的新办公室来吧，”贝齐责备地笑笑说，“我已经从德汉姆搬回了全部的书籍和文件。茶快煮好了。”

“茶”在当时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在过去的两年中，它什么意思都有：咖啡茶、巧克力茶、潘趣酒、悬钩子叶茶、千屈菜茶、一枝黄花茶、岩薄荷花茶、黑刺莓叶茶、尤本茶、撒尔维亚叶茶。可是，当贝齐端来茶盘，放在窗边塞缪的书桌上时，阿碧盖尔的鼻孔里钻进了扑鼻的清香。

“贝齐，不会吧？正正宗宗、地地道道的茶叶！”

“不是很美妙嘛？塞缪请埃尔布里奇·格里先生送来一罐绿茶。”

阿碧盖尔转过身，幸亏贝齐正忙于倒茶，没有看到她的表情。塞缪可以给贝齐送茶，为什么约翰不能呢？毕竟，格里先生曾到过艾萨克·史密斯的家，替约翰问候了她。他满可以在鞍囊里多带一个包裹的。

“我简直迫不及待想尝一尝，”贝齐大声说，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端给阿碧盖尔，“但我要等到你来一起喝。”

阿碧盖尔的妒忌消失了。她倾身吻贝齐的面颊。两人端着茶杯坐好，目光呆滞地吸入芬芳。她们啜了一口，高兴地发出咕噜咕噜声，把香茗在口中漱着，心醉神迷地享受口福，尽可能慢慢地咽下去，让香气留得长久些。

“这种害人的杂草，真能提神。”阿碧盖尔轻声说。

“所以我们最近两年病痛那么多，”贝齐附和着，“没有一种痢疾、瘟热，是茶所不能够医治的。”

她们又尝了一口。幸福的暖流再次攫住了她们，好像钻石宝冕套在头顶。

“我们的样子一定像酒馆的常客。”贝齐说。

“应该是‘酒鬼’吧。你认为，茶瘾跟郎姆酒瘾一样有罪吗？”

“肯定。我们的牧师教导说，我们所享受的，都是有罪的。再来一杯？”

“太好了。”

一个小时以后，阿碧盖尔起身了，浑身芬芳，状态良好，烦恼顿消。向门边走去时，她问自己：“贝齐会愿意分些茶叶给我吗？噢，一半不行，不讲理，四分之一都不可，也太放肆了。可十分之一呢？一小碗，藏好了，可以维持个把月吧？”

贝齐并没有主动提出，她压根儿没想到。

当阿碧盖尔接到约翰的信时，才知道“格里带了一罐给你”，她叹口气。

“天哪，格里先生把茶叶给了别的亚当斯太太！”

首先，她在心里向约翰道歉，错怪他没有送茶叶来。接着，她祈求主饶恕她嫉妒的罪恶。再后来，就考虑如何索回茶叶这个主要的问题。怎样捅破消息最好呢？她希望贝齐看到损失不要尴尬，也不要太悲痛。至于寻找巧妙的方法嘛，她认为贝齐不需要的。

接着出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想法，既然已经出了差错，而贝齐认为茶叶是给她的，她不应该与贝齐共同分享吗？噢，一半不行，不讲理，四分之一都不可，也太放肆了。可十分之一呢？一小碗，藏好了……这样的姐妹般姿态，当然会缓解尴尬局面喽？

贝齐狠命眨眼，但只眨了一次。她跑到厨房，拿出茶叶罐，坚决地塞在阿碧盖尔的手中。然后两人哈哈大笑。

“贝齐嫂，让我在你的厨房煮一杯浓茶吧。”

“公平、公平。茶叶属于我的时候，我为你煮了一壶，现在归你了，你也可以为我煮一壶的。”

艾萨克叔叔从塞勒姆来出差时，阿碧盖尔请他随她去皇后街房子。他做了严格的检查，核对了她的数字，低头沉思了片刻。

“我现在应该修理房子吗，艾萨克叔叔？我每年能得到 25 英镑的租金。坦白说，我们需要这点钱。”

“我们的损失那么大，大家都缺钱。英国人拆掉我的两个仓库当柴烧了。但是材料和工匠很缺，价钱很高呀。你不得不待在这里监工。”

“我不愿意做监工。”

“约翰什么时候能回来？”

“应该快了吧。已经走了半年多。”

“让他来雇工匠，做监工吧。他能够少花钱多办事的，而且责任不在于你了。”

随着痘疹开始出现，娜布病了。约翰尼和理查德·克兰奇也出疹，却什么事也没有。此后阿碧盖尔和玛丽·克兰奇同时出疹，痘疹冒出的时候，她感到各种各样神秘的事情在身上出现，但两人都能够走动。除了汤米和查利，所有的小

孩都很乖，但他们两个很顽固。汤米重新接了种，以后便骄傲地出现十多个斑点。查利种了三次，还是没用。他最终的免疫，是通过邻居玩伴染上了痘疹，随后发高烧、说谵语，长达四十八小时处于病危状态。

史密斯家庭医院办得很成功。它的病人开始陆续回到韦茅斯、林肯、塞勒姆、布瑞特里。阿碧盖尔出院之前，塞缪·亚当斯回家来了，七个月的集中工作使他疲惫不堪。约翰的来信说，他担心塞缪的身体，他几个月之前就应该回家的。他的头发已经从烟灰变成了斑白，他的头和手恢复了震颤。他在椅子上躺好，书桌上没有书籍或者新近书写的文章，这是他精疲力竭的明证。

“我工作得并不比约翰努力呀，”他发现阿碧盖尔支持贝齐责备他玩命，就声明说。“他凌晨四点钟就起来，参加战争和军械委员会的工作，然后直接去国会参与我们的《邦联条例》辩论，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其后他再到美国国玺设计委员会，干到晚餐为止，晚餐以后，他又同没收英国人财产的法律起草小组一起开会。此后，他在房间里写作，直到午夜。”

阿碧盖尔大惊失色。“没有乡间散步，没有骑马驰骋？”

“没功夫的。而且他为了省钱没有在费城养马。经济状况不佳呀，阿碧盖尔。你应该给他送马去。”

她吃吃地笑了。“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新建立的邮政系统？约翰这样紧张，是怎样熬过来的？”

“你比我更了解我的堂弟呀，他跟天主教徒靠忏悔得到净化一样，靠抱怨他的健康来求得净化。如果他能谈论眼睛多么疼痛，感冒老是不好，工作量过大，暑气蒸人，那么他的病痛也就好了。我没回答你的问题，是吗？约翰弟的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好了。国会里有不少好使的脑袋，但他对于我们的基础文件的贡献，可能比任何一位别的代表都大。”

她内心感到喜不自胜。

“我们五个家属读他写的《独立宣言》的时候，那自豪感是你所不能体会的。”

“那可不是约翰写的，是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

她想自己误会了。

“那怎么可能呢？我有约翰的亲笔原稿。”

“你手里是约翰抄写的杰斐逊原稿。约翰也在该委员会任职，并提了一些建议。但是起草者是弗吉尼亚的托马斯·杰斐逊，所依据的是他给《弗吉尼亚州宪法》作的序言。”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贝齐跑过来，安慰地抱住她。她的眼泪跟冒出来一样快地止住了。

“我犯了虚荣罪，对不对？重要的只是它写成了，而且被愉快地接受了。”

“从在一个新大陆上单独生活了一百五十年的人民中间演化而来，他们痛苦地学会了怎样统治自己。”塞缪尔疲倦地补充道。

在痛饮了一阵茶叶以后，她返回到艾萨克叔叔的家，爬楼梯到她的寝室，从读书间的书桌里拿出《独立宣言》，再一次阅读文采熠熠的檄文。

“杰斐逊先生的《独立宣言》简直是天才大手笔。”她对周围的墙壁大喊。

美利坚合众国就此宣布独立了。下一步，他们必须去赢得独立。

11

他们于9月2日返回到布瑞特里，已经没有得天花的顾虑了，他们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没有一个人脸上留下麻子。襁

裸里的共和国的面部却不是这样的，它正在“很乖”地出疹，发生了一系列的退盟和溃败。从长岛战役开始，坏消息就像遭炮击不知所措的军民一样，闯进波士顿和布瑞特里。阿碧盖尔的父亲说得对，英国人没逃走，他们决定在战略上争取主动。威廉·豪爵士将军目前统率着有史以来阵容最大的英国外派军：三万两千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包括拱卫纽约的克林顿将军、康沃利斯将军的部队，随理查德·豪中将的强大舰队抵达的一万英军，纽约海湾南部的轮船公司船只和配有重武器的三帆快速战舰，另外有八千雇佣兵，这是乔治三世从他的为数众多的日耳曼亲王堂兄弟当中，所雇佣的近三万外援中的第一批。来抵挡这支军队的，有华盛顿将军麾下一万受过训练的大陆军，另有一万短期民兵，而他们的滑膛枪、鸟枪则是从家中壁炉上面拿来的。1776年夏末，他们以在灯红酒绿的纽约城酗酒、嫖妓、开小差而赫赫有名，纽约是千千万万铁杆亲英派的不忠中心，他们还控制着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部地区。

8月22日，豪将军在他兄弟的舰船的掩护下，率领一万五千人乘船从斯塔腾岛直扑长岛，后面有五千雇佣兵跟随。华盛顿根据国会的指示，分兵两路，在曼哈顿岛和长岛驻守，设防于布鲁克林高地等战略要地，以阻止英国人进占纽约。豪将军侦察到华盛顿的薄弱环节以后，就发起了计划周密的攻击。在每个点，华盛顿的军队都受到突然袭击，而且寡不敌众，连连中计。美国人的伤亡人数有一千五百。如果豪将军立刻攻击布鲁克林阵地上的美国主力，就可能意味着美国军队会损失一半，因为美国人还是采取布里德山的办法，没给自己留下后路，除非投入东河淹死。

豪没有攻击。增援部队上来了，里面有从马布尔黑德来的马萨诸塞州第十四军。在马布尔黑德海军船只的帮助下，华

盛顿星夜把全部军队撤回纽约。四时三十分破晓后，第一班英国哨兵来到渡口，发现华盛顿已经乘最后一只船转移了。

阿碧盖尔在给丈夫的信中，说出了面临重重压力的全体爱国者的心声：

“即使打败，我认为我们也不会被征服的。像古罗马基督徒一样，燃烧着爱国、爱自由、热心公益之心，崇尚着高贵的荣誉的一国人民，是不会由于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而沮丧、气馁的。但愿我们能够学习他们，在失败中赢得走向不可战胜的力量。”

其后的几个月份中，他们连遭败绩。两个小时的海军炮击之后，英国掷弹兵侵入曼哈顿，华盛顿的正规军和民兵仓惶逃窜，新英格兰民兵也参与了溃逃。此刻，上述的神秘信念尤其需要。九月中旬，华盛顿被英国追击部队傲慢的猎狐声音所激怒，把部队调到他们的侧面和后方，在哈莱姆高地重创一支趾高气扬的英军分遣队，使纽约之耻得到部分偿雪。新英格兰民兵在战役的中间遣返回乡，象征性的小胜利使华盛顿得以在不惊逃，不受耻辱的情况下让部队北撤。将军打仗做到了不胜不负，但对于马萨诸塞州人民来说，这是聊胜于无的安慰，自从康科德战役、英国人从波士顿港撤离这一最后的胜利假象以来，他们参战已经有一个半年头了。

南方诸州已经组织起他们的联队，并开始沿着海岸修筑工事，这一消息令人振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大的冲突，企图占领威尔明顿的北卡罗来纳州保王党被驱散了，英军对保护查尔斯顿港的沙利文岛阵地进行了长时间炮击，也告失败，因为英舰的补给告罄，不得不返回纽约。从信件和报纸的各种报道看，战争的展开仍然是将来的事情。

亚当斯家的主要问题是想办法让他回家，这一点约翰在信中也同意。他查了一下书桌上的日历，发现夫妻分别已经

整整八个月了。她无意中陷入了波士顿船长妻子的位置，她们一年到头独处，丈夫在家只有一个月。

约翰在尽量想办法请假，但他现在是惟一仍在国会工作的马萨诸塞州代表。他不断给议长詹姆斯·沃伦写信，催促立法机关增加代表数目，好让新人来接替他。阿碧盖尔追踪着约翰的要求，但是立法机关休会了。国会继续开会时，就批准了约翰·亚当斯的主意，但议员们没有通过决议替换或者释放他。

约翰也请求她给他送马来，以便骑回家。他没有钱在费城买马租马。

阿碧盖尔在布瑞特里也没有钱。她去波士顿城里时无力额外雇人干农活，所以收成很一般。她收到了少量的几笔钱，首先交了税，然后为皇后街的破房子支付 34 英镑的倒数第二次分期付款。剩下的过冬现金已经很少了，但她把它全部花掉了，差小拜斯送两匹马到费城。她写道：“我知道，你身上担子沉甸甸的，为大众而忧虑，所以我一直不愿意提起你的私人忧虑。”

她告诉他，要耗费多少钱才能修理好他们在波士顿的房子。然后她描述了他的船，躺在码头里腐烂着，再搁置一年不料理，船就一钱不值了。三十五英亩的大家庭农场，当初是向彼得买过来的，如今已入不敷出。要么约翰得自己来耕，要么得租出去。家里没有背债务，但亚当斯硬币银行里早就没有银币了。她和孩子靠农场和牛奶场吃喝，伙食不错，衣服自己做，取暖的柴自己砍，仅此而已。

可是拜斯安全抵达费城之后，约翰仍然留在那里。此刻她领会到，把他拴在书桌旁的，除了国会和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还有第三股力量，那就是他自己。作为大陆战争和军械委员会主席，他让自己充当接触军队及其需求的全部要素

的惟一代表，一旦他能够说服国会拨款，就要拿出获取这些材料的操作办法。他的计划和主张是，建设常备军，稳定货币，与欧洲国家订立条约，使各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是独立国家，要从国外争取钱、火药、大炮、工程师、食品、船只。他关注着建造军舰，武装货船，截取战利品的运动。他的《关于政府时想法》是各州建立新政府的讨论基础。他参加了各种委员会，研究对付间谍和叛徒，批准将官的提拔、作战方案，研究华盛顿将军的临阵指挥。

从她在布瑞特里坐位上遥看，她发现约翰·亚当斯通过艰苦卓绝、连续不断的努力，已经化作脊梁顶天的阿特拉斯神，在其宽阔的肩膀上，平衡着满世界的工作。在困难的过渡时期，军队开小差的很多，许多战役由于领导不力而失利，爱国者在供货中出现大量贪婪的奸商，侵害新生的国家的利益，所以他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他认为自己的工作移交在可靠人的手中，否则他是绝不能够离开的。

这是约翰的虚荣心在作怪吗？她不那么认为。她认为这是责任感。她给默西·沃伦的信中说：“我们的国家就好比是第二上帝，第一和最大的父母。”如果她有如此强烈的感受，那么，约翰的感受不是可想而知的吗？

约翰直到 1776 年 10 月 13 日才离开费城，此时拜斯送马到那里已经有三十八天了。他们横穿宾夕法尼亚、新泽西、纽约、马萨诸塞四州，两个星期的驰骋使他神清气爽。从他下马拥抱阿碧盖尔和孩子们的那一刻起，他的满面春风就照亮了整幢房子，好比每个火炉里都烧起了明亮的火焰，他们的脸上也亮堂堂的。

雪在 11 月初就下起来了。夫妻俩舒适安心地躺在四柱大床上，球穗床罩关闭了一半，以便保暖。通过远处的窗户，通

过半开半掩的窗帘，她能够看见白雪纷纷飘下。她越发感到，她的床就像返回自家港湾的轮船，货舱里装满了宝贵的和平和满足。她想起在这张床上的新婚之夜，当初，她思考着，结婚真是一个奇迹，可以扫除一切积存的紧张和束缚。现在，连约翰连选连任国会代表也无法打扰他们了，因为立法机关已经接受他的提议，指定了追加的代表，任何两名国会代表，在法律上都有权代表马萨诸塞州讲话。这就意味着，约翰至多要离家两三个月。

她在她的怀里蠕动。

“你醒了？”她轻声说。

“没有，”他嘟哝着，“我睡着呢。我正梦到自己在家里的床上躺着。”

她一时语塞，随后问道：“约翰，你认为我们可能再要孩子吗？长长的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事。”

“亲爱的，你发现数字五拥有数字四所不具备的玄机吗？”

“是的，如果是女孩。”

“哎哟！”他扳起她的面部看她的眼睛，“你还要一个女儿，一直没有忘记苏姗娜。”

“你呢，约翰？”

“没有。”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说吧。”

“分娩时你要在家，免得我孤零零的。”

“我保证。”

马萨诸塞州的法院重新开放了，法庭巡回到布瑞特里时，阿碧盖尔从请法官吃饭，第二天晚上请律师吃饭的情况证实，回报是丰厚的。那些在约翰参加国会时成为律师的年轻人，通过处理“战利品”案子大发其财，俘获的英国货轮满载着货

品。约翰以前的法律书记员已积存了成百上千英镑的手续费。

“而我连一个小案子都无法接。”约翰悲痛地说。

“我就不懂了，你对诉讼案子可以挑挑拣拣的。”

“我仍然是挂名的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呀。而且我刚刚重新当选了国会代表。”

“你说过，你准备辞去首席法官的职位。”

“是的，很快。”

“为什么不是现在？”

“我得等待选好接班人呀。而且我在为公众的事业辩护期间，是不得卷入私人案子的。我知道，为了保持我的法律德行，亚当斯硬币银行已经结满蜘蛛网。明天同我去波士顿吧。我要开始修理房子，并把我的船拉进仓库刮擦，重新油漆。然后我们才能出租房子，卖掉那船。”

“我不想打听你的私事，”她苦笑着说，“不过，你能否告诉我，打算用什么法定支付手段呢？”

“钱呀。几个欠我债多年的律师和商人突然发财了。因为战争，还有匮乏。由于他们是靠我们的马萨诸塞州税务钞票富起来的，我想在他们的债务上做一点法律上的平调，收他们的利息。”

“高利贷的利率。”

“更好。立法机关已经答应，明年1月报销我的全部花费，外加一个小项目，他们叫做服务费。”

“那有可能意味着工资吗？”

“我们雇人的时候，服务费就是工资啦。等着瞧吧。”

人人都信守诺言。到1月的第二个星期，阿碧盖尔告诉丈夫，她已经有喜，他祝贺她，然后给她看长期债务的收益款，还有从立法机关领的226英镑6先令2便士银票，补偿1776年九个月的服务。他们坐在顾客的桌子旁，他查看着全

年的账本。

“要了我的命。我也讲不出这个数字是代表我的支出呢，还是有少数几英镑剩余的‘服务费’。我往往忘记写下我的支出，例如书写纸或者蜡烛、寄马费。我每次结算总费用，都发现比我的账目少五到十英镑。”

“可以根据往年的估算嘛，1775 年的怎么样？”

他走到他上锁的书桌前，拿出分类架上的一本会计账簿。

“这里：从 4 月到 8 月，我的花费是 34 镑 8 先令。从 8 月到 12 月是 127 镑 7 先令 10 便士。那年旅行了两次。”

“即使如此，加起来也是 260 英镑多一点。那么九个月的服务拿 226 英镑怎么能够包括工资呢？”

他叹息着，“不能。大概是 20 英镑吧，因为我节衣缩食。足以支付你的长工工资。”

“那个等式不错呀！”

“不，他们是正确的。如果公共服务有利可图，多多少少别有用心的都会抢这些工作的。迄今为止，我们都是志愿者，这意味着，我们能够比任何打工仔努力十倍。但是新的法律使情况改善了一点：我们这些代表将每天支取 22 先令作为工资。不算富埒王侯，却也不无小补，给新生的婴儿吧。”

她的眼睛发亮了。

“公平交易。你的劳动换我的十月怀胎。”

“你什么时候生产？”

“七月份。”

“我几天后得走了，但打算到四五月份回家。”

“务必。最后几个星期拖不动，兜不转。”

他离开时，一切都安排停当了，这样在他返回之前，她的责任很少。他已经请过木工，对谷仓和地下室做了必要的修理，当年雇了两个长工，买了种子，买了干海草肥田，围

墙也重新砌过，果园修剪过，农具都磨好了。他支付波士顿房子修理费以后，身边带了 100 英镑，其余都留下，交给她的手里。

他每天或隔天都给她写信，又长又有趣的信，告诉她从唠叨的理发师那里听来的全部幽默轶事。他很少透露国会的进展，但她知道他记着日记，等他回来时，就可以看他的叙述。现在英国人已扬言要进攻费城，代表们挪到了巴尔的摩，会议在一个改造后的酒馆里进行。约翰在信中说，他发现巴尔的摩很漂亮，四周围绕着欣欣向荣的农场，而且全体亲英派已经排除殆尽，更是风景这边独好。他抱怨物价奇高，街道也肮脏泥泞，但他很高兴，大陆军正在补员，而且马里兰州模范地听取国会的批评，正在组建政府。偶尔几天没有来信，她就上楼去到办公室，重温叠在写字台上的十几封旧信，情绪随之和他一样高了。

她在吉尔的《大陆日报》上登了广告，一次是 2 月 6 日，一次是 13 日，把皇后街的房子租给了威利斯先生，每年租金是 22 英镑，该先生开着印刷厂，是位好房客。

2 月中旬的暴风雪，使他们陷于六英尺高的雪堆之间。马和雪橇尚能过得去，所以他们经常去韦茅斯看望克兰奇夫妇、她的父亲和贝茜。布瑞特里和韦茅斯住满了本地的三个月民兵，他们由于天花疫情不断而开了小差。面粉和裸麦根本买不到，而肉店里只有最劣等的肉。波士顿处于面包暴动的边缘，因为面包店每户只供应一条面包。阿碧盖尔只能眼看着孩子们处于定量不足的情况下，直到艾萨克叔叔的一艘轮船进入波士顿港，运来一船面粉，其中有一部分是约翰离家前预订的，货款已经付清。

她的感觉彻底好了。的确，偶尔会出现一些麻烦：约翰尼生病了，而科顿却无法确诊。汤米肠子里有虫，身上的肉

掉光了，后来阿碧盖尔让约翰寄来一盒瑞安大夫的干胶片药粉，总算好了。他们的奶牛拉格尔斯冻死了。妹妹贝茜告诉他们，约翰·萧当上了牧师，她可以出嫁了。这使史密斯一家十分不安，因为三年前小萧被迫离开史密斯家的时候，贝茜曾坚决否认她爱他。在这期间，他们显然继续秘密幽会，或者有书信往来。约翰在信中说，他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阿碧盖尔借口贝茜欺骗了他们，不愿转达约翰的问候。贝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疏忽，忙于预备婚事。萧牧师是在黑弗里尔他的第一个牧师公馆里接受神职的，打算在秋季完婚。

随着季节变化，新英格兰饱受谣言的冲击：国会绑住了乔治·华盛顿的手脚，不让他打仗。国会已经把华盛顿将军变成了独裁执政者。英国已经向国会提出了新的条约和条款。新英格兰士兵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她的兄弟比利身穿上尉军装，带着凯瑟琳·路易莎来了，在她家过一夜。他已经加入了新组建的海军陆战队，马上要随美国鞑靼人号出海了。詹姆斯·沃伦前来称赞她，说农场长势良好。理查德·克兰奇停止了修表工作，买了附近的农场。布瑞特里开了两所医院，为士兵种牛痘，科顿·塔夫茨在其中一所工作。惟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波士顿友人霍华德太太去世了。阿碧盖尔在给约翰的信中写道：

她于上星期的昨天……生下一个孩子。腹中的坏疽夺去了她的生命。每出现一件这种事情，自然都令人同情。能克服死的恐惧的人，是多么伟大！一个母亲，眼看着一家子年幼无助的孩子，想到要抛下他们，听凭他们在充满圈套和诱惑的世界上漂泊，既没有预见圈套的判断力，也没有避免诱惑的精明脑袋，心中不免万分忧虑。

冰雪消融，日照延长。4月下半月，约翰忙于起草《邦盟条例》，以使十三个州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代表们已经重返费城，因为英国人要占领该城市的威胁没有成为事实。他们正在进行持久战，以达成一个妥协，使中央政府能够强大到足够保护各州，却不是过分强大，免得挤占地方的合法权利。

她结束了第六个月份，孩子出奇地活跃，陪伴着她。她此刻已经知道，约翰不可能如约回家了，而且她也不能逼他遵守诺言，回家看孩子出生。如果因为他不得不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退出，从而使某个紧急事项落空，那么她是永远不会饶恕自己的。她也不要约翰埋怨她，“你其实并不需要我，我本来可以完成工作的。”

她回信感谢他的许多来信，“不无安慰，尽管冬夜送暖无济于事。”然后拐弯抹角地释放了他，听任他埋头工作，“随着炎夏将临，我产生不少焦虑，如果你能够陪着我，其中一些是不应该有的，至少可以大大减轻。既然自知那是不可企及的奢望……那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哲学思维，随遇而安吧。

五六月一晃而过。七月份，她开始“感觉不适”，这是她报告给姐姐玛丽的原话。对朋友霍华德太太的记忆不时闯入脑袋，挥也挥不去。科顿·塔夫茨从韦茅斯请来了，他来得那么快，肯定是策马飞驰，但他来到卧室中，却没有赶路的样子。他看上去活像史密斯先生，高个，褐色眼睛，脸上沟沟坎坎。

“你哪里不舒服，我的表妹外甥女？”

“头痛。视觉模糊。脚脖子肿胀。”

“没什么异常嘛。婴儿怎样？”

“在踢腿。”

“预产期还有一个星期吧？”

“差不多。”

“要卧床，不能爬楼梯。我去找些新书给你看。”

尽管双腿已经开始肿胀，但她捧读着小说，身体还算舒适。她读完了斯摩莱特的《亨佛利·克林克的远征》和奥利佛·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后者属两卷小版本。科顿每天下午来探视，有一次，他坐在卧室的前窗边透空气，正面对着阿碧盖尔，恰好看到婴儿的脚整个印记突出于薄睡袍之外。

“那个婴儿急于让她自己出生。”

“科顿表兄，你比约翰的郎姆酒混合甜饮料更鼓劲。”

“而且省钱。”他大笑，“我们已经不再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浆了。”

那天夜间，她发生了严重的颤抖。房间里没有时钟，颤抖是如此的猛烈，根本没办法记录发作的时间，但是她推测，至少三分钟才平静下来。她的感官上落下了沉重的面纱，沉睡过去。她黎明时醒来，恰似从黑暗的湖底挣扎起来，此刻她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睡觉，而是昏迷了。塔夫茨大夫中午来的时候，她把发惊厥的事告诉了他。

“科顿表兄，我认为婴儿已经死了。”

科顿不答，而是越过眼镜的顶部凝视着她，额头的皱纹深得很。

“你的眼睛看来聚焦得不错，阿碧盖尔表妹。模糊吗？”

“没有。”

“好的，头痛呢？”

“好了。”

“脚脖子呢？”

她揭开淡色亚麻布被单。“肿胀消退了。”

“你没事了。孩子多半降入了较好的分娩位置。”

“你认为孩子现在能够从我身上取出吗？”

“用那些可怕的仪器？当然不。那样杀死的母亲比救活的更多。给自己留一些顺产的机会吧。”

“还是让玛丽请接生婆吧。”

玛丽回来后，就轻声责备阿碧盖尔，“你太忧郁了。”

“希望如此。”

7月10日的傍晚，约翰的来信从波士顿带到了。她忘却了焦虑，下床写了一封愉快的信，告诉他农场上收成真不错，而她的阵痛已经开始，她返回床上后睡得很好。

上午她生了。她的痛苦急剧而短促，她倾听着婴儿的哭声。一点都没有。

她靠一只肘支撑起来，首先看到是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但肤色发青。接生婆正在连续重击，敲打孩子的胸部、背部。她听到有人跑上楼梯，模模糊糊看见科顿走近床脚，给婴儿进行口对口呼吸。

毫无用处。医生和接生婆都无法摸到脐带和颈动脉的脉动。死亡是压迫造成的，孩子的下巴压迫了夹于下巴和胸部之间的脐带。

玛丽欲哭无泪，帮助接生婆照料阿碧盖尔。科顿的上牙紧紧咬住大嘴唇，免得哭出声来，打搅阿碧盖尔。他重新控制住自己以后，单膝在她的床边跪下，长手指抓住她的手，请求她原谅。

“我是医生，对自己的无知十分惭愧。你第一次告诉我发生惊恐时，我理当能够帮助你的。当时可能仍然来得及抢救孩子的。我认为胎儿仍然活着时，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呢？”

她苦笑着回答。

“因为胎儿在我身上，不是你身上。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

是因为体内的挣扎已经结束了。”

她悲痛欲绝。娜布得到允许后走进卧室，得知情况之后，小姑娘不禁抽搐呜咽起来。玛丽想要把她带出去。阿碧盖尔则说：“让她留下吧，我们将相互安慰。娜布乖乖，过来趴在我肩头哭吧。”

死婴取名伊丽莎白，埋于亚当斯家坟地。她的父亲、玛丽姐姐、约翰的母亲伴随威伯德牧师去了墓地。

五天之后，阿碧盖尔到书桌边给约翰写了信，觉得有必要亲笔写信让他放心，即使他在家，也没有法子帮她的。

科顿进入房间。她搁下笔，转身面对他。

“请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不应该再冒险要孩子了，是吗？”

“你的生命两次出过危险：生苏姗娜一次，如今生伊丽莎白又一次。我认为你不应该再冒险了。”

她沉默了片刻。

“我知道，答案肯定是那样的，从没有听到哭声的那一刹那开始。上帝待我不薄，已经给了我四个美妙的孩子。我认为他不打算让我再生孩子了，如果我不谢谢他的慷慨，接受他的裁判，就是忘恩负义了。”

她转向她的书桌，拿起笔写道：

“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感谢苍天吧。我知道，你所看重的生命，已经被超度，脱离了痛苦和危险，尽管亲爱的婴儿同祖宗是算在一起的。……我虽然伤心，却有多种多样的感谢原因，不愿心怀抱怨。……别了，最亲爱的朋友，再见。”

12

她体力恢复得很快，因而很希望在自家的沃土上散散步，

让头晒在华氏九十二度的毒日头底下。这真是幸运，因为布瑞特里政务会和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给士兵提供了百元津贴，把农场的短工都夺走了。玉米和谷物丰收，只是她近来雇佣的黑人把干草晒了一半就离开了。为期三天的热浪，中间夹着雨天，看样子要使苹果减产。理查德·克兰奇第一年种地倒很成功。他找到一个愿意干几天的短工，就把这人打发来找阿碧盖尔。她父亲和科顿也是如此，秋收高潮时，他俩就与阿碧盖尔和孩子们并肩在地里劳作，把庄稼运入谷仓。乳制品十分匮乏，价格昂贵。阿碧盖尔在牛奶、黄油、干酪和鸡蛋家禽上赚了不少钱。

夜间她就查对地图，从形形色色传到她耳中、登在报纸上的混合消息，看美军和英军的方位，追踪他们的运动去向、遭遇战和战役。

7月初，正当她个人受难的时候，美军在北方也遭受到一系列重创。“绅士约翰尼”伯戈音曾巧舌如簧地称爱国者民兵是“十分荒谬的阅兵式”，从而凭着生花妙笔，精明地使爱国者联合起来，如今他们已经离开加拿大，带领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近万名士兵和一百四十门大炮杀来了。他从亚瑟·圣克莱尔少将手下的装备不善的大陆联队手里，夺回了提空得罗加要塞，办法是设防于刚好高于要塞的小山包，正如当年华盛顿将军使用亨利·诺克斯从同一个提空得罗加获得的大炮，通过设防于多切斯特高地，把英国人赶出波士顿。1777年7月7日，伯戈音在佛蒙特州哈巴顿打击了逃跑的美国兵的后卫部队，开始向奥尔巴尼和曼哈顿推进，打算与豪将军的部队会合，开展钳形运动。

华盛顿将军的美军主力在宾夕法尼亚州也是运气不佳。在这里，豪将军率领一万五千人与华盛顿的八千大陆军、三千民兵展开了白兰地酒战役。豪老谋深算，分出一半兵力打

美国人的后方，击溃了其右翼，而华盛顿却把人马集中在核心，准备迎敌。美国人顽强战斗直到日落为止，然后向北方逃跑，丢下一千人死伤在战场上。

这是重大的损失。于是，9月27日，威廉·豪爵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费城。这次，国会逃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安东尼·韦恩将军准备攻击英国人的后部，却在福奇谷附近的保利遭到夜袭。他的分遣队有数百美军，几乎全军覆没，倒在刺刀屠杀的血泊里。10月4日，华盛顿向德国镇挺进，希望在奇袭中打垮豪的九千正规军，他差一点突破豪的战线，可康沃利斯从费城出动了增援部队，给美军以沉重打击，还俘虏了一个联队。华盛顿把大部人马撤了出来，但这又是一次毁灭性打击。

失败和屠杀的消息，对于阿碧盖尔，对于忠诚于爱国者事业的人们来说，不啻刺刀直刺心脏，每次挫折之后，都有一朵使人窒息的乌云笼罩在乡间。爱国者呼喊，发泄刻骨的仇恨，谴责跟着红衫军、雇佣军和印第安人为虎作伥的保王党连队。她已经经历过对乔纳森·休厄尔、小艾萨克·史密斯、塞缪尔·昆西之流的诚实的反省。他们宁愿离开祖国，而不肯同英国打仗。她认为，这是个悲哀的错误，但还算诚实。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参加英军，杀害其它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兄弟自相残杀——可伯戈音在白米斯高地战役就使用了六百这样的人。基督教会的亲英派也宣称，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也在为信念英勇牺牲，可这个政治的海洋已经搅浑，脆弱的逻辑小船根本无法安全通过。

到九点钟，她的眼睑就跟她的精神一样沉重了。她要爬陡陡的螺旋楼梯到卧室，打开所有的窗户睡觉，希望吹来一阵微风，不时还梦到约翰回家，冷冷地问候她。

她接到信，知道约翰在约克，离费城有八十八英里。她

拼命想了解，此地比费城是近八十八英里呢，还是远八十八英里。约翰说，他现在生活着的地方，完全是德国化的，连教书、布道都用德语言，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住在那里，不用学习一句英语的。

每天都是一个大杂烩。表姐汉娜·林肯嫁给了伊丽莎白婶婶的兄弟埃比尼泽·斯托勒，一场好姻缘。妹妹贝茜嫁给了心上人约翰·萧牧师，搬到了黑弗里尔她的新家和牧师公馆。在阿碧盖尔看来，这门婚事不般配。理查德·克兰奇的姐夫帕默执事带领民兵杀入罗得岛，准备大举进攻，但没有交火就撤出了，帕默从此就失宠了。然后从北方传来大获全胜的消息，伯戈音将军带领全部五千人马、兵器和装备，在纽约州萨拉托加向霍雷肖·盖茨投降。

这是美国军队的最大胜利。阿碧盖尔带女儿到波士顿，“明天跟朋友们一起进行感恩祈祷，赞美上帝引人注目地把敌人交付在我们的手中。”这是她头天晚上给约翰的信中所写的。新泽西的红岸要塞，坐落在特拉华河上，它的保卫战被约翰描绘得高尚无比；英军对河对岸宾夕法尼亚境内的米夫林要塞大举进攻被击退，两艘英国军舰被烧。约翰认为，乔治·华盛顿将军的光泽已经在从长岛到德国镇的失败中部分磨损了，他向阿碧盖尔吐露道：

“国会将设立感恩节，其中一个原因应当是，扭转战局的光荣并不直接归于总司令，也不归于南方的军队。不然的话，偶像崇拜和阿谀奉承就会毫无限制，过度强调个人，势必危及我们的自由。”

几个星期后，她听说比利弟弟所在的军舰美国鞑靼号，连人带船被俘获了。比利被当做战俘送到纽芬兰。由于英国人对待美国战俘的名声很臭，凯瑟琳·路易莎把传说带到布瑞特里时，阿碧盖尔只能强装笑脸。

“我亲爱的妹妹，你自己说比利能够照顾自己的。解开你的旅行包，好好玩几天吧。”

11月快到尽头时，约翰才回家，离家足足一年差一个月，他是1月初走的。她以为自己不会提及胎死腹中的，但第一次拥抱之后，他俩在一起非常尴尬。约翰的眼睛不敢对着她。她这才发现，必须谈论婴儿的死亡，才能排遣毒害他们的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会破坏他们之间的气氛。她呆板地站立着，双手握紧在胸前。

“我应当在家里陪你的，”他大声说，“它在我的心头留下令人苦恼的谴责。”

“我也是。我有做错的吗，或者可能改进的？每个母亲发生胎死腹中的时候，肯定都是这种感觉的。”

他恳求似地用双臂抱住她的腰。他的头发盖住了眉毛，她用手掌把它拢开，发觉他的前额汗淋淋的。

“我并不责备自己，你也不要这样。你要是在家倒是个安慰，但小家伙的命运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痛失爱女，必须更加相互热爱才是。”

他的面颊贴住她的面颊。

“我减少热爱的根本不是你，”他小声说，“而是我自己。”

他回家很短的时间之后，她就发现，他同先前四次从国会开会回家时的情形判若两人了。他在屋子里的坚定步伐，把文件放在办公室适当的地点的姿势，检查地窖、奶牛场、谷仓以后所开列的补充物资单，都充分地说明，这个人已经下定了决心。

亚当斯一家六口济济一堂，肘挨肘地挤在厨房炉火前的桌子旁坐着，大家紧密地挤在一起，感到幸福得很。约翰和阿碧盖尔举杯向小家伙们祝酒，这是用他们田里的玉米秆制造的第一批新英格兰郎姆酒。

“孩子们，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能猜出来吗？”

“书！”四人齐声大喊。

约翰显得垂头丧气。

“嘿，你们怎么能这么肯定？”

“爸爸呀，”约翰尼说，“你一贯带书来的。”

“约翰，你也给我带了某种礼物。”阿碧盖尔嘟哝着，“可我是猜不到的。”

“就是把我自己当礼物送呗，不管值多少吧。我已经完成了国会的事情。《邦联条例》已经协商同意。战争和军械部已经组建。年轻人处理工作能够比我做得更好。我将不接受重选。”他已经拿定主意，而他们也看得出来，“从今往后，我只会处理小政治了。”

“那大政治呢？”阿碧盖尔问。“在你们的《邦联条例》中，我们的中央政府不是得有统治的官员吗？”

“的确。但是我不在其中。明早七点钟，我就重操旧业了。我为大众的事业工作了四年，从而赢得了为咱们家工作的同等权利。”

“阿门！”

作为朋友和情人，他们分别又重逢。两情相悦的复苏，是他们所能够指望到的奇迹。因为他们坚信，他们之间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也无可改变。

“我们真幸运，”阿碧盖尔道。夜深了，他们依然不忍分别，哪怕是去睡觉；他们长时间醒着，倾诉着自己的离愁别恨，借以弥补十一个月的离别，“我们的感情永远不会疏远，两人都需要爱，有了爱，什么都能办到，没有爱，我们一无所有。”

星光淡去，东窗透出最初的黎明灰调。约翰起身，套上暖和的睡袍，在火炉里又扔下一段圆木，把毛毯在阿碧盖尔

下巴下掖紧。

“我来陪孩子们玩，你尽管睡个够。”

“你呢，约翰，你不是也需要睡眠吗？”

“不必，我回到家高兴得很，睡不着。我要去整理法律书，挑选文件，给萨福克县传话，说我亚当斯律师已经回到事务所，欢迎顾客光临。”

她直睡到正午为止。下楼来，她发现几个男人坐在客厅里，约翰的事务所坐不下了。他的老顾客没有忘记他，二十四小时之内就有新顾客想雇到他。阿碧盖尔不仅在炉火正旺的客厅里安顿他们，而且厨房里也安排了人，并筛上热酒招待，“这是我们的家酿玉米秆郎姆酒，”她得意扬扬地说明着。

“四面八方都有人申请，全是最重要的争端，”约翰宣布道，快乐像果酱一样涂在他的脸上。

“怎么会不这样呢，律师先生？你已经完成了年轻时的雄心壮志，成为布瑞特里的首席律师。”

他咯咯笑着，“哪怕是全萨福克县呢。你记得报上登过的伊莱沙·多恩的船，卢萨那号？属于科德角的船只，却持有英国证件，在英国卖鲸油。它被新罕布什尔州的军舰所俘获，带到朴次茅斯作为战利品。俘虏者宣布船只和船装货物充公了。多恩要我辩护，索回他的船。”

“听起来怪有趣的。”

“牵涉到大笔的钱哪。但这意味着我要离开两个星期，前往辩护。”他转向大儿子，“约翰尼，快点成为律师吧，这样我离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照应所有的上门顾客啦。”

“我愿意，爸爸。”

“你呢，娜布，你不想当新英格兰的第一位女律师吗？”

“不想，爸爸。我认为嫁一个律师更简单。”

约翰大声说，“嫁人！你多大了，小姑娘？”

“十二岁半。”

他转向阿碧盖尔，瞪大眼睛问：“小姑娘论嫁是不是早了点呀？”

“结婚是妇女的职业呀，”阿碧盖尔答道，“越早考虑，业务越老练嘛。”

13

她天天在壁炉前看书缝补，每天下午带孩子们去彭氏山滑雪橇。这是个宁静的时期，内心感激的时期，一家之主在家中，把她肩头的责任都担了去。孩子们议论说，他们好久没看见她这么健康啦。作为奢侈的行为，她请人把客厅的黄色旧卧榻重新蒙了封套。

这是一个短暂的松懈。12月中旬，约翰在朴次茅斯为卢萨那号打官司，约克来的通信员把三封信交在她的手中。前两封来自约翰的议员同伴，詹姆斯·洛弗尔和丹尼尔·罗伯多，第三封来自亨利·劳伦斯，他最近取代约翰·汉考克做了国会的主席。她先割洛弗尔信封的封蜡，只看了几行，眼前的快乐泡沫就破裂了。

“我奉这里真正关切我们法兰西事务的兴衰的全体同仁之托，想强迫你接受今日的表决结果，即派遣你出使法国。你对个人幸福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足以促使他们希望你承担这个新的行当。……富兰克林博士的年龄令我们警醒。我们需要一个刚直不阿的人去主持该大使馆。”

她向西窗边阳光照射的椅子走去。此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用颤抖的手打开罗伯多的信。

“此刻没有考虑你的家庭幸福，但是你的国家急需你的才能，我期待你秉着尽忠报国之志，愉快地响应这一光荣的召

唤，毫无疑问，这不仅是国家的福分，而且将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持久的荣誉。……我建议你带一些法语书，带一本法国指南手册。……”

她打开第三封信的时候，眼睛已经湿润了，但是她不需要细看，就发现这是一封公函。

先生：随信荣幸地转达本日国会会议纪要的有关内容，证明你已经当选驻法国公使馆专员。……请允许我同美利坚的朋友一起，祝贺这一正确的任命，并祝愿马到成功，吉祥如意。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您的谦卑的仆人，国会主席
亨利·劳伦斯敬启。

在读这寥寥数行之际，她已经坠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团圆才半个月，就出了阴谋，要剥夺她的全部幸福。欧洲之行漫长无期限，并且危机四伏。她的生命将成为一道连续不断的风景线，充斥着孤独、忧惧、凄凉。

冰冷的卧室里没有生火，她孤寂得很，根本无心升火。她脱掉衣服，爬进毛毯和被子，拉下床帷子，用被子蒙住头，与外界隔绝。但她彻夜在与那个外界奋力抗争。毫无疑问，约翰的任命是为了公益。他曾参加起草“条约计划”的委员会，是他起草了原始文件，决定并派遣了头几任驻巴黎专员。不，该任命是他的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要赢得独立战争，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与英国的头号敌人法国签订一系列条约，给美国带来急需的食品、工具和机器，以建立自己的制造厂，还有武器弹药、大炮、钱、训练有素的军官、工程师、船只，去终止冲突。

随着漫漫不眠之夜渐渐消磨过去，她发现这是她所忍受

过的最折磨人的冲突。国会相距十分遥远，需要两个星期的策马趲行，国会代表有被豪将军的部队掳走的危险。但是法国巴黎呀！三千多英里之遥，要完成旅行，等到回信，就得花两至四个月。条约的签订是缓慢乏味的行当，约翰一走可能要……许多年！

她哭泣着，很可怜，已经感到被抛弃，直到发觉枕头尽湿。夜深人静，孤床独眠，就是一个无情的战场，毫无获救的希望。然后，处于黑暗的森林深处，哪怕精疲力竭，她开始漫长艰苦的攀登，要脱离绝望的沼泽，抵达阳光大道，尽管路上布满石块。

她的角色从来不是妨碍丈夫，而是努力让他放开手脚自由行动。这个重要的大使衔的荣誉，是国会高度倚仗约翰·亚当斯的确证。让别人说亚当斯因为夫人反对而拒绝一个重要的职位，是她的耻辱，是对她的自尊心的毁灭性打击，而且是对他花费三年时间帮助创造的自治政府的嘲弄。她怎么能够抵销已经忍受了多年的痛苦牺牲？她苦笑着，的确，她的一大资本，看来是牺牲自己所换来的既得权益！

她起身点燃书桌上双节烛台的蜡烛，降低底下一节，让光线直接照耀她的《圣经》。她拿起放大镜，很快在《士师记》第五章 24 至 27 节中，发现了她在搜索的章节：

基尼人希百的妻子雅亿
比所有住帐幕的妇人更为有福。
西西拉求水，雅亿却给他奶喝，
还用珍贵的杯子呈上奶油；
然后她左手拿起营钉，
右手拿起工匠的锤子，
把钉子穿过西西拉的头颅，

刺透了他的太阳穴，
西西拉弯身，仆倒在她的脚前，
他弯身仆倒，一命呜呼。

她就是雅亿，她就是西西拉。她右手拿起木工的短锤，她必须发现自己身上一切跟丈夫作对的地方，砸上致命的一击。她必须戳穿自己的前额，让一切弱点和自私倒在她的脚前，无能为力地死去。那时，仅仅在那时，别人才能说她：

约翰的妻子阿碧盖尔
比所有住帐幕的妇人更为有福。

她聚集起力量，充分意识到，十三年前，他们结婚时合伙踏上的道路，根本就没有尽头。

她点燃火炉，捅破脸盆的薄冰层，把奇冷的水泼在滚烫的面部和额头。她披上睡袍，默默下了楼梯，看到雄伟的座钟指着凌晨三点不到，便在发光的灰烬上放一些引火物，在新喷出的火焰上方挂好水壶。水煮开后，她从约翰带回家的金属罐中，大手大脚地捏了一大把小种红茶，泡了滚烫的提神茶喝下去。

自知之明来之不易，承认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更难。高高的老爷座钟敲四点时，她知道约翰会接受委任的。到五点钟，她知道她也必须坚持让他去法国谈判条约。很好，如果她不能够阻止他，又不能让他去，那什么是答案呢？

她得到解答时，天已经亮了；此刻已经是第三杯锻炼体魄的茶了，她想知道，自己怎么会如此迟钝，允许自己在做出决定过程中受这么大的苦。

娜布来到厨房，睡眠惺忪，却心事重重。

“妈妈，我到床上找你不在。”

“我三点钟就下楼了。”

“你脸色好多了。甚至带有一点笑意。妈妈，信上都写了什么？”

“你父亲要到巴黎任职，同法国订条约。”

“爸爸去吗？”

“去的。”

娜布有着感情不外露的迟钝性格，很少流眼泪。

“再次撇下我们？”

“不，娜布，我们一道去。”

“我们全家？”

“是。只要他的慈爱能允许我们伴随他。叫醒约翰尼，我要他拿这些信到波士顿艾萨克叔公家。”

娜布沉思了片刻。

“妈妈，你总是说，你害怕航海的。”

“恐怖至极。”

“那你为什么决定去？”

“因为未知的恐怖，不比已知的恐怖大。”

约翰及时赶回，参加阿碧盖尔为亚当斯、史密斯、昆西大家庭安排的圣诞晚会。她详细叙述了从但丁的地狱深渊爬出，来到尚可居住的炼狱外围的行程，向他和盘托出，而他也注意地听。

“我几乎与你同时听到这消息的。在朴次茅斯审理案子时，兰登先生从费城来，靠在律师席上，小声告诉我，迪恩先生已被召回，要任命我去法国。我没有拿它当真，因为在约克，埃尔布里奇·格里对我说，他要提名我去法国，因为赛拉斯·迪恩在联合委员会的行为糟透了，给自己丢脸，使

国家失体面，国会除了召回他，没别的法子挽回耻辱。我曾当面回绝，要求免谈。”

“后来我在艾萨克叔叔家看到信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其次想到，自己不大懂法语，无疑不足以对付法国国王和他的内阁。渡海的危险，冬天航行的苦楚，倒不在话下。英国人的军舰是更严重的问题。关于我的委任消息，还有命令波士顿军港派三帆快速护卫舰波士顿号护送我到法国的消息，英国海军基地罗得岛会得到情报的。我们的保王党间谍会让英国人知道我的起航情况。……”

“是我们的起航情况吧。”她思忖。

“……不过，华盛顿将军和他可怜的残兵败卒正在向福奇谷冻结的营地运动，而他不得不向国会报告，他的士兵没有‘半件衬衫’，我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委任呢？”他急速地抬头看她，“你知道我要接受的。”

她点头。

“过去在各种危险和窘困目前，你总是鼓励、鼓舞我的。我知道你现在也不会辜负我的。”

“你是不是也知道我将跟去，拖着四个小孩子？”她问。

他好像略有点吃惊，然后微笑道。

“圣诞节以后，我们立即开始调查。”

圣诞节欢闹而愉快，亲戚和孩子们就像桶里腌的鳕鱼一样挤满屋子。二十三个大人，十八个孩子，把约翰的办公室、客厅、三十尺长的厨房挤得水泄不通，里面全都安排了桌子。阿碧盖尔坚信，下次跟家里人团聚，要隔很长的时间了，于是就根据她母亲的最好的传统假日餐来安排酒席：栗子填馅的烤火鸡、乳猪、烤鱼、咸肉、豌豆、软奶冻、蜜饯。她没有准备葡萄酒，因为华盛顿将军为了节约，从他的饭桌上撤

掉了葡萄酒，但大家忠诚地喝玉米秆郎姆酒，宣称这不亚于最好的西印度酒。

第二天，约翰骑马前往波士顿，跟塞缪尔和贝齐·亚当斯一起着手了解，举家迁往法兰西要办哪些事。他到次日傍晚才返回，疲惫不堪，眼睛起雾，嘴唇抽搐。等到他点燃烟斗，向火炉伸展了双腿之后，她才问：

“约翰，是不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困难得多？”

“不不，只是在某些方面。”

“我想是重要的方面吧？”

“是。像这样的冒险中，每件事都是重要的方面，我要是被俘获的话，就得关在伦敦著名的新西门监狱。英国人对这场战争抱有轻蔑精神和报复性愤怒，我根本不用指望有幸作为国家的囚犯关在伦敦塔。他们的议会法案可以批准他们以叛国罪审判我，处决我。”

“你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呢？”

他把脸转向别处。

“波士顿没有人知道。”

“还有其他的问题？”

“各种世俗的忧虑。国会将支付我的花费，路费、适当的衣服、船上吃的、仆人、适当的供给、巴黎的房舍费用，完成任务的全部合法支出。”

“当然我们能同吃同睡了？”

“不，亲爱的朋友，那样做不行。第一，我们必须支付你的路费，孩子的路费，按常规票价。……”

“但是你告诉过我，波士顿号是二十四炮的大陆驱逐舰。既然这是政府的船，不是私人的，为什么要我们支付路费？我们并不增加渡海的花费。”

“塞缪尔·塔克舰长是美国海军的军官。但波士顿号将承

运它所能容纳的全部付费乘客。政府需要钱。”

“原来如此。”她说得很悲伤。

“我们必须把旅途所需的全部食品和饮料带上船：六只羊、十八只鸡、四、五十打鸡蛋、新宰杀的牛肉、猪肉、成桶的苹果、苹果酒、二十个圆锥块糖、干果、成箱的黄油、干酪、玉米、烘面包的面粉、成箱的郎姆酒、马德拉白葡萄酒。”

“这些我们都有，”她平静地回答，“没有的也可以换到。”

他的面部开朗了，“你说得对，这些我们都有，多亏你经营农场有方。可衣服呢……我们必须做新衣服，适合到巴黎穿的，也许还得出入宫廷呢。”

“我们能换到面料，还可以把现有的衣服改一改。要负担一些手续费，租金……”

“对了，我几个星期出庭可以收到一些手续费，也许足够支付路费。我不会再气馁了。”

孩子们为即将到来的冒险激动万分，娜布在母亲身边干活，缝缝补补，收集食品。约翰尼最安静，但他也最清楚，出国生活意味着什么。

“爸爸，我们会有机会旅行吗？我想看看意大利和西班牙。”

“别忙，我们还没离开布瑞特里呢。”

“爸爸，那是我最感兴趣的，周游列国。艾萨克叔公借了我旅行书，昨天跟邮件一起装在鞍袋里带回家了。”

“我孩提时代的影子，”阿碧盖尔大喊，充满怀旧之情。“你在看彭托皮丹的《挪威博物学》和波科克的《东方述异》，我也看过的。”

每个步骤都冒出困难。他们的房子和农场找不到负责的承租人，如果租给了不认识、不信任的人，他们回来时就可能发现它成了废墟。约翰的母亲建议他们锁住房子，由她来

看守。但是他们非常需要租费。他们也不愿意把另一片三十五英亩地租给现有的佃户，因为他没种好，而且只愿意出象征性的租金。约翰只结案了所承担的小件法律事务，其余的必须转给其他的律师；为此手续费很有限，因为他只提供了暂时的服务。

做六个人的衣服 费用惊人 麻纱每码 45 美元 线也贵得难以置信。如果他们出租的房子要家什齐全 旅行用的床垫子、毯子、枕头、碗碟、锡器就得购买。国会投票给了他可观的年薪 约 2000 英镑 但在他回国述职之前 不可能得到一英镑。……约翰不时担心 要是他们被俘 她就要受苦了。

到 1 月中旬，阿碧盖尔知道自己失败了。约翰还在拼命努力向过去的债务人讨呆账，想办法在不举债的情况下筹钱。根本不能满足需求，一半都不够。刚刚从法国归来的一位船长吐露，在巴黎安家花费比马萨诸塞州还要高。

那天晚上，他们各自一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那样行不通的，约翰。”

“是我的错。要是我一直做律师，存起了几千英镑……”

“你得单独去。这是惟一的办法。”

他凄凉地保持沉默。

“约翰，难道这不是惟一的办法吗？”

“惟一的谨慎办法。”

“而我们不得不实际一些？”

他不响。

“很好。我们就待在家里吧。就像过去的十一个月。”

他的头转向她，但没有伸出安慰的手。

“你能忍受？邮件要拖几个月，许多信件要丢失。我们将对对方一无所知，身体是否还好，甚至是否活着。”

“我知道自己会吃什么苦，已经有了充分的预演。我将尽

可能活出头。”

“孩子们会失望的。”

“我们将相互安慰。”

在早晨，他们通知了四个孩子。约翰尼平静地抬起头。

“我要去。”

“不，约翰尼，我们已经决定。”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做爸爸的陪伴。他身边应该有一个我们一个人陪着。”

“你会成为我的好朋友，约翰尼。但是你的母亲怎么办？”

阿碧盖尔激动地倒吸了一口气。约翰尼帮她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是他们的邮件骑手。她要想念他的。情况不妙的时候，他给她陪伴和同情。他也是其他三个孩子的陪伴。那样她要为两个远在天边的人担忧了。

小伙子恳求地抬头望着她。

“母亲，你会让我去的，不是吗？我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的。我会得到良好的教育。而这里没有教育，是你自己说的。”

她环视着家里人。他们正在看着她，不说话，眼睛瞪大。

“好的。约翰尼，你可以走。”

她转身离开了房间。这是她有史以来做出的最难的决定。

2月中旬，她独自站立在伍拉斯顿山顶，海风吹着波士顿号跨越地平线，向东北方向驶去，海风也吹拂着她的头发。她的心情沉重，《士师记》的章节涌上心头：

然后她左手拿起营钉，
右手拿起工匠的锤子，
把钉子穿过西西拉的头颅，
刺透了他的太阳穴，
西西拉弯身，仆倒在她的脚前。

第 二 部

延 展 天 堂

第六章

地狱风景

1

约翰的法律事务所改装成了路口商店。阿碧盖尔在客户的桌子上陈列了一盒盒的白纱布、手帕、彩带、羽毛、各种手套、法国玻璃器皿、荷兰颜料等等。在这 1781 年 7 月的闷热一天，结实的小汤米已经快满九岁了，他把父亲的法律书搬下书架，用旧《波士顿报》包起来，藏到阁楼上。阿碧盖尔则在架子上展示刚刚从欧洲买来的一匹匹面料：白棉布和擦光印花布、巴塞罗纳亚麻布、孟加拉缎、南京紫花布、波斯绸、毛织品、彩色光亮绸。她把约翰的文件从有着密密麻麻分类架的直立书桌中取出，把各组打上标记捆好，在阁楼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好。分类架有了新的标签，成了一个个方便的储存柜，存放一束束别针、莫卧尔扑克、假花、一方方火漆、武夷红茶等等。

商店的大门口对着波士顿-普利茅斯路，顾客进店不必打搅别的房间。阿碧盖尔站在门口，满意地扫视着店堂。汤米来到她身边。他做学生没有约翰·昆西那么聪明，也没有查

利那颇具传染性的幽默，阿碧盖尔认为他在三个儿子中最实际，干活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工作有始有终，十分靠得住。

“看起来真不错，妈。”

“比在厨房的桌子上卖货要好，汤米。你帮了我的大忙。你也是，娜布。”

“你快活我就高兴，母亲，因为我根本不快活。”

阿碧盖尔急速地打量了一下十六岁的女儿。娜布已经长大，自从约翰离开以后，她从矮胖、相貌平平、酷似父亲的孩子，出落成苗条、长腿的美女，深邃的蓝眼，栗色的头发，桃红的皮肤，丰满的红唇，闪亮的白牙。阿碧盖尔过分关注战事，又在经营农场，配齐这些商品，也就没有功夫客观地端详自己的女儿；如今发现她胸部高耸，臀部细长，已经成熟，可能成为全萨福克县的追逐对象。有一点她已经注意到：随着女儿的长大成人，她已经更加内向，思想情绪不大流露。她走路有一种帝王的尊严，直接来自她的外祖母。

经娜布努力，商店装扮得十分惹眼。女儿不赞成的口气，使阿碧盖尔大吃一惊。

“为什么不快活呢，娜布？”

“因为我不喜欢把我们变成小店主。”

“‘小’字指什么，你的母亲，还是我们卖的货品？”

“母亲，你在诡辩。我就是认为，作为美国驻欧公使的家属，在家里卖针头线脑、印花布匹有失尊严。”

“我喜欢开店，”汤米红着脸大声说，“不断有人来做伴。”

阿碧盖尔回答她的女儿。

“假如你父亲在家开律师事务所，我们要舒适得多。他宁愿在国外为他的国家服务，领着微薄的工资。如果我要维持农场和房子，存钱送三个男孩去哈佛学院深造，保持不欠债，就必须想方设法诚实地筹集现金。”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将就一些的。我不介意做穷乡绅，但每当我看见你在父亲的会议桌上量布，就无地自容。”

“娜布，我们大家都是这样那样的店主，你科顿舅舅出卖他的医道服务，你外祖父的货品是宗教和对上帝的信念，你父亲向法官、陪审团出卖文书令状、遗嘱和上诉状。”

“但这样做，对我们没什么好处呀，母亲。父亲订购的一半货物，都丢失在海上。最后这批印花布匹，到货的时候已经潮湿霉变。”

“我们也卖，”阿碧盖尔打断她，“此刻布已经干了。”

“对，卖什么价钱呢？你收到东西从来没有发票嘛，怎么知道收多少钱呢？你有没有计算过，你有多少商品躺在大西洋底？……”

阿碧盖尔来到桌边，逼视已经比她高的造反的女儿。

“就为这我才不计算呢，娜布。”

她跑到大门口，凝视着仲夏日蒸人的凝成颗粒的暑气。即使过了三年半，她也没能从国会得到分文报酬。起初他还允许她少量支取他在法国或荷兰的汇票，他在那里为美国协商争取贷款；但上一年夏天，他告诫她不要再支取了，因为他也没有钱了。

繁重的赋税令人受不了，佃户们已经扬言要弃农场而去，阿碧盖尔的佃户也不例外。不少农场主在拼命卖地。近几个月来，阿碧盖尔要为他们拥有的弥尔顿田地支付六十美元税款，还有五十美元的教区税，供应军队牛肉谷物的州县镇税，雇佣布瑞特里劳力半年交税三十美元。她成天在匆忙拼凑必需的美元。她的税务又高又多，不知道向何方求助。

印刷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摧毁了存款和财产的价值。牛肉卖八美元一磅，羊肉九美元，裸麦每蒲式耳一百三十三美元，糖蜜每加仑四十八美元，咖啡每磅十二美元，茶

叶九十美元，玉米每蒲式耳一百五十美元。噩梦般的数字，因为商人出价每磅十美元买她的干酪，十二美元买她的黄油，才变得可以忍受。她心中明白，通货膨胀是比英国人还要险恶的敌人，对独立的追求可能会败在物价领域，而不是战场上。国会本来就没有资产，物价上涨了百倍，还怎么装备和供给一支军队呢？

她养了三个儿子，正在逐日长大，得接受教育，还有一个女儿，必须提供体面的嫁妆。她欠他们的那么多，他们成人的时候，绝不能让税务和通货膨胀耗尽正常的祖传财物。为此，她力图筹集必要的美元，在佛蒙特的新辟地区为每个孩子各购置一些农田。拥有农场就意味着个人的独立性。有时她自感活像一只河狸，试图筑坝截住山洪。

她回头再看着女儿。

“娜布，”她轻声说，“什么时候你有了丈夫和孩子，你为了贴补家用，自己也会做比店主更加卑贱的事情的。但我理解你的勉强，我不叫你向顾客卖货。”

“妈不能卖的时候，我来卖，”汤米自告奋勇，“我喜欢照管店务。”

街上有马车驶近的声音。车厢装饰得雍容华贵，拉车的是匹配的栗色马，令阿碧盖尔想起从前在波士顿的日子。马车在大门口停住。两位夫人搀扶着马夫的手下得车来。从服饰看，她们是波士顿的女士，显然两人都没有听说过《禁止奢侈法律》。个子高的穿着极好的丝袍，前面开口，以展示里面的绣花裙子。一条金项链配着腕上两个发出刺耳声音的金手镯。矮个子的头发上涂了厚厚的白粉，擦了润发脂，宽边的帽子上插了高高的羽毛。她们属于波士顿一个新发财的小集团，其丈夫或者保护人从政府和军队那里牟取暴利而致了富。

两个女人中的高个说：“亚当斯太太，我们从一个秘密渠

道听说，你刚刚从巴黎接到一批货物。”

“正确地说，是从阿姆斯特丹。”

“可是你总有法国货的喽？”

“你知道，法国现在领导着流行风尚的潮流嘛。”小个子加上一句。

阿碧盖尔得意地展示着她的库存，这是经过几个月令人伤心的损失以后才得到的，很多货物在公海上被没收、偷窃、无缘无故的失踪，惨不忍睹。汤米从架子上取下面料，有黑丝绸，提花细麻布，然后开启父亲书桌的橱柜，展示小的物件。女人们仅仅对桌上、盒子里的东西发生兴趣。

“我们需要一切使我们快乐的东西。”擦润发脂的人一边大声说，一边聚拢一批彩带和羽毛。

“这把绿伞真是神了，我要买它。”高个子大声说。

“只有上帝是神。”阿碧盖尔一边算账一边低声说。

她们的马车夫把购买的东西拿出去。付钱的时候，两个女人拿出一卷卷纸币。

“对不起，”阿碧盖尔说，“我们是用硬通货进货的，不能收软的。”

“我们给什么钱，你就要收什么钱，”高个女人说，说话声带着尖刻，“这是国币，我的朋友这么说的。”

“那就让你的朋友拿去付账吧。汤米，从马车上取回我们的包袱。”

“不要嘛，”矮个子大声说，眼泪快流出来了，“我们找遍了全波士顿，其他人没有这么好的东西。阿曼达，不要这么精明，给她英镑吧。你知道我们带来的钱足够了。”

阿曼达付了银币。两人扬长而去。阿碧盖尔看着她们被搀扶进马车，一转身看到娜布站在对门，神情厌恶。

“乖乖，是她们自己丢脸，不是我。”她自卫地嘟哝着。

她低估了自己的女儿。娜布来到母亲身边，吻她的面颊，阿碧盖尔记得，好久没有这种爱的实证了。

“母亲，从现在起，我们要划分顾客。你接待绅士，让我来对付这班婊子。”

“娜布！不许在汤米的面前说！你从哪里学到这种话的？”

2

约翰在家的时候，时间的存在，对于她不是一个分离的或者可辨别的实体，而是流体，白天不费力地注入夜间，星期注入月份，生命在连续不断地流动。约翰离开之后，一走三年，时间成为固体，每个小时都成了小山，每天都是山脊，每星期都是山峰，每个月份都是山脉。爬到每个山脊或者山峰，都已经精疲力竭，必定要气喘吁吁地回头看一看，判断自己已经走了多远，已经征服了什么悬崖，从来不怀疑前头有更高的山脉。当她喘过气来，心脏停止了狂跳，她就开始下一座喜马拉雅山的攀登。她自言自语道：“我要计算苦熬过去的每个星期，要在每周六晚上，为来之不易的胜利而高兴。”

这是把时间分成可忍受的时段的方法。想想前面又是一个月没有丈夫的日子，可能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能够离开他生活一个星期，划去以往已经完成的一个星期，以集聚力量面对新的一周。她太熟悉这行诗句了：

仅仅站着等待的人也有用。

在黎明时分，妇女们也紧束盔甲，冲向血腥的沙场，刀剑在身边晃动，炸弹在头顶爆炸。弥尔顿诗中的站着等待意

味着默默承诺吗？长年累月勇敢地等待，需要妻子和母亲所特有的勇气，其艰险不亚于丈夫冒生命危险的出击。

约翰和约翰·昆西刚刚乘波士顿号消失在地平线上，她就得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巴黎郊外被英国特务刺杀的消息，而下一个指定的目标是约翰·亚当斯专员。家里人安慰她，约翰现在会提高警惕的，因此很安全，这反而加强了每夜包裹着她的恐怖。

富兰克林被刺杀原来是个虚构的故事，但这仅仅带来瞬间的安慰，因为一个报道接踵而来，说波士顿号已被英国人俘获，带到了英国普利茅斯，船长和全体船员都坐了牢。约翰·亚当斯进了伦敦塔监狱。至于如何处置十岁的约翰·昆西，却没有情报。纽约报纸的细节报道也不容置疑。

她生活在恐惧和担心之中，放下了床帷掩饰内心，但拒绝向绝望低头。每件东西都带有不安的气息，她呼吸的空气，她吃的食品，她对娜布、查利、汤米说的安慰话。

6月底，艾萨克叔叔来信说，波士顿号的船长韦尔什在城里，带来了约翰给她的口信。波士顿号的确是被英国人俘获了，只是在回程的时候。她丈夫和儿子安全抵达了法国，住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在帕西的住宅。

孩子们不让她单独去波士顿。查利大声说：“妈，你太激动了，我能更好地驾驭马匹。”

她默认了。他们在船运办公室找到了韦尔什船长。他身体长得像横帆，脸色红润，说话直言不讳，但彬彬有礼。

“韦尔什船长，你带了信给我？”

“求你原谅，太太，曾经带了。现在全部沉到了海底。”

她走上前一步。

“韦尔什船长，请给我讲讲吧。”

“见鬼！我们被俘获了！我带了丈夫的信，有些是在船

上写的，有些是在法国写的。但是我不得不把信扔进了大西洋。我把自己的证件也扔了。”

她离开了办公室，低着头。他们默默地乘车回家。丢信是一个打击，关于他渡海和到达欧洲的日记，原本会包含比粮食更滋养的成份。在四英里里程碑处，她恢复了观察能力，安慰她孩小说：“你父亲和约翰尼已经安全抵达巴黎。上帝已经保佑我们了。”

7月，他的第一封巴黎来信到了。她津津有味地读着，坐在书桌边写道：

“我要不要告诉我的最爱，今晨一看见他熟悉的笔迹，我就高兴得热泪盈眶？——这是自他离开四个月以来，给我带来眼福的第一行字，在此期间，我没能得到他或者亲爱的儿子的只言片语。……”

她不得不忍受随便的生活，这是她那井井有条的头脑所深恶痛绝的。她无法为农场找到帮手，也没有人把农场租去。布瑞特里没有学校或者教师教育男孩们，而让他们在外面的学校寄宿，每人要花四十美元，她没有这笔钱。她坚持让娜布去波士顿她的艾萨克叔叔和伊丽莎白婶婶家过几个月，在他们家的书房读书，享受城市所给予的任何文化生活。对约翰在巴黎的成就一无所知，就无法给这次分离带来意义，这对她的意志产生了麻痹作用。她几乎像怀最后一胎时那样，沉重地拖过了闷热的夏天。给他写信也不能带来多大的宽慰，因为她已经写了三四十封信，据她所知，恐怕它们全部都与约翰的来信一样葬身海水了。

约翰的信终于到达了，一批随联盟号于8月中旬到达。另一批在10月初，他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接到她的邮件。来信显然是一个系列中的一部分，所谈的东西她毫不知情。但是

有一件事情她是能够确定的：作为驻巴黎的专员，他对自己的角色已经泄气。

他到达的时候，三位美国专员，本杰明·富兰克林、亚瑟·李、塞拉斯·迪恩，已经与法国人缔结了两个条约。法国外交部长韦尔热讷已经以国王路易十六的名义签了字。条约承认美国的独立，规定发运下列急需补给物资：枪支弹药、制服、牛肉、船只。法国朝野十分爱戴富兰克林，通过他的风趣、热情和才华，他事实上能够为美国人的事业赢得掌握在法国人手里的任何东西。约翰察觉到，没有必要设三位专员，便立即建议大陆国会指定一个人做专员，那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亚当斯专员在欧洲就没有地位了，可是这似乎并不烦扰他。

由于他没有外交工作可干，就投身于乏味而急需的任务。专员致国会的信件，阐述自己或者美国代理商所进行的交易，动用法国贷款购买法兰西货品，都没有抄本留底。他制止了这一点，并且更快地制止了引起塞拉斯·迪恩丧失体面的做法，即在代表美国的同时从事私下牟利业务。虽然国会没有像对待富兰克林和李一样，为约翰配备职员，但他仍然试图把各位专员们的收支财务账清理好，实际上购买了什么东西，向美国发运了什么东西。他有幸或者不幸地拥有新英格兰人的诚实狂热，最后通过奔流倾泄的信件和说明，理清了公使馆的账目和事务。

他在公使馆的事务上做得非常老练，对于他这种天性的人，未免十分令人惊奇。别人劝他投入迪恩争端，但他推辞了，而只满足于尽力清理迪恩已经缠结的事务。他发觉自己处在富兰克林和李长期争论的漩涡之中，而两人都很能干，并且忠诚于美国的事业，他所表现出的老练手法，是别人认为清教徒所天生缺乏的。7月4日国庆，他设宴招待住在巴黎

的美国人，大大促进了他们的友好团结。

这简直是他最不胜任的服务项目了，尽管三位专员全部在欧洲各处搜索，为了他们新生的国家借钱。阿碧盖尔根据从费城来的消息得知，按照约翰的建议，联合公使馆已经解散，富兰克林做驻法国公使，而亚瑟·李则做驻西班牙公使。没有位置留给约翰。

独立战争就在家门口打响，她看见过硝烟和火焰，如今战事已转移到了其它地区。1778年6月18日，英国人撤离费城。华盛顿将军尾随克林顿将军向纽约奔袭，两支主力在蒙茅斯县城交战。双方不分胜负。美国人的良好表现，反映了自从普鲁士教官巴伦·冯·斯托本于1778年2月，作为志愿者加入华盛顿部队，在福奇山谷进行多月训练的结果。冯·斯托本来的时候，身上带有富兰克林和法国军官的推荐书，法国人了解他经过专业化的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的上尉，受到过良好的训练。

法国舰队的司令员德斯坦伯爵其后不久到达北美，企图占领罗得岛纽波特港。华盛顿派军队由陆路助战。海上刮起大暴风，法国军舰遭到严重的损坏，艰难地驶入波士顿海港修理。在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州中部，地面战斗极为惨烈。约翰·巴特勒上校率领保王党志愿军和印第安人从加拿大南下，打击爱国者军队。美国人在温特穆特遭到大屠杀，威尔克斯-巴里被夷为平地，宾夕法尼亚州怀俄明山谷被大肆破坏。保王党人于9月份袭击德国平原的时候，美国人在威廉·巴特勒中校的率领下，通过铲平六国之镇乌纳迪拉进行报复。战争开始三年之后，出现了由冲突和战役组成的消耗战。

国会已经表决解散公使馆，但到1779年1月才发指示到巴黎。约翰满可以回国和家人团聚，在自己的事务所从事律师行当，在家里的厨桌上进晚餐，睡自己的床的。几个月来

降水很多，先是暴雨，接着是冬雪，而且她和丈夫莫名其妙地被大洋所分隔，令人感到拖泥带水。她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家拮据的财务和他们的田地。如果有哪一所房屋、一个家庭、一个农场需要主人的话，它就在此时此地，在布瑞特里。

拘泥于个人的境况，往往使她看不见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邻居的英勇斗争，以及年轻而严阵以待的国家的崛起。自鸣得意并非是能够日日夜夜借以庇护的帐幕，牺牲也不是全部都在同样的水平上。她看到有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有人在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开小差，漠不关心。陆军和海军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井一次就达一年以上，不得不冷落他们的家庭，荒废他们的农场、店铺、手艺，而得到的却是不断贬值的小钞票。留下妻子、母亲、孩子去自生自灭。家里人知道随时都会传来家中男丁阵亡的消息，或者正在某个遥远的热病流行的营地奄奄一息。布瑞特里的人口只有三千，却出了六百名战士。邻居里面几乎没有一家未曾失去丈夫或者儿子：亚当斯家、拜斯家、贝尔彻家、布拉克特家、格洛弗家、纽科姆家、彭尼曼家、萨维尔家……

她知道，在坐立不安、心烦意乱的当口，勇气衰退，决断力消沉并非不自然。新英格兰没有一个爱国者会放弃斗争的，不过如今大气候不利呀。她并不自命不凡，因为她的心，她的希望，偶尔也会陷入绝望的深渊。但是，她有恢复的力量，能够自己憧憬美国人民正在完成的伟业：为自己赢得自由，并且为全世界建立自由的先导规则。美利坚合众国是数百年来，抛弃专制统治者的桎梏，宣布统治者的一切权力必须来自被统治者的第一个国家。正是这种举世无双、光耀夺目的前景，她觉得难以找到确切的话，向孩子们说明。这里，沿着大西洋海岸零星散布的殖民地上，一种新的文明正在黎明破晓。

约翰过去的律师事务所职员，也是她的表弟约翰·撒克斯特，前一阵在费城国会的书记办公室做事，现在回来，准备重新开始他的法律学习了。她真是高兴，他可以同他们住，再次辅导她的孩子。他像芦苇一样，是瘦高个，头发蓬乱，戴眼镜，举止文静内向，但教书的时候例外。男孩们在他的个别指导下，学业不错。对阿碧盖尔来说，就好比家里多了个小弟弟。

布瑞特里的妇女继续举行着联谊会。苏姗娜·巴克斯特和西奥多拉·比林斯，最初在列克星敦、康科德、布里德山战役期间参加聚会时，都是有孕在身，而现在都已是儿女成群。克拉克家的女人玛丽和汉纳，并没有丢掉开玩笑的本领，却没办法就当前的事态编笑话。阿碧盖尔的几个亲戚没有露面，萨维尔大夫之妻安妮已经老得走不动了，彼得家的玛丽病了，而伊莱休家的感恩已经改嫁搬走。她们在阿碧盖尔的起居室每星期聚会两次，每次一小时。她们都刚刚梳头洗脸，白色的花边领口和袖口因战争而丢掉了，各人带来几块饼干，一撮茶叶或者一杯苹果汁，在沙发和椅子上坐成不规则的一圈，埋头用钩针编织。她们不仅相互安慰，而且相互商议，通过分享病痛和负担，达到松弛减轻的目的。她们可以推诚相见，不必害怕批评，不必害怕有传出去的危险。几位妇女有丈夫或者儿子在美国的兵舰上服役，因为布瑞特里人早就和海打交通了。在阿碧盖尔家帮忙的纽科姆太太，还有比利的女儿路易莎·凯瑟琳，已经搬到阿碧盖尔家来住，她俩都喜欢为夫人们服务。

史密斯家庭已经蒙受到它的第一个伤亡事件：比利。他

从英国人设在纽芬兰岛的监狱里释放之后，就拼命酗酒，要么忘记到海军陆战队报到，要么报到时因酗酒成性而遭到开除。他喝醉时就赌博，赌博总输钱。陌生人拿着比利的欠账单，出现在林肯镇的农场，发现凯瑟琳·路易莎身无分文时，就找到阿碧盖尔或史密斯牧师讨债，阿碧盖尔有钱时，就还钱，比利的父亲高兴时，就替他支付。

比利并没有彻底消失。他每年要返回到林肯镇一两个星期，刚好停留到把路易莎的肚子搞大就离开，然后人家会报告说，他在某镇烂醉如泥，或者在某镇跟一个女人同居。他从来不在韦茅斯或者布瑞特里露面。路易莎每月都到阿碧盖尔处走一走，带着三个其他的孩子。她昂首挺胸的，尽管她的惟一收入是公公的补贴。

阿碧盖尔建议道：“妹妹，我们尽量不要过分严厉地对待比利，直到战前，他一直是好丈夫、好父亲。”

“对，没错。”

“他在监狱里发生了一些事。他的性格中丢失了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的士兵缺胳膊断腿什么的。”她抱住路易莎瘦骨嶙峋的肩膀，“妹妹，有句悄悄话不知道能不能讲？不要再给他生孩子了。那样对你，对已有的孩子太残酷。我父亲的遗嘱里写明，农场要返回给你所有，但是你已经有一群孩子要抚养成人。”

路易莎把苍白的长脸转向她，说：“姐姐，请饶恕我，但是我认为，比利真的在康科德桥上死掉了。那样对他……对我们有多少好啊。威廉·史密斯上尉，康科德桥头的英雄，为人人所敬爱。有时我在黑夜里会有那样的希望，然后我下床跪下祈求上帝的宽恕。”

从国会解散驻巴黎公使馆，到约翰短期返回布瑞特里，整整过去了十个月的时间。虽然他带来了好消息，说拥有世界

上第三大海军的西班牙已经参战，反对英国，以图报复过去的失败，收回像直布罗陀和佛罗里达西部这样的被占领土，但他的回家是由于个人的失宠。大陆会议已经通过决议，要严格审查全部驻外专员在国外的“怀疑和仇恨”。他极为震怒，国会凭什么责备他呢？她建议他写信索取决议程序的抄本。同时，她欢喜地看到儿子约翰尼长高了2英寸，举止也像大了不少。凭着它的殖民地宪章向前跛行的马萨诸塞州，选举约翰参加州制宪会议。他被提名参加一个三十人委员会，随后这个委员又缩减为三人委员会，詹姆斯·鲍登、塞缪·亚当斯和约翰，委员会指定约翰·亚当斯成立单人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文件。

1779年9月底的小阳春，她的家庭里恢复了幸福的格调。他们黎明即起，爬到彭氏山顶，观看壮丽的日出。早餐时，六个亚当斯和比利的儿女挤坐在一起，让约翰和约翰·昆西给他们描述法兰西的宫殿和大教堂。七点钟，亚当斯学校学生围坐在顾客的桌子旁，全部的商品已经移走，而约翰是校长。到八点半，课间休息。阿碧盖尔观看丈夫把已经起草完的各州宪法摆在身边，加以剖析，为马萨诸塞州提取一切明智的、可操作的东西，开动自己的脑筋，争取把马萨诸塞州变成世界上最进步的共和国之一。

他仿效弗吉尼亚州的权利法案，首先宣布，人人生而自由独立，并拥有“某些天生的、基本的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可以包括享受和保卫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获得、拥有和保护他们的财产的权利……”公开礼拜上帝，维护高尚的道德品行，应当成为人们的社会责任，“本国人民作为一个自由、具有主权、独立的州的主体，拥有自我治理的独享专有权。”他写下了自由选举的法令，规定“有充分资格的”所有男性居民，拥有“选举公务官员和被选举”的同等权利，保

同时，所罗门·洛弗尔准将率领的马萨诸塞州派往佩诺斯各特的远征军，达德利·索顿斯托尔海军准将率领的十九艘军舰，都受到重创，大量军舰被毁，美军残部只得步行溃退到马萨诸塞州。

除非法兰西和西班牙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参加反对英国的阵营，否则战争还将持续多年。约翰想不出任何理由，可让英国人接受和平专员，容忍美国的独立。除非英国遭到惨败，除非英国人民不再支持战争，否则是不会出现转机的。美国人别无选择。

最后她不得不放他走。现在分手更加困难了，因为她知道，分离的大部分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的模棱两可的委任充满着争议。约翰·昆西并不积极跟父亲走，可是她看到他的学业已经猛进。她还是鼓起勇气，坚持让查利也得到旅行机会，吸收外国文化。她两手空空，这是惟一能送给儿子的礼物了。

他们于 1779 年 11 月 13 日坐法国理智号动身。她与汤米站在小店里，手中转动着一匹新近到货的法国纱布。她已经打发娜布去了波士顿，准备跟艾萨克和伊丽莎白·史密斯一块过冬。连性情温和的小表弟约翰·撒克斯特也出门了，因为这次国会允许约翰带秘书，撒克斯特就承担了这份工作。

1780 年 1 月中旬，她决计给约翰·昆西写信，坐在书桌边，她向大儿子直抒胸臆：

这是天才所希望生活的时代，伟大性格的形成，不在于风平浪静的生活，不在于宁静驿站的安闲。西塞罗如果不是被喀提林、威勒斯、安东尼的暴政唤醒、激怒，会成为如此卓越的演说家而彪炳史册吗？元气旺盛者的习惯，是在与困难做斗争之中形成的。

全部的历史将使你确信这一点，而且智慧和心劲是经验所得，而不是隐居和闲暇的心得。伟大的需求呼唤出伟大的德行。当一个人被动人心魄的情景所唤起和鼓舞，原本沉睡的那些品质便醒来了，从而形成英雄和政治家的性格。……我的儿，你的命运是亲眼目睹祖国的忧患，同时生存于光荣地捍卫被侵占的自由的人民中间，他们在一个慷慨而强大的盟国的帮助下，在苍天的保佑下，将把这份遗产传给还未诞生的子子孙孙。

4

在武装斗争的初年，阿碧盖尔曾问自己：“我们什么时候能结束这场战争呢？”在这疲惫的时刻，一只无形的手抹掉了问题中的几个词，变成了：“我们能结束这场战争吗？”

约翰·亚当斯在巴黎问着一个相似的问题。他出身于刺儿头家族，不喜欢已经落入从属、近乎谄媚地位的美法关系，于是就开始单枪匹马地去证明，因为法国打击英国，所得不少于所失，为此美国不应容忍自己沦为路易十六国王所属的殖民地。他个人的敌手是法国外交部长韦尔热讷伯爵，对方不喜欢亚当斯专员，认为他像猪猡一样愚钝、忘恩负义、爱管闲事。他指示亚当斯不要把自己的签约权通知英国人。约翰服从了六个月，后来他意识到，他已经允许韦尔热讷接管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于是他要求得到与英国人就预期的和平进行谈判的权利，不光遭到韦尔热讷的拒绝，后者不肯把他们的争论提交大陆会议。约翰震怒了，他不可能承认美国的事务可以由巴黎来办。

他开始给韦尔热讷写了一系列的详情沟通信件：“我决心

不失时机地与阁下沟通，就我认为对共同的事业有重大意义的一切说明我的意见。……”于是，他指示这位外交部长，应该如何调度法国海军在美国的军舰，如何在西印度群岛用兵。韦尔热讷向富兰克林发出抗议，并宣布，“他不再愿意与亚当斯进一步磋商，不再回复他的来信。”富兰克林同意他的意见，说由于亚当斯无所事事，“看来他已经试图给我的谈判进行所谓的查漏补缺了。”

为此，亚当斯与富兰克林分道扬镳了。他对富兰克林说：“美国对法国表达感激之情实在太随便了，因为……他们欠我们的情超过我们欠他们的……我们应该在申请外援时展示出精神才是。……如果在我们的要求中显露一点刚毅，增加独立性和大胆精神的话，则我们将取得更丰富的援助。……”而富兰克林知道，美国仍然需要法国的多少钱币、枪炮、军舰、士兵、水手。他回答说，路易十六喜欢自认为是美国的慷慨保护人，“我认为，我们千恩万谢，增加这种高兴是正确的，这样表达感谢，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而且符合我们的利益。”

约翰离开了韦尔热讷和富兰克林。

他出发去了荷兰，希望从荷兰人那里获得一笔贷款，以减轻美国对法国的依赖。韦尔热讷决定报复，要求富兰克林把自己和亚当斯专员之间的全部通信转交给国会。富兰克林写信给约翰，问他是否打算加上一些解释。约翰谢绝了，他早已把信件的抄本送到了国会。韦尔热讷的信抵达国会以后，国会就加上了四名新成员，撤销了约翰与英国议和的专任权，完全撤回了他与英国谈判通商条约的权力。这四个人是富兰克林、约翰·杰伊、亨利·劳伦斯和杰斐逊。国会指示专员们，要“向我们慷慨盟国的内阁，向法兰西的国王，就所有问题做出最坦率、最信任的通报，进行和平或停战的谈判时，务必知会他们，求得他们的赞同……最终要按照他们的忠告

和意见支配自己。”

这不是亚当斯所能够或者愿意工作的境遇。国会知道，富兰克林知道，韦尔热讷也知道。在家里，阿碧盖尔推论道，他可能会辞职回国。

她错了，她丈夫可不是辞职的那种人。他说服国会的大多数代表， he 可以从荷兰获得贷款，有数百万基尔德银币之多，至少应该允许他尝试一下。亚当斯随即被任命为驻荷兰的全权公使，并在阿姆斯特丹安了家。

对她来说，过去和现在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了，因为将来是无形无定的。整整九个月过去了，没有收到丈夫或者任何一个儿子的只字片言。此时，一开始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已经爆发为遍及全世界的战争。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直布罗陀同英国人开战。西班牙人在彭萨科拉战胜英国人，占领了佛罗里达西部。法国人正在争夺对印度的控制权。而假定对英国友好的俄罗斯，也倒戈相向，发出《武装中立宣言》，接着丹麦、瑞典和普鲁士也跟进，他们全都派遣军舰、运送物资，决心打破英国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封锁。荷兰给法国运送了海军物资，利用它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圣欧斯塔修岛，提供大量物资给美国，结果英国对荷兰宣战。两支海军在多格滩附近的北海海面，打得两败俱伤。如今，英国战舰和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很薄弱，环绕着全球。本打算派到美国去供应英军粮食，或者封锁美国大港的舰队，却在其他海域与敌人作战。

1781年秋季，一个消息使她震惊地回到了现实之中，再也不能够逃避了。十四岁的约翰·昆西已经奔赴圣彼得堡，担任他们的朋友、美国驻俄国公使弗朗西斯·达纳的秘书。而查利已经动身回马萨诸塞州。

一个个星期，一个个月份，充满了斗争的琐事。她的商店卖光了商品，而约翰的一船荷兰瓷器耽搁在费城，她硬是没有法子把货弄到波士顿。她必须付六十银币美元的州和县税，而眼下手头却没有。在十一岁的查尔斯按照信上的日子出发回国四个月以后，她听说这孩子和其他美国人一道搁浅于西班牙港口毕尔巴鄂，无法通过。约翰·昆西在奔赴圣彼得堡的漫长艰苦的行程上，既没有来信，也没有音讯，丈夫也是几个月没有来信。除了荷兰的潮湿气候不适合于他，其他的事情她什么也打听不到。

她照看农场，到彭氏山顶散步，拜访父亲和科顿，使情绪保持低调。她把头发拼命向后拉，远离额头和耳朵根，随便找一根丝带扎紧，不让它碍事。尽管她快三十七了，但不经意地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面容游离在时间的控制之外，无法确定年龄，就像久违的人。她的脸已经饱经风霜，因为长年累月在牛奶场干活，不太注意保护皮肤；显得最最陌生的，是她的眸子：戴着假面具，没有目标，掩蔽了亮度和灵敏度，几乎毫无表情，说明她正在强压热情，在这个她暂时无法控制的世界里，决心尽量不做出太大反应。

她没有个人的生活，一味充当补缺者，堵住周围小世界里的任何裂口。彼得·亚当斯的妻子玛丽分娩几天后死去，阿碧盖尔就把他们的十一岁女儿接到家中。霍尔先生去世后，她就护理约翰的母亲。然后护理自己的父亲，他现在独处韦茅斯牧师公馆。载着十多个布瑞特里人的埃塞克斯号被英国人俘获后，他们的家属来找她，恳求她写信给丈夫，营救他们出狱。她照办了。凯瑟琳·路易莎受到一个比利欠钱的畜生的暴力威胁，阿碧盖尔就把约翰出席马萨诸塞州二十五天制宪会议得到的四百美元交出，这是她藏在顶楼的硬币银行里以备不时之需的。

有人需要她，使她感到自己有用，真是不错。她比谁都懂得，孤独是身心所能遭受的最最折磨人的病痛，是她做家务时伸出来扼杀她的巨手。她一度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拼命喘气，夹紧臂弯向下摩挲，按摩像刀割一样疼痛的心脏。魔鬼拿带刺的翅膀打她的头，刺穿她的眼睛，把她逼上馅饼形状的楼梯，面朝下趴在床上，抓过枕头捂在头上，直到耳朵里的轰鸣停息，胸口的针刺缓解，空气回到肺部里来。然后她才站起来，用凉水洗脸，梳理好头发，再次下楼去工作，这场发作就算过去了。

约翰被他自己的巨力箝制着。他努力想让荷兰承认他是美国派来的全权公使，却没有成功，为自己的政府借钱的计划也就落空了。他给国会写信道：

“我的公私前景都是如此黯淡，我在欧洲可能要过的生活如此忧闷悲惨，对公众用处又不大，我不得不希望，国会能同意召回我。”

英国将军康沃利斯于 1781 年冬的干预，终于解除了美国及亚当斯夫妇的不幸，使新兴的国家开始走上漫长而往往曲折的富国强兵之路，使两地分居的爱侣再次走向团聚。

5

1780 年到 1781 年的冬天，是美军所忍受的最糟糕的严冬。华盛顿将军的部队驻扎在西点周围的哈得孙高地，条件不像两年前的福奇谷那样差劲，这次能够吃饱穿暖了。但是，士气是自六年前列克星敦公地战斗以来最低的，战士们很少打胜仗，却遭受了一系列灾难和失败。他们的津贴被通货膨胀搞得近乎一钱不值。许多应征“三年或者战争持续期间”的人已经服役了三年，他们感到被不公平地滞留住了。

爆发了两次哗变。莫里斯顿的六个宾夕法尼亚联队以严格的军事序列向费城开拔，在普林斯顿同一个国会委员会接触。委员会答应调查他们的委屈，遣返服役满三年的士兵之后，他们就温顺地回营了。在庞普顿附近叛乱的两个新泽西联队，被华盛顿将军镇压了，他用新英格兰的部队看管叛变分子。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是尚普兰湖战役的胜利者，他从美国部队开小差，向英国人倒戈，并侵入弗吉尼亚，占领了里士满。英国少将菲利普斯在詹姆斯河上歼灭一支美国舰队。英国中校塔尔顿的军团占领了夏洛茨维尔，恰逢弗吉尼亚立法机关在开会，便捉拿了七名立法委员，托马斯·杰斐逊州长差点被擒。

华盛顿派年反二十三岁的少将德·拉菲特侯爵，率领一千二百新英格兰部队，杀向弗吉尼亚，去消灭阿诺德的人马；两军从未对阵。法国海军上将德图什率领的法国舰队驻扎在纽波特，他命令部下开航弗吉尼亚去解围，遭到英国海军上将阿巴思诺特的堵截。一场大战正在酝酿，但调兵遣将需要好几个月。康沃利斯开始把部队集结到约克顿周围，等待正在奔向纽约的英国海军小舰队的增援。1781年夏末，华盛顿快速南进，并得到罗尚伯的法国军队的增援。

爱国者对约克顿的包围，是美军和法军的联合冒险行动，由华盛顿任总司令，由亚当斯夫妇在辛汉的朋友本杰明·林肯少将指挥美国部队，所部两名师长是拉菲特和冯·施托伊本。罗尚伯的法军，包括德·圣西门侯爵将军的部队，总共有近八千训练有素的士兵。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斯提供了一支久经沙场的海军陆战队，他还把本阵线的由二十八艘军舰组成的强大的法国舰队，锚泊在切萨皮克海湾的入口，堵截闻风而来的英国舰队。康沃利斯将军调用八千士兵、一千

海军，在约克顿英军新基地构筑了防御工事。

战斗于9月28日打响，美法联军从威廉斯堡一同出动，把英国人堵在防守阵地内，背靠约克河。诺克斯的大炮和法国攻城重炮被拉到前沿，在离英国人的防线七百码处形成炮阵地。防御工事构筑了一个星期，然后美法联军开始挖他们的第一组平行堑壕。10月9日法国攻城炮开火了，美国炮兵立即跟进。

康沃利斯和英国军队措手不及，他们的大炮在准确的炮火重锤下相继炸毁，剩下的也因缺乏弹药而停止了发射。伤亡极其惨重。

10月11日夜，爱国者开挖了第二组平行堑壕，离开约克顿东面的壕沟有三百码。三天以后，美国和法国军官争夺领兵杀入英国要塞的领导权，敌我双方都英勇战斗，短兵相接，官兵们纷纷重伤倒下。到晚上十点钟，第一批要塞已经拿下。16日，盟军大炮轰平了英国人的残余防御工事，以及约克顿本身。

翌日早晨九点半，正好是伯戈音在萨拉托加投降四周年，一面英国战鼓出现在胸墙上，擂鼓发出谈判的信号。一名英国军官挥动着白手帕出来了，被蒙住眼睛带到华盛顿的司令部，交出康沃利斯的字条，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二十四小时”。华盛顿给了英国人两小时，却拒绝他们的要求，不允许他们全部人马返回英国和德国。

四位和平专员做了协商，10月19日早上签署了文件。两点钟，法军、美军挥舞旗帜，排列在约克顿道路两旁，英国人和雇佣兵把旗帜装入盒内，狼狈而出，鼓乐队演奏着压低的进行曲。军官们在法国轻骑兵围绕的田地上放下了武器。八千多敌陆军和海军缴了械。在这次北美大陆的决定性战役中，美国人折损了五十来人，六十五人受伤，法军牺牲六十人，受

伤不到两百。打死打伤、失踪的英军接近于五百。

这是非同小可的胜利。布瑞特里人和波士顿人十分骄傲，因为他们的马萨诸塞州联队在扫荡英军阵地时表现突出。这是华盛顿将军及其手下的将军们最大的胜利，新的一波爱国热情横扫全国。保王党被征服了。

在英国，其结果也是爆炸性的。为国王主战的诺思爵爷，在国会里遭到正在等候这种严重失利的议员的激烈反对。当他得知康沃利斯投降的消息，就在自己房间内来回踱步，迈着激动的大步喊道：“上帝呀、上帝呀、全完了、全完了。”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的，虽然要等英军和舰艇全部撤出纽约，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呢。在荷兰，荷兰人过去一直不理睬亚当斯的甜言蜜语，没有承认美国并提供大笔贷款，此刻却决定承认美国独立。他与私有金融公司签订协议，给这个新生的国家五百万基尔德银币贷款，利息为百分之五，满十年以后才开始偿还。终于，他在荷兰的工作结出了硕果。他现在希望开始为他出使欧洲的目标工作：与英国谈判一项和平条约。

好消息就像苜蓿一样，都挤在一起出现。1782年1月底，阔别两载，上了失踪名单多月的查尔斯，终于乘西塞罗号船到达了。他比走的时候足足高了一头。他饱受思乡病之苦，胸部有感冒的病痛，但是在国外的经历，已经把一个嬉戏的男孩，转变成了沉着自如的小伙子。虽然他没有携带父亲的信，却带来了栩栩如生的故事。通过查利，阿碧盖尔能够身临其境地看见和感觉约翰所过的日子。查利喜欢做注意的中心，发现自己成为家庭和游子之间的维系，对他是多么的重要。他搬回第二卧室和汤米一起住，摆起老兄的架子。

在这春暖花开的时刻，一段爱情故事进入了亚当斯家庭，

带来轻松愉快，幽默诙谐，以及无边的复杂情况。

这个人叫罗亚尔·泰勒，出身马萨诸塞州最好的家庭之一。他二十四岁了，已经获得哈佛和耶鲁的学位，然后跟弗朗西斯·达纳学习法律。这孩子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死了父亲，得到一笔7000英镑的可观财产。谣传小伙子曾十分放荡不羁，导致遗产散失。不过这一切现在看来已结束，他已经安顿下来，跟理查德·克兰奇家一起过，学习专心，开始有了几位法律当事人。

泰勒搬到克兰奇家才几个星期，阿碧盖尔的姐姐玛丽就满脸通红地来了。自从理查德当选布瑞特里的代表参加州议会以来，克兰奇的家境改善了。约翰在家时，他为理查德安排了地方法官的职位。停战后，克兰奇就从荷兰进口手表等高档商品，由约翰担保他的信誉。

“妹妹，你能保密吗？”玛丽问。

“试试看吧。”

“你记得我们家新来的寄宿者，泰勒先生吗？他和我家的伊丽莎白喜欢一起到外面散步。他在傍晚给她读书，朗诵诗歌和戏剧。你不认为那是个好兆头吗？伊丽莎白整天光讲这件事。妹妹，我星期日能把他带来喝茶吗？我需要你的批准。”

克兰奇夫妇于星期日四点钟茶点时，把泰勒带到布瑞特里。玛丽走进门来，一边是理查德和儿子比利，一边是新来的小伙子夹在伊丽莎白和小露西中间，让阿碧盖尔回想起当初理查德和玛丽男欢女爱的情景。周而复始，何其神速！婚姻并没有带来玛丽为自己憧憬的任何外表成功：跟昆西上校家一样大的大厦、频繁出访英国看望理查德的家人、一套上好的银餐具。他们的共同生活，就是巡回的表贩子和修理工，先后在塞勒姆、波士顿开店，如今到了布瑞特里。不过，从玛丽的态度看，没有人能看出，她并没有满足年轻时的野心。

她高个，庄严，拥有母亲的大部分帝王姿态，好像她自己命令要把命运安排得刻薄一些似的，承受着刻薄的命运。

阿碧盖尔看一眼相貌平平的外甥女，然后转身打量泰勒。他身穿深红色细平布外衣，白背心，打皱褶的衬衫，风度优雅。她判定，他是一个英俊神气的男人，黑眉毛弯成拱形，短鼻子，齐整的嘴巴，说俏皮话是易如反掌；浓黑的头发梳理得像假发一样丰满，盖住上半个耳朵，并且卷曲到头颈里。他的眼睛下方略带阴影，眼珠的转动像他的思绪一样飞快。他的嗓音愉快悦耳。

泰勒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涌上他心头的敏锐看法，几乎来不及表达出一半。他引用着刚刚读完的剧本，朗诵着整首的诗歌。他使房间内充满了才华横溢的刺激。阿碧盖尔享受着他的温暖而闪烁的理性，看来人人都是如此。

除了娜布之外。她坐在角落碗架边，交叉的手文静地放在膝头，眼睛看下面，不跟他交谈。

“你不喜欢伊丽莎白的小伙子？”客人走后阿碧盖尔问。

“不，我喜欢的。”

“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

“你认为我不声不响？我只是在听。”

翌日 阿碧盖尔趴在书桌上写信的时候 听到有人敲打前门的门铃。纽科姆太太上楼来通报 泰勒先生来了 是一个人。他手拿书本 看到她的时候 脸上堆起暖人心房的微笑。

“请宽恕我的打搅 亚当斯太太 你昨天对我讲到的新剧本表示有兴趣 我冒昧地拿来一本。”

“真好，请进吧，我想是喝茶时间了。”

“我拐弯抹角就为这个，亚当斯太太，我希望来得正是时候。喝茶闲谈才使一天的工作可以忍受。”

娜布进来了。

“哎哟，泰勒先生。伊丽莎白姐姐呢？”

“我想安坐在家里吧，令堂很客气，邀请我喝茶。”

“我们欢迎所有的邻居来喝茶。”

他的热情受到挫折，但是不太长。茶泡上来以后，他宣布，他是来借亚当斯的一本法律书的。

“我不是想奉承，亚当斯太太，我真想成为亚当斯先生那样的学法律的。我看过他写的《关于政府的思考》。”

“真的？”

敏感的娱乐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严肃的年轻人。他交给阿碧盖尔一份新近读过的书的摘要：从科克、布莱克斯通、阿彻利，到塞尔登、霍金斯、黑尔。阿碧盖尔察觉到，他的头脑吸收快，善于分析，就像亚当斯年轻时一样，他仔细地研读了经典著作，来拓宽自己的根基，这些作者包括：李维、贺拉斯、马可·奥勒利乌斯。她喜欢他，发现他很有趣。她问他是否喜欢布瑞特里的生活，他回答：

“好极了。不过我承认，我选择这里的时候，我母亲颇为反对。她要我在波士顿开事务所。我说，如果亚当斯足可以在布瑞特里起家，那么我也可以去那里。我不是拿自己瞎攀比，太太，只是每一个有雄心的年轻人都必须有偶像，而亚当斯就是我的偶像。”

阿碧盖尔听了很受用。

娜布不给泰勒一句赞许的话，也不端详他一眼。

泰勒每天上门喝茶，面带愉快的微笑，手拿小礼物，糖果或者一小卷诗歌，简直就像入场券一样递过来。到周末，他的目光和话题越来越指向勉强而冷淡的娜布。阿碧盖尔决定，她最好是把几件事情弄清楚再说。娜布倒好第二杯茶之后，接到信号，就离开了房间，阿碧盖尔严肃地面对客人。

“泰勒先生，我们喜欢你来……”

“你的女儿也喜欢？恐怕不是吧。”

“……我姐姐克兰奇太太说，你对伊丽莎白有兴趣。”

“交交朋友而已，亚当斯太太。”

“没有别的吗？”

“没有别的了。”

“那为什么伊丽莎白也认为如此呢？”

“也许我不够谨慎吧。自打我住进他们家以来，我试图成为两位姑娘的哥哥。”

“没有别的吗？”

“以名誉担保。”

“你能否坦诚相告，为什么要连续七天光临寒舍？”

“这是新英格兰最最令人兴奋的房舍呀。”

“请问为了什么目的？”

“为了爽快而有感染力的谈话呀。”

“没有别的啦？”

泰勒脸红了。

“不，还有。我对你的女儿着迷。我并不隐瞒自己的感情。”

“那你就不得不隐瞒一下子了。”

小伙子眨眨眼，一本正经地问：“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一直是带伊丽莎白出去散步的。她的母亲认为，你俩在谈恋爱。”

泰勒从椅子上跳起来，激动地在客厅里踱步。

“我没有给任何人理由，让他们这样认为！没有给伊丽莎白，没有给克兰奇太太，没有给克兰奇先生。”

“这是他们得到的印象。”

“那么我要加以纠正的。亚当斯太太，这下你许可我对娜布小姐感兴趣了吧？”

阿碧盖尔淡然地回答：“娜布小姐会自己做主的。”

第二天一大早，玛丽就来了。阿碧盖尔很少看到姐姐如此愤怒。

“那个小伙子泰勒，你知道他厚颜无耻地对我说了什么？他说他对伊丽莎白的感情，只是兄妹之情！”

她猛然坐下。

“不过，这是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啦。我们老是听说他年轻时的可怕传闻。他酗酒，赌博，与社会渣滓来往。”

“我听到这个很难过，姐姐。”

“人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他年轻时放荡不羁，不负责任，一生都好不了的。”

泰勒那天下午过来时，阿碧盖尔重复了那些指控，他平静地回答：“基本属实。母亲改嫁后，我十分不高兴。我们都是放浪形骸之辈，酗酒，赌博，甚至丢失了一半遗产，然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这在五年以前就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了，刻苦努力……”

下个礼拜天，当克兰奇一家和亚当斯一家从教堂出来的时候，玛丽再次狂怒了。理查德曾以法官的平静态度宣布，年轻人没有做错，他可以留在他们家。

泰勒成了亚当斯家的朋友。没有人能够说他正在追求娜布，他的热情包容着他们全家。他用约翰的旧鸟枪，带领两个男孩去打猎，或者到雷恩斯福岛、汉曼氏岛附近去捕鱼。他和阿碧盖尔一道，讨论法律在以往的各种文明中的地位，到后来，当她合上眼睛，就以为是小亚当斯在说话。他的诗给她带来愉悦。幼小的路易莎·凯瑟琳简直无法离开他，而他始终对她特别好。他对娜布的态度很含蓄，可是一天一天的来访，对她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泰勒浑身焕发出充满人情味的温暖，那爽朗的笑声，洪亮的嗓音，在他不情愿地离

开数小时以后，依然萦回在小屋里面，使她感到难以抵挡。

娜布与母亲共处一室，中间有低矮的隔板，保护她们的隐私。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问母亲：“妈，你给爸写信有没有提到泰勒先生？”

“没有。似乎没什么可写的。”

“因为我不鼓励他？我应该鼓励他吗？”

“只有你能回答那个问题。”

“你遇见父亲的时候有多大？”

“就是你的年龄。”

“你有没有鼓励他？”

阿碧盖尔在黑暗中微笑。

“他不需要鼓励。我们交了朋友。”

“你说过，爸爸是你的第一个情郎。”

“没错。”

“泰勒是我的第一个情郎吗？”

“他想当的。”

“他从来不拿他的意图来窘迫我。”

“你知不知道，在你自己漫无目标的眼睛后面，防线还牢固不牢固？”

“我已经爱着两个男人了。”

阿碧盖尔从女儿这不常有的喷发中寻找着线索。

“我爱着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一阵寂静，“我已经感到……被抛弃了。我的父亲爱我吗？他已经走了那么多年。约翰尼和我曾经是亲爱的朋友，却没有收到他只字片言。我知道为什么泰勒先生来这里，他在等待能够公开追求我的那一天。坦白说，我喜欢他。他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娜布在黑暗中沉吟了一下，然后问，“不过，一个姑娘如果不知道家里

有没有人在爱着她，怎么能开始考虑恋爱呢？”

阿碧盖尔真想进入娜布的狭窄隔间，搂住女儿安慰一番。她没事一样地回答：“你为什么要怀疑他们的爱？我就不怀疑他们对我的爱。”

“那是不同的。你是妻子和母亲嘛。我仅仅只是女儿和姐姐。”

“仅仅”的说法，打破了阿碧盖尔的淡漠。

“娜布，好好听我说，你的父亲和兄弟非常爱你。是命运的机缘使他们离开我们的，是义务的召唤。爱如果不能承受身体的分离，就是一个虚弱的东西。”

“妈，我了解你的牺牲，你所遭受的不幸。”

阿碧盖尔从来没有感到这么贴近女儿过。

“不幸，对的。孤独，在心脏的各个部位都比神经痛更痛苦。不过，对于我给丈夫和我们的家的爱，对于我们的家给我的爱，我从不失去信心！而且从不怀疑。我拿我的生命打赌，你的父亲全心全意地爱你疼你。”

“我同意。但是我必须看见它，感觉它。”

“与此同时，来点儿友谊怎么样？”阿碧盖尔问，“那是我所寻求的，在恋爱以前很久就开始寻求，那是通向恋爱的唯一可靠的道路。我从杨博士那里学到这首诗：

为了朋友，值得冲破一切阻力。

没有友爱，世界主宰也一贫如洗，

拿全世界换朋友也在所不惜。

她能够想见娜布皱起漂亮的眉头，眼睛像是迷惑沉思的水池，就像约翰的眼睛碰到感情问题时一样。

“我亲爱的孩子，友谊并不是一产生就十全十美的。从

破碎的基础开始，经年累月以后，才鲜花盛开，也许比以后的爱情更要长久。”

“那我可以跟泰勒先生交朋友啦，让友情一点点生长？”

“我斗胆断言，你离恋爱还有好几年呢。”

娜布如今就像家里其他人一样，诚心诚意地欢迎泰勒先生。他朗读谢里丹或者康格里夫的诗歌、剧本，效果好时，她就称赞他。夏天天热时，她就每天下午跟他去骑马。她和阿碧盖尔一同缝了一套新的骑装，南京紫花布料子加上蓝缎子面料，她的蓝色小帽子顶上插着翘起的羽毛。她看上去真迷人。她的皮肤泛出微妙的暖色调，活像当年阿碧盖尔的肤色。

阿碧盖尔渐渐喜欢上了泰勒。这件事无疑使生活变得不再那么孤独了。

6

1782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跟英国的谈判官一起，协商探讨签订和平条约。约翰·杰伊赶到法国来参加，接着亚当斯从荷兰赶来了。亨利·劳伦斯曾被英国人俘获，关在伦敦塔，现在他也尾随亚当斯而来，只是第五位专员托马斯·杰斐逊当时无法离开美国。专员们的抱负是，在重建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订立尽可能好的条约。英美两国之间广泛的贸易，对于美国的繁荣和进步是必不可少的。约翰在日记里记着，四位专员配合默契，完成了大陆会议的强制性要求：承认美国独立，全部英军撤出美国领土，英国人离开时不得“带走任何黑奴，或者美国居民的其他财产。”约翰为新英格兰争取了在大浅滩等全部沙滩，以及纽芬兰岛海岸附近水域的捕鱼权，还有在纽芬兰岛的海滨腌制鲑鱼的权利。

七个月的仲裁情况，横跨大西洋，传到费城和波士顿，人们意识到美国的专员必须做出某些重要的让步：英国债权人要能够收回“在此以前签约的全部诚意债务，以英镑全额支付。……国会要恳切劝告有关州的立法机关，必须规定”，向保王党“发还所没收的全部地产、权利、财产”。约翰赞同这些措施，因为这样合理合法。

于是，在1784年1月14日，和平终于宣布了。十三个州着手确立州宪法，最后一批士兵返回家园。农场和商店则专心生产和发财致富。

亚当斯预料荷兰会承认美国，便出资一万五千基尔德，买下了欧洲第一所永久的美国大使馆，它原为卡德·威克拉特伯爵夫人的辉煌官邸，位于“良好的地段……高尚的方位”。他并没有国会的购买授权，但是价格很公道，而美国在海牙一定要派常驻公使的。购买时，他付现款一万基尔德，大多来自一位荷兰银行家、美国的老朋友扬·德·诺夫维尔的贷款，额外需要过户手续费，他就掏自己的腰包。如果国会不批准购买，他离开荷兰的时候，就要卖房子。大家都说他买得极好，所以他不怕。他用自己收到的薪水给房子配了家什。

此刻，阿碧盖尔写信给约翰，提出打点行装来欧洲。娜布请求父亲让她来海牙，为他管理家务。约翰给妻子和女儿复信说，他很快就要回家了，他对娜布说：

“我已经通过罗杰斯太太收到你迷人的来信，你忘记注明日期了。你提出来欧洲帮爸爸管家、照顾身体，属于高度的孝心和爱心，这想法思考起来非常令我欢喜，却根本行不通。我亲爱的孩子，我对你有太多的温情，怎么会允许你横跨大西洋呢。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我希望明春能够回家，如果上帝饶恕我和你的兄弟，我绝不想让家里任何人再次漂洋过海的。”

年轻漂亮的弗朗西斯·达纳太太，丈夫是美国驻俄罗斯公使，约翰尼在为他做私人秘书，她应邀来布瑞特里吃饭，毫不掩饰自己对夫妻分居的严重不快。她与阿碧盖尔不同，并没有看到独自承受个人的情绪的理由。阿碧盖尔有时也同意，不过，要她公开发牢骚，她宁愿剪掉自己的舌头。有一位布瑞特里政务委员问：“如果你当初知道，亚当斯先生要长久滞留国外，你会同意他去吗？”

阿碧盖尔回想了片刻，然后说出了内心的命令，那些绑在百货店椽子上的洗衣盆和鸟笼叮叮当当地，为她伴奏着：“先生，如果我当初知道，亚当斯先生能够做到现在的样子，我就不仅仅会应承我所痛苦忍受的分居，而且哪怕再增加三年，我也不会反对的，惟其天可怜见！能够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感情，其乐无比；与广大社会相比，我自己和家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能仿效教导我这样考虑的光辉榜样，其乐无比。”

可是，对于她的某些朋友来说，美国革命和独立战争的胜利，已经化为灰烬。沃伦家买下了托马斯·哈钦森总督的故居，因为伯纳德、哈钦森两总督都已在英国去世了，别墅位于弥尔顿，离开布瑞特里只有几英里，周围是连绵的草地和富饶的耕地。他们来到阿碧盖尔家吃饭的时候，就出现了忧闷的场面。默西激烈地宣称，革命的热情已经使她的兄弟詹姆斯·奥蒂斯变得不可理喻，詹姆斯·沃伦已经升到将军军衔，他深受战争岁月的磨难，感到怨恨绝望，两次请他去大陆会议代表马萨诸塞州，都遭到他的拒绝。现在是第三次请他，萨福克县纷纷扬扬谣传着对他不利的低声的怨言，说他对国家缺乏兴趣。

“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他把一个干胡桃吐入巨大的手掌，宣布道，“我已经受够了这个新掌权的民主阶级，他们

原来只配给我擦皮鞋的。”

阿碧盖尔禁不住奇怪，是什么促使这个好人变成如此乖戾的，可是她在布瑞特里、在波士顿，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有些是不满的求官者，有些在战争期间丢了农场、职业或者商店。但并非都是这样，有些人是有所得，而不是有所失，只是对他们所谓的误导理想主义感到幻灭。对于阿碧盖尔来说，他们是刺儿头，因为他们给人以不再相信联邦的印象，好像在嘲笑这一帮独立的州，还不知道能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或者国家，而诸州已经开始在为疆界、货币、贸易、债务、权力的集中进行争执了。

最悲惨的情况是塞缪·亚当斯。他曾经是革命中最最重要的声音，可美国既已完成独立，那么塞缪堂兄的特有天才看来是越来越不需要了。他继续当选为大陆会议的代表，参加辩论，但当约翰·汉考克辞去国会主席的职位，回到马萨诸塞州成为它的第一任州长之后，塞缪的麻烦就开始了。汉考克曾是塞缪多年的密友和合作者，现在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双方都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破坏对方的政治影响。汉考克州长的政治机器在波士顿取得了全部权力，汉考克就开始攻击塞缪，指控他曾反对美军的长期服役制，曾企图暗中破坏华盛顿对军队的控制，曾通过在法国制造赛拉斯·迪恩-亚瑟·李争端，来颠覆国会。塞缪不得不匆匆从费城赶回波士顿为自己辩护，以便使自己的政治生涯不致就此了结。

阿碧盖尔已经很少与塞缪堂兄和贝齐见面。塞缪在国会任职多年，但去年已经返回波士顿居住，并当选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她断定，是补救境遇的时候了，就写条子给贝齐，坚持让她带塞缪出来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以便好好谈谈。周末她要让男孩们住在阁楼。

塞缪的头发雪白而凌乱，震颤病留下了痕迹。他眼神忧郁，脸上布满了叱责的深沟。星期六傍晚，她和贝齐夫妇坐在客厅壁炉前，在斗争和危机的岁月里，四个亚当斯手足曾在这里享受了那么多小时的亲情。她决定单刀直入：“塞缪堂兄，战争都结束了，现在出了什么可怕的毛病？我们已经享有你毕生为之奋斗的独立，你为什么还不心满意足？”

塞缪抬头看她，眼睛闪着火光。

“随我来波士顿吧，你将看见到处都是新面孔。现在谁在控制我们的州，我们的国家？是领导我们搞独立、打仗的爱国者？肯定不是！是奸商，是投机者。我们的老商人都被迫歇业了。暴发户新贵们已经接收了保王党的大楼，占据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站在波士顿街头巷尾，看那些渣滓乘坐着最豪华的马车招摇过市。他们是谁？听詹姆斯·沃伦告诉你吧：‘五年前只配给我擦皮鞋的家伙。’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各种无聊的娱乐中，进行昂贵的打扮，假装英国人。这是我们今天全部的进口物资，英国人的俗艳打扮。我对旧保王党深恶痛绝，必将为反对发还他们的财产战斗到底，不过说实话，他们和新的爱国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的确是爱国者！请看汉考克是如何庆祝就任州长的吧。请客招待，舞会狂欢，自从伯纳德、哈钦森时代以来，波士顿是闻所未闻的热闹。波士顿曾经站在宗教与自由事业的最前列，而汉考克正在用奢侈和舒适生活作为引诱，来破坏我国人民对自由的热爱。告诉你，妹妹，这不是革命的目的。你知不知道，作为清教徒，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他坐在椅子外沿，抓紧扶手以制止双手的震颤。

“塞缪，这肯定只是暂时的局面吧？我们以前找到了正确的领导，我们还会找到的。”

“不，妹妹，我们丢掉清教徒精神，就丢掉了我们的美德。人们已经做出牺牲，受苦受难，为国捐躯，你丈夫也离开你和孩子多年，可成果却交给了贪婪者、腐败者。在我们的国土上，伟大的东西已经死亡。”

他道别以后，拖着疲惫的脚步上楼睡觉去了。最后，阿碧盖尔说：

“贝齐姐，你的担子很重啊，我过去不知情。”

贝齐抬头看着她，脸色苍白，但目光是清澈的。

“只有塞缪尔气得病的时候，我才会上心的。除此之外，难道他不是一辈子的喧闹斗士嘛？他在波士顿并不是毫无影响的，尽管他声称不如人家。他如今是参议院的主席，还能坚持战斗。只有当他对我说，自己的生命巅峰已经过去，国家和人民不再需要他的服务的时候，我才会悲哀的。”

“没有塞缪尔的头脑和战略，我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由。”阿碧盖尔热烈地宣布。

贝齐若有所思地笑笑，低声说：“是有美好的时刻。不过，他希望在自已创建的这个新国家里，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她站起来，“请原谅，我最好是上去照顾他。”

阿碧盖尔依然瞪大眼睛，凄凉地在黑暗中环视楼下的房间。这么多年来，她贡献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就为了这个？听任它归结于可耻的争吵和失败？

7

她与克兰奇家合伙雇佣年轻的托马斯先生个别指导她的两个男孩和比利·克兰奇。他停留了相当于一个学期，然后去做生意了。阿碧盖尔又找到了一个教师，普利茅斯牧师的儿子，便把不太进货的商店当做教室。几个月以后，小罗宾

斯得到机会，住进了在法国波尔多开美国商行的一户人家。其后她开始写信给私人学校，一定要把她的儿子安排进永久的教育课程。安多瓦答复说，已经满员。其他学校也这么说。阿碧盖尔绝望了，除非他们能够得到严格训练，否则他们根本进不了哈佛。时间渐渐紧迫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尤其思念丈夫的老练。想必约翰知道，两个小儿子的未来已经岌岌可危了。

好吧，她至少要让他们成为有地可种的农民。她在佛蒙特买了五块地，每块三百三十英亩，但是每块地五十美元她根本积攒不起来，第五块不得不打了欠条。

从埃塞克斯号下来了十二个人，在他们被英国人俘虏的时候，她曾经请约翰说情，现在这些人已经安全返回到布瑞特里。他们带着家属到亚当斯家，前来答谢救命之恩。每人都带来了亚当斯提供给他们的那笔钱。阿碧盖尔以约翰的名义，接受了他们的感谢，但觉得不能够拿钱。

“对不起，太太，”集体的发言人乔布·菲尔德说，“为什么不要？”

“我没有丈夫的指示，他给你们的钱可能是国会的。”

“那不是国会的钱，亚当斯太太。”

“请拿着吧，先生们，”她坚持着，“直到亚当斯先生回来。”

秋雨开始以后，泰勒改变了作息时间表，五点钟就起来，钻研他的法律书，这样晚上就可以空出来，陪亚当斯一家坐在熊熊烈火之前。阿碧盖尔自始至终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正在累积一些小业务，遇到特别复杂的案子时，就来借用约翰的令状书。为了回报他们的殷勤招待，他得到许可，去向保王党或者逃避的商人催讨拖欠约翰的律师费用。他真的收回了一两笔。

直到冬天开始的时候，阿碧盖尔才意识到自己的严重疏

怨。泰勒在家里常来常往快九个月了，可她从来没有对约翰提起过他。起初是因为娜布非常含蓄，阿碧盖尔以为他的来访不会有什么结果，没有必要无事惊扰约翰。有几次她以为看到了娜布有解冻融化的迹象，但小姑娘顷刻间就缩了回去，回复矜持状态。事到如今，泰勒明显对娜布有意思，而且娜布可能在接受恋爱的初次试探。约翰如果对她大发雷霆，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只要约翰有可能很快回国，她就要推迟写信，情愿把消息留待当面挑明。

要是娜布真的恋爱了呢？阿碧盖尔跟丈夫就有麻烦了，不得不在那人露面整整一年之后，送丈夫一个既成事实，而那人却至少拐弯抹角地宣布过，他希望娶亚当斯小姐为妻。

她已经拖延得实在太久了，最好马上把整个事情如实通报给约翰。在1782年12月23日的日期下面，她给他描述了泰勒先生的全身肖像，说他跟达纳先生学习过法律，九个月之前在布瑞特里开了事务所，现寄居克兰奇家。

“他有受欢迎的才能，他的行为自从在镇上居住以来，是无可指摘的，因此他的业务与日俱增。如果他持之以恒，肯定会在本行中出人头地。我所熟悉的年轻先生中间，没有人的文学造诣跟他相当，没有人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没有人拥有更细致优雅的品味。我常常看着他思量道，你要有这样的学生，一定是高兴得很哪。”

然后，由于她决心让丈夫彻底了解年轻人，就讲述了他放荡的青年时代，如何把遗产浪费掉。她还替他辩护：“即使在他最浪荡的状态中，他的早晨也总是用于学习，于是，头脑里藏满了有用的知识。”

此刻，她意识到自己的疏忽罪恶深重。她冲进娜布的房间，突然说：“孩子，我认为，你应当跟着艾萨克叔公和伊

丽莎白婢婆度过剩下的冬天。”

娜布并没有被母亲的语气所扰乱。

“我倒喜欢那样。”

“我自己告诉泰勒先生。”

“很好，母亲。”

她当天傍晚就说了，结果痛苦地发现自己做错了。

“泰勒先生，我想我的丈夫将于明春返回。我想，我女儿如果心里有所依恋，那是不妥当的……”

“如果她有所依恋，她没有给我信号呀。”

“到目前为止，你的法律业务尚不充足，无法考虑固定的……即使如此，我只听从一个声音，那就是听亚当斯先生的。在我收到他关于这一切的态度之前，我准备把娜布送到波士顿过冬。”

“我将留在这里工作。我凡事都会循规蹈矩的，以便获得你和亚当斯先生的批准。我知道我的青年时代有问题，必须以实际行动加以洗刷，为此，我要比普通新英格兰青年更加加倍努力，生活要加倍简朴。”

约翰的答复，是一个突然得知就要失去小女儿的父亲所发出的怒吼。他根本不知道，在他出门的岁月里，女儿已经出落成长腿丰乳的女郎。由于这次通信带来了阿碧盖尔的严厉谴责，她感到这是目前为止最飞快的来信。约翰写信的时候正在大发雷霆，阿碧盖尔看完一遍之后，只能东一行西一行地把内容拣出来：

“……你 23 日的来信收到了。其内容唤醒了我的全部情感，更加明确了回国的必要性。坦白说，我根本不喜欢这件事。我的孩子考虑这样的问题为时尚早，而且我压根儿不喜欢你提到的‘浪荡’说法。……律师倒是我的选择，但在这个年龄上他必须是傍晚读书、直到午夜的律师，而不是陪伴

在任何女士的壁炉前。……”

“天哪！”她思忖道，“约翰难道忘记了他在我父亲客厅里度过的美妙的漫漫长夜？”

“青年人为了行乐快活而轻浮地花费掉他的财产，或者一半财产，就不是我所喜欢的青年。……我并没有在寻找诗人，或者文学教授。……我必定要禁止我的女儿和世上任何没有根除行乐和乱花钱爱好的青年之间有任何瓜葛。”

他还说，他不喜欢这种讨母亲喜欢的方法！

她被他的激烈来信打晕了。可是再看一遍之后，她不得不承认，考虑到约翰与她们的隔绝，他的爆发是理直气壮的。

三个星期以后，他写道：

“我认为，和平让世人放心，却增添了我的困惑和担心。我已经给国会递交了辞呈，但是我预见，国会不会很快做出决定，而我将不得不处于难耐的焦虑之中。……我肯定将在明春回国……所以你除了等待迎接老朋友，什么事都不要做。”

此信到达阿碧盖尔手里时，她的苹果树已经萌芽，田野犁沟上出现了弯弯曲曲的海绿色线条，娜布也回到了布瑞特里。泰勒曾经百般温存，都不能激起娜布的感情，而这段分离却产生了充分的效果。父亲曾认为娜布的含蓄性格是她身上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但现在这种含蓄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母亲，既然父亲知道泰勒先生的事，泰勒就没有理由不能来了，是不是啊？”

阿碧盖尔犹豫着。她还没告诉娜布，父亲的回信言辞激烈。

“一个月来，你没有听到任何有损于泰勒先生的说法吧？”娜布问道。

“相反，他仅仅在埋头读书。”

泰勒一星期只来两次，午后陪娜布散步一小时，喝一杯茶就回去学习了。他又赢得少量简单的令状，但承认要养活自己，至少还得两年。

阿碧盖尔再一次注意到，两个儿子的教育境况十分堪忧。他们现在已经一个十岁，一个十二。仍然没有私人学校出现空额。她只有一个妹夫可依赖，就是伊丽莎白^①所嫁的萧牧师。

从波士顿乘坐马车到黑弗里尔需要八小时，路费很贵，公司收阿碧盖尔八先令，孩子各六先令。此镇是英国清教徒的定居点，据说他们是“上帝筛选了全国各处之后送来新英格兰进行耕作的。”第二拨移民是苏格兰裔爱尔兰人中的战斗分子，波士顿政务会把他们派到马萨诸塞州最西北角的农场，直插印第安之乡。

黑弗里尔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村庄，人口约为两千。他们压制住印第安人之后，接着进行窝内斗。村民很富裕，主要街道沿着梅里迈克河而辟，而出产的咸牛肉、猪肉、制桶的板和箍、奶酪黄油、草碱珍珠灰，就通过此河运到大西洋的纽伯里港口。大街一直通向山上，公地在左边，最高建筑是白色的教堂，它的周围是检阅场、教场。斜对面是快乐街上的牧师公馆，大窗户的白房子，从街道缩进一段。过去几年来，教堂是教场比较忙碌的部位之一，因为宗教纠纷震撼了公众。接连五位布道者无法使讲道坛安静下来。萧牧师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但他靠着和蔼宽厚，把宗教分歧埋葬在坟场里。镇上最平静的家庭也许就是牧师公馆了。四个高圆柱撑起门面，样子更像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大楼，而不是年

① 伊丽莎白，即贝茜的全名。——译者注

收入一百镑的教士府第。

史密斯家的姑娘很幸运，玛丽、阿碧盖尔、伊丽莎白，都嫁给了自己中意的男人。阿碧盖尔曾反对过约翰·萧，至今仍然过意不去。“真的，我为什么要反对他呢？”她拥抱萧家两个小孩子的时候问自己道，“因为我没有认出年轻的学生是少年老成？”

她默默地向伊丽莎白道歉，但妹妹生活幸福，根本不需要这样。她谢谢身材苗条、思维敏捷的妹妹，因为萧压根儿不知道她反对过，而她需要妹夫的好心和忠诚。

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来意：没有别人能辅导查尔斯和汤姆，给他们上大学提供必要的预备。

“妹妹、妹夫，你们家能否接纳他们住一两年？”

伊丽莎白在给房间各处的壁架蜡烛点火。

“必须由丈夫做出决定。”

萧牧师才三十五岁，背已经驼了。

“你没有被抛弃，姐姐。我将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教给他们。”

阿碧盖尔热泪盈眶，她行了有教养的屈膝礼。

“亚当斯家永远欠你的情。”

“如果家里人也算账，那么高利贷者就创造财富了，”萧回答。“我现在要离开了，去安排一些实际事务，你们姐妹谈吧。我还要准备礼拜天的布道词呢。我就像暴风雨中的飞鸟一样地挣扎，从头脑中抽取一个个句子，仿佛鸭子从泥淖中拔出脚爪。”

约翰已经离开三年半了。阿碧盖尔孤身一人如此长久，以致出现了麻木不仁。她蜷缩进自己的脑壳，就像水手遇到海上暴风雨时躲进油布雨衣。暑热成了安眠药。她经常出去走亲戚朋友：沃伦家、波士顿的弗朗西斯·达纳太太、黑弗里尔的萧家、韦茅斯身体渐渐不济的父亲、如今做了州参议员的科顿·塔夫茨、克兰奇家，主要去喝茶或者吃晚饭，因为自己的家里似乎很憋气。借助闲散、无目的地聊天，来躲避渴望和寂寞，真是不错；纯属舌头喋喋不休地唠叨，却能够填补空白，使时间就像涂上润滑脂，过得快一些，真是奇迹。

秋季使她的节奏骤然发生变化。9月初，大家都清楚，七十五岁的威廉·史密斯牧师得了尿毒症，眼看不行了。阿碧盖尔召集起全家人。她的父亲在尿急痛的间隙低声说：“我希望上帝能够多让我活几天，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想看到你们最亲爱的朋友回家。”

他两天以后咽气了，身边围绕着女儿们和十四个外孙，只少了比利一个，三姐妹拼命找了一阵，也没有发现这个游子。史密斯牧师从来没有提起比利，但每次有人进入他的房间，他的眼睛就期待地发亮。丢失比利是他漫长而硕果累累的一生中的惟一失败和失望。他向家里人的告别，带有告辞布道的性质：“我已经努力运用赋予我的全部才能，尽量做好事，并且用我的物质力量给上帝带来荣誉。”

他们弯弯曲曲地爬上坟山，由本教会的六位执事抬着普通的木棺材。韦茅斯和周围乡村的人都来了，有好几百，是牧师在四十九年的任职中，为之施洗礼、指导学业、举行婚

礼，再为他们的孩子施洗过的人。这并不是悲痛的时刻，连阿碧盖尔也不哀伤；这似乎是应该庆祝的喜事，因为这么好、这么仔细的人能够活到这么大岁数，做这么长久的牧师。

这给娜布带来了极深的印象。她已经十八了，决定跟泰勒站在一起的时候来到了。她什么都没有告诉母亲，但泰勒兴高采烈起来，热情洋溢，雄心勃勃，难以自制。他催讨约翰的旧日律师债，战果累累，暂时减轻了阿碧盖尔的财政困难。

一个星期天，娜布和泰勒中饭后去散步，11月的空气很凉爽，但他俩回来时却充满了欣喜若狂的感觉。

“亚当斯太太，你同我们去走走好吗？”泰勒急切地问，“有样东西我们必须给你看看。”

阿碧盖尔披上暖和的斗篷，随这对年轻人上了波士顿路，经过十一英里里程碑、自由树、学校、教堂和坟场。过十英里里程碑大约四分之一处，他们转向西方，上了另外一条路，来到通常所说的瓦萨尔-博兰房舍。

“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

“是的。博兰一家是保王党，房子和农场被法院没收了。和平条约签字以后，已经容许博兰太太返回。她准备把房子和一百英亩土地出售掉，还有五十英亩的林地，价格很高，1000英镑，但这是附近最好的地产了。”

他们进入一个白色尖木桩栅栏，踏着两边长满高高的灌木丛的小路，来到前门阶。泰勒拿着钥匙，把门打开。阿碧盖尔步入门厅，右边是饭厅，左边是客厅，有圣多明哥桃花心木护墙板。楼上有两个卧室，上面还有两个小房间，带有屋顶采光窗。房子通过短短的有屋顶的通路，连接到后面的厨房和仆人住处。房子是1731年由富裕的西印度群岛甘蔗种植园主瓦萨尔少校所建，为了隔热防冷，他花了许多钱。

虽然它结构狭窄，只有一个通道，不过两间半房间那么

宽，但它又高又庄严，给人以仿效伍拉斯顿山昆西家传统的印象。壁炉和壁炉架质量很高，楼梯也宽，楼梯的扶栏雕刻精美。东面有一堵石头墙，有一个开口供马车进出，直达后部的车库。屋后有枫树和榆树，前面是石子便道和修整的灌木。

“我自己都可以搬来住，”阿碧盖尔大喊，“它给人永久性和尊严的感觉。需要添加的，也就是书房了。”

泰勒和娜布相对一笑。

“这个农场可以让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泰勒热心地补上一句，“我的农业知识很可怜，但我打算好好搞饲养。”他们爬上一个上升到道路的小斜坡，他观察着阿碧盖尔的面部。“你认为亚当斯先生会批准吗？”

阿碧盖尔可不会上那个圈套。

“你的主意要自己拿，因为是你的钱和你的将来。亚当斯先生知道这农场，的确是块好地。”

“谢谢你。一旦把我的一些波士顿投资转换过来，我就买下这地方。”

她们回到家里，旁边没人的时候，阿碧盖尔决定让娜布就范。

“你很喜欢瓦萨尔-博兰房子吧？”

“不行吗？”

“你有没有鼓动泰勒先生买下它？”

“不全是。”

“他有没有问，你是否喜欢住在里面？”

“问了。”

“饶恕我，说话就像你父亲在盘问证人，但看来这是我从你身上挖掘消息的惟一办法。泰勒先生求婚了吗？”

“对。”

“你怎么回答的？”

“要他耐心，等到我见到父亲，确信他同意为止。”

约翰来了一系列层层加码的信件。第一封说，既然查利和汤米去了黑弗里尔，那么，“如果你自己，娜碧太太和约翰先生来到这儿的话，我就能够承受在欧洲再住上一年两年。但是没有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不能再久留了，而且不愿意。”等国会恢复他跟英国谈判通商条约的委任以后，他写道：“国会的这项决议，应该使我感谢。对于我，它是高度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的决定从我身上剥夺去的感觉。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认为适合，都可以召回我，只要你们来和我同住，就可以让我留在欧洲，直到这个事务结束为止，我现在完全心安理得了。”

三天后，他又写道：“与英国谈判通商条约，将把我留在欧洲，至少到明春，也许更长。……一听到你们到达，我就赶紧去接。”11月8日，他写道，“尽快带娜碧来欧洲，满足你们的好奇心，看看这些壮丽的景色，提高你们的趣味。去看戏，看画，看建筑，花几个月参观制造厂。然后，如果国会高兴，就同我一道回国，思考一阵。”他还指示她带两个仆人管家务。

时间不再含糊不清了，而是很紧张。首先，她给菲比操办了婚事，史密斯牧师的遗嘱里给了她自由，还有年度津贴，亚当斯一家出国期间，菲比和她的新丈夫可以居住在那村舍。其次，与佃户谈成了满意的条件，在她离开期间，耕种他们家的地，“利益对分”。她把所有的账本、财产、未来的债务和赋税交给科顿，他在去年成了一个精明的州期票投资者，每英镑以七先令成交。科顿同意替他们出卖农产品，收取波士顿的房租，并支付他们的账单。

她父亲没有食言，把林肯镇的农场传给了凯瑟琳·路易莎。阿碧盖尔痛哭流涕地把小女儿归还给亲娘。然后她去黑弗里尔安排萧家那边的事务，他们同亚当斯家各得史密斯先

生的梅德福农场的一半，于是她请他们酌情管理整片地产，并用亚当斯家的那一半收益支付两个儿子的花费。克兰奇家则继承了韦茅斯大厦和农场。

泰勒买下了瓦萨尔-博兰房产。他促请阿碧盖尔在欧洲给他看看上好的家具、地毯、艺术品。阿碧盖尔关闭了商店，由泰勒改造回法律事务所，由他自己用，并把约翰的书从顶楼搬下来，重新上架。为了国外的家，阿碧盖尔聘请了三十岁左右的约翰·布里斯勒，是克兰奇家推荐的，说他可靠，人品很好。她还雇佣了年轻的埃丝特·菲尔德，是邻居的女儿，一直在她家帮忙。

他们要出国的消息已经家喻户晓。一批批的朋友来给约翰传递敬意问候，还有当初一起缝被子的妇女、约翰在政务会里的同事及家属、身子骨已经弯曲的威伯德牧师，为旅途祈祷平安，教友和执事们，伍拉斯顿山的亲戚、诺顿·昆西和乔赛亚·昆西上校的遗孀，凯瑟琳·路易莎带着孩子们从林肯镇赶来，同时还有克兰奇一家。

她要径直赶往伦敦，到那里约翰再给她指方向。艾萨克叔叔劝她不要搭必须自备食品、餐具、厨子的轮船，他要给她找一艘只要准备铺盖的轮船。去过欧洲的亲戚朋友提醒她，不要带样式不同、习惯不同，在外国根本穿不出去的衣服，把箱子挤得满满的。

终于，她最后一次关上卧室的门，轻盈地绕圈下了楼梯。令人难以相信的是，经过四年半的分离，又要和丈夫和返回到海牙父亲身边的大儿子团聚了。她还有半年才到四十岁，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她不能相信，自己结婚快二十年了，还有四个孩子。约翰会注意到最近几年时间所夺去的东西吗？然后她笑了，喉咙里的两个音符低沉而有乐感。当然了，约翰也过一模一样的年份！

娜布已经等在马车内。她看了看身披旅行斗篷的美丽的女儿，她自己则戴着新天鹅绒帽子，并把头发轻轻按平，她决心彻底抛开对海洋的畏惧和约翰的话：

“女士一旦出海，就不得不变得面目可憎。”

9

活跃号不怕风浪，有着黄铜的船底和知识丰富的船长。船东福斯特兄弟虽然收了每位乘客一百一十美元的高价，却免费提供膳食，这样就不必像准备约翰和儿子过海时那样，集中大量的食品了。

她们在艾萨克叔叔家等待，直到油和草碱装满，潮水风向适合起航。艾萨克的小儿子威廉已经在伦敦，等候接站。船东弟弟约瑟夫·福斯特向她保证，她一个人可以享受单间特等舱，起居照顾包她满意。纳撒尼尔·莱德船长是个大老粗，走路好像在桥梁上，摇来摇去，他也设法安慰她：“大海从来不会无聊的，太太。总有有趣的事情发生。你许可的话，我将教你驾驶诀窍。”

她认识了大多数旅客：洛薇·亚当斯太太，这是阿碧盖尔所遇见的惟一与约翰没有亲戚关系的亚当斯，她漂亮，年岁不到三十五，丈夫是医生，战争一开始就迁居英国，在那里开业，她身边带着弟弟，名叫劳伦斯，准备到英国旅行和深造。贝里亚·诺顿上校，五十岁的男子，神情严肃，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与他随行的是斯皮尔先生，喜欢开玩笑，使她们高兴。约翰·克拉克博士态度和蔼，是周游世界的人，保证在旅途上照看她们。一个名叫格林的骄傲自大的苏格兰人，很快就告诉阿碧盖尔各位旅客的社会地位和相对财富。

一天一大早，她坐在伊丽莎白婶婶的读书间里，却听说

托马斯·杰斐逊来了。她下楼后，在叔叔的书房里看见他，从架子上拿书浏览着。她便从门口端详他，他一手拿一本书站着，这个形象使她在脑海中回到了二十三年前，约翰·亚当斯在父亲书房的情景，一望情深地捧着两本打开的书，交替地用鼻子闻着。

杰斐逊是瘦高个，举止优雅，朋友说他“直挺挺”，快四十岁了，浅棕色头发，高高的颧骨上有不少雀斑，但凹陷的面颊上却没有，高鼻梁骨节毕露，富有同情心的嘴唇很丰满，其眉毛十分高贵，不亚于罗马皇帝的大理石雕像。他的黑眼睛很忧郁，仍然在怀念心爱的妻子，她是二十个月以前分娩后死去的，还有先于妻子死去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身穿普通的黑外衣，打皱褶的白衬衫，他显然不太理会流行的款式，但他对几乎每件别的事情都着迷：绘画、建筑、音乐、文学无不通晓，自然哲学的各个方面，科学、几何、天文也熟悉，还有他立身处世的核心因素，政治家的素质，他为弗吉尼亚和美国所撰写的锦绣文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正在杰斐逊身边看画册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马莎，小名叫做帕齐，跟爸爸一样的大眼睛，高颧骨，温暖的嘴巴，光滑圆溜的下巴。她的黑头发梳成中间分开，前额上有短短的刘海。

杰斐逊转过头来，眼睛愉快地闪亮，正正规规地躬身施礼。

“亚当斯太太！看见你真高兴。”

“我看到你可开心了，杰斐逊先生。埃尔布里奇·格里从国会写信来，说你要来波士顿。”

“我加紧了自己的行程，希望有幸陪伴你到巴黎，可以减轻你可能遇到的旅途困难。”

“那太好了，杰斐逊先生。活跃号两天后启程去伦敦。你

有可能跟我们一道去吗？”

“唉，太早了。我已经安排在朴次茅斯城里办一个星期事，然后返回纽约，再乘法国邮船直接到法兰西。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我替你确保随便选择舱位，船东已经答应，班轮的起航要根据我们的行动来安排。”

阿碧盖尔并不喜欢长途旅行到纽约，还是利用这段时间，朝东前进，横跨大西洋，奔向约翰吧。

“你替我未雨绸缪，实在太好了。我也喜欢有帕齐陪在身边，有两个女伴一同过海，对于她也更惬意。但是我已经买了四张票，这么迟了，我想船东无法找到补票者的。”

“有数了。”

阿碧盖尔转向帕齐，她年纪虽小，却显得很沉着。她们商定在巴黎再见，届时交流同法国人交往的冒险故事。

6月20日早晨，福斯特先生派马车来接。艾萨克叔叔、伊丽莎白婶婶，以及专程来到波士顿的泰勒，一起送她们。

从法院街到州府大楼广场的车程，就像在时间长河中的航行，而活跃号则将带她们穿越空间。十年前，约翰和塞缪堂兄出发去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就在这里受到了热闹的欢送。

活跃号锚泊在他们家的朋友约翰·罗的码头上，在格里芬码头的东面，相隔四个码头。当年在格里芬码头，她曾和贝齐一起观看塞缪久久盼望的茶党聚会。轮船系在缆绳上轻松地摇动，紧凑而结实，但线条不够优美；三层甲板，三根桅杆，通体漆成黑色，甲板除外，船员用磨石磨出了木材的本色。阿碧盖尔一辈子都在看波士顿码头的船只，而活跃号显得令人害怕地弱小，她怎么能驾驭浩瀚的海洋呢？

她的告别活动已经结束。泰勒虽然听从了娜布的劝说，但现在却全然垮掉了。他似乎缩小了一半，弯肩弓背，眼睛红

肿。艾萨克带着他离开码头。阿碧盖尔和娜布被扶上摇动的跳板，下面是狭窄的一条海水，这些强壮的水手她是认得的，他们属于莱德船长和红脸苏格兰人格林先生。一个小伙子护送她们穿过窄窄的甲板，下了一部没有护栏的楼梯，像她自己家的楼梯一样，又窄又陡。前方下层的甲板上有厨房，对面是大舱，可容纳十二个男乘客，铺位分三层，贴墙排列，中间有一张方桌。

她们被指点穿过这个房间，来到特等舱的门口。阿碧盖尔站立在门槛上，眼睛张得大大的。房间八英尺见方，两边各两个铺位，各三英尺宽，中间留下两英尺的空间供来回活动。有一扇带格栅的小窗，但是它开向舱室升降梯。传来牛油的气味，空气除了来自门口男人的铺位，根本就不通畅。

“这儿也是乘客的食堂，”小伙子指出。

阿碧盖尔、娜布、带来伺候她们的小姑娘埃丝特，要占用三个铺位。少量行李可以放在剩下那个铺位上面，而箱子要留在外边统舱里。

“起居照顾包你满意。”娜布嘲讽地模仿着。

埃丝特脸色已经转为蜡黄。

“你们不觉得船在摇晃吗？”

她跌到下铺上，开始可怜地呻吟。

“天哪！”阿碧盖尔大喊，“我们还没离开布拉特尔广场，埃丝特就已经晕船了！娜布，我们到甲板上去，看轮船起航。”

外面刮着和煦的清风，阿碧盖尔喜欢听呼喊号令的喧嚣，水手们抛出缆绳，扬起船帆，轮船缓缓飘向海湾，然后向北，波士顿的建筑物在地平线上渐渐模糊，陆地薄薄的边界消失得无影无踪，四周全是海洋，清一色的天蓝，无边无际，无限地神秘、未知。娜布告别泰勒时所感到的一切忧伤，都被抛弃了，看到更多的帆放出去，缆绳乱七八糟的一丛，去兜

住日渐加强的风，热热闹闹的，她更加高兴了。

那是她们一段日子中的最后的欢乐。出海两个小时，经过灯塔之后，莱德船长跑过来说：“女士们，请穿上航海服，准备好晕船。”

埃丝特已经把船舱弄得乱七八糟了。她们谨慎地走路，穿上特制的裹住全身的油布衣服，脱掉鞋子……立刻就恶心了。她们弓背躺在铺位上，通往统舱的门关上了。轮船不停地左右摇动。货物开始在容器中移动，草碱味与柴油味混合在一起，涌进小窗。

夜幕降临了。想到食物就恶心。小房间的空气令人窒息。娜布说：

“我看到门的那一边有帘子，可以放进一点点空气。”

阿碧盖尔注视着女儿，抱怨说：“与六七个男士一道躺下，我在岸上会怎么想呢？”

“别管它，妈妈，他们和你一样晕船的。除克拉克博士之外。我看见他到处走动，试图帮助其他的人。叫他来好吗？”

“谢谢你，不要，孩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她们只脱掉了一部分衣服，就像与情人和衣而睡的北方佬一般。门帘与轮船一起摇动。女士出海真的面目可憎；约翰不在身边看到这种惨景，她只能感到谢天谢地。

早晨带来一点缓和，与姐姐共用一个相似的特等舱的小劳伦斯，提出把自己的铺位让给娜布，自己去睡统舱。阿碧盖尔感激地接受了，特等舱剩下两个人以后，就稍微舒服一点了。但空气中已经混进了厨房炒菜的腐臭气味。

埃丝特把头垂在铺位的边上，呕吐了几个小时候。

“亚当斯太太，劳驾，太太，请他们把我扔到海里算了。再说一遍……我的肠子快翻转出来了。我宁可死掉。”

克拉克博士敲敲门框的外贴板，看一看，就去找布里斯勒了。布里斯勒很不舒服，但仍然能走动。他帮助阿碧盖尔穿上鞋子，披上沉重的华丽毛料斗篷，借助劳伦斯和福斯特，把她背上悬崖一般的梯子，来到寒冷而咸味浓重的海风中。她放松地喘口气。福斯特对于阿碧盖尔的麻烦，感到于心不安。他无法稳住轮船，但为埃丝特找到一个分开的铺位，乘务员和两个男孩把她像陷于泥沼的圆木一样抬到上面。作为倒下去以前的最后奉献，布里斯勒擦洗了阿碧盖尔的特等舱。她有五天不见他，一个星期不见埃丝特。

船长腾出人代替布里斯勒照顾她。乔布·菲尔德拿来一点奶冻，有时是船上奶牛挤的鲜奶，有两个夜间睡在她的门外，她的箱子之上，这样她喊的时候能够听到。阿碧盖尔抓住铺位的边，以防摔到地板上，直到手腕酸痛为止。即使如此，她仍为风力强劲而高兴，船长安慰说，此风正以高速把他们送到英国，一会儿工夫，她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尽管浪涌船颠。当她有力气的时候，就爬到甲板上，但是风又冷又潮湿，即使穿上厚粗呢衬里的外套，也待不长久。没人搀扶独自穿越统舱，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能超过一次。另一位亚当斯太太从对面的舱房出来，也有同样的麻烦。

大家都会帮上一把。先生们每天上甲板一小时，以便让女士们擦身。克拉克博士给她一种安静药粉，还讲述在东方旅行的有趣故事。他很照顾娜布，劳伦斯和滑稽的单身汉斯皮尔也是。所有的男人举止都小心谨慎，体谅有加，避免了女士的困窘。虽然阿碧盖尔吃不下固体食品，可她偶尔也跑到统舱找伙伴。方桌被捆着固定住了，旅客们往往靠手挽手才在椅子上坐稳，脚都支撑住桌子，以防椅子滑走，一个接着一个地撞到铺位上。

第八天，她醒来的时候，就风平浪静了。埃丝特站在门

口，脸色苍白，但尽力堆着笑。

“早上好，亚当斯太太。我还以为快病死了，可现在把它克服了。我能给你弄一些早餐吗？”

“好，埃丝特，没想到能够看见你再次站起来。我不要吃的，不过，你可以打开箱子，给我拿干净的内衣。当然还有一桶热水和肥皂。”

她完成了独自爬上甲板的奇迹。阳光灿烂，由于风力不济，轮船比通常的七八节的速度要慢。莱德船长报告说，他们离开波士顿已经超过八百英里，完成的旅程已过四分之一。娜布过来了。阿碧盖尔长久地注视着女儿，她脸色红润，眼睛清澈，昂首挺胸。

正午时分，她们下去进主餐。这是阿碧盖尔第一次尝试在方桌上吃饭。令她惊讶的是，刀叉不够分配，杯子也不足一半。上食物的时候，她更加吃惊了，乘务员首先从厨房端来一根没有拔毛的猪肘，一刻钟以后蛋糕上来了，半小时以后得意扬扬地送来一对烤禽，二十分钟之后，还有一块牛肉。大家吃完了，却出来一碗煮熟的马铃薯。

阿碧盖尔大多数时候都是咬紧牙关坐着。乘务员送上一桶鲜奶的时候，福斯特不以为然地噘起嘴，转向阿碧盖尔说：“亚当斯太太，告诉我们怎样正确清洗这个奶桶好吗？自从我们离开罗氏码头，我想这个桶压根儿没有刷过吧，我想，炊事员就是把牛奶挤进去，一天天添加。”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中毒，真令我吃惊。让我把桶拿走吧，我亲自擦洗。”

她洗了桶，用自己行李中的干净布和一些粉。她穿过统舱把桶拿回来的时候，克拉克博士带头鼓掌。

几天以后，船长向她派来一个代表团，报告她，在风暴中，奶牛丧失了劳动力。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的诺顿上校宣布：

“亚当斯太太，请您决定，我们是让奶牛慢慢惨死呢，还是让她脱离痛苦了事？”大家都看着她。

“如果你们大家都同意，可怜的东西必须死的话……”

通过大力士一般的努力，他们把那个大家伙抬到甲板上。莱德船长主持了葬礼仪式。奶牛被扔到海里。

风暴骤起，雷电交加，风大雨猛。他们退到一个舱房，福斯特先生和诺顿上校玩西洋双陆棋，阿碧盖尔阅读威廉·巴肯的《家用药品》，或者与娜布和亚当斯太太闲谈。其余的人玩惠斯特扑克牌游戏。轮船开始前后颠簸，阿碧盖尔发现，这比摇摆更讨厌。格林先生冲进舱房，带来了好消息：大副已经报告，轮船奔向英国的路程，已走过一千六百英里。阿碧盖尔一边牢牢抓住铺位的边缘，一边通宵念叨着好消息。

渡海整整花了一个月。他们看到二十艘帆船，知道已经接近英国的南部。一艘参加了走私远征队的小船的船长向他们保证说，离岸不远了。船长通过发声测深，发现海底深度为五十五英□。只消一两个好风天，他们就可以登陆了。但是美丽的无风天使活跃号停航了。

“耐心、耐心、再耐心，”阿碧盖尔念念有词，“是海员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优点，就像政治家的必需条件。”

第二天早晨，他们看到了多佛的悬崖，多佛城堡和城市。天下着大雨，但想到自己不但要夫妻团聚，而且终于要看见自己的宗主国了，阿碧盖尔即使浑身淋湿，也分外快乐。领航船并排靠过来，船长在锚地抛下锚，前方是迪尔村，她的思绪返回到他们热爱英国的日子，当初它是生活中一切美好永恒的东西的源泉。她想起，自己曾背诵乔治三世国王第一次到国会的敕语片段。她想起，第一次同约翰在波士顿街头散步的时候，他说过波士顿肯定很像伦敦。她记得从艾萨克

叔叔处借来的旅行书，读到过关于优美的英国乡村的文字。

一种乡愁和怀旧之情涌上全身，她还从来没有出过马萨诸塞州，而现在快看到大世界了，不由激动得颤抖起来。先是伦敦，然后巴黎。此时此刻，旧梦夙愿已实现，强烈的震颤使她紧靠在轮船的湿漉漉的栏杆上，才让自己站稳。

莱德船长过来，敦促他们把必需物品放在小箱子里。活跃号要在英吉利海峡等上一个星期，才能沿泰晤士河上溯。他要他们在迪尔上岸，可以搭邮递马车走七十英里到伦敦。

他们披上油布，从大船下放到大约像查尔斯顿渡船大小的一只船上，不得不靠波浪冲到岸上。击岸波有六英尺高。他们从轮船边出发时，开上了高达教堂尖塔的浪尖，下沉时却很低，根本看不见活跃号了。福斯特先生刚好在她的前头，他紧紧靠着船帮，抓住面对岸边稳稳站住的她。

10

他们在迪尔的小旅馆里过夜，根本睡不着，五点钟就起来了，大家都被扶进了一批邮递马车，沿着平坦的圆石子路走十八英里，前往坎特伯雷。她惊异地看到大片的小麦、燕麦、豆子、啤酒花田，一切都像庭园一样栽培，直抵马路边。跟新英格兰不同，这里没有篱笆墙。

在坎特伯雷旅馆，大家订了新的马车。在准备马车的同时，旅馆给船客们提供了丰盛的早餐。阿碧盖尔吃惊地发现，坎特伯雷市比波士顿还要大，哥特式的教堂用石块垒成。她注意到，他们的窗户就像监狱一样，钉着铁条。他们的马车准备开到罗切斯特，再转车去查塔姆。他们驶入一间优雅的旅馆的院子时，却被马夫们包围了。穿着考究的女主人走上前来。阿碧盖尔得到一份车费账单，要求做标记。船客们梳

妆打扮半小时以后，就坐下来吃正餐，主人奉送第一道菜。接下去有七道菜，有鱼肉，家禽和蔬菜。

他们催促下一批马车夫在天黑以前赶过布莱克希思，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有一辆邮递马车被拦截。朝北走两英里之后，他们碰到一个被抓的强盗。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衣服破烂，吓得魂不附体。

“巡回法庭下个月开庭，”抓人者喝道，“那时候，我的小伙子，你就要被绞死了！”

那晚八点钟，最后一班马车在伦敦科文特花园的洛氏旅社前面停下。没有约翰·亚当斯在迎接她们。她家的男人们连字条也没有留。她请求船友斯皮尔先生寻找她的堂兄威廉·史密斯。不到半小时，威廉和伊丽莎白·史密斯的侄子查尔斯·斯托勒就等候在她的客厅里了，他们从海关到旅社整整跑了一英里。

“我们很高兴看见你。”他们大声说。

他们告诉她，约翰·昆西在伦敦等候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失望地返回海牙了。威廉听父亲说过，阿碧盖尔即将乘三天以前到港的一艘轮船到达。他立刻在奥斯本的新家庭旅社为她们预订了舒适的套房，并且写信告诉约翰·亚当斯，阿碧盖尔和娜布随时都会到达。他们肯定，约翰会搭第一班定期邮船从海牙渡海而来。第二天早晨，两个年轻人把阿碧盖尔和娜布迁到奥斯本的旅社。约翰以前来伦敦时也住这里的。美利坚殖民地的十来人来探访，邀请他们吃饭、喝茶、去乡下兜风。

头一个来的是本杰明·哈洛韦尔一家，是约翰的表兄，原国王海关的主管会计，他的家被波士顿暴民所捣毁。他们一定要请阿碧盖尔和娜布吃饭，威廉·史密斯和查尔斯·斯托勒要作陪。在这里她遇见约翰的另一个表兄托马斯·博伊尔

斯顿。她们吃到了正宗的新英格兰正餐：咸鱼、炒羔羊肉、煮牛舌和家禽、豌豆汤、布丁。哈洛韦尔一家日子过得很舒服，但是无法跟被迫出逃波士顿之前的奢靡相比。

阿碧盖尔喜欢伦敦。伦敦比她所想象的大得多，更美丽，有着为数众多的广场，而且更复杂世故。她耳目一新地看到宽敞规则的街道，妇女们在太阳底下快步如飞，格罗夫纳广场、海德公园一带是整齐划一的砖石房子。在商店里，她发现英国产品胜过美国生产的一切。她走了好几个小时，感到脚下人行道的小平石板很是舒适。她去看了科普利，这位美国画家曾画过约翰的肖像。她还到了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她观看世界各地的船只沿着泰晤士河码头停靠，甚至有活跃号，这艘轮船五天以后运来了她的箱子和布里斯勒。她和娜布坐马车去了基尤和温莎城堡。她现在意识到，她和约翰想象波士顿是“小型的”伦敦，实在太幼稚了。伦敦是世界性的都会，公共建筑壮丽高大，大量的马车是她所见之中最豪华的。

虽然英美和平条约半年以前就公布了，但它并没有使英国人对美国人友好一点点。她从他们的态度中并没有察觉出太多的敌意，但感觉到了冷淡。他们希望忘记最近的不愉快事件，忘记任何卷进去的人。

她到伦敦八天了，却没有见到约翰的影子。他和约翰尼是不是在收到威廉·史密斯的信件以前，就去了巴黎？同时她不断听说老朋友和亲戚的情况：小艾萨克·史密斯在德文郡默默地做了九年的乡村教师和牧师，不久之前已经回美国；塞缪尔·昆西在西印度群岛，做安提瓜的主管会计；乔纳森和埃丝特·休厄尔住在布里斯托尔，因为那里生活费便宜些。乔纳森无法获准在英国开业，全家人不得不靠 600 英镑的年收入勉强度日，这是当年他在波士顿占据显赫地位时国王赐

给的，他曾担任新斯科舍副海事法庭的法官代表。

她正在给玛丽姐姐写信，这时布里斯勒跑进来，气喘吁吁，脸色通红。

“太太，小亚当斯先生来了！”

“约翰尼！他在哪里？”

“在隔壁，太太，进去做个头发。”

“做头发！……”

“你看看，母亲，他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娜布大喊。

少顷，一个年轻人进来了：高个、英俊、装束考究，头发扑好了粉，贵族式的容貌，高高的、优美的弧形眉毛，富有表情的眼睛，长长的罗马式鼻子，丰满肉感的嘴巴。他让阿碧盖尔想起过去的哪个人，然而只有眼睛是真正熟悉的。约翰尼大喊：“我的妈妈啊！”

她不能相信，这就是十七岁的儿子。这个男人是她的儿子！阿碧盖尔走近他。她想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亲吻十来遍。她踮起脚吻了吻大儿子的面颊。他不仅仅模样不同，连气味和触感也不同了：头发上扑着白粉，理发师刮胡子以后在他的面部用了古龙香水，甚至精工细作的外套和白色领带都带有男子气。约翰尼也跟母亲一样，为这个团聚的吻所惊异。他举起双臂，好像要回敬她的拥抱，脸上则洋溢着快乐。

“约翰尼呀，我始终记得你是乘理智号而去的男孩，而你却在使劲长大。”

“很自然的，妈，并不怎么费劲。”

娜布退缩在一边，十分害羞。阿碧盖尔感到约翰尼和娜布的眼睛在相互搜索。她小声说：“你看娜布变化多大。”

约翰尼向娜布走近一步，平静地说：

“不管走到天边，我都该认出我的姐姐。”

他们站立在房间的中心，瞪大眼睛，嘴唇颤动。约翰尼谨慎地弯腰施礼，问她渡海时情况怎样。娜布略略行屈膝礼，说尚能忍受。

作为对儿子的聪明的称赞，父亲委托约翰尼在伦敦购买最结实的英国马车，拉母亲和姐姐到海牙。马车很昂贵，最好的索价高达 150 英镑。马车在哈里季搭轮渡去海勒富特斯勒斯，如果天气好，要摆渡二十六个小时。阿碧盖尔想立即出发去海牙。约翰尼接管了家里男主人的位置。

“母亲，购买马车一个小时根本不够，又不是买帽子。欧洲的道路臭名昭著，坑坑洼洼，尽是石块。”

一天以后，他找到一辆坚固的马车，一位英国绅士用过一阵，由于马车稍微旧了，他能够以低价买下。不过，他仍然坚持等候一天，请一位老马车技工测试它的质量，得到首肯后就付了款。

阿碧盖尔简直无法耐起性子。离开约翰只有三天了，却还有这么多路！可是她知道，约翰尼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她无论如何不能排挤他的权威，从而伤害这个年轻人。

她在旅社客厅关箱子时，却听到快步、紧张而笨重的脚步在门厅出现。她刚刚站直，门就推开了。约翰·亚当斯看到她，马上喜笑颜开了。在他迈步走入房间搂住她之前的一瞬间，她就看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瘦，他的眼角已有深深的鱼尾纹。然后岁月分解了，时间就像遭到鞭打的恶狗，夹起尾巴逃走了。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约翰捧着她的脸，离开自己几英寸，以便仔细端详。他的眼中燃烧着爱情。

“亲爱的，我们终于重逢了。你丝毫没变。一看到你，我就觉得年轻二十年。”

她无法倾吐衷肠，心里的话实在太多了。于是，她把双

唇凑近他，小声说：“你在伦敦做什么？我们准备早上出发，去海牙找你。”

“我不能够让你独自跨海，我们直接到巴黎。”他的嘴唇压在她的唇上面，反复接吻，爱抚地把她的头发拢到耳朵后面。

“阿碧盖尔，我们团聚了，对于我，生命重新开始了。”

“啊，约翰，我觉得精神恢复了。我再次成为年轻的姑娘，渴望开始我的生活和爱情。”

第 七 章

敌 国

1

他们在河左岸的约克旅社租下三室一厅的套房，窗外是狭窄而整洁的雅各路，卧室面对着花园和圣日耳曼·德·普雷老教堂。

他们乘坐新马车从伦敦到多佛，一路高高兴兴的。英国人提供了极好的马匹，束以漂亮的马具，还有骑手驾驭。他们在沿路的小旅馆过得不错，整洁的房间，优雅的服务，好吃的食品，他们就像孩子快快乐乐地在一起做伴，显得无忧无虑。从多佛渡海到加来开始，一种沉闷的气氛压了下来。给他们拉车的，是二轮运货马车用的马匹，绳子都磨损了，就像在美国拉犁用的。骑手衣衫褴褛，每六英里就得换马换工具。旅馆臭熏熏的，阿碧盖尔和娜布只好在马车里吃饭。大自然美丽的景色倒不少，但是村庄看上去贫穷而简陋，窄窄的街道脏兮兮的。低矮沉重的茅草屋顶粘土农舍，窗户上没有玻璃。全家人都在地里干活，包括孩子，法国的农民跟英国农民不同，他们似乎遭遇很惨，累弯了腰，脸上的表情也

阴沉沉的。全部的感觉是贫困，农田、庄稼、房屋、牲口、人，概莫能外。海峡这么狭窄，可是对于阿碧盖尔来说，两个国家好像分开着数百年。

巴黎的尘土和有害气味攻击着她的鼻孔。她已经习惯于波士顿的高烟囱所冒出的黑烟沉淀在人行道的积雪上，但是这里的尘土好像深深地沾在了破旧不堪的建筑上。街道上到处堆着瓦砾，有粪便、厨房垃圾，死狗横卧在排水沟里，四腿蹬直。其他的气味似乎是从房子里面散发出的，污浊的热空气简直无法呼吸，她坐马车出去的时候，鼻子上总是捂着手帕，用古龙香水来过滤巴黎。对于世界文化的一大中心，她的反应是如此的偏狭，这使她感觉不好，不过约翰也不打算劝她改变看法。他问：“你不想在巴黎市中心住下吗？”

“能不住就不住。”

“恰当的选择。我也从来不喜欢这腐臭的街道。所以我已经请我们的总领事托马斯·巴克利替我们协商一下，租借鲁奥伯爵在奥特伊的别墅。它毗连布洛涅树林，俯视塞纳河，四周是美丽的花园，可是租金并不高。”

“听起来不错，但是不是不方便呢？”

“不算太不方便，只是在郊外四英里。我们坐马车可以在半小时内进城，到戏院听歌剧，或者到朋友家吃饭。我们明天就坐马车过去看看，你中意不中意。巴克利本人就租了很长一段时间呢，事实上，去年我生病的时候，他把我接到那里，护理我康复。”

这个城堡被邻居称为鲁奥伯爵的荒唐事，因为建造的时候差点让这位贵族破产。建筑材料是白石，三层高，中央的窗户和门口上方镶着装饰性雕刻。半圆形的翼楼向几何图形布局的花园凸出，花园有轮廓分明的树篱，加高的花缸，铺砾石的人行道通过绿油油的草地；有圆柱的栅栏里面，各种

鲜花盛开，在花园的深处，有几排修剪成拱形的树，比房子还高，而且枝叶几乎连在一起，形成一片片浓密的树荫。

“嘿，太棒了！”阿碧盖尔大喊，“我们新英格兰就没有这样的宫殿。”

楼下设计得很宽敞，大会客室里高雅地布置了镜子，比弥尔顿沃伦新家的大厅还要大三分之一，足以装下他们在布瑞特里的整个坡顶小楼。有两套玻璃门，通向花园和带围墙的庭院。在门厅的另一边是餐厅，墙上镶满了镜子。餐厅外的厨房好像太小了，无法给餐厅里所有的人做饭，可仆人的长厢房却有十间寝室。

家庭房间在楼上。这里，阿碧盖尔受到一次打击，因为楼梯脏得要命，上楼时必须提起裙子。

“好像在走牛棚。”她憋着气说。

他们来到外面的一条长廊，这里有六扇窗，面对绿树掩映且静悄悄的奥特伊街道。每扇窗的对面都有一套铺着床、带有起居室的房间。全家四口人都会有私人的住处了，还有两个客人套间给朋友住。阿碧盖尔估计，加上侧翼的房间，一次至少能铺四十张床。

当天傍晚，约翰就在租约上签了字。第二天早上，她和娜布坐马车出去雇仆人。约翰·布里斯勒可以做贴身男仆，埃丝特做贴身女仆，但是阿碧盖尔必须接二连三地雇佣负责监工和购物的管家，厨娘，女仆，园丁，马夫，最后是擦地工。她不懂得擦地工是干什么的。求职者就表演给她看。房子里没有地毯，大会客室和餐厅的地上铺了红地砖。此人在大会客室地板上放一些蜡，然后穿上一双地刷鞋，就像小丑一样在房间里跳舞，一系列步子很像溜冰，从头到尾覆盖住地板，把地板擦得锃锃发亮。

管家会讲英语。他说，“夫人必须有擦地工。别人没办法

清洁这些地面。”

“但是总共要八个仆人！”阿碧盖尔喘着气，“家里人会认为我挥霍无度的。”

管家不懂。他补充说：“这是高尚情趣的起码条件呀，夫人。事实上，这个房子需要十名仆人。只要你给我一套绅士的服装，我可以当夫人的杂役。而且夫人必须请一个理发师，做全家人的头发。我推荐波林，她年轻，针线很好。”

阿碧盖尔惊慌失措地返回巴黎。约翰论证说，即使养十个仆人，在奥特伊也能够比在巴黎更节省。而且可以独家享用美丽的城堡和公园。由于房子要用作官方的应酬，就一定要摆一点派头。

“上帝呀，我说法语有美国口音的。”阿碧盖尔悲哀了，“仅仅看住他们，也够我整天忙乎的啦。”

约翰·昆西上前给予安慰，他的举止很平静，对阿碧盖尔来说是个慰藉。自他从圣彼得堡返回以来，他就充当约翰的志愿秘书，帮他写大多数的信件，并且给重要文件做抄本。

“不会困难的，母亲。我来帮你记账、付账。监督仆人不麻烦，因为你很少会看到他们的。”

他们第二天就搬进去了。约翰和阿碧盖尔住两个主人套房，中间有连接的门，这是伯爵为自己建造的，但约翰指出：“你不会需要单独卧室的，因为我独睡的时候已经太长久了。”

约翰尼和娜布各住一个套间，在长廊尽头，相互毗连，共用一个客厅。

此刻阿碧盖尔才得知，这里是塞纳河谷最著名的村庄之一，法兰西一些大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在此住过或者访问过。最最迷人之处，是从房子和花园向塞纳河上游远眺的景色，巴黎在远处光芒四射，在晴朗的夏天，蒙玛特或者蒙巴纳斯的山峰清晰可见。

城堡租来时，仅仅一部分房间有家具，年租费不到一千美元。约翰在海牙的别墅里家具齐备，可是这些贵重物品无法带到巴黎：船运费用、法国关税都过高，而且国会可能更喜欢付钱给约翰，让大使馆原封不动保留下来。阿碧盖尔买了床单和桌布，三十六套银叉和匙子，茶具，瓷餐具，玻璃酒杯，开水瓶。

她还了解到，为什么房屋窗明几净，而楼梯却是脏的：这里没人管。每个仆人都有一整套严格规定的责任。虽然在阿碧盖尔看来，他们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处于空闲，但如果她要年轻的美发师给她的卧室掸尘，波林就会回答：“这不是我的事。”

又一次，她要马夫捧一些木柴进来。那人摇摇头说：“这样做可不时兴。”

埃丝特和布里斯勒从厨子处拿了热水，把楼梯擦洗干净；他俩就负责全部的楼上房间。如果有哪个仆人说：“不！这不是我管的！”这时便出现调整职权的危机，两个人的表现就会很好。

别人拼命取笑埃丝特，因为她头发直溜溜，没有扑粉。她好几次流着泪来找阿碧盖尔。最后阿碧盖尔说：“我认为我们最好是入乡随俗，头发是法国生活和时尚中最重要的部分嘛。给亚当斯先生和约翰先生做头发的小伙子，每天早晨就在乡村商店里给自己做头发。给我和娜布小姐做头发的波林，花钱请美发师给自己做。我会跟她谈的，让她把你的头发也做做。”

埃丝特看到头发扑成白闪闪的，发髻在梳子上盘得高高的，当然高兴极了。布里斯勒尤其被迷住了，勤杂人员都来拥抱她。接着轮到布里斯勒，他让约翰尼的理发师天天梳理他的头发。再也没人取笑美国来的佣人了。

阿碧盖尔第一次举行餐会，邀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别墅在芭西，相隔只有一英里，还请了杰斐逊和女儿帕齐。这是一场欢喜的团聚，因为三个人曾在大陆会议共事，并分摊负责《邦联条例》的大部分的思考和起草任务。这三位如今是美国派驻欧洲签订条约的全部公使，还要完成同柏柏里海盗讲和的任务，因为美国人的船在地中海遭到他们的扣押。约翰对杰斐逊钦佩至极。虽然他和富兰克林曾在对待法国政府的方法上有过争吵，但他们现在已经在众多的事务中通力合作，共度难关，并开始认识到对方的才能，宽恕了对方的痼癖。

饭后，绅士们留在桌边吸烟。阿碧盖尔和娜布领着帕齐去大会客室，帕齐的模样更像父亲了，高高的颧骨上有雀斑，表情丰富的眼睛带有忧郁的色彩。帕齐告诉她们，渡海的十九天中，海面阳光灿烂，风平浪静，这使她们惊讶不已。

帕齐要进格勒内尔路的庞提蒙修道院读书，是通过杰斐逊的朋友的好心干预，在布里翁伯爵夫人的赞助下安排的。该修道院很古老，是法兰西最好的修道学校之一。帕齐看上去心中无数。

“帕齐乖乖，为什么你不高兴？”阿碧盖尔问，“是不是因为那是个天主教学校，除了文化课程，肯定要传输不少宗教知识？”

帕齐脱口而出：“法国话我一句也不会说。”

阿碧盖尔抱住这孩子的肩膀。

“你喜欢来和我们同住吗？约翰尼可以辅导你。”

帕齐对父亲很顺从，她的头高高地在细长的天鹅一般的脖颈上抬起。

“谢谢你，亚当斯太太，我必须上正规学校。不说英语，法语就学得更快嘛。我愿意在假日或者星期日来玩玩。爸爸说我不需要担忧宗教，院长嬷嬷已经收过不少新教徒姑娘。

她知道我们不能讲宗教，我毕业的时候仍然会是好的新教徒。”

绅士们来到大会客室，他们的外观五花八门。杰斐逊是瘦高个，头发浅棕色，四十一岁，年纪最小，富兰克林深受结石症之累，肚子就像圆桶，接近七十九岁，而亚当斯快五十了。

他们坐在镀金的红天鹅绒面椅子上，围成一个小圆圈。这是在外国的土壤上，紧紧挤在一起的一个关系密切的群体，有很多话要对对方诉说，而且都是紧急的麻烦事。由于杰斐逊前半年在国会供职，他就报告了那个苦恼的、正在迅速解体的机构的情况。他以温和而清晰的嗓音，说明自己起草了三十一一个不同的州文件，其中《建立货币单位的说明》规定美元分成一角和一分，这不久要代替现有的美国货币。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建议，至今没有通过，即在1800年以后，在全部的西部领土上废除奴隶制，任何西部地区的分离均属非法。阿碧盖尔聆听着他选读笔记，讲述在国会中的努力，脑海里再现了1776年7月18日州政府广场的情形，她和四个孩子倾听着在阳台上宣读的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当时，他们的斗争刚刚开始，现在已经获得独立，但是前头的道路十分崎岖，美利坚合众国这一充满希望的名称，正沉沦为美利坚分治列国。

英国已经不再为敌，而大陆会议却成了美利坚的对手，因为大陆会议认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可能限制各州的行动自由。他们三人全心全意，竭尽最高才能为之效力的中央政府，成了七零八落、争吵不休、负债累累的一群公国，不但相互惧怕，而且往往相互瞧不起。各州不再把最好的人才派到国会，优秀的人才也往往拒绝出席。某些群体想要国会慢慢消亡，以便让各州要回先前放弃的少数权力。经过十八个月耐心的探索和辩论而起草的《邦联条例》，曾在战争期间松散地维系着新生的国家，而现在却遭到忽视、滥用和辱骂。

平等、主权的州治相互联盟，创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概念，似乎正在消失。

独立是一回事，联合是另一回事。要摆脱古往今来束缚人类的枷锁，树立政权来自被统治者的默许，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来源的观念，这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能够真正为公众所接受吗？如今的世界，绝大多数的人民，在世袭的主宰的奴役下，勉强度日，一个共和国能够在满世界的君主政治和独裁政治中继续存在吗？在新大陆，某个宏伟的大业行将降生，给人们点燃了希望：地大物博，朗朗乾坤，除了通过工作和创造的天赋才能，没有人能够成为任何其他人的主宰。自从阿碧盖尔站立在波士顿的广场上，和千千万万的集会者一起流泪、欢呼，庆祝这自由的光荣诞生，仅仅过去了八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阿碧盖尔经历了大量印刷无担保纸币的日子，被搜刮了所有的存款，还见识了炒买炒卖物资，战争的消耗，理想主义的沦丧，开国元勋当中的个人争斗、悲观失望、猜忌不服；她看到了千千万万保王党家庭的损失，他们不仅仅在斗争期间对爱国者的事业造成了损害，而且也被剥夺了他们所累积的才能才智，专业技术；还有战争的浪费：年轻的军人被杀，自然资源被消耗，房屋、商店、庄稼、物资遭受破坏。

所有这些残酷的损失，都是新兴的美国所能承受的，它可以慢慢地医治伤口，补偿能量，积累货物和财富。美国人民是年轻的、生机勃勃的、异常活跃的人民。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把自身钉在一个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是内部的妒嫉和对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恐惧，这些恐惧大多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担心个别州的自由被收归到中央，中央拥有盖过诸州的立法权之后，可能会控制他们的行动，乃至财产。如今，对共同的敌人的痛恨，已不再有凝聚力，而大家相互间却滋生

了仇恨，这种仇恨似乎是人性中无所不在的：地区反对地区，州反对州，边界争端，债务纠纷，各自要牺牲多少自由，以换取多少安全。显然没有必要，至少在没有敌人在家门口的时候，没有这个必要。

约翰和富兰克林承担了说明的重担。他们比任何其他美国人更了解欧洲。从东欧的俄罗斯，到南欧的西班牙，整个欧洲都反对美国维持一个强大中央集权的国家。“这难道不是英国的错误吗？”约翰激昂地问道。英国已经同美国签订和约，却拒绝履行它的义务；同意撤军，却在底特律和布法罗周围的北方兵营保留着军队；签字同意归还黑奴，却把战争结束前所掳去的黑奴留着不放；尽管亚当斯锲而不舍，连连敲击他们的外交大门，但他们却拒绝谈判通商条约。

在战争期间曾经十分友好的国家，不仅仅是像法兰西、西班牙和荷兰这样的盟国，都越来越藐视这个幼小的国家，它既不能解决内部的问题，也无法如期偿还债务。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继续借钱给正在解体的邦联，除了约翰签订的美国与瑞典、美国与荷兰的友好通商条约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签订通商条约。

这种蔑视的态度反过来又激怒了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许多人压根儿讨厌派代表到欧洲。让他们留在家里好啦！让外国召回他们的大使吧，他们常常干涉国会的工作，并且奢侈摆阔，珠光宝气，舞会频频，为纯朴民主的美国带了坏头。在美利坚，人们日益感到，美国希望同欧洲隔绝开来，这一点阿碧盖尔能够从新英格兰得到证明。

为国家赢得尊严，与二十来个欧洲和地中海国家谈判最惠国条约，为国家赢得可论证的优势，使之抖落死气沉沉的局面，开辟生机勃勃、有利可图的贸易，这就是这三位外交家所面临的任務。人们公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美国强

大到可以履行协议为止，欧洲不愿同它签订条约，而除非美国成为国际强国，否则它就无法解决内部的争斗。

怎么办？富兰克林年老体衰，几次请求国会让他退休。杰斐逊是外交新手。而亚当斯呢？阿碧盖尔打量着丈夫。他显示出战斗不息的迹象，从他们一结婚开始，他就全力以赴，一刻不停地，有时是忘我地付出时间和勇气。是他把种子撒落在地上了吗？经过这些年的斗争、战争，失败和胜利，他们真的消耗殆尽了吗？

客人散去之后，亚当斯夫妇在温暖的花园里漫步，盛开的鲜花在夏夜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一英里左右的卵石小路让月光照得亮亮的。阿碧盖尔从离开新英格兰三千英里的这个新视点，以同样锐利的目光进行内省。

她的一生，可以援用约翰最喜欢的一个欧几里德数学名词来形容，即三等分法，分成三个相等而不可分离的部分：她自己的日复一日的挣扎，常常孤身一人，在过去的十年中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约翰的日复一日的抗争，在国会，在欧洲；以及他们国家的日复一日的战斗，为了保持邦联，不被征服。她的等边三角形没有一面比另一面更为重要，虽然当她落入私人感情的炼狱时，常常看不见这个。约翰在欧洲所发生的每件事，国会在它的自相残杀的仇斗中所做的或者没有做到的每件事，都直接地影响亚当斯家的幸福。在低谷的底部，阿碧盖尔需要约翰洞察未来的天赋，来看清事物发展的全过程，而不是单一事件的后果。约翰有个憧憬，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时期就有了，就是有朝一日美利坚合众国会成为强大的、独立的、资源丰富的、繁荣昌盛的国家，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占据平等的一席之地。是这种憧憬，支撑着他历经多年的挫折和孤独，公理会教友称之为信念所在。

她的头脑中毫无疑问，约翰的态度，她自己的态度，具

有一定的宗教基础。他们试图使美国成为“建在山上的城”，就像第一批殖民者曾试图使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成为“建在山上的城”一样。正如公理会教友被称为圣人一样，美国人也要成为圣人的。假如做公理会圣人必须通过道德的和精神上的纯洁才能获得开恩，那么美国必须通过成为自由人的自由社会，才能蒙受开恩：思想自由、感情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自由拥有财产，自由调整众人的利益，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要有机会发展，对机会稍小的人，人民的代表要加以保护，而不是加以剥削，因为代表是自由选举出来为国家，为国内最多的公民服务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梦，就像当初那个梦，驱动着第一批清教徒和朝圣者横跨未知的海洋，向更未知的荒野进发；也许这次更难实现吧。以前也曾有人为了宗教的自由而斗争，并且实现了，至少在小集团内实现了，他们的英国祖先为了宗教的自由，曾逃亡荷兰，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要推翻自罗马帝国皇帝以来始终统治着的所有势力：国王、亲王、霸主、教皇、主教、领主、酋长、武力征服者，永远驱逐暴政，不得强迫任何人遵守没有经过他的同伴设计和批准的法律，在市场上，账房里，立法机关，法院和政务会上，都要给他平等的机会……这次如果成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最有意义的运动和革命。必须做，会做好的。代价很高，但结果可是波澜壮阔的救世变革啊。

马太在《圣经》第五章十四句中说：“建在山上的城，人所共见。”

2

阿碧盖尔起得很早，阳光已经洒入她的窗户，不过她没

有必要像在家里一样，起大早喂火鸡和鹅，并把奶牛放出谷仓。她首先唤醒娜布，然后敲敲约翰尼的门。儿子手里拿着打开的书向她问候。他们在早餐桌上集合，制定计划。除非约翰必须去芭西或者巴黎，与富兰克林或杰斐逊开会，否则他就去书房整理文件。约翰尼在翻译贺拉斯和塔西图斯的作品，而娜布在学习法语语法。阿碧盖尔回到卧室，为仆人布置当天的家务工作，并给国内写信。

中午时分，约翰从他的房间出来，带娜布去布瓦森林的法国骑兵道骑马兜风，这是一条上好的马路，全程有绿荫遮蔽，弯道和急转弯可以练习驭马术。在其他的日子里，一家四口在布瓦森林散步，采野花，待在荫凉翠绿的森林里，直到两点钟才回家吃饭。娜布和约翰尼常常去巴黎看新鲜，他们在布洛涅森林喜剧院看五点钟的演出后返回，阿碧盖尔自豪地发现，这两个年轻人十分迷人。

“喜剧好看吗？”

“音乐是好的，演员水平一般。”娜布认真地回答，“我不大爱好喜剧，宁要说教，不要调笑。”

“说话就像地道的新英格兰人，”约翰嘟哝着，“约翰尼呢，你的反应如何？”

“我住在欧洲长久了，知道社会的某些最尖锐辛辣的肖像，是以喜剧形式，而不是悲剧形式出现的，古有阿里斯托芬，今有莫里哀。喜剧不仅仅用于调笑，而且可用来调侃人类的教化。”

茶点后，桌子上放满了约翰尼的制图仪器和书，约翰在辅导儿子。埋头读书的两个女眷，耳朵里只听见定理、等分、截开，一直到九十点钟，此后再次清理桌子，男人们要求打几手惠斯特桥牌。一家人享尽天伦之乐。阿碧盖尔去娜布的卧室，发现女儿在梳理齐腰的褐色长发，眼睛异常活跃动人，

就说：“可爱的小姐，你太光彩照人啦。”

娜布在欠结实的梳妆凳上转过身。

“我一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强烈的精神骚动。我的思绪越来越……充满感情，回到泰勒先生身上。”

“你父亲有没有提起过，在我们起航前他写过一封信，而我们没有收到那封信？他说，如果我认为你想结婚的话，可以由我决定，在布瑞特里给你们举行婚礼。”

“我还没有跟爸爸谈论泰勒先生呢。”

阿碧盖尔的家庭生活是平静的，但她跟法国生活的接触却是充满了震颤。第一个震颤发生在亚当斯一家应邀到富兰克林的芭西宅第共进星期六正餐的时候。富兰克林在法国妇女当中，久已享有人风流浪漫的名声。阿碧盖尔想到，富兰克林已经七十八岁，早就该收心养性了，但是她很快就纠正了错误的推理。他们等候在普普通通的旧别墅客厅里，富兰克林还没有下楼来，这时一位爱尔维修夫人进入房间。她是为丈夫立过牌坊的寡妇，现在在为富兰克林另立一个牌坊了。

爱尔维修夫人尽管年过六十，却以阿碧盖尔看来毫不在乎的态度，冲进屋里来，她的丝纱罗衬衣跟她的面容一样腐朽不堪。卷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小草帽，外面还包着肮脏的纱巾。她一手抱着小狗，一手挽着黑纱围巾，跑向富兰克林，抓住他的手，然后狠狠吻他的双颊，外加他的前额。

阿碧盖尔简直无法容忍爱尔维修夫人的举止。起码在公共场合！席间，爱尔维修夫人坐在富兰克林和约翰之间，同时与两人谈笑风生，一半时间抓着富兰克林的手，伸开双臂扶着两个男人的椅背，或者一只手亲切地钩住富兰克林的头颈。回到客厅，她在长沙发上腾地坐下，还露出脚以外的部分。她不停地吻她的狗，狗在地板上撒尿了，她就用自己的衬衣去擦。

阿碧盖尔想必显露了厌恶的感觉，因为他们告辞的时候，富兰克林微笑着说：“爱尔维修夫人是真正的法国女人，完全摆脱了造作和呆板行为。”

阿碧盖尔看一眼丈夫和儿子，他们常常和爱尔维修夫人一起吃饭，对于她的举止已经习以为常。很显然，他们甚至喜欢她！

几天以后，全家去看芭蕾舞，她遭受了第二次烦乱。她发现，演员披着薄如蝉翼的丝纱裙，里面是短短的衬裙，倒是美丽而妩媚，但是舞蹈开始不久，她的雅兴大受伤害，她知道，应该为自己观看那些东西而羞愧。演员腾起双脚，在空中亮相，袜带和内裤毕露，好像没有穿衬裙一样。阿碧盖尔除了看过非法的波士顿街头歌剧之外，根本没看过戏，实在无法压制义愤感，不过同时，她也赞赏优美的表演艺术，惊异于经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受训的舞蹈家们体轻如燕的动作。她联想起在报上看到的这些姑娘的故事，把出价最高的投标者当做情人和保护人，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恶心。在乘车回家的马车里，她对约翰提起了这件事。

“芭蕾舞的乐趣和姑娘们的私生活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他轻轻地说，“芭蕾舞跳砸的时候，你应该跟全体巴黎好人一样愤愤不平。姑娘们的私生活则与艺术没有关联。”

“以名誉担保。”阿碧盖尔想，“我的家庭已经老于世故了！”

她的第三个烦扰更为深刻，属于宗教的范畴，而不是道德的方面。杰斐逊邀请她和娜布起个大早，去修道院看望帕齐，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两个修女的立誓仪式。她们七点钟起床，穿上厚绸缎子的礼服，这是由美国驻法总领事托马斯·巴克利的夫人所推荐的裁缝为她们新做的。早餐以后，他们去了教堂。帕齐在前厅迎接。她身穿深红色制服，是可以

在后面束紧的外衣，就像宫廷礼服一样钩住尾部，带有细棉布袖口和活动衣领，看上去漂亮得很。她好像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阿碧盖尔问她是否喜欢修道院的生活，帕齐轻轻地说：“非常喜欢。我的法语水平真的在与日俱增。”

她们来到教堂的中殿，被让到座位上坐下，面对着神父演教的祭坛。日光洒进彩色玻璃窗，神父披着色彩丰富的袍子，四周到处是圣母圣子的雕像，玛利亚哭子图，耶稣升天图。栅栏后面有一间大房间，供修女和修道院的学生坐。祭坛前面的地板铺着高档的地毯，修女聚在上面祈祷。

幕布拉开，院长嬷嬷、修女和寄宿生进入，每个修女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两个准备做修女的新来者走上前来，身披细密羊毛的白袍，松垮而飘逸，还遮着白面罩。她们的头发已经剃度。她们跪在祭坛前，人们大声歌唱和祷告，交替地跪下站起，神父从圣坛上走过来，做了许多阿碧盖尔看不懂的手势。一名神父用法语布道，亚当斯一家人却是听得懂的，他是在列举国王的仁慈，人民的优秀，举国上下，概莫能外。

两个新入道者随之在地毯上俯身躺下，八个学生奉上缝着白十字架的黑灵柩布，在新修女上方拉开，一名神父宣读另一部分仪式内容，修女们则不停地祈祷。

这是一个感人的场景，两个姑娘俯卧长达半小时。她们起立，这象征着复活，院长嬷嬷就给她们穿上修女服，神父用圣水喷洒她们的面罩，还用乳香熏过。两个新修女然后跪在院长前面，院长在她们头顶各按上一个花环，她们的手里也拿到了蜡烛，接着念经做了弥撒。仪式结束了……神父邀请在场的全部姑娘，要学习这两个姑娘的榜样。

母女俩目瞪口呆地坐车回家，她们无法理解这个法国国教，不知道那两个年轻的姑娘，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爱尔兰人，为什么自愿把余生禁闭在修道院的高墙内。帕齐告诉

她们，修女们从帮助学生获得幸福之中得到快乐，她们总是愉快而和气。阿碧盖尔感到莫名其妙。她对整个仪式都感到纳闷，她是第一次进入天主教堂。约翰在费城参加大陆会议时曾去过天主教堂，并给她描述过优美的音乐和艺术作品。她的心跨越大西洋，来到韦茅斯公理会教堂的吊架布道台，她看到父亲站在冰冷的寒风里，引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进行简短而锐利的说教。在“上帝的谷仓”里，长老们根本不允许放置最普通的风琴或者钢琴，也不准油漆坐位。这是多么不同的世界呀，真是难以把握。

礼拜天在新英格兰用于神圣游行和祈祷，通常一天两次布道，只能搞茶会，有礼貌地闲谈，在法国礼拜天却用来寻欢作乐。一大早，一队队马车和货车，隆隆地经过他们城堡前面的街道，驶向布瓦森林。阿碧盖尔坐在窗口观看车流通过，马匹常常是牵着走，而不是赶着走，长凳上坐满了衣冠楚楚的巴黎人和无数的孩子，要逃避散发着恶臭的城市，奔向空气凉爽新鲜的林区。

到上午九十点钟，亚当斯一家四口已经穿戴齐整，便汇融于人群之中。到处载歌载舞，大家庭在草地上野餐，小亭子里有糕饼、水果和葡萄酒卖，孩子们奔跑着嬉闹玩耍，兴高采烈地大声咋呼他们的游戏。妇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戴着帽子或者丝绸面罩，保护精心做起的发型。男人们把帽子夹在腋下，以免弄乱雪堆一般洁白的头发。小路就像波士顿公地举行的毕业典礼一样拥挤不堪。

当他们弯弯曲曲通过交叉的小路回奥特伊的时候，阿碧盖尔说：“快乐是这里的人生追求。”

“清教徒活着是为了工作，”约翰答道，“法国人工作是为了活着。我们真的能说他们错了吗？你从加来一路赶来时，看到农民的生活是多么悲惨。茅草盖屋，泥墙无窗，泥土铺地，

地主的盘剥，赋税比布瑞特里缴纳的战时税更繁重百倍，简直透不过气来。如果他们不能完税，就有鞭打或者监狱伺候着，一代一代的农奴困在土地上，只字不识，毫无奔头。”

“城市劳工也这样吗？”

“全部的财富都集中在上层，支配在占法国人口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二的人的手里。你看到过凡尔赛、尚蒂伊的孔代亲王庄园……乡村的地主生活得和贵族一样奢侈。”

“那样，一周六天之中，”阿碧盖尔计算着说，“美国拥有更好的文明。就算我们的星期日比较辛苦，人们苦干了一星期，也没有什么可供轻松轻松。但是其他的六天中，他们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工作得好多了。法国人民一定很有耐性，或者说很认命。”

“他们也是很古老的人民，”约翰说，“在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公元前就有了居民。美国人有千百万英亩的土地，供任何有精力西进的人自由围取。法国人民却受到限制，他们看不见能从肩头卸去沉重负担的道路。所以他们就有限的铜板省下来，烫了头发来布瓦森林自由快活一天。也许只有这样做，生活才勉强过得去。”

阿碧盖尔也斜丈夫一眼。在欧洲待了六年，他已经变得多么成熟啊，他成了世界主义者，而她……多年封闭在家，做家务，挤奶……她可不能让约翰长得比她大，她也必须把新英格兰的乡土偏狭抛到后面去。

她顾自笑了笑。那差不多是她毕生最艰巨的任务了。假以时日，她可能会圆满完成的，但是，哎哟！她乘活跃号越洋带来的那一箱箱的偏见哪！

她参观弃婴院时，感到了最大的震惊，那地方每年收容六千名巴黎出生的私生子。大门口日日夜夜都有修女接收婴儿，都是装在盒子里送来的，盒子专门放置在巴黎街头的部

分地段，母亲不需要露面。慈善姐妹会的人会照顾这些婴儿。她被带到一个明亮通风的房间，靠墙有一百个婴儿小床，中间还有两排。多数孩子在睡觉，少数正在啼哭，但是阿碧盖尔一眼看出，他们受到了精心照料。每张床铺着白床单，孩子们看上去吃得饱饱的。

领她参观的慈善姐妹说，她们每天接到二十名婴儿，但尽管她们悉心照顾，仍有大约三分之一要死掉，不少婴儿已经冻僵，又没有什么遮体，根本无法使其回暖，哪怕抱到烈火熊熊的火炉前都没用。阿碧盖尔·亚当斯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敬畏地观看姐妹们身穿拖地罩衣和活泼的全罩式帽子，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任务。

“清教徒教育的第一步，”她回家后对丈夫和女儿小声说，“我必须为慈善方面的工作喝彩。姐妹们了不起呀……”

“她们属于世上真正伟大的人物，”约翰同意，“修女生活艰苦，却坚忍不拔。难看的罩衣是惟一的财物。她们住狭小的房间，睡狭窄的硬板床，吃最普通的食物，还百依百顺。她们得到的全部回报是伺候上帝的权利。她们是必须赞美的。”

“只是，约翰，是什么样的放荡行为才需要这种慈善呢！据说巴黎的一半新生婴儿是私生子。”

“我们也有情人和衣同床的风俗。”娜布说。

“但是我们要责成孩子的父母结婚，”约翰说，“那样可以给孩子正名，有了社会地位。这成千上万的‘弃婴’，是法国人对婚姻的骑士态度的自然结果：每个丈夫都有情妇，每个妻子都有情郎。”

阿碧盖尔脸色刷白，向娜布看了一眼。

“旅行可以开拓眼界。”约翰压低声音说。

3

阿碧盖尔正在为法国的道德习俗发生震颤。而约翰的欧洲外交发生了更严重的问题。战时盟国西班牙人拒绝讨论贸易协定，除非美国恢复派遣驻马德里的公使。西班牙跟英国打仗的时候，约翰·杰伊曾在那里住过两年，但是西班牙朝廷始终不肯承认美国独立。全权公使常驻圣詹姆斯朝廷之前，英国拒绝讨论通商条约。从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出发的柏柏里海盗，仍然在俘获美国人的轮船，奴役美国人的水手。他们索要一笔年金贿赂，才肯让美国轮船在地中海做生意。英国人的轮船运力，已经从战争功能中释放出来，再一次支配了海域。

只有普鲁士的腓特烈国王愿意跟三位专员打交道。他需要美国人的棉花、烟草、大米和谷类，而且发现他的西里西亚亚麻布在美国的市场不断拓展。所有其他描述美国的力量和制造业的千百封信件、建议书、分析、文件和报表，似乎是白白浪费了。美国正在遭受他们曾奋起反抗的殖民制度的苦难，西班牙和葡萄牙不许可他们的殖民地与这个新国家从事贸易，英国也是，包括它的有利可图的西印度群岛。杰斐逊在 1784 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六来奥特伊吃饭，他对主人抱怨道：“欧洲国家根本不了解我们，只知道我们是成功甩掉宗主国枷锁的叛乱分子。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贸易，不知道物品交换能够使双方获利。他们全都袖手旁观。”

约翰表示同情地哼着。

“我们不得不继续讨好他们：俄罗斯、丹麦、萨克森、西西里。一旦我们能传递我们对国家的未来的热心……”

每个星期二，三位公使必须去凡尔赛宫参加路易十六国

王的早朝，没有邀请家属，所以阿碧盖尔只能在星期日御花园对公众开放时，才得以一睹王储的尊容。约翰不喜欢星期二上朝，国王依例要与每个外国公使交谈，总是问一个相同的问题：“那你今天是从巴黎赶来的喽？”

约翰想不起来几时有容许回答的机会。他乘机与其他公使广交朋友，邀请他们星期六来舍下赴宴。西班牙的大使坐一辆富丽堂皇的马车光临了，还带着八名号衣男仆。只有在这种社交宴会上，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三位才得以把初生的美国的福音灌入友好的耳朵中，在大使呈送给他们的君主和内阁的报告中取得一些小进展。

这些大使多数是大财主，连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也有丰厚的私人收入。阿碧盖尔不久就发现情况十分紧迫。与路易十六国王结盟的一个人物死了八岁的王子，朝廷传令，所有上朝者都要黑衣服丧。杰斐逊赶紧找裁缝，花二百三十五美元做了一套好行头，黑貂皮丧服贴边按常规是不可缺少的。亚当斯家无力为十一天的治丧期大肆铺张。如果不久后又有人办丧事，整个款式早就变了，新做的衣服同样一钱不值。

那个星期二的朝拜被取消了。杰斐逊没有得到通知，就带着专员们的美国秘书戴维·汉弗莱斯上校，坐马车来接约翰。杰斐逊打扮得庄严肃穆，头发扑了粉，还梳理成法国纨绔子弟的样子。听到自己白白地辛苦破费了一番，他喊道：“头发！这就是法国生活的中心，我真想把它一刀剃掉。我已经活不了十几年了，却还要在头发上丢掉一年。”

阿碧盖尔泡茶慰问，这天反而成了喜庆的节日。托马斯·巴克利携着妻子出城来了，还带来了费城的富裕金融家威廉·宾厄姆及二十岁的娇妻；还有做杰斐逊秘书的弗吉尼亚人威廉·肖特，不过他就住在邻近的圣日耳曼村法国人家里学习法语。爱尔兰夫人随富兰克林到达了。阿碧盖尔发现

她是个令人愉快的客人，她对于美国朋友的情意，丰富得足以使德·鲁奥伯爵的城堡蓬荜增辉。

阿碧盖尔拥有这个密切的美国人圈子，这对她是有利的，因为她同法国人几乎没有来往。除了不能用法语交谈以外，留名片的做法以及客人必须先登门的习俗也是障碍。她最后鼓起勇气，安排了出行计划，并在五六家门口留下了名片。接下去一两个星期中，夫人们纷纷回访，在门厅里的缟玛瑙桌子上的银盘里留下名片。社交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要不是阿德里安娜·德·拉斐特侯爵夫人的出现，情况可能就这样了。侯爵在华盛顿手下做将军的时候，约翰就认识他了。拉斐特曾间或替约翰捎信给阿碧盖尔。亚当斯女眷上门表示敬意，管家跟随，坐在马夫身边，她们上前递上卡片。马车准备从门口转弯的时候，仆人跑出来，侯爵夫人很高兴见她们。

果然，侯爵夫人已经出现在大门口了。老朋友很随便，她一把抓过阿碧盖尔的手，吻她的双颊。

“亚当斯太太，我极其高兴地看见你。请上楼到我的卧室吧，可以没有拘束。”

在洒满阳光的大卧室里，一端是躺椅和舒适的椅子，侯爵夫人把阿碧盖尔和娜布介绍给正在编织的母亲和妹妹，她们的穿戴显然不是为了接待来客的。

“但是我不能让你们离开。我已经等候多时了。我强烈地爱慕全体美国人，我丈夫顶喜欢你们国家。他现在就在美国。失陪，我要去把两个年幼的子女带来给你们看看，他们英语说得很好，他们的父亲坚持他们一出生就要学习英语。”

她返回时，带着七岁的女儿和她的儿子，名叫乔治·华盛顿·德·拉斐特。他们的确能说一口几乎不带口音的英语，想要听听父亲在美国英勇战斗的故事。这就像韦茅斯或者布

瑞特里的非正式家庭聚会。

阿碧盖尔也不可能不察觉，侯爵夫人崇拜丈夫，对三个孩子钟爱有加，她曾亲自指导他们的教育，而且她的家庭和婚姻也十分圣洁，他们和亚当斯夫妇一样，战胜了长期的分居。这个年纪还轻，个子中等，活泼热心，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的性格和名声，是无可指责的。她的母亲达扬公爵夫人，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宫女。侯爵出身最古老、最尊贵的法国贵族，财产庞大，良田广阔，珠宝无数，可是他们不参与法国朝廷的娱乐活动。侯爵夫人的家庭就是她的生命。

“对我来说，这是法国的新面貌，”马车离开拉斐特公馆时，阿碧盖尔自言自语道。她有没有错怪法国人了呢？

几天以后，德·拉斐特夫人来回访了。娜布和约翰尼已经去巴黎看新的轰动歌剧《费加罗》，而约翰则把自己锁入书房，在读持不同政见的英国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写的书《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同时在书眉上猛写。普赖斯博士是美国的热心支持者，但不幸的是，他把法国前财政部长杜尔哥先生写给他的信，也包括在小册子里，杜尔哥在信中攻击了美国各州的宪法，说三权分立是行不通的。由于普赖斯博士的书，这封信便在欧洲广为流传，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对美国人自治能力的信心。

阿碧盖尔在下一次举行宴会时，邀请了几位大使和夫人，除了官方的美国家人，她还送卡片到德·拉斐特夫人府上。夫人通过返回的通信员接受了邀请。

席间，一个美国人的妻子对阿碧盖尔耳语：“哎哟！那是德·拉斐特夫人吗？她穿着是多么朴素哇，还没有戴珠宝，看周围别人，这些晶光闪烁的钻石。”

阿碧盖尔悄悄回答，“夫人的身份足以使她不必拘泥形式。”

阿碧盖尔坐在席位上，围绕在华丽的奇装异服堆里，她想道：“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法国社会的价值观呢？”

这里，她的大问题是现金，跟在家时一样，她简直无法平衡收支。没有人同情她，新英格兰的一些邻居听说亚当斯一家住城堡，还雇了八个仆人，认为他们在效法公子王孙。大陆会议为了表示其对被迫在欧洲派驻公使的不悦，把他们的薪水和补贴削减了二千二百五十美元。专员们的薪资补偿现在只有九千美元一年了。尽管她很节省，每星期只请一次客，到剧院看戏听歌也仅限每星期一次，但约翰尼每月月底把账单和费用一相加，发现开支要比约翰的收入多。他们在美国的收入，他们家的农场，还有梅德福与萧家共同拥有的农场的收益分成，仅仅能支付税收，财产的维护和修理费，以及查利和汤米在黑弗里尔的日常花费。她试图削减食品的购买量和日用品供应，结果听到仆人和邻居正在奚落她。

专员们不能够从国会得到一美元。美国官员在巴黎的全部花费，还有法国债务的利息，得指望约翰从荷兰谈判到的一笔贷款来冲账。当初亚当斯去荷兰，看看“是否可以设法使我们少依赖法国一点”，富兰克林曾公然抨击，如今他自己却依赖亚当斯在荷兰银行的信贷，来维持自己在法国的开销。约翰对这种无意的报复非常受用，为此他俩又在融洽地合作了。约翰尚未听说富兰克林年前给外交部长罗伯特·利文斯顿写的信，此信在将来会严重地损伤他：“他是为了国家好，一贯诚实，通常比较聪明，但是往往在某些事情上绝对地昏了头。”

他们的经济生活，看来已成为一连串的向外伸手。新英格兰不存在日常的赏钱，而在法国，他们每去一家赴宴或者喝茶，都必须给仆人小费，还有商店、市场、戏院、歌剧院、芭蕾舞剧院、餐馆的服务员、送包裹的、家里跑腿的。不拿

一钱包硬币，就不能离家，好像到处都有乞丐需要打发。逢年过节，特别在圣诞节，他们家哪怕是稍许接触的每个雇工，都要给年费的。这笔钱已成为雷打不动的定规，如果给少了，对方会愤慨地要求补足。凡尔赛宫的仆役干脆规定了新年时必须支付的数目，要赏给厨师、咖啡师、脚夫、号衣仆从、贴身男仆。论小时计的小费，增加了数百美元的意外花费。

她用了整整一个月才发现，商人在提供货品和劳务的每道环节，都要欺骗一下；骗钱的方法真是机敏巧妙，约翰尼尽管反复核对票据，但还是无法发现。最后法国朋友救了他们，给他们透露了商人和服务员为了占顾客便宜而设计的历史悠久、瞒天过海的妙计。商人的诡计暴露了也毫不在乎，这是坑骗富人，特别是坑骗富有老外的古老传统嘛。

约翰把家庭理财的全部重担都卸到阿碧盖尔的肩上。他拒绝看账本，这曾惹起她少有的抱怨：“全权公使先生，你吃公事饭太久了，无法使你多关心一些家务事了。”

“为什么要关心呢，亲爱的，你处理得不错嘛。”

“那我以后少卖力一点就是了。我算账已经算了整整十年了。”

“总能让我们家有钱可花！假如我有你的才能，美国早就与十六个欧洲国家签订最惠国条约了。”

她拒绝接受奉承。

“约翰 我很情愿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 来与你分忧 可是我认为这一切似乎有太多的越俎代庖 算不上分工合作了。”

他悔悟了，便离开客厅的书桌，搂住她的肩。

“说得对，我接受批评。我能在这个题目上同你商讨一番吗？”

“不行。你会把我的合理权利都捞走的。”

“好了，亲爱的，我的谈判技巧没那么厉害。还是你管理

城堡，与科顿一家、伊丽莎白、萧妹妹等人一起整理我们的事务吧。半年到一年之内，我们就可以回乡下了。我答应从那以后，亲自处理家里的全部事务。”

在危机袭来的时刻，她按照危机措施行事，全然违背父亲的教诲，违背新英格兰的老传统。她廉价出售了一些自己州发行的纸币和军队流通券，哪怕得亏掉一点，然后用过去的积蓄贴补当前的开销。

虽然阿碧盖尔频繁地写信回家，却只偶尔收到她的姐妹的来信。1785年1月4日傍晚，他们坐在熊熊的火炉前，约翰在看最喜欢的柏拉图，阿碧盖尔在读他们几天前在巴黎看过的话剧的法语剧本，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这时布里斯勒抱着两个大包裹进来了。阿碧盖尔喊道：“从美国来的！我知道，是从美国来的。”

她抓过剪刀，把包裹拆开。不少信是泰勒寄给娜布的，就放在一边，然后她和约翰轮流朗读其他的信。先读伊丽莎白的来信，能够听到两个儿子的详情。尽是家庭的细节，她发现这是她的灵魂兴奋剂。查利已经摆脱夏天发热的老毛病，两个男孩在舞蹈班学得很好，他们在萧家很开心。

玛丽·克兰奇写了布瑞特里的新闻。科顿仍然是马萨诸塞参议员，去过亚当斯的房子，发现菲比和丈夫照料得很好，不过阿碧盖尔贮藏的毛线衫有些蛀掉了。他还报告，阿莱恩的大房子和农场正在出售。亚当斯有兴趣买下，以备有朝一日返乡吗？

十点钟，年轻人回家了。这是一个黑暗的暴风雨夜，但塞纳河沿岸一路到巴黎都有路灯。有狗叫声，然后门铃响了，表示马车已经到达。娜布先进来，紧紧裹着海青色礼服。

“请问，今夜你们看到什么好戏？”约翰问。

“王宫杂耍。”约翰尼接着讽刺了莫里哀的一些剧目，“我

们看到了《新贵》和《不由自主的喜剧监督》。”

“娜布，我有新年礼物给你。”阿碧盖尔大声说。

她一封一封地递出泰勒的信，娜布退到房角的椅子上，顾自嬉笑、脸红、叹息去了。约翰如今已经接受泰勒当娜布的求婚者，好像满足于关于这年轻人的报告。

约翰对阿莱恩的地产很感兴趣，他对它还有印象，宽敞的房子，适合他的新地位。在荷兰庄园、法国城堡住上七八年以后，他认为乡下的村舍可能太小了。

“房子收缩了，还是你扩大了？”阿碧盖尔问。

“从前伊丽莎白女王有位部长，有一天她驾临他家，说他的房子很小，不怎么样。部长说，‘启奏陛下，房子对于本人来说是足够大的，不过您使本大臣扩大得住不下了。’”

“很好，如果国会使你扩大得住不下村舍，那么需要多少钱才能适当地容下你呢？”

“我看阿莱恩的地产值九千块吧。”

他们花了好几天清查自家的财产，调整购买价格，装修增值，加上升值，但是约翰尼最后拿出了这样的明细账：

房子和九英亩	1 800 美元
彼得旧居和三十五英亩土地	2 000 美元
波士顿房子	2 400 美元
海牙的家具	4 500 美元
梅德福农场阿碧盖尔的一半	1 800 美元
零星地产	1 350 美元
奥特伊的马车和家具	1 200 美元
	15 050 美元

国会尚拖欠约翰一笔薪水，但无法让议员们就确切的数字表态，计算实际的用途时，是不能把这笔钱包括在内的。

“通过一系列变卖，”约翰插嘴道，“是可以凑齐九千的。”

“如果卖光这里和海牙的家具，就无法装饰阿莱恩房子了，”阿碧盖尔说，“而且还得整修、装修，让农场进入正常运转状态。”

“你几乎得放弃全部的家产。”约翰看着账目说。

“那样如何教育我们的三个儿子呢？”她沙哑地问，“你们三个都必须上大学，一年的费用将在一千美元以上，还得度过漫长的学徒期。简直毫无意义嘛。我们不能仅仅为了住大房子，而拿儿子的将来碰运气。”

约翰点头赞成。

“我坚持让你留任财政部长是对的，从国会现在的情绪看，我们不能期望在此久留了。我的余生干什么呢？回头当律师？我已经十年不处理个案了。即使没有丢掉来之不易的写状纸、在陪审团前辩护的技术，我现在还能回到故意刁难性案子之类的琐碎卑鄙事务中去吗？律师的工作大半都是这种事情嘛。可如果我坐在事务所中，神气活现地说，‘除非是正儿八经的理由，否则我是不会接下你的案子的。’这不仅会触怒新英格兰人，而且会长久坐冷板凳的。”

“那就回到我们的乡村小屋去吧？”

“回我们的乡村小屋。”

约翰无可奈何地叹息。

“约翰尼，把你滴水不漏的收支表格统统烧掉。你的母亲再次保证了亚当斯家有钱可花。”

4

冬天突然降临。奥特伊的街道成了泽国，没有长统靴或者木鞋，休想走过去，花园里的树木都落了叶，花卉早就凋谢了，连开花的灌木也在冬眠，花园里一派被遗弃、荒凉的

景象。家里再没有人敢到花园里去。城堡要不是每个房间都生火，早就成为巨大的冰宫了。严寒天气使朋友们退却了，不再从巴黎赶来做不速之客了。

为了让她散心，约翰坚持要一家人每星期去几次巴黎。她已经不再为芭蕾舞女的袜带内裤所震惊，不过还是偏爱上演悲剧的戏院。她看了拉辛的神圣剧《阿达莉》，还有高乃依和克雷比永的话剧，现在她的法语学得不错，足以听懂台词一句一句美妙地展开。戏后，他们跟着花花绿绿的人群，到林荫道散步，看来人们就像喜欢看戏一样喜欢散步。

她发觉自己已经入乡随俗，承认妇女涂脂抹粉可以更加迷人。夫人们来到会客室，拥抱绅士朋友，吻他们的两颊，她见了也不再尴尬；赴宴的先生们倾身闻闻鸛的香味，再尝味道，她也不再恼火了。不过，她一直不能习惯男人们一堆堆站在壁炉前，有效地切断坐在房间另一端的妇女们的热源。她发现不停息的小费是求告者养家糊口的惟一途径，也就对此心平气和了。

她已经喜欢上爱尔维修夫人了，发现自己对法国男人抱有偏见，臆想他们肤浅而狡诈，这是毫无根据的，其实他们很热心，很诚恳，聪明之中带有机智和文雅。有时，宴席上一反新英格兰人一同闲聊的惯例，变成了两两私下交谈，声音压低，视线降低，好像在搞阴谋诡计，她不知不觉一反常规地认为，法国男人比美国人更有趣。

她同化于法国生活，最大的帮助来自拉斐特夫人。她俩已经成为密友。侯爵夫人明白，从一种文化过渡到另一种文化是多么困难，就阿碧盖尔的情况来说，是走向截然不同的反面。她说明了法国的婚姻制度，十到十四岁的少男少女从未谋过面，就由父母做主订婚，在婚礼上才初次相见，通过婚姻走到一起，以便延续香火血统和家庭财富。对，她自己

也是以这种方式订婚的，但是她比较幸运，夫妇琴瑟和谐，相亲相爱。她的不少朋友同样很幸运。

1月底，大雨滂沱，白天的天空也黑如木炭。谁离开壁炉若干英尺都会冻僵。全家人凭着烛光或者油灯阅读，书桌和椅子都紧紧地挨着火炉。

隆冬季节还带来了一连串的疾病，事故，不幸和误会。富兰克林第一个病倒，结石症搞得他卧病在床，无法出门。他担心自己来日无多，不能回美国寿终正寝了。

杰斐逊在泰伊布死胡同租下了他所谓的“小旅社”，以便躲避巴黎的喧嚣和嘈杂，保护一点隐私。他在房子上倾泄了将近五千美元，外加灯具、瓷器、银器、家具的钱。由于他处于巴黎上流社会的中心，必须雇用的仆人超过阿碧盖尔的八个。

杰斐逊举止文雅，为人热心，具有直觉的智慧，在人类奋斗的全部领域都训练有素，因而给法国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亚当斯以一生中少有的热情爱戴杰斐逊。他从不以谦虚著称，却逐渐承认，杰斐逊也许是美洲大陆上出现的最厉害的脑袋，这可是重大的让步呀。杰斐逊在欧洲的谈判中，愈来愈多地接替了富兰克林的工作，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心目中的这个印象。

死神的黑手伸出，给予杰斐逊又一次打击。德·拉斐特侯爵从美国返回，带来了弗吉尼亚的来信。杰斐逊两岁的女儿露西，出生几个月母亲就没了，如今也死在阿姨的家里，是“出牙、寄生虫、百日咳的并发症”。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三个女儿，惟一的儿子和他的爱妻马莎。帕齐仍然强壮，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叫玛丽，也住在弗吉尼亚阿姨家，他管她叫波利，尽管如此，但露西的死还是把他送到了病床上，郁郁不乐，不能回到工作世界。

亚当斯夫妇促请他搬到奥特伊同住。对于病人，他们没有别的可做，只是坐在床头抓住他的手，用凉爽的湿布擦他发烧的额头。他放弃了凡尔赛宫的星期二上朝，无法鼓起士气星期日到奥特伊赴宴，连娜布和约翰尼去庞提蒙修道院接帕齐出来玩一天，他都没有来。约翰现在是惟一在岗的美国驻欧洲公使。

娜布也遇到了麻烦。在法兰西的几个月，似乎是姑娘一生中最幸福的。她和约翰尼无时无刻不搞有趣的游戏，要么在外面看戏，要么看巴黎的教堂。是拉斐特夫人最早注意到的，在波旁路拉斐特公馆宴会以后，她低声问阿碧盖尔：“你美丽的女儿怎么啦？她好像有点忧郁；不，不完全是悲伤，而是肃穆。”

确实，娜布失去了部分愉快心情。除了若干星期前的一包信件之外，她没有收到过泰勒的任何信息。虽然理查德·克兰奇说，泰勒在玩命看书，但其他的家书中说，他十分忧愁，痛苦不堪，确信再也看不见娜布了。娜布无法理解这种无精打采态度。

“男人动了真情会如此惴惴不安吗？”她问母亲。

阿碧盖尔自己也有几个问题要问。娜布打算开春或者夏天回国和泰勒结婚吗？如果是的，她无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她喜欢泰勒来欧洲结婚吗？如果是的，阿碧盖尔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暗示。约翰会接受任何一种选择的。毕竟，泰勒有薪俸以外的收入，总有一天要继承母亲的大片地产。他能够养活妻子和孩子。但娜布似乎对新近得到的家庭生活和法兰西的奇异事物非常热衷，无暇顾及此事。兴许是泰勒从她的信中有所领悟吧？

接着发生了升气球的事情。亚当斯一家，还有科学迷富兰克林，去年9月曾每人花了一个克郎，获准进入土伊勒里

宫的花园观看。气球的材料是塔夫绸，呈鸭蛋形。富兰克林说，里面充了空气，下面的平台是给气球驭手和镇重物留着的。十一点钟，气球从它在树当中的位置，移动到一个开阔地，绳索控制在法国几位最有名望的人手里。绳索割断，气球升空，在视野里留了很长的时间，驭手试验着扔下镇重物，于傍晚六点钟降落在伯浮，离开巴黎五十里格。

实验的成功引起了轰动。整个巴黎为气球驭手的胆量和技术而喝彩。富兰克林说，他们应该全部乘气球回国，风把他们从巴黎吹到波士顿，只要三天，而不是乘船三十天，他们都被逗乐了。

但是，当泰勒在波士顿坐气球升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法国人勇敢、冒险的科学实验，对于泰勒来说成了莽撞、不负责任的乱弹琴。新英格兰人不赞同，约翰也不悦。阿碧盖尔指出，他和富兰克林曾称赞法国气球驭手，但约翰尖刻地回答：

“那是他们的职业哟。他们自己建造了气球。他们想证明，人可以在空中旅行相当长的距离。某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科学假说，会牺牲生命。这与泰勒有何相干？他是律师，准备接受考试，以获准在高级法院参加辩护。对他来说，乘气球是游戏，很带劲，还有危险，足以自欺欺人。告诉你，阿碧盖尔，我不喜欢这个。这提醒了我本来就有的怀疑，这年轻人玩世不恭。”

娜布赞同母亲的观点，但是她为父亲的不悦而痛苦。

现在轮到阿碧盖尔遭受不幸了，虽然公理会牧师的女儿很难承认，尽义务尽本分能够使任何人不幸。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她得出结论，他们开春必须送将近十八的约翰尼回家，以便进哈佛，完成他时断时续的高等教育。约翰尼回家太可惜了，他是父亲的秘书，帮母亲管账，还参与她养活全城堡

上下的奋斗。他是娜布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他在家庭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三个人全部喜欢他，信任他，因为他带来了欢乐。没有他，他们的生活就缺少了什么。流了一点眼泪，都是分别私下流的，但是阿碧盖尔说：

“美国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的舞台，谁有志在知识和文学方面……”

“或者法律！”约翰打断她。

随着寒冬而降临到美国人头上的乌烟瘴气，似乎也在法国人的头上盘旋。亚当斯一家乘马车去巴黎，观看路易十六和满朝文武参加圣母院弥撒，感谢路易·查尔斯王子的出生。巴黎人脸色冷酷阴沉，好像对盛装华服招摇过市的每个法国贵族都不满。里佛利路上，警察组成了结实的人墙防止观众越线，人数比观众还多。这些人的确不是寻欢作乐型的，不是为了来观看一场有趣的展览。阿碧盖尔心想，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人群的面部竟然有如此赤裸裸的憎恨，当年英国士兵列队于波士顿公地，目送他们的死敌约翰·亚当斯、塞缪·亚当斯、托马斯·库欣、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出发去参加可能对他们宣战的大陆会议，肯定不是这种脸色的。这些排在巴黎街头的人，是国王的同胞，但从他们恶狠狠的目光看，显然是把路易国王、玛丽王后和朝廷当做敌人的。

乌云终于落在亚当斯头上。他给大陆会议外交部长利文斯顿打了报告，极力建议，一定要向英国派遣一名全权公使。接着他谈了关于派到圣詹姆斯朝廷的这位美国公使的起码资格的想法。这是详尽而漂亮的自画像，大家立刻就认出，亚当斯是在自荐做这份工作。他所写的一切都有根有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好符合富兰克林对他的描述，“往往在某些事情上绝对地昏了头”。

国会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于1785年岁末年初才决

定,亚当斯关于不派驻英国大使就无法谈判条约的观点是对的。一会儿是纽约的代表拒绝亚当斯出任此职,借口是他所关心的只不过是新英格兰的渔场而已;一会儿是南方人反对,借口是他反对奴隶制,不会努力让英国人返还掳走的奴隶;一会儿是中部诸州的代表提出异议,指责他既然承认战争爆发以前美商对英国债务的合法性,也就不会努力避免支付利息。许多人把矛头针对他的来信,说他的虚荣不能容忍,极端无礼。

他们提议约翰·拉特利奇出使,然后提名利文斯顿。他有强有力的支持。亚当斯的新英格兰朋友努力做说服工作,即使如此,第一轮投票下来,亚当斯得五票,利文斯顿四票,拉特利奇两票。辩论持续了两天,最后约翰的支持者在能干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弗朗西斯·达纳和阿瑟·李的带领下,终于使国会确信,他是在外交方面最有经验的人,是他们的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十一个州有九个投票赞成他,给他一个令人满意的多数。

成功就此来到亚当斯身边,他被选担任他惟一想要,又最不想要的职位。这可谓是苦乐参半的胜利。格里给他的长信,如实叙述了每个人赞成或反对马萨诸塞州的亚当斯做全权公使的意见,读来令人恶心。他感到大受屈辱,于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案头好几天,写了一篇满怀豪情,又富有哲理的演讲,讨论虚荣的本质,他声称自己具有其中最富创造性的一种:“适当的自爱。”

阿碧盖尔点头同意。

他们的法国之旅结束了。

富兰克林获准回国。杰斐逊被任命为驻法国全权公使,这使他笑逐颜开。他已经喜欢上了法兰西人,学会了流利的法语,并在钻研法国艺术史。他对在巴黎多住几年感到十分满

意，特别是如果他能够接波利来，与他和帕齐同住的话。对法国人和法国文化，新英格兰没有人能够像弗吉尼亚人杰斐逊一样，感到爱不释手。

他们举行丰盛的宴会，用最好的法国葡萄酒相互祝酒。亚当斯一家走在塞纳河边的花蕾中间，树木已开始长叶，春天的太阳照在街道和房子上闪闪发光。

“我以前怎么会认为巴黎是肮脏的呢？”阿碧盖尔问，“或者认为巴黎臭熏熏的？它很美呀。我们把马车开到蒙玛特山顶吧，最后看一眼红瓦屋顶，以备永久的回味。”

“怀旧之情，”约翰喃喃道，“最最可爱的情绪。”

离开的时间到了。

约翰尼先走，乘美国信使号去纽约，随身行李中塞满了父亲给朋友的介绍信。爱尔维修夫人过来拥抱他们，在他们的面颊上吻个不停。拉斐特侯爵夫妇在晴空万里的5月天驱车出来，给所有的人带来了礼物。

他们要坐马车去加来，然后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多佛尔，这会儿家仆聚集在四周，泪流满面。阿碧盖尔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渐渐喜欢上了这些各色俱备的仆人，她与她们和平共处长达十个月了。她同她们一一热烈道别，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一生中富有色彩，有刺激性的一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觉黯然神伤。

现在，在这分离的瞬间，她抓住了法兰西的精神本质：它能够把花岗岩脑袋的马萨诸塞清教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转变成宽容的、热爱快乐的世界公民。

5

5月底的伦敦特别拥挤，国会召开了，又逢乔治三世国王

的生日，西敏寺有韩德尔音乐的庆典。在他们请求投宿的哥俩好旅社，已经没有空房间。幸亏查尔斯·斯托勒找遍全城，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巴斯旅社订到了四房套间。它处于城市的靠近宫廷一端，不算最好的，因为白天晚上都是车水马龙，卵石马路上，车轱辘声不绝于耳。每天收费一个几尼金镑，包括女服务员、厨子和侍者，但是食品得自己提供。每个房间都有客厅，装饰优雅，绿底金边，牌桌、餐桌、墙镜齐备。

“挺高雅的。”阿碧盖尔说，“但比奥特伊城堡贵三分之一。我们住得起吗？”

“住不长久的。我们必须找一所适当的房子。我们的家将成为第一个美国驻英大使馆。一定要气派，奢华，上流社会的公馆，令英国人赞叹的那种。”

“国会还没有发话，给我国第一任驻英公使加薪吧？”

“国会不关心琐事。”

“那你看房子的时候，怎么知道能支付得起多少呢？”

“不是我看，是你看，我必须立即着手同部长们和朝廷联系。”

“很高兴再一次能灵巧地说话了，而不是卷动舌头，发出那些无望的声音，冒充说法语。”

他们正在打开箱子，这时传来断续的敲门声。约翰开门，进来一个年轻人，大约三十岁，瘦高个，体形好，天然的黑皮肤由于多年的军队服役而更加黝黑了。他毕恭毕敬地鞠躬，低沉的声音说：

“亚当斯大使，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威廉·史密斯上校，曾任你的好友华盛顿将军的副官，如今受国会法案的指派，担任美国驻伦敦公使馆的秘书。简言之，是你的谦卑的助手，但是我希望有所帮助。我带来了国会签发的全权公使委任状。我把它呈上吧，先生。”

约翰欢迎此人，并介绍给了阿碧盖尔和娜布。他是个浪漫型的人，说话痛快，举止率真，一副虎背熊腰的军人姿态，走路昂首挺胸。

阿碧盖尔命令客厅泡茶。上校胃口特大，一边汇报国内的情况，一边喝下五六杯茶，大口吃掉一盘涂黄油的面包片和饼。他待的时间较长，因而谈了自己的出身，他家里是纽约的地主，是个兴旺的大家庭，参军后先当沙利文将军的副官，然后到华盛顿身边当副官，参加了那场把部队从布鲁克林成功疏散到曼哈顿的战斗，与华盛顿一起搭最后一条船离开，在哈莱姆高地战役负伤。在特伦顿的战役，他因勇敢作战而被提升为中校，成为拉斐特手下的副官长，参加了与英国人协商英军撤出美国的委员会，作为华盛顿的副官，是纽约市的受降官。

上校最后起身鞠躬告别走了，使亚当斯一家既迷惑不解，又兴奋不已。娜布问道：“爸爸，公使馆秘书是干什么的？”

约翰枯燥无味地回答，“有句老谚语，秘书维持大使馆，大使去养情妇。”

“天哪，我们没成为俗不可耐的家庭吧！”他的妻子大喊。

第二天一点钟，约翰在史密斯上校的陪伴下，去英国外交部长卡马森勋爵府上，递交了他的委任状副本。他受到了礼遇，勋爵告知约翰，下星期三他将在国王议事厅受到乔治三世的接见，可以在那里递送他的国书。

那天傍晚，亚当斯夫妇得知，乔纳森和埃丝特·休厄尔已经到了伦敦，要停留几日，住在郊外的旅店，约翰大声说：“我们必须马上去看他们。”

休厄尔夫妇发现全权公使亚当斯来到身边，很是惊讶，但是还不如阿碧盖尔和约翰看到乔纳森的时候更吃惊。从前那个英俊的，目光炯炯的人，那个为了助兴常常编造笑话的人，

现在却成了丑陋的老头，脸上是坑坑洼洼的粉刺，鼻子上也有红点。阿碧盖尔已经听到他长年酗酒谣言。埃丝特仍然保留昆西家族的传统，风韵犹存，她的面容像是一副面罩。

两个女人拥抱着。约翰双手抓住乔纳森的手。

“你好哇，老朋友。这是幸福的时刻。”

埃丝特忙东忙西，想把四把椅子排到一起，卧室里只有一扇小窗，外面是马房和马夫的院子。

“请原谅，我们的环境很差，”乔纳森说，“我们刚从布里斯托尔上来，办一两天公事。”

“你日子过得如何啊，乔纳森？”约翰问。

乔纳森布满皱纹的眼睑，几乎遮掩了芥菜黄的眼珠。苦涩就像面包屑一样覆盖着他的嘴巴。

“战争一结束，诺思勋爵和他的接班人就把我们保王党一脚踢开。他们把我赶到英国，魔鬼就把我留在了这里。”

阿碧盖尔转身匆忙看了一眼埃丝特的脸。当初埃丝特不想离开她的亲戚朋友，拔去根。这是否意味着，乔纳森想返回到马萨诸塞州？其他的保王党已经获准回国了。

乔纳森抓住了话题。

“我没有改变主意。你错误，我正确。战争的偶然结果，并不带来任何变化。约翰，你有一颗为友谊而造就的心，可以感受极其细腻的感情，但也许与你的假想敌人不可调和吧。”

“我从来不把你当做敌人，乔纳森，而是一位不幸地走出我的生活的尊贵朋友。”

乔纳森压低了声音，表达出在他的头脑里回响了十年的思想。

“在关于美国的争端中，无限制的野心，以及对于你的国家的想象的或者真实的荣耀的那份热心，中止了你的社会原

则和友谊原则的运作，不过，这次来访证明那些原则还没有彻底泯灭。约翰，你已经满足了你的灵魂的双重渴望：美国的独立已经世所公认，而你自己也已经位居荣誉殿堂的顶尖。约翰·亚当斯哟，哪怕是魔鬼本人，在这样大获全胜以后，也会变得爱心勃发、和蔼可亲的，更不用说一个心中潜伏着各种高尚的社会原则和友谊原则的人了。”

约翰非常通情达理，他筛取着恭维话，却丢弃了批评话。埃丝特想打听自家人的消息，约翰需要一些线索，以便帮助老朋友。乔纳森的遭遇是美国保王党的缩影，他们起初在英国受到热烈欢迎，然后随着战争的拖延，被慢慢地抛弃了，因为英国人感到内外交困，越来越多的国家起来反对英国，军舰被击沉，在一系列的失误和多头指挥之下，英国损兵折将，而且贸易被切断……最后英国人渐渐讨厌保王党，把他们视为多年浪费、徒劳和失败的象征。他始终没能在英国开业，作为新斯科舍副海事法院的法官代表，六百英镑年俸没有被取消，但是他从来没有去上任，还必须把四分之一以上的工资交给他的代替者。他们每年只有两千美元多一点的收入，承受不了伦敦的价格，生活艰苦。

“乔纳森，我们在同英国的和平条约中建议返还美国扣押的全部财产。”

“建议！那是什么意思？大陆会议不能强迫马萨诸塞……”

“对，但是我坚信，该州会补偿没收财产的。你的财产价值多少呢？”

“我的财产损失将近六千英镑。”

“好的，你得不到两万七千美元的补偿，但不会一无所获的，我保证。”

“埃丝特，你和乔纳森明天来我家吃饭好吗？”阿碧盖尔

恳求道，“娜布长大成人以来，你还没看见过她。”

乔纳森替她回答。“阿碧盖尔表妹，你一片盛情的邀请，使我感到很对不起，因为我们不能答应啊，我已经决定，在伦敦不访友，不吃请……因为我以前回绝过威廉·佩珀雷尔勋爵等朋友的邀请。”

埃丝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们要回到布里斯托尔，然后你要迁往新斯科舍。我们可能再也看不见阿碧盖尔表妹和约翰表弟了。”

“不要这样，乔纳森，”约翰大声说，“我们又不是朋友，我们是亲戚啊。”

他们没来，却传来了乔纳森关于约翰的说法，当然他只是在重复约翰担任第一任美国全权公使的消息传到英国以来，伦敦那么多的人已经说过的话。既然约翰公使已经达到他的野心顶峰，那么他会感到自己浑身不自在的。按他的生性或者教育，他不配辉煌于宫廷的。他的能力对于大使事务的机械操作，无疑是胜任的，但那是远远不够的，他不会跳舞、饮酒、游戏、捧场、许诺、打扮，同绅士发誓、闲聊、同女士调情，简言之，他没有做朝臣所必需的技艺、装饰。在欧洲的任何朝廷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只有他十分之一的理解力，没有一点点他的诚实，却能够超过他十万八千里。

阿碧盖尔疲倦地对传话的两个美国朋友笑笑，感到公使应该闻者足戒。

“约翰是位清教徒圣女贞德，他已经无数次遭到火刑处死。但是就像涅槃的凤凰，他每天黎明又从灰烬中复活飞起。”

他们已经预料到，他们在英国的起居会比较痛苦。休厄尔已经证实了人们对第一任美国大使的反感之深。最困难的时刻来到了，6月1日，全权公使亚当斯必须晋见乔治三世国王了，传说国王早就认为，是“亚当斯兄弟的怂恿”引起了

美国革命。这可能是约翰一生最最痛苦的对质，他一开始想不声不响，递上国书就退下，但卡马森勋爵通知他，亚当斯公使必须向国王朝贺，要尽可能恭维一些。约翰刻苦地写了几天，还在阿碧盖尔面前预演过。如今，他站立在客厅里，假发仔细扑过白粉，漂亮的外套是多塞特公爵劝他到巴黎专门为这个伟大的场合定制的，黑绸马裤，长统丝袜，鞋上加了银扣，心烦意乱地摸弄着宝剑和手套，阿碧盖尔能够听到他用高高的嗓门，紧张而充满感情地朗读那篇朝贺辞，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主要取决于此了。

陛下：美利坚合众国任命我为陛下跟前的美国全权公使，并指示我向陛下呈上此函，里面有国书和证明。遵从他们的明令，我有幸向陛下保证，他们一致冀望陛下的臣民和鄙国公民之间，开展最友好、最自由的交往，并敬祝陛下及皇室万寿无疆，吉祥如意。美国向陛下的朝廷派遣公使，必将在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上，开创一个新时代。我自认比同胞公民更荣幸，第一个以外交身份站在陛下的面前，如果我能向陛下介绍鄙国，恢复全部的尊重、信任 and 好感，当感到不胜荣幸之至；用美妙的语言说，就是恢复人民之间往年的亲善和愉快，尽管我们远隔重洋，在不同的政府治理下面，但我们语言相同，宗教相似，血缘相近。

启奏陛下，虽然我以前也曾受命于鄙国，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美差。

一点钟，典礼官来巴斯旅社接约翰。阿碧盖尔向约翰保证，他会成为最光彩奕奕的朝臣。他乘坐卡马森勋爵的马车

去圣詹姆斯宫，到达前厅时，外交部长离开了，去与国王商议。约翰站在所有公使第一个入宫时站的地方，环顾四周，看到满室都是国务大臣、主教、朝臣，而自己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他知道，这里一大批人不仅心中期待，而且实际需要他在通向国王议事室的道路上遭遇坎坷。卡马森勋爵出来，请约翰随他去晋见陛下，约翰于是穿过整个早朝大厅，来到议事室。门随后关闭了。

全权公使约翰·亚当斯站立在国王乔治三世陛下面前，大厅内几乎毫无任何摆设。他曾预演过必须做出的三次大礼，第一次在门口，第二次在大厅的中途，第三次在国王的圣驾之前，这是欧洲宫廷的通例，他已经习惯了。他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紧张而激动。

讲话完成后，约翰初次直接注视乔治国王。他是个矮胖子，体形跟亚当斯差不多，身上是精心制作的蓝缎子礼服，领口和袖口饰有花边。他面色红润，眉毛雪白，嘴唇厚实，下巴饱满。

国王倾听约翰的朝贺时，其情绪显然跟约翰一样激动。他回答时，约翰发现，国王的声​​音比他的还要颤抖：

“阁下：这次晋见的背景异乎寻常，你现在所操的语言极端有分寸，你所表现的感情也十分适合时宜。我必须说明，我不仅愉快地接受美国的友好冀望，而且很高兴他们选择了你出任公使。我希望阁下相信，美国上下会理解，在此次争端中，我的所作所为，仅限于我自己认为的职责范围，我对我的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跟你坦诚相见吧，我是最不赞成分离的，但是既然分离已成事实，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我总是说，现在也这样说，我最赞成与独立的美国建立邦交。我一看见你们的观点和语言占了上风。人们情愿给这个国家以偏爱，就听之任之，让语言、宗教、血缘的情势自然而然，大

行其道吧。”

国王稍微沉吟了一下，嘴上泛起了微笑。他非正式地问：“你是从法国过来的，亚当斯先生？”

“对，陛下，就在几天以前。”

国王快活地笑了。“一些人认为，你在你们美国人中，并非最喜欢法国礼仪。”

约翰听到此话吃了一惊。他目光闪闪，嘴带微笑，坚定地回答：“陛下，他们没有弄错。我必须公开承认，除了自己的国家，我别无喜好。”

乔治国王的回答快如闪电：“诚实的人从来不会有别的喜好的。”

国王转向卡马森勋爵，弓身示意他退下。约翰按照惯例倒退着离开，在门口最后行礼。典礼官在等候，护送约翰通过早朝大厅，来到大门口，侍从们唤来了马车。他驱车回到巴思旅社。

阿碧盖尔、娜布和史密斯上校不久也要晋见，等着听他讲述朝见的各种细节，但主要想知道约翰给国王的朝贺是如何被接受的。他声明，不能保证一字不差地记得国王的措辞，接着很忠实地回忆出了原话。阿碧盖尔听后欢欣鼓舞。如果接见冷场，则很快会传遍内阁和外国使团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期待，伦敦之旅会比原先考虑的少痛苦一些了，”约翰说，“国王如此重视，足以使许多抱怨者住嘴的。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的使命会成功。”

热诚的接见，真是立竿见影。整个下午和傍晚，英国阁员，国会议员，许多大使，都来拜访，领头的是同情心十足的瑞典和荷兰大使。

五天以后，一份《公共广告人》送到他们的套间。他们读道：

“美国来的大使！天哪！是什么声音？本报从来不曾宣布过如此奇特的消息，而且来得如此的出乎意料。这将成为外交使团的一道风景，很难说哪一个更能激起愤慨，是指定此人的卖主的蛮横无礼呢，还是接受此公的买主的卑鄙无耻。在先朝政府治下，这种事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哪怕是诺思勋爵时代。”

他们震惊地面面相觑。约翰的辉煌朝见，只不过是嘹亮的号角，是角斗士性命相搏以前，仪仗队沿着大剧场摆开的军列式。

6

阿碧盖尔转向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她加倍努力地寻找房子，还要解决娜布人走茶凉的恋爱问题。娜布半年收不到泰勒的来信时，阿碧盖尔对女儿说，自己也有长达半年没有约翰来信的情况。而娜布冷冷地回答：

“那是在打仗，船长发现自己可能被俘获时，往往把船上的个人信件销毁掉。现在情况不同了。泰勒先生就是不愿费神给我写信。”

“我让约翰尼一到乡下就去看他。几个星期后，就会有他的报告。”

娜布紧紧捏着拳头，骨节都变白了，阿碧盖尔认出，她自己烦恼的时候，也是这个动作。

“不只是他不情愿写信，有些人把感情写在纸面上有困难。我们还听说，那位泰勒先生显然表现很古怪，他喜怒无常，没有专心致志地做律师。他知道，我们结婚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些改正。我今天就给泰勒先生写信，坦诚相告。”

“要有信心，”阿碧盖尔静静地说，“享受伦敦吧。”

史密斯上校的确在竭尽全力使伦敦变得更有吸引力。年轻人很有同情心，很有教养，不经意压制的勃勃生气充满了周围的空气。他热心地照料亚当斯夫妇，而对娜布殷勤有加，目光长久而柔情地停留在她身上。娜布起初还脸红，后来对阿碧盖尔说，“必须说，上校是极好的人，善于拓展友谊。”阿碧盖尔好久没看到她这样笑了。

因为要兼作美国大使馆，房子的寻找更困难。她一早就离开旅社，进了每一条小道，但发现不到九百美元一年的房子没法居住，另外还要加税，总计二百七十美元。最后运气终于来了，6月9日，她在格罗夫纳广场的东北角发现一所可爱的房子，离市区稍微远了点。租金较合理，因为现有租约只剩下二十一个月了，以后要移作他用。约翰认为这正好适合他们在英国的居住时间。租金以七百二十美元一年为基础计算，而且主人同意涂漆两个重要的楼下房间。约翰马上签了租约。

格罗夫纳广场是伦敦最好的广场之一，周围的房子十分坚固。广场中间有一个迷人的私家花园，有格栅围墙圈起，四周有六十盏路灯，天天晚上点亮，还有栅栏提供隐私，只有广场周遭的居民配了钥匙。绿油油的广场中心，有一尊乔治国王骑马的雕像，周围是砾石步道，地块里挤满了矮树灌木丛。他们的对门邻居是诺思勋爵，卡马森勋爵是近邻。

新家的一楼由白色长石板横向垒成，上面三楼的材料是砖块。一楼上面有一个阳台，一排排的大窗户。五楼有屋顶采光窗，供仆入住。

约翰派人去海牙运家具，外交部安排了箱子的通关手续。他说没有合适的桌子可搬，阿碧盖尔就张罗着定做一套，可供十六到十八人吃饭，餐室只能坐下这么多人了。她还要把法国厨房器皿替换掉，那是在火炉上烧的，在英国的炉栅上不能用。

伦敦的街道上，到处是专心做生意的人群，这是她从他们的穿着、步态、外观认出来的。伦敦的淑女不戴假发，穿衣是细棉布和光亮绸，经常步行，她就和她们一起在石板人行道上行走。现在轮到约翰抱怨城市了，它烟雾弥漫，空气潮湿，从厨房、地窖、马棚透出的臭气，向狭窄的人行道扑来。她感到伦敦给人以比巴黎更富裕、更宏伟的印象，马和车肯定更高级。他们驱车来到乡下，发现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没有法国那种令人心烦的奴役农民的现象。回到有公理会教堂可以礼拜的国家，当然令人欣慰，虽然它是“异端教会”，牧师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不允许他们主持婚礼。

他们得知，海克尼公理会的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是约翰的老朋友，从1776年开始，就站在美国独立事业的一边。每逢礼拜天早晨，他们驱车四英里，到海克尼聆听熟悉的布道，他们在天主教国家待了十个月之后，现在感到耳朵听到的声音是甜蜜的。普赖斯博士的教堂不如韦茅斯的“上帝谷仓”简朴，但他的布道坛是很长时间内阿碧盖尔所见最接近父亲的悬挂讲坛的。

阿碧盖尔和娜布陪伴约翰去晋见王室的日子来临了，英国妇女的晋见服饰华丽得很，丝毫不亚于法国妇女的。

阿碧盖尔指导裁缝把服装做得优雅，却又尽量简单，能穿出去就行。料子是白色的光亮绸，全部镶上白绉纱，饰以紫丁香花彩带，巨大的裙子扩展圈上缀满绣花边。她对自己所谓的“行头”很满意，褶裥袖口，三层的花边褶裥，帽子上有长长的花边垂饰、两根白羽毛，茶褐色花边手帕，头发上插两根珍珠发夹，珍珠耳环，全部是为了庆祝这次晋见向伦敦宝石商买的。娜布的服装也是白的，整条裙裾是白绉纱，饰有白飘带。

一点钟刚到，他们就离开巴思旅社。阿碧盖尔和娜布坐

一辆马车先走，约翰和史密斯上校坐另一辆车跟在后面。两点钟，他们穿过几个排满观众的房间，来到夏洛特王后的圆形客厅，门口有卡马森勋爵和典礼官迎接。阿碧盖尔一个贵妇也不认识，后来才见埃芬厄姆伯爵夫人进来。有三个年轻的淑女，是洛西恩侯爵的女儿，也是来晋见的，另外有两个新娘。大家在客厅围成一圈，大约有二百人，亚当斯一家和史密斯上校排在靠近国王进入的门口处。国王从右边绕场一周，王后和公主们则从左边过来。国王简短而愉快地同约翰搭腔，然后转向阿碧盖尔。陛下的声音很低，可以算耳语，除了站在旁边的人，谁也听不到。

阿碧盖尔脱去右手的手套。乔治三世吻了她的左面颊。

“亚当斯太太，你今天散步了吗？”

阿碧盖尔本来可以说，她一早上都在准备伺候陛下的全家，但实际却是这样回答的：“没有，陛下。”

“为什么？你不喜欢散步吗？”国王问。

“这方面我比较懒散，陛下。”

国王欠身，然后被介绍给了娜布。

整整两个小时以后，王后、罗亚尔公主、奥古斯塔公主才来到亚当斯一家跟前，后面跟着女侍臣。王后的侍臣介绍了阿碧盖尔，王后似乎一愣。阿碧盖尔感到王后很尴尬，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愉快的感觉。不过她发现国王颇惹人喜欢。王后问：“亚当斯夫人，你们搬家了吗？”

“还没有，殿下，不过海牙的家具随时会到的。”

“请问，你喜欢房子的地段吗？”

“我发现它很美，陛下，特别是宽敞的广场和可爱的公园。”

王后稍稍欠身，就往前移动了。阿碧盖尔然后被介绍给了罗亚尔公主，对方同情地看她一眼说：“你很疲劳吧，亚当

斯夫人？”

“有一点。感谢你的关照，公主。”

“今天的客厅的确人气兴旺啊。”

接见又过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国王一家已经告辞，亚当斯家也可以离开了。阿碧盖尔精力不济，脚也疼痛了。约翰为她而高兴。

“陛下屈尊向你行礼了，亲爱的亚当斯夫人。整个客厅都在观看国王是如何接见你的。到黄昏伦敦就会家喻户晓的。”

“我与王后没有打好交道。”

“她跟你讲话时与对任何别人一样热诚，这一点至关重要。从今天下午的朝见，可以公平地断言，王室和大臣们打算像对待其他的外国一样对待美国。这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呀，而你也有所贡献的。”

阿碧盖尔叹息道：“哎哟，这就是说，夏天必须每月两次参加朝见，在社交季节要每周参加啦？”

“没错。外交官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遵守外交礼仪。不然的话，我们永远拿不到英国人的任何种类的条约。”

“我听天由命吧。可你知不知道，我和娜布在一年内不允许穿重复的礼服？我不想告诉你这些服装的费用。”

“我已经认命，回家破产就是了。不过如果手里能拿着坚实的通商条约回家，我倒没意见了。”

家具丝毫未损地到达了。阿碧盖尔尽可能快地把它们搬进房子，以便离开昂贵的旅社。她为约翰的高尚趣味而高兴，尤其喜欢苹果绿的床铺。三把绿绒面的椅子，上面有穿衣镜的书桌，还有写字台，就放置在娜布的房间。她增添了贝尔版的英国诗歌，皮精装《莎士比亚全集》，这是父亲送给娜布的乔迁礼物。约翰购买了红绒面餐厅椅子，绿沙发，还有客

厅用深太师椅，使阿碧盖尔大吃一惊，他真浪费啊。

房子适于居住了，她就着手物色员工。在伦敦，需要比巴黎更多的仆人，而且工资要高得多，真是难于置信。她找到一个管家，除了要管理其他的八到十名仆人，还负责看管葡萄酒、买菜、照料餐桌、餐具柜和擦餐具。不但下人把他叫做先生，连主人也叫他先生。排在下一个的是贴身女侍，要替他们梳妆，照料衣物，其余时间做女红，然后是厨子，女佣。管家建议，她仅仅需要添三个帮手了，女管家，洗衣妇和看门人。

家里也必须有号衣马夫，然后给布里斯勒做号衣，因为没有两个马夫跟随，是不时兴坐马车出去的。约翰设法把马车整修一新，但马匹和额外的驭者每年得开销五百美元以上。约翰在朋友家喝茶的时候，驭者喝得酩酊大醉，从座位上掉下来，打破了车的前部，还有两盏灯。跟布里斯勒搭档的马夫是德国人，不懂英语。由于他老实，不多嘴，阿碧盖尔决定让他留着。她思念起约翰尼来，他本来可以把这种琐事承担过去的，还有账本。他对付商人已经很精明，她发现，伦敦肉店送来的肉总要短斤欠两，不亚于法国。他们天天盼望得到约翰尼平安到达美国，回到乡下的消息，但几个星期没有任何情况。

含糊的财务地位，不久就被她意识到了。国会没有恢复约翰原先的高薪。为了筹集做进宫礼服的资金，她试图节约食品的费用。由于无法说服管家买菜时实际一些，她就亲自出马，就像在波士顿一样，每天早晨出去采购新鲜水果、蔬菜和鱼。支出倒是锐减，可闲话以更高的速率飞扬起来，报纸开始评论，说亚当斯夫人坐马车到市场采购。约翰文雅地提醒：“亲爱的，恐怕这种形式的节约我们承担不起呀。”

“我知道，”她悲哀地回答，“报纸也在暗示，美国公使尚

未为其他公使举行外交宴会呢。”

“亲爱的，他们不是在攻击我们个人，我们仅仅是美国的代表而已。他们每发表五六行恶毒攻击故事，就可收到十四到十九美元的稿费，是由英国国内喜欢看到美国被贬低的利益集团出资的。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乔治国王在处理美洲殖民地事务的时候，为什么显得如此愚笨。他们对殖民地的全部需要是忠君，做友爱的英国人，但实际上却去强迫他们作战闹独立。他一定是被包围在一堵冥顽不化的高墙内，他的朝臣、内阁和顾问们绝对不允许关于美国的一点点事实，通过他们的有计划保护圈。不过，他们有一件事是正确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宴请公使们。”

他们同一批美国画家交了朋友，有本杰明·韦斯特、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和约翰·特朗布尔。画家们在英国非常成功，喜欢在白天的工作以后，带着妻子到格罗夫纳府坐坐，与亚当斯一家谈家常，边饮酒吸烟，边谈论艺术。马瑟·布朗坚持让亚当斯一家三口坐下来画肖像。他们经常去舒特氏山。乔舒亚·约翰逊是马里兰前总督的兄弟，革命以前就已经住在英国，做安纳波利斯一家公司的代理，娶了英国妻子，生了一群漂亮的女儿。约翰尼在那个白白等待母亲和妹妹坐轮船前来的月份里，大量时间是在舒特氏山度过的。

爱情的配置是按照独特的时间表运作的，没有协议，没有逻辑，其进退的边界模糊而朦胧，既不能用数学工具来确定，也不遵循芬宁《代数学》的定律。这一点阿碧盖尔是知道的，但她却无法摸清娜布一生的两个飞快的步骤。8月初，她与泰勒已经分开十四个月了，她只在法国收到过一包四封信。约翰奉调出使英国的消息，在马萨诸塞州已经知道几个月了，她的父母或者她自己，都没有收到祝贺信，也没有人表示想前来会面。

娜布跟父母商量起来，由于他们还要在英国逗留两年，让这件事拖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它已经弄得人人不安。约翰对泰勒的情绪不稳耿耿于怀，显然不能把女儿的终身托付给这样的青年。

娜布给泰勒写信：

先生：这是你的信件和肖像，请查收，希望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的克兰奇姨父，但愿你满足于此事的现状。

阿·亚

打发泰勒的时候，并没有提起无所不在的威廉·史密斯上校，他对娜布一见钟情。在阿碧盖尔看来，他显得谦逊而出色，偶尔要发脾气，但是很敏感；从一开始，她就预见到，全家跟他打交道能得到快乐和安慰。他的住处离开几个街区，但一日三餐是在亚当斯家吃的，常常进入餐室里面的亲密早餐房间，为约翰写备忘录和信件，那空间是在巧克力罐、面包、黄油、果酱盘之间清理出来的。他见识不深，不大看书，乃至英国的报纸不公平地说他是文盲。可是他精力充沛，替约翰抄写信件和致国会的报告抄本，作为正式的副本。他具有独立的精神，雄健有朝气，鼻子骨节突出，嘴巴充满性感。人们不会看到他阅读诗歌，朗诵剧本，可是他在女士面前有魅力，感情丰富，冲动奋发。

他们搬进格罗夫纳广场才一个星期，阿碧盖尔和娜布饭后准备去兜风。上校同美国来的斯图尔特将军，坐着他的马车过来了。阿碧盖尔透过自己的车窗口说：“原本打算请你作陪的，上校，但是我们知道你有伴儿。”

上校富于感染力地咧嘴一笑，大喊，“马车夫，打开这道

门！”

到了她们的车内，魁伟的体魄坐在她们之间，他对朋友大声说：“斯图尔特将军，亚当斯大使在家里呢，请原谅我！”

几个星期过去，亚当斯家的人发现上校的想法同他们一拍即合，适于做朋友。他恋家，和他们一样不喜欢宫廷应酬。尽管他爱戴华盛顿将军，却坚决拒绝佩戴辛辛那提会社的勋章，会社是华盛顿和部下 1783 年在美国创立的。约翰认为这种勋章很危险，不民主，因为它承载着自我保持的军伍贵族的发端，只有原始创立者的孩子能够参加，约翰担心有朝一日它可能接管国会，自封为美国新的王族。

阿碧盖尔想，如果不是有年轻漂亮的公使馆秘书日日夜夜伺候左右，每个眼神和手势都告诉她，对方爱慕自己，娜布会终止与泰勒的婚约吗？多半不会。至少她要等待，希望亲自返回到乡下看看，或者请求邀请泰勒来英国。

但是上校就在身边，事实上，阿碧盖尔断定，这太过明显了，他很少在大使馆错过一餐的。娜布抛弃不在身边的泰勒，跟上无处不在的史密斯，这并不是光彩的事，马萨诸塞的人讨厌这个，要说闲话。她决定，最好是让年轻的上校离开公使府，直到娜布和泰勒明确结束婚约为止。

命运很帮忙。8 月初，上校谈起即将在普鲁士举行的军事演习。派去一个能干的观察者，向国会汇报，不是很好吗？约翰同意了，他给上校一个月的假期，去参加难以推托的观摩。

热情洋溢的年轻人走了。阿碧盖尔察觉，他和娜布都没有感到离别的悲伤……阿碧盖尔推断，他俩有了默契。几个星期后，她收到他从柏林寄来的信，促请她在亚当斯先生面前美言几句。她没有给娜布看信，并回信要求耐心等待。

阿碧盖尔提前十天发出邀请卡片，要举行首次外交宴会。卡马森勋爵立刻应邀，接着整个外交使团仿效，共有十五位

外国公使。宴会有三道菜，第一道是固体食品，第二道是酒浸果酱布丁和搅乳酒冻，第三道是当令鲜果和外国果脯。事有凑巧，一位名叫海伊船长的朋友，于宴会之前几天从西印度群岛返回，送来一只一百十四磅重的海龟。阿碧盖尔请人做好，摆上宴席。

按照惯例，女士不参加这种场面，阿碧盖尔自己和娜布在朋友罗杰斯太太家讨饭吃。九点钟回家的时候，她发现绅士们并未全部离开，他们向她担保，海龟宴大获成功。

看到英国报纸对此事的详细报道，令她异常高兴。他们对亚当斯公使夫妇举行如此丰盛的宴会，极尽恭维之能事。餐桌安排巧妙，上菜次序雅致，云云。

7

公使府二楼的局部改装成了办公室，约翰占据一间向阳的很大的角落房间，可俯瞰公园，隔壁一个小房间给秘书，目前这项工作由年轻的志愿者查尔斯·斯托勒担任。阿碧盖尔也有一间，配备了书桌、椅子和靠背长椅，她在这里记账、写信。由于没有专门的夜读室，她把卧室改装成了快乐的起居室，两把舒适的椅子上，覆盖着英国产擦光印花布套子，还有可移动的鲸油灯，跟乡下夜读桌上的差不多。

约翰顽强工作，有两大任务：一是让英国遵守和平条约，一是谈判签订最惠国通商条约。他在官场上处处受到礼遇，还应邀到温莎城堡与乔治国王闲谈。太子威尔士亲王也来大使馆进过晚餐。

他一事无成。

似乎与约翰反对英国一样，英国对美国的所作所为，也有不少理直气壮的异议。他与卡马森勋爵会谈，与威廉·皮

特首相会见，根本没有用。他要求英国人如约撤出美国西北要塞，说明千千万万的英国军队驻扎在底特律、奥斯维哥、布法罗，很可能刺激印第安人来袭击，美国人感到十分讨厌；而卡马森勋爵回答，美国诸州什么时候废除敌视英国的法律，英国就会遵守这部分条约，因为这些法律劝告美国商人不要偿还欠英国商人的千百万英镑债务。看到诸州立法机关宣布为这样的债务支付利息是非法的，同样令英国不快。亚当斯公使书面提出论证严密、紧扣法律条文的要求，请求英国政府归还从美国掳去的奴隶，而卡马森勋爵等了三个月才回信，说一旦美国允许保王党回国，发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就马上归还奴隶。

他们的社会地位起伏不定，取决于美国当时当地所发生的事情。如果英国高兴，格罗夫纳广场就挤满了热情的英国人，什么时候政治气候不佳，就没人理睬他们。阿碧盖尔慢慢察觉到，他们在英国的主要作用是充当谩骂的目标，不管谁做了第一任美国全权公使，都会有这种遭遇的。大多数英国人，特别是高层人士，绝不会饶恕赢得自由的美国人。美国的保王党搁浅在英国，又怨又恨，很高兴有人可以拿来出气。亚当斯一家是清教徒，缺乏排场，易受攻击。报界仍然管他们叫做“便士吝啬鬼”，并以此取乐。

可是，亚当斯在圣詹姆斯的朝廷内，享有外国外交家当中得天独厚的地位。他是惟一参与创立政府的实际行动的人。《邦联条例》和家乡的马萨诸塞州宪法，在英国某些政治圈子内被广为传阅欣赏，他写的书《关于政府的想法》和《论宗教准则和封建法》在英国出版发行，并在欧洲许多国家翻译出版。尽管休厄尔说得对，他不会跳舞、游戏、捧场，但他作为政府政治哲学领域的史学家，知名度很高，备受尊敬，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阿碧盖尔的难点之一，是在英国贵妇面前保持好脾气，她们的先生和亚当斯公使讨论公务的时候，她必须妥善招待这些贵妇。听那些“无疑你喜欢英国超过喜欢美国啦？……当然我们的文化修养高于美国啦？……想必你们发现，在总体外观、礼貌、习惯、举止方面，美国和这个国家大相径庭吧。……”的话。

有这么一次，娜布大喊道：“至少我发现，美国人的文明礼貌高于这个国家的人！”

贵妇们离开之后，她跟母亲认错，以为如此发作，会遭到斥责，可阿碧盖尔沉思着说：“我被迫去理解，英国人有必要坚持自己的优越感。年轻的时候，我在书中看到，英国人遭受自卑感之害已长达几百年了。他们怎能同时得这两种毛病呢？”

亚当斯一家尽管麻木不仁地承受着报纸的谩骂，以及英国人的闲言碎语，却像任何美国家庭一样，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他们甚至在英国人当中交了几个忠实的朋友，可是，通商条约丝毫没有进展，比起半年以前，他们刚刚上岸住进巴斯旅社时，可谓毫无补偿可言。他们常常在海德公园臂挽臂散步，谈论当天的重要事件，分析他们的小成功和连续失败，被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呢，约翰？”阿碧盖尔困惑地问，“我们不再交战了，为什么我们不一同繁荣呢？我们在战前百年都是共兴共荣的。”

“他们的直接目标，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船只、水手，”约翰解释道，“而是要减少我们的。我认为，他们有顾虑，害怕我们潜在的海军力量，把美国当做他们最危险的对手。为此，他们重新颁布了1696年的《航海法案》。我们长期以来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借以兴旺繁荣的东西，桅杆、斜桁、船

板、柏油、沥青、松脂，是靠我们的船运到西印度群岛的。而现在，只有依靠陛下的臣民所拥有的船，才能把这些东西运输到英属西印度群岛。不再允许我们的熏肉、鱼和奶制品输入，哎，他们是允许我们的船装运一些产品到英国去，可条件跟英国殖民地的一模一样。他们却并不怎么害怕法国船只水手的扩充，因为他们有先见之明，如果美国拥有十年前相同的货船市场，我们会处于尊贵的地位，英国的海员、制造者和商人会对我们趋之若鹜。他们不想让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呀。”

她皱起眉头问，“难道英国人不承认战败，还想扭转败局不成？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对他们好处多多呀。新英格兰的造船业瘫痪了，没人要他们的船。我们必须为产品寻找新的市场。我们终将如愿以偿的。与此同时，美国的大部分钱财都拿来购买制造产品和奢侈品，几乎全都是英国制造，由英国船运来的。没有其他的国家能与他们竞争，英国货趣味高，质量好嘛。但是除非我们在他们不购买我们的货品的时候，停止购买他们的货品，否则我们就会再度成为纯粹的农耕文明，比我们作为殖民地时，更加依赖他们！”

他沉吟了片刻，绷着脸。

“告诉你，阿碧盖尔，直到我们迫使英国感到通商条约的必要性为止，我们是无法和他们缔约的。”

她挤出一点笑声。

“这样看来，我们将在英国度过余生。”

到12月初，亚当斯家一直在为史密斯上校担惊受怕。他们知道他在柏林，人们还传说普鲁士的国王没准许他观摩军事演习。这一切都发生在三个月以前，从那以后，他既没有

写信来，也没有回大使馆履职。亚当斯公使批准的假期倒是可以延长到一个月出头，但上校离开已经第五个月份了，擅离职守，而斯托勒已经返回美国。约翰被撂下了，没有人承担公使馆的大量零碎工作，帮助处理邮件和报告。史密斯支着全薪，他的行为没有可以想象的借口。亚当斯表面上并不生气，但他亲自写文章，亲笔誊写，眼睛疲劳得很。娜布想念上校，这几个月来，她没收到他的来信，备受伤害。不知道是否鬼使神差，让她找到了泰勒的难兄难弟。阿碧盖尔最烦恼，她已经默认这门亲事。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12月5日傍晚，他们看完《联邦》从戏院回家，在早餐间坐下喝热饮，这时史密斯伸进头来，对约翰大喊：“我看见你了，先生！这是从巴黎来的汉弗莱斯上校。我把你的朋友带来，作为和平的献礼。”

他热情洋溢，使他们无从问问题。尽管他无端开小差，但看见他他们还是高兴的。娜布告诉他，自己已经和泰勒一刀两断了，他就给阿碧盖尔写了一封正式的求婚信，说明跟她沟通，比同亚当斯公使打交道更容易。他附上不少文件和信件，证明他在美国军队中表现极佳，他的家庭出身很优秀。他坦率地承认：“嫁给惯于做生意的绅士，要比嫁给根本没有职业的人更好。”但他请求通融，理由是在应该去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却参加了军，在整个战争期间连续服役。

阿碧盖尔接到信松了口气，因为泰勒在乡下听说了史密斯的出现，准备把自己的境况和娜布跟他脱离关系，怪罪于年轻的上校身上。她不能够否认，这种指责有点道理，但是她也确信，泰勒是自作自受。他的长久沉默，属于没好好表现，说寄信到海牙丢失了，显然在撒谎。克兰奇夫妇不安了，当初他们已经为他的怪癖所害，如今他的行为更显得非理性，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几天不出来，然后手里抓着一叠娜布

的信下楼吃饭，声情并茂地朗读出来。约翰尼从波士顿报告说，尽管他喜欢泰勒，认为他有学者的头脑，但自从娜布离开之后，他始终表现反常，丢掉了很多以前的朋友。阿碧盖尔断定，自己会乐于看到娜布和上校结婚。

约翰批准了婚约。他喜欢上校，而娜布已过二十，是嫁人的时候了。

王后过生日的时候，特别重视亚当斯一家，邀他们去参加了下午的招待会和晚上的舞会。但是约翰同英国的内阁交涉毫无进展。他与葡萄牙的使节举行了一系列成功的会谈。他和普鲁士缔结了条约，正在等候大陆会议和国王的批准。他在地中海海盗问题上也有进展。的黎波里大使扬言，亚当斯公使没有去拜访他，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约翰马上上门，打算留下名片，却被引进房间。在壁炉之前，摆着两把椅子，他被让到座位上，出于外交礼节，就吸起了长烟斗，烟杆有两码长，烟锅靠在地毯上。他看着的黎波里大使，对方吸一口，他也吸一点点，依样喝咖啡，用当地的混合语谈论着和平条约。

几天以后，该大使来到美国大使馆。阿碧盖尔从楼上的窗口瞥见了，他留着长胡子，根据土耳其的流行方式，裹着橙黄色的料子，松散地缠在腰际，穿凉鞋，穆斯林头巾至少用二十码细棉布。有两名仆人跟班。

“他其实根本没在谈论和平条约，”约翰等该大使走后吐露道，“他向我说明，只要我们每年同意支付他们一百万美元左右的话，美国就能和所有的柏柏里国家交好，他们将停止扣留我们的船只、水手。”

“每年一百万！纯属讹诈。”

“没错。但还是上算的，因为我们正在丢失价值数百万美

元的商品、船只和水手。我准备写信给杰斐逊先生，请他来伦敦一趟。我想我俩合作能把葡萄牙的条约谈下来。还有这些同地中海海盗的谈判。”

杰斐逊从巴黎渡海而来。亚当斯一家再次看见他，欣喜万分。杰斐逊已经爱上了法兰西，它的文学，它的政治，它那些博学的哲学家和百科全书家。他还对英国充满了愤慨。有几次他同亚当斯一家有说有笑地共进午餐和晚餐，席间史密斯上校、杰斐逊先生都非常想家，谈论着新英格兰、纽约和弗吉尼亚。杰斐逊不赞成与柏柏里国家签订拟议中的条约，他提出一个数学公式，证明建立和维持一支舰队，在地中海保护美国船运，要比年年向蛮子支付贿赂更节省。不过，他接受了国会的判断，开始和约翰一起同的黎波里大使商谈，试图压低那笔费用。这种工作带有屈辱性质，与禀性格格不入。

为了恢复元气，两人在英国各地旅游了一星期。阿碧盖尔留在家里，准备娜布的嫁妆，筹划一小笔现金陪送，还要为马萨诸塞州的三个儿子缝领子、袖口和衬衫，保证孩子有干净体面的衣服，减轻两个妹妹的沉重负担。

从美国传来了若干坏消息：露西·塔夫茨阿姨长期卧病之后终于去世了，科顿在韦茅斯家中独处。多次报告已死的兄弟比利，现在陷入了一生中最严重的麻烦。他使用假钞被捕，正在接受刑事审判。面对家庭的耻辱，阿碧盖尔绝望地咬了咬牙。

该审判路人皆知。最后，比利被陪审团宣告无罪，因为假钞不是他自己印的。他已经酗酒成性，且没有明显的收入。他不再回家作年度访问，也不来看姐姐们，偶尔给邻居写信，询问他的孩子的情况，但是不提及他的妻子。释放以后，他写信给凯瑟琳·路易莎，要求知道他的孩子是否拥有生活必需品，她正在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他向她保证，一旦他有

能力，就准备弄一船英国货品，那样就能够为家里做点事情了。

比利的船根本没来。第二年，玛丽·克兰奇听熟人说，比利死于黑黄疸。阿碧盖尔甚至不知道他葬在哪里。她不知道路易莎的话对不对，弟媳认为，如果比利在康科德桥头带头第一次冲锋时死掉就好了。

阿碧盖尔决定，她的女儿不能在英国国教教堂举行婚礼，也不能忍受由敌视美国的牧师来主持仪式。好人普赖斯博士主持的结婚仪式却是非法的。如果要在家里举行婚礼，则必须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特许，而实际上只有议员和贵族才可以得到这种特许。他们急速派上校到大主教处，大主教对这个要求感到纳闷，因为上校没有告诉他，亚当斯一家是持异议的教派。他决定，由于亚当斯是外国公使，地位和王国的主教并列，因此他的家庭有权得到特许。阿碧盖尔然后请求约见圣阿萨夫主教，爱国者尊重他，因为他在1774年替议会起草的讲话中，曾把北美看做“地球上惟一幸存的自由人大温床”。

主教盛情邀请亚当斯一家和普赖斯博士一道吃饭，并欣然同意主持婚礼。由于他准备去乡下，大礼就安排在1786年6月12日，离娜布二十一岁生日差一个月份。

仪式在大使馆的客厅举行，靠近街道一端的窗前设置了小祭坛。阿碧盖尔感到遗憾，三个儿子不能赶来参加。她已经邀请科普利一家来喝茶，没有告诉他们来参加婚礼的。当她站着倾听婚礼的内容，注视着娜布站在威廉·史密斯的旁边，她知道自己的头脑里有着双重的评论：几乎难于置信，女儿已经长大到出嫁了；还有温和的贬损，宗教仪式真荒唐。娜布跟着主教说，“我，阿碧盖尔，嫁给威廉。”阿碧盖尔以为，这比公理会新娘表态同意的行屈膝礼更难为情。友善而富有

同情心的主教让她放下心，他喊道：“我主持婚礼以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加美妙幸福的前景。”

小两口在温坡尔街租了一所小房子，离格罗夫纳广场不远，每天在大使馆吃饭。

约翰需要立刻同上校谈，他认为事情很紧迫。阿碧盖尔建议，最好给他们两个星期的蜜月。在第三个星期日，家庭正餐以后，约翰把椅子推到后面，啜一口红葡萄酒，正色面对女婿。

“上校，亚当斯太太和我在考虑你的将来。我们有能力提供的陪送必然有限，我想加上一点比现金值钱得多的东西。”

史密斯黝黑漂亮的脸蛋抬起，看着岳父。

“噢，大使先生？”

“我能大大增加你的空余时间，承担你的部分职责，给予你在伦敦学习法律的大好机会，这是不成文法诞生的地方。”

一片沉默。

“你可以进坦普尔法院读书，旁听西敏寺的法庭，这是千载难逢的经历呀。我会指导你学习。我们出使结束之时，你就可以在纽约或者波士顿开业了。”

上校还是不响。娜布把话岔开。约翰失望地叹息着。

阿碧盖尔的思绪转到不在跟前的儿子们。尽管两个小儿子不大写信，但伊丽莎白妹妹和萧牧师忠实地汇报着他们的健康和进展。他们的学业显然在突飞猛进。约翰尼被哈佛录取，进了三年级。查利于去年秋季做了新生，汤米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到剑桥与哥哥们一起读书了。

每年冬天，约翰都谈到开春回国，但他一贯这么说，她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了。不过他带她到荷兰度了一个月的假。他身边携带着一本同普鲁士的条约，国会及时地批准了它，如

今要在海牙同普鲁士的文本进行交换，普鲁士的国王规定，交换仪式要在那里举行。

约翰在荷兰住过两年，很熟悉那里，也交了许多朋友。他们悠闲地一处一处移动，到过鹿特丹、代尔夫特、哈勒姆、莱顿，她特别赞赏莱顿宽阔的街道和整洁的砖房，还有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以及许许多多想不起名字的迷人的村庄。他们从海牙出游，到了希文宁根，渡海到萨尔丹参加一年一度的市集，赶集的人们身穿多彩的假日服装；他们为荷兰旅行的宁静平安所打动，有些道路是沙土夯成的，甚至听不到车轮的声音。乡村的人民似乎吃得好，穿得好，心满意足。不少荷兰人深受从美国诞生的自由革命思想的影响。

的确，荷兰最能干的人早就在从事制宪工作了，用美国的州宪法作模本，为联合省的七个分开的州制定新宪法。乌得勒支新的地方行政官是选民自由投票选举产生的，他们宣誓就职的日子，约翰和阿碧盖尔正好在那里。仪式搞得出奇的庄严，当着全体市民和外地许多观众的面举行。约翰对阿碧盖尔议论说，这是彬彬有礼的革命。

8

他们不在家一个月，积压了一批家里来的信和报纸，它们传达了同样的丧气故事：在 1786 年，美利坚合众国行将崩溃了。

他们坐在客厅里，窗户朝向格罗夫纳广场。地板上扔满了信纸，而 9 月暖和的空气里充满了他们没说完的话。

马萨诸塞州受灾最严重，州里已经破产。买卖没有通货可用，苹果园听其腐烂，小麦让它在田里枯萎。反正收获了之后也没有买主，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有少量以货易货

易，但是人们好像麻木了。由于没有现金可得，债权人取消了农场的抵押品赎回权。在该州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们从墙上取下鸟枪，在独立战争军官的领导下，以军事队列开到各城市，阻止法院开庭。

对约翰来说，起义发出了更加严重的信号。看完马萨诸塞州政治老朋友第四封信的时候，他站起来在长房间里踱步，双手背在身后，狠命地相互抓着。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不景气时期来来去去，我们大家都有份。但受到伤害的人把每件事都怪在政府头上，更精确地说，是怪在马萨诸塞州宪法上头。他们要废除它。”

“废除它！那用什么来凝聚他们呢？”

“他们不需要凝聚起来。他们想使选举出来的州参议员成为非法分子，把州长贬低成象征性的角色，让众议院控制一切。那样会破坏全部的权力平衡，使共和政体毁于一旦。”

她感到一阵恶心。

“如果州里许多派别相互混战，宪法是保不住的。”他接着说，“看，这是詹姆斯·沃伦、特里斯特拉姆·多尔顿、塞缪尔·奥斯古德写来的。”

他弯下腰，愤怒地拾起散落的信纸，塞给了她。她便看起来。马萨诸塞州发生的事情不妙，她也很熟悉。塞缪·亚当斯早就说过，剩下的保王党照样遭到迫害。在波士顿，少量的硬通货花费在外地人所蔑视的“英国小玩意儿”上了。对革命没有贡献的新来者在那里炫耀奢侈品。乡下人对这些暴发户憎恨至极，危机快来了，很可能以流血告终。“建在山上的城”已经堕落为放高利贷的花花世界。詹姆斯·沃伦写道，自治的兴趣已经消失，很少人参加政务会议，懒得去投票。

她凝视着丈夫，他已经瘫倒在红天鹅绒椅子上，他的头和手在震颤，她想起，塞缪堂兄在他的黑暗日子里，就是这

样震颤的。

“马萨诸塞州宪法可是我的亲生子女哟，就像娜布、约翰尼、查利、汤米一样。绝不允许它死亡或者遭到破坏。阿碧盖尔，给我泡一壶浓茶好吗？我情绪低落啊。”

“茶是可以给我俩提神的。”

他们吸啜着墨黑的热茶。

“茶可带来勇气，”约翰说，“这是大英帝国的根基呀。要是他们把我们最后的税赋留在油漆上，而不是茶叶税，我们可能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大陆会议是我的另一个孩子。它想要解散。”

他选出信件，在边缘做记号。

“《邦联条例》不再有效了，中央政府的财政一片混乱，国会日益式微了。只有五个州费心派代表，外交部长约翰·杰伊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没有法定人数讨论他的指示。各州坚持自己是分立的主权国家。执傲的尊严不允许他们忍受足以保证生存、自由和财产的强大联邦政府。据说，有产业的人正在组建军队接管政府……”

“天哪！”

“你完全可以诉诸上苍。昨天我走访了一批公使，有保王党在提供消息，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状况。我们越弱，他们就越强。我已经清楚了，犯不着再恳求签订条约了。在我余下的公使生涯中，已经不容我有所作为了。”

“约翰，那是十八个月份哪！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等一年半。”

“没错！”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停在她头顶，身体颤动，眼睛变成和煤一样的深黑色，“我已经花了一年半时间，和英国人安排通商条约，希望为美国带来繁荣，为我们的中央政府带来尊重和权力。我已经失败。过错完全在我。马萨诸塞州

人人都这么说。纽约和费城不少人也这么说。很好，哪怕无法得到条约挽救自己，我还是能做到……”

她凝视着他，她的眼神在问：“什么呢？”

“写书。”

她摇摇头，好像没听对。马萨诸塞州处于内战的边缘，武装团伙不理睬民兵组织，国会有解散或者被大财主接管的危险。可是约翰·亚当斯，远离家乡三千英里，却准备坐下来写书……

他看到她眼神里的不信，就在她的前面蹲下，双肘撑住她的大腿，紧绷的手指捧住她的脸。

“是的，写书。一部厚书。多卷本。要写上一年多。你是从来不怀疑书本的威力的。它能像一把威猛的大刀，闪着寒光划过长空，刺破连篇的错误、推诿、无知。”

“可是，有时间吗？”

“这是我反败为胜的惟一出路。正在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要考虑各州之间商业法规的统一，我们不能以如此简单的目标为满足，如今整个美国都要崩塌于他们的头顶了。我们最好的人才会去参加会议，费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埃德蒙·伦道夫，纽约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绝顶聪明的人，还是爱国者呢。他们将会看到，需要召集规模更大的会议，要起草新鲜、强有力、行之有效的联邦宪法。”

“需要准备好你的书，赶上他们的磋商？”

“千真万确。书名叫做《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组成一辩》，这既针对大陆会议，也针对马萨诸塞州，或者任何其他起草联邦宪法的机构。我必须证明，惟有平衡的政体，一个强大、独立的行政，两个分开的立法机关，一个司法机关，才能维持共和制。我必须从数千年的文字记载历史出发，论证如果没有三权分立，政府就会成为专制暴政或寡头政治，破坏人

的自由。”

阿碧盖尔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现在轮到她捧起他汗津津的面部，依次吻他发烧似的红面颊。

“请饶恕我的不信。你的每次胜利，都是通过讲演或者书本得到的。一本书如果能克服混乱的话……”

他们同伦敦书商和印刷商查尔斯·迪里联系了印刷事宜，约翰向他购书已经长达二十年了。亚当斯夫妇保证购买足够的数量，以承担大部分的费用。由迪里负责在英国出售其余的库存，碰碰运气。

“有没有可能让国会支付费用？”阿碧盖尔怀着希望问，眼里看着约翰紧张潦草地开出五十多本的书单，除了英语书，还有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书，都是必须收集作为历史证据的。

“本项工作未经批准。你照例得做财政大臣。”

她叹息着，“好啊，国会议员们根本不需要你的工作，你写书，他们却还得开支你的薪水。作为精明的美国佬商人的后代，我不由得暗自发笑。”

他请求阿碧盖尔邀普赖斯博士吃饭，还没等老先生动手吃他那块羔羊肉，他就宣布，“普赖斯博士，有一事相求，文字方面的。我准备写书，为美国政府的政体辩护。它在国内外遭到了攻击。”

“我在报上多次看到过你在政治上的麻烦。”

“你可记得，两年前我在法兰西，承蒙你寄来大作，你在里面公布了杜尔哥先生给你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他根据在法国杂志上发表的美国六个州的宪法，攻击了我们的政府。雷尼耶写的引言说，‘这些宪法依我看是人类智慧的最佳丰碑，代表着迄今为止最最纯粹的民主。’然而杜尔哥先生攻击

这些宪法，因为政府有三个序列或者权力要保持平衡。如今时机已经来到，可以证明这样的美国联邦政府，对于民主的人民是惟一行得通的政体。”

“美妙的计划，”普赖斯博士回答。“可杜尔哥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

“我想求你，亲爱的博士，请允许我在标题页上用你的姓名。我的辩护是：《反对杜尔哥先生在致普赖斯博士信中的攻击》。”

阿碧盖尔把他的办公室变成了工作书房，雇来木工加做了书架，存放她和约翰、娜布、上校搞来的书，他们找遍伦敦，写信到巴黎、罗马、马德里的书商那里求购。约翰需要的参考书，已经占有很多了：孟德斯鸠，考克斯的瑞士、波兰、俄罗斯、瑞典、丹麦政治状况研究，波利比奥斯、米特福德、吉里斯论希腊的历史，马基雅弗利。从上述这些书，和新到达的书中，他编写了更多的书刊目录，希望在身边搜集到谈到世界政治成败的所有资料。

全家人陷入了聚精会神的时期，约翰在读书和作注解，每天长达二十小时，连阿碧盖尔责成他睡觉的几个小时都不舍得。上校承担了大使馆的工作，接待有问题求助的美国人，带他们到适当的公使、银行、商人那里去，代替亚当斯出席其他大使馆的应酬。阿碧盖尔则举行任何不可逃避的招待，没有约翰在场也坚持，他已经连吃饭也不和他们一起了。她还忠诚地参加早朝，特别留意夏洛特王后，因为亚当斯公使不来伺候了。

娜布怀孕了，她看到父亲的眼睛熬红了，手写疼了，就问：

“爸爸，约翰尼能为你抄写，我为什么不能呢？”

“没错。看，我需要这几段加括号的阿尔杰农·西德尼和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国王著作。但你自己不可过于疲劳。”

“我并不脆弱。想想这会帮助你的外孙的，他会成为天生的政治家。”

“我们美国倒能用几个这样的政治家。”他抱怨道，“如今我们只有争吵家。坐在我对面吧。”

“是，爸。”

一个月猛读，约翰涉猎了十余个文明的情况，就开始书写他的序言，作为论著的写作理由和逻辑依据。消息传到伦敦，说安纳波利斯会议的代表果然呼吁召开规模更大的会议，“设计其它为他们所必需的规定，使联邦政府的政体充分满足联盟的迫切要求。”

“亚当斯公使，你是预言家。”他的妻子夸他。

“我要是看不出来，才是大傻瓜呢。那些代表决定这种需要花了多久？刚刚三天。人人知道，我们必须有新的强大的政府。”

“大陆会议知道吗？”

他的兴头顿时瘪掉了。他在桌边坐下，推开纸堆，用手背揉揉眼睛。

“不知道。他们将竭力反对说，‘为什么我们不修改一下现有的《邦联条例》呢？’连杰斐逊都认为，他们就需要做这些。”

娜布累了，阿碧盖尔就取而代之，在约翰的长书桌对面坐下，抄写包围着他的书。她喜欢这工作，仿佛自己回到了乡下和波士顿。她在思想的天地里总是熟门熟路，发现历史故事比文学故事更激励人心，更加迷人。

约翰引用的历史资料，主要来源于“民主共和国”、“贵族共和国”这样的章节，但他把材料进行组织和分析，写成前人没有尝试过的著作。她思忖道：“如果一个人来世上一趟

的首要目的在于生长，那么约翰有资格做‘建在山上的城’中的圣人哪。”

她的另一半任务不那么令人愉快，金钱高速流向印刷机，为采购书籍和日常物品，她停止了所有其他的消费。在伦敦维持大使馆的费用，已经证明比法国城堡的开支还要高出四分之一，可是国会支付给他的薪水，还是他和杰斐逊在法国做专员时的九千美元。不过，约翰确信，国会终究会公平地给他恢复1779年派他出国时的薪水。

“真希望如此，”她回答，“因为账本上表明，我的花费不是九千，而是一万一千。”

她接管了买菜工作，不再在乎报纸管她叫做便士吝啬鬼了，并且规定了厨房做菜的数量。两个仆人离开，她也没有找替补。她停止购买戏票，反正约翰不肯离开他的书桌。她的惟一的休假，得以逃避严酷的日常工作的，就是约翰坚持她和娜布去不远的巴斯，接受博伊尔斯顿表哥的招待。

1月初，阿碧盖尔回家时，发现约翰十分憔悴，眼睛模糊，脸色苍白，用来书写的手臂酸痛，就责备她自己。可是他对自己的进展十分欣慰，四个月就完成了第一卷。他说：

“时间是必须挥霍掉的，这是清教徒惟一能够浪费的地方：要浪费力量和勇气，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没错，我和任何恣意挥霍遗产喝酒打牌的人一样，大量耗费我的时间和生命力。我热爱工作，就像游手好闲的人爱好寻欢作乐一样乐此不疲。”

他的序言标明日期为1787年1月1日。她认为，关键的信息远远超出了日期：

“美国所创立的制度，几千年都不会完全磨灭。而开端好不好是次要的。”

她嘟哝道，“但愿如此！”就翻开第一页朗读了起来。约

翰的膝头放了一本，通过她的抑扬顿挫听到文章的不足之处，随之加以订正。她为他论证的丰富多彩而高兴。

美国人的每个宪法之中，如果没有三个序列和它们之间的有效平衡，就注定要频繁发生不可避免的革命，虽然会推迟若干年，但总有一天要到来。美国跟古希腊诸共和国，乃至瑞士联邦的州相比，是幅员大，人口多的国家，它日益变得大而无当，因而渐渐无法由单一的政府加以维系。美国人口甚至在贫困加破坏的战争期间，也快速地增长，像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用丝线长期维系的，小狮子、老狮子、都不受蜘蛛网的束缚。

只是到了后来，她才发现使自己忐忑不安的因素。约翰为单一的、连续的行政长官辩解。

“约翰，他们在美国的人会认为，你在以国王自居。”

他的回答清醒适度，表明他对这个也是关心的。

“我主张，把英国国王在英国宪法下所拥有的同样权威，委托给行政长官，用其他两个分支来平衡他的权力。他必须拥有对立法机关的否定权，否则就成了他们的仆人。为什么不让普通老百姓来任命他呢？那样他就真正独立了。他会将注意力主要地集中于‘大众会议’，相信如果他能满足其中大多数人，他就已经尽职。行政权事实上就是政府嘛。

“至于他的任期，如果报界没完没了地攻击他的职责行使，就会使国家处于忧虑和烦躁之中，争端永远不能裁定、终止。为此，为了防止吵吵闹闹，总统在当选之后应该长期任用，允许连任。”

“当然不是终生留任了？”

“亲爱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机构，将在不久的将来，影响亿万居民的幸福。我们必须选择国内最能干的人出任我们的行政长官，要在较长的时间内保证我们的平衡。”

“只是我们的人民会担心，行政长官如果长久掌权，将成为君主。可以有这样的解释嘛。”

“我必须冒险。我们已经受过国会的统治，如何的糟糕我太知道了。我们的大多数人民想让它成为我们惟一的中央政府。我必须鼓吹尽可能强大的行政长官，以便获得平衡。如果我被误解，将不是教师第一次在论坛上被石块砸死。”

9

阿碧盖尔听说，泰勒的房子可能出售，就是那座瓦萨尔-博兰老房子，她眼前马上出现了那高大而庄严的建筑，仿佛她就站在乡下的道路上，它有点像她从小长大的韦茅斯牧师公馆。她记得那护墙板，漂亮的壁炉和宽阔的楼梯，后面有宽敞的车房，高大的树木和花园，非常像英国人的花园。它比他们在法国断定买不起的阿莱恩房子小，农田也小，但当他们需要，有资金的时候，房子和农场是可以扩大的。而且这块地产是他们有能力购买的。

她选择了在访问西敏寺后步行回家的路上问道：“约翰，你记得瓦萨尔-博兰老房子吗？”

“是的，很清楚。”

“在泰勒买下它之前，我带娜布和泰勒去看过的。”她脸红了，“泰勒已经放弃律师职业，回到他母亲在牙买加平原的房子。你认为我们可能买下它吗？我此刻已经知道，我们的乡居太小了，放不下所有的东西，更不用说我们热中奢侈，充分地堕落了。”

“写信给科顿，请他调查一下。”约翰回答。

“你认为应该跟娜布提起此事吗？”

“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娜布稍微迟疑之后问，“都是过去的事了。”

娜布现在已经怀孕多月，感到身子有点沉重。她坐着，膝头放着没有打开的书，凝视着将来。阿碧盖尔安慰女儿说，这是等待的时刻。娜布一度很担心，问她的母亲，如果婴儿病了，她是否会知道如何看管。如果不是顺产，如果长着十一个手指或者脚趾怎么办？阿碧盖尔告诉她，自己问过相同的问题。最后的等待时刻，娜布喜欢搬回大使馆的老房间吗？省得她在晨雾中跋涉，然后在冰冷的夜雨里回家。

迪里先生印刷得很快。约翰不愿意抽时间校正长条校样。他们对装订很满意，十分结实，可以传来传去，热烈讨论，不会散开。

“我确信，书的思想也同样颠扑不破。”阿碧盖尔在约翰像情人一样经过抚摩仪式，小心翼翼地翻阅之后，嘟哝道。

全家四口都在包扎书本，要寄给杰斐逊、埃尔布里奇·格里、科顿·塔夫茨、塞缪·亚当斯、詹姆斯·沃伦、弗朗西斯·达纳、哈佛的威拉德院长、大陆会议各位议员，还要自豪地寄给约翰尼、查利、汤米。送几本供英国人的杂志做书评以后，他们把剩下的三十卷库存，都寄给塔夫茨，转交波士顿的书店去出售。

英国人最初的批评可怕得不得了。约翰被控“卖弄学问”，书被描绘成“局促不安的冒充雄辩术”。评论者接着存心不良地写道，“如果本书是青年人写成，旨在获得某种学术奖的话，则我们应该说，它表明作者脑子活跃，将来有希望有所造诣，可是，那年轻人太渴望演示自己博览群书，却在不经意之间，采用了一些混淆的政府观念，走马观花，缺乏

深入调查，追根究底。”虽然本书可能取悦无知者，或误导不小心者，但它不能够“给哲学家或者文学家提供信息或者娱乐”。

阿碧盖尔给约翰充当了二十四小时的同情的耳朵，听他宣泄出对马蜂般的批评家，乃至对整个报界的愤恨，她宣布他们是全部谎言的父亲。

“我第一个同意，这本书写得很匆忙，”约翰说，“我只能如此。这种项目太雄心勃勃了，国内最好的学者也要有七年才能完成它。不过我的概念很有价值，理应给予深思的。”

说完，在阿碧盖尔拿来的三杯郎姆酒的帮助下，他上床睡了一天一夜。

她总是对他的恢复力大为惊奇。第二天早晨，他的面容开朗了，坏书评被抛到了脑后。他靠特大份的饼干和果酱对付了一顿，到海德公园雨中散步，从阿碧盖尔的手里接过干衣服，就回到书桌边开始写第二卷。

娜布于3月搬回大使馆。4月2日，她生了一个白胖男孩。普赖斯博士来到大使馆，给孩子取名叫威廉，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还有斯托本，他是上校仰慕的普鲁士军官。阿碧盖尔以不可想象的温情爱着这个小家伙。由于他的存在，柔光照亮了她的世界。本来请了保姆照顾娜布和孩子，但是阿碧盖尔不肯放手，还是亲手给婴儿在帆布小浴缸的温水里洗澡，往他那仍然红润的关节里扑粉，给他穿上暖和的羊毛长上衣，抱在自己的怀里。她对外孙的爱与对自己孩子的感情不同：很少忧虑，奇怪地接近于欣喜若狂。约翰的感觉相似。阿碧盖尔提醒道：

“也许是世代延续的感觉吧？现在我们知道了，将有新的一代，史密斯-亚当斯的血脉在我们身后会绵延下去。”

阿碧盖尔后来得知，泰勒也得了后代，真是奇特的巧合。

娜布在伦敦生子以后不久，纽约出现了美国人编剧演出的第一场喜剧，叫做《对比》。

娜布早已把泰勒忘得一干二净。她的母亲却不是如此，阿碧盖尔收到马萨诸塞来信，告诉她泰勒从未接受娜布的退婚，而是不断坚决声明，他从来没有收到她的终止订婚的信，坚信自己被亚当斯一家利用了。他并非不愿意向整个新英格兰吐露这种心事。

有关他做出成绩的详细情况透露了过来。泰勒在母亲的房子周围闲荡一阵以后，就去了纽约，与以著名喜剧演员托马斯·威格内尔为中心的美国剧团做朋友。他观看过谢里丹的《造谣学校》的上演，随之把自己锁在供膳寄宿处房间里写他的剧本。威格内尔等演员对此爱不释手，就在约翰街戏院进行了精彩的演出。一个提供消息者说，《对比》写得妙趣横生，马上大获成功，还多次为热心的观众重演。剧团打算在费城、巴尔的摩演出，甚至侵入极神圣的波士顿，在那里演戏仍然属于非法。虽然作者的姓名不在演出海报上，却已经家喻户晓，人们认为，泰勒开创了美国文学的新流派。他现在还在撰写他的第二部剧本，一场滑稽歌剧，叫做《城里的五朔节，或曰纽约喧嚣》。这个剧本已经获准同样在约翰街戏院演出。

阿碧盖尔并不感到惊奇，她一贯认为泰勒是个才子。他在乡下客厅里所朗诵的诗歌和话剧片断，高质量的不在少数，尽管有些嫩。现在他显然已坐下来搞文学了。

阿碧盖尔是喜欢威廉·史密斯的，特别是来了这可爱的小宝宝之后。这孩子躺在小床里专心惊奇地看着自己的小手。她的心头只存有一个拘泥小节性质的怀疑，就向丈夫吐露了，她还对他讲述了泰勒令人惊奇的成功故事。

“约翰，你写信给国会宣布你决心回家，已经半年了。你

有没有改变主意？”

“没有。我主意已定。”

“那么娜布和上校同我们一起走？”

“未必。我准备写信给国会，在英国派大使到大陆会议，同意签订通商条约之前，不要再任命别的公使代替我。我推荐威廉留下做临时代办。”

“如果他必须回家，他从事什么工作呢？他最热爱军队，但是美国没有军队。虽然他家从纽约来信，热诚欢迎娜布母子，但他们显然没有事业给上校去做，也没有足够的地供他耕作度日。”

“我曾经劝他去英国人的法院学习法律，而他拒绝了。不过他年轻，风度好，在美国到处都有朋友，我们总有一个人能给他找到位置的。”

“我相信。”

“我再次写信给杰伊部长。你担心的时候，考虑一下你自己可怜的丈夫吧，他明春就要失业了。”

“公使先生，恐怕我无法在你身上浪费大量的担心。杰斐逊在巴黎，这样你就是十三州最好的政治头脑了。”

约翰高高兴兴地写他的第二部书，关于意大利城邦的情况，分析了共和国成功稳定与否的因素。会议在费城召开了，表面上是要修改《邦联条例》。不过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任何消息要到达英国，还早着呢。同时美国人的信誉继续下降，所以约翰再次去到荷兰，与荷兰银行家进行了巧妙的接触。他再次借到一百万基尔德银币，利息是百分之五。

阿碧盖尔把孩子推在婴儿车里，去格罗夫纳广场公园散步，天气晴朗时，她和娜布就驱车去乡间。几个星期过去了，马萨诸塞州的政治气候愈加风波频频。人民再一次行动起来，

使不断烦恼着全国公民的问题，达到白热化的紧要关头。

从去年秋开始，马萨诸塞州烦恼的农民要求立法机关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授权发行纸币，一是阻止取消房子和农场抵押品的赎回权。立法机关被保守的律师和商人所把持，他们没有通过一条措施就休会了，为此大众义愤填膺，揭竿而起。镇政务会议上怒火难消，随后在哈特菲尔德召开会议，宣布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以自私自利为动机，抗议不公正的税赋沉重地压在贫困阶级身上，要求关闭法院，直到状况改善，农民能够偿还债务为止。汉普郡县的农民召开会议，要探寻合法途径申辩冤情，但是不少人感到，只有行动才能解除冤屈。在伍斯特、康科德、大巴林顿、北安普敦等镇，他们阻止法院开庭，把囚犯放出监狱，三百到一千五百人的队伍游行到法院，确保法官和陪审团无法审案子。詹姆斯·鲍登州长调出马萨诸塞州民兵，一共有一千六百人。此刻抗议者的指挥权落到丹尼尔·谢斯上尉手里，他在独立战争中英勇战斗，却为债务所累丢掉了他的农场。

民兵寡不敌众，他们没有企图向纪律严明的谢斯部队开枪，而谢斯他们在春田强行阻止法院开庭。马萨诸塞州宣布谢斯上尉和他的随从者为歹徒，他们干脆计划从春田的美国军械库夺枪，接着移师到波士顿，武装胁迫立法机关废除税赋债务法。马萨诸塞州再一次组织义勇军，两军在春田军械库遭遇，民兵开炮，谢斯部队有人中弹，随之解散了。其他的义勇军在林肯将军的率领下开到，他也是独立战争的英雄，人高马大，他们足以压制谢斯的叛乱，逮捕它的魁首。

塞缪·亚当斯要求将叛乱头子处决。阿碧盖尔和约翰对起义感到悲哀，担心那样会伤害联邦政府，但他们实在难以理解塞缪堂兄的杀一儆百态度。阿碧盖尔慢慢地认识到，塞缪堂兄把任何反对他的独立政府的人当做敌人。她感谢上苍，

约翰没有这样的嗜血天性。他写信强烈反对起义，说必须用铁腕加以镇压，但是她从未听他谈到严惩造反的头头。约翰知道，要防止更多的骚乱，就需要恢复经济繁荣。

科顿来了两封信，说可以用两千七百美元买下瓦萨尔-博兰的房子。泰勒已经廉价出清一些土地，换了现钱，而房子已经回到博兰家手里。科顿提到泰勒荒废家业，态度尖刻：

“那位原来的住户在纽约写作那些他因此成名的喜剧，忙得不可开交……至于我们是否从他手里买下农场这件事，远远不能和获得喜剧作家的名誉相比。……”

约翰吩咐阿碧盖尔委托科顿购买房子和地产，科顿以约定的价钱办妥了。

6月底，有位拉姆齐上尉带着帕齐的妹妹，小波利·杰斐逊来到大使馆。杰斐逊曾写信求阿碧盖尔收留这孩子，波利差一个月刚好九岁，眼泪冲洗着漂亮的脸蛋，她拉住上尉的手，好像自己将被卖身为奴。上尉不得不从后门偷偷溜出大使馆。

阿碧盖尔把波利带到卧室，一边给她洗脸，一边讲述帕齐在巴黎的故事，她长得跟姐姐和爸爸都很像。

“嘿，波利，我从来没看到你姐姐在哭鼻子。”

“她身边有爸爸嘛。”

“我会给你看爸爸的画像的。他在这里时，我们请来美国人布朗先生画的。”

她拿出杰斐逊的像，栩栩如生。波利不为所动。

“出什么事了，波利？”

“我不认识他。”

“好，你很快会认识的。”

“你会带我去见他吗？”

阿碧盖尔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会呀，如果没有别

的法子。我会马上写信给他的，请他来伦敦，大家可以一道去乡下旅行。那样不好吗？”

“不知道，”波利顽固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和一家人一起旅行过，更不用说两家人啦。”

“明后天我带你去马具井，看跳舞狗和走钢丝吧。”

次日早晨，波利已经喜笑颜开了。阿碧盖尔带孩子到她的裁缝处，做英国式连衣裙和外套，波利高兴极了。她问阿碧盖尔，能不能叫她母亲。

阿碧盖尔开始与杰斐逊拼命写信回信，向他保证，他愿意让波利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不过她强烈地感到，他应该来接走女儿。她决定，再也不能让波利在陌生人的带领下从伦敦旅行到巴黎了。杰斐逊刚刚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返回巴黎。

一个名叫珀蒂的法国人来到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约翰的家。他是杰斐逊的管家，为人和气，十分可靠。但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他奉命尽快把波利带回巴黎。阿碧盖尔惊呆了，她去了约翰的办公室，他的第二卷著作快完成了。

“约翰，我不能把波利交给一个无法说话解闷的人，旅行到巴黎要一个星期呢。”

约翰眼睛直勾勾地凝视她，“我同意，但我们能做什么呢？你要我带她去吗？”

“不，我认为我应该去。我已经答应她了。”

“那样你要旅行半个月了，而且得单独回来。”

波利痛苦极了。阿碧盖尔安慰道，除非她的父亲再来信，否则不会放她跟珀蒂走的。同时她天天带姑娘出去游览，还带她到了书店，让她再挑选一本书，因为她酷爱看书。

一个星期过去了，珀蒂已经不耐烦了。他不喜欢伦敦，而且还有事情要做。他用法语急匆匆地告诉阿碧盖尔，他已经

买好两张去多佛的马车票。他振振有辞地叫嚷，钱不能浪费，而亚当斯夫人阻止他履行职责是不恰当的。

“如果波利同意去，我就放行。”

波利顺从了，“我知道我总得跟珀蒂去的。我禁不住要哭了，所以请不要惹我。”

“就把这次旅行当做你在家里人之间走动的桥梁吧。”阿碧盖尔安慰她。

波利的脸上绽开有灵性的微笑。她的一个旅行袋装书，另一个放新衣服。她从马车里向亚当斯一家喊道：“看，我没有哭。再见，阿碧盖尔朋友。”

7月，约翰把《辩护》第二卷送到了印刷厂。他提出到德文郡、南安普敦、埃克塞特度假一个月，这使阿碧盖尔吃惊得很。这是感伤性的朝圣之旅，去看看阿碧盖尔故乡的原形韦茅斯小镇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要设法查出克兰奇家族的任何人，其中有许多仍然生活在英国。这是完完全全的度假，因为约翰说：“这恐怕是我们在英国，在外国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了。一旦我们回家，就要留在那里，永远。”

10

约翰拼命加紧工作，结果证明是有道理的。美国的来信表明，《辩护》一书到达与会者手中，恰是时候。该书立即在波士顿、费城和纽约印了几个版次。虽然不少人与他意见不同，但多数与会代表仔细阅读了该书。他赞成有限的君主政治，需要有强有力的“首席行政长官、元首、领袖”，没有他，“国家就不能生存，就像动物身体没有头一样”。该书成为讨论约翰需要提出的问题的出发点。他曾告诉阿碧盖尔，他的书会成为会上惟一的综合性政治调查，看来此话不假。谁说

他远在三千英里之外，担任祭品般的、与世隔绝的无用职位，亚当斯分明代表着马萨诸塞州，在费城密闭的会议大厅里慷慨陈词。

11月初，他们收到忠实的信友格里寄来的一本新宪法草案。另外一份相似的文件上有杰斐逊的名字，亚当斯立刻转到巴黎。

约翰从包裹里取出文件，阿碧盖尔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拇指食指摸着薄薄的几张纸，小声说：“不会很长的。完整的宪法不是需要更多页码吗？”

“未必。越短、越清楚，越好。”

如果说她在乡下的岁月以孤独为主的话，那么他们在伦敦的时间，则具有挫折的特色。他们一同坐在约翰的书桌边，布里斯勒给壁炉添着木柴，约翰脸色苍白，几乎在发抖，阿碧盖尔很专心。

“来，你读开始部分。”他说。

“好的。”

她以清晰、坚定的声音读起来：

我们美国人民，为了形成更加完美的联盟，建立公正，确保国内安定，提供共同的国防，促进公众福利，为自己和子孙后代获得自由的祝福，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太好了！”约翰喊道，“我自己写也不过如此了。”

本宪法给予的一切立法权，归美国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他抓过文件，仓促地翻到第二条，抑扬顿挫地大声读着：

行政权归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任期为四年，
与同样任期的副总统一起，用如下方式选举……。

他停止大声朗读，飞快地点了点他的沉重的头，表示赞同。他通读一遍之后，就连读带分析地对阿碧盖尔说：总统是陆军、海军和民兵的总司令，“在参议院参与意见和同意之下，”有权签订条约，只要三分之二的出席参议员同意即可；他有权提名和指定大使，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美国的全部其它官员，同样要在参议院参与意见和同意之下。他有权召集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并向他们推荐他认为必需和方便的措施供审议。”

一阵寂静。

“大会所起草的条款，就好像你在做委员会的主席，”阿碧盖尔宣布。

“不全是，”他说，虽然他愉快得满面红光，“这里没有提及总统有权指派行政顾问充当各部门的长官，由他任命，做他的助理。我们看看，他们对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采取什么办法。”

众议员和直接税赋根据各州的人口按比例分配，众议院有权选择自己的议长和其它的官员，拥有弹劾的独家权力。参议院由每州两名参议员组成，由地方的立法机关选择。

“这是有趣的发展，”约翰说，“由于参议院是新的机构，必须给予尊严和地位，民选的副总统做参议院的议长和主席，但他没有投票权，除非出现票数相等。”

“副总统还有什么职责呢？”她问。

约翰浏览了一下文件，然后抬起头。

“我什么也没找到。但是如果他是适当的人选，就会确保参议院的审议在高层次上进行，合适的立法以适当的速度通过参议院的程序。”

他们的研究在午饭之后继续，时而发出兴奋的叫喊，时而大为失望。约翰认为，文件的一大缺陷是缺乏一项权利宣言。根本没有提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选择的自由。当他表达他的惋惜的时候，阿碧盖尔双眉紧皱。

“难道不是奇怪的疏漏吗？你在马萨诸塞州宪法中写了权利宣言。乔治·梅森为弗吉尼亚宪法也写了一笔。”

“这是严重的错误，必须立即补救。”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将不批准这个宪法？”

“我的天，非也！最好现在由各州批准它，以后再加上权利宣言，不要把它送回大会再议了。这缺陷当然会使通过更困难，但这是疏漏性过失，而不是故意为之。迄今为止，我没发现宪法中有不利于共和国最高利益的东西。你看，第三条处理得多好。‘美国的司法权归属最高法院，国会得随时指定下级法院代理。’”

他翻到最后一页，看一眼签名者名单。不少是他过去在早期国会中的同事，连富兰克林也在其中。

那晚他们睡不着了。约翰不时跳起来点亮床边看书灯，翻看文件，寻找具体的条目，核对语句或段落的措词。凌晨两点钟，他开始担忧参议院的权力。他根本没有看阿碧盖尔是睡着还是醒着，就宣称：

“阿碧盖尔，如果给参议院以批准行政任命的权力，那就使总统不那么独立了，削减了他为国家的共同利益按最佳判断作出行动的权力。我认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不应该染指行政权。”

“□，约翰，难道这不仅仅是建筑师的图纸嘛？”她用困倦的音调安慰他，“经验在骨架上补上血肉，这些问题会解决的。”

他下了床，身穿长睡袍，手反背在身后，来回踱步。

“我仅仅祈求各州快速地批准它。看来这是经过精心盘算的，旨在保存联盟，增加好感，使我们大家进入同样的思维方式。”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充满了刺激，都是为好事而兴奋。在他们的私事中，在他们的国事方面，看来出现了向上的气流，这是大受欢迎的。

科顿来信说，他们现在已是博兰房子的合法所有者。这消息引起一种新鲜的回家的预期感。约翰尼做了纽伯里港的律师学徒。亚当斯家、巴黎的杰斐逊、波士顿和费城的政治朋友之间，热情洋溢的信件来来往往，对于宪法，人人都有具体的保留意见，但是所有人都很热心。

令约翰惊奇的是，杰斐逊担心国会两院无法恰当管理外交和联邦事务。他还忧虑总统好像是波兰国王的拙劣翻版。“他可以被选举担任四年，也可以四年后终身留任。理性和经验证明，首席长官如果这样连选连任，就是终生职位。……我希望在四年结束时，他们已经使他永远不合格做第二任了。”

“杰斐逊担心一人独断，而我担心少数人专制，”约翰说，“我们完全同意，多数人应该得到公平全面的代表，可杰斐逊惴惴不安的是君主政治，而我害怕贵族政治。我要给总统更多的权力，压倒参议院。如果我们选择最能干的人做总统，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不能够终身连任。如果他变坏的话，人民总是有权战胜他，每四年一次。”

连英国人也有良好的反应，其中不乏对美国独立的无情

反对者。阿碧盖尔给科顿写道：

“最近的会议所提出的政府形式，在此处广受推崇，认为是卓越的作品。他们还说，它太好了，以致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接受它。它可能要稍加修正，但它无疑是伟大的联邦结构。”

这工作的确干得好。

1787 年 12 月，他们产生一种完成使命的感觉。约翰完成了第三卷《辩护》，送到印刷厂，期望在人们要求增加权利宣言，宪法政府开始运作的时候，本卷也已问世，可以在杂志上讨论，立法者也要互相议一议的。几乎与此同时，他接到外交部长约翰·杰伊的通知，国会已经接受他的辞呈，在 2 月份全权公使任期届满以后，可以回国复命。

准备回乡的时刻已经来临，阿碧盖尔根据回忆画了博兰房子的房间分隔草图，然后在大使馆内四处游荡，端详她的家具总汇，它们来自荷兰、法兰西和英格兰。在客厅，她考虑放红色家具，墙壁最好要漆成法国灰的颜色。如果桃花心红木护墙板没有严重损坏，就让它原封不动，但她打算在面对花园的墙上开两个窗户。至于楼上的卧室，则可以安放娜布的绿色家具，还需要相配的绿色糊墙纸。她请科顿给烟囱配上铁筋，门上要装铜锁，并尽快完成全部的修理，以便把家具直接从昆西海港搬到房子里。

随着 1788 新年的开始，情况变得颇为愉快，是他们侨居以来最好的时期。消息传来，特拉华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只讨论两个月，就已经批准了宪法，佐治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好像很快会跟进。纽约州连批准会议都拒绝召开，但是杰出人士正在发动辉煌的论战。

格伦维尔勋爵在英国议会发表了支持美国的讲演。卡马

森勋爵召见约翰，既然他喜欢该宪法，并且设想它要获得通过的，那么，勋爵问他现在是否可以开始认真讨论两国的通商条约。约翰报告这个消息给阿碧盖尔时，她喊道：“的确是通知我们的绝妙时间呀，我们都准备离开了。”

“是一路顺风的姿态嘛。”

大使馆里，阿碧盖尔开始了打包的大任务。家具必须用板条箱包装，以便在长距离航海中保护金叶片和精细的织物，她的玻璃器皿也要妥善包扎，约翰的书要分类装入经过编号的箱子，填好书单，详述内容。埃丝特的身体时好时坏，但坚持做简单的差事。后来她又持续恶心病倒的时候，娜布给她作了检查。阿碧盖尔问：

“埃丝特，请饶恕我多嘴，你是不是怀孕啦？”

埃丝特没有生气。她回答，“不，夫人。就是一些老毛病合并发作。”

阿碧盖尔就此作罢，但几个星期以后，就不再存在任何弄错的可能性了。

“埃丝特，是布里斯勒，对吗？”

“是的，夫人，我们相爱了。在法国就开始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到我们需要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英国，我们不想在英国国教教堂举行婚礼。”

“也许我能够为你们获得特许，就像娜布小姐一样。”

埃丝特严肃地瞪了她一眼。

“请你原谅，夫人，圣阿萨夫主教会替美国公使的女儿主持婚礼，他才不会来大使馆，帮两个仆人结婚呢。”

阿碧盖尔脸红了。

“我们决定等回到乡下家中，在那里结婚。”

“你认为是不是迟了一点？”

埃丝特悲伤地摇摇头，“那我想，我们不得不在他们的教堂结婚了。在美国不算非法的吧？”

“当然不算，我们将在家里搞一个家庭小聚会。”

约翰去荷兰进行礼节性告别。他不是去寻求别的贷款，但杰斐逊也来了，敦促他试试。他为美国又得到一百万基尔德银币。

她曾经计划在2月把他们所有的家产装上卡拉汉的轮船“卢克丽”霞号，但事情老是在延误：盒子和板条箱尺寸不对，包装材料没有来。到3月11日，她还在拼命地把最后一批衣服、餐具、银器搬出格罗夫纳广场的府第。卡拉汉船长告诉她，尚有一个星期供完成装运。

她还是完成了，但这时她听到艾萨克叔叔也死了，动作也就慢下来了。他只比伊丽莎白婶婶多活一年。他是她最坚定的朋友，不能够替他送终，真令她悲痛。

约翰回来了，运货马车在房子的前面排队了好几天，带走他的大量艺术品收藏，家具和十多年来收集的大批图书。他们搬回了巴斯旅社，她是由此开始旅居英国的。

还有一个最后的失望。不管约翰写了多少热情的信件给国会，他们也没能为史密斯上校找到职业。既不是在伦敦担任临时代办，也不是在别的任何地方。上校派往伦敦，是来担任亚当斯公使的秘书的，他将同时被召回。上校决定，他最好是不等待亚当斯夫妇，也不乘船前往波士顿。他要尽快赶到纽约，以便查明在新政府内任职的可能性。

史密斯全家已经打点好行装，要出发去福尔茅斯，真是悲伤的离别呀。

他们最后一次晋见乔治国王，场面也挺感人。阿碧盖尔和约翰经常听到人家描绘，这个巴掌饱满的矮胖子君主是个傻瓜，他的能力很有限，似乎关心农事更胜过关心国事，但

他对亚当斯公使夫妇始终很热情，他费尽心机让他们知道，他钦佩他们。

“夫人，我始终记得你先生第一次对我说的话。我提出，也许他在美国人中，并非最喜欢法兰西。亚当斯先生回答，‘除了自己的国家，我别无喜好。’”

“而您陛下则回答，‘诚实的人从来不会有别的喜好的。’”

乔治国王吻了她的面颊。他们倒退着离开圣驾。

沿着宫殿的台阶拾级而下，走向他们的马车时，阿碧盖尔感到有眼泪进出的冲动。

“你知道我的心回溯到多远？回到了你在我们家的第一顿星期日晚餐，当时我无比崇敬地引用了国王的第一次敕语。我以为他是爱国者国王。”

“事实上，你如此赞美他，我都妒忌了。我写信给你，‘尽管我一贯忠诚不二，但我将竭尽全力煽动反叛。’”

“你做到了，约翰，你做到了。”

四天以后，阿碧盖尔和约翰出发去朴次茅斯，希望风向遂愿，早日出发。一切物品已经运到船上，他们身边只有一旅行袋的干净床单和睡觉的衣服。在萨里的丘陵乡村驱车向南，春天的庄稼恰似一排极明亮的绿色纽扣，镶嵌在高高的山脊的纽孔里，阿碧盖尔说：“我正期待着做黄油和干酪，照看我的花园。”

他轻松地问：“你确信能回到简朴的生活中去？”

“嘿，我知道他们乡下人的恐惧，怕我把奢侈浪费的坏样子带回家。但是我答应过亲爱的女乡亲，她们从我身上不会看到奢侈的。你呢，约翰？”

他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凝视着窗外，那曾经载着他们穿过法国和英国大地的马车，慢慢地翻过一片高地，进入远

第 八 章

孕 育 黎 明

1

礼炮声打破了他们平静引退的美梦。除了埃丝特的孩子出生外，这八个星期的漂洋过海是在平淡中度过的。现在他们正站在卢克丽霞号的船首，灯塔刚刚进入视线。约翰在阔别八年之后，看到他深爱的马萨诸塞时，心中充满了怀旧之情；阿碧盖尔也离开四年了，当她想到又能见到儿子们时，几乎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城堡里的整个炮队正鸣礼炮欢迎他们。轮船靠近系泊处时，官方的划艇离开码头，载着由约翰·汉考克州长派来的州务卿和欢迎委员会来了，恭贺亚当斯夫妇的到达，并且邀请他们暂住他家，那儿已经安排了接风宴。

他们步上码头，两千名波士顿人欢呼着，蜂拥在汉考克州长的四轮马车周围。波士顿城的钟声敲响了，城堡大炮的轰鸣召来了其他市民。他们夹道成列，当这辆由四匹相配栗色马拉着的凯旋马车缓缓驶过时，男女老少全都挥舞着手帕和帽子。

阿碧盖尔把手伸到约翰的手心里，他迷惑地摇摇头。

“我压根儿没有这样的期望。想想自己微小的成就和惊人的失败……”

“你在马萨诸塞的口碑胜过你的自我评价嘛。”

马车在公地对面，灯塔街的汉考克府前停住。在门阶顶部的大门口，站着八面威风的汉考克州长。他的脸依然英俊，但瘦削的六尺身材由于多年的痛风，已经弯曲了。他的夫人多萝西尽管已四十岁了，却依然保持着波士顿头号美人的地位。在他们身后，从前门一直深入到房后的庄严大厅里，站着他们的老朋友，有现任副州长本杰明·林肯，他曾是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将军；罗伯特·特里特·佩因，现在是马萨诸塞州的司法部长，带着他那热情欢迎的微笑；塞缪·亚当斯，头发雪白，态度冷峻，如今没担任任何公职，但与汉考克修好了。在周围的欢迎圈子里，还有州政府的其他头头们。

亨利·诺克斯用力挪动着他那结实的三百磅大块头，大炮轰鸣一样大声道：“我有最好的欢迎词，是你们纽约女儿的来信。他们一路顺风，安全到达了。”

还有查利和汤米的来信，他们将在第二天从剑桥赶来。

多萝西·昆西·汉考克把她表姐从这个政治性的接风会中解脱出来，带到大客厅楼上的客人房里。这间房子装饰着黄色的锦缎，红木四柱大卧床，窗帘，沿墙排列着软垫大椅子和十把小椅子，都包了黄色的锦缎。镜子反射着火炉发出的光。多萝西问起她的妹妹，埃丝特·休厄尔。

“可怜的孩子，”她低声喃喃道，“她从来不想离家出门。”

阿碧盖尔非常舒适地泡在多萝西的五尺长的浴缸里。汉考克家的佣人已经把约翰的礼服和阿碧盖尔的缀有缎子条纹的春秋两用衫拿去熨了。

有五十人赴宴：州长的顾问班子，各部门的头头，波士

顿主要的市政委员；各路老朋友，包括弗朗西斯·达纳，现在是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副法官，还有埃尔布里奇·格里。夫人们身着丝织和绸纱的晚礼服。向亚当斯夫妇祝酒的人是如此的多，阿碧盖尔担心会喝醉。约翰激动地同大家谈话，她想引起他的注意。这豪华的宴会和官方的盛大欢迎会，是对过去贡献的称赞？还是新的斗争的开始？

他们回国的时刻太巧了。在离开伦敦之前，他们只知道三个州批准了宪法：首先是特拉华州，接着是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他们还没有得到佐治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批准的消息。现在他们得知，马里兰州已经在四月份，南卡罗来纳州在五月份批准了宪法。只需要再投一次票，联邦政府就成立了。波士顿在传言，他们的邻州新罕布什尔州，几天之内是肯定要签字的，弗吉尼亚州也有签字的样子，纽约州在几周内也会加入。约翰·亚当斯在 1788 年 6 月到家，他为之长期英勇奋斗的国家，即将诞生了。

阿碧盖尔心里断定，“这正是我在这个接风会上所庆祝的。”

次日，约翰在州府大楼的众议院大厅接受欢迎。立法两院集中在一起欢迎他，安排给他一个永久的座位，“随时可以来参加辩论”。众议院代议长宣读了一份文件，宣布亚当斯已经当选任期一年的国会众议员。

回到汉考克家的大客厅，他们发现了查利和汤米，阿碧盖尔一心想要把两个小儿子都揽进怀里亲吻一番，但在门口，却看见两个小伙子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和灰色的紧身半长裤，头发长长且盖满整个头。她盯着看出了神。查利今年十八岁，读哈佛学院三年级。他的脸和姐姐娜布完全一样，英俊又高贵，带着热情而淘气的笑容。汤米，十五岁半，矮些，更结实，脸上泛起朴素开朗的表情，她还依稀记得他的面容。

该拥抱的时刻过去后，孩子们怯生生地靠近父母，鞠躬，握手，轻声诉说同爸爸妈妈重逢的快乐。他们说，约翰尼一切都好，一找到车就回波士顿，他现在纽伯里港，跟一位名叫西奥菲勒斯·帕森斯的名律师当学徒。在这儿的州长家，大家都很克制。查利轻声说：“我们恨不得都在家里聚面，妈。”

那天晚上，他们回到房间，在漂亮的锦缎沙发上歇息，阿碧盖尔读着当天《马萨诸塞卫士》的报道：

张张笑脸带着欢乐，人人称颂阁下对于国家的杰出贡献，以自由公民、联邦主义者、感恩戴德者相应的方式表现出来。

“真漂亮，”约翰嘟囔着。他的脸颊自从听到第一声礼炮就变红了，“我知道，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平凡的本职工作而受到报答，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喜欢这样。”

“我再把家具运到纽约去？”她取笑道。

“当然不用。”

“可能你会发现参议院更诱人呢？”

“我的朋友们是这样提议的，我不这样想。参议院是个小机构，但仍然是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我已经在立法机关任过职了。”

第二天早上，弗朗西斯·达纳来拜访。他生过一场病，看上去很虚弱。

“作为老朋友，我可以斗胆提一个建议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那么我要催促你马上去纽约。7月初要任命国会委员会，去组建政府机构。你必须成为协商的一个主持人。你出

国已经十年，虽然新英格兰人知道你，但外地人并不那么了解你。通过这种方法，你就可以为众人所认识，进而竞选新政府的最高职位。”

“你不是在暗示，我能够当总统吧？”约翰假装严肃地问。

“乔治·华盛顿将做总统。人民需要这样，他们把赢得这场战争的功劳归属于他。作为会议的主席，他的声音最能劝人向善。没有他，我怀疑我们能否获得各州的批准。他是天才，能够劝说各种有分歧的人和谐地合作。建立联邦政府，对那些害怕联邦的人来说，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由华盛顿将军做总统，才是可接受的。”

他的发言之后，是一阵沉默。达纳过了一会说道：“但是，你明白，那个位置是留给你的吗，约翰？”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宽敞客房的那张大床上，阿碧盖尔用一只肘支起头，问：“新罕布什尔州批准加入后，全国大选将如何开始呢？”

“我们还不能肯定。众议院和参议院是简单的：每个州的立法机关选出两名参议员，众议员由各州大众投票选举，每三万人口出一个众议员。那意味着有 100 多万的男人投票选举众议员。……”

“你从来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想到女士们。”她低声道。

他的脸红了：“虽然妇女没有投票权，但她们将生活在一个由自由男人的法律来保护她们的共和国里。……”

“好吧，约翰。……总统和副总统怎么选？”

“宪法规定，每个州将根据立法机关的指示，任命一批选举人，人数和各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资格总数相等。这些选举人将投票产生两位总统。所有的选票在政府所在地清点完毕不久，联邦政府就可开始运作了。”

“会是哪方宝地呢？”

“只有上帝知道！我推测，纽约和费城势均力敌。那个问题决定之前，将会有极度痛苦的流血。”

“谁提名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在那个问题决定之前，将会流多少血呢？”

他跳下床，穿着齐踝长的亚麻睡袍，开始在卧室的地板上踱步，手紧紧地握住，背在身后。她注意到，他的发根线已经退得很后了，卵形的秃顶在灯光下发着微光。

“没有事先规定好的提名方法。那些想提出一名候选人的群体，可以非正式地碰面，制订遴选程序。各州政府领导人也是这样的。他们将努力挑选那些将按照他们的心意投票的选举人。个人或群体可任意在报纸上宣扬他们的入选者。兄弟也会在各州产生，劝说他们的邻居。我要在事后，并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结果之后，才能知道这种过程是怎样运转的。目前我所知道的，是马萨诸塞州议会将挑选两名选举人代表全州，然后他们将从我们八个国会选区送上来的二十四人名单上再选出八个人。这十个人都不担任政府职位，将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碰头，由多数票选出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

她认为，问他是否还知道他们最终的选择是谁，是不谨慎的。

2

他们急于搬新家。约翰先去检查了那儿的情况。阿碧盖尔则利用白天购物，同时等待约翰·昆西回来。

“州长提出派他的轻骑兵护送我们回乡下，”约翰宣称，“布瑞特里人打算在弥尔顿桥专程欢迎我们。但是我已经回绝

了。我太了解我的乡亲们了。他们能接受波士顿欢迎我，这也是他们的光荣嘛。但如果要他们到弥尔顿桥搞个仪式，看着我们从汉考克富丽堂皇的马车上下来，他们会想：‘或许我们做过头了，亚当斯先生已经很自以为是。’你的堂兄威廉·史密斯已借给我一匹马。我将像其他归来的游子一样，安静地骑马回家。”

他天亮后不久就出发了，八点钟，阿碧盖尔乘汉考克家的马车去逛商店。她看见，海湾里有很多船只在轻柔地摇摆着，6月的太阳暖洋洋的。她深深地呼吸，鼻腔品味着熟悉的咸味。波士顿去年又遭了一场火灾，这是独立战争以来最大的灾难。海滩街上朝地峡方向，一百多座建筑物统统毁于一炬。霍利斯街教堂也同遭厄运。但波士顿人民是不屈不挠的，到现在为止，过火地区已经重建了房屋，查尔斯河桥已竣工了，而且霍利斯教堂由一个名叫查尔斯·布尔芬奇的年轻人重新设计，一反“上帝谷仓”的老套套，而取用英格兰古典传统和新英格兰风格相结合的方式，内部呈穹窿状，双圆屋顶，托斯卡纳式楹廊。

她在十点半回来时，发现约翰尼在等待她。即使离别三年，这次他对她来说却一点也没变。他衣服松散，头发蓬乱，但他毕竟旅途劳顿了三个小时呀。阿碧盖尔已经忘记了，他还是那么娇嫩、不成熟。

“亲爱的妈妈，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感觉好像好友久别重逢。”

她紧紧抱住儿子，头埋在他的肩膀上。她在小时候，也曾渴望朋友，摘引过心爱的诗句，“为了朋友值得冲破一切阻力。”她已经找到了约翰·亚当斯，婚后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险阻。现在，她发现了下一代中的另一位好朋友：她的大儿子，她也曾为他冲破阻力，让他旅行欧洲，

远道去了沙皇俄国，让他在危险的战争时期漂洋过海，并且和她分开了五年，然后又把他送回他必须上的学校学习，又和她分开了三年时间。但是儿子非常爱她，正如她也深深爱儿子一样。

约翰尼靠着她的耳朵说话。

“……实在找不到马车。我知道你们在这儿，整整两天……我就不停地喊着莎士比亚《理查三世》里的诗句，‘一匹马！一匹马！以一国之富换一匹马！’但是，妈妈，我有一个整月的时间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度过，帕森斯先生说我已经积劳成疾了。”

在住过奥特伊宫殿和格罗夫纳广场公馆之后，布瑞特里的博兰房舍，就不是她记忆中的广厦了。低矮的天花板，看起来更像鸛鹑鸟舍。科顿·塔夫茨曾添建了一个新厨房，跟房子成L形，结构是由泰勒始建的。正在二楼增加一个卧房，在三楼增加两个卧室。科顿加快了工程的进度，希望翻修完供他们归来住，但阿碧盖尔到达时，发现这地方挤满了木匠、泥瓦工和漆工，什么都没有完工。她设法清扫了两个卧室，一间给自己，另一间给三个儿子。装家具的板条箱原封不动抬到阁楼里。

她看到这个新厨房不合意。幸运的是，木匠可以依她的心意随时修改。她还让他们在贴了红木护墙板的那个房间开了几个大窗户，火炉两边各一个，都能眺望那洒满阳光、种了她从英国带来的玫瑰树的西花园。然后要把暗红木漆成白色。约翰在过去的餐厅里建立了书架，转换成书房。卧室又重新用纸糊过。阁楼的板条箱打开了，发现经过两个月的运输之后，椅子的烫金已经剥落，布面也有点发霉了，阿碧盖尔大声说：“当初丢下这些家具有多好！”

三个星期后，他们这个屋子就能住人了。同时搬来了他们的婚床，以及约翰原先办公室的文件架和桌子。1788年7月11日星期五是约翰尼的21岁生日，亲戚们将在星期日来祝贺他成年。

星期五黄昏，约翰和三个儿子在小溪里洗澡，埃丝特把厨房里的祖传橡木浴盆倒满水给阿碧盖尔洗澡。现在埃丝特的婴儿正在茁壮成长。然后，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坐在红锦缎的椅子上，约翰尼坐在红天鹅绒沙发上，举起盛有马德拉白葡萄酒的杯子，接受他们的祝酒。

全家人春风满面，为约翰尼感到骄傲，他在班上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已应邀于9月到剑桥在新英格兰名流前面，作ΦΒΚ联谊会的演讲。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声调和手势很多地方都模仿父亲。

“噢，约翰尼，成年的感觉怎样？”约翰问。

约翰尼幽默地说：“它把我从未曾感觉到的父母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让我在不稳定的基础上自立。”

查利和汤米崇拜他，但哪怕是异父异母，相互之间在气质上的差别也不会比他们更大。查利快乐，充满令人愉快的幽默。他在三兄弟中最英俊，连自己都知道。住在萧家时，他曾是黑弗里尔舞蹈班里最受欢迎的一个。有很多传言说，他混迹于波士顿那些喜欢游戏、喝酒、玩女人的一群人中间。汤米是男孩中最结实，也是最平凡的一个。看到查利一味玩笑很成功，他已故意开始逗人笑了。

布里斯勒宣布开饭。他们穿过门厅，来到改作书房的餐厅，房间里弥漫着约翰的新书架的味道，他的几百本书整齐地排放着。在这张阿碧盖尔在伦敦做的桌子上，铺着家里最好的亚麻桌布，摆着银器和法国玻璃器皿。三个儿子在母亲的椅子后面围成半圆圈，伺候她坐下。埃丝特从厨房里端来

了一盘嫩烤牛排。

他们喝着瓶装法国葡萄酒，约翰尼问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

“父亲，你已经决定今后要做什么了吗？”

所有的眼光朝向一家之主。

“我将怎么了结呢？以我这样的年纪，这本不该成问题的，但现在就有问题。我要告诉你们，亲爱的儿子们，在我看来，你们父亲并没有受到祖国人民的爱戴、崇拜和尊敬。我已经不大与人来往了。”

“可是，爸爸，”汤米打断他，“记得那礼炮和教堂钟声吧，汉考克州长和人群为你回国而欢呼。”

约翰迟疑了一下，最终决定对儿子们说心里话。

“不要被我的老朋友汉考克州长所欺骗，他导演了一场戏，是为了更好地掩盖他视我们为竞争对手的想法，我所渴望的任何职位，他都是朝思暮想的。”

“那你渴望吗？父亲？”查利问。

阿碧盖尔倾听丈夫的自言自语，他已经拒绝接受国会议员的任命了。

“查利，按照公众评价和公众舆论，我所能荣任的每一个公职，都已经各有其主了。除了在家闲居，或者再次出国，我是别无选择呀。”

“约翰，你当然不愿意这样的！”阿碧盖尔大惊失色。

“对，我不愿再接受外交职位，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尊敬的家人，我宁愿去马来亚东印度群岛或圭亚那埃塞奎博做生意，也不会在官场上降级的。”

星期日的一早，晴朗闷热。儿子们在花园栗子树的树荫下，把长木板支在脚架上，两张桌子各可以坐下三十个人。第一个在九十点钟到达的人是约翰的妈妈，她现在已经七十九

岁了，脸上布满了交织的皱纹斑。她的眼睛淘气地眨动着说：“阿碧盖尔，我的孩子，你走的时候我大喊，‘断命的一天，我永远见不到你了。’但我发誓，‘我不会死，一次都不会，要等到孩子们回家来。’”

彼得·亚当斯是和母亲一起来的，同来的还有他的三女一子。他已丧偶八年，感觉既不需要，也不想续弦。母亲帮他料理家务，抚养孩子。他身体强壮，举止冷静，看上去对生活心满意足。他对阿碧盖尔说：

“记得我帮约翰进政务会时，我就进行自我设计了？我一直在一级级往上爬：警察、渔场委员、治安官、镇政务委员、政务会主持人。现在我实际在操纵本镇。”

塞缪·亚当斯和贝齐接着来了，他们大清早就从波士顿出发了。一同来的是塞缪的女儿汉纳，她嫁给了贝齐的弟弟。塞缪早来，明显是因为他渴望争论一番。作为马萨诸塞宪法批准大会的成员，他投了赞成票，但不是没有严重的保留和攻击，以致这个州一大部分人疏远他了。塞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在过去的几年里，竞选参议员失败，竞选副州长也失败。然而他总是有事可做，治安官或执政委员。他们聚集在马车房的背阴处。

“塞缪，宪法有什么地方烦扰了你？”约翰立刻问。

“进门时，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

“如果你接受我的权力平衡保证自由的观点……”

“不要这么快，兄弟，我所面对的是中央政府，而不是主权国家的联邦。如果各州要成为一个国家，从属于一个立法机关，后者的权力要延伸到每个立法主体，其法律要至高无上，统管全局，州里的主权观念必定要丧失。这个中央立法机构有能力为一个民族的自由的内部自治而立法吗……？”

讨论因小艾萨克·史密斯和哥哥威廉的到达而中断。威

廉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坦诚率直，人很机敏，是由阿碧盖尔的叔叔艾萨克一手调教出来的，把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大，造了两艘船，其中一艘打算用来做盈利丰厚的对华贸易。小艾萨克已年近四旬，从前那薄雾般的金黄色细发，像喷雾一样下垂在绿眼睛前，现已大多消失了，同时失去的还有他那想入非非的理想，当初他曾把珀西勋爵的英国红衫军引上从剑桥到列克星敦的正道。如今他在一所男孩学校做辅导老师，勉强度日。

“他明年将在哈佛做图书管理员，”威廉悄悄地说，“薪水不高，却是他所乐意的。”

阿碧盖尔的眼睛盯着艾萨克。

“艾萨克被战争毁了，”她低喃道，“就像我家的比利和亚当斯先生的弟弟伊莱休。”

克兰奇夫妇到了。又高又大的玛丽，看上去越发像她那结实而威风凛凛的母亲。理查德生过一连串的长病，看起来比他的六十二岁要老十岁。儿子比利已经和约翰尼一起从哈佛毕业了，在波士顿做律师学徒。小伊丽莎白已和雅各布·诺顿牧师订了婚，诺顿接替了史密斯牧师在韦茅斯的职位，还刚刚从未来岳母处买下了祖屋。这房子是玛丽、阿碧盖尔、伊丽莎白、比利出生的地方。玛丽告诉阿碧盖尔，理查德担任过治安官和州参议员，因而也可以算作布瑞特里的元老。

伊丽莎白和萧牧师从房里出来，男孩们喧闹地欢迎他们，查利高叫：

“萧姨丈毕业以后，哈佛就成了女校。”

亲属们陆续来了，让阿碧盖尔应接不暇。科顿·塔夫茨陪苏姗娜·沃纳来了，令众人感到吃惊。科顿五十六岁，而这位面孔漂亮、两腿颀长的格洛斯特女子要比他小二十多岁；每当科顿离开她身边时，这位粉红面颊的女子总要带着羡慕的眼

光偷偷地、飞快地看他几眼。科顿的头发是新剪的，眼镜藏在盒子里没有戴，他一身漂亮的新绒面呢，衬衫的领口和袖口镶着绉边。

汉娜·斯托勒陪斯托勒执事来了，她对阿碧盖尔小声说，她比以前跟孤傲的贝拉·林肯大夫一起生活，要快乐多了。约翰·撒克斯特曾对他的表姐阿碧盖尔发誓，要一辈子独身，现在却带着年轻的妻子来认亲。

凯瑟琳·路易莎带孩子们来了，老大叫比利，在一个店家学生意。老二叫路易莎，扑进阿碧盖尔的怀里泣求回归亚当斯家族。凯瑟琳不指望再嫁了，病黄色的脸，就像包在骨头上的漂白帆布。

“我现在和上帝在一起，今非昔比。他日夜和我交谈。”

他们在下午三四点钟坐下吃饭，树荫在饭桌上方展开一把仁慈的伞。孩子足有十九个，威伯德牧师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他说了感恩祷词。

理查德·克兰奇把自己的椅子推后，站起来举杯祝酒：

“为首任美国副总统干杯！”

阿碧盖尔飞快地扫视约翰一眼，他毫无表情。

3

她在乡里搜寻能工巧匠，要重新给椅子镀金，并修补织物。约翰则投身于恢复农场。他们一次雇人多达十个，要清除冰冻拱起的石块，修建栅栏，犁地，用马车拉来海滨的盐草，还到处购买混合肥料。一天傍晚，他回家时带着六头格恩西乳牛，牵牛绕道厨房门口，叫阿碧盖尔来看。

“天哪，这是什么？”

“奶牛呀。”

“你说说，用奶牛干什么？”

“挤奶呀。”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没有牲口棚？”

“天啊！我忘记了，得建一个。”

“天黑之前？约翰尼和我正在计算整治房子和农场的费用，已花掉了 5000 美元，差不多是政府拖欠的全部补发工资。”

约翰一屁股坐在厨房门阶上，满脸是汗。

“我把牛牵到旧牲口棚里，娜碧，我是多么渴望再做农夫，实在等不及了。”

那天晚上，是约翰尼回纽伯里港学习法律前的最后一天。亚当斯一家和官方会计围坐在放有分类账、账单、发票的书房桌子边。约翰尼估计，他们的有形资产包括房子、农场、家具和书籍现价值为 2 万美元。土地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波士顿的房产一年有 140 美元的租金收入，但又需要翻修了。阿碧盖尔在梅德福农场的一半产业，负担了查利和汤米在学校的开支。他们投资在军队和政府票据方面的几千美元，除非新政府承担偿还，否则没有利息。

“我最需要的是餐厅。”阿碧盖尔叹息道，“约翰，如果我们在书房后面建一个餐厅，就可以从厨房直接上菜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是等待的时刻。离选举结束有七八个月吧。”

“爸爸，难道你不能接受律师业务吗？”

“对，汤米，如果我获选当官，就得在诉讼中途抛下当事人。”

“农场不也一样吗？”阿碧盖尔据理力争。

“未必吧。农场会有好收成，总能雇佣短工的，五五分成。”

阿碧盖尔想起在亚当斯家旧宅五五股经营农场的普拉

特，他所能养起的是一大窝孩子。

她住嘴了。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买了小鸡、鸭子、火鸡、小鹅。当务实的汤米问家禽够不够时，妈妈叹息道：

“你知道，不能说不。”

对约翰来说，这段时间是过渡期。他读书，把文件归档，打开剩下的书箱，最后，壁炉墙边密密麻麻排着历史书，东墙是法律书。他还要适应自己国家的思维。当朋友们坚持要求他做垂死的国会的主席时，他强有力地摇头说不。

“如果我未来的公职靠做一个星期或者一天的国会主席来炫耀，那么在我有生之年，就无官一身轻算了。我愿意为公众服务，但要按照大人的条件，而不是小孩的条件，按照高尚的原则，而不是低贱的原则。”

阿碧盖尔出去忙她的玫瑰树。

什么也改变不了约翰或她自己的奉献精神；自从邦克山开战以来，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刻都虚弱。所有那些反对新联邦宪法的人，都害怕成立新政府，联邦各州里好人所发动的攻击，次数之多，恶毒之甚，令他们惊诧。正如塞缪堂兄所阐明的，他们害怕州里的主权被剥夺，在“全民幸福”的条款下，当官的会产生暴政。

信件、报纸、朋友们蜂拥到这个新家，来争论这件麻烦的事。约翰同意，联邦权力必须加以限制，他还认为，规划中的《人权法案》将保护每个人。为此他成为联邦党观点的领导人，联邦党赞成联邦，并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欧洲这么多年，他已经开窍，了解这种需要是多么迫切。反对联邦的人叫做反联邦党，虽然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但似乎在新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里势力很大。

娜布从纽约写信回来说，人人都在传说约翰将成为副总

统或最高法院法官。本杰明·拉什博士从费城来信说，宾夕法尼亚州肯定支持他。亨利·诺克斯将军接受纽约联邦党势力的铁碗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派遣，前来打探亚当斯是否愿意接受次于副总统的职位。诺克斯回去汇报，说约翰不愿意，汉密尔顿随即明确表态，支持约翰获得此职。越来越多的外州报纸赞扬他，由于华盛顿是南方人，大家强烈要求，副总统应该选择北方人。自从独立战争以来，北方就指新英格兰。然而约翰·杰伊和乔治·克林顿州长都来自纽约，他们必须把这件事考虑在内。

马萨诸塞这儿的人们知道，汉考克州长希望得到此职。詹姆斯·沃伦和塞缪尔堂兄反对通过宪法，也就被排除在外了。而弗朗西斯·达纳、亨利·诺克斯、凯莱布·斯特朗、特里斯特拉姆·多尔顿、林肯将军呢？这些人当中，谁能倾倒全国民众呢？

娜布的信件还带来了另外一种消息。

作为著名的独立战争英雄和华盛顿将军的朋友，作为伦敦公使馆的秘书，威廉·史密斯上校曾是重要且广受尊敬的人物。但他在长岛的家中是个小孩子，他那娇纵溺爱又专横独断的母亲有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

娜布喜欢威廉的兄弟姐妹，但又想念家中的父母、兄弟们，还想念新英格兰。她再次怀孕了，这使问题更加严重。威廉既不工作，也不找工作。他整天猎鹌鹑和斑鸠，和兄弟们嬉闹。幸亏娜布将上校做公使馆秘书的薪水省吃俭用，才使他们挨过了一年。显然上校要等钱花光了，才会关心自己的工作。不管怎样，上校期望老友华盛顿当选总统之后，自己将被指定为政府高官，最好是驻欧洲某国的公使。

阿碧盖尔尽力安慰女儿：史密斯太太作为这个家庭的母亲，理应得到娜布的尊敬，娜布必须忍耐和克制。

对于威廉上校的未来，约翰没那么怀柔安抚，他给娜布写道：

“我的渴望是听说他出庭做律师，依我看，这是世界上最独立的职业。寻找政府职位的人，在我看来，属于人类最不幸的人。……我宁愿从泥土里面双手挖出生计，也不要依赖任何恩惠，不管是来自政府的，还是来自私人的。这是我一生始终不渝的格言。”

约翰拒绝竞选副总统，尽管现在他自认应该据此要职。他不发表演讲，不参加集会和座谈，也不在家里举行秘密会议，但朋友们为他不倦地努力着。一封封频繁往来的信件，在各州之间传递。新英格兰将坚定地站在他的选举行列之中，因为汉考克已经树敌过多。耶鲁学院院长来信告诉他们，约翰已获得一个名誉学位，还说他理应当选第二把交椅。拉什博士正在组织宾夕法尼亚州支持他，还公开宣传他们的希望，约翰最好把政府搬回费城。最惊讶的是南方的坚决支持。亚瑟·李，弗吉尼亚州的一位铁腕人物，来信说该州发现亚当斯先生大受欢迎。理查德·亨利·李，另一位弗吉尼亚州的卫士，认为副总统应该让约翰当。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卫·拉姆齐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只要华盛顿将军做总统，亚当斯要做什么职位都合适。纽约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信给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说，为了使新英格兰对新的联邦政府感到满意，必须选约翰·亚当斯当副总统。

在选举人碰面、投票并送出结果给国会之前的冬天里，阿碧盖尔感到，对于约翰竞选副总统，已经没有激烈的反对。他不可能像华盛顿那样得到一致通过，有些票会投给纽约的州长克林顿，还有一些是给约翰·杰伊的，甚至有给汉考克的，但他们的总票数加起来，不会超过一打。

后来，事情微妙而神秘地出了岔子。阿碧盖尔从波士顿

朋友处听到小道消息，汉密尔顿写信给一些信赖的盟友，建议他们“消失”，不要投亚当斯的票，这样他就不会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了，免得他挑战汉密尔顿对联邦党的幕后控制权。汉密尔顿是希望亚当斯当选的，但是要很勉强地当选。

约翰在审查的几周内，表现得镇静而果断。每天有几十个同伴在家里吃饭、喝茶，长时间讨论新政府怎么能运转起来。他从来不提起他渴望成为副总统，他的任职资本如何的雄厚。当他渴望成为美国驻英首任大使的时候，他曾向大陆会议提出这些。在这场他不能发动的竞选运动中，与其说他是热血沸腾的候选人，倒不如说他是历史学家，举止庄重而超脱。新英格兰喜欢他这种清新而谦逊的角色，他的妻子觉得有趣。

他们放掉苹果酒坛中多余的水，挑拣了几桶梨子重新包装，宰杀了两头奶牛，把牛肉挂在地下室里，还购买了猪肉腌咸肉。他们还洗剥了阿碧盖尔饲养的一些“户外成员”，贮存在地下室最冷的地方，作为冬天的食物。

到12月份，各州除了全国大选，还投入了地方选举战。塞缪尔·亚当斯竞选萨福克县的联邦众议员，但为激进的联邦党费希尔·埃姆斯所败。马萨诸塞选出了代表，由他们去挑选总统和副总统。国会经过数周的痛苦角逐后，挑选纽约为政府所在地。约翰·亚当斯和大多数南方人支持费城。然而热心费城的人没有得到多数票，支持者不得不放弃，正如詹姆斯·麦迪逊致华盛顿将军的信中所说，他们担心“把政府扼杀在分娩中。”

1789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十一个州的选举人在各自的首府聚会，投票推选两位总统，并把选票做急件送往纽约的国会。各州没有一票反对华盛顿当总统。亚当斯的政治顾

问们通过极苛刻的统计认为，他肯定会得到六十九张选票中的多数。

他并没有得到。埃尔布里奇·格里 1789 年 3 月 4 日从纽约的新国会来信，使他们第一次得知，亚当斯仅仅凭借比他人得票多而当选：三十四票，还不到半数。汉密尔顿的计策奏效了。

约翰很生气，感到受了羞辱，当选的欢乐基本上消失了。他心中十分狐疑，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该职位。

“你不能拒绝，约翰。”阿碧盖尔态度坚定，“你是合法当选的，宪法没有规定获得副总统的其他方式。”

“我知道，但我已被挑去了脚筋腱，不会有势力。每天都会冒出紧迫的事务，没有先例可循。作为少数派的副总统，我无法领导。”

“你将凭经验领导，没有人有你在国会、在国外外交事务中的多年锻炼。”

他受到一丝安慰，她很少看到他如此垂头丧气。几个月的平静结束了。他的脸色苍白，看得出手在轻微地颤抖。她也有自己的烦恼：怎么处理这些房子、农场、牲口？他们需要现金，买票去纽约赴任，并在那儿安家。

他们沉默不语，忧心忡忡，冬夜黑沉沉的。约翰走到窗边，外面是阿碧盖尔休眠中的玫瑰园。他头也没回地说：“等正式当选通知来后，我最好一个人去。约翰·杰伊热情邀请我住在他家，那样一旦凑齐法定人数，我就能够召集参议院，在国会解决总统和我的薪水后，再找合适的房子。……”

她感觉热泪涌起，不管发生什么事，结果总是这样的：她做留守，种庄稼，雇帮手，偿付债务。

约翰穿过房间，在她身边蹲下。

“不会长久的，仅仅几个月就够了。然后我们在纽约安排像样的家，娜布和两个外孙就在附近。我弟弟彼得已同意在你走后照看这农场。”

到4月12日，正式消息才从新国会传递到乡下，亚当斯已经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第二天，他和阿碧盖尔乘马车去波士顿，由一队轻骑兵护送。他们穿过地峡进城时，教堂的钟开始敲响，街上也挤满了人。布瑞特里仪仗队把亚当斯的马车移交给罗克斯伯里轻骑兵，由他们正式护送至汉考克府。约翰·汉考克是有教养的输家，自从在布瑞特里做同学起，他就喜欢亚当斯。

约翰对站在汉考克家的门廊上的夫人挥手说再见，说话声淹没在滑膛枪的十三声礼炮中，当他驶向康涅狄格州的马路时，众人再次欢呼。所有这一切，都使阿碧盖尔回忆起1774年8月10日那天，约翰和塞缪堂兄、罗伯特·特里特、佩恩和托马斯·库欣从州府广场出发，去费城参加首届大陆会议的情景。

她独自一人上马车回家了。

4

那年开春迟，天气寒冷，牲口饲养费用很高，她愿意卖掉几头奶牛，但没有买主。她种下了约翰从纽约寄来的二十棵果树，并让人把牧场的围栏用木棍支好，因为羊群不断逃走。布里斯勒从纽约用船运来了约翰的马，她试图以成本七十美元出手，却没有人肯出那么多。跑到旧牲口棚，牵格恩西奶牛去牧场，成了她的家务活。由于她的奶酪黄油有人要，她倒不在乎这项工作。收回的现钱用来雇人种地，但到收获季节还有五个月呢。科顿·塔夫茨买走了三头未生过牛犊的小母

牛和十只阉羊，付现金供她零花。

镇政务会宣布了一项新的税收法案。彼得那天晚饭后过来，脚在厨桌下面蹭来蹭去说：“阿碧盖尔嫂子，我不能接管这地方了。”

“彼得，你答应过的。”

“我永远不可能靠它的收入付清税金。”

“那再牵些羊去吧。”

“不，嫂嫂，我会尽力帮助你的，但我不想负责任。约翰兄长会认为我本该做得更好，而我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他会把我看成傻瓜、恶棍的。”

她叹息着。

“彼得，我的处境一样呀，我们只能做些自己判断是好的事情，然后听其自然罢了。”

彼得没有回答就走了。镇里估算给他们的教区税非常重，他们的一头奶牛死了，其他奶牛产犊推迟，还拖欠了雇工工资，欠布里斯勒半年薪水。她姐姐闷闷不乐地来了，理查德·克兰奇的小农场不能养活全家，玛丽已经把她在韦茅斯祖业的那份钱都花光了。怎么办呢？

阿碧盖尔走到楼上的卧室，从大书桌抽屉拿出存有十个金畿尼的盒子。

“我们很快就会收到约翰的薪水了。你先用这些去救急，不要再提起烦恼事了。”

约翰在赴任的旅途上感到满意。在纽约州界有威斯彻斯特轻骑兵马队迎接他，还有仪仗队送他到曼哈顿北端的国王桥，接着是国会接风委员会的迎接，另有坐在马车里，骑在马背上的平民百姓的欢迎。但他根本没有宣誓就职过。4月21日，他去了新近装修过的联邦大厅，并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凯莱布·斯特朗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拉尔夫·艾泽德护

送下走进参议院。从建筑上看，参议院很优美，有 40 英尺长，30 英尺宽，天花板上有太阳和星星的图案。每一面墙上都有一个国产大理石做的漂亮壁炉，北墙有三个长窗户，挂着深红色锦缎窗帘。中间的窗户下面，是讲坛和为主持人准备的椅子，椅子上面有颜色相配的深红色天篷，对面的墙上有三道门，同样有锦缎门帘，导向华尔街上一个门廊。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参议员约翰·兰登当着集中在这里的参议员们对亚当斯说：“先生，参议院授权我，把你引导到主席的席位，并且祝贺你荣任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

约翰给参议院作了事先有准备的讲演：“我非常高兴地祝贺美国人民，祝贺全国性宪法的制订，并祝贺法治政府政令一致的美好前景。……”

他的讲演得到热烈的掌声，当天的参议院集会随之休会，亚当斯回到杰伊的家中，发现一些马萨诸塞的老朋友正准备搞私下的庆祝。

所有这些都和华盛顿总统的欢迎仪式及宣誓就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军受到国会联席委员会的隆重欢迎，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海岬，当他登上一条张灯结彩的大型游艇时，受到岸上部队的礼炮致敬。游艇穿过纽瓦克海湾，来到斯塔滕岛的对面以后，整个小舰队旗帜飘扬，列队尾随于后，像海军大检阅。纽约市放假一天，成千上万的人群挤满街道，乐队奏着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海湾里，美国的、西班牙的、英国的船只统统鸣了十三响礼炮。激动的人群塞满了华尔街尽头的默里氏码头，以致在将军受到克林顿州长和几百位高层人物迎接之后，游行花了几个小时才开始。城里所有的钟都敲响了，全副武装的民兵都列队敬礼，最终在克林顿州长家中举行了欢迎宴会。

4 月 30 日，华盛顿要亲临集合了两院议员的参议院。他

乘着豪华的马车，前面有一大批军队、议员、联邦和纽约的官员开路。副总统约翰·亚当斯正式欢迎了他，然后领着他来到门廊，眺望华尔街和百老汇。在他们前面，是海洋一般仰着的脸，乔治·华盛顿鞠了一躬，市民中间传出狂热的欢呼声。他靠近铁栏杆，身边分别站着亚当斯副总统和克林顿州长。塞缪尔·奥蒂斯是参议院的秘书，他从桌上拿起《圣经》和红色的垫子。纽约州的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主持宣誓就职仪式，然后他转向大街上的人群高呼，“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万岁！”在联邦大厅的小圆屋顶上升起了美国国旗。欢呼声经久不断，港口的船只再次鸣响十三响礼炮，城里的钟声敲响了。华盛顿总统回到参议院，发表了演讲，然后全班人马走过民兵列队的街道，到圣保罗教堂去听礼拜。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诞生了。

这是伟大而高贵的职位，由伟大而高贵的人物来担任。副总统不能再被看做是这个国家第二重要的职位，连阿碧盖尔和亚当斯都这么认为，副总统只是个替补，只有在发生极端的悲剧事件时，才会起作用。

约翰的问题并不比阿碧盖尔的容易解决。虽然杰伊夫妇十分好客，但他仍觉得妨碍了人家。他右臂的颤抖厉害起来了，眼睛也困扰着他。他已经和参议院吵翻了，别人指望他充当不偏不倚的国会议员，只有在出现投票平局的情况下才能发言，而他却试图领导它，并就不计其数的协议要素向参议员们提建议。

他租下了蒙提埃先生在城外一英里处北河边的房子。由于地处乡村，租金还算公道。这里有很好的马厩、马车房以及花园，饲养两头奶牛的牧场和供全家住的房间。阿碧盖尔必须马上来，并把埃丝特、布里斯勒及整个房子的家具带来。

查利一毕业就要回家住。为了拿到现钱，她必须卖掉所有的牲口。卖不掉的，也要送掉。

阿碧盖尔极为愤怒，他当初为什么要坚持买所有这些动物和农具，修建栅栏，还种上庄稼？为什么不坐观其变，不花费冤枉钱，直到最后的决定？约翰保证，他们将在纽约住上四年。他不想让他们往乡下来回跑，所以连房子的装修也可以等一阵。

这儿有一个补偿因素，就是约翰已经安排让娜布、史密斯上校携两个外孙搬进来同住。他们将自带家具，也就是说，阿碧盖尔可以留下几张床和一些桌椅，方便日后回家看看新种的果树长得怎么样了。

她在里士满山的林中盘山路上行驶时，看到一片极端美丽的景色，不禁叹为观止。房子坐落在山顶上，从起居室外面的二楼阳台上，她看见壮丽的哈得孙河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银色的河面上穿梭着点点帆船。河对岸是绿茵茵的泽西乡村，北面是放牧牛群的富饶平原，南面穿过一丛树林，能看到纽约城的屋顶。

约翰从参议院回来，大声说：“从你的表情看来，可以说你喜欢这个地方。”

“约翰，在自然美方面，这里能和我曾见过的最辉煌的景色相比美。”

纽约和波士顿一样，难免也是港口城市，每一条街的远景都是接天帆樯在漾动。荷兰语是第二语言，尤其是在商店里和教堂讲坛上。街道是国际性的，挤满了海员、外商，大群的法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犹太人、波兰人、葡萄牙人和黑人，都说自己的母语。然而论规模，这个城市与波士顿相比，实在是令人失望地小。百老汇始于炮台公园，只有一英里的长度，有一些好房子，然后便慢慢地汇入开阔的

乡村了。任何方向只要走上半小时，就可看尽城市的动静；沿东河散步，马上就到了沼泽地；从华尔街出发，很快就到了什么人的农场。但这个城市生机勃勃，几十个地方在搞建设，通过在河边打桩和筑堤的办法围垦土地，新剧院、咖啡屋和商店不断开张。街道大多未铺石板，二英尺宽的碎卵石人行道几乎挤不过去，比巴黎糟多了，并且满是拴马桩、烂泥坑、垃圾堆、拱食的猪，以及由前门廊扔下的粪便。

她完成了人员安排，发现家里有十八个成员：三个姓亚当斯，还有查利，四个姓史密斯，侄女路易莎，管家布里斯勒，埃丝特宁愿带着孩子留在布瑞特里，另有一个来自布瑞特里的小女仆，名叫波利·泰勒，其余的是当地仆人。食品昂贵，且质量不高，那黄油让阿碧盖尔吃不下去。她雇的白人佣人经常喝醉，黑人们头两个星期干活很卖力，然后拿着第一次工资消失得无影无踪。布里斯勒总算给留点面子，每天好几次骑马进城买东西。城里的人们喜欢大清早愉快地乘车到亚当斯家吃早饭。在新就任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中，有的是从老国会过来的约翰的长期伙伴，他们都来参加正餐；晚上则有家庭的一些密友，有时是史密斯上校的朋友，有时是从新英格兰来的老乡。

供养随员，宴请新政府里所有的人，纽约名流也都希望得到美国副总统的宴请，想到开销，她不寒而栗，最好把头埋进山楂树丛什么也不见。等约翰尼放假回家，他会清理账本，并且告诉她已经花了多少钱。

疯狂的活动没完没了，仆人来来去去和客人一样频繁，她反感了。她和约翰在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四周围着镀金椅子的二楼起居客厅独自休息。椅子在搬家时再次擦破了皮。

“约翰，我感到好像在办驿站酒馆。”

“有什么办法呢？宴请可以巩固副总统的位置，给人一种

与职位相称的权威感。”

5

她每星期选一天举办招待会，欢迎所有的人来赴宴。其他六天他们必须去别人家赴宴。杰伊太太在星期四，诺克斯太太在星期三，坦普尔太太在星期二。

在玛莎·卡斯蒂斯·华盛顿到达樱桃街的富兰克林宅第的那天早上，她就登门拜访，此宅曾是大陆会议主席的官方总部，小是小，却是很不错的。在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夫人经常去将军的指挥部走走，但她不抛头露面，因此没有人知道她。

阿碧盖尔带娜布一道去。玛莎·华盛顿随和而有礼貌地欢迎她们。阿碧盖尔发现她一点也不摆架子，脸上还带着得体的笑容。华盛顿夫人领着她们来到客厅，要了早晨的咖啡。她穿着朴素，但阿碧盖尔注意到，衣料质地是上乘的。她身材矮小，有点富态，头发是白色的，牙齿又整齐又漂亮。她说话很热情。

“亚当斯夫人，非常高兴你来纽约，我一直在等候你们。华盛顿先生非常器重亚当斯先生，希望通过一起共事，使新政府完成重要的目标。或许你我也能做些小事呢。”

“这也是我的殷切期望。首先，请问夫人是否已为你的招待会选定了日子？我希望在知道你的选择后，再决定我自己的。”

“我想选星期五。”

“那么我就定在下一个星期一。”

“同意。”她转向娜布，“华盛顿先生非常喜欢史密斯上校。他觉得，上校应该把才能奉献给政府。”

娜布高兴得红了脸，她和阿碧盖尔告辞出来。第二天下午，华盛顿夫人不打招呼就来到里士满山宅喝茶，临走之前，她邀请亚当斯夫妇赴宴。

“约翰，跟华盛顿夫人接触越多，我就越尊敬她，我对她的印象比对大英帝国的国王和王后还要深刻。”

“我对总统的感觉也是如此。他待我非常热诚，慈爱而信赖。我们之间的每一件事都很愉快。我们将需要友谊，来解决政府的敌人摆在我们面前的像搁浅的鲸一样的诸多问题。”

阿碧盖尔和玛莎几乎天天都能见面。她们两个星期才参加一次对方的招待会，因为人太多了。但私下一起喝茶时，她俩得以在不少既新鲜又陌生的活动领域里商定行动的路线。反联邦党正在冷眼旁观，指手画脚，希望她们飞扬跋扈，门禁森严，铸成大错。两位夫人都没有使他们顺心，只是华盛顿夫人的宴会十分讲究，并且用扑粉的男仆迎宾。在待客席上，阿碧盖尔总坐在华盛顿夫人的右首上座，如果这张椅子被人疏忽地占用了，总统会和蔼而又威严地让那人让开，这样阿碧盖尔就能坐上那公认的位置了。

阿碧盖尔第一次拜访总统的居所时，华盛顿因痛苦的肿胀而躺倒在床上。第二次来时，他坚持让夫人把阿碧盖尔带进内室。他正躺在有靠背和扶手的长椅子上，显然很难受，但还是欠起身迎接。她第一次在罗克斯伯里军营见到他时，他刚刚接过独立战争的领导权，到现在已过去了很多年。

“亚当斯夫人，请你原谅我用这种姿势迎接你，但我确实想祝贺你来到纽约。”

“谢谢你，总统先生，你身体不适，不需要接见我的。”

华盛顿挥了一下手说：“告诉我，亚当斯夫人，你习惯了欧洲的礼仪，怎么可能喜欢美国的简朴呢？”

“总统先生，哪里有简朴，哪里就令我肃然起敬。”她祝

愿他早日康复，能够四处走走。

华盛顿答道：“噢，我的马车里铺了床，我可以乘车出去。”

“太好了！下次出去透新鲜空气的话，希望以里士满山宅作为歇脚处。”

总统第二天下午就来了。尽管他爬楼梯很困难，但仍坚持到二楼的客厅喝茶，并同约翰讨论政府的问题。

联邦政府的起步，对于纽约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当最后一名国会议员到达后，这儿就有二十二位美国参议员和五十九位众议员，早上他们穿行在街道上，到联邦大厅去参加十点钟召开的分组会议。下午他们会赶回他们的家、小酒馆或寄宿处，赶上四点钟的正餐。

华盛顿总统用富兰克林宅第楼下的两个房间作办公室，在那里接见各部门的首脑，外国使节，及那些试图调整地方和全国权力微妙平衡的上访的州官们。他也在这儿面试申请做税收员、港务局长、邮电局长等联邦职位的人。他的秘书利尔、汉弗莱斯上校和杰克逊少校也在这里生活、工作。

行政部门正在开始运转。人选似乎没有什么考虑余地。托马斯·杰斐逊担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执掌财政部，亨利·诺克斯将军主管国防部，弗吉尼亚前州长、大陆会议成员埃德蒙·伦道夫做司法部长，由他负责保证宪法得到实施。汉密尔顿的部门最庞大，他的工资单上有三十九个雇员。国务院只有五个人，但那可能是因为杰斐逊还远在法国没有赶回。诺克斯只需要两个代笔人；他的主要时间花在密室里，和他的总司令商谈如何与印第安人谈判，如何成立一支既由各州控制又忠于联邦政府的民兵。

代理国务卿约翰·杰伊不停地忙着处理从伦敦、马德里、

巴黎来的快件。华盛顿总统每封信都看过，然后由杰伊帮助

起草答复，并致信给远在天边的外国政府首脑。法国起义的最早消息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三个星期之后，才有人费心通知美国，其间只有杰斐逊在给杰伊的密信中提到它。第三等级宣称自己成立国民议会，在被逐出凡尔赛宫后，他们在网球场宣誓；巴士底狱被巴黎街头的一群暴徒占领。即使在此时，这些消息也只是作为一小段报道，登在《纽约日报广告人》第二页上。约翰对阿碧盖尔谈起了此事，但他俩在法国时并没有感到一点革命的迹象，所以他们也把这些活动当作短暂的动乱，并不怎么在意。

当华盛顿总统感到非常需要建议时，就抓起帽子和披风，跑到一个部长的家里商谈。他几次不事先通知就到了亚当斯府第，其中有一次他来是为了最高法院五名法官和首席法官的人选寻求推荐名单。

总统的工作令人精疲力竭。参议院或众议院几乎天天提议一个新法案，必须加以研究或者签署。总统第一次签署文件是在 1789 年 6 月 1 日，是国会通过的首项法案，规定宣誓就职如何进行，此后即使被冷落的副总统也要正规地宣誓就职；7 月 4 日，总统批准了《进口法案》，对进口货物课以关税；7 月 27 日，他签署了急需的、辩论激烈的法案，设立外交部；8 月 7 日，批准关于设立国防部的法案；9 月 2 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签署了设立财政部的法案。他批准众议院拨款两万美元与克里克族印第安人谈判。9 月底，他签署了建立联邦法庭的法案。在同副总统和各部部长商议之后，他给各州批下了十二条《人权法案》的决议，保证宗教、言论、新闻、集会以及伸冤请愿的自由；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接受驻军的权利；不得无故搜查和逮捕；公开审判；由陪审团参加审判。该法案现已发到各州立法机关审批。

第一个夏天，华盛顿任命各州来的合格人选做海军军官、

稽查员、关税员，然后操纵参议院任命他们。整个国家一片繁荣，贸易蒸蒸日上，手边百废待兴，如任命新的驻法国公使，以换回杰斐逊，任命西疆准州州长，任命政府的审计员，以及任命驻西班牙临时代办。还要起草条约，英国军队仍然占领着美国的港口，这给华盛顿制造了无尽的麻烦。各州为边界争吵不休，要求总统定夺；远方疆界的州长和法官必须加以批准或撤销。成百上千的市民拥至他家，要求解决困难，其他的人则要求参加招待会、茶会、宴会。政府的机器正在运转，所有的行政官员都在忙碌着。

不过，只有亚当斯副总统是例外。宪法没有分配给他任务，除了主持参议院。每天早晨他离家来到参议院，登上议长的宝座，但参议院除了让他维持秩序外，不允许他做别的事情。代理国务卿杰伊需要讨论有关英国或法国的棘手问题时就来找他。参议院、众议院中的朋友会跟他讨论些准备通过的法案。不过，人人都知道，亚当斯夫妇更加清楚，亚当斯先生已经被撤出战场。

国会经过长期讨论，核准总统的年薪为二万五千美元，包括一处舒适的住房。副总统的年薪是五千美元，没有房子和其他费用，甚至没有雇秘书的费用。约翰听到消息非常惊骇。难道这是对他个人的一记耳光吗？抑或是对副总统职位的轻蔑？虽然在副总统和总统之间只有一肩之差。这是怒火冲天的他提出的反问。

“我当然可以问一些实际的问题，”约翰抱怨说，他在后花园边上的卧室里踱着步，“那么少的钱，怎么在纽约生活？怎么满足职位强加于我们身上的那些义务？”

阿碧盖尔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可以对付过去的，约翰，一个星期只搞一次招待会、一次宴会，自己的消遣节俭一些，不要去需要专门礼服的剧

院和舞会，少买书……”

他呻吟道，“这是我们的生命循环周期呀。”

她平静地答道，“总统已任命威廉上校为纽约地区的警察局长，娜布的生活已有着落了。彼得可以把我们吃的肉、家禽、水果蔬菜、黄油鸡蛋送来，这儿买这些东西都很贵。我们能凑合的。”

“太勉强！”他咬牙切齿道。

“约翰，我们不比以前差，正如你几年前说过的，我们挤奶牛的奶，而不是挤政府的奶。”

“但我就是被挤的奶牛呀！”说了这句笑话后，他感觉好点了，多肉的脸颊上有了点红晕，“在无法可想的时候，就必须忍受。我同情你，亲爱的亚当斯夫人，平衡收支的负担再次压在你身上了。”

得知他们的朋友杰伊已经接受了年薪四千美元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职位，他们的遭遇就变得容易接受多了。汉密尔顿是联邦党的法律、金融奇才，做美国财政部首任部长，将收到三千美元的薪水。而汉密尔顿的律师事务所刚刚开始赚大钱，作出的牺牲非常巨大。

约翰崇拜汉密尔顿。他的一些上乘佳作是同杰斐逊的年轻朋友詹姆斯·麦迪逊以及杰伊轮流合写的，发表在《联邦党》上，这些文章在劝说顽固的纽约人批准宪法时发挥了作用。他如今已忠诚地支持约翰，这使得阿碧盖尔认为，关于汉密尔顿故意破坏约翰当选的消息，属于已经充斥政府圈子的恶毒谣言的一部分。

为了补偿自己轻信恶言的罪过，她特地宴请汉密尔顿夫妇，同时还邀请了他们亲密的马萨诸塞友人，家乡的两个参议员，凯莱布·斯特朗和特里斯特拉姆·多尔顿，两人都是约翰的哈佛同学。伊丽莎白·斯凯勒·汉密尔顿出身纽约最

古老，且有财有势的家族之一，她有着一张带凹下巴的瘦削的脸，十分富有表情的黑眼睛，还算迷人，穿着最优美的英国时装。她几乎疯狂地爱着丈夫，奉如神明。

在亚当斯家宴桌上，她很快就发现汉密尔顿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天生一个天才脑袋，对于计策有着无可满足的胃口。他那贵族化的英俊大脸上，有着一双占有欲极强的眼睛，上面是称得上庄严的眉毛，还有一只有力的希腊神式的鼻子，一张性感而放纵、却又坚定的嘴巴。他笑容可掬，对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有吸引人的。汉密尔顿魅力无穷，才思敏捷，自然成为男人们的领袖。他原是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母亲是尊贵的土著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父亲是苏格兰人。他后来做杂货店穷学徒，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往上升，终于成为华盛顿将军在独立战争期间最信赖的助手之一。他这人情绪不稳，喜欢卖弄本事，战争中仅仅因为猜疑华盛顿小看自己就辞官而去。然而凭着纯粹的智慧，他又杀回来担任华盛顿最信任的顾问。他是联邦党的幕后组织者和操纵者。

正如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话剧的主角一样，汉密尔顿主宰着亚当斯的家宴。马萨诸塞来的人对他着迷，也有一点反感。他对于这些平凡的新英格兰人来说，精神上太过俗丽了。他们对于被他迷醉而感到不安。

阿碧盖尔认为，汉密尔顿夫人是自己曾见过的最文雅、最有教养的女士，但阿碧盖尔没有被她外表的脆弱所欺骗。

“她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客人散去后，她对约翰说道。她再次想起选举中的谣言，又说，“我认为汉密尔顿的计划不包括我们……信我的话，我们还没有重要到能挤入他们的圈子的地步。对汉密尔顿来说，我们是乡镇的自耕农，正在履行无关紧要的工作。他从来没有替我们想得再远了。”

阿碧盖尔发现，生活在纽约比波士顿要简单些。尽管这个城市以它的毫无节制而出名，但它的社交娱乐却少些挥霍。在她自己每周的宴会上，她招待了总统和华盛顿夫人，以及他手下各部门的首脑，然后在下面的几个星期里招待那些把夫人带到纽约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接下来招待那些不得不抛下家眷挤在寄宿处的立法者们。

对她现在所招待的客人，她能从 1774 年约翰从大陆会议回来后对他们的描述中辨认出很多人来。在纽约迎接他们时，她依稀又看见约翰当年在乡下卧室描述全体立法委员的情景。

“理查德·亨利·李来自弗吉尼亚，是一个高瘦的高明者。”他现在是参议员，“来自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明智的判断，但他摆手时，天才漫画家贺加斯也画不出比这更欠优雅的动作了。”谢尔曼现在是众议院的一个领导人物，“约翰·杰伊努力学习，很会演说。”他现任首席法官。

在她的饭桌上舒适地吃饭闲聊的，还有来自新罕布什尔的约翰·兰登参议员。亚当斯于 1777 年底正在朴次茅斯港审案子时，是兰登首先告诉亚当斯，国会要派遣他去法国。这儿还有约翰的一些老伙伴，如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尔，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利奇，宾夕法尼亚州那腼腆羞怯的商人乔治·克莱默，还有许多同约翰一起拼力建立这个政府的其他人。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强有力的维系，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他们多年的心血结晶可不能从地球上消失啊。

约翰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从不错过一天地去主持参议院

的那些冗长而往往激烈的辩论。他已经中止了多月来和参议员们斗鸡似的争吵，学会了中立，自己不参加他们的讨论。阿碧盖尔对争辩的细节了如指掌。当那些和坐在台上的约翰争吵最激烈的人来到里士满山宅，参加她的和事老家宴时，他们的最大抱怨是：“他的工作是主持参议院，而不是领导它呀。”

不管怎样，他成了一根力量的支柱，他这个下颚有垂肉的矮壮汉子就代表了宪法和政府。

约翰对家人吐露说：“在我们至今的每一次国会斗争中，都有人诅咒我们的政府维持不了多久。除了南方人之外，新英格兰人也批评它，然而我们继续存在的每一天，都是通往永恒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

查尔斯从哈佛毕业后，就在纽约住下来，在约翰·劳伦斯律师事务所忠实地看书。阿碧盖尔了解到，她以前听说的关于他的不良举止的传说都属实。他犯下了波士顿人所谓的“年少的愚蠢恶行”，同那些寻欢作乐的团伙来往，已使新英格兰人大皱眉头；当年毁了罗亚尔·泰勒名声的，也就是这种恶行。

现在他正在改过自新。他停止寻欢作乐，每天早上伴父亲步行到联邦大厅，然后继续向前走到劳伦斯事务所，四点钟他和父亲一起回来吃饭。他整晚在房间学习，只和父亲或史密斯上校做伴。阿碧盖尔奇怪，为什么在周日查尔斯如此频繁地陪姐姐去长岛，并且整天待在上校家中？还有莎莉·史密斯为什么定期拜访住在里士满山宅的嫂嫂娜布和侄儿？莎莉是史密斯家的四姑娘，二十岁，有着一副高挑的优美身材，一张漂亮的脸蛋，举止大方。阿碧盖尔从来没想到，十九岁的查利还有三年的学徒生涯没完成，更要捱过更长的时间才能赚足钱维持生活，却会在这时候愚蠢地陷入情网。但查利是

亚当斯家孩子中最活泼的人，最不容易受僵化的清教徒血统和清规戒律的控制。他因不慎而坠入了情网。

娜布很高兴又能和父亲同住。她很能干地使唤着仆人们，这样阿碧盖尔和客人都不知道，经济困难在不断涌现。史密斯上校作为警察局长，再次成为重要人物，负责对那些试图走私或欺骗联邦政府而不依法纳税的船东实施逮捕。娜布感到好笑。

“我是泡在关于昆西家族、博伊尔斯顿家族、史密斯家族、亚当斯家族六代人是如何骗过英国海关、走私糖蜜的传奇故事中长大的。”

约翰坚持要求参议院为总统创造一个高贵的头衔，目的是使欧洲宫廷知晓此职位的庄严神圣。参议院断然拒绝了，说宪法宣布首席行政长官应该称为“美国总统”，他们和众议院就这样裁定了。约翰基于英国国王参观议会的盛况，希望为总统参观参议院制订一套复杂的礼仪，由此给全世界留下这种场面高度庄严的印象。参议院同意总统可拥有一个专座，就此为止。约翰和阿碧盖尔走下陡峭的小道，来到哈得孙河，他带着她航行在9月的和煦微风中，口中抱怨着：

“我控制这条船的力量，比引导参议院的权力还要大。我已经知道了，副总统是我们新政府中最不重要的职位。我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根本没有权力做任何好事。我只是威尼斯的空头总督，一个可以给钟表上发条的机械工具。”

阿碧盖尔倚靠在船尾，让阳光照耀在脸上，眼睛盯着泽西海岸。

“对于看不起本职工作的人来说，你算忠实的。你从不错过一个小时的辩论。”

“我以后也不会的。我知道自己的职责。但这个职位不适合我的性格，太闲散。我一再渴望离开这个议长席走到会场

中，阐明主题……。但是不能这样做呀。不错，我曾经很想要这个职位。……”

“不能说你是完全的不参与。我听说，你的一些打破平局的投票曾引起狂怒。”

他的眼睛变成暗绿，正如正午太阳下的哈得孙河。

“那些日子给我带来了精神的复苏，无耻的辱骂就不在话下了。”

参议院原本应该属于联邦政府，但实际上它是由丧心病狂为本地区局部利益服务的人所组成的。大家都同意中央政府需要钱来运转，同时也同意其他的家伙应该出钱。约翰反对对马萨诸塞州主要的进口产品糖浆课以关税的提案，关税于是降低，他因此被强烈地谴责为新英格兰的副总统，而不是美国的副总统。直到他投下关键一票，决定对宾夕法尼亚州也在生产的进口块糖课以关税，宾州人才对他表示满意；他否决了一项盐税提案，而盐税将会损害小农利益，于是西部各州至此方才认为他的判断是诚实并且公正的。此后，他又投入了关于总统是否有权不经过参议院批准而撤换他的部长的辩论，约翰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愤激的语言。参议院用如此大叫和咆哮表明，他们认为这是在进一步诈取他们对于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一系列私下的、雄辩的、有根有据的法律论据，约翰逐一击败了对手，直到选票处于平局，于是他投下了决定的一票。总统的力量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这场斗争引起了奇怪的反响。有传言说，约翰·亚当斯为增加总统的权力而斗争，是因为他期待有朝一日接过这个职位，并且还想加强它的机构，以便构筑控制美国政府活动全过程的合法权利。总之，要成为美国的君主！

阿碧盖尔睁大眼睛。

“约翰，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我想成为君主的那些说法？”

“有朝一日你可能成为总统的说法？”

“难道你没有想到过？”

“仅仅是在空闲的时刻，它不由自主地咬啃我的脑海深处。这是一个陷阱，不是吗？华盛顿夫人昨天告诉我，她的进进出出很受管制，感觉就像政治犯。”

约翰倚靠在楼上阳台的栏杆上，他的谨慎的话在风中飞扬着。

“难道我会成为总统吗？谁知道啊？华盛顿总统只要愿意，想任多少届就任多少届。但是我会当选吗？在参议院坐山观虎斗长达四年之后，我难道还愿意靠边坐，看着他们再讨论四年？这种刑罚我甚至不愿意判给我最大的死敌。”

“对了，还是留给自家吧。要是再次当选，你还是要干下去的。这条路不走到底，是无法离开的。”

约翰叹息着。强烈的感情折磨着他。

“我想当美国总统吗？当然想！如果不想要祖国所给予的最高职位，那就是傻瓜。”

他坐回到椅子上，只坐在边上。

“我们许多亲戚和老朋友都对我有怨气了，因为我没能在政府里给他们找到工作。他们不相信，华盛顿总统任命威廉上校为警察局长，是由于他在战争中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助手，他们指责我用我的影响……。”

他的声音小下去。阿碧盖尔知道这是事实。默西·沃伦抱怨约翰没有能为她丈夫詹姆斯找到高官厚禄，因为她觉得他贡献了多年，理应得到提拔，于是就赌气不再和阿碧盖尔来往了。理查德·克兰奇非常需要一份工作。科顿·塔夫茨大夫的弟弟，他们了解甚少的，也来申请。还有他们的老朋友罗伯特·特里特·佩因想当联邦的法官，詹姆斯·洛弗尔

想成为波士顿港的税收官，还有埃比内泽·斯托勒，曾平息谢斯起义的林肯将军，活跃号轮船的莱德船长想当海军军官。百十个出色服务很久，并且需要职业的人发出的恳求信，拥至约翰手上，甚至有给她的信。

约翰没有任何工作可提供。惟一他能公开任命的是参议院秘书，已经给了马萨诸塞参议员知道约翰需要的人，塞缪尔·奥蒂斯，即詹姆斯·奥蒂斯和默西·沃伦的兄弟。他是称职的，亚当斯夫妇希望这个任命能安慰默西，事实上却没有做到。

大陆会议几乎连续开会。但新的参议院和众议院计划在9月底休会，这样议员们就能回家照顾他们的家庭、职业、生意、农场了。这次暂停对于约翰是一举两得：那些由于私下的、往往无意义的辩论而拖延的任命和立法，现在可以贯彻了；同时，副总统可以恢复本性了。

7

约翰尼回来度一个月的寒假。他坐在母亲的法式写字台前，过目家里的账簿，这张写字台从韦茅斯的牧师公馆远游到亚当斯家农舍，再到博兰庄园，再到现在的里士满山宅。他要求查利参加算账，这样他自己回到纽伯里港之后，查利就能把这一工作接下来。

“我不喜欢这些实际问题，”查利抱怨道，“可以试试，但不要指望我平衡账目。”

阿碧盖尔感到好笑，“在你父亲去政府供职的十五年内，我们从来没有平衡过。我们干嘛要从你开始呢？”

有时，约翰尼陪父亲走进众议院听辩论。参议院对外人是不开放的。他和约翰、查利在黄昏时回家，对于吵闹、意

见分歧、个人恩怨、宗派世仇表现出目瞪口呆的表情，便在饭桌上大声说：“听完一天的众议院辩论，假如要做什么评论的话，我只能说，这个政府永远无法运转；再有一名议员大声疾呼一声的话，立法机关就会震得四分五裂了。”

“参议院好像也是这样的，”约翰答道，“千万不要以为，天下就没有希望它分裂的人。”

“那么，是什么在维持着机器运转呢？”约翰尼询问。

“很多东西：华盛顿拥有崇敬，能人愿意供职，参众两院都有几个聪明人，能把不聪明者控制牢，强迫分歧的意见得到妥协，十一个州已经批准宪法，而且北卡罗来纳也要通过了。”

“约翰，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阿碧盖尔说，“难道这还不是因为我们无处可去？如果我们允许不满现状的人瓦解我们，我们会变成什么呢？一个君主国？一个无政府组织？一群城邦，就像意大利？一个汉萨同盟，学德国城镇的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可以依赖，所以不得不使这个共和国运转着。”

“听好啦！听好啦！”是查利的声音。

约翰补充说：“妈妈说得对，我们无处可去呀。我们能够使这个政府维持、运转下去的一个小时，一天，就是我们多生存一小时、一天的保证。就为此，华盛顿总统下个月要去新英格兰。尽管我们为他们的航运、实业做了那么多，但他们仍在抱怨。总统要亲临现场，重叙旧情，结交新友，向新英格兰保证，我们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知道，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些。”

阿碧盖尔笑了。

“但总统请你同行啊。”

他只会离开几个星期。由于政府休假，纽约城似乎已经

安静下来了，阿碧盖尔乘马车进城，带卡斯蒂斯小姑娘出来游玩，她是马莎·华盛顿第一次婚姻生的孩子的女儿。那天下午华盛顿夫人来喝茶，几天后就邀请亚当斯全家去吃饭，并且去听了那个季节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她对阿碧盖尔的器重，不仅是给予亚当斯夫妇的强有力的信任票，而且是不同地区间相互信任的表现。

约翰的信件到了。华盛顿总统在剑桥受到盛大的欢迎，1775年，他就在这里接受了大陆军队的指挥权。新英格兰人再次带着热情迎接他。难道不是他把波士顿从英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他只要一出现，就足以化解敌意，消除人们对联邦政府是潜在的敌人和暴君的恐惧。

只有汉考克州长那长长的翘鼻子气歪了。尽管他邀请了总统参加自己宅第里举行的非正式宴会，但他没有在总统抵达法院街私人旅馆的当天下午对总统先作礼节性拜访。华盛顿的谦逊可不包括对美国总统的这种有意冒犯。他拒绝参加汉考克的宴会，却转向了第一次大陆会议的老朋友，即“亚当斯两兄弟”。华盛顿由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亚当斯左右伴随着，雄赳赳地进入波士顿，穿过州府广场的装饰拱门。星期天在国王教堂里，总统又坐在亚当斯两兄弟中间。

约翰和母亲、弟弟彼得一起住了几个星期，从上门锁的家里装了几箱书运到纽约。阿碧盖尔给约翰和姐姐玛丽写了一系列指示，希望在冬天剩下的日子里能够有粮食等供应。她请他们砍下地里的木柴，运来纽约。因为她买的橡木和胡桃木太贵了。

“黑啤酒在地下室，你们或者运来，或者处理掉，否则会结冰的。红葡萄酒以及你们选定的其他东西，可叫布里斯勒运上船……还要二百块奶酪，黄油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大夫照管的马车、马雪橇和一只马鞍，还有那把锯子都要运

来，我们会用上的。……请告诉布里斯勒带给我三四十打鸡蛋。……还有搞六蒲式耳的麦芽，我也会非常高兴……。”布里斯勒已回到布瑞特里妻子的身边，但没能找到和阿碧盖尔所付报酬一样高的职业：一年二百美元，外加衣食，为此他准备带上家小回到纽约。

有关法国的起义的消息，他们错得不能再错了。消息从可靠的观察者那里慢慢透过来，显然推翻现政权的活动已经掀起了。到 1789 年 8 月份，由中产阶级、商人和工匠组成的第三等级，已强迫贵族、僧侣放弃了世代承袭的特权。尽管他们允许路易十六继续做国王，但国王却被迫承认，那些已经在每个镇、每个省起来选举议会的法国人民，是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农奴制废除了，税收“按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收入的比例来缴纳”。当初有过一些暴力行为，焚烧征税关卡和乡间别墅，农民撕毁了曾奴役他们的领主契约，开枪打死个把顽抗的地主，割走他们的庄稼。几伙流动骚乱者同国民卫队发生了冲突。但是一旦通过了人权宣言，并产生了一个新法国，所有的法国人服从同一个法律，所有的职业都是开放的，这样，和平便降临了。新宪法正在起草，路易十六只好承认。

美国人听了兴高采烈。法国现在是他们的自由兄弟啦。阿碧盖尔当年从巴黎海滨出发旅行时，曾见过农民惨不忍睹的贫穷；她曾感觉到，当国王和随从到圣母院感谢王子的诞生时，那些排列在街道两旁黑压压的人墙中充满了仇恨。但法国人民几个世纪来一直深受压迫，养肥了贵族、地主、教会、国王，还有冷酷无情的税收官。她不太懂法语，这限制了她同法国人民的接触。当然，她同拉菲特侯爵的友谊不可能使她相信，暴动已经迫在眉睫，而拉菲特会成为其中的领头者之一。

但约翰在法国待了将近十年，他能流利地用法语说话、写作，结识了不少法国贵族、僧侣、军人。他广泛地讨论过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著作，狄德罗、达朗伯、伏尔泰、卢梭，他知道革命正在形成吗？

“从事后来看，我是知道的，然而当时没有。我知道法国愈来愈债台高筑，因为找不到买法国的债券的买主，她面临破产。我知道贵族鄙视国王，并且使他戴绿帽子，除了勾引淫乱的王后之外，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我知道宫廷的奢侈正在压垮人民；来自比较人道的牧师和贵族的所有请愿都被置若罔闻。我知道在外省发生了为面包和盐的起义。我就此知道法国人民将发动一场同我们一样的革命吗？坦白说，我不知道。我也不记得本杰明·富兰克林与托马斯·杰斐逊预言过这场起义。或许必须做法国人，才能从骨子里感到暴动正在酝酿中。”

当法国新宪法的首批报道到达后，约翰的激情冷却了。法国人民没有产生一个力量平衡的政府。议会已辩论过，然后否决了成立第二个立法议院的主意，因为它不肯分割或共享自身的权力。没有建立司法系统来检查议会的法案是否合法。作为行政长官的国王已无权了。

约翰道，“议会自立为极权政府。这是第一个危险的瑕疵，任何能控制这个议会的一名或多名议员，都将能统治法国。而那种统治意味着毁灭。”

正如任何美国人一样，他希望法国革命能成功，并希望法国成为一个共和国。然而他感觉，她现在所走的路，只能导向流血和毁灭。

国会于1790年1月7日重新开会。在上年的11月份，北卡罗来纳州批准了宪法，并被联邦接纳。约翰和参议院都没有像第一期会议那样多次争吵。他们已检视了对方的能耐，建

立了协议的程序，也就能更好地服从对方。阿碧盖尔安定地进入了严冬，燃了六个壁炉，使室内舒服起来。

没有约翰尼，却有汤米回家度过假期和1月份，汤米由于在学习上过分努力，母亲遗传的风湿病定期发作，变得瘦削而苍白。他是亚当斯三子中最不聪明的，但他不打算让这一无紧要的缺陷影响他得到和哥哥一样的好成绩。阿碧盖尔给了他一种催吐剂，服过以后他感觉好多了；然后她试图让他和查利一道吃饭而养得胖些，查利的发福令人骄傲。查利同莎莉·史密斯的恋爱只有娜布知情，他对娜布说：“我的两个兄弟都过分用功，把身体搞坏了。感谢上帝，我家还有一个男人清楚地知道享受生活。”

阿碧盖尔的家庭仍有十八人。大家庭的主妇永远不会没有纠缠。波莉·泰勒是从布瑞特里带出来的，脾气狂暴，经常发泄到其他帮手的身上，使阿碧盖尔失去了很多好仆人。她的女厨师们酗酒，时常发生粗鲁的谩骂。不过还有詹姆斯，他十四岁，是有着生气勃勃脸庞的无家可归的黑人男孩，朋友们劝说她把他收到亚当斯家做学徒。他帮着收拾马厩和花园，所得到的回报是给他受教育。詹姆斯不久就成了家中的宠物。每天下午，阿碧盖尔都抽空让他来客厅识字。他聪明、肯学，学起来很快。还有埃丝特和布里斯勒住在下面山坡的小房子里，在他们共同的管理下，这个家庭正常运行着。

她恢复了她的国事宴会。在一个星期中，她招待外国外交使团，法国的临时代办路易·奥托、西班牙公使馆秘书何塞·伊格纳西奥·德·维阿、荷兰的驻办公使彼得·约翰·凡·伯克尔。下个星期，她为五个分别来自宾夕法尼亚、南卡罗来纳、马萨诸塞、弗吉尼亚、马里兰的新近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举行宴会，同时还有一个贵客，他们的老朋友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她还招待了现有十二州的来访州长，以及

其他高级官员。

1790年3月21日，杰斐逊终于抵达纽约，接管了国务卿的职位。亚当斯跑到杰斐逊下榻的城市旅馆，并把他带到家里参加家宴。经过四年的分别，这是一次快乐的重逢。杰斐逊很快就公开了帕齐结婚的消息。看上去他比在巴黎、伦敦时年轻一些，脸颊上的凹陷更深了，长长的、贵族化的鼻子也更小了，但他的眼睛在温柔且洞察一切的凝视中，显得不那么悲伤了，更有同情心了。他很高兴约翰做了副总统，并且说了出来。约翰非常高兴杰斐逊最终加入了这个地处纽约、十分需要他的智慧和才能的政府，并且也直言相告。

8

每个星期天早晨，如果天气宜人的话，他们就去教堂做礼拜。宗教生活正如他们住在法国、英国时一样糟，因为纽约没有公理会教堂，而亚当斯家族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

“真是意想不到，”阿碧盖尔从长老会教堂回家时叹息道，“每个礼拜天我都怀念威伯德牧师，听他的布道真正是享受。”

昨天晚上下雪了，他们乘着雪橇。约翰曾把这副雪橇藏在科顿的牲口棚里，这次又带回了家。约翰的声音盖过了嗒嗒的马蹄声：“我惟一喜欢的三次布道是由新英格兰的客座牧师举行的。一两年后，我们将会足够的新英格兰人在纽约组成自己的教会。现在嘛，坏的布道总比没有好。”

娜布和威廉上校的处境不太好。警察局长的差事薪水很低。根据政府的规定，上校可以从走私者和假造货物清单的船东的罚金里提成较大的比例，但违法者少得可怜，国家日趋繁荣，除了舶来品，国货也有市场。船东和船长都很小心地报关，大船付的关税高达三万美元。这对于政府来说不无

小补，可史密斯上校却难以度日。

“他为什么不在伦敦坦普尔法学会报名呢？”约翰咆哮道，“如果受过英国法律教育，现在在纽约开业生意一定不错的。而他得到了什么？”

“纽约城里一所房子，他昨天租的。他们准备在5月1日搬家，这个时候所有的纽约人都在搬家。”

约翰盯着她，难以置信。

“是他告诉你的吗？”

“没有。”

“为什么要搬家？”

“显然住在城外妨碍了他的活动。”

“做什么呢？喜欢潘趣酒？他赚钱少之又少，怎么养家□□呢？”

“不知道。我想他母亲会帮忙的吧。”

“娜布恐怕不喜欢这样。”

“她又怀孕了。”约翰不吭声，她继续低声说，“我乞求她不要这么快生孩子。四年生三个了。”

华盛顿总统夫妇也要搬家。百老汇的麦科姆宅第原来是由法国公使居住，现在空出来了，总统就租了下来，出大钱进行了装修，装上灯具，铺上绿地毯，扩大马厩，可以容纳十六匹马，还为来自弗吉尼亚的十四个白人仆从、七个黑奴腾出地盘。出游时，他有一辆由六匹匹配的奶油色马拉的漂亮的马车。没有人谴责他有君主倾向，这种指控仅限于副总统，而约翰仅仅是在参议院宣扬了华盛顿日后的光辉实践，即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最新行政长官必须得到恭敬和尊严。

春天很严酷，又冷又潮湿，下的雪比整个冬天还多。阿碧盖尔由于风湿和发热卧病在床。流感正席卷全城。

华盛顿总统感冒病倒，几天后发展成了肺炎。发布的报

道说，“总统的不适症状无甚大碍”；同时又派快马去费城，请来第四位医生，一名外科医生。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总统病情严重。不幸的消息传遍全城。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议员们站在华盛顿宅第的门厅内，含着泪。亚当斯夫妇第五天下午去了一下华府，随即回到家中，一位医生悄悄透露，总统的性命有虞。

他们来到楼上的卧室，约翰关好门，似乎要与世隔绝。他脸上汗水淋漓，讲话急促，思想不连贯，倾吐着自己的感情。

“这不可能……。我们不能失去他……。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确保了政府的运转。……。他将铺下基础……。我们需要他……。很多年……。”

他从背心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擦湿漉漉的脸庞。阿碧盖尔慢慢地说：“我害怕许许多多东西，我祈祷千万不要体验到它们。”

第二天早上，她去华府看看是否能帮点忙。她坐在小起居室里，这时华盛顿夫人从总统卧室出来了。

“他快要死了，我刚刚听到他喉咙里的咕噜声。”

眼泪涌入阿碧盖尔的眼中。她用一只胳膊抱住玛莎的肩膀，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华盛顿夫人进入了另一个房间。

阿碧盖尔乘车回家。约翰蜷缩在楼上起居室的大椅子上，看了她一眼便把头埋在手心里。她坐在对面，充满了对总统的怜悯，为他夫人感到难过，同时也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国人感到惋惜。

几百万人次的祈祷，同医生开的詹姆斯粉剂，混合在一起。那天傍晚，总统大量发了汗。危机过去了，举国欢庆。

约翰由于不能在参议院发言而沮丧。他转入自从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政体一辩》之后两年内的首次连续写作，思

考了很多事情，并且在历史书的页面边缘上做了大量注解。他把书本知识和远见卓识的全部力量都关联起来了。阿碧盖尔看到他重新拿起笔，很是高兴，她常常想，他做历史学家比做政治家开心得多。

这个作品计划作为一个系列，刊登在《美国报》上。他的主要论点是人的不可完美性：野心、嫉妒、不服、贪婪、虚荣：人类将永远不会，也不能消除它自身的这些品性。惟一能够强迫人们循规蹈矩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把这些弱点考虑在内，并且加以遏制。他不相信乌托邦能在地球上实现，也不相信，如《独立宣言》声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任何政府所能做到的，无非就是给人民以自由平等的机会；但没有一个社会能使所有的人平等地得到那个机会。阿碧盖尔读着他那有力的手迹：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朋友法国国民议会已废除了所有的差别。但是不要受骗上当，我亲爱的国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已经均分财富，并且平分所有财产了吗？他们使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同样聪明、优雅和美丽了吗？他们消灭罗什福科、诺阿耶、拉菲特、拉穆瓦尼翁、内克、米拉博之类的姓氏了吗？他们已经把全国的档案、编年史和历史书都付之一炬了吗？……他们已经烧掉所有的画像，打破所有的雕像了吗？”

她从文稿上抬起头。

“约翰，在民主国家里发表这种观点明智吗？”

“历史事实总得考虑在内，否则我们怎能建立长治久安的共和国呢？难道美国所有的人都能当总统、首席法官、财政部长、外交部长？不可想象！我们必须找那些受过最好的训练的人才。……法国也必须找这种人，在行政、议会和法院部门分配这些人。那些占领巴士底狱的巴黎街头暴民不能统

治国家。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必须一律平等，但是在管理复杂的政府机构的能力上是不可能平等的。”

“同意。但是这又会使人攻击你相信贵族制的观点复苏。”

“我确实相信思想上、智力上、精神上、意志上的贵族制。”

更使阿碧盖尔不安的是，约翰对于世袭官职的价值的思辩内容。她在伦敦的时候就警告过他，那时她在读《辩护》的手稿，认为他对于好的君主立宪的赞扬，将会带给他赞成君主制的指控。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自耕农和补鞋匠的儿子仅仅是在做历史的考察报告。这本书出版时，这个事实并没有帮助他；当时有许多人指控他搞君主主义，且这种指责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这些新的文章将重新唤醒那些批评家，把约翰自己暴露在对手的猛烈攻击之下。

当《讲话》发表在芬诺的《美国报》上之后，刻毒的攻击超过了她的最坏打算。人人都知道了约翰的观点所在。他是搞君主主义的！难道他没有在参议院投了打破平局的一票，给了总统撤换行政长官的权力吗？难道他没有写信给各州的朋友，极力主张加强总统的否决权吗？难道他没有一次次地强调，总统必须是制约立法过度行为的保护屏障吗？他的关于“世袭参议员”的言论，被同他的所谓反法情绪相提并论。批评者的恶毒攻击不绝于耳。因为法国革命是一场人民运动，约翰·亚当斯是贵族，所以才反对它！

这是无中生有，约翰感到愤怒，受到了伤害，就回到书桌前写了抗议信：“我是君主制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我赞成定期选举所有三个部门的人员。”

他的大声警告，就会使他成为法国人民的敌人，即那个腐败无能的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吗？恰恰相反，他希望法国也达到同样的自由和稳定，而美国正在慢慢获得这一点。让他们接受

警告，然后达到民主的三权平衡。所有其他的道路，

都会倒退几代，恢复暴政。

9

公众普遍抱怨，国会整天开会不做任何事。约翰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指控；国会举行了大规模的辩论，只是几乎没有完成任何事。有两项紧急议案需要马上通过：第一项是基金议案，联邦政府要承担战争中产生的所有各州债务，还要制定联邦借款的统一计划，接下来对所有债务最终还本付息。这项议案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订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这项议案正在获得批准。第二项是关于把全国政府设立于普遍能接受的地点。

阿碧盖尔提出了这个所有纽约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不在这儿呢？人民已经花了五万美元整修联邦大厅，为什么我们大家还必须整装搬家呢？”

约翰总是希望能回到政府诞生地费城。

“众议院已投票决定，下一个十年去费城，然后搬到波托马克河边的一个永久场所，那儿将兴建一个全新的联邦都市。杰斐逊和麦迪逊正为我们的税收议案争取南方人的选票，而议案中大多数条款是南方人所害怕和憎恨的，他们要求把定都南方作为附和的交换条件。对我来说，这是双方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夏天变热了，娜布在城里的小盒子一样的家里受罪，上校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他正在实施赚大钱的计划。不久他们将在长岛买下一处地产，过上奢侈的生活。

伊丽莎白·萧生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克兰奇·诺顿在韦茅斯牧师公馆产下儿子，娜布生下第三个儿子，汤米从哈佛毕业了。阿碧盖尔沮丧地想道，由于环境所迫，三个儿

子的毕业典礼她都没能参加。汤米悠闲地向纽约进发，而且马上消失了音讯，好几个星期父母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到8月中旬，约翰尼在波士顿自己家的前厅住下了，准备在父亲过去的事务所从事律师业。他在附近的一个人家搭伙，写信告诉父母说，他发现波士顿的律师人满为患，手上没有委托人，也没有前途。当他最终真正得到一个诉讼时，一个一直和他作对的老律师又狠狠击败了他。约翰尼很想放弃。他还觉得，他已二十三岁了，不好意思还从父母那儿拿钱了。

8月底，阿碧盖尔最后一次拜访了华盛顿夫妇在纽约的家。华盛顿夫人拉着她的手说道：“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夫人，我们在费城再会。”

阿碧盖尔答道：“这是我所期待的，亲爱的华盛顿夫人。同时相信你会发现弗农山庄一切都好，并快活地度过来之不易的假期。”

华盛顿夫人微笑着，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必须先在费城停一下，找合适的房子。离开纽约我会感到遗憾的，除了弗农山外，我在这儿最快活，要是首都现在就设在波托马克河边，而不是10年以后有多好，那样离家多近啊！但总统对于朗方先生的联邦首都初步蓝图非常满意。它将同凡尔赛宫一样美丽，同巴黎一样广阔，林荫道连接公共建筑，大楼都是发光的白石建成，有运河、喷泉、公园。我们可望建设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

约翰对于法国新政府不稳定的忧虑，看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的老朋友拉斐特侯爵已在议会里提议，要求设立第二院。他基于美国的《人权宣言》，帮助起草了法国的《人权宣言》，并当上了土伊勒里的市长，还劝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搬到巴黎，在那儿他们可以处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国王和王后在议会宣布承认新的立宪政府，教会被改组，它

的巨额财产也由国家控制了。

9月份，约翰从费城回来，说已租下了布什山庄的三座楼房，离费城有两里半，位于斯凯基尔河边，在一座山顶一字排开。主房有三层楼高，砖结构，正面有七个有秩序排列的大窗户，正门在中心窗户下面。接下来是木制的马厩。在整齐划一的建筑物的尽头，有一个立着砖柱的漂亮马车房，后面是一个小树林，石子路四通八达，有足够的空间搞花园。

阿碧盖尔听后大声说：

“但愿有淑女用的诅咒语，叱责我那糟透的判断力。娜布搬家带走家具以后，我竟然去乡下搬剩下的家具，家具从箱子里拆出不到一个月，现在又得打包装运了。”

尽管她提前相当长的时间发运家具箱子，而约翰预先安排油漆了砖屋的内部，但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发现屋子里挤满了油漆工和木匠，而房间内却椅子、寝具全无。由于他们有十六个人，他们的钱只够在旅馆住一个晚上。布什山庄已有四年没人住了，又冷又湿，砖石和灰泥里积聚的湿气从新油漆里渗出。汤米终于到家了，他昼夜烧木头，以便烘干墙壁。

家具来了，同时来了许多表达良好祝愿的人，家里的朋友，还有政府的朋友，都来问候。费城社交界张开宽阔的臂膀欢迎亚当斯一家。约翰曾在大陆会议期间结下不少旧交，有邀请他们喝茶的，打牌的，还有邀请他们参加晚会、宴会、舞会的。他们和华盛顿夫妇、部长及他们的夫人们参加了一次聚会，阿碧盖尔发现他们的舞跳得非常好；他们第一次去看戏，剧院同她在法国见过的任何装饰华丽的剧院一样，演员们在欢迎他们时宣布，一个包厢将永远对副总统及其随员开放。话剧的名称是《造谣学校》，演得非常诙谐。阿碧盖尔不禁想到了罗亚尔·泰勒，他的剧本就是根据他们正在观看的

话剧改编而成的。她听过他在娜布和她面前有声有色地朗读这个剧本的片段。泰勒如今已是广受当事人和法律界人士尊重的律师了，据说他对于法律历史背景的掌握，属于亚当斯以来年轻人中间最最透彻的。他的剧本持续成功上演，还在期刊上发表了诗歌。总之，他是功成名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水平和成就也会不断积累的。而威廉上校呢……他在无意中辜负女儿了吧？

房子前面的保护性树丛，在英国军队于 1777 至 1778 年占领此城时被砍下当柴烧了，如今屋子光秃秃面对着世界，饱受 11 月中旬冰冷的寒风的摧残。汤米的急性风湿病发作，五个星期不能使用胳膊和腿，靠人家把他从床上抬到长沙发上，像孩子一样喂饭。波莉·泰勒接着得了胸膜炎，开始发烧，放血疗法和发疱疗法都不奏效，其后是路易莎病倒了。

埃丝特也卧床的时候，阿碧盖尔悲哀地说：“我真的需要一队护士呀，而得到的却是为我们专门举行的正式舞会的请柬。你看，约翰，我来费城之后，差不多掉了 20 磅。”

尽管她没有任何护士，却得到了城里最好的，甚至是心情最愉快的医生的服务，此人叫本杰明·拉什。就是他率先写信，告诉约翰已当选副总统。作为报答，他要求约翰把政府搬到费城。现在他在亚当斯的布什山庄查病房，用他的优雅、活泼、有教养且感情奔放的混合处方给病人放血、起疱、洗肠，同时还分析道，为什么美国第二任总统不是别人，恰恰是亚当斯本人。阿碧盖尔大声说：“我的天！我都无法知道如何捱过未来的几小时，怎么还预测几年后的想法呢？”

拉什博士是个自行其是的人，他建立了一种新的医疗制度，写作医学和政治方面的书籍，并在宾夕法尼亚医院开辟了全国第一家免费诊所。阿碧盖尔意识到，他正在实现顿·塔夫茨在她身上唤起的全部梦想。

汤米恢复了健康。约翰送他去跟一名费城律师做学徒。汤米的雄心是跟父亲及两位兄长一起开业。

纽约传来快件，是娜布的信。威廉上校也不事先通知妻子，就乘船去了英国，根本没有解释出国的原因，平时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他有个宏大的生意规划。他要去收回父亲在英国的债务，可以赚回的钱将超过费用。按阿碧盖尔的推测，他给妻儿四口留下的生活费少得可怜。她为女儿感到忧心忡忡。

约翰受到了中风般的打击。阿碧盖尔从他的没完没了的唠叨中了解到，他已经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即女儿嫁给了一个傻瓜，无能而浪费。她让他发作一通之后，平静地说：

“那警察局长的差事是个穷职位呀。……”

“我并没有求总统给他那个职位，”约翰口气强硬地说，“这是总统自己的主意，上校是他的朋友和助手嘛。”

“为什么总统不在政府里给他找个责任更重的工作呢？”

“你并不是真的让我回答吧？”他的声音苦涩而浓重。

“约翰，要是我们可以替他找到一个任命，满足他的自尊心呢……”

“娜碧，我一贯坚决拒绝犯任人惟亲的罪行。”

“我知道，亲爱的，我已从朋友来信中了解到他们的失望。我只是建议，你有机会旁敲侧击地暗示一下。”

“那倒符合我的性格，老奸巨猾的约翰·亚当斯，无论敌友，谁人不晓得！”

从布什山庄到费城是泥土路，到了冬天就变成泥塘，有时可达到马匹的膝盖那么深。可她还得每周进城五天，因为约翰在参议院的宝座上一事无成，却发现这里跟欧洲一样，朋友家的饭局或社交聚会上所能完成的事，要远远超过循规蹈

矩的办公室。

“约翰，哪怕我们接受一半的邀请，我们整个冬天都会花天酒地的。”

“没有法子啊。我要交新友，争取老对手嘛。频频接触议员、法官、外交官，对于政府，对于总统，对于我自己，都有好处的呀。人人都有一种亲密感、参与感。”

“那好吧，我坚持要把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留给自家人。仅供密友来喝茶。”

“很好。不过你必须和在纽约时一样，每周搞一次宴会。家里每周必须开放一次，友人、陌生人一视同仁。这是众人所期待的。”

约翰带着她去城里，进行他最喜欢的散步，因为他了解这个城市，城里有四万两千居民，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她发现，费城比波士顿和纽约更像英国的城市，尽管街头有不少招贴是用德语写的，大量的阿曼门诺派、荷兰门诺宗、英国公谊会人士戴着“宽边教帽”，穿着严谨的黑衣服。城市是由威廉·彭手下的工程师在百年前规划的，棋盘一般的街道，齐整得令人安慰，在斯凯基尔河和特拉华河之间方方正正地划开来，沿着河岸分布两里多，回到新近重新命名的市场街。阿碧盖尔每星期三、六到市场街来购买美味的小牛肉。街道铺了很好的卵石，砖砌人行道提高一尺，以保护行人。今年4月，在他们最伟大的儿子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葬礼上，居民们自豪地证实，费城是拥有大量全国第一的城市：第一本杂志、第一份日报、第一座公共医院、第一家图书公司、第一个哲学学会。由于它大胆的思想和想象力，亚当斯对它心仪已久。

费城已为华盛顿家租赁了城里最好的府第，它属于市场街的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住房漂亮、宽敞、庄严，与美

国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很般配，但华盛顿下令自费予以改建、扩大、装饰，包括楼梯的新帘子也要换。公用的房间体现出他们弗吉尼亚农夫的好品味。每星期二午后三点到四点钟，总统要举行一次招待会，来的是国会议员、费城上流社会的男性公民，以及外州、外国的客人。每星期四晚上，华盛顿夫妇举行一次隆重的宴会。每星期五晚上，玛莎·华盛顿在客厅里用咖啡、茶叶、蛋糕、冰淇淋、柠檬汁招待宾客。从七点到九点，费城的文雅淑女穿着华丽服装，在总统官邸的烛光下翩翩起舞。

最高法院开庭时，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在亚当斯家寄居，给家庭圈子平添了一些快乐。塞缪尔·奥蒂斯是参议院秘书，他不断地告诉阿碧盖尔，首都来了哪些重要人物，尤其是从新英格兰来的人。这样她就能够在他们到达时，递上宴会或茶会的请柬。宾厄姆太太是巴黎来的高朋，她和同样可爱的姐妹们主宰着费城的时尚。她们宣布，阿碧盖尔的客厅应该成为时尚中心，里面出入着身穿最高雅服饰的如云美女。

她开始喜欢上了费城。这个城市习惯于成为全国政府的中心，它的人民竭尽全力创造友好的社会环境，使政府各部门和谐地工作着。冰雪消融，太阳晒干道路以后，她也渐渐喜欢上布什山庄了，房间很宽敞，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城市以及周围的平原，还有屋前那些小麦和青草地。遗憾的是，她和娜布分开了。她无法挥去对女儿前途的预感性担忧。

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 1790 年 12 月和 1791 年冬，成了全国的风暴中心。去年夏天，他通过强迫、哄骗和纯粹的逻辑推理，在立法机关推出了基金法案，把全国的所有债务，不管是州里的，还是全国的，都合并起来，并允许政府统一借款。现在他采取了亚当斯称为两个后续的强制步骤：建立美国银行，并在各州设立分行；通过征收酒税来筹集联邦基金。

规定该银行由中央政府拥有五分之一股份，剩下的由私人认购入股。银行的作用是在国内外充当美国的财政代理，并控制州一级银行的纸币发行量，如果没有足量的银币作后盾，就拒绝承认其做为交换媒介的功能。

酒税的出台，遭到所有地方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特别是必须交纳新税的威士忌制酒商，更是怒气冲天。政府显然需要这笔钱，同样明显的是，宪法赋予它通过税收筹集款项的权力。结果这项议案没有造成明显的混乱就在众议院通过了。银行议案则另当别论，杰斐逊认为它违宪，因为国会没有被赋予设立这种全国性机构的权力。他的判断根据在新的《人权法案》中已经写明：“宪法没有规定将该权力授予合众国，又没有禁止给予各州，则该权力为各州所保留，或者属于人民。”因此司法部长伦道夫同意他的观点，詹姆斯·麦迪逊也是。

亚当斯不同意，他知道，美国的信用只能由一个中央控制的银行来维护。他在幕后卷入了事端，提供自己的经验和观点供参考。参议院以多数票同意建立美国银行。众议院也批准了该议案。杰斐逊建议华盛顿总统，如果他心目中的论据势均力敌，就应该尊重立法机关的智慧，签署批准该法案，而不是加以否决。华盛顿遂签署了法案。美国如今有了银行在照看它的生意了，而汉密尔顿作为联邦党魁首的地位也牢不可破了。

纽约州的监督员和视察员办公室现已合并了，这个职位给了威廉·史密斯上校，他必须于7月1日赶回来宣誓就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约翰保证，他会写信给伦敦的史密斯上校。约翰和阿碧盖尔迫不及待地紧急通知他回国。此职位的责任是重大艰巨的，但薪水十分可观。

国会于5月份休会。亚当斯一家搬出了布什山庄，运了

几件家具回乡，其余的寄存起来。他们可以务农半年了。

他们到家时，田野是绿油油的。彼得在阿碧盖尔的玫瑰树外边开辟了一块菜园子。房子里空荡荡的，就将就一些吧。

此时出现了违反季节的异常热浪，土地失去了青翠，蔬菜萎蔫、死去了。阿碧盖尔得疟疾病倒了，冷冷热热的，身体虚弱得连在卧室里都走不动。约翰也被政治疟疾击中了，这次冲击来自不可想象的方向，是他的朋友杰斐逊，这不仅仅会毁坏他们的友谊，而且将破坏多年来在耐心奋斗达成统一过程中所培养起来的全国安定局面。杰斐逊的攻击将在美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吸收反联邦党分子，把亚当斯当作天然的对手来谴责，企图把他从政治舞台上赶下去。

10

吃公事饭的人习惯于批评者的吹毛求疵，这是意料之中的，他能掌握其动机。而杰斐逊的攻击出乎意料，因而比较痛苦。

托马斯·佩恩的《常识》一书，在独立战争中曾为统一美国人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他现在正在写书，为法国革命进行辩护。在此期间，他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人权》，该书辗转到了费城众议院。书记员把它借给了詹姆斯·麦迪逊，麦迪逊看完就转给了杰斐逊，并要求他看完后送费城的印刷商。杰斐逊在送书时，附上了按语：“我极其高兴地得知，此书将在本地重印，对于我们中间兴起的政治异端，终于有人出来公开说话了。毫无疑问，我们的公民们将再次围绕《常识》的旗帜团结起来。”

印刷商把这两句话作为小册子的引言出版，书被送到了各大报纸，不少报纸利用杰斐逊的话攻击亚当斯副总统和联

邦党，君主主义者的叫嚣和亚当斯反对法国革命的指控，又死灰复燃了。

约翰读完杰斐逊的引言，便把书递给同坐在护墙板客厅内，坐在壁炉对面的阿碧盖尔。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在政治理论上从来没有分歧，我们之间一贯是相互信赖的。为什么杰斐逊要着手指控我是政治异端呢？”

“约翰，我们不能认定杰斐逊先生是在进行人身攻击。”

反联邦党如今已改称共和党了，在这顶华盖之下，他们不仅可以统一从前的反联邦党，而且可以网罗所有的不满分子，其中有对宪法的某些具体措施不满的，也有对蓬勃发展的联邦政府的运作方式不满的。他们买下或者参股大多数大城市的报纸，包括杰斐逊帮助成立的报纸，菲利普·弗雷诺的《国家报》，它随之成为共和党的喉舌。这些报纸组织了一场运动，旨在破坏联邦党的地位，说它反对美国的民主，同时树立自己是人民的真正代表的形象。由于华盛顿总统不能作为人身批判的目标，偶尔在《纽约日报》《国家报》放放冷枪也无济于事，这就需要在煽风点火的时候找一个替罪羊，亚当斯副总统似乎生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的。他拥有著书立说的才能，也就成了结实而公开的活靶子。

《保基西日报》曰，约翰·亚当斯热衷于“贵族和君主原则”，宣称这是显而易见的。《纽黑文报》称副总统是自由的敌人，一切共和制度的敌人。《波士顿独立记事报》暗示，他背叛了他的原教旨，喜欢看到有限的君主统治美国。《波士顿卫士》讽刺他克扣工人工资，还抱怨自己薪水太低。一家反联邦党报纸用漫画表现他为“布瑞特里公爵”。

杰斐逊的攻击令他大为震惊，而塞缪堂兄在马萨诸塞州参众两院面前，起来愤怒声讨美国政府中领导世袭权力运动

的当权派，同样使他痛苦不堪。

“塞缪兄和杰斐逊一样了解，我是不赞成世袭权力的！”约翰大声说，“他们知道，我考虑这些因素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的，作为宪法失灵时的可能替换方案。”

他们最近在努力为新家和新农场取名，约翰最喜欢的名字是“和平田园”，世上再没有更大的用词不当了，因为他们的家变得阴沉沉的，被戏法一样编造出来的指控和论战所折磨。阿碧盖尔很纳闷，他为什么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伦敦所写下的赞扬君主立宪制的文字，已经引起了敌意。她也感到，宪法这么年轻，还没有经过很好的试验，争论它的失灵是不够谨慎的。目前的宪法是可以修改的，而且正在修改，而它的基本结构必须誓死捍卫，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绞尽最后一丝脑汁。

约翰·昆西同父母一样，对无端的攻击怒不可遏。

“父亲，我知道你已经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和杰斐逊先生舞刀弄枪。你是对的，两个政府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进行论战，有百害而无一利。而我呢？我愿意为《讲话》辩护一下，我已经为此间的报纸筹划了一系列的文章，准备以‘公众移民’的笔名发表。由于律师不应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你愿意聘请我做律师吗？”

约翰·昆西还没有赢过多少案子，但约翰的脸色开朗了，这是自佩恩小册子出现后，阿碧盖尔第一次看到约翰露出笑容。

约翰·昆西在《波士顿哥伦比亚卫士》发表的辩护文章中，自然把《讲话》与对佩恩小册子的攻击联系起来，其依据是，如果法国由单院制机构统治的话，将面临大动乱、大流血。美国人民认识到约翰·亚当斯的立场，他们得出结论，亚当斯不仅仅反对法国革命，而且反对国务卿杰斐逊。

夏天的休闲就这样被破坏了。

杰斐逊由于两句话引发了恶意，感到过意不去，就写信给约翰解释一番，说印刷商他不认识，他把小册子转过去的时候，加了关于政治异端的按语，“就是为了去掉一点枯燥乏味的口气”，他并非有意攻击老朋友的。“我们之间长时间存在的友谊和信赖，要求我作出解释，而且我太了解你了，不怕你对我的动机有丝毫的误解。……麻烦你把我的恭敬的问候转达给尊夫人。……”

曾像暗灰色迷雾一样笼罩他们家的消沉消失了，全家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来信。约翰坐下来写回信。

“我非常高兴收到你7月17日的友情来信。我充分相信你关于按语写作方式的解释，以及如何附在佩恩先生的《人权》费城版本之前的说明；不过，那人辜负了你的信赖，把它公布出去，不管出于什么企图，其错误行为已经布下了邪恶的种子，永远也无法赎罪。”

杰斐逊的回信冷漠而刻板。他坚持认为，整个不幸事件的起因是“公众移民”所发表的文章，而不是他的区区两句引言。阿碧盖尔禁不住喊起来：“杰斐逊先生在想什么呀？是他的时间观念消失了，还是他对我们欠坦率？他的引言至少比约翰尼的文章早发表两个月呢。”

约翰的中指在眉毛间摩擦，直到眉心出现红斑，“当然他不是有意搞错，有意不诚实。杰斐逊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最最公平的人物之一。”

“就算你说的东西在过去完全属实，”约翰尼大声说：“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阿碧盖尔瞪了儿子一眼，“你干嘛问这种尖刻的问题呀？”

“政治。杰斐逊先生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知道，他总在说要回蒙地彻罗务农或者做学问。不要被蒙骗。他想当这个新

兴的共和党的领袖，从而成为它的总统候选人。不是今年，他也希望华盛顿总统得到连任，但依我看，他不肯把第二把交椅让给国内的任何其他入。他说他不打算发表那两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不过，此话就在他的心头，他肯定跟他的政治朋友说过、写过的。攻击《讲话》的文章，十有八九是没有读过它的人写的。父亲，接下来要看的，恰恰是谁的历史书读得精确，是你，还是杰斐逊先生。”

夏天过去了。他们原打算边整治农场，边轻松度假，如今泡汤了。理查德·克兰奇因一条腿坏疽而与死神为邻。知道姐姐由于长病又一次手头拮据，阿碧盖尔便请科顿去关照一下她们家过冬的柴火等必需品的供应，而且不告诉是谁送来的。娜布的第三个儿子，一岁的托马斯在纽约突然死了，使全家人非常悲伤。约翰尼用眼过度，阿碧盖尔担心他的视力，给他开了一张一盎司树皮和一份盐混合的处方。约翰被这次争斗搞得很虚弱，简直无力旅行到南边的费城。有一条补充体力的消息，即史密斯上校已回到纽约，就任纽约州的督察官。

他们在费城市中心租的房子很贵，一年接近一千美元。房间小而紧凑，但由于没有两个房间是对开的，招待宾客十分困难。她只需要一半的仆役。拜访者整天来。她有幸发现一个黑人妇女，菜烧得不错，很可靠，且对他们家很忠心。不懂规矩的波莉·泰勒已被一个和气的布瑞特里小姑娘替换了，她名叫塞丽亚。马萨诸塞州债券因为利率不确定，当时她以每镑7先令6便士的低价买进，现在已经按规定价格支付了。这样她就能够时不时地把这笔钱用来贴补家用了。一年5千美元的薪水显然不够支付费城开会时的费用。

约翰每天去参议院。在家他努力关注来自法国方面的消息。法国议会由于意见不合搞得四分五裂。世仇、阴谋、背

叛把这个单院立法机关分成了许多小团体。国王王后溜出了城，希望招徕其他欧洲国家中惊恐的王族领兵杀入法国，结束这场革命。他们被抓获后押回巴黎，人群对国王夫妇进行辱骂，挥舞枪支，嗜血的欲望在法国膨胀。然而路易十六国王在修改后的宪法上签了字，还签署了一项释放所有政治犯的大赦令，中产阶级再次认为革命和平地结束了。约翰仍然不以为然，又一次追踪着法国民主党的路线，看见了未来发生内战的基础，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们又一次指控他希望革命失败。

阿碧盖尔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招待千百位蜂拥而来的宾客，她是丝毫不搞节约的。她就像是一位随军人员，先去纽约郊外的里士满山，然后是费城郊外的布什山庄，到现在是市中心的房子。

她从来不让约翰担心，不让债台高筑的事情造成情绪消沉。每当需要花钱帮查利在纽约开事务所，补贴收入很少的约翰·昆西，还有给不赚钱的汤米时，她就卖掉一些税收证券或者父母传下的一些土地，或者写信给科顿，让他以可能范围内的应急价格卖掉一些牲口、干草、谷物、苹果酒库存。当她真正绝望时，就打破清教徒的最后一条圣训，去向马萨诸塞林肯将军等老朋友求借。约翰意识到她现金奇缺时，就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给汉密尔顿部长，索要他自掏腰包投资在欧洲的钱，有一次还带着收据和笔记本去部长办公室，出示政府欠他的薪水和应报销费用有多少的证明。偶尔他的努力会赢得象征性的偿还。甚至这些阿碧盖尔也高兴地接受了，缺钱似乎已变成解不开的交织粗绳，把他们捆在一起去从事公干，对任何明智的英格兰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罪恶，但又是无可规避的。

“当然，当一届副总统足够了吧？”她想，“难道我们没有

尽责？我以前象鹪鹩一样丰满，而如今是皮包骨头。杰斐逊先生、汉密尔顿先生一样能当副总统。年底大选时，约翰引退不就得了。他说这活儿是迄今人类所发明的最卑鄙的位子。他不高兴，错位了，浪费了。为什么还要再干四年这种苦工呢？”

她致信科顿，请他把屋顶的漏洞补一补，她在夏天找的两个木匠没有发现它。还有把卧室窗户装个新框架，找油漆工给外墙涂一遍好吗？去拍卖会买几张床，在地窖中贮存火腿、数桶牛舌、数桶苹果酒。

娜布带大儿子威廉来长住。一天，威廉上校一头撞进来，令妻子大吃一惊。他浑身洋溢着信心和兴奋。他没有寒暄就大喊：“娜布，我们要出国了，3月份的邮船，从纽约走。”

“我能否问问，你拿你的官职怎么办？”岳父问。

“辞掉了。”上校快活地答道。

“这位子不错。薪水很高。”

“谋生而已。而我要的是可观的钱。大钱，已经捏在手心里啦。娜布，我们要发财了，我们的庄园已经划出来了，千多亩肥沃的土地哪。”

娜布轻声问，“请问这个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这涉及纽约中部的数千亩土地，由于克林顿州长和印第安人订了条约，它们就可以上市了。上校打算在英国出售土地，他有美国有钱人的支持，有卖掉整个镇址的期权，自己购买了一些最佳良田……

娜布如今已经坚信，丈夫终于有了极好的机会。她很高兴又要出国了。她可以让父亲写介绍信。……

阿碧盖尔和约翰闷闷不乐，夜深了，他问道：“你看他像金融家吗？”

“你从来不为赚钱需要天才。”

1792年，立法机关进行了大辩论，是关于众议员席位的重新分配。国家在扩展，佛蒙特州于1791年加入了联邦，肯塔基原来是弗吉尼亚广大的西部土地的一部分，现在正在迅速获得州的地位。州增加了，人口增长了，他们都在政府中有发言权。各州要求增加国会的代表数，但不愿以其他州增加名额为代价。新英格兰、南方、东部都希望扩大他们总体的地理选票，这样就可以拥有足够大的集团，通过自己的议案，同时能击败他们认为不利的立法。宪法规定各州每三万人分配一个议员，但剩下的相当大的余数怎么办呢？

参议院有权批准众议院的决定。经过几个月的辩论，终于通过了一项折衷议案，这时其反对派认为新英格兰捞得了最多的选票。

华盛顿总统根据杰斐逊、麦迪逊、伦道夫的建议，认为此议案属于违宪，遂否决了该议案。由于这是他首次“否决”国会通过的议案，他感到尴尬。国会将如何接受对它的意志的否定呢？会出现呐喊、痛苦的呜咽、暴政的指责吗？

华盛顿的否决被平静地认可了。众议院无法召集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来推翻否决，就通过了更令人满意的议案。立法者对于平稳的解决办法十分高兴，约翰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不可撤销地批准了行政否决权。开头三年，他们的立法没有一项遭到总统的否决。这是试验时刻。现在我们知道，这是行得通的。如果国会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就必须写出更好的议案，至少要达成站得住脚的妥协。从平衡的政府起见，这次认可堪称我们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呀。”

春天在4月份来到费城。他们想念青山绿田。她开始收拾个人物品，准备北行。

“约翰，你看，这次我们可以回乡多久呢？”

“相当长。我不想在投票期间逗留在费城，那样会显得我想要连任副总统似的。”

“全部选举人必须在12月4日之前提名完毕吗？”

“是的。我将于12月3日继续行使职责。会期会很短。两院都要在3月4日就职日那天结束辩论，然后立刻离开。”

最后的一年，对她来说不是好年，她已经忍受了太多的病痛和动荡。过去几个月里，虚弱的感觉笼罩了她，似乎体内正在进行内战，不受心志的控制。她没有剩余的保留力量去抵御那席卷全城的流行病，即可以谈论的体外病症。

“我去休假，你不会很介意吧？那三个月我想待在家里。你寄住塞缪尔·奥蒂斯家会很舒适的，跟自家人一样。”

“你完全应该。你看，我们拿这房子，这家具怎么办？”

“如果你12月份才回来，本年度的租约早就到期了。我认为，应该把家具寄存起来，然后把房子还给房东，看能否再租出去，并把半年的租金还给我们。”

约翰的头在胸前一点一点的。

“住房会有需求的，”他说，“房东很好说。哪怕我们省下的钱仅仅够付货运费和寄存费……”

他们及时回到了农场上，约翰从仍然不太情愿的彼得弟弟身上卸下了沉重的农田负担，并让汤米留在费城继续学生意。布瑞特里镇已经一分为二，根据克兰奇的建议，他们这一半以阿碧盖尔外公的姓来命名，称为昆西。约翰尼从波士

顿前来看望。阿碧盖尔懒洋洋地伺弄着英国玫瑰树。房子基本上是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只有油布，是玛丽在春天贴上去的。科顿表兄给他们买了一些床铺和垫子，地窖里粮食很充足。她对此很满意，因为对于实际事务自己没有兴趣。

他们的心思放在下一步的大选上。约翰能否连任？第一次大选时，基本上只有一个党派：联邦党。其余的人是怀疑者、不满现状者、州权争斗者，他们松散地拴在一起，称为反联邦党。现在其实并没有出现新问题。然而这次有几个党派之争，约翰担心，这种斗争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杰斐逊已经明确，他不会同约翰竞争副总统，汉密尔顿也并不想要这个职位。克林顿已经连任纽约州长，然后决定竞选下届副总统。他果然成了异议人士的集结点，许多州已经团结在他的周围。

在其他年代里，这会扰乱约翰的心绪。而现在，他决心不让任何争议侵入他们的平静生活。即使汉密尔顿写信，语气坚定地告诉他，他的缺席会损害他的机会，他也没有回费城，要坚守春天的诺言，要等到选举人全部推举完毕以后才继续行使职责。11月2日，他在布瑞特里教堂投了他的一票，阿碧盖尔为自己不能投票而不快。

1792年11月19日，他们随便地分别了，仿佛约翰是去波士顿一样。同时两人商定，每个星期写一封厚厚的信，互通消息。约翰在费城有汤米做伴，有布里斯勒伺候着。而她自己身边有路易莎，如今小姑娘已经十九岁，跟她亲如母女。她有一个雇工，是个可靠的老人，有时不能胜任农活的辛苦，还有小詹姆斯。

她的内心平静下来。没有疑问，没有惊恐。当多少年来最猛烈的暴风雨袭来时，她知道这可能会吞噬人在途中的约翰，但她不为他担心，反而去抢救山坡上的羊群，把羊群安

置到改装过的马车库里。光阴荏苒，她回忆起十四年前当约翰远在三千里以外时的感受，当时的时间是固体，每天都是一场战役，每个小时是一个遭遇战，用以填充日历本。

整个星期，她高高兴兴地想着准备送给他的那些百宝囊般的消息，并慢腾腾地写信。造谷仓围栏的木材已经砍下，只等雪停就拖进来。到海滨的路成了沼泽，等干掉以后，马车就可以把盐干草拉来肥田了。在他们自家的雪松沼泽里发现的松树，将拉到磨坊劈成木板。

约翰的来信带给她的是与自己写信一样的快乐。他在参议院重新就座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寄居奥蒂斯家也很舒适，有一间朝南的房间，并且日夜有火炉。他遵从阿碧盖尔的命令，睡觉要暖和，“因为潮湿和寒冷透入骨髓”。但他做不到终夜睡好觉，因为他不喜欢独睡。

联邦党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发动了精神饱满的支持约翰运动。克林顿州长得到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佐治亚州选举人的一致选票，而杰斐逊赢得了刚刚于 1792 年 6 月成为联邦一州的肯塔基。最终，约翰获得了七十七张选票，而克林顿只有五十张，这次他是十足的多数派。

阿碧盖尔坚持休闲的概念。玛丽和科顿表兄来喝茶，这是她除了随探家的约翰尼在礼拜日去参加神圣游行，并共进午餐之外的惟一消遣。儿子混得不好，他已接受父亲的建议，参与了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此刻正向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情愿，要求废除过时的禁戏法律。但他显得非常孤独。自从阿碧盖尔在两年前反对他谈恋爱以后，他再也没有尝试过罗曼蒂克。他常常怕麻烦，不愿精心照料自己的服饰和头发。

她去波士顿看望他，旁听成功律师的法庭答辩。他们似乎并不拥有约翰尼的深度和远见，可他们顾客盈门，而约翰尼门可罗雀。她想道，儿子是否因为读书过多，所以不适宜

做新手律师，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以吓退打小官司的人。

由于波士顿是亲法派的温床，阿碧盖尔能够跟上消息的发展。巴黎的食品仓库和杂货店门前曾出现暴乱，商人被迫降低郎姆酒、咖啡、糖的价格。哄抢成了乡下的家常便饭。手持干草叉和毛瑟枪的暴民截住运粮船分掉玉米。在外省的城市，工人高举旗帜游行，强制降低鸡蛋、黄油、谷物、木材、煤炭的价格。商人有抵制的格杀勿论。在巴黎，人们捣毁了土伊勒里宫，瑞士卫队遭到屠杀；由于雅各宾民主党掌了权，拉斐特失宠后流亡国外，却被奥地利人抓获。尽管举行了新的选举，国民公会召开，确立了普选制，但这不适用于保王党，他们首先被监禁，然后不经审判就遭到屠杀。不出约翰所料，法国的法律和政府土崩瓦解了。革命的前途依然漫长而血腥。

阿碧盖尔说得很少，因为大多数老朋友对于杀保王党兴奋不已，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导致法国接近共和制。可她心里为法国人民十分难过，因为她已经渐渐了解和热爱他们了。

她待在家里的理由之一，是想去掉连续三个冬天使她体质发虚的间歇性发热。促使她康复的是2月份，娜布和史密斯上校意想不到地回到纽约。上校在出卖纽约土地时，大获成功，带回大堆的金银财宝。他给娜布买了四匹马车，约翰的报告说，他见人就炫耀财富。

约翰来信问，是否值得把家具从寄存处取出，运回家以便他下个月回家时用。阿碧盖尔有了主意，她写信给娜布，如果上校在哪里做生意都无所谓，干嘛不在费城落脚呢？上校在考虑购置一大片地产，如果他们愿意在费城买房或者租房的话，爸妈可以在国会开会的几个月里和他们同住，自带家具，自负费用。家里每年有一段日子可团聚，娜布认为不好

吗？

娜布当然说好，但上校不这样想，他要住在纽约，周围有很多的地产。他打算效法华盛顿，建一个弗农山庄。

约翰于 1793 年 3 月 4 日宣誓就职当副总统。对他的攻击统统停止了。作为两个党派的领袖，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变成了对立面，各党的报纸以最刺耳的词语攻击“敌人”。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的个人争斗，一半是私仇，一半是不可调和的政见分歧。争吵达到了破坏性的程度，华盛顿总统即他们的争宠对象被迫宣布，他们正在瓦解联邦政府，他敦促他们“相互让步”，还说，“人类所见不可能相同”，建议全体国家官员求同存异，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亚当斯夫妇在这场斗鸡中是袖手旁观者。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他们自己没有亲耳听到的，他们就看《美国报》，那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该报称赞汉密尔顿，却谴责杰斐逊的一举一动。通过弗雷诺的《国家报》的言论，汉密尔顿的名声也被抹黑了，因为那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创立的，杰斐逊被捧为“杰出的爱国者、政治家、哲学家。”

政府如今分裂为两个狂热的宗派，他们势不两立，显然不把联邦的成败放在眼里。永无休止的争吵，每天太阳升起就产生新的种子。应该允许英国把军队从北部联合地方开到密西西比河下游打西班牙人吗？邮局应该由汉密尔顿管辖，还是由杰斐逊管辖？造币厂应该如汉密尔顿主张的由财政部控制，还是由国务院掌管？谁来控制债务的资金备付？财政部长是否正在成为用银行给美国注毒的财政暴君？杰斐逊有没有得“法国病”？

以往这些争吵在政府内部进行，只有华盛顿、亚当斯以及部分议员知道，而现在他们的攻讦和仇恨充斥报端，人人

都看得到。杰斐逊是被积怨和“权力欲”所驱策的吗？国家是否遭到一方的严重威胁？这可是另一方的支持者所公开指控的。

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主要影响，除了加深两党之间的裂隙，还削弱了两位部长的地位。但还有一点毋庸置疑地显现出来了：亚当斯再次成为紧跟华盛顿总统的第二号人物。他的不谨慎曾给他惹来麻烦，而这些麻烦如今由于两个最逼近的对手的更为严重的不谨慎而暂时消除了。

议会结束了，约翰在费城节俭生活。每当阿碧盖尔出售庄稼得到现金，或者拿到租金时，就立刻购买更多的政府期票。约翰回家以后，只要他不进行大规模改造，农场就能够供养他们到年底。他把大部分时间给了约翰尼，儿子非常需要爸爸的陪伴和安慰。约翰尼仍然依赖资助过活，这使他的灵魂痛苦不堪。他博览群书，啃着古罗马史学家李维和柏拉图的原著，同父亲一样刻苦读史。但在波士顿律师界中仍然没有学者的位置。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继续令人心碎。1793年1月，在国民公会废除君主制之后几个月，路易十六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驱逐了法国大使，法国议会则宣布，自己的宗旨是消灭全部国王，解放各国的被压迫人民，遂于1793年2月1日向英国和荷兰宣战。法国人民对于前途是狂喜甚于害怕，因为法国人和英国人很少错过彼此宣战的机会。法国处于政治经济混乱的痛苦之中，它不仅仅因欲解放全欧洲而热情高涨，而且已经向奥地利开战了。

法国王后玛丽及后党都掉了脑袋，断头台成了法国的国家象征。街道血流成河，渗入铺路石之间，巴黎和全国各地千万颗人头落地。一届届议会领袖开出了先例，在夺取政权的之后，毫无例外要送各自的前任上断头台。亚当斯所预测

的一切都兑现了。议会在自我毁灭，罗伯斯比尔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恐怖统治，按约翰的看法，它是文明世界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法国革命仍然没有演变出以和平公正统治国家的政府。

波士顿的亲法派在衣服上别着断头台像章，表明为法兰西共和国而骄傲。亚当斯的预测越准确，他们就越痛恨他。

阿碧盖尔融入了季节的循环。星期和月份模糊了，时间不再是山脉，而是河流。冬天她守着壁炉，春天她在花园里倘佯。女人到了中年，病痛、发烧、神秘的不适，将神志精神雾化了，这使她满足于消极。她病倒的时候，姐姐玛丽就来照顾；她好转时，就陪姐夫理查德坐坐，他已经枝叶枯萎，一年不如一年；或者去照顾婆婆，老人已经非常虚弱，回春无望。两个人都在苟延残喘。

“新英格兰人不容易死去，”她对玛丽说，“我们大家都脾气不好，报喜天使加百列的号角在吹响，开头几下我们根本不去理睬。”

农场上的问题如地方常见病一般，她感到它们会与自己同生共死。这是一个温和的冬天，降雪尚可，但牛无法从雪松沼泽地拉木柴和栏杆木了。他们家的农场现在有三块，同一批雇工不能照料全部农场，农具也不够，犁、铁锹、叉子、铲、斧头、锄头、长柄镰刀老是得搬来搬去，或者另置。她与约翰一起出去散步谈恋爱，已是三十二年以前的事了。他们曾置身于许许多多历史事件的核心，甚至为其中不少事情的发生负有责任。然而，如果他们曾不择手段地利用过历史，那么历史也曾无情地玩弄过他们。

她已经四十九岁了，感到体内蓄积了无尽的能量。昆西家族和史密斯家族都是长寿的。她冲到了楼上的卧室，腿力强健。镜子里她看到自己褐色的秀发染上了络络银灰，眼睛

宽长，炯炯有神，能够把握周围的世界，她的脸和身材现在是瘦削的，正如第一次和约翰在波士顿逛街时一样，她的嘴巴温暖而坚定，下巴闪烁着灵性。阿碧盖尔·史密斯·亚当斯会恪尽职守，不论哪里需要她，不论多么遥远，都在所不辞。

他们将会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有更多的历史要创造。她愿意对付到底。

12

在阿碧盖尔看来，战争很少有打赢的，但休战是有的。约翰在巴黎时就认为，法国和美国结盟，主要是为了打击她的宿敌。如今法国想把美国拖入与英国的冲突。公民热内是约翰在巴黎的熟人的儿子，他以法国大使的身份来到费城，企图越过当局直接呼吁人民，以讹诈华盛顿总统。华盛顿设法使他奉召回国了，联邦党人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杰伊都坚持不介入欧洲战争。共和党人，还有那些因独立战争仍然痛恨英国的公民，则希望美国站在法国一边打英国人，以偿还欠法国的债务。费城的斗争产生了破坏性，以致杰斐逊辞职回家，去重建他的蒙地彻罗老家。汉密尔顿打算辞职，并重操旧业做律师。诺克斯将军准备辞职，因为管理国防部比当年在寒冬腊月长途搬运大炮还要困难。

是亚当斯所绝望的那份工作，即他的副总统职位，才使他投了打破平局的一票，挫败了针对英国的严厉议案，阻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

约翰夫妇居住英国长达三年，和乔治三世国王、内阁、议员有过接触，且非常羡慕英国的政府形式。如今他们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是什么使得英国人如此表现的？他们批准和平条约已经十年，却还没有从西北要塞撤军。一千名红衫军

正在美国土地上煽动印第安人。他们发布秘密的枢密令，截取所有中立国的船只，已经捕获了 250 条美国船只，这些船统统被西印度群岛的海事法庭判了罪，货物被没收，船员做壮丁编入英国海军，或者关押起来。狂热一浪高过一浪，阿碧盖尔在报上看到，要打第二次独立战争了。

在玛莎·华盛顿为政府官员举行的小型宴会上，有人问：“英国人既然知道我们联邦党人在拼命阻止站在法国一边打他们，为什么还要作出这种灾难性的决定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武装想和他们开战的共和党人吗？”

所有的目光都盯着约翰，他慢悠悠地组织着自己的材料。

“英国人正在封锁法国，以饥饿逼他们就范。没收中立国船只的食品和战略物资，符合他们的逻辑。如果我们被逼急了，也会这样做的。我们商人的损失惨重，但还没有到发动战争的地步。不过，他们还开始捕获我们的船只，强征我们的水手……我真的难以理解呀。”

阿碧盖尔通过约翰尼一周两次带来的波士顿报纸，还有约翰从费城、纽约寄来的报纸上，能够追踪两个党派的部署。此刻，杰斐逊的共和党欲通过一个法案，禁止大宗英国货的进口，而汉密尔顿的势力对此事大发雷霆，英国货的进口关税是财政部的最大收入来源之一，支撑着美国政府的信用。

如果说约翰不理解英国，那么阿碧盖尔也同样难以领会同胞的想法。排斥英国货的努力造成了南北大分裂，约翰写道，“将近有一半国民，始终在反对另一半人民。”在费城的宴会桌上，能够听到南北分治的议论。据报道，纽约参议员鲁弗斯·金对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说，既然新英格兰和南方诸州“从没有，也永远不会想到一块，那么双方同意解散联邦”是解决意见分歧的惟一明智办法。

参议院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批联邦党参议员请求华盛顿

总统派全权公使去英国，寻求一个综合性的条约，以结束英国对美国船运业的劫掠，获得一个互惠贸易条约，并且使英国士兵撤离美国领土。

华盛顿选择了首席法官杰伊，他对以往的同类谈判较熟悉。下个星期，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人的议案，规定不和大不列颠来往，此议在参议院势均力敌。亚当斯投了反对票。假如议案获得通过，杰伊的和平使命便泡汤了，因为英国内阁根本不会接见他的。既然约翰推翻了这个议案，那么，首席法官于5月初起航。同英国决裂的局面几乎肯定能避免了。

共和党的报纸开始再次抨击约翰，说他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希望美国同英国开战的亲法派，躲在大西洋海滨的每一棵树后，手持利斧，等待杰伊的靠岸，如果他带着英美结盟的条约，就取他的头皮作战利品。亚当斯对于法国政局的看法依然正确：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接着他又被巴拉斯送上了断头台，同时，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女未经合法程序，继续遭到屠杀。

阿碧盖尔自己的危机是次要的。萨维尔送来木柴应付16美元，而她连16美分的现金也没有，那就拖欠吧。蛞蝓在果园猖獗，她就给果树上焦油。需要苜蓿籽的时候，就写信让约翰从费城寄来。她购买了奶酪压榨机；羊群得了流行性腮腺炎，就用鹅油擦喉咙。房客搬出婆婆的旧屋，把地方弄得肮脏不堪，她就设法引河水冲洗。约翰得了急性农夫热，显示出对两年以后的总统竞选的早期急躁。阿碧盖尔应该在三处房子各建一个奶牛场，必须尽可能多地购买一、两岁的牛犊。由于没钱，没有牲口棚，没有帮手，只有旧屋的求租者络绎不绝，所以她拒绝了扩大畜群的劝告。

1794年春夏之交，亚当斯一家来了好运，这是自娜布获得财政保障之后最令阿碧盖尔开心的。约翰尼终于有了委托

人，可以保证粗茶淡饭了。他回到昆西报告母亲的时候，是他一生最最自豪的时光：

“我不需要父亲最后这张汇票了。我赚的钱够花了，我的事务料理得当，应该会发展的。”

出乎意料，娘儿俩收到来信，称华盛顿总统在费城知道了约翰尼，问起过他，他显然读到过小鬼在报纸上发表的政治文章，便提名约翰·昆西·亚当斯出任美国驻荷兰常驻公使，就住在父亲买下的美国政府首座欧洲大使馆里工作。参议院一致批准了任命，参议员们祝贺副总统，并表示满意。没有任人唯亲的议论。约翰·昆西是凭大量的成绩赢得此职位的，他正在接父亲的班。

“这是我所祈求的目标呀，”他对母亲说，因压抑的快乐而显得脸色苍白。“这些年来，我观察过父亲和弗朗西斯·达纳在法国、荷兰、俄国做大使，我多想接下来干哪。”

“你父亲总是认为，你在美国青年中受过最好的政治教育。”

约翰尼努力压制内心的汹涌澎湃。他放弃了斗争，张开手臂抱住母亲亲吻着。

“谢谢你，同意放我在战争期间漂洋过海到欧洲。面对各种各样的恐怖危险，爸爸又不在，你还放弃了可以帮忙的大儿子。妈妈，你哪里来的勇气呢？”

她留在儿子的避风怀抱里。约翰尼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撇开家庭传统，表达他的爱了。她凝视着他那温暖的褐色眼睛。

“勇气吗？不知道。我们只是盲目地做自认正确的事情。我希望你游遍欧洲，了解欧洲文化。是什么动机呢：爱？责任？雄心？三者都有。现在我得到了足量的回报。自你父亲当副总统以来，没有事情使我如此精神焕发。”

“妈妈，我从来不想做私法律师。我总是渴望为政府服务。但我一年前没有自立，就不可能接受这个职位，我会一辈子对自己说，‘你去做公使，是为了逃避做律师的无能。’现在我知道自己能竞争，可以自豪地去赴任了。”

阿碧盖尔穿过房间，来到放马德拉葡萄酒的角橱边，注意到儿子眼里出神的表情。

“约翰尼，你鬼鬼祟祟在做什么？”

一个会心的微笑绽开在他脸上。

“是汤米。我想带他去做秘书。他是我们家惟一没有机会见识欧洲的人。荷兰大使馆没有秘书津贴，我可以以工资支付他的旅费。如果父亲继续给他相同的补贴，我们肯定能对付过去的。”

阿碧盖尔瞠目结舌。她的四个孩子，又有两个要离开了，这也是循环往复的定式。约翰尼的年薪是四千五百美元，跟副总统的薪水差不多。约翰只感到骄傲，那也是她现在的感觉。

“约翰尼，不管我们在哪里见面，我都能认出你这乖儿子的。”

亚当斯所担心的问题，即联邦政府是否能顶住国内的叛乱，现在已成为焦点。宾夕法尼亚人拿着标语牌走上街头，上面写着“要自由，不要酒税。啊，威士忌！”，并且焚烧了本地货物税检查官的住宅。史称“威士忌酒反抗”，反对财政部长征收的联邦税。

华盛顿总统派来了民兵，一场风起云涌的起义被迅速平定了。总统的力量是亚当斯的努力成果，它保住了中央政府的尊严和权力。

如果杰伊赢得亚当斯所无法企及的英国条约来复命，那

么他无疑会取代亚当斯，而成为国内第二号人物。然而杰伊所得到的却是抨击。

华盛顿总统于 1795 年 3 月收到了条约副本，对条款不满意，便决定保密，等参议院召开特别批准会议。“保密”一词没有写入宪法，因而政府官员不必受它的束缚。一份抄本偷偷交到共和党报纸《光明》的本杰明·贝奇手里，15 个州的火炉上，再次爆起了肥肉。总统惊呼，条约之争“……就像打疯狗。”

4 月，杰伊回国了。

批准会议在 6 月举行。阿碧盖尔和约翰取道纽约去费城，借机看望娜布和外孙，一直到参议院开会，批准或否决杰伊条约。娜布在生了三个男孩之后，总算有了一个女儿。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上校洋溢着乐观和富足。他坚持派车送岳父母去凡赞特农场，看看他的位于东河和波士顿邮路之间的上等土地。农场建有各种牲口棚、池塘、车库、谷仓之类，花费了“才 5000 英镑”，很便宜。由于他已经取代了冯·施托伊本男爵，当选为辛辛那提会的会长，就需要能招待宾客的房子。他向阿碧盖尔展示了他所移植的弗农山庄的第一部分，一个精美的马车库。整个宅第将有 76 英尺长，带有宽敞的阳台，屋顶上有散步场所。阿碧盖尔试着问：“上校，这房子耗资多少有估算吗？”

他回答说，“没关系，我仿佛站在秋后的苹果园里，钱就这样掉到手里。我买了纽约城的成片土地，然后卖掉获利。我正在为地中海贸易装备两条私掠船，获利难以置信。我未来的妹夫圣希莱尔和我正在建立无比庞大的国际贸易。你知道吗？近年来，我一直在给法国提供给养。”他把手臂伸向阿碧盖尔的臂弯里说，“当你帮助我赢得娜布的芳心时，可曾怀疑过，你正在把一位真正的大富翁迎入亚当斯家族？”

杰伊遭到两次暗中捣乱的打击，使得他的工作几乎无望。首先，汉密尔顿向英国大使透露，美国无论如何决不和法国结盟。其次，现任美国驻法公使詹姆斯·门罗狂热忠诚地亲法，所以使英国人害怕。门罗公使在法国国民议会作鼓动性演讲，美国还怎么可能在欧洲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呢？不过，亚当斯认为，杰伊获得了几大让步：英国人许诺于明年6月撤出西北要塞；向美国授予密西西比河到河口的航行权；同意对所有被扣押、定罪的美国船只全部给予如数的赔偿。允许美国船只在互惠关税的基础上进入所有英国港口，作为交换，美国将不允许英国的敌人使用其港口。美国政府要偿还独立战争前英国商人的合法私人债务。

杰伊没能确立在公海上的自由航行权。美国船只还有可能被截住、搜查，所有货物要被扣押。英国也没有同意停止强征美国水手服役，归还战争期间抢走的黑奴，或者赔还其身价。

大部分公民愤怒了。共和党人怒气冲天。南方人全盘否定该条约。汉密尔顿在纽约的公众集会上试图为它辩护时，受到石头的攻击。亚当斯承认这是向前进了一步。此时，英国人扣押了几艘向法国运食品的美国船只。华盛顿总统决定不签署条约。后来他了解到，有人发觉那位曾拼命劝阻他签约的国务卿伦道夫，正在同法国公使福谢先生秘密磋商，旨在搅乱英美关系。

1795年6月24日，参议院批准了杰伊条约。华盛顿总统于8月18日签字。没有欢庆。阿碧盖尔思忖：“约翰花了很多年想要而没有得到的，也就是这么一个条约而已。现在由于发生了法国革命，正在打仗，杰伊虽然达到了我们的一半目的，却遭到了谴责，而且仕途受到损害。再没有比政治更奇怪的世界了。”

约翰尼和汤米出航英国之后不久，约翰·萧牧师在黑弗里尔病逝，贝茜非常悲痛，但几个月之后便改嫁斯蒂芬·皮博迪牧师。新英格兰谚语说得好，守寡期就像肘子痛——短暂的剧痛。

阿碧盖尔逗留纽约时发现，查利的举止偷偷摸摸的。他俩在杰伊条约会议结束回到昆西之后，才听说查利已经娶了莎莉·史密斯为妻。

约翰大声尖叫。

“他才做了大律师，过早结婚会害了他。为什么不能等待立业稳定了再说呢？”

阿碧盖尔很高兴，查利得到了可靠的归宿。她温和地答道：

“你娶我的时候完全立业了吗？我想没有吧，我记得你婚前几星期是惊慌失措的嘛。在婚姻上就不能有一点点的冒险吗？给查利一个机会吧，约翰。他已经二十五了，够做男子汉的了。”

约翰平静下来了。

他回去看巴黎来的最新报道。法国人现在正回心转意，迎合着约翰的思想方法。他们创立了两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且相互独立。这两个机关 选择了一个五人执政内阁，作为国家的行政机关。他同意，这是进了一步，但仍然是严重的错误。

“他们会发现，多头行政机关将是分歧、内讧、内战的丰富来源。”

执政内阁可以辩论，却不会统治。法国人不能创造一个可行的政府形式，会麻烦不断的。而且它继续是烦恼美国总统的骚扰源。

华盛顿总统一手展开了 1796 年的总统选举。他选择在年初通知他的一个秘书，秘书又透露给约翰，说他“庄严决定在现任期满时不再连任。”同时，华盛顿夫人在宴会上把约翰拉到一边，暗示什么也不能劝说总统再连任第三届了。华盛顿不希望公开，让众人得知这事，因为他还有一整年要对难弄的利益集团行使行政权。

这中间最主要的集团是共和党。他们决心选杰斐逊做总统接替华盛顿。他们扔了一点安慰给亚当斯、新英格兰和联邦党人，宣布他们情愿让亚当斯先生继续坐副总统的交椅。约翰写信给妻子说：

“你知道，这件事对你我非同小可，我们要么得开始忍受前所未有的热情，要么退隐到昆西，终身务农。我至少要像华盛顿决心不再连任一样，决不在杰斐逊手下干。我绝不因恐吓而脱离政界，也不愿意在政界饱受羞辱。”

华盛顿总统的意图传遍政界。约翰每天晚上应邀出去吃饭，讨论政治前途。据他的推测，联邦党人无意推翻自己的继任世系，亚当斯仍然是二号人物，如果华盛顿退下来，亚当斯就得顶上去。

阿碧盖尔不得不承认，约翰的来信是她焦虑的来源。她的野心并不指向“罗马第一人”。扪心自问，在想到做总统夫人时，她心中既没有出现一线光明，也没有一点安慰。如果她是个人至上的话，她将请求约翰引退。她坦诚地写信给他：“在如此关系重大的事情上，我不敢影响你。我必须祈祷，但愿你能得到最高的指导。对于保持副总统的职位，我倒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辞职，引退。除了华盛顿以外，不会屈居

任何人之下。”

竞选将万分激烈，这不久就明朗了。杰斐逊的势力会强力叫价。托马斯·平克尼和西班牙人谈成条约，就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和至今有争端的边界达成协议，这对美国很有利，所以他也能成为可怕的对手。约翰仍然钦佩杰斐逊，他对妻子说过，如果杰斐逊当选总统，杰伊当选副总统，或者倒过来，他就能信心百倍地退隐农场，不再需要为国家的命运忧虑了。

没有一个继任人可望得到华盛顿的那种支持，她知道，“鞭子和蝎子，没有玫瑰的刺”即党纪党规构成了政治生活。她必须对丈夫诚实，因此她写道，他可能要扮演的总统角色这件事，不是烦扰她的惟一因素：

“我很担心，不知道如何完成即将传给我的那份任务，不知道我是否能像现任的优秀女士那样有足够的耐心，谨慎和判断力，来无懈可击地履行此职。恐怕我无此福分啊。作为第二夫人，据我所知，自己有幸能避免指责。……应该说，我已经习惯于自由发表意见，真不知道怎么安置那么多在我周围不可缺少的卫兵。说话得字斟句酌，而且渴望讲话时，必须强迫自己沉默。在这隐居的乡下，我深受邻居们的钟爱，……不用生活奢华，也不用场面铺张。没有人嫉妒。我平静而悠闲地坐着，不怎么和社交界搅和在一起。”

她的平静和悠闲，只是指她的政治世界而已，因为 1796 年初，威廉·史密斯灾星突现。厄运就像旧牲口棚塌陷一样来得突然，而且越来越糟糕。阿碧盖尔是从女儿的一系列泪水浸湿的来信中得知悲哀的消息的：上校的两艘私掠船被扣押为战利品，他的投资彻底落空，他妹夫费利克斯·圣希莱尔，即史密斯投资一半财产的合伙人，不仅不会做生意，而且是一个骗子，卷走了上校的钱财。更糟的是，他还拿了上

校四千五百美元的期票，并在逃离之前贴现了期票。银行要求付清期票，而上校没有钱。曾经大量借钱给上校的债权人，就像圣经上的蝗虫群那样突然降临，吞吃了看得见的每件东西：尚未竣工的第二弗农山庄、23 英亩的凡赞特农场，他在曼哈顿和长岛的不动产等等。

史密斯上校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体面尽失；对于娜布的致命打击，不在于这种突然的赤贫，而在于向公众证明，她嫁给了一个喜欢卖弄的败家子，而他最终成为一个蠢材。

6 月 1 日，田纳西加入联邦，成为第十六个州，同时也增加了即将来临的大选中的选举权。约翰对于这次竞选的贡献，局限于兴建一个长 50 英尺的牲口棚，这是他多年渴望做的事。这样，阿碧盖尔能把分开的奶牛群集中在一起，并且从事有利可图的奶制品生意。这也完成了一个非奶制品生意的目的，即向外界证明，亚当斯不需要，甚至不一定想当总统，通过兴建牲口棚，他使所有人都一目了然，他正准备退隐到昆西做乡绅。

9 月中旬，华盛顿总统在《美国每日广告人》上发表告别词，晓谕全国，必须选举一位新的总统，他还告诫人民，要防止最最严重的危险：

“维系你们一个民族的政令统一，现在对你们来说也是宝贵的。这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它是你们真正独立大厦中的主要支柱，支持着你们的国内平静，你们的国际和平，支持着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非常珍视的那种自由。……”

杰斐逊和纽约的阿伦·伯尔以共和党的名义竞选，杰斐逊采取了和亚当斯差不多的战术，不是兴建牲口棚，而是试图在蒙地彻罗改建过的家园建围墙。

汉密尔顿决定不参加总统竞选，他最热切希望的是把亚当斯淘汰出这场竞选，从而选出一位他能够控制的人。但联邦党人在 1796 年夏季召开的预备会议却另有想法，它推举亚当斯为总统，平克尼为副总统。选举人表明了他们对两个人的偏爱，而不在乎特定的职位。得票最多的两个人，不论党派归属如何，都将成为正副总统。汉密尔顿的计划是，让平克尼获得比亚当斯更多的选票而成为总统。这个策略非常可能使杰斐逊获得多数票，使联邦党人失势，汉密尔顿就喜欢玩危险的游戏。

报纸上的竞选，是用毫无限制的谩骂笔伐竞争者。杰斐逊被诽谤为缺乏坚定和勇气，因为他两次逃避要职，首先是在当弗吉尼亚州长时，英国人来了；第二次是在当国务卿的时候。他被谴责为宣扬无神论，目无宗教，目无上帝，为此不配托付高职。对亚当斯的指控是，他想在美国建立君主制，还有他是法国革命的敌人，因而也是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敌人；他是一个不信仰平等的贵族……他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将剥夺各州最后一点主权。……

各党派印刷了传单，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散发，在一页上攻击野心狼，在另一页上表扬其政敌。阿碧盖尔在新牲口棚里干活，她认为这是报界的一场内战。没有头破血流，没有断头台的人头落地，美国的监狱里也没有关满政敌，然而空气中充满了邻里之仇。她断定，读论战文章再也没有意思了，其本质是破坏，不管是毁是誉，很少有事实根据。它就像 1793 年席卷费城的黄热病，无法控制，一直到 11 月寒潮袭来。然后是掩埋尸体，劝说有麻点的人出头露面，伤口愈合要靠时间的药水。那至少是她所希望的，如果这些伤口不能愈合，国家将会因民选的毒性而垮掉，而这正是亚当斯先前所担心的。当她向约翰表白这个严重的怀疑时，他用沉重的声音答道：

“你说过，我们是无处可去了。如果这两个党派是区域性的，所有的联邦党人在北方，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在南方，那我们或许能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国家。但是在每个州，每个县，每个镇，都有共和党和联邦党相邻而居，或许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我们所有人在大选之后，都得与政敌为邻。

塞缪·亚当斯在汉考克州长死后，继任为马萨诸塞州长，后来自己又当选了。他不仅挺身而出反对堂弟约翰，而且果真成为共和党选举人，希望为杰斐逊投一票。实际上，波士顿和《波士顿记事报》似乎是反对约翰的恶毒诽谤的策源地。阿碧盖尔写信给远在欧洲的两个儿子，向他们保证，“从《记事报》不能期望获得事实，谎言和恶意是它最擅长的特点，它是宗派的子孙，由煽动言论所供养，是党派所豢养的小犬。它一直在呼喊君主制和贵族政治，诅咒《辩护》一书赞成君主制，并且断章取义……。”

一个个星期，一个个月份，如同牛群走过沼泽地一样慢慢地过去了。阿碧盖尔和约翰对于竞选谈得很少，但碰到攻击特别尖锐时，他们就写信给朋友试图加以澄清。没有办法知道大选的结果走向，这要归功于汉密尔顿的足智多谋和政治阴谋，如果他支持亚当斯，就不会出现任何疑问了。

当法国大使阿代扬言，除非杰斐逊当选总统，否则就对美国宣战时，似乎有不少联邦党人吓得转移了忠诚目标。塞缪尔·奥蒂斯来信，使亚当斯夫妇消除了疑虑，他估计，约翰可能险胜，勉强得到三、四张选举人票的多数票。

现在是约翰出发去费城的时间了，这样参议院于12月第一个星期一开会时，他就能出席。他们面临一个两难处境。阿碧盖尔跟去吗？天寒路差，他们住在哪儿呢？如果约翰竞选失利，他将在那儿见证新总统的宣誓就职后马上回家，这样，

她值得作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并且在寒冷潮湿的费城待上三个月吗？

如果约翰得胜了呢？

“亲爱的，如果你得胜的话，我很想看看庆典。看检阅，看焰火。我想为华盛顿总统及夫人举行招待会，再搞一次正式宴会，我想把娜布和外孙们带到费城参加盛会，还有查利小夫妻俩。……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吧？如果这时刻属于我们，我想出头露面吗？”

竞选的最后一个月，手忙脚乱，异常紧张。阿碧盖尔非常震惊地得知，杰斐逊的选民公开戴着法国的帽徽。约翰将把宾夕法尼亚州丢给杰斐逊，因为“我们斗胆和大不列颠签订了鲁莽的条约”。显然，大选将由人民是亲法还是亲英来定夺。报界有派性，而且出言不逊；反对两个主要候选人的指控很少有新意，但是三人言可使市中有虎啊。

阿碧盖尔对姐姐玛丽说：“几乎每个人的判断都受派系的歪曲。”

亚当斯依然是消极旁观者，他住在费城的弗朗西斯饭店，而杰斐逊待在弗吉尼亚的家里。到新年除夕，阿碧盖尔开始接待拜访者，他们对约翰可能获胜表示祝贺。选举人已集会投下了票。报纸报道说，到2月初才能正式计票，但票数将非常接近，一张选票都可决定，是联邦党人亚当斯当美国总统，还是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总统。

1797年2月8日，副总统亚当斯乘车到独立广场，步入国会大厅二楼的参议院，从东门进入，穿过布置着红木桌子和扶手椅的雅室，踏过由费城市新置的地板。他走上主席台，坐在高背交椅上，一个管理员正在他身后调节软百叶窗的进光量。过了一会儿，他坚定地把小木槌锤在前面的小桌上，联合的参众两院宣布开会。

绝对寂静。参议院秘书奥蒂斯抱着上锁的金属盒走近讲坛，里面是用大量蜡封着的信封，联邦十六州各有一封，装有经过公证的选票。副总统的两边各有一名档案员，参议员们紧张地在椅子上前倾着身体。他打开一个个信封，取出其中的纸头，用清晰而坚定的嗓音宣读纪录的数字。随着计票的累加，下面有骚动、低声的呻吟、以及兴奋的啾啾声。

随着选票对亚当斯有利或是不利，他不动声色，没有感情的显露。他的行动慢条斯理，唱票不紧不慢，一声不响地等待书记员计算最后的几排数字。他们相互核对之后，转向副总统，毕恭毕敬地呈上总数。副总统手持总票单起身，如今他的手已经在微微颤抖。

“新任美国总统是约翰·亚当斯，得选举人票七十一张。新任副总统是托马斯·杰斐逊，得票六十八张。”

沉默了几秒钟，其后美国国会起立为总统鼓掌。

2月8日的同一时刻，阿碧盖尔坐在乡下约翰办公室他的书桌前，桌上放着各州州府送来的非正式选票单。她得到了与丈夫在国会大厅所宣布的同样的结果，就提起笔写道：

太阳披上最灿烂的光芒，
把你的光荣献给时代。

“你可以在本日宣布，自己做了国家的元首。”

她缓缓低下头，靠在抱着的拳头上。

“如今，主啊，我的上帝，汝使汝之奴仆成了万民的统治者。赐予他理解之心吧，让他了解，如何在这伟大的人民面前进退自如，如何分辨好歹。……”

她再次提笔。

尽管人不在你的身边，我的思维就在你身边；我向上苍祈祷，“走向和平之物，万勿瞒过你。”我的感觉不是自豪或者出风头，而是充满义务感，因而十分庄严。……但愿你能不辱使命，给自己带来荣誉，给国家带来公正无私，给伟大的人民带来满意，这将是做妻子的每日祈祷。

阿·亚

第九章

上帝之吻

1

她于黎明醒来，感到冷森森的，太阳已升起，但没有一丝暖意。除了路易莎在隔壁卧室里，屋里就是她自己了。她蜷伏在鹅毛绒被窝里，心里想着，今天是期待已久的日子。在费城，约翰即将起床，准备至关重要的权力移交——就职典礼，报界已开始这样称呼 1797 年 3 月 4 日的仪式。亚当斯谢绝使用曾护送华盛顿总统出席就职仪式的六马马车，他要穿上特意请人缝制的珠白色绒面呢西服，佩带短剑和帽徽，乘自己的双马马车去国会大厦。在那儿他将当众宣誓，发表就职演讲，然后回到弗朗西斯饭店。她知道，这次不会有庆典，什么招待会、宴会、茶会、家宴、游行、焰火，一概没有。费城商界正在里基茨的圆形剧场为华盛顿总统举行告别宴会，约翰可能以宾客的身份受到邀请，但不会有什么美国第二任总统主持的应酬，来欢迎他成为美国人民的新领袖。八年前，欢呼的人群，教堂的钟声，快乐的盛会，把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将军迎进纽约，而今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了。

他将独来独往。他会回到旅馆，按她的治感冒办法，吃点治咳大黄和甘汞，点燃卧室里的壁炉，躺在床上看信，写信，然后尽快地进入梦乡。这是新英格兰的生活方式。

在这欢庆的日子里，她本该在丈夫身边吗？华盛顿一家还住在总统府，他们没办法搬进去。但她可以去弗朗西斯饭店，在那儿举行招待会，供应郎姆潘趣酒和蛋糕。

她回想一下，设法罗列出她没去费城的种种理由。首先是选票的接近。她在1月份听到小道消息说，亚当斯已当选总统，不过，假如佛蒙特州的选举人票因技术问题而作废，杰斐逊可能以一票之差获胜。参议院在2月计票完毕，可消息晚了一周才传到昆西这儿。

她本该马上动身吗？她能在月底赶到，但她还不会考虑永久性移居费城。气候恶劣，严冬把路面都冻得坑坑洼洼的。她还没有与弗伦奇和伯勒尔谈妥，另两个农场由他们俩在管理，以五五分成。科顿在生病，彼得又不愿意。没有人可以接管和平田园。

更大的一个障碍是总统府。莫里斯官邸因使用过频而每况愈下。每周都在这里接待几百个宾客，地毯被磨损得露出了线头，沙发罩子破旧，有的出现裂缝，椅子腿被踢坏了，桌面瘢痕处处，墙纸痕迹斑斑，盘碟和玻璃器皿不是边沿缺口，就是破碎不全。所有这些华盛顿夫妇曾不得已更换了两三次。现在华盛顿总统将随身带几件私人物品回弗农山庄，把其余的都拍卖掉。房子必要的修缮、装修、添置家具的事情，被留给了他的继承者。总统和国会反正要在1800年年底迁至华盛顿市了。

对继任总统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莫里斯官邸需花费成千上万美元才能像个样。这方面开支华盛顿总统经常自掏腰包，是否也要求亚当斯夫妇同样做呢？阿碧盖尔估计，要花

一两万美元才能使官邸漂亮如初，使内部设施符合总统府的标准。要筹措这笔费用，他们就得变卖许多私人财产。虽然他们愿意把积蓄丢在一座三年后就要弃之不用的房子里，但随后他们将所剩无几，难以支付做总统的高额消费：三千美元一年的租金，正式场合用的新马车和马匹的费用，仆人和秘书的薪水，总统办公室经费，接待国人的开支，要继承华盛顿夫妇的慷慨大方传统，需耗费大笔财力。

虽然约翰不必告诉妻子，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确难以承担搬进总统府的费用，但在几封信里他已讲得够清楚，他们最好耐心一点，拿出坚强勇气来忍受分离之苦，等待国会采取措施。假如国会不负责总统住宅的话，亚当斯夫妇就不搬进去，也不愿意住条件较差的房子，那样会丢总统的面子的。阿碧盖尔留在和平田园，在开春时找几个帮工，管理奶牛场，看守家产；约翰要住在旅馆竭尽全力料理国事，上一届国会在就职典礼后将要休会，新一届要在冬天才召开。约翰将在6月份回来，与家人团聚，帮助夏收，并在自己书房里处理总统事务。

这是明智的办法。

她起了床，走进隔壁存放衣服的房间，敲开水盆的薄冰洗脸，再在镜子前梳理头发。她见到的脸庞，与以前在韦茅斯牧师公馆衣柜镜里她仔细看过的不一样。十七岁时，她骨骼匀称，高高的、曲线宜人的前额，加上突出的颧骨，修长又显坚定的卵形下颌，以及坚实的下巴，整个显得和谐平衡。现在脸上显现出此后三十五年岁月的流逝，嘴唇变薄了，脸颊下端深凹下去，略长的鼻子更加显眼。

这是一张“老骥”的脸啊，想到这里，她流露出一丝苦笑。“老骥”是巴尔的摩一家报纸新近给亚当斯的绰号，他曾经给她解释说：“老骥就是能吃苦耐劳的种马，吃草不多，对

主人贡献大，费用小。”

“这个比喻对我俩都很贴切。”她心想。

她把几缕卷发梳到前额上，穿上保暖服装，套上厚重的靴子，头上裹着羊毛头巾，嘎吱嘎吱地踏过雪地，去彼得家探望婆婆，向她表示祝贺。

霍尔太太已穿上她最好的一件深蓝色礼服，领子和袖口都镶着花边，头戴白色花边的帽子。再过一周就是她八十八岁生日了，但她还在四处走动，动作敏捷，布满皱纹的脸上笑容满面。

“母亲，您知道，您是第二个成为总统母亲的美国人吗？”

“那就是博伊尔斯顿的血脉呀，每次都要攀登到顶峰！约翰一贯像我的家族血统。”

“歇一会儿吧，下午您还要过来与本镇的太太们一起喝茶呢。”

中午，约翰正在费城宣誓就职，她坐在他的法律图书室里，手指交叉放在膝上。午休的乡村，四周一片寂静。她很感激竞选终于有了结局，这倒不只是因为约翰获胜了，这对约翰的自尊心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她厌恶整个活动的每一个步骤，双方相互诅骂，庸俗粗鲁。平心而论，她承认杰斐逊最惨。看来共和党会欣然接受选举团的判定，并正帮助准备权力的有序移交。

不知不觉夫妻已分离了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她把政治抛在一边，（她略带一丝笑意地思忖，“亚当斯的夫人能把政治抛在一边吗？”）无所事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早上睡得很迟，下午与姐姐玛丽或邻居朋友喝茶消磨时光，晚上路易莎给她带来一盘简单的晚饭，让她在客厅暖暖的壁炉前吃下去，然后早早上床，看点书后便很快入睡。被窝里放着“圣母”，这是一只石制瓶子，里面装有开水，外面裹着法兰

绒，以前约翰在欧洲独自睡觉时，就用它做伴。

约翰·昆西在海牙住了近三年，后曾被华盛顿总统以双倍薪水任命为驻葡萄牙全权公使。他现在正准备去伦敦与路易莎·约翰逊完婚，她一家人是乐天派，是他们家旅居伦敦时认识的。约翰·昆西1795年秋被派往伦敦参加《杰伊条约》的换文工作时，曾去追求路易莎。大家都说，她会成为好妻子的。汤米在学法语，很喜欢在欧洲替约翰尼做秘书这段经历。查利在纽约的律师业务越来越兴旺。

但今天，就在中午，她就要成为亲爱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夫人。按规定，她很快要取代玛莎·华盛顿，而成为“罗马第一人”。

2

费城社会各界与政府官员都力劝亚当斯总统搬进莫里斯官邸。华盛顿在3月9日搬出时，留下几件磨损的家具，够约翰作为“单身大厅”之用。两间房间可用作办公室和卧室。他在3月21日搬进去，在这以前房子由看管人摆布。信中他诉苦道：“昨晚上，我第一次睡在新居里。多惨的景象啊！……没有一把椅子可以坐稳，床和被子一团糟。整个房子一派狼藉，佣人曾在此酗酒滋事，其恶劣程度，我是闻所未闻。”

她自己也乱糟糟的，收税员第二次上门来催讨211美元的税款。

“我现在付不出，”她告诉他，“但这个月会付清的。”

“总统夫人，要是您付不出，那还有谁能付呢？”

阿碧盖尔起身走到约翰的书桌前，上面有张孤零零的一美元钞票，她手头的现金只有这些。

她签字画押向他们的友人林肯将军借了四百美元。经营

老亚当斯农场的弗伦奇先生要她为公牛买头母牛配种。伯勒尔一定要她替新近买进的塞耶农场弄一对共轭牛和牛车，否则就不肯耕种。……她不知约翰在运作政府部门时是否遇到同样的资金短缺。他写道：“我开支很大，头季度薪水只够一半。”

亚当斯总统宣布，新选举产生的国会必须在5月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我国的安全和利益，用他们的智慧商议并敲定合适的议案。”此刻，他们的生活计划遂成为焦点。华盛顿任命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为驻法公使，但法国拒绝接受，并时而对他进行侮辱，扬言要逮捕他。法国还一直在西印度群岛扣留美国船只，这造成局势紧张，与法国开战迫在眉睫。约翰觉得，处理这个难以预料的微妙问题，国会应该分担责任。为此，夏天他不可能回家。事实上，他整整一年都没办法离开费城。

在就职典礼前一天，即将休会的众议院拨款一万四千元，修缮、装备总统府。约翰有了这笔款项，就可以购置新家具了。奥蒂斯太太是参议院老资格秘书的妻子，她选好了碟盘、玻璃器皿、桌布、厨房设施等基本生活用品。

约翰写道：“装修房子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需要你的参谋。另外，我们分居两地有诸多不宜，我恳求你带上路易莎、布里斯勒太太和她的孩子，即刻到我这儿来。你必须在波士顿租四匹马，雇个马夫，尽量体面一些……我身体很糟，重感冒、咳嗽，被搞得疲倦乏力，样样事情都在折磨我。”

对他的召唤，她从来都是不说二字。

他把繁事杂务留给了她，看守房屋，管理农场。南丁格尔一家擅自在她们的地界砍伐了一百多平方的树木，她打算提起诉讼。所有这些她该怎么办？约翰指示她，要把马车油漆一新，并在邻近雇几个年轻可靠的姑娘随行，费城的佣人

实在是“无法无天”。要处理好埃丝特·布里斯勒的家庭问题，这样可以把大人孩子都带到费城。要尽量变卖牲口，筹集现金，各个农场里要留几个可信赖的人管理，找一家可靠人家替他们看房子。要把雇工比林斯寄宿在彼得家，安排照顾婆婆……

实在没办法，她还得求助科顿表兄。瘦高个科顿白发厚密，鼻子上架着眼镜，看上去越发像德高望重的校长。他再过几个星期就六十五岁了，到了春天胸口照样作痛，但精力旺盛依旧。他与苏珊娜·沃纳结婚已经有七年了，通过他长期努力建立起了麻省医学会，并担任了六年的会长。事实证明，他在投资方面的才能不亚于促进医学知识传播的能力，令人啧啧称奇。

“科顿表兄，不知道还有谁家的资产有我们这么低的产出。我肯定，我们每年的收益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我自负地认为，如果当时把这些事情完全交给你和本人一起理家，收益会高些的。首先我决不会要这么多的土地，除非能靠土地生活；钱都花在没用的土地上了，假如当时我用它购买公债，尽管公债利息来源不畅，但麻烦会比管理土地少，而且收益要高得多。不幸的是，老伴总不同意我的想法，他认为除了土地投入之外，其它都不算积蓄。”

科顿眨眨眼，眼镜从突出的鼻梁向下滑，他深情地说：“你丈夫是个不善经营的农场主，但我希望他当个治国有方的美国总统，这只是咱俩私下的话。”

“他会做个好总统的，治国理政是他的专长。”

她把问题的复杂性摆了出来，她如何解决所有问题，立刻动身去首都吧？

“这办不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咱们分一下工：在波士顿油漆马车，租马匹，雇马夫的事情，让威廉·史密

斯堂弟去干最合适。尽管克兰奇农场与你们农场相邻，而且克兰奇极想把它变卖掉，但你现在不能买。我认识一对波特夫妇，无子无女，他们会像你一样精心看管房子和花园。我只须先帮他们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

他们一项一项解决难题。牛的销售情况不佳，甚至没有销路。要把牛送到塞耶农场，砌好墙，把牛关在牧场里；要给老亚当斯农场的弗伦奇买一对牛；十九头奶牛她要处理掉五头，剩下十四头出产的乳制品要是质量不好，没有销路，他们最终要花费两百美元的饲料费，而无利可得。

“我会在牧草地种上干草，”科顿叫她放心。“如果你需要现金，告诉我一下要多少就行。去费城吧，帮助总统治理国家。”

约翰寄来六百美元，她把二百给了威廉堂弟，由他负责马车；她付清了雇佣仆人的工资，买些必需的农具、种子，再把砌墙工作承包出去。她找了三四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姑娘，雇佣她们做仆人。埃丝特一步也不肯动，除非丈夫来接。

天气突变，一场暴风雪使霍尔太太卧床不起。

“我们会马上治好您的。”阿碧盖尔道，并守护了一夜。

霍尔太太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孩子，你现在要离开我了，那么我就准备死吧。”

她很难察觉地捏了一下儿媳的手，头转向墙壁。四天后菲普斯大夫宣布她死亡。阿碧盖尔把她并排葬在老坟地老约翰·亚当斯旁边。她改嫁霍尔先生，约翰一直没有原谅她，所以她是以苏珊娜·博伊尔斯顿·亚当斯的名分安葬的，大家逢场作戏，故意忘记她的再醮。

两天后，比利的二女儿玛丽死于痨病，她一直寄住在克兰奇家。路易莎看护了几星期，丧事葬礼还是由阿碧盖尔操

办的。

约翰急速让布里斯勒回来接家人去费城。威廉堂弟愿意像牧羊人一样，再把去费城的一行人送到纽约。

“我又不是羔羊，威廉，”阿碧盖尔向他致谢，“我更像拖着长尾巴的风筝。”

尾巴是够长的：总共13人，威廉、布里斯勒、詹姆斯三人骑马，阿碧盖尔与路易莎、埃丝特坐马车，三个乡下带来的年轻姑娘与布里斯勒家的孩子轮流坐在马夫位子上。

雨水冲刷露出了路石，路况很恶劣。不过，他们西行横穿马萨诸塞至春田，然后南行至哈特福德和纽黑文，一路上看到田野里绿色葱葱，林立的白桦树和枫树，新叶茂盛，一片春意，赏心悦目。每个晚上都由威廉安排旅馆房间，预订客饭，他理财有序。阿碧盖尔中途要在伊彻斯特娜布的农场作短暂逗留，然后去纽约看望查尔斯，让其余人先去费城。

她有两年没有见到女儿和外孙了。去年史密斯上校的财政崩溃了，只剩下这个小农场和普通村舍，离纽约二十英里，照娜布的说法，是完全与世隔绝，最近的邻居也相隔数里。阿碧盖尔不能求约翰给上校在政府部门里找个要职，但她自己有打算，要把他们全家带到费城，住进总统府，就像七年前一块住在里士满山庄一样。在那儿史密斯上校可以见见世面，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孤零零的农舍门开了，娜布两眼浮肿，膀大腰粗。后面跑来的是十岁的威廉·斯托本、八岁半的约翰·亚当斯和两岁的卡罗琳，他们出来看是谁来了。阿碧盖尔拥抱了孩子们后，走进空空如也的客厅。

“上校呢？”

“出去了。”

“出去了！上哪儿？”

“去看他的地产，半月前离开的。”

“我不知道他还有地呢。”

“他同兄弟贾斯特斯一起去的，他弟弟在切南格峡谷附近有一片地。威廉希望得到那块地的买卖权。”

“我本来真想跟他谈谈。”

娜布严厉地瞥了母亲一眼，她不该议论或批评上校，甚至暗示都不行。

阿碧盖尔在凄冷的房子里住了两天，有一对夫妇在管理农场，在她内行的眼光里，他们是不够格的。家里只有粗茶淡饭，供娜布和孩子们的温饱，别无长物。在这黑暗的农舍里，娜布的女儿恰似飞舞的阳光，两个男孩则完全失学。

阿碧盖尔心情沮丧，她要拯救娜布，但没有上校的同意，是不能请她们离去的。

“等上校回来，你们都来费城看看好吗？到时我的房间也布置好了。”

“可以，妈妈。”

之后，她去看望了查尔斯、莎莉和小孙女。他们用祖母的名字给她取名苏珊娜·博伊尔斯顿。他们家现住在前街91号一座新房子里，就在河边，从后窗望出去，可见桅杆林立。这地方充满了船只航行的噪声和叮当响，阿碧盖尔觉得房子随时会起锚开航。房间很宽敞，查尔斯的工作室排满书籍，整天顾客盈门。他听从父亲的要求，生活俭朴，把一半房间分租了出去。莎莉是个精明的贤妻，约翰·昆西任公使的部分薪水，也交给查尔斯投资。

“我希望你小心看管约翰尼的钱，”阿碧盖尔说，“等他回国重新做律师时，需要吃饭穿衣的。”

查尔斯转移了目光。阿碧盖尔注意到，他的眼睛下面出现了黑圈。

“查利，你工作太拼命吧？”

“不，妈，我只是睡不好。”

他们单独待在他的事务所，从敞开的窗户外传来绞车声，船货搬动声，码头操作的喧闹声。

“你担心什么呢，查利？”

“……没什么，妈。”

约翰曾表示要送马匹到纽约市哈得孙河对岸的鲍勒斯湾，来迎接她的马车，但布里斯勒发现一组马租金合理，而且她在查利家时，约翰的钱已经寄到，所以，她决定让雇来的马夫驾驭熟悉的马匹。事实证明她做对了。暴雨不断，每日六班驿车把路面压得坑坑洼洼，他们在一尺深的车辙里颠个不停。刚过特伦顿，离费城大约 25 英里，她看到约翰的马车挡在路中。亚当斯总统笑容可掬，等着她的到来。

这是他们最愉快的团聚之一。约翰叫马夫走在前边，夫妻俩坐在约翰舒适的马车里相互拥抱，互吐衷肠，弥合离情。在布里斯托尔的旅馆，他们靠前窗而坐，悠闲地一起进餐，窗外特拉华河俯首可望。饭后，约翰一边心满意足地抽着烟斗，一边听妻子讲农场的最新情况，母亲葬礼上的布道词，以及娜布在伊彻斯特孤独无助的处境。

此后，约翰向她透露，他已经决定不让约翰·昆西去葡萄牙，而是改任驻普鲁士公使，由于约翰原先与腓特烈二世签订了条约，美国正与该国建立起有利的贸易往来。约翰尼这次不是提升，但他去那里可以干更重要的事。他俩对儿子与路易莎·约翰逊即将举行的婚事感到很满意。乔舒亚·约翰逊现在在美国驻伦敦的领事，但他等女儿与约翰·昆西结婚后就要回国。约翰尼要去遥远的柏林城居住，那里很少有美国人去过，娶一个妻子对他有好处。

“约翰，总统的工作怎么样？从内部看如何呢？”

旅馆就餐处现在已空无一人。约翰把身体凑过桌面，用一种对她独有的信任口吻说：“问题一大堆。成千封有功之士的来信，谋求职位。共和党报纸否定我的就职演讲，尤其是我主张对法国走强硬路线那部分。本杰明·贝奇在《光明》上称赞这个讲演，但他撰文极其恶毒地攻击我的其他一言一行。”

贝奇曾指责华盛顿总统败坏了共和主义的纲领，他写道，“此人是我们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他不再有权让邪恶在美国繁衍了。”自然亚当斯夫妇不大指望他会另眼相看的。

“但可以肯定，没有人会听他的。”阿碧盖尔大声说。

“除了共和党人，”约翰答道，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你知道吗？法国拒绝接受我们的公使，对我们打击是多大啊。我想派杰斐逊副总统或他的朋友、前任国会议员詹姆斯·麦迪逊去法国，但他俩都已拒绝。”

杰斐逊一直态度冷漠。约翰的演讲对法国表明强硬立场，他有异议，他显然认为，把他们党与政府混在一起是不明智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与他做朋友？”她感到苦恼。

“在总统府，他当然会像在巴黎时一样受欢迎。但我想我们不太可能在一起共商国事的。”

阿碧盖尔顺便谈到约翰留用华盛顿政府部长的事情：国务卿皮克林，财政部长沃尔科特，国防部长麦克亨利。虽然众所周知，他们的任命是受汉密尔顿的影响，但约翰没有要求他们辞职，他们也没有主动提出辞呈。

“他们还不是汉密尔顿的人？”她问道，“他们时常反对你，我怀疑他们会不会说心里话。”

“他们可以老老实实在地表示不同看法，总统身边用一些只会说‘是’的人，没什么好处。”

皮克林尽管是马萨诸塞人，但他粗鲁，缺乏幽默感，又不喜欢亚当斯夫妇。沃尔科特很少有哪个想法不是出自纽约汉密尔顿的办公室。麦克亨利很无能，华盛顿总统找了四个好人都干，才找到他。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完全不受任何人影响。

“要是任命自己人做部长，协调共事，你不觉得效率更高吗？”她问道，“你与国会的麻烦也会少些。”

约翰咬着烟斗柄。

“这些人有经验，留用下来使民众感觉政令的连续性。最优秀的人士不再想来费城遭受公众的抨击和辱骂。我能控制手下人，他们伤不着我的。”

约翰最大的问题是，他日益与外界疏远了。他甚至弄不清联邦党的一些盟友在重大事件上的立场。

“当总统没人可信赖，亲爱的，四周围着一百人，又不能向任何一个人敞开思想说心里话，你知道这种感受吗？当了总统，孤家寡人一个，我比什么时候都需要你。”

3

他们到了总统府，这时夕阳透过底楼房间的崭新窗帘照了进来。在门厅和楼梯上，约翰铺了威尔顿机织绒头地毯，东方式花纹。地毯的转弯处被剪下来，做成了柔软的垫脚毯。小餐厅里他摆一张本地产的长方形餐桌和几把椅子，四周圆边、中间高起的长桌放在国宴厅，华盛顿夫妇曾用这桌子摆放瓷制小雕塑。

阿碧盖尔没有去后面管家住处和厨房，而是兴奋地跑上楼。国事客厅是个大间，里面装有几面镜子，大理石壁炉，枝形大吊灯，还没有装饰完毕。十二把深红色花缎面椅子，长

靠椅，花缎帷幕，显得华光丽彩。小客厅在前房，俯视市场街，内部色彩配得同韦茅斯她母亲的客厅一样。窗户上挂着淡黄色缎子窗帘，地上铺着布鲁塞尔厚地毯，白底绿叶，柠檬黄的花朵。靠壁炉那边的角落里放了一把黄色花缎沙发，几把罩着绿色织布的椅子。她默默地站着，想到她父母，思绪万千。约翰成就卓越，国人给了他这种荣誉，为此他们会多么自豪，丈夫对她母亲纪念备至，令她感动不已。

长厅一端的两间屋用作约翰的办公室，有便门供来访者进出。他们的卧室在中间，里边有一张新英格兰产的带有天顶的大床，两边各有一只老式弗吉尼亚衣柜，可以放个人的衣服，同她的乡下喜房布置得一样，床头小桌上还放着台灯和书。他带她走过中门，来到她的住处。奥蒂斯太太在里面摆设了写字台、书架、舒服的躺椅、梳妆台，精美的大橱很大，可以挂睡衣。三楼有一个小间，华盛顿将军曾用作私人办公室，现在归路易莎，隔壁套房住布里斯勒一家，再过去是约翰的秘书塞缪尔·马尔肯住的房间。四楼是蜂窝式小房间，供乡下带来的女仆、厨师、随身佣人住。房子装饰得很漂亮，阿碧盖尔向约翰表示赞赏。

“我与奥蒂斯太太都知道你的偏好，希望你满意。”

她每天五点起床，披上长袍，走到隔壁总统办公桌前，沐浴在初夏的朝阳里，感到光明和温暖。桌子就放在房间角落，上边有四扇窗户，三扇大的朝南，一扇朝东。此刻一片宁静，她计划着一天的活动，写家信，拟请客名单，列菜谱，拆看政界朋友的信件，读些约翰摆着供她学习的内阁官员呈上来的备忘录。

清晨四周寂静，空气明净，她在这里还读到法国的事态变化。他们显然想征服整个世界，包括英美在内。约翰在底楼厨房旁边的浴室里洗完澡，于七点钟来和她做伴，布里斯

勒拿着咖啡和一叠报纸随后而来。

八点，在楼下小餐厅吃早饭。目前家庭中，路易莎是惟一的成员，年轻的塞缪尔·马尔肯曾在纽约跟查尔斯做学徒，现在是约翰的秘书。他在这儿，就一天的预约安排征得同意。老朋友来随便造访，喝杯咖啡，政治是早餐的主题，有人指责他是君主论者、贵族，所以约翰要在总统府树立一个彻底民主的典范。

彻底民主对阿碧盖尔来说，意味着从早到晚彻底安排活动。

十一点以前她伏案工作，记账理财，处理仆人问题，十一点穿着打扮，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会客，有时要应酬到四点客人才走光。立秋以前约翰一直让她休息，没让她像华盛顿夫人那样在客厅接待客人。然而昨天应邀来访的有三十二位夫人，陪着几乎同样数量的绅士。今天有各国公使携夫人，以及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和夫人要来访。在未来几天里，她要设宴款待整个参、众两院。几百人士要求造访，人人都肯定会受欢迎。对每位新到的宾客，她都起立寒暄几句，“您是今天从巴黎来的吗？”“您还住格罗夫纳广场的宅第吗？”并把他们引见给总统，让仆人端上柠檬汁、蛋糕。

每天招待会或家宴后，她必须乘车出去，活动到七点，或是回访，或是留张名片。这样做可以迎合多心的费城社交界，使他们心满意足。

她做第一夫人比自己预料的成功得多，但着实令她惊讶不已的是约翰和蔼可亲的举止。华盛顿将军只在正式餐厅举行总统招待会，在这种场合中，室内所有座位都撤走，总统站在壁炉前，身穿黑天鹅绒服装，头戴假发，身佩一把精制的钢柄长剑，秘书把来访者正式引见给他，他庄重地鞠一躬，表示欢迎，双手摆放的位置告诉对方，仅此而已，不便握手。

约翰的招待会不拘礼节，他身着普通的灰色或黑色西服，配上一件带褶边的白衬衣和硬领。他与每位来宾握手，谈论住宅、家庭、当地政治活动以及国家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参、众议员席上反对他的共和党议员，对亚当斯总统的作风十分恼火。在轻松随便的小客厅里，阿碧盖尔坚持与共和党人的夫人接触时间稍长一些，这引起约翰的咯咯笑声。

“你已迷住了这些夫人们，她们的共和党丈夫就不好当着她们的面指责我了。”

要依靠议员投票支持他的提议时，亚当斯总统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她到来后不久，约翰就开始草拟致特别会议的咨文，内容是有关法国拒绝接受华盛顿总统选派的公使之事：

“欧洲各国的敌意已经危及我国的安宁，他们若是恢复和平，从而能向你们表示祝贺，该是我很满意的事情。……其他国家或对外战争不断，或国内四分五裂，萧条凄凉，动荡不定，而美国前景喜人，有望建成一个法治国家……公平、适度的法律来自理性，建立在惟一坚实的基础之上——人民的意向。

……

“大使的权益是公认的，以万国法律和惯例为依据。法国拒绝接受我们的公使，就是对这一权益的否定……接受我们公使的条件，是无讨论余地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这表明我们不把我们看作盟国，看作朋友，看作一个主权国家。”

他要求建立强大的海军，要求修改“组织、武装、训练民兵”的法律；要求通过直接税建立公共财政，保卫国家的安全。

“决不允许怀疑美国人民对他们自主建立、自由选举的政府的支持。……”

显然，亚当斯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不让美国卷入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纠葛、战事，保护公海上的本国船只。亲英

派和亲法派之间的敌对情绪，掩盖了涉及各州的国内问题和各自的利益。参众两院对总统咨文的官方反应是真诚的，但接着他们花了数周时间进行辩论，把总统的大部分要求否决了。

亚当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而反对党领袖杰斐逊副总统主张，亚当斯总统所提出的立法将进一步激怒法国，导致战争。国会不愿批准建立约翰提议的炮兵和骑兵部队，也不同意整顿民兵。惟一得到保证的权力是借资八十万美元用于防务，并有权要求各州州长武装八千民兵待命。国会最终也批准了派三名专员去法国求和，这三名专员是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弗朗西斯·达纳、约翰·马歇尔。平克尼被法国不体面地拒绝后，滞留在荷兰；达纳不肯去，后改派埃尔布里奇·格里；约翰·马歇尔是弗吉尼亚的律师，他公平正直，据说是全国最有条理的人士之一。

“他们拒绝我建立部队，那么这三个人就得起到部队的作用。”约翰对阿碧盖尔说。

科普利太太从英国送来一份礼物，是约翰·昆西的英俊肖像画。约翰尼蓄着长发，蓬松地盖过耳朵，在脖子处剪齐，眉毛高高的，显露出贵族气质，双眼炯炯有神，栩栩如生，罗马元老院式的鹰钩长鼻，活像外公，嘴巴坚实有力。阿碧盖尔把肖像挂在小餐厅里。

“那幅肖像活现了约翰尼的特征，”她低声自言道。

“也看得出，我们儿子是个异常英俊的小鬼，”约翰答道，“他看上去极像当时我爱上的你。”

“我曾经有那么漂亮？”

“是的，亲爱的朋友，你当时确实漂亮。现在也是。”

“总统先生，这是今天你发表的最亲切的声明。”

她社交季节中最繁忙的高峰是7月4日《独立宣言》纪

念日。在这天，他们要邀请宾夕法尼亚州长和州政府官员，费城市政会，商社和社会各界头面人物，外国使节，政府部长和夫人，这是华盛顿将军建立的传统。

“我还要再请国会议员和夫人们，”阿碧盖尔向约翰进言，“这样就多了一百五十人。我们要在屋内和花园里都摆上长桌。除了酒水之外，华盛顿夫人还用了两担重的蛋糕，半木桶葡萄酒，那天他们家花费五百美元。我们的花费要远远超出他们的。”

约翰乱吹着口哨，“上个月房东把房租提高到他们家所付的两倍。”

“既然我们不能向上帝祈求钱财，那么我只能祈求独立纪念日凉快点。”她笑答。

财政部审计官送来约翰担任副总统期间拖欠的一千美元。国庆节黎明，空气清新，没有灼热炫目的阳光。她早早就梳洗打扮，身穿白色光亮绸连衣裙，前额留出一缕刘海，头上别了两枚珍珠饰针，戴上珍珠项链和耳环，这些珠宝是她在伦敦首次晋见夏洛特王后时买的。约翰则穿着就职时做的西服。

来宾们先在楼下客厅与总统叙谈一会儿，吃蛋糕喝酒，接着那些携带夫人的客人就上楼，到小客厅问候阿碧盖尔。随后人们来到花园闲聊，宾客盈门，从十二点一直到四点。布里斯勒估计，参加接见排队的来宾有一千来人，大家都受到了亲切接待，这毕竟是人民的官邸，是他们把亚当斯夫妇安排在那里的呀。

4

特别会议结束，他们离开费城回到昆西。

阿碧盖尔以前来过伊彻斯特，但现在气候急剧恶化了。上校两周的外出，延长到了三个月。时间已是7月底，但他却杳无音信。娜布再也无法揣测他的行踪和归期。两个儿子缺乏调教，她自己心情沮丧，没有精神很好辅导他们。村舍有失修的迹象。阿碧盖尔低声对约翰说：“可怜的女儿，她是我所了解的最孤独无助的人之一。”

“那我们把她跟三个外孙一块带上吧。”

“邀请是可以的；带上可不行。”

他们围着餐桌吃晚饭，7月底的阳光射进西窗，阿碧盖尔问道：“娜布，你不想跟我们去住几周，会会昆西的老朋友吗？”

娜布低下了头：“谢谢您，妈，可我不能走呀。上校随时都可能回家，我不能让他看到人去屋空。”

“这是你一厢情愿吧，”阿碧盖尔语气变硬了，“你真的该让我把外孙们带到你伊丽莎白阿姨和皮博迪牧师那儿去，在阿特金森有一所很好的书院，牧师的讲坛就在那里。你阿姨会把孩子带在家里，皮博迪牧师会负责他们的教育。我们要把伊丽莎白阿姨的儿子威廉带到和平田园，担任你父亲的秘书。”

娜布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太阳从四周围着树木的农田一边落下去。

“是的，”她低声说，“儿子必须上学，他们已经耽误了两年的宝贵时间。只有卡罗琳陪我留在这儿会很艰难，但我不能再把他们贻误了。”她转过身来，“谢谢，爸，妈，我知道孩子跟着伊丽莎白姨妈、皮博迪姨父会很幸福的。”

夜深了，阿碧盖尔睡不着，她问丈夫：“我们怎么帮她啊？”

“只能利用裙带关系了，我在费城为漂泊不定的上校找份工作。现成的没有，我只能新设一个。……薪水由我们自掏腰包。”

第二天，他们带着孩子们走了。

波特夫妇十分仔细地看守着和平田园的房子，不过，老鼠钻进了上锁的贮藏室，在卷起的地毯里作了窝，而且吃掉了部分圆锥形糖块。玛丽·克兰奇找出钥匙打开门，让他们把地毯擦洗、晾晒了一下，把糖块都刮干净。英国玫瑰树开花了，科顿驱使着长工们。可是7月14日下了一场雹子，部分蔬菜受损，大麦地被毁，一些玉米茎秆折断了。他们把大麦收割进仓，用作饲料。

几乎每天都有费城派来的驿使，递送各类报告、信函、政策请示，请总统批阅。来信中有私信，也有公函，有对他的品行表示敬意的，也有讽刺的，所有信件都是由约翰亲自答复，他不失时机地说服民众，一定要“热爱我们美国，热爱它的政体和联邦政府……这是国家未来的和平、自由、安全、繁荣的最吉祥之兆。”

现在若想了解三名特使在法国遭遇如何，他们是否能与执政内阁达成真正的友好协议，还为时过早。阿碧盖尔看到家里仍只是些日常杂务，便留下路易莎接待来问候总统的朋友和各界代表，她带着两个外孙和姐姐玛丽乘马车去阿特金森。这是几年来三姐妹头一次聚在一起。

可悲的是，愉快的重逢是那么美中不足。比利的小儿子查尔斯·史密斯在阿特金森附近的黑弗里尔工作，他得了肺结核，已是晚期。他姐姐就是得此疾病死的。凯瑟琳·路易莎在他那边照料，但毫无起色，阿碧盖尔忧伤地说：“比利死了，一个孩子也死了，现在又有一个活不长了。”

“上帝的安排真是不可理解，娜碧，”玛丽低声说道，“为什么我女儿露西会嫁给了约翰·格林利夫，一个瞎子？我曾警告过她，孩子天生会是瞎子，可为什么她还要生？为什么我儿子比利要放弃律师职业，跟着格林利夫夫妇干起地产投

机买卖，结果破产？虚度这几年光阴不算，职业也荒废了……”

“他的职业没有荒废，姐姐，约翰已借给他两百块购买法律图书，他很快就能回到律师队伍的。”

伊丽莎白嫁了个好丈夫，先生是阿特金森那群信徒中的首位牧师，他年纪57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对自己的浪漫史津津乐道，说他丧偶以后，就找伊丽莎白介绍新妻子，与他“同甘苦，共命运”。伊丽莎白给他介绍了纽伯里的一个女士。正当他前往求婚的途中，听说萧先生去世了。他马上调转马头，回到黑弗里尔参加丧礼，明智地等待一段时间后，就娶进了伊丽莎白，有人诋毁他说，他是在丧礼上向她求婚的。

阿碧盖尔和玛丽直奔牧师公馆。这是一幢两层楼，双烟囱的大房子，有很多空闲的卧室，住了八名书院寄宿生。皮博迪既是牧师，又是农场主，他身躯高大、威严，一头黑卷发。他自己砌石墙、养牛，极像韦茅斯的史密斯牧师。他与前妻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只有伊丽莎白的一个孩子，七岁的阿碧盖尔·萧需要他的监护，所以他热情欢迎娜布的儿子前来。

他立即去书院替他们报名。姐妹仨拉过椅子坐在客厅中央，头并在一起，神聊飞逝的时光，小辈多变的命运。高兴的是，同胞姐妹又一次相聚在一起，玛丽五十五岁，阿碧盖尔五十二岁，伊丽莎白四十七岁，她们是查尔斯顿的威廉·史密斯牧师和伍拉斯顿山的伊丽莎白·昆西留下的全部骨血，多年来一直亲密无间，有难相助，还互相照顾子女。她们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大这家觉得，这种姐妹情深足以告慰父母。阿碧盖尔思忖：“真奇怪，我们取悦父母的心情多么强烈，他们去世多年了，还是如此。”

到10月初，他们必须返回费城。在家乡只待了两个月，时间很短但使人精神振作。收摘水果，在彭氏山山脚下垒石墙等农活，又使约翰重新充满了朝气。哈特福德和纽黑文的轻骑兵出城几里恭迎总统马车，护送他们到下榻处，第二天早上再护送出城。约翰接受了这些姿态，以为这是忠于继任总统的证明，他在所到各个城市的人群前，把这一点说清楚了。

当他们来到离伊彻斯特最近的客栈时，发现一个穿制服的骑兵。他跟着马车来到娜布的村舍，呈上纽约市发来的信件，并证实费城爆发了流行性黄热病的报道。死亡或垂死的人成千上万，横尸街头也无人料理，五万居民纷纷逃往地势高的凉爽处，不过，疫病在新来的爱尔兰、苏格兰移民拥挤的公寓里肆虐。

“娜布，我们得在你处待上几周了，等待费城下霜，国会才肯复会的。我们留下，你能相容吧？”

“不但我能相容，而且房子也相容呢。如果你以为这个双关语不太好，那就想想吧，自从你们7月份离开，我根本没有跟成年人说过话。”

上校出走至今已有半年了，既没有给他妻子捎个口信说明去向，也没有寄一分钱，这使娜布蒙受耻辱，心灰意冷，郁郁成病。阿碧盖尔有声有色地描述两个外孙如何受到牧师先生的热情接待。突然，娜布控制不住表面的镇静了。

“妈妈呀，也许我本不该离开你的！我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阿碧盖尔把女儿抱在怀里。

“家人没把你遗弃，没有的事。要是我们去费城时上校还没回来，你和卡罗琳就跟着我们走。”

“好的，妈妈。爸爸呀，我做错了什么？”

“什么也没错，心肝。是你命运多舛啊。”

他们的孩子中，遇到麻烦的不只是娜布。约翰一周两次到纽约市参加会议，处理政务，都住在查利家。从他第一次回来，阿碧盖尔就得知出了事。约翰不爱多说，她也没有逼他讲。最后他再也克制不住了。

“阿碧盖尔，你明天陪我去纽约好吗？是查利，他出事了。他不肯讲，也许会跟你说的。”

他们在十点左右来到查利的家。码头上装货的船只喧腾着欢快的噪音。莎莉说，他正在准备法律令状。阿碧盖尔敲敲门，问能否替她办一件法律事务，查利两眼熬红了，左脸出现了抽搐，他瘦了。

“是法律事务吗，妈妈？当然可以。”

“不是上法庭的事务。你知道，我有一个儿子，并十分疼爱他。他爸爸也是。他现在遇到了麻烦，我们并不想打听什么。我们只想帮上一把。我们想到，作为律师你可以帮我们调停一下，劝我们的儿子敞开心怀。”

查尔斯太紧张了，不知怎样拐弯抹角。

“如果你在讲我，妈妈，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有一些棘手的诉讼要处理，就这些。”

那天下午，阿碧盖尔把莎莉拉到一边。她是个迷人的姑娘，机敏，眼睑重垂，但嘴唇曲线优美，显得热情。她看出了婆婆的思路。

“是的，查利太需要别人帮上一把了。至少在他的内心深处。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都是我的过错。”

“把详情告诉我吧。”

都是因为约翰·昆西交给查利投资的那部分薪水。第一年，他把那笔钱用于抵押，显然投资不善，他只得自掏腰包付利息。但第二年3月，我哥哥威廉陷入了困境，这您是知道的。”

“我记得威廉上校的困境。”

“您有所不知，他面临因债务而坐牢的危险，我的兄弟们说服查利把抵押券换成期票，帮他摆脱困境。我弟弟贾斯特斯拿着期票，但无力支付利息。查利不能开口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他有负于约翰·昆西，感到羞愧难言。我觉得因为娜布和我的面子，他又感到有责任这样做。他内心充满责难，甚至责怪当初约翰尼把钱交给他负责，才到了这种田地。”

“涉及多少钱呢？”

“我猜想有两千上下吧。”

当天晚上，他们聚在娜布的厨房里，父母女儿三个人亲密地聚拢在鲸油灯的光亮下面。可是，阿碧盖尔难以启齿，把一个孩子的困境告诉另一个，何况是娜布的丈夫使兄弟陷入的困境。这会伤害她的。

“约翰，我们卖掉一个农场，或者一些债券好吗？”他们并排睡在楼上卧室里，她开口了，“把两千美元还给查利？”

“你知道查利会怎样答复你。”

“是的，真遗憾。这样做能解决上校和查利的负担。”

“如果我们现在替查利解围，那么我们一辈子都要不断帮他。等我在费城替上校找到负责的工作时，我会亲自逼他还清债务。”

“可怜的查利，他真的免了上校坐牢，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活活愁死。”

“谁叫他的脸皮这么薄？我们都会犯错误的。我们都得学会原谅自己，这样工作才会有进展。”

“为什么查利脸皮这么薄，上校脸皮这么厚呢？人性难道不是真正的宇宙之谜吗？”

时间已是11月5日了，第二天一早他们要去纽约，然后直接去费城。国会于当月中旬复会。卡罗琳很开心，在房间

里跳进跳出的。娜布却垂头丧气，离家出走等于承认失败。

那天傍晚，一名骑兵来了，猛敲她家的前门。他拿着一袋信件。

“威廉·史密斯上校夫人在家吗？”

“在家，请进。”

娜布赶忙跑到前门口。

“贾斯特斯先生的来信，夫人。他吩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我刚刚从切南格地界过来。”

“我先生呢，你见到他啦？”

“近来没有，夫人。”

娜布上楼去了卧室，拆阅小叔子的来信。父母在楼下静静地等待，显得有点不安。她下楼来，脸色通红。

“上校的弟弟说，他和上校常常托邮递马车寄信来，听说我一封没收到，他们大吃一惊。这次托私人带给我一点钱，到了纽约，明天我跟你们一起进城去取。”

阿碧盖尔和约翰面面相觑。

“爸爸呀，有了这叠信件，一切都好了。估计威廉过几天会回到切南格，然后就可以回家了。我必须在这里等他。”

这是一种恳求，近乎哀诉，请求父母支持她的信念，而她认为丈夫快回家了。阿碧盖尔叹了一口气。

他们一早就进了纽约，约翰去查利处看望，取信件，阿碧盖尔利用这段时间带娜布去找帮上校带钱者的住处。这个人已经搬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娜布垮了。几个月没有看到过一个子儿，但失望远远超过这些。如果那人没有携款潜逃，就是上校根本没有送钱来。

“亲爱的，把你的打算改变一下吧。我们可以派人去接卡罗琳和箱子……”

娜布打断她，“不，母亲。我可能拿不到钱了，但我现在

知道丈夫写过信，并且打算马上回来。”

5

布里斯勒曾带着妻儿逃避疫病，现在及时赶回，使得总统府的各方面事务正常运转起来。很多参议员还在避疫未归，法定人数不到。约翰利用这几天时间起草了首次年度讲演。他需要这段回旋时间。一到费城，约翰就参加了阅兵式，尽管那天阴冷，但他还是听从大家的意见放下车窗，结果受凉了。他被关在家里，由阿碧盖尔和那些受布里斯勒调遣的素质优秀的仆人们精心照料。他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心里很高兴。

阿碧盖尔拍松他背靠的枕头后，坐在床边的摇椅上。他大声朗读着，热切的嗓音听起来跟 1762 年元旦那次完全一样，当时大家在昆西外公家吃完饭，他驾车接她去看看他新开业的律师事务所，给她读了札记簿里一段请愿书，内容是争取学徒有权接受启蒙教育。而如今他在力图给国会打气，要以浩然正气反对外国的一切冒犯。他向议员们通报了三位使节已经到达巴黎的消息，然后说：

“无论结果怎样，我坚信，我方要不遗余力地谋求谈判的最后成功，其公正性条件要符合美国的安全、尊严、利益。同时，我们要显示出美国人民的……力量和团结……并为保卫国家运用仁慈的上帝所赋予的才智，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和平，获得正义。”

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对法兰西执政内阁将如何接待他们的使节感到焦虑不安，所以赞成亚当斯总统的强硬态度。亲法的共和党人继续骂他为好战分子，说他妄图激怒法国与我开战。

阿碧盖尔在楼上刚装饰完的客厅里接待宾客。从来宾服

饰种类的不断变化，她能够看出，美国的声望在不断提高：除了英、法、意、西服饰，新增的有希腊、土耳其、的黎波里塔尼亚、俄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色彩绚丽的款式。越来越多来自遥远未知国度的人士，向这个新生的国家表示敬意。他们拭目以待，看这令人发笑、不可思议的自治实验将如何进展。

这个实验正在进行着，笨手笨脚，磕磕绊绊，纷争四起，争吵不休，但毕竟在运转着。约翰正在起草一份与塞讷卡印第安国的条约，然后送交参议院，并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改变特拉华州巡回法庭的开庭时间；而阿碧盖尔设宴款待了 30 名绅士，其中包括副总统杰斐逊，他是头天晚上到达费城的。亚当斯总统被迫罢免了一些政府官员，他们要么像坦奇·考克斯那样，妨碍政府的治国方针；要么像约翰·兰姆和威廉·贾维斯那样，侵吞公款，结果有人指责他宠任阿谀奉承之徒，任意撤免所有共和党人。此时，阿碧盖尔就把能够提供上述三人犯错误的材料的人请到家里。贝奇在《费城光明报》上发表诽谤“布瑞特里公爵”的文章，阿碧盖尔就仔细阅读联邦党的报纸，每周查阅数十种报纸，收集文笔优雅的反驳材料，剪下来交给富有同情心的报纸，以抵消这些攻击。

约翰发现她满手油墨，坐在客厅的书桌前，她坦白地说，“这真像在沼泽地里拉雪橇，我们越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真相，贝奇歪曲事实就越猖狂。没办法制止他吗？难道没有法律保护合众国总统免受公然诽谤吗？”

“《光明》每期都向我们发起新鲜的指控，我的档案可比法律诉讼更能为我辩护。”

阿碧盖尔把当日报纸推到一边，指尖的油墨弄脏了脸颊。

约翰不是这“可悲恶作剧”的惟一对象，联邦党人都受

到了谴责，尤其是汉密尔顿。他仍然通过皮克林部长和麦克亨利部长，实施对总统的一定程度的控制。贝克利是众议院的免职职员，是汉密尔顿的死敌，他策划了一本书，伺机向汉密尔顿报复，书名是《1796年合众国史》，讲的是汉密尔顿与一位名叫雷诺兹夫人的风流韵事，以及他与该夫人的丈夫合谋，廉价买断退伍军人的期票，以此诈骗财政部的钱财，因为他们知道期票可以原价兑现。阿碧盖尔和约翰都听说过这种指控，但拒看此书，以免抬高它的身价。到了秋天，汉密尔顿发表文章进行辩护，他拿出了为政廉洁的材料，但承认与该夫人有染。这对联邦党是个打击。

假期糟透了，娜布从穷乡僻壤来信说，上校还没有回来，但她不能来费城过圣诞节。约翰尼和汤米都没有来信。阿碧盖尔曾写信给约翰·昆西：“并不是说你兄弟无能，我坚信他会竭尽全力管理你的财产，但我建议你改雇塔夫茨大夫，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忠诚可靠。”可是这封信他要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收到，而他的薪水积余还在源源不断地划到兄弟的名下。他们听说查利为了挽回约翰尼的第一笔损失正在孤注一掷，用无担保期票在高利息上作更大的投机。这在北方佬的生意传统中是十分忌讳的，但亚当斯夫妇只能等待约翰尼本人来切断资金供应。

他们还听说，查利跟纽约一帮放荡不羁的家伙混在一起，狂饮滥醉。阿碧盖尔自忖，“这是为什么？”查利身上有那么多优点，他是三个儿子中最英俊的，最容易交朋友了，而且在获得当事人之前，也没有像约翰·昆西那样在波士顿遭遇多年冷遇。他娶了自己的所爱，在纽约律师界广受尊敬。几年来，他一直过着节约的生活，理财时的一个挫折，就能把那种生活毁了吗？

她脑子里闪过一个推理，查利的性格经不起挫折，他一

贵太顺利了，失败从不属于他的常规。她真的替这个儿子担惊受怕。

她病倒了，间歇性发烧，拉什大夫为她起泡放血。

“是痛风，”他直言相告，“是古罗马皇帝的贵恙。”

“得了，拉什大夫！让本·贝奇听到了，他会指控我们专惹帝王病。”

元旦到了，她不能躺倒，这天有几百名外交官、政府官员、国会议员、访客云集总统府，喝酒吃蛋糕，恭祝总统夫妇和全体百姓 1798 新年吉祥如意。

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法兰西军队所向无敌。意大利被征服了，奥地利投降了，普鲁士、西班牙、荷兰、托斯卡纳被追求和。法国还征服、吞并了比利时，一支法国部队入侵中立国瑞士，并占领了巴塞尔。只有英国还在坚持战斗。最近有谣传，说法国不日将横渡英吉利海峡，进犯英国。共和党欣喜若狂地庆祝这种前景。对于联邦党人，特别是亚当斯总统，这是不祥之兆。

由于广泛的胜利，法国执政内阁拒绝接见约翰派出的三个专员。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去说服执政内阁，表明美国与法国结盟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两国为敌则有百害无一利。现在法国变本加厉地危害美国航运业，他们抢走船只和货物，把水手就近放逐到岸上，不给食物和防身的武器。共和党人对亚当斯总统愤怒之极。

国会里争吵不休，一片乱哄哄的气氛。首先讨论的是《对外交往议案》，它提出建立全球范围的外交和领事机构，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该项拨款事宜在众议院辩论，在一次激烈的辩论会上，康涅狄格州联邦党籍议员罗杰·格里斯沃尔德侮辱佛蒙特州共和党籍议员马修·莱昂，诋毁他的

革命战争生涯。对方当场啐他的脸，他就挥起手杖袭击，对方则操起一把火钳。两人在议会大厅的地板上扭打起来。约翰惊呆了。

“这是联邦政府所发生的最最恶劣的事件。自从建立最早的殖民地以来，我们就选举了政务会和立法机关，我们跟英国总督战斗，而不是窝内斗！我们建立这个政府时，大家担心的是总统，而不是议会。总统制运作起来了，可是如果议会出现暴力，我们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

“你曾害怕强大的政党会引起这种党同伐异，这种局面日趋严重了。”

阿碧盖尔觉得自己被迫与品行不纯的人士为伍，一时感到绝望，她写信给伊丽莎白·皮博迪说：

亲爱的妹妹，对于官场生活，我已经厌烦至极，尽管外人看来它令人羡慕；要是世界末日不以我们的至善为训，我倒想回归和平田园……躲起来，远离尘世的喧嚣，不要权势，没有野心。那些才智超群的，年老资深的，都厌倦公职，他们被无休止的反对意见搞得疲惫不堪，为了维护秩序、和睦、和平，反对野心、骚乱、无政府主义，他们殚精竭虑。我希望大家会团结一致，但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因为南北对立，不亚于水火不相容。

一天早晨，她收到请柬，拆开蜡封，看见请柬上写着恭请“总统、夫人、暨家人”出席于2月22日在音乐厅举行的华盛顿将军大寿庆典暨舞会。她等待约翰批阅完财政部的冗长文件，动身离开书桌时，就把请柬递给他。

“约翰，把总统和家人当做平民，邀请参加公共舞会，这

合适吗？组委会干嘛不来请你担任官方发起人呢？”

他用食指弹弹请柬。

“亲爱的，这不是故意的。大部分发起人是联邦党。”

他拿起笔，草草写上“谢绝”。

回绝的消息在举行舞会的当天就在《光明报》上见报了。尽管副总统杰斐逊也没有参加，但总统的拒绝在报端引起轩然大波。约翰岿然不动。

拉什大夫嘱她在房间静养。他每天下午留下喝茶，兴致特别高，因为约翰任命他担任美国造币局财务主管。她无所事事，就筹划把约翰乡下的书房从餐厅里搬出。她写信给科顿，请他把两个小间的隔墙拆掉，摆上一排书架，再在外边建楼梯，这样信使和访客就不必穿越屋子了。她的安排对约翰保密。

他忙得不亦乐乎，向众议院通报《杰伊条约》给美国公民挽回了多少损失，向参议院递交他的突尼斯条约供批准，向国会递交华盛顿市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报告。忙里偷闲，他筹集了一笔钱，有两千多美元，买下了克兰奇为他留着的农场。她了解到，约翰是通过科顿转交的现金，就写信给玛丽：

“我要给你提一个建议。我希望，克兰奇先生卖掉农场之后，这笔钱可以减轻他的负担，给他带来好处，如果投资公债，产生的实际效益会比地产更高。……我请求在姐夫有生之年，不要为了资助孩子而动用这笔钱。他们年轻，比上年纪的人更能吃苦分忧。”

几乎在同时，她得知威廉上校已经回家和妻子团聚，而且请来债主结算债务。不久，约翰·昆西致国务卿皮克林的信收到了，告知他和妻子在柏林安顿好了，不再为丢掉里斯本的职位而泄气。

她要了热水洗澡，穿上漂亮的毛线连衣裙，下楼与约翰

及其好朋友们一起吃饭。

“人类是不屈不挠的啊，”她听着桌子边的愉快闲聊，心里这样想着。

3月4日，亚当斯夫妇庆祝约翰就任总统一周年。餐间送来了国务卿收转的第一份电报，是三位巴黎专员用密码发来的。电报一份份送来，约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我不该知道内容吗？”她轻声问。

“我不敢告诉你。只有四位部长看过。征求这四位先生的意见，考虑是否建议国会立刻宣战，是我的责任，真是恼人。”

“宣战！约翰，法国人真的已经把你逼到违背自己的所有原则，而向他们宣战的地步了吗？”

“你会明白的。我不该把电报送交国会，否则我要替三位使节的性命担心了。不知他们此刻已经离开巴黎了没有。”

她张开嘴，但欲言又止。以后几天内，她默默无言。约翰给国会写了措辞强硬的咨文，但部长们表示异议。他最后把财政部长沃尔科特写的东西修改之后送到国会，并要求通过一项防御计划，“以保护我国以航海、经商为生的公民，保卫每寸暴露的领土，储满我们的军火库，建立铸造厂和兵工厂，并提供足够的税收支付临时费用，弥补因商业走弱而产生的亏缺数额。”

国会没有得到电报，就拒绝形成法案。共和党籍众议员提出要求并得到了一套电报。

时值4月初，这件事是在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上保密得最好的。当全国和国会最终读到电报时，爆炸就更加剧烈了。他们得知，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已通知美国专员，对亚当斯总统在国会特别会议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执政内阁感到异常愤怒。”专员想要获得正式接见，就必须修改总统讲话的部分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必须私下付给塔列朗一笔二十五万美

元的现金，以安抚他们受伤害的自尊。另外美国还必须向法国提供近一千三百万美元的贷款。只有得到这些款项，才有可能举行友好谈判，解决两国争端。

索取私下贿赂和公开买凶费，是主权国家之间所能给予的最大侮辱。共和党人目瞪口呆，他们原打算向总统发难，可现在联邦党占主导的参议院要求公开发表这些电报，于是全体国民的反法情绪猛涨，他们驳斥了共和党领导人，慷慨激昂地站到他们总统一边。至此，约翰·亚当斯方才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

大势已去的共和党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每隔几天就辩论和通过亚当斯总统所要求的各种法案：建造 12 条战舰，增编炮兵团和工兵团，成立海军部，新建要塞，采购武器弹药，授权征召不多于一万军士和士兵组成的临时陆军，准许海军扣留出没于美国近海，或者曾扣留过美国船的法国船只。

经在法国的美国专员的要求，亚当斯没有透露法方三名非正式使节的姓名，他在报告中称他们为 XYZ，因此索贿丑闻在美国公众那里，以 XYZ 事件称呼。

“XYZ 事件，”阿碧盖尔细声说，“这是‘战争’的奇怪别名。”

“1796 年大选，法国人几乎把我击败。”他答道，“而如今，他们却使我成了民族英雄。我以前可没有当过英雄啊。”

“感觉如何？”

“老样子。这种硬度很奇怪，介于香蕉和岩石之间。”

6

自马萨诸塞之战以来，康科德、列克星顿、布里德山战役那段岁月以后，一波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浪涌向全国。阿碧

盖尔与塞缪尔·奥蒂斯夫妇一起观看戏文，座无虚席的剧场内，观众为新作《总统进行曲》的歌词喝彩。万人集会，阿碧盖尔从二楼窗户看出去，街上人山人海，一千多 18 到 25 岁的青年游行到总统府，列队穿过人群。总统身穿总司令的制服，在招待会的房间接见了他们的委员会，倾听他们振奋人心地表决心，要忠于联邦，献身美国。类似的集会在许多城市举行，与会者都是年轻人，他们决心参加由法国强加给自己的任何战争。法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军事强国，而美国的陆海军还只露宿于国会议案之中。一个只拥有刚刚起步的军事机器的国家，怎么能跟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的征服者，以及拿破仑的天才指挥相抗衡呢？那些站在总统府窗户底下高唱爱国歌曲的年轻人就是答案。

仍有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局面。约翰号召 5 月 9 日全国禁食，宣布这是“庄严耻辱日、禁食日、祈祷日”，但他收到匿名信，扬言要把费城烧为平地，总统遂派轻骑兵通宵巡逻在街头。

《波士顿记事报》指责约翰提名约翰·昆西去瑞典进行新条约谈判，仅仅为了提供给他新设机构的开办经费和额外薪水，指控父子合伙在两年中向联邦政府勒索了八万美元。

贝奇也没有沉默，他骂总统为“瞎子、秃头、跛子、无牙、牢骚鬼亚当斯”。

如今，约翰已经两鬓全白，他蓄着长发，垂在脸颊两边，一对大眼显得疲乏而又极具洞察力，浓眉乌黑依旧，白发黑眉形成有趣的对比。脸上皱纹不多，鼻、嘴、颌轮廓线条仍然结实明显。随着年岁的增加，他消瘦了，两侧下颚多出一圈垂肉。他的身材变化不大，依然粗壮结实，个子不高，但意志坚强，体力充沛，属于青春永驻的那种人。

众议院议长发布消息，所向披靡的法国大军原准备入侵

英国，现正张帆开向美国。总统府成了全国的神经中枢，从早上六点直到午夜之后，大批政府官员涌进此地，在早餐、晚饭、茶点时间与总统一起工作的都管饭。

每进一间房间，阿碧盖尔都发现一群神情紧张的人围聚在桌前，仔细研究成堆的文件。她现在终于明白，华盛顿夫人居住这里时，为什么家具用破了三套。各部门都有办公室，分布于全市各处，但现在都汇集在这里。参众两院的领袖在十点开会之前，都来此磋商，四点钟再回来汇报约翰认为紧急的议案的进展情况；敲定三位专员撤出巴黎的方式；任命新军的指挥官。华盛顿将军是第一人选，谁当第二把手则有争执，汉密尔顿，诺克斯，还是 XYZ 事件中的三专员之一平克尼。

阿碧盖尔在约翰一份字迹潦草的名单中，发现了威廉·史密斯上校的名字，担任副官长。夜深了，约翰抹抹布满血丝的眼睛。几天来，他足不出户，甚至散步都取消了。他固执地说：“这个工作，他是合适人选。华盛顿将军很器重他。”

有一种感觉，这个时期酷似革命初期，爱国者被保王党包围着。如今保王党成了外侨，法国人或者亲法派不惜血本想搞垮亚当斯政府。还有那些以贝奇《光明报》为首的报纸，通称“高卢派”。他们加给亚当斯总统的罪名是无所不有的：战争贩子、任人惟亲、侵吞公款，还建立王军用于镇压人民，改合众国为君主国，自封约翰一世国王，册封妻子为阿碧盖尔王后。

亚当斯夫妇警觉到妖气纷扬，诡计四伏，有人在散发煽动性宣传品，秘密集会，而且深藏不露。正如前马萨诸塞参议员费希尔·埃姆斯所描述的，“就像冬天里的毒蛇，更善于分泌毒液。”

“我就像查利一样，”约翰承认道，“脸皮太薄了。”

如果说外侨是把“雅各宾派的大量垃圾”倾倒在国家的工具，那么在总统府里，大家已经确信，有人在策划险恶的阴谋想毁灭联邦，谁是煽动者也无可疑了。那就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人，他们再次反对旨在加强国家安全的每项议案：陆军议案，要塞议案，仅仅靠联邦党的多数票才得以通过。亚当斯总统断言，没有这些议案，在法军入侵的时候，美国可以说毫不设防。海军代理部长，马萨诸塞州的斯蒂芬·希金森大声疾呼：“在国会里，显然还有一个邪恶、卑鄙的幽灵，与任何积极的、高尚的事物作对。这必须加以制服或铲除。”

约翰担心的是，许多共和党人似乎效忠于法兰西，而不是美利坚，他们甚至会加入来犯的法军，这种情况在独立战争时期发生过，保王党与英国人并肩打爱国者。

6月初的一个晚上，酷热无风。凌晨两点，约翰和阿碧盖尔臂挽臂在后花园散步，在黑夜里窃窃私语，交流知心话。

“对于共和党籍议员，我们毫无办法，”他说，“他们是合法当选的人民代表啊。我们一定要靠智慧和选票来战胜他们。不过，马萨诸塞众议员哈里森·格雷·奥蒂斯和南卡罗来纳的罗伯特·古德洛·哈珀说得对，对于从事颠覆我国政府活动的法国人和其他外侨，我们可以采取措施。”

“打发他们回家？”

“国会内外正在讨论的议案分四点：第一，延长外侨成为美国公民前所需的居留期，以增加难度；第二，争取有权追捕、起诉、驱逐积极参加煽动叛乱的分子；第三，战争期间，赋予总统驱逐敌侨的权力；第四，赋予总统驱逐任何他认为威胁国家和平与安全的外侨的权力。”

“这些法案能通过吗？”

“能。美国有法国派和英国派，但费城有一个法国观察家

通报巴黎政府说，还有一个第三派，‘由上两派中最有声望的人士组成。我们甚至从未怀疑过存在这样一个派别，这就是美国派，他们热爱祖国胜过一切，而亲法、亲英只不过是次要、暂时的感情。’”

“太棒了！如果法国执政内阁真的相信，他们就不会企图打我们了。”夜风初起，她紧紧依偎着他，“约翰，战争会爆发吗？我们以前的盟友会企图完成英国人所未完成的事吗？”

危机没有间断过，国家危难当头，个人困境也不时冒出。此时，波士顿的老朋友托马斯·韦尔奇大夫破产，他们倾家荡产了。玛丽在来信中大致说了他们可悲的苦境。约翰·昆西出国前曾把积蓄交给大夫投资。可怜的约翰尼！他生活节俭，常作牺牲，虔诚地存钱，如今克勤克俭的成果付诸东流了。再加上现在的收入也被查利丢失了。……约翰尼曾经竭尽全力要积累一笔资金，以备将来回国重操旧业之用。

她把两封信并排放置在书桌上，第一封是汤米的，他哀求回国，阿碧盖尔能否找到接替人去柏林呢？第二封说，韦尔奇大夫的儿子小托马斯从哈佛快毕业了，需立即找工作。她写信给波士顿的堂弟威廉·史密斯，征求他对派小韦尔奇去柏林的意见。堂弟没意见。约翰按程序颁布了总统令：派托马斯·韦尔奇去柏林，召托马斯·亚当斯返回费城父母家。

至少有一个儿子要回家陪着她了。

1798年6月19日傍晚，三名驻法专员中杰出的一位，约翰·马歇尔回到了费城。皮克林带了一队骑兵，去郊外迎接，并举行了横穿费城的游行，经过总统府。美国的公众早就知道，马歇尔是法国XYZ事件中的真正英雄。尽管他与塔列朗密使的谈判气氛友好又带有拓荒者的建设性，但他坚决与他们针锋相对，促使执政内阁意识到，美国既不怕讹诈，也不

畏恐吓。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约翰·马歇尔来总统府共进早餐。约翰和阿碧盖尔在家庭餐室接待他，他现年四十二岁，脸色红润，身材结实，身体极棒。他早年在野外生活，因而具有伐木人的机敏与镇定。一头浓密黑发修剪得很短，并在左边分了路，一对眼睛又大又黑，眼角长了鱼尾纹，樱桃色的嘴巴富有幽默感。他在弗吉尼亚长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自学过蒲柏的诗歌和布莱克斯通的法律书。无论是敌是友，都公认他是国内法学知识最渊博的智者之一。

阿碧盖尔知道，这位弗吉尼亚拓荒者喜欢丰盛的早餐，就为他定制了厚厚的牛肉火腿，外加半打鸡蛋、面包、玉米饼、一大罐蜂蜜。马歇尔胃口很大，但他的思想是审慎的。虽然他母亲一边有杰斐逊家、伦道夫家、李家等亲戚，可父亲是必须白手起家的穷汉。在奋斗的过程中，他成了华盛顿的邻居，以后就为将军工作，跟他熟悉了。列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的消息传来，约翰父子双双从壁炉上取下枪，加入了弗吉尼亚军队。马歇尔参加了白兰地酒和蒙茅斯战役，那年冬天又在福奇谷与华盛顿战斗在一起。多年来，他认为“美国是我的祖国，国会是我的政府”。

由于这些缘故，还因为亚当斯夫妇认为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他们就专心地倾听他的汇报。令他们吃惊的是，他认为战争并不是迫在眉睫。他用温和悦耳的嗓音说道：“总统先生，我看法国是想恐吓我们一下，我设法留下了我们不会轻易担惊受怕的印象。你的态度可以继续强硬坚决，她不会向我们宣战的。”

马歇尔吃完一盘黄瓜，吃掉最后的一片涂有新鲜黄油的厚面包，用垫盘巾使劲擦擦嘴，坐直身子说：“总统，请允许我谈一下与您的观点相悖的看法。”

亚当斯夫妇大吃一惊，马歇尔是他们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他拒绝华盛顿总统的提议出任司法部长，曾使他们十分失望。亚当斯总统答道，“马歇尔先生，你在此提出的任何观点，都会受到重视的。”

“好吧，总统，听说您准备签署《客籍法案》。”

“你不赞成吗？”

“总统先生，这不仅违反了《权利法案》的第一修正案，即禁止国会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且违背了第五修正案：‘没有大陪审团的呈文或起诉，任何人都不能被判定犯死罪或其他可招致公权褫夺的罪行而受到惩罚……非依法定正当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在战时呢？他们谋反叛逆，我们必须驱逐他们。纯粹为了自卫嘛。”

“难道我们国家这么虚弱，竟不能抵御区区几个外侨？哪怕对他们的极少数人剥夺法定正当程序，也就削弱了用于我国公民的法定正当程序的力量。”

约翰绷紧了脸。

“不能相提并论吧。公民的全部权利是有保障的。外侨是客人，是经我们容许才留在这儿的。政府的任务是在他们损害我们之前，把他们打发回去。此法案只实施两年，如果没有爆发战争，就会失效的。”

马歇尔点点头，表示听从上司的命令。

“总统，请恕我放肆，再谈一个问题好吗？”

“可以。”

“好吧，敬闻总统赞成国会正在辩论的《镇压叛乱法》。我能提醒您，这个法令有内在的极大危险吗？《客籍法案》是个坏先例，会损害我们共和国在国外的声誉。它只是从推论上伤害我国公民，而《镇压叛乱法》就不同了！它是针对我国

公民的。总统，这是在我国短暂的历史中最最危险的立法啊。如果我们禁止反对自己的人说出、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么一旦他们掌权，他们也会同样蛮横地压制我们的，而责任全在于我们，因为是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法律工具。”

“这种法案不在战时是不能通过的。”

“谁能从法律上裁定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呢？欧洲战争不断，骚乱不止，我国在大部分时间都会处于不和不战的阴影之中，但这种阴影只是战争的威胁而已。现在就是如此。总统先生，美利坚的民族特征，在于人人能够崇拜自己的上帝，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与自己的朋友聚会，发表自己的异端邪说。您曾为《人权宣言》大声疾呼，我恳求您现在不要抛弃其原则。国内兴起的任何暴君都可以利用这种《镇压叛乱法》封住每一个反对者的嘴。当初反对联邦和《宪法》的人所最害怕的东西，就会时行天下了。”

阿碧盖尔一直默默坐着，现在她请求两位先生允许她讲话。

“马歇尔先生，你出国快一年了，没看到惟利是图、猎奇怪诞、日益猖獗的敌对报界……”

“……反对派报界吧，夫人。”马歇尔打断她。

“很好。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思路是诽谤总统，中伤他的家人，他的政府，直到逼迫他引退。那样他们就凯旋执政了，托马斯·杰斐逊将成为人民的主宰！我们眼下遇到的危机，事关重大，不容倦怠，情况危急，不能麻痹大意啊。……我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向你证明这一点。”

她走进自己的客厅，归拢她每天作记号让路易莎剪下来的文章：有《光明报》的，波士顿《记事报》的，《千里眼》的，《奥尔巴尼纪录报》的，《里士满审查报》的。

“马歇尔先生，请看看这些恶毒攻击吧。这是正派人写的

吗？还是行为恶劣、煽风点火者所为？”

马歇尔把她收集的辱骂词语集摊开，看到野蛮的攻击，他那通常红润的脸颊气得发白。他抬起头，满脸羞愧和歉意。

“现在你会赞同，我们需要这个《镇压叛乱法》啦？你明白了吗？”

“总统先生，我感到恐惧！但我明白，我们需要的是更加严厉的诽谤法。《镇压叛乱法》绝不会得人心的。您是历史学家，理应知道，如果您签署这种压制性法案，历史将无情地对您作出评价。如果您否决它，这个勇敢的作为会使您流芳百世。”

“可能吧，马歇尔先生。我就像运气不佳的当事人，必须拒绝出色而正派的律师的忠言。我来不及揣测历史可能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了。我面临着两大明确而紧急的任务：第一，设法避免与法国开战，第二，如果法国进犯，要确保战而胜之。除此之外，都是注解工作了。”

马歇尔握住总统伸出来的手。

“总统先生，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我都愿效犬马之劳。”

亚当斯于6月份签署了两项《客籍法案》，7月份签署了严厉的《镇压叛乱法》，都是经过国会两院通过的。

他认为，现在法院有了适当的工具，可以堵住叛国贼和诽谤者的嘴了。

7

热浪袭击费城，使人喘不过气来。阿碧盖尔感到街头形势“令人作呕”，好像又闹黄热病了。到处有人倒下，肠胃绞痛，喉咙发炎。国会提出休会，议员各自回家，总统和他称之为“女总统”的人也要回乡了。可是，尽管马歇尔乐观得

很，但每天都有新的战争议案提出，要求国会通过，总统签署；6月25日，法案授权“保卫商船”。在一周之内，约翰向参议院提名华盛顿出任陆军司令。政府要购置三万套枪支，可以供应各州民兵，价格由总统确定。美法条约不再有约束力。他签署法案新建海军陆战队；照会法国领事，不再承认他。向各州摊派直接税，共计两百万美元；允许总统向美国银行借贷五百万美元。对法国入侵的恐惧情绪日益高涨，国会把授权建团的数目从八个增加到十二个。

乡下的邻居索珀先生“说漏了嘴”，把阿碧盖尔筹划约翰书房的秘密给暴露了。约翰显得很开心。

“地方不够大，急需扩一扩。这个问题我根本不敢向政府里的人提起：该怎么付账呢？”

“我们在法国时，曾请科顿表兄代购了100英镑的军队流通券，整整十三年了，政府终于照票面兑付了。”

他把她抱在怀里，捋开她两鬓的花白头发，轻轻亲吻她。

“‘史密斯牧师家三姐妹，她们真诚吗？温柔吗？坦率吗？’可记得我们去雷恩斯福岛的第一天，我向你坦白自己的疑虑？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男人在年轻时可能一直是个白痴，但如果他作出一个正确决策，顷刻就变成了天才。”

参议院批准华盛顿任司令。亚当斯总统派国防部长麦克亨利去弗农山庄，请华盛顿推荐参谋部成员。他还请部长带去了一份军官的初拟名单供华盛顿参考：林肯、摩根、诺克斯、汉密尔顿、盖茨、平克尼、李、米伦伯格、伯尔、威廉·史密斯。众议院已经休会了，但参议院留下来批准华盛顿提议的军官名单。华盛顿将军剔除了共和党人米伦伯格和伯尔，加了几名，凑成十名精干军官的参谋部。约翰派人把妻子叫来，兴奋地大喊：“看，华盛顿将军已经提名史密斯上

校当准将。这是惟一能把女婿搬回家的步骤。我要建议把他安排做副长官，想来他担任此职比较合格。”

第二天，约翰把名单送交参议院审批。两三个小时以后，参议院派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到总统府。他们很尴尬，但不想让总统陷入更大的尴尬。总统把威廉·史密斯上校的名字从推荐名单上去掉好吗？参议院可不能批准他呀，理由呢？他是“投机者……破产者，反联邦党。”总统不干。名单上的其他人都批下了，只有威廉·史密斯上校被否决。阿碧盖尔垂头丧气，丈夫更是怒不可遏。

“事情怎么会这样？”她追问。

“我早就警告我们家的好上校，在短暂的发达时期不要招摇过市，得意忘形。在经济困难时，他逃避对最亲密的合伙人的债务，只身出走。”

“可是约翰，他不是在今年2月份同债权人见面了吗？难道那没带来好处吗？”

“没听说。”

“我们真的束手无策了吗？我们怎么向上校交代这个情况呢？”

“也许没有必要吧。坦白说，我想他回家待的时间很短，随后又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接娜布同回昆西时，再慢慢透露给她，尽可能说得委婉些。”

黄热病迅速蔓延，全费城每天有数百人死亡。参议院中断会期，匆匆离城。阿碧盖尔命布里斯勒全家出城躲避。亚当斯全家在7月25日离开，一路炎热异常，尘埃飞扬，阿碧盖尔在几个小时内就要停车两次，去客栈脱掉衣服躺一会儿。

这次回家，旅途糟透了，马车内空气令人窒息，尽管有娜布和路易莎照料，但这仍是她有生以来最糟糕的旅程。到昆西时，她是半抬半走上的楼。

她在卧室里待了十一个星期，时冷时热，没人能弄清是什么毛病。科顿大夫每天来探视，还从波士顿请来了本杰明·沃特豪斯大夫和约翰·沃伦大夫，希望能确诊。起初说是黄热病，但那种可能性超出了时限。热浪加剧，她的体力衰弱下去。有几天，她只能记起片刻的事，她明白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她与上帝修好了，并召来丈夫和女儿与自己告别，约翰·昆西、汤米、查尔斯远离家乡，不能跟他们道别，她感到不幸。是姐姐玛丽严厉地喝住了她：“阿碧盖尔妹妹，我为你吃惊。你说过，我们清教徒是死不掉的，报喜天使加百列的喇叭吹响，开头几下我们根本不去理睬。”

阿碧盖尔只能隐隐看到姐姐的脸，她用烧得嘶哑的嗓音说：“你看得出我活不长了。”

“我看得出你自以为快死了，这是两码事嘛。”

“我已是皮包骨头，不断衰弱下去。”

“你本来就很丰满，缩小的余地就大。我相信你的病还会加重，等到天冷时，你就会下床了。”

玛丽说得对。娜布和路易莎轮流看护。她的病情使约翰伤心透了，他害怕她会死去。他在楼上书房办公，收阅全国各地发来的急件和信函，接见来访的代表团。他竭力对比较重要的函件作出答复，也只能做这么多了。部长们强调总统需要当场理政，敦促他返回费城，他写信给国防部长说：

我不能立即……去费城，亚当斯夫人的健康有虞，生命岌岌可危，不到最后关头，我绝不可能抛下她。今夏是我有生以来最沮丧的，冬季的前景更是黯淡。……

那天他发现她感觉好点了，就把致国防部长的信告诉她，

半个月的冷空气过后，她又精力充沛，心境如旧，便又想到做总统府女主人的角色。她写信给约翰：

告诉我，谁谁关心问候过我。纽约的报纸和忠诚刺猬都已开始对我被迫远离首都表示遗憾。我觉得，他们认为你身边需要有人安排冷暖，一发现你的际遇不如犹太大卫王，就对你的孤独表示怜悯。纽约报纸上的这段，我要珍藏起来。替我问候所有的女友，我自负地认为，今冬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会想念我的。

费城果真是想念她的。总统府少了阿碧盖尔，约翰就不打算招待上流社会的女眷，甚至议员夫人、大使夫人也得不到款待。约翰的见习秘书、年轻的威廉·萧在给阿碧盖尔姨妈的信中说：“布里斯勒说，他现在没有劲头做好菜。……没有了诸位夫人，好东西做出来了，绅士们也从不表扬。”

在乡下她从不宴请。比利弟弟的一个女儿贝茜出嫁时，她就在自己家里设宴祝贺。感恩节时，理查德·克兰奇和约翰的侄子博伊尔斯顿·亚当斯都病倒了，所以她把波特夫妇和“我惟一健在的长辈”菲比请到家里餐桌前，共享“上帝的慷慨”。

到12月份，她已经能够到冰雪覆盖的田野散步，随着气温降低，体力在不断增加。

“热浪是你的天敌，”科顿告诫道，“从今往后，你必须像躲避魔鬼引诱犯罪一样避暑！”

“科顿表兄啊，对于五十四岁的老妪，还有什么罪恶能来引诱她呢？”

农场在雪被下休闲。她每天午后躺在被窝里休闲，自得

其乐，时而有若干亲戚朋友到访，如哈佛的院长，马萨诸塞的副州长等等。皮博迪牧师不时写来平安信叫她放心，娜布的两个儿子学得不错。查利那边杳无音信，她本想替他担心，但她也想开了。对汤米她确实有点担心，他早就该回到美国了，另外还有对柏林的大儿媳路易莎有点不放心，可怜的女孩已经两度流产。关于娜布的情况，约翰来信说：

中将与几位少将推荐史密斯上校做团长。这对他是降级，没有他本人同意，我是不会赞同的。我写信给他，希望他阻止该任命。可是他自尊扫地，竟来信说接受。……在以前的同僚和部下领导下工作，他处境很惨。……华盛顿真幸福！无后真幸福！孩子们比所有政敌更令我痛苦。

阿碧盖尔眼睛盯着那句宿命的话。假如约翰只说，“孩子令我痛苦，”那可能仅指上校一人。但他加了“们”字，由于他们对约翰尼在国外的出色表现极其满意，而且汤米也做得不错，这只能是指查利了。

“我真傻，”她想道，“居然以为约翰不知道查利酗酒。毕竟丈夫是美国总统呀，他关系众多，也许他瞒我的事情，比我瞒他的要多。如今事情已经公开化，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帮他一把，必须安排查利和萨莉来费城，和我们同住。约翰可以让他做秘书，做法律顾问。不拿公薪，没有人会唱反调的。”

爱笑的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比他更爱开玩笑的只有乔纳森·休厄尔了——愿老哥哥安息！

如果笑得最早的就是哭得最早的，如果痛快淋漓的搞笑人，最早懂得人生就是一场恶作剧，而自己就是这个玩笑的牺牲品，那么，他们搞笑会不会只是为了壮胆，原本就是出

于对像蛮子一样侵入心头的黑暗的恐惧呢？

她排除了这个念头。康复下床后，会有时间去处理查利的问题，至于史密斯上校嘛，既然美国计划养一支常备军，为什么他不能终身服役，尽心尽职，功勋卓越呢？他也许别无所长，但自华盛顿以下，众人全都认为他在战场上是把好手。这意味着他将出入军营，奉命戍边。

她决心把娜布和卡罗琳带到费城。约翰尼一家最终回国之后也要搬进来，至少要待到他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止。华盛顿市的总统大厦肯定很空，所有的小辈都住进去是没问题的。她又要把全家老小聚集在一个屋檐之下啦。自 1779 年 11 月约翰带着约翰尼和查利第二次越洋以来，全家还没有团圆过。有十九年了，全家支离破碎，家里人浪迹天涯。

约翰经常来信，但她还有其他消息来源。国会通过的早期法案中，有一条法律规定，一旦众议院、参议院批准一项法案，并且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必须立即送给各州一家报纸。这条法律帮助了身居乡下的阿碧盖尔，约翰和塞缪尔·奥蒂斯寄来的报纸，波士顿亲戚朋友随带的报纸，不间断地向她提供有关政府运作的报道。大量法案涉及人民的生计，关于国内的问题，甚至是地方性的，比如任命专员结算各州欠联邦政府财政的债务；在最近加入联邦的田纳西州实施合众国法律；法案拨巨款用于实施几个部落、国家之间的印第安条约；法案确定政府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首先从美国军舰舰长开始施行；为美国法庭的执法官、律师、陪审员、证人提供报酬；规范进口税、吨税的征收；规范酿酒厂；医疗法则；军事用地授地；规定保释保证金；授权出售西部土地……

国会努力工作，除了国内法案，还通过了大量涉及对外关系的重大法案。其中有一项是由副总统杰斐逊给乔治·洛根写的致法国朋友的介绍信所引起的，洛根凭介绍信进入法

国政府，开始了未经授权的私下谈判，寻求和解的可能性。这件事激怒了亚当斯总统和国会，他们立即立法，规定美国公民如果以个人名义与任何外国接触，试图解决争端或纠纷是犯罪行为。

尽管国会工作很有成绩，但阿碧盖尔从私信中了解到，其内部相当混乱，议员们明显地分成两派：联邦党和共和党。共和党不断挫败那些涉及加强联邦实力、组建常备军、增加税收的法案，即任何帮助中央政府削弱州权的法案。他们还想宣布《客籍法案》和《镇压叛乱法》违宪，以免共和党报纸和作者由此遭到镇压。杰斐逊和政治助理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了所谓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决议》，宣称各州有权裁定联邦法案是否违宪，并要求其他州的立法机关也一起谴责《客籍法案》和《镇压叛乱法》，以便把这些法案从法令汇编中删去。其他立法机关未予响应。

身处宁静的和平田园，阿碧盖尔掂量着这条新闻，体会着约翰所受到的骚扰和穷蹙有多大。他自己的联邦党照例给他添麻烦，汉密尔顿怂恿着建立了美国的战争机器，好像迫不及待要加以利用。

8

汤米的回国日期耽搁了，因为父母亲一定要他坐美国的武装船，要是总统的公子让法国巡洋舰抓获，麻烦就太大了。他于1799年1月进纽约港，先到费城看了父亲，然后回家乡与母亲团聚。

母亲对汤米有着特殊的钟爱。他是家中最小的，但二十六岁的人完全是成年人了，身材不高，却体格强壮，性格稳重，情绪不易波动。哥哥们累了的时候，他曾照料过牲口园子里的

家禽，还帮助母亲把约翰的法律事务所改装成小店，并把店铺照料得井井有条。尽管他没有大哥、二哥的天赋，却有毅力和家庭责任感。在柏林陪约翰尼多待了一年，尽管他归心似箭。原因很简单，大哥需要他，没有他就会孤独。

汤米安歇在父亲的书房里。儿子回家，母亲非常高兴，她回想起威廉·萧给她描述父子在费城见面的情节。约翰拥抱着小儿子，泪水直淌，嘴里说，“感谢上帝，儿子又回到祖国的怀抱里了。”父亲尚且如此，母亲能少流露感情吗？

他们在客厅壁炉前的小桌子上吃饭。阿碧盖尔要打听柏林带来的整套新闻，但首先要了解汤米的今后打算。

“妈，我想在费城开律师事务所。哎，我不会成天围着总统府打转转的。我不想靠总统儿子的身份求得案子。”

“你还坚持学习法律吗？”

汤米有条不紊地吃着炖牛肉。他从来不是自命不凡的人，不管是抱负方面，还是成就方面。

“妈，我的抽象思维其实不强。大哥把抽象思维称为通用法律概念。我永远休想像爸那样起草宪法，也不能像大哥那样写呈交国务卿的分析报告，哲学方面我没有天赋。”

“那是因为你讲究实际。你属于实干家，而约翰尼和查利能从哲学角度分析事物的蕴涵。”

汤米高兴得面色发红，埋头苦干的人很少得到赏识。

“有很长时间，我想自己最好从商，但我们全家人都是律师啊……”

“大多数案子都与商务有关。你干嘛不做商务律师呢？随着我国的人口不断增长，贸易也在拓展。让爸爸去写宪法，约翰尼去写欧洲报告吧。你写你的合同。”

汤米眼睛发亮。

“你认为我有立足之地吗？不是作为总统的公子，而是作

为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亚当斯，一个无名小字辈。”他站起来，拨弄壁炉的木柴，借以掩盖自己的表情，“妈，你给我找到了生意。”

“你在纽约见到查利了？”

“对。”

“你看出改过自新的迹象了吗？”

汤米的拳头捏捏松松。他一贯崇拜哥哥，便一言不发。

“你回家经过纽约时，把他的事务文件清理一下。”

“我尽力而为。”

汤米不是瞎指挥的人，但他吐露了想娶妻的念头。

“我知道，这几年里我还没有能力养家□□。对象什么样子，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没遇到过合意的。可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不成家就不算男人。……同时，我可以做总管，处理你的事务。弗伦奇答应支付 175 美元，把他的那份农场包出去，税收由他负责。伯勒尔同意留到年底。你手头缺现金，还要付工资。账本中记着，科顿去年向林肯将军借了钱。你这次想要我去借五百块吗？那样你就可以还清债，爸收到财政部的下季度薪资票，会把借据换回来的。”

她靠在椅背上，暗自笑了，耳中传来约翰尼在巴黎算帐的声音。

2 月底，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江河海湾结了冰。汤米从波士顿归来，哈哈大笑，他听到了好消息。

亚当斯总统感到法国有和解的姿态，就任命老搭当威廉·范斯·默里为驻法全权公使。默里是马里兰州人，在国会任职六年，后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驻海牙公使，接替约翰·昆西，他现在就住在海牙。法国执政内阁似乎喜欢此人。这个任命约翰没有征求内阁的意见，他这样做的理由很充足，因为向法国作出和解姿态会激怒联邦党里面的主战派。

“某些联邦党人不喜欢爸那样出其不意地对付他们，”汤米说，“他们说‘但愿老太太在场。我们认为，如果她在费城，就不会有这项任命！’”

“汤米，他们这样太无礼了，‘老太太’会告诉他们，他们错了。我认为此举是绝招。你父亲执政期间最热切想完成的一件事，就是避免与法国开战。”

汤米眉飞色舞。

“很高兴老太太批准了。”

“汤米，现在是你无礼了。”

约翰对于法国形势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塔列朗征服全世界的欲望不再那么强烈了，尤其是如今英美两国在考虑签订协定，准备向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派兵。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已经击败了法国舰队。塔列朗就 XYZ 事件公开道歉，给他亚当斯总统一个台阶。这个举动当然表明，塔列朗和法国想要和平了？

可是亚当斯总统低估了汉密尔顿的能量，他利用在参议院的影响，建立了一个三人和平委员会，希望至少控制其中一人。约翰接受了参议院的折衷方案，现在他比 XYZ 丑闻发生之后更加深得人心了。联邦党主战派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曾引用华盛顿告别演说的精彩片断：

我国的各个组成部分……必须通过联邦来摆脱相互间的争吵和战争，争吵和战争在那些没有统一政府的邻国之间是习以为常的，……在实施这种方略时，必须避免对于某些国家的厌恶长期不变，根深蒂固，而对于另外的国家则是一往情深，由衷倾心；必须培养一种与所有国家坦荡相向、和睦相处的感情，国人切记！对另一个国家抱有习惯性痛恨、

习惯性爱慕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人摆布的奴隶。

共和党人心悦诚服，承认亚当斯总统并不想与法国开战，承认他加强备战是逼法国求和的部分原因。如今剩下的只有一个敌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随着对外来战争威胁的恐惧心理的消失，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再次抬头。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地区，荷兰移民中有股不满缴纳直接税的情绪，合众国一名执法官逮捕了两名逃税者。一个叫约翰·弗赖斯的拍卖商，在两个心腹的协助下，由一百名武装居民簇拥着，强迫执法官释放两个囚犯。亚当斯总统得知后，便派去骑兵和民兵，抓获了弗赖斯和两个同谋。他们被押送至费城，以叛逆罪接受合众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审判。应依法处以绞刑。

“这令人想起 1786 年的谢斯起义，”阿碧盖尔对汤米说，“还有 1794 年的威士忌酒反抗。我们该怎样对付那些拿起武器对抗联邦法律的人呢？”

约翰比她预料的早回到昆西。她有时忘记了，他是靠反对派兴旺发达的。看着他在和平田园忙于建造另一个牲口棚和苹果酒库房，她断定，亚当斯的本质是，任尔风狂雨骤，我自牢不可破。他和一支贵人队伍一起发动革命，直到创造一个全新而高尚的政体，他们得到过上帝之吻啊。不然的话，他们有生之年怎么能有那么多的建树？

外甥威廉·萧与总统一道前来。亚当斯夫妇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加以培养，一如伊丽莎白阿姨当初在黑弗里尔抚育查利和汤米，现在在照顾娜布的两个儿子。阿碧盖尔托他带回去预付一季度的孩子伙食费，还有新衣服费。从离开伊彻

斯特开始，她一直负担着外孙的生活费，现在已经有两年了，史密斯先生根本不想分担费用。娜布同任何其他新英格兰人一样，非常节约，但除了崇拜上帝，清教徒的第一天职是抚养教育后代。于是，娜布又被挑断了一根肌腱。

约翰高兴地看到，妻子经过一冬深居不出又康复如初。她甚至打算设宴请客，这类活动去年夏天根本就没搞。

“我已经筹划了每周一宴。”

“太好了，”他马上大声说，“如今我们需要一切可以争取的支持力量，特别是自己人的支持。由于我认为总统有时必须独自行动，他们大为不满。”

他们的牲口棚完工了。当地才子——彼得·亚当斯的儿子博伊尔斯顿大喊：“早该改善总统牛群的住房条件啦！”他们把房子油漆了一遍，但没做什么修补，因为打算新建一个厢房，用作会客厅，面积约为长 27 英尺，宽 20 英尺。会客厅楼上则为约翰布置一个气派的书房，三面开窗，一个漂亮的壁炉。这是阿碧盖尔第一次不必四处筹措资金，因为她已积存了很大一笔证券，并用利息购买了更多的证券。他们总算可以认为自己达到了小康。

约翰外出活动频繁，出席哈佛毕业典礼，各种政治性宴席，参加波士顿热闹的国庆。阿碧盖尔邀请所有老朋友来和平田园，多数人来了，甚至包括塞缪堂兄和贝齐。塞缪年纪大了，总在沉思默想着，体弱多病，已经退休了。他曾反对堂弟当选总统，可是约翰一执政，他就厚着脸皮写信：

“祝贺老弟成为美国第一公民，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公民。亲爱的先生，尽管我在党报上代表着不同观点，但我是你始终不渝的老朋友。”

默西·沃伦也忍气吞声地发来贺信，但她先生拒签一份普利茅斯决议，这份决议要集体感谢亚当斯总统在 XYZ 事件

中所表现的警惕性。由于革命没有给他带来相应的好处，他仍是怨愤不已。阿碧盖尔每次去信都邀请默西和詹姆斯夫妇在从普利茅斯去波士顿的途中过来停留一下。默西也回信，但从未来亚当斯家登门拜访。日后，在她写的《美国革命的兴起、发展、结束史》中，这位老朋友对约翰·亚当斯的革命生涯极尽刻薄控诉之能事，以此对命运的不公进行报复。

美国正等待塔列朗正式召见三名专员。费城信使每周来好几次，既然与法国和解有望，那么常备军应征召多少编制？在十六个州里，谁是军官的最佳人选？怎样能够既承认圣多明各政权，又不得罪荷兰、西班牙、法国？给驻英国的美国公使鲁弗斯·金去函，要求他就英国又开始强征美国海员之事提出强烈抗议，这个问题亚当斯律师认为早在1769年的潘顿一案中就解决了。费城朋友来信，提醒他内阁部长揽权太多，并用于执行汉密尔顿的种种政策，怎样看待这类信件哪？

他能肯定自己任命的海军部长本杰明·斯托德特是忠心耿耿的；也信任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和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科特。他向妻子吐露：“总有一天，我要撤掉皮克林和麦克亨利，安插自己人，但要见机而行。”

黄热病再次肆虐费城，政府机构迁移到新泽西州特伦顿。8月份，国务卿皮克林从特伦顿发来一只邮袋，转来一封塔列朗给默里公使的信，许诺执政内阁“将按特使的正式身份接见他们”。

约翰好景不长。不久传来了法国政局动荡的报道，塔列朗和执政内阁很可能垮台！皮克林送来注明9月11日的报告，证实塔列朗果真下台了，执政内阁就此土崩瓦解。两天后，海军部长来信，万分惊恐地敦促亚当斯总统火速返回：

现在我们正在与一国议和、与另一国维持和平，

在那么重要的时刻，您都不在首都，我担心那些工于权谋的人可能会加以利用，想降低您在下次竞选中本该有的声誉。

斯托德特担心汉密尔顿集团会阻止专员们赴法。更要紧的是，“我觉得，如果您亲临政府官员和公使中间，那么，所作出的有关决议即使与他们的一致意见相左，也还是能更好地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约翰必须立即启程去临时首都特伦顿，阿碧盖尔与路易莎一起随后跟去，在伊彻斯特停了一下。上校已经率领他的团去了新泽西州的大本营。阿碧盖尔在娜布家里见到了萨莉带着两个孩子。他们是来躲避纽约的黄热病。

“查利怎么样啦？”她问。

“他说当事人和案子放不下。”

娜布交给母亲一封约翰从特伦顿发出的信。她读着信中的文字，心直往下沉。约翰是个头等慈父，却宣布断绝了父子关系！

“萨莉第一次向我敞开心房。我可怜她，我万分悲哀，痛心疾首，但无能为力。魔鬼缠身的疯子……我与他脱离关系了。大卫王的押沙龙是宠坏的逆子，尚且有些许野心，些许冒险精神。而我的逆子仅仅是浪荡子、纨绔子弟，没有血性，像畜生。”

查利在酗酒。边喝边赌，越赌越输，写了借条再赌。……

那可是她弟弟比利的作派。“上帝呀！不要，”她高喊，“不要让查利像比利一样毁了自己！”约翰尼从德国多次来信没有回音，就致信母亲，要求她设法找查利搞一份账目，阿碧盖尔答道：

“我怎么说才不会使我俩感到痛苦呢？……得了不肖子，

这伤害比毒蛇的尖牙还要厉害啊。……”

她进了卧室，木然坐在床上，剧烈喘气。她自己不知怎么，总感到有一种既惋惜又自责愧疚的心情。约翰说过，“魔鬼缠身的疯子。”那么想必有办法祛魔驱鬼了？

再过几天，就是 1799 年 10 月 25 日，她出嫁三十五周年。娜布很高兴，这是母亲多年未见的。女儿要陪母亲去费城，顺便在新泽西停留一下，去冬令营探望丈夫。她做了上好的葡萄干布丁，邀请塞缪尔和玛丽·奥蒂斯夫妇参加聚会。人们向阿碧盖尔举杯，祝幸福美满。只相隔二十英里，查利就是不来参加庆祝。约翰在结婚纪念日写了充满爱意的贺信。阿碧盖尔答道：

“昨晚收到你 25 号写的信，内心充满感激。感激在我们结合的三十五年里，我享受到这许多的福气。我不愿看到前景中的一丝阴影。……”

威廉上校现在兴高采烈。国会已拨款定制新军服，但还没有发到手。他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勇敢地使劲把自己套进一件二十出头时穿过的军装里，并把一行人沿大路护送到新泽西的不伦瑞克，约翰在那里接着。

尽管法国官场天翻地覆，但总统还是下令三名专员要赴法。

这已是费城总统府客厅招待忙季的最后阶段了。九年前通过的国会原法令，规定到 1800 年 12 月第一个星期一，政府就要搬迁到华盛顿市。费城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大大加快了社交活动的节奏。从没来过费城的政府官员夫人，都想赶在国会和总统搬迁之前，来首都领略一番社交风雅。她们走进阿碧盖尔的第一客厅参加聚会时，穿的礼服，戴的珠宝，比在英国宫廷里所见的还要鲜艳绚丽。她对这种财富的炫耀十分反感，那些礼服绷得太紧，使整个体形曲线毕露。阿碧盖

尔自己换下薄纱礼服，穿上得体的冬季绸缎以后，顷刻间当地裁缝生意火爆。

费城社交界已经少了一位显赫人物，那就是总统府的原主人莫里斯太太。她丈夫罗伯特·莫里斯先生把大批财产在炒地皮等冒险投机生意中赔光了，最后进了债务监狱。阿碧盖尔记得，玛丽亚·莫里斯是一位容貌出众的太太，生性就像快乐的小鸟，对总统夫人忠心耿耿，诚实可信。她亲临寒舍看望莫里斯太太。玛丽亚现在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可是看到阿碧盖尔，就强装笑容，掩去愁容。

“莫里斯太太，你一定要来和我一起喝茶呀。”她拉着玛丽亚的手，“逆境可不要隔断了友谊啊。”

“总统夫人，我现在是不访友的，但我不会拒绝改日登门的快乐。”

莫里斯太太转过脸去，前门还没关上，泪水就控制不住淌下来了。阿碧盖尔继续在街上前进，身体在颤抖，心里想道：“这就是查利把娜布救出来的苦境啊，做多年蹲监犯的婆娘。”

到11月份，1800年竞选的前奏显然已经开始。在阿碧盖尔的招待会上，国会里，报纸上，谈的，议的，都是这个。12月3日，约翰向新一届国会发表演说。在他的阁僚里，确实有内奸！国务卿皮克林一直是敌手，现在竟采取不可饶恕的态度，没征求总统的意见，就擅自支配部里的政策，还暗中破坏出使法国。

乔治·华盛顿于12月14日因感冒和重症疟疾去世了。他是在自己的种植园冒着大雪和冰雹骑马时染病的，他的逝世一时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举国哀悼，一连几天，教堂大钟敲出低沉而悲哀的声音，一队队送葬的行列里，都是臂戴黑纱的公民。国会大厅挂满黑幛，教堂牧师发表长篇布道，报

纸登载悼文，人们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寄托哀思。他为人民服务卓有成效，且时间又长。亚当斯是他的继承人，但没人能替代他。

阿碧盖尔在 1799 年 12 月 27 日所举行的招待会，是有史以来最最拥挤的，一百名绅士都穿着黑衣服。“夫人们悲伤之余，不忘精心装饰白衣服，”她对约翰这样汇报。她们双肩佩带黑色丝绸肩饰，边上缀有穗子，绉纱礼帽上插了黑羽毛，或者别了黑花，外加黑手套、黑扇子；或者用两码长的黑布条挎在背后，在一边打结，就像军人的绶带。

阿碧盖尔设宴款待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州议员及夫人，几天后宴请了最高法院法官及夫人，以及所有来访的法官。她并没有欺骗自己，这种接待不但对合众国的利益十分重要，而且对即将开始的竞选也是要紧的。

约翰已经深深陷入了竞选大战。共和党籍议员约翰·伦道夫声称受到两名军官的侮辱，便给总统写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说军队企图恐吓立法机关。约翰声明，此信纯属党派政治。一个名叫乔纳森·罗宾斯，化名托马斯·纳什的海员，因被控在英国军舰上杀人而遭南卡罗来纳州逮捕，他自称是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公民，当该地予以否认时，南卡罗来纳的法官拒绝交出纳什。这个案子提交亚当斯总统处理，约翰根据《杰伊条约》的有关条款，将此人引渡给英国人。共和党叫喊，“向英国人屈服了！”约翰认为，“更是权术。从现在起，我早饭吃什么也会变成政治。”

纽约正筹备议会选举，如果联邦党获胜，就推举有利于亚当斯的选举人。

“假如共和党胜了呢？”阿碧盖尔心有疑虑，“有报道说，阿伦·伯尔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抨击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

约翰眼前一片茫然。

“丢了纽约，还能获胜吗？能，却会困难重重。”

9

娜布和女儿卡罗琳睡在外婆的梳妆室兼办公室里。1800 年 2 月 20 日，亚当斯总统签署了一项国会法令，暂停军队征募。国会计划在一个月份内解散军队，总统同意签署这项法案。上校要失业了，阿碧盖尔没有让娜布知道。

她坐着让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她的肖像。约翰尼的丈母娘凯瑟琳·约翰逊来做客，住在总统府里。汤米与父母住在一起，但凡是可能冲着总统面子找上门来的委托人和案子，他一概回绝，毫不含糊。一天，他邀请了二十八个未婚男女青年吃饭。当阿碧盖尔起身离桌时，他马上跑过来低声问道：“今晚我要举行一场舞会，您不反对吧？”

“没问题，汤米，只要这样偶尔为之就可以。”

楼下搬掉桌子，布置灯火的时候，一班人到楼上客厅喝茶。舞会八点开始，年轻人一直跳到半夜。约翰参加了一个小时，阿碧盖尔坐在那里，担任少女陪伴。她和汤米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汤米挽着母亲的手臂送上楼。

“母亲，您真是太好了。”他们到了楼梯顶，“随便问一句，您觉得 M 小姐怎么样？”

“她的举止非常亲近友善，讨人喜欢。可是袒胸露臂，暴露太多，我只能感到悲哀。我希望，她能让人们回味多一点，看到的少一点。”

“她还不到十七岁，母亲。炫耀魅力是费城的时尚。”

阿碧盖尔瞥了儿子一眼，他长大了。

国会决定，下一届会议于 1800 年 11 月第三个星期一在

华盛顿市召开。工程设计人员，然后是建设工人已经干了将近十年。约翰一度不想把政府搬到华盛顿市，那个地盘已经命名为哥伦比亚特区，离昆西远得要命。但如今他满怀热情，渴望动一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了永久的首都，”他宣称道，“等于我们国家完全成熟了。该城市是从一片荒原上开辟出来的。我作为首位总统入主，真是自豪。有机会在那里留下痕迹，会令我精神大振。”

国会通过法案，拨款一万五千美元，采办华盛顿总统府的家具。约翰在签名上加了花饰。

“这笔钱要想管用，必须发挥新英格兰人的精明了，”阿碧盖尔在一边说，“这个总统府他们就给了一万四千，新府至少有四倍大呢。”

“下个月我将首次赴华府，我会测量一下。听说只完工了几个房间，整幢房子还需要一年时间才能竣工。到那时国会已在那儿啦，会知道需要什么。”

“我们会在那儿知道需要什么吗？”她低声问。

约翰一阵颤抖，就像船只突然碰上了大浪。

“难说。”

她把话题转回到实际事务上。

“所有这些家具都要打包运到华盛顿，我就不想过问了。也许我能在你到家时，把你的大书房搞好了。科顿表兄说，那里正干得热火朝天呢。我刚刚运去了建壁炉用的大理石。”

阿碧盖尔举行了最后一次费城招待会，共有两百人参加，其中包括友人和阁僚。

联邦党籍议员在参议院会议厅开会，选择亚当斯和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领导本党参加总统竞选。在纽约，汉密尔顿竭力想为联邦党保留此州，却输给了伯尔。现在他宣

布同样支持亚当斯和平克尼，发誓联邦党人要团结一致参加竞选。提名平克尼有助于争取南方各州，特别是他的故乡南卡罗来纳，堤内损失堤外补嘛。

选举形势喜人。5月份，联邦党人一致认为，约翰会以七十二票对六十六票击败杰斐逊。到6月份，预期得票率还要高，亚当斯有把握获得七十九票，而杰斐逊只有五十九票。

听到这个佳音，她差一点晕过去。

国防部长麦克亨利是风暴的起源。她丈夫选择了这个时刻发脾气。他以前跟她说过，不赶麦克亨利、皮克林下台是明智之举，大选结果出来后，自会请他们辞职。对于纽约汉密尔顿和联邦党的失败，他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心中汹涌澎湃。他在办公室召见麦克亨利，指责他对抗、阻挠政令，危及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警告他，在大选之后不许连任；接着他开始猛烈抨击汉密尔顿，把这几年抑制在心头的怒火发泄出来，指摘他大搞阴谋、两面三刀、背叛政府。他大声疾呼：

“他是阴谋家，世界上最大的阴谋家，毫无道德准则，是个杂种、异己分子。”

麦克亨利当即辞职。几天后，约翰要求国务卿皮克林辞职，可他拒绝，约翰就撤掉了他。两天后在纽约，汉密尔顿得到了他遥控的两个部长的免职消息，而且骂他的话也传到了他的耳朵。

显然他要反击的。

阿碧盖尔在去纽约的途中，在苏格兰平原兵营停留了一下。上校对解散军队怒不可遏，娜布愤愤不平，丈夫工作出色，已把部队训练成精兵强将，而现在却失业了。汉密尔顿将军也在兵营，和阿碧盖尔商定第二天共进早餐。她发现他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却不愿表态。

她准备把查利的大女儿苏珊带回老家。同时把卡罗琳留在史密斯上校的母亲家。第三个孩子也要寄养他乡，而娜布自己却无家可归，她愁眉苦脸。看到她的神色，阿碧盖尔温和地说“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约翰·马歇尔已被批准担任国务卿，他的出任对亚当斯是极大的安慰。但尽管如此，解除两个部长的职务，加上娜布和上校失业无薪，没人过问，查利家里的日子难熬，所有这些仍然使阿碧盖尔一路忧心忡忡，不禁感到疑虑，孩子们将来会怎样，同时不由自主地也为约翰的未来担忧起来。

她很高兴地听到，约翰已赦免了约翰·弗赖斯和另两名宾夕法尼亚暴动的领头者，他们原被判处绞刑。这个宽容举动会缓和由《镇压叛乱法》审判所引起的不安定情绪。1800年五六月份，《镇压叛乱法》受到了考验。首先，《诺森伯兰报》编辑托马斯·库珀发表文章指控亚当斯总统是权力欲旺盛的暴君，人权践踏者，是共和国日趋危险的敌人，为此他遭到起诉。此后不久，被英国放逐的苏格兰人詹姆斯·卡伦德写了一份传单，题为《我们的前景》，认为亚当斯政府是“不断发泄邪恶激情的暴风骤雨。……其宏伟目标是……诬蔑和铲除每个不同政见者。”卡伦德骂总统是“令人厌恶的学究，粗俗的伪君子，肆无忌惮的压迫者……美洲大陆上最骇人听闻的蠢材之一。”陪审团认定此两人犯有诽谤罪，将他们罚款并监禁。

家乡的新书房完工了，她在地板上铺了提花地毯，紧靠壁炉旁的角落里放了一把高背加垫扶手椅，把约翰那张笨重的斜面信件架桌子搬上楼，还新购置了漂亮的书桌和舒适的皮椅放在房间中央，作为一件特殊礼物送给他。7月初，他带着娜布和卡罗琳回到家里时，果然兴奋不已。

“这可是标准的学者书房，”他大声说，“我的余生可以在此度过，读点历史书，写历史追记。”

“好啊！也许你只能这样的。”

“我清楚。但游说活动进展相当好，我们的行情看好。”

的确，报纸上的报道很奇怪：亚当斯总统与杰斐逊达成协议，才撤掉了两个部长。在 1800 年，亚当斯将连任总统，到 1804 年就引退让给他杰斐逊。这一切在阿碧盖尔听来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人类所有科学中，政治不是最最不可思议的吗？

她急于了解华盛顿市的情况。他所见到的总统府和城建工作还是茫无头绪，现在不知该如何开口是好。他用眼角瞥她一眼。

“总统府将……可以住进去了。参议院、众议院各有一个会议厅，各部的文件档案正在陆续运到，他们可在各自的大楼内开张。”

“听上去你不很起劲嘛。”

“困难比预料的要大，”他不自然地笑笑。紧接着就告诉她，他已任命史密斯上校为纽约港督察官。他已经上任，但还得由参议院在冬季开会时认可。

全国上下彻底卷入了大选活动。马萨诸塞政治家频频亮相。到处都是竞选活动，政治演说，到处都在印发传单，好大喜功的报界分成两派，要么抨击杰斐逊和伯尔，要么指摘亚当斯和平克尼。汉密尔顿不可能就此销声匿迹，他写信给约翰，要求解释为什么指控他是“本国的亲英派”。约翰觉得此时不宜作答。他们的朋友、顾问发现，十六州的选举人已经势均力敌，亚当斯只会险胜而已。

汉密尔顿不想让事态这样发展。他与同僚一起像篦头发一样，查考了亚当斯自早期革命以来的生涯，随后写了一篇

极有分量的檄文，旨在争取足量的选票让平克尼当选总统，甩掉亚当斯。他声称此文仅供联邦党人传阅，但文章却很快到了伯尔的手里，伯尔满心欢喜地让共和党报纸摘登出来：

“不容否认，亚当斯先生忠心报国，刚正不阿，他在某些方面也有天才，但是，他不具备治国理政的本领，而且他个性有许多天生的严重缺点，不宜担任总统要职。假如我知情不报，就不够坦率了。”

汉密尔顿又把檄文印成书，准备在10月底、11月初散发，届时大部分选举人都要确定了。

约翰着手准备回到华盛顿市，阿碧盖尔在夏天里已有所闻，她将面临边疆哨所才有的困苦，但她也打算搬过去。约翰决定走最快的路线，骑马穿越变幻莫测的地区，先行一步，他做巡回律师时，这样走法是习以为常的。阿碧盖尔则坐马车随后，在纽约稍稍停留看望查利，并在费城带上汤米同去华盛顿。这最后五天的路程是险象环生。

她在码头区一个供膳食的寄宿舍里见到了查利。是娜布把她带去的，萨莉现住娘家，而查利已经卧床一周，皮肤肮脏蜡黄，皮下爆出细细的青筋，正在发烧，盗汗，咳嗽吐血。她们想替他擦洗，他发脾气了，破口大骂。医生来了，长着短脖子，大脑袋与小面孔十分不相称。他表情冷淡，显然讨厌查尔斯·亚当斯。阿碧盖尔询问病因，他耸耸肩说：“胸腔积水，肝部感染。”

“您肯定不是肺结核？我们昆西家族有这类病史。”

“也许也有这种病吧。”

“我们怎么办？不能光站在一边，眼看年轻人死去吧。”

“我就是这样子的啊，亚当斯太太。我的职业就是如此可怕的。”

他脸部一挤，把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埋进了大头里，

同时咕哝着，说他本该当船长的，因为船只不会自暴自弃，只有人才有这种特权。

查利开始咳嗽，血吐在地上。娜布拿脏毛巾盖在血堆上，阿碧盖尔从小包里拿出手帕，在碗里沾点水，擦了擦儿子瘦削的脸，痛苦地叫喊：“娜布，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我也这样想，母亲，但这是个意志冲突的问题。查利他不想活了。”

“给你钱，叫上马车，去买床单被套，还有新睡衣。”

“我到家里去拿，离这儿只有几分钟路程。”

阿碧盖尔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查利床边。

“儿子，听我说，我要留在这儿，等你康复到能走动，再把你和萨莉带到华盛顿去。你跟我们住，要把身体完全养好。”

查利眼皮颤动几下，睁开眼睛。

“在新的总统府里，您拿一个酒徒怎么办呢？”

“可以帮父亲干事。他需要自己信任的人。”

“我父亲已经跟我脱离关系了。”

“他是言不由衷的。他爱你呀。”

“我完了，再也没有用了。”

“放弃生命是有罪的，查利。死生是上帝所注定的。你在篡夺上帝的专权，就不怕受到惩罚？”

“我已经受够了人间活地狱的煎熬，其后还有什么可怕的，还巴不得呢。”

“为什么这样呢？”

“我糟蹋了自己最爱的人的生活，您，萨莉啊，娜布啊，约翰尼啊。”

“既然爱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么折磨我们呢？你曾给我们带来过快乐。”

他伸出一只手，碰碰母亲的手。

“你一定要继续赶路去新建的华盛顿市，必须开放总统府，帮助爸爸在国宴上接待外国使节。您是有使命的。”

“你呢？就没有使命？抚养孩子，让他们有父亲的慈爱？把我们大家从毫无意义的悲剧中解放出来？”

查利疲倦地合上眼睛。

“冥冥之中，肯定有预先注定的目的。”

阿碧盖尔想起了小女儿，阳寿是如此的短；她身体的一部分随同苏珊娜，已经干枯了；还有那个婴儿，根本没有机会体验人生，她身体的另一部分又枯萎了。如今她体内死去的那部分是查尔斯。

娜布出现在门口，后面跟着阿碧盖尔的马车夫和一个从码头叫来的强壮劳工。

“母亲，我准备把查利带回家，我会好好照顾的。先生们，请帮忙把我弟弟抬到马车里。”

10

一行人中还有路易莎和查利的女儿苏珊，他们在费城待了一天，让马匹休整一下，为去华盛顿的一百五十英里路程作好准备。汤米收到一封约翰给阿碧盖尔的信，信中说 he 已安全抵达，住进了总统府，现在正热切地等候她的到达。他在信里向她满怀深情地说道：

“祈神赐福，时时保佑这房子，保佑今后所有的居住者，愿只让诚实、英明的人士入主府内！”

清晨，他们离开了费城。已是入冬时节，路况很糟，一天只能走 25 至 30 英里路程。四天来，他们紧靠在马车壁上颠簸不停。汤米安排食宿，拴马进厩。到达巴尔的摩时，老朋友蔡斯法官把托马斯·斯诺登少校的请帖送到客栈。斯诺

登拥有一个舒适的种植园，距华盛顿 21 英里。

“谢谢你，法官先生，可是我们明天要直奔华盛顿。”阿碧盖尔说。

“这可使不得啊，亚当斯夫人。要走长达 36 英里的路程才能见到一个客栈，而且路况最差了。天黑前您是走不到的，最好在斯诺登少校的庄园歇一歇。他们的热情好客，是这方新土地的光荣。”

从巴尔的摩出发，经过荒无人烟的地区，路标残缺不清，偶然只见到一座泥墙小屋，前面有一群印第安小孩在玩耍。道路只不过是穿过黑森林的几道车辙而已。途中没见一人一车经过。汤米走在马车前面，弯着腰把悬于小道之上的树杈折断清除。

“妈，我想我们一定迷路了。”

一个印第安人骑马拉了板车出现在面前，主动当向导把他们引向驿道。他们浪费了两个钟点。不久到了一个客栈，他们稍作停留，匆匆吃点午饭。阿碧盖尔先前曾派信使去请约翰，叫他坐上大马车，牵上换用马匹，出来接她。现在他们见到一辆大马车，三匹备用马，三名骑手一路驰来。阿碧盖尔发现约翰没有同来，很失望。一张便条说，他正在开内阁会议，但正热切期盼着她的到来。换上马后，他们根据路况，以最快的速度继续赶路，尽管如此，离目的地还有 30 英里。

11 月份，天黑得早，这天下午他们来到斯诺顿庄园门口时，夜幕已开始降临。汤米命令停车。

“母亲，我看我们必须在此过夜了。我不会让大家在黑暗中赶路，两边都是沟槽，很容易翻车。”

“汤米，我不能让这么多人给少校添麻烦，这不好。我们不可以停下来。”

斯诺登少校已在家门前等候，听到马队过来，就骑马出

来迎接。阿碧盖尔说不能给他增添九个人的负担，但他热忱地回答说：“亚当斯夫人，再多一倍的人，我们也能照应过来，这是我莫大的荣幸，您不能拒绝斯诺登太太和我。”

阿碧盖尔一行受到了太太、两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接待。斯诺登太太和子女曾在费城亚当斯家里吃过饭。他们一家是英国人，居住的房子非常漂亮，他们天生不拘礼节，体贴待人。阿碧盖尔和汤米与这家人一起在烧旺的壁炉前就餐后，美美地睡了一觉，自离开费城以后，还从没睡得这么香过。第二天清晨，他们又上路了。

下午1点钟，他们到达华盛顿总统府。这是一座大型建筑，由白色砂岩石建成，在惨淡的冬日照射下闪闪发亮。它光秃秃地耸立在那边，风吹雨打日晒，周围没有篱笆、草坪、花园、步道。阿碧盖尔只看到工棚和已废弃的砖窑。

信使通报他们到达的消息。马车停下，阿碧盖尔看见约翰站在屋前的木台阶上，两个外甥，比利·克兰奇和比利·萧站在他后面咧嘴而笑，在他们后边是布里斯勒，两个她先期调遣来的姑娘，贝齐·霍华德和贝基，以及两个在昆西报名前来的男人，希普利和理查德。

按老法律，合众国的首都应在1800年12月第一个星期一迁移到波托马克河畔地区，很显然，这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尽管如此，这次重聚仍是愉快的。约翰挽着阿碧盖尔的一只手臂，汤米挽着另一只，庄严地扶她步入大门，总统在轻轻念叨：“阿碧盖尔·史密斯·亚当斯夫人，欢迎来到新总统府。”

她格格一笑，喉咙里发出低低的两声。接着她向四周扫一眼，差一点发出惊讶的叹息。门厅空荡荡的没有装饰过，主楼梯还没建成，今冬也完不成。只有四间屋子完工了，布置很舒适：约翰的临时办公室，隔壁一间他秘书威廉·萧的办

公室，一间共用客厅，总统接待室。底层的其余部分还没抹灰泥。

约翰发现她的表情，轻声说：“建筑工人向我保证，如果气候好的话，在三个月内，除油漆外，上灰泥，修饰等所有活都能完成，但我想我们不太会用这一层房间。不过，在楼上你会感到舒适惬意；椭圆形办公室已完工，可以用作招待。有两间卧室，一间小的给苏珊，里面的墙都已经油漆了。”

约翰说得对，楼上房间非常漂亮，从费城搬来的花缎面椅子和扶手长靠椅放在椭圆形办公室内。窗子上没有挂窗帘，费城的窗帘太短用不上。华盛顿政府留下来的最老的家具也打包运来了，阿碧盖尔当初认为这抵不上运费，如今她看到多几件家具却很高兴。地板上铺的地毯也是费城用过的。从窗户望出去，她看到了波托马克河的美丽景色，去亚历山德里亚的往返船只，都从这里经过。有人通报，约翰尼的岳母约翰逊太太到了。她就住在附近，现在过来欢迎亲家乔迁新居。

布里斯勒花了几天时间烧圆木烘干了公共客厅，现在他们坐在那里一边用茶，一边热烈地谈论着住在半成品的宫殿里的种种不便。这时，贝齐·霍华德来到门口，说想跟夫人私下谈谈，阿碧盖尔跟着她来到未装饰完毕的门厅。

“夫人，我碰到难题了，毛巾、被单、个人用品都用光了，我们不得不洗出一批。您预订的家什还没到，我们是用厨房里的木桶洗的，现在东西都湿淋淋的，放在篮子里，外面却没地方挂，晾衣杆、绳子都没有。”

阿碧盖尔走到东室门口，笑着转向贝齐说：“我肯定原来不是这样设计的，这间屋子完工后将是全国一流，不过目前只能当晾衣间吧。”

“夫人，您是说，在这儿拉绳子晾衣？”

“对，不过要找绳子。”

她走到房间的最里墙角，看一下，发现立柱上有一枚钉子伸在外面。

“贝齐，去把小亚当斯先生、萧先生、克兰奇先生叫来，我们要他们帮忙。”

汤米和表兄弟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一个工具箱，拿来一把榔头，一些钉子，一根用于撑住绳子中间的长木杆。小克兰奇把绳子的一端系在东边的那枚钉子上，汤米把绳子系在木杆顶上，而小萧则在西边角落敲上一枚钉子，拉紧绳子。贝基和贝齐从白藤篮子里取出衣服，使劲地抖了抖，把它们拉直，挂在绳子上。被单、枕套、毛巾等晾在两端、内衣、衬衫、袜子挂在中间，挂在木杆两端绳子下垂处。房间里又冷又潮，布里斯勒命希普利和理查德一起搬来劈柴，他把刨花放在房间中央的地上，火很快就引着了。风助火势，越烧越旺，大家为之欢呼，添上木柴，一家人背朝火堆而立，各个喜气洋洋，看着这根拉起的晾衣绳，也许是美国室内晾衣绳中最长的一根。突然传来一阵笑声，阿碧盖尔转过身，发现约翰和约翰逊太太站在门口，约翰怀疑地摇摇头。

“罗马第一人在她进总统府的第一天就晾晒衣物，就在接见外国使节的东大厅。”

约翰逊太太提出第二天过来，帮助在屋外找个最合适的地方拉晾衣绳。

他们暖洋洋地睡在从费城运来的大床上，住进新房子令人兴奋不已，心满意足。他们谈论房子久久不休。小萧弄到一批劈柴，供约翰填充壁炉。他对妻子说：“你不要因房子没完工、有缺陷而怪罪建筑工人。问题在于国会拒绝拨款支付费用。不过，估计他们明天将举行例会，他们已看到自己的国会山只完工一半。那些已到首都的议员向我保证会提供足

够的资金。”

第二天早上，她被带去游览全城。该城建立在波托马克河交叉地区的沼泽地上，地方很迷人，但疟疾、热病肆虐。根据朗方先生和城建委员会的原先方案，在城内要设计一条宽阔的林荫道，连通总统府与一英里开外的国会山。但这条被报界称为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地方，是深深的泥淖，上面长着桤木丛。通往各方向的路都没铺路面，泥泞不堪。一条人行道从国会山开始铺上了碎石子，但效果不好，天晴时，尖头石子划破行人的鞋子，下雨时，鞋子上沾满白色砂浆。

阿碧盖尔参观了六七个房舍、客栈、办公机构。邮局大楼位于第九街和 E 街交叉处的东北角，是向约翰·克罗克博士租用的三层楼房。约翰介绍说，最大的建筑是财政部，现有六十九人正埋头处理由帆船从费城经波托马克河运来的家具和档案资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有六座大楼，其中一座是国务院，对面是一座向约瑟夫·霍奇森租赁的三层楼房，雇用十八名雇员的国防部坐落在此。新泽西大道是惟一条完全建成的道路，两边各有两所房子。全城只有两套舒适住宅，一套属于丹尼尔·卡罗尔，另一套属于诺特里·扬。

地产投机吸引了大批商人。华盛顿总统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就是大商人，罗伯特·布伦特在弗吉尼亚州的阿夸尔开了采石场，供应国会山的部分用石。城里办起了一份报纸，叫做《国家情报员》，编辑是在城里定居的塞缪尔·哈里森·史密斯。三名建筑师是威廉·桑顿博士，乔治·哈特菲尔德和詹姆斯·霍本。博士设计了国会山和坐落于纽约大道和十八街的八角大厦，而另两人设计的是总统府。另外还有些律师、医生和牧师。一座小教堂是圣公会教徒花少量钱买下的，位于国会山山脚下，框架很小，原先是烟草行。

国会山只建成北侧厅，不过中间圆顶部分的地基已打好

了。现在阿碧盖尔得知，国会山是仿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建筑设计的。而总统府在很大程度上仿照爱尔兰宫廷建筑风格。

“有谁知道为什么要仿照意大利和爱尔兰吗？”她问家里的男人们。

“谁知道啊。朗方与政府城建委员会发生争吵时，我们所有的设计方案都泡汤了，他们统统丢了工作。我们手头有的，只是两幢石头大厦，坐落在四周一片荒野的边疆原始乡镇里。”约翰若有所思地补充说，“再有四年时间，我想为城市干出点名堂来，不是别人许诺的凡尔赛或巴黎的翻版，而是可望成为全美最美的城市。”

“再有四年时间，我就能把这座尚未完工的总统府变成全美最漂亮的大楼之一，不管谁当总统，都理应享受这个华宅。国家需要它。供国人自豪地瞻仰的国府，可充当伟大国家的象征。哎，约翰，”她又低声说，“这项工作看来是正确的，缺它不可。我们参与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国家，为什么不该有机会去参与建立一个永久的首都呢？”

她脱掉左手手套，轻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冷的，她要焐暖它。

11

她乘马车赶一英里路，到了乔治敦，这是一个不错的小居民区，但路面到处坑坑洼洼。那里能买到蔬菜蛋奶，但买水果一定要跑到巴尔的摩或者诺福克。除了最基本必需品之外，其它所有东西她都必须等待科顿所发货船的到达，他替她装上了他们的衣物，成箱的水果，少量葡萄酒和苹果酒，还有备用的毛毯。她曾在乔治敦找到一个开煤炭饲料店的老板，

试图安排长期供应木材。糟糕的是，他报价九美元一考得（约合 3.6246 立方米），而且数量有限。这远远满足不了总统府数目众多的壁炉所需，即使出这样的价格，这人也难保能找到人手进林子砍伐树木。

她回到家里，约翰逊太太正在约翰办公室的外间等候。

“亚当斯夫人，涉及的种种困难我是知道的。但我得告诉您，街坊上的太太们焦急地期待您的到来。她们这儿极需要社交活动。您能看得出，出了巴尔的摩，这边是一无所所有啊。她们一定要我代为打听，您想组织一轮宴请活动吗？如果您准许，我将在自己家里为您设宴、举办舞会，还有五六位太太希望招待您和总统。不过，我得告诉您，根据礼仪，您得率先开放总统府，宴请她们来做客，然后她们才可以那样做。”

阿碧盖尔被逗乐了。

“我究竟让她们待在哪里呢？总不至于如同在东室晾衣物那样，把她们挂到绳子上去吧？你说得对，我要发名片的。”

乔治敦的太太们真的来了，而且她也回访了十五次，有时是留下名片，但总统府里没有多少家具，却成天挤满了工匠，所以在国会山众议院会议厅里参加布道后，她只能邀请一两对夫妇参加礼拜天宴会。她已收到邀请去弗农山庄拜访华盛顿夫人。华盛顿的孙女、还有本杰明·斯托德特太太、哈里森·史密斯太太、威廉·桑顿太太等都来串门喝茶。

现在是等待的时刻，倒数第二的时刻。

政治就是“抛币猜先”，总统选举中两种结果都会发生。每个国民都在作种种迥然不同的推测。汉密尔顿发起的论战不但毁了自己，而且非常可能由此毁了联邦党。是亚当斯连任，还是由那些阿碧盖尔仍然称为“反联邦党”的人选举杰斐逊？亚当斯在新英格兰基础稳固，而杰斐逊的根据地在南方，只有平克尼的南卡罗来纳除外。约翰已经丢掉了纽约，

但他赢得了新泽西和特拉华。根据多方面分析，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的两派将势均力敌。如果南卡罗来纳的八张选举人票给了平克尼和亚当斯，亚当斯将以一两票之差当选总统。

12月初，来自宾夕法尼亚的联邦党籍参议员达成妥协，为亚当斯争取到该州七张选举人票，《美国报》的编者按说，“他们挽救了正在垮下去的世界。”从波士顿传来消息，《哥伦比亚卫士》准备报道：亚当斯和平克尼的当选“毋庸置疑”。

“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约翰说，“选票很快就会统计完毕的，不能改变，也不能增加。我有许多事情要做，要确保政府各部门顺利搬迁到华盛顿。”

阿碧盖尔默默祈祷着。

“如果获胜了，我们还有四年时间来完成我们的事业。我要布置这座房子，种植玫瑰，搭建篱笆。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就做好权力的有秩序交接，然后引退到和平田园。愿上帝好好保佑。”

汤米本来已回到费城继续开业，想不到他又回来了，双眼困乏，眼皮沉重。母子俩叫来约翰，三人单独坐在卧室里，房门紧闭。

“爸爸妈妈，是查利的事情。我不能让别人来说出来。他已经死了，我到纽约时赶上与他诀别，他给你们留下了遗言。”

“……噢，儿子。”约翰明显地在颤抖。

“他乞求宽恕，请求你们为他的灵魂不朽而祈祷，他说他从未有意要伤你们的心……”

阿碧盖尔痛不欲生，约翰走到窗前，茫然地凝视着下边光秃秃的地面和河流，他头也不回：“你给他安排合适的葬礼了吗？”

“我是立刻赶来的。此刻应该葬下了。”

约翰在窗边声音嘶哑地说：“儿子曾是我眼中的快乐，心

中的宝贝，却英年早逝……他的死因是我内心最大的痛苦，人生最大的折磨……”

他尚能诉说悲恸，而阿碧盖尔就做不到了。儿子的死使她的脑子里一片空荡荡。夜深了，汤米来告别，她问：“他的坟地好吗？”

“是的，你回家时我带你去看。”

“也许我们能把查利也带回去老家，他不该葬身他乡，与陌生鬼为邻。他应该埋在昆西，四周有族人相陪。”

1800年12月12日，《国家情报员》透露，南卡罗来纳抛弃了本乡本土的平克尼，把八票都投给了杰斐逊和伯尔，这下形势急转直下。亚当斯在自己党内是遥遥领先，但他们党只选举了四十一名众议员，而共和党有六十五名，联邦党人败局已定。

人民拒绝让他亚当斯再做一任总统。

就在他们在报上读到政治生涯的丧钟后一个小时之内，赴法专员之一，北卡罗来纳州长戴维带来了法国的和平友好条约。太晚了。

他们进入椭圆形房间，阿碧盖尔曾在这里开始了华盛顿第一次社交聚会。里面朝东南窗放着从费城搬来的一把红色缎面长靠椅和两把配套的椅子。从这里能眺望国会山和波托马克河支流泰伯溪，是府里最隐蔽的地方，除了布里斯勒来替壁炉生火，别人非请莫入。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坐在红色靠椅上相互拥抱，他们决心已定，一旦互吐肺腑之言，决不在外界流露半点失意。阿碧盖尔把整个脸转向丈夫，发现他脸色苍白，双眼疲乏。

“怎么会这样，约翰？”

他丝毫不想掩盖恼怒的心情。

“导致失败的因素有多少哪？也许有成百上千。汉密尔顿是一个关键，他分裂了我们的党。国民已经对战争叫嚣、税收、中央政府扩充实力感到厌倦了。在尔虞我诈的竞选、不负责任的人生攻讦中，我成了牺牲品。共和党人已建立了相当出色的政治组织，这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辱骂我们是致力于生意、银行、财富的党，而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党。他们蒙骗了部分选民，说联邦党人不信任人民，说我们认为只有财主和智者才能执政。”

他露出一副讥笑的表情。

“由于大多数美国人民既不富裕，也不聪明，他们自然倒向那个新的阵营。我们只能许愿让大家熟悉了十二年的政府继续下去，而共和党已许诺联邦政府要销声匿迹。”

他耸起左肩，表示无可奈何，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

“国人已经得知，共和党之道是未来之路，再搞一次美国革命，就能摆脱联邦党的反革命统治。联邦党代表着垂死的过去，北方已经让位于纽约和南方。部分因素是我们犯了错误。我毫不掩饰地表示偏激的联邦党人是危险分子，而汉密尔顿毫不掩饰地认为‘杰斐逊应该比亚当斯要好’。约翰·马歇尔说得对，《客籍法案》和《镇压叛乱法》尽管早已废止，但它不得人心啊。”

他又坐回到沙发上。

“我们是属于旧潮流的，要解甲归田了。就像塞缪堂兄的下场一样。执政四载，政绩都一笔勾销。”

她一直倾听着，让他一吐内心几乎难以忍受的伤害。但最后几句自暴自弃的话，她不愿意听之任之。

“约翰，没有你在执政期间硬顶，就不会有独立的合众国移交给他杰斐逊和共和党人。”

她的抗辩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他亲昵地瞟了她一

眼，又站了起来，走到椭圆形房间的另一端，背着手站在壁炉前，脸上露出一股义愤之情。

“真傻啊！我是最有可能当选总统的，这才受到各种谴责，这就有利于一个人，这个人让人民相信，他是最不可能当选总统的。”

“杰斐逊先生一贯赞成削弱总统的职权。当初你把宪法草案从伦敦给他寄去的时候，他就表示，对总统隐含的权力感到害怕。”

“他很快就会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他双手捧着脸。

“这种忘恩负义伤了我的灵魂。我只要再任一届，有四年的和平时期，就可以证明我们国家是能发展的，能繁荣的。我愿意参加这新首都的活动。到那时我可以引退乡下，荣归故里。被迫下台，真感到耻辱。”

“约翰，我们一直想干一番事业。我们已经干了。如今有了一个叫华盛顿的首都，一个叫合众国的国家，比不公正的《印花税法》不知前进了多少路。你的勇气，你的远见，你的献身精神，使大家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迈出了许许多多步子。在上帝的保佑下，你参与创建了世界上空前的自由国度。这些文件、报告、宪法、条约、法律，都是有目共睹的。所有这些是乔治国王所称的‘亚当斯兄弟’为之奋斗并获得的。约翰，你是历史学家。你知道，历史会说话的。”

“我要说话的！”他两眼放出火花，嘴角抽动一下，露出一丝生硬的微笑，“就在你为我准备的这间漂亮书房里。不光是共和党人会舞文弄墨。我要写它几卷……”

“我早点动身好吗？把房子和书房收拾一下，等你回来？我可以把墨水瓶罐满，把纸笔铺在书桌上……”

“谢谢，阿碧盖尔小姐，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给我带来了这

美妙的人生礼物。”

她柔声回答：“人生属于那些爱人的。”

有人敲门，是威廉·萧来找约翰。等约翰出去把门关上后，她哭泣起来。

12

这座华盛顿新城建在南方。新英格兰时代结束了，南方势力控制联邦政府的年代来临了。

约翰和阿碧盖尔的时代结束了。他们知道这一点。三十年前，他曾为卷入波士顿惨案的士兵辩护。二十六年前，他启程参加首届大陆会议，起草第一批宪法。现在该打点回家，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所干过的事情都写成书了。阿碧盖尔感到以后的日子不会容易。亚当斯有许多人诋毁、反对他。不过，他们婚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受攻讦之中度过的，他们知道如何逆境求生，这是清教徒的性格。

同时，他们的工作绝对没有结束。

她去弗农山庄拜访了玛莎·华盛顿，两位夫人感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元旦那天，她按传统举行了招待会，来自方圆几英里的女士们身穿华丽的礼服，男伴们身着新缝制的黑色服装。她分别设宴招待贵夫人、最高法院法官、约翰新任命的部长，每逢星期天，一家人还去国会山参加礼拜。

沃尔科特辞去部长职务以后，亚当斯总统把塞缪尔·德克斯特从国防部调到财政部。他任命他们的外甥威廉·克兰奇为华盛顿市司法行政专员，签署了一项完善法院机构的国会议案，把一大批名单提交参议院批准，说服约翰·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把巴黎条约送到参议院通过，最后叫国务卿马歇尔准备文件，把约翰·昆西召回国。

她决定在2月初道路一通就回到昆西，回到她的奶牛场，她的梨子园、苹果园，回到她的孩子们身边，她的一大群孙辈们身边，回到约翰的卷卷书籍中，周而复始的春播之中。约翰要留守到3月4日早上杰斐逊就职为止。

“照宪法规定，不多待一个小时，”他大声说。

当她要离城的消息传出去后，杰斐逊就来造访了。她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接见了她，杰斐逊现在住在康拉德与麦克门旅馆，这是国会议员们常来常往的搭伙寄宿舍。他的脑袋形状优美，长头发成了雪白的帽子，嘴唇稍微闭紧了一点，以抵御顽固不化的世界，那双总览四周的眼睛，还是那么迷人漂亮。

“亚当斯夫人，我来向您告别，祝您一路平安。”

“这可没想到，杰斐逊先生。要我介绍一下这幢房子的管理情况吗？”

“我很高兴继续留用您所推荐的所有仆人。亚当斯夫人，我就此向您保证，能为亚当斯先生、为您、为您家任何人效劳，是我的最大快乐。”

“谢谢杰斐逊先生。”

杰斐逊凑过来。

“我想特别打听一下约翰·昆西·亚当斯先生的情况，他喜欢住柏林吗？他愿意留在那里吗？”

“我希望约翰·昆西快点回国。”

“那么务必转达我最热烈的问候。”他起身伸出一只手，“杰斐逊家人将永远钟爱记挂你们的。”

她在告诉约翰这次会面时，补充说，“国王死了，国王万岁。你觉得我们会有一天会回报他的钟爱吗？”

“假如在他任期内没有毁掉国家的话，”约翰冷冷地说道，“更有甚者，假如他当了总统。”

没有选举人“少投票”给伯尔，他和杰斐逊得票相同，各为七十三票。现在该由众议院来投票选举，挑选其中一人做总统。尽管大家都知道，伯尔所竞选的是副总统，但他不同意退出。不少死硬派联邦党籍议员投票伯尔当总统，借机制造恶作剧。约翰担心伯尔是机会主义者，比杰斐逊还要危险得多。

1801年2月13日，阿碧盖尔动身的日子最终来临了。她黎明起床，早早梳洗打扮，准备就绪。打开前门，沿台阶走下，站在屋前看着这幢未完工的总统府，她想起了与约翰在马里兰州旅行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请求谒见总统。他进屋，恭敬地鞠了一躬说：“长官，我特意远道赶来，这位是尊夫人？”约翰答道：“是的，这是亚当斯夫人。”此人很得意，“今早我告诉老伴说要来，她说，‘为什么不害怕？’不，”我说，你为什么认为我不敢去见父亲呢？”

父亲的脸要变了，而理想之脸永不变。他们曾经为之贡献过力量。想到此，不由感到心满意足。

她和约翰在卧室里私下道了别。他紧紧拥抱她，抚摸她的头发，亲吻她的双颊。

“再见，亲爱的。过几周我们就可以相聚，再也不分离。”

“这可是理应虔诚祈祷的结局啊。”

所有人都聚集在大门台阶上为她送行：她的外甥们，还有许多朋友和仆人。约翰把她扶上马车，苏珊和路易莎坐在后面，马夫甩响鞭子，马车突然启动。道别声阵阵，她探出窗口挥手，看到约翰站在那边向她挥手。他眼神忧伤，但双肩坚毅有力。

马车载着她沿公路驶向巴尔的摩。亚当斯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这时，在她的心目中浮现出他的另一个形象，那么生气勃勃，那么栩栩如生，就像在那个难忘的早上见到的。当时，她在韦茅斯牧师公馆，坐在床中央给汉娜表

姐写信，告诉她朋友是多么难觅。这时玛丽姐在楼下叫喊，娜碧，理查德来了，带来了茶友，就是那个布瑞特里的律师。”她便蹦蹦跳跳地下了楼，看见亚当斯站在父亲的书房里，捧着两卷打开的书，嗅嗅这本，又嗅嗅那本。他一惊，转过身来，脸颊顿时变红。他向她张开双臂，双手各拿一本书，依然翻开着。

从此她的生活开始了。

作者跋

这本关于阿碧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的传记小说，是专心致志研究、写作的结晶，持续了整整四年半。其间惟一中断的时期，是四个月的欧洲之行，我参加了美国国务院组织的文化交流项目，游历了南斯拉夫、波兰、苏联。材料尽可能做到历史的准确性，保证拥有扎实的原始文件根据，这当然取决于自己做学问的执著和训练程度。

一开始就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前人的学术研究和众多的专著，这种书是没办法写作的，详尽描述该时期的男女作家有：佩里·米勒、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阿瑟·M 施莱辛格、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约翰·C 米勒、卡尔·布里登博、克林顿·罗西特、阿德里安娜·科克等等。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杜马·马隆、欧文·布兰特、克劳德·G 鲍尔斯、埃丝特·福布斯、凯瑟琳·德林克·鲍恩、佩奇·史密斯等传记作者，也提供了不计其数的佳作。

亚当斯文件的引文来自缩微胶卷的版本，经马萨诸塞历史学会许可。还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纳普分社，它许可引用《约翰·亚当斯文件、约翰·亚当斯的日记和自传》的前四卷（马萨诸塞历史学会 1961 年版权），以及《亚当斯家书》的前两卷（马萨诸塞历史学会 1963 年版权）。特别要提及亚当斯文件的编辑莱曼·H 巴特菲尔德和助编温德尔·D 加勒特所作的不可缺少的工作，他们提供的详尽

而明白的注解，使我们对当时的人物事件背景一目了然。

还要感谢美国文物学会，它许可我引用斯图尔特·米切尔所编的《阿碧盖尔·亚当斯新编书信，1788-1801》；感谢国会图书馆和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它们许可我使用国会图书馆有关阿碧盖尔·亚当斯致伊丽莎白·史密斯·萧·皮博迪书信集的材料；感谢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它许可使用《沃伦-亚当斯书信集，第一卷》的材料；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它许可使用莱斯特·J. 卡彭所编的《亚当斯-杰斐逊书信集》第一卷的材料。

笔者还要感谢出版当时的伟大人物的文件集的编辑们：出版杰斐逊文件的朱利安·P. 博伊德、出版汉密尔顿文件的哈罗德·C. 塞雷特、出版富兰克林文件的伦纳德·W. 拉巴里、出版亚当斯文件的莱曼·H. 巴特菲尔德。

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斐逊等人物的刻画，是根据亚当斯夫妇的所见所感而决定的，因此他们的观点不总是、不一定代表笔者的观点。

当时的语言比较喜欢华丽的辞藻，信件中还充斥着大写字母，标点符号也像撒了胡椒面一样多。词典在新英格兰非常罕见，阿碧盖尔·史密斯·亚当斯家族中的三个私人书房中似乎都没有词典。她的拼写都是带实验性的。

米勒先生在所编《美国清教徒的诗文》的前言中说：

“按照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编辑威廉·布雷德福全集时的做法，涉及罗杰·威廉斯时，我自定拥有编辑的特权，而把原文改成现代文字。本书中再次行使了该特权。我规范了拼写、大小写，省略了斜体字，把长段落拆短，并努力改造标点符号，既忠实于原文精神，又方便当代读者阅读。”

我仿效了米勒的做法，但除了标点符号、拼写、大写，来自公开发表的书信和亚当斯文件缩微胶卷的所有引文均予以

忠实保留。

在波士顿我要感谢亚当斯信托协会的佐尔丹·哈拉斯提、莱曼·H. 巴特菲尔德、温德尔·加勒特，马萨诸塞历史学会的托马斯·博伊尔斯顿·亚当斯、沃尔特·缪尔·怀特希尔、达纳·科顿、弗朗西斯·斯威尼牧师及配合周到的学会职员。

在韦茅斯要感谢戴维·哈斯科尔·伊顿牧师、卡罗尔·M. 比尔先生、以及阿碧盖尔·亚当斯学会的会员：E. 拜登·惠特尼夫妇、霍默·A. 克劳特、韦德·肖特太太、西伦·I. 凯恩、艾丽斯·华莱士太太、小詹姆斯·E. 贾尔斯太太、利奥·麦卡锡太太、查尔斯·弗林太太、鲁思·康纳斯太太、贝尔太太。要感谢昆西市历史学家威廉·C. 爱德华兹和亚当斯国家历史遗址纪念馆馆长威廉明娜·S. 哈里斯。要感谢欣汉的梅森·A. 福利。要感谢林肯镇的玛格丽特·弗林特太太与国家公园机构的罗伯特·D. 龙项；康科德的凯莱布·惠勒太太、黑弗里尔的薇拉·林斯利太太、阿特金森的比阿特丽斯·雷诺兹太太。还有纽约的英国信息中心的阿加莎·沃尔什。本地的埃米尔·克拉胡力克医生提供了早期医疗事业的情况，弗吉尼亚·德拉斯宁太太提供了早期建筑研究资料，要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馆际部的埃丝特·尤勒太太，以及整个项目的总编辑琼·斯通太太。

欧文·斯通

1965年6月6日